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大學圖書館藏書

二二〇・經部・春秋類

左氏春秋集説十卷 〔清〕朱鶴齡輯 春秋凡例二卷 〔明〕王 樵輯 〔清〕朱鶴齡參……一
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 〔清〕魏 禧撰 〔清〕彭家屏參訂……二八五

2265/10

道光己酉新鐫

左氏春秋集說

強恕堂藏板

左氏春秋集說　讀春秋

讀春秋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旣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主盟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爲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竝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

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
書其官如宋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
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
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
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
以某故殺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者
也夫春秋經世之書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
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久假
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

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
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
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
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
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
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
洛之外聲教阻絶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馮衆暴寡
大小相朝强弱相刧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
矣盖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

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
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
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
天子者也所以接詩亡之後也文宣而下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
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
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磬
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磬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
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葢天下之勢愈下而
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
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

夫特盟也春秋第日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
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
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
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
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
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
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
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
大夫雖偏將亦牽連而名之鞌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
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

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屬闕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將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豈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

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既出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然十人而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竊之者一人以一人而併千金則是疑于主人也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

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書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擯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樓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諸侯既已盡折而入于齊晉矣聖人不能

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偪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爲有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職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陵上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腸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諸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顧論功也而春秋者黜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

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
姬文師而泰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冑矣荆人不道革子以王
叢毒上國吳亦相傚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
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
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
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
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于夷儀城楚丘狩
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
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奮
而抳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

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
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抳楚者其
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
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
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
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
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
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
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
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

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會
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强敵乃又
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
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
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
晉雖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
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
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
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抳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抳中國矣申之會諸
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

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
夷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
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抳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矣
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
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
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欻盜夜入其室則其僕
揭兵合侶以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
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
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于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
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

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止於弑二十六君之人已耶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左氏春秋集說序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虁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虁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概自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拔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

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驕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與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盡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即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奥旨相發明哉余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註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藁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刋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于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愚菴朱鶴齡序

左氏春秋集說附記　十二則

左氏傳經獨詳史事且在公羊穀梁之先故經文專據之而參以公穀傳文不能全載今節畧其事跡于經文之下然後引用注疏諸家之說此倣黄東發日鈔體也

公穀之說多迂謬不可取其善者杜氏左注頗采用之倘有事實可補左氏所未詳者今具從節錄

杜氏注經可謂詳矣然中多疎誤今載之而加以辨正其悖義者直削之疏文有發明則錄

三傳之後惟啖叔佐助趙伯循匡陸伯冲淳三家可謂通經訂正三傳得失爲輯傳辨疑纂例條理秩然今多引其說

胡文定傳專重復讐討賊不可謂無功世教然其立論頗多迂濶而穿鑿者朱子嘗云文定解經不求義理明白却多使故事大與時文答策相似今以制科所尚家有其書故節取僅十之一二

臨江張元德洽爲朱子高弟所著春秋集注十一卷洪武初詔與胡傳並頒學官合三傳爲五今人罕見其書西亭王孫嘗刻之藩府其注較之胡氏頗爲平正余志在表微故采之獨多

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眞僞此伊川程子讀春秋法也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于此經雖未及撰著而其平日論說大義時時見於文集余此書趣舍一以程朱爲宗

劉原父敞權衡以辨誤爲功陳君舉傅良後傳以不書立義皆有功

春秋者吳臨川（澄）之纂言汪新安（克寬）之纂疏李廬陵（廉）之會通尤能闡繹微指他若劉質夫（絢）許襄陵（翰）孫明復（復）高息齋（閌）王彥光（葆）呂永嘉（大圭）家則堂（鉉翁）黃楚望（澤）皆有論著大全去取未必悉當今擇其善者筆之

葉石林（夢得）趙木訥（鵬飛）戴岷隱（溪）黃東發（震）諸家說春秋多先儒未發而大全不之載則纂修諸公之罣漏也余從黃氏日鈔得之亟爲采入

有明三百年趙子常（汸）邵國賢（寶）季彭山（本）姜廷善（寶）朱西亭（睦㮮）王方麓（樵）皆有成書而子常方麓爲最余于二公之學極力表章庶爲此經一開生面

林堯叟注釋並無足觀坊刻竟以合杜注混殽久矣今盡汰之而間存數語所載陳氏解經之說仍爲標出

陸氏纂例具見春秋綱領方麓所輯凡例全采用之余更參以子常之說時附鄙見于後學者先觀此則全經燎如矣

春秋凡例卷之上

即位第一

啖氏（助）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正也此說是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此說是也（莊閔僖三公是）凡繼弑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謂桓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謂宣公繼弑君而行即

位其意也（殺子赤而有其位宜公有此惡）二說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爲之說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左氏以爲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諱此故無僖公出入之文）夫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

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臣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之心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于其封內三年稱子○齡按公羊所言乃古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之禮也至春秋時此禮不行久矣

胡氏安國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于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也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

成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欲立長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不敢死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伐之則褒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

將壅而不行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禮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所謂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萬世之大倫定矣即位謹始之義終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褒貶所在恐非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其爲攝也爲亂故也爲不忍于先君之不以道終也皆不可知但是不行其禮則不書爾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爾以不弑自居隱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常而行即位其他崩薨卒葬亦無甚意義

告月視朔第二

趙氏匡曰天子嘗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于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告朔人君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僖五年傳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朔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亦謂之朝享周禮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

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爲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穀梁氏曰以公爲厭政甚矣

郊禘雩社第三 望祭附

啖氏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　胡氏安國曰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以昭鑒戒　趙汸曰公羊傳時祭常事不書時田常事不書與左傳凡祀過則書合蓋祭與田皆有常時常禮書之則不勝書也穀梁亦發親迎恒事不志之例未嘗汎及他事

近代說者遂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常事不書則求之太過又非二傳之失

郊

家語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公羊氏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所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夏小正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至今不改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言三卜雖禮而過時不敬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說其瀆卜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公羊氏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強也成十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啖趙二氏謂當以二月下辛周二月夏十二月卜三月上辛周三月夏正月不吉則卜

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啖氏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旬也所謂吉事先近日也魯之郊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農耕之始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且郊之月殫矣此月日盡非農耕之始既耕不可復卜郊故不復卜　樵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公彥疏冬至夏至正月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愼故仍卜日公羊云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意以魯郊非禮故卜其說非也　右郊時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氏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滌者養牲之宮名于稷者惟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氏曰郊牛日展視也觓

角貌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未盡也雖日展而不能禦災使鼠得食之不敬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非有司之過則變異乃免牛免者縱放之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王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全日牲傷日牛未牲日牛既免則不郊可知故不日不郊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日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具新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雖有變不道也以不妨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右郊牲

春秋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

廟時祭禘祫

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

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爲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爲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啖氏助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說皆是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特同礿祫禘祫嘗祫烝吳氏澄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閔二年胡傳云四時之祭有禘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或問春秋何無祠礿之祭趙氏曰春秋中一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爲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于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　又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禘者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蓋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者周公所自出故此祭惟得于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行于莊公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按周六月夏之四月　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齡按程子此說與趙伯循不兼羣廟之主異然考之大傳及毛詩小序則程說不易胡致堂吳幼清馬端

臨皆主之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譏五月瀆祀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趙說見前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成風也譏崇妾母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說逆祀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譏不廢繹祭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志禮之變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陽虎欲去三桓順祀羣公而祈焉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爲正王于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則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

事于太廟卽夏之孟月也（周六月建巳今四月孟夏）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周正月建子今十一月仲冬）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卽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卽夏之季冬也（周二月建丑今十二月季冬）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卽非違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用季月涉于怠矣當以仲月爲嘉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　楊氏復曰鄭氏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之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于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于緯書之僞不足責也謂出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附會文致其說而

已夫禘祫二禮本不相因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牽合以爲有葢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前有禘以證一祫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六年皆有禘考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之文乃鄭氏駕虛辭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五年再殷祭者葢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羣廟果何據而云耶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此其妄四也

樵按春秋時祭則書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祫祭則書大事如文二年八月書大事于太廟是也

嶠按禘祫本非二祭葢一祭而異名天子曰禘諸侯曰祫上下之別爾魯以周公故僭用周禮故春秋書禘而不書祫孔氏左傳疏已辨之

趙氏曰凡祭而非者稱祭（祭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如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是也）

雩

趙氏曰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雩也　程子曰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雩歲之常事不能皆書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樵按大雩程子說是

桓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建寅之月）而郊龍見（建巳之月）而雩過則書公羊氏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穀梁氏曰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趙氏（匡）曰穀梁說是

春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月常祀不書　趙（汸）

曰雩以首夏為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
旱也杜氏謂以別過雩亦非左氏傳經先後詳畧本無義例何以見
不釋者之非旱而為過乎昭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
七年一時而再雩謂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為過何也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
于門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啖氏（助）曰據左氏所說皆正

趙（汸）曰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是也惟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
惟正月（建巳之月）之朔慝（陰氣）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承季平子
之失劉原父辨之云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
月哉

望祭（附）

三正記曰郊之後必有望
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
羊氏曰三望者何望祭也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雨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氏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乎類巡守而望因乎柴若諸侯則有望
而已望不越境非所主者勿祭也魯僭天子之郊故亦于郊後而望
又越望而祭及河海（王制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僖三十一年宣三年成七年皆
不郊而猶三望書之見其失之中又有失也

宗廟雜事

公羊氏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文二年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
宮
趙（汸）曰凡宮廟有一定之制作主有一定之時已毀之廟不再立故

十二公作主立宮飾廟皆不書于策有司遵其時制而已莊公特飾
禰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于十五月後作主
失虞練易主之期季文子立毀廟以旌伐齊之功意如立毀廟以報
不臣之禱此變禮踰制故書之飾宮當月立宮當日經于丹楹刻桷
不月明不當以非禮加之宮廟于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
武宮不同也（若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又不在此例）

昏姻第四（太子生附）

啖氏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趙氏曰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
之始也先王謹之故春秋紀其闕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公羊氏曰納幣不書親納幣非禮也穀梁氏曰納幣大夫之事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在喪圖昏又使公子納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史以國卿納幣踰制書）他國來亦如之　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春秋獨書其二（納幣逆女）以納幣方契成（前三禮未結定）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王后　逆　歸（王女歸附）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當往逆公監之）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莊元年冬王姬

姬歸于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后歸不書必魯主昏而後書　先儒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無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敵之有乎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穀梁氏曰爲之中者歸之也（言魯爲媒居中間導成之所以書）　趙氏曰微王室也記其是以著其非（天下之母當取之于諸侯其歸也當赴告于天下春秋時王室無綱少能如此故記此則不書者皆譏也）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文姜）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哀姜）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出姜）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穀梁以爲公自行而成禮於齊　趙氏（汸）曰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穆姜○喪未期年）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齊姜）

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逆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自主之）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越境逆婦非禮○又譏公下主大夫之昏）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自爲逆也公因齊得立脅而昏之）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樵按內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此與其他昏禮常事不書書則著禮之失者固不同

內女歸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公穀云婦人謂嫁曰歸凡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以尊卑敵爲之服也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姜也公親受之于齊侯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謂言入言日難也夫人與公有所要而後入杜氏曰以孟任故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穆姜也喪未一年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齊姜也

啖氏曰凡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齡按凡稱婦皆有姑之辭不書氏者妾姑也昭公娶吳孟子不書至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公哀公並不迎夫人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出姜非初逆之至不入此例

夫人會褻如歸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以上俱文姜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聲姜也以僖公見止故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出姜杜氏曰歸寧從左氏例也齡按臨川吳氏考出姜乃齊昭公女是歲爲昭公十五年則書如非貶辭趙伯循謂無父母而歸寧故曰如譏之也蓋太泥合禮不書之說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襄仲殺子赤故出姜歸齊

啖氏曰凡夫人行皆書比于公也

內女來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莊公女歸寧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惠公病以其子杞伯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爲其子來逆交譏之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譏無父母而歸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

趙汸曰內女來歸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內女出

文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君舍之母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曰來歸大其事也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昏姻雜事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踰竟非禮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主昏故書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起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入義見前用幣非禮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使大夫致使卿非禮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俱媵宋伯姬異姓來媵非禮

太子生附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是嫡夫人之子又接以太子生之禮故書趙氏匡曰太子生多矣曷爲書子同禮

僃故也禮僃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崩薨卒葬第五

左氏曰凡崩薨來告則書不然則否啖氏曰天子卒曰崩諸侯卒曰薨皆臣子之辭外諸侯則曰卒卒終也本國不言卒言卒如合終然故異其文趙氏曰諸侯不曰薨異外內也名之降于天子也陸氏曰公羊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此說不了何者天子至尊天子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臣子言之至于赴告猶曰不祿 禮雜記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 王史及他國之史則書卒自此以下其家臣赴告並言不祿史官書之則曰卒此是臣子及他國異辭爾何得定配以爲名例也自史記漢書以下有爵臣死皆言薨乖失甚矣且

魯史書外諸侯猶言卒況王史乎 朱子曰劉秘丞說凡諸侯王以下當從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爲確論而恨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則是已悔通鑑書薨之失蓋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于國史也

王崩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 僖八年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也此後頃王不書崩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 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言王明當嗣也言子未踰年也言猛別羣王子也

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不赴哀王室之無人著諸侯之不臣也嗣王卽位皆不書不能施令於天下罪諸侯不臣而莫之承也王后世子廢立卒葬之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哀其微也

公薨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與羽父殺之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齊令彭生殺之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

於路寢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賊則不地穀梁云公薨不地故弒也此說是趙氏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夫人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母仲子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桓公夫人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莊公夫人哀姜閔公嫡母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妾母成風也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母

宣八年夏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妾母敬嬴　襄二年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妾母定姒也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穆姜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妾母齊歸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哀公妾母定姒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

啖氏曰凡夫人薨必書而不書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也仲子本以夫人禮娶又隱公以桓公爲先君之嗣故行夫人喪禮書薨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有加于子凡未踰年君卒亦不書薨故書卒子既未成君不得稱夫人也孟子吳女魯人恥娶同姓不可書夫人姬氏薨

故曰孟子卒也　趙氏曰君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被殺也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于外豈得云不地乎且君被殺則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者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地此理昭肰　趙汸曰隱公以攝君喪太子之母既不可祔祖姑又不可祔妾祖姑故別爲之宮猶有節也自文公追崇成風天子又爲歸含賵會葬以成之其後妾母皆僭夫人禮薨葬備書與嫡無異而不別爲之宮則並祔于廟矣夫子以國之大典非筆削所加將令學者屬辭比事以觀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既書夫人姜氏薨又書夫人姒氏薨則嫡妾之分明顯亂之私亦著矣自公羊創爲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以尊其藩邸所生父母及祖母卒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禍說經失義其弊一至此哉

未踰年君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慶父殺之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殺之　襄三十一年九月癸巳子野卒毀也

啖氏曰凡未踰年君沒皆不書崩薨而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子赤是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于內也　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

天子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定四

年秋劉卷卒

趙氏曰王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趙汸曰凡王臣與我接皆以內辭書之故書卒同內大夫

諸侯卒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具月日爲正　七年三月滕侯卒無日　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同月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二日卒之疑也　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以後此等不具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無月日　七年七月曹伯般卒無日　十四年冬蔡侯肹卒無月日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十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無日　襄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髠頑如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無日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無日　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日　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定四年五月杞伯成卒于會無日

趙氏曰凡諸侯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約事之簡若今會計文牒　聘告名于簡牘使使來聘及告命之事皆有簡書　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愼也左氏云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此例于理未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且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齡按死生事重古人不以稱名爲嫌赴必以名乃策書之常左氏此等定不誣且寡君不祿雜記特舉其畧其間必尙有赴告之辭伯循此辨未爲得也　據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九人卒不書名檢尋事跡並無朝會聘告所以不知其名是其明證也諸侯卒于他國蔡侯東國卒于楚之類　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卒其封內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公羊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有何理哉解晉侯卽云欲會故也解宋公卽云憂內故也今按餘國君更無書地者是知諸侯卒不于其國都例書地爾如魯卿卒于垂卒于貍脤之義　趙氏汸曰外弒君書卒者三齊陽生鄭伯髠頑楚子麇也魯史承赴而書避不敏也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于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夷狄之氏加乎中國之君于楚子書卒而不通則曰申之會十三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

譏故爲之諱而不革其僞赴說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

內大夫卒

趙氏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書內大夫吾史也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不書葬降于君也　啖氏曰魯卿旣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請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俠與無駭是　明非怠慢也餘公則不命之卿無書卒者桓十一年柔會宋公莊三年溺會齊侯並不書卒　責不尊王室也叔肸非卿而書弟卒美其得弟道特加之也公孫敖旣奔書卒爲喪歸赴也大夫卒于他國則書國謂出聘者經雖無其事理須然　卒于魯地則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司馬司城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于此見君臣大義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樵按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禮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東遷諸侯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如無駭俠之類不書族者未賜也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其後不待賜而諸侯自與之矣如宋立華氏之類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歸于酅者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云許嫁故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卒義同伯姬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啖氏曰內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 禮諸侯絕期故無服惟適國君者爲之服大功九月 穀梁云外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凡內女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爲喪歸杞故也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王女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啖氏曰外夫人卒不書書王姬者魯主昬公爲之服也 主其㛰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 公穀云爲主者卒之是也莊十一年王姬不書卒者不爲之服故不書義可見也趙氏曰記是以著非也 記二年是十一年非

王葬

趙氏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著不臣也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王崩至是七年左氏曰緩也公穀曰改葬也此後莊王僖王惠王並不書葬　文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 此後頃王不書葬•趙汸曰襄王合七月而葬之制故獨書日　宣三年春葬匡王 三月而葬此後定王不書葬　襄二年春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此後靈王不書葬　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 三月而葬

啖氏曰凡天王之葬魯往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會也故平王之葬不書而有武氏子來求賻是其證也 齡按平王之時王命猶行于天下魯不會其葬殊不可曉豈隱公自以爲攝故耶傳載隱元年冬十月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疑此亦然 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 言合七月之禮悉不書 益見書葬者多不得禮 不合七月之禮 故有此說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以書乎

杜氏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于國卿往弔送既葬卒哭而除凶

胡氏 安國 曰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于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朝聘會同或從兵革之事越竟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之義哉

齡按禮莫重于天子之崩葬春秋不書崩者三不書葬者六據傳例天王之崩來赴則書襄二十八年傳曰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來告則書之證也有不赴則不書或赴而史遺其日月亦不書也若天子之葬其禮繁重王室卑微不能備禮或不以葬期告則不書或魯不使卿往會亦不書當時魯公嘗親送晉楚之喪而京師削跡則王葬有不書亦無足怪趙氏屬辭乃以莊僖頃三王不書崩葬爲夫子所削與桓不書王之義同此鑿說之無理者夫周室所存僅號與祭魯史存之而夫子反削之抑何忍乎

公葬

趙氏曰葬稱我君舉其諡也臣子之敬辭也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在與國凡九月乃葬　閔元年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亂故　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　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五月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五月　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五月　襄三十一年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五月　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乃葬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五月

啖氏曰凡公葬皆書惟隱公閔公不書者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公羊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穀梁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說皆是也凡未踰年之君不書葬無子不列序于廟故也公羊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此說是也

趙汸曰凡天王崩諸侯卒不往弔不書崩卒不會葬不書葬此史法也公羊穀梁見弑君不書葬者之多而不得其說乃為之辭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內于桓公書葬而辭窮則曰讎在外也外于許悼而辭窮則又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于蔡景書葬則無以為辭矣于是又有為之說者曰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之而未有能辨其失獨陳氏有取于左氏不成喪之說今考魯史成法內之葬以成喪而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于諸侯諸侯亦不來會故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避不為喪主則禮不成皆不成禮不書之類也外之葬以我往會而後書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也左氏于齊晉鄭之君弑不喪也者毋紀其實猶有考也　齡按賊不討不書葬之說諸儒多從之歐陽公五代史亦承以為例然子常之辨最為有理

夫人葬

莊二十二年正月癸巳葬我小君文姜七月乃葬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齊殺之十一月乃葬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五月　十七年夏四月癸巳葬我小君聲姜九月乃葬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五月　襄二年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三月　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踰月而葬　九年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五月　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三月

啖氏曰凡夫人葬皆書仲子不書葬者以諸侯不二嫡雖用夫人禮猶不列于廟也別築宮　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定姒之葬不書小君以哀公未踰年故也後列于廟故書葬趙氏曰孟子不書葬者以與魯同姓不可列于廟　趙汸曰成尊以赴同為重故赴于諸侯則稱夫人成喪以反哭為重故不反哭則不書葬

諸侯葬

趙氏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不言某國葬某公何也志我大夫之往會禮也生嘗邀好死不予葬君子薄之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被弒十五月而葬　八年八月葬蔡宣公三月

桓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　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三月

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被弒九月而葬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九月乃葬亂故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　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六年冬十月葬晉襄公三月　宣十年六月葬齊惠公三月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一月乃葬　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六月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七月　四年夏四月葬鄭襄公二月

襄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三月　十九年正月葬曹成公四月　三十一年冬十月葬蔡景公世子般弒之十月乃葬　昭六年正月葬秦景公七月　八年冬十月壬午葬陳哀公十月乃葬國滅故　十年九月葬晉平公三月　十一年二月葬宋平公三月　十二年五月葬鄭簡公三月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十六年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　二十六年春正月葬宋元公三月　二十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六月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　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　定四年七月葬杞悼公三月　八年九月葬陳懷公三月　九年六月葬鄭獻公二月　哀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　四年冬十二月葬蔡昭公被殺十一月而葬　九年春二月葬杞僖公二月　十年五月葬齊悼公三月

啖氏曰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往者非卿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楚某王也公羊云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此說是也穀梁云變之不葬者三一曰失德不書葬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失德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二曰賊未討不書葬按此本施于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三曰國滅不葬言無人葬之也公羊云諸侯記卒記葬者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按葬自為魯會故書何關不得必其時諸侯及時自葬無待天子命之禮何故云不得必哉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

公禮諸侯合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按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杜氏云稱侯謬誤

天子大夫葬

定四年秋葬劉文公

趙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交往今會其葬非禮也齡按劉卷功在王室故其卒葬皆見于春秋不當以往會為譏

外大夫葬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啖氏曰陳原仲之葬書見季友以私事出境

內女葬

莊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趙氏曰嫌國亡則非夫人故志之 三十年八月癸酉葬紀叔姬 義同伯姬 襄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

啖氏曰凡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

喪禮雜事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不日夫人日惠公之仲子妾稱也譏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交譏之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 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義同惠公仲子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會成風葬義同歸賵 九年冬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襚 妾母繫子而言非兼襚也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以歸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 非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啖氏曰凡他國以喪事來皆非常乃書 雜喪事合禮者皆常事不書

喪禮總論

啖氏曰古者君喪皆斬衰三年小君喪則齊衰周年故禮曰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其吉事盟會征伐朝聘冠昏燕享皆不可衰麻從事若魯公伯會以戎冠來侵不得已而討之自是失禮之國引以爲比既卒哭金革無避久已然矣春秋失禮更甚故不可勝譏但引其年即知君喪行吉事爾至于未踰年不稱子 桓十三年衛侯戰于紀是也踰年未葬亦不當朝會用兵 及在喪而吉祭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是也 居喪昏 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之類是也 及未葬出會 僖九年宋子盟于葵邱之類是也 當時猶以爲怪故惟譏此數事其惡大也餘則不復罪之不可勝書也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于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此覽文可知亦不復其說也

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竟內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朝聘如第六

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使使致問曰聘此皆受之于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之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聘問也魯君及卿往他國則曰如如往也趙氏曰朝聘諸侯必有昏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

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于仇黨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

公朝 朝伯國見公如條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 踐土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

來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至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諸國朝魯者凡四十

杞邾各七 曹滕小邾各五 郯二 薛紀穀鄧鄫郜葛牟蕭各一

趙氏曰穀梁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也

按春秋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强弱相制無考禮修德之事左氏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此乃春秋事霸者之禮非常事也　凡朝聘同時至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禮則各書之榖伯鄧侯是也

胡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諸侯無禮義之交惟强弱是視以畓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職者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

趙汸曰隱桓莊之世小國之君往往來朝于魯而魯未嘗往朝他國

當時大國皆齊等故也齊桓創霸之初未遑定制莊公三加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合傳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說蓋桓公霸業既成會于甯毋始定其制爲諸侯朝霸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卒故僅再朝而已晉文公霸業甫定而卒故僖公未嘗朝晉而昭三年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豈文襄皆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諸侯有不盡從其令者乎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春秋之世諸侯朝魯魯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間世不朝遲速皆無定準左氏惟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子太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爲傳而不知其制實始于齊桓爾又昭十三年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太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殷聘世朝之禮爲得中蓋成周之禮非惟左氏不能詳當時名大夫如叔向亦未得其眞也

書來非朝者

桓六年春寔來左氏曰自曹來朝寔州公名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趙氏曰謬文當云齊人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時公在會　冬介葛盧來

以不見公故復來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啖氏曰凡諸侯來而非朝者各書其事皆譏之也介狄不行朝禮又無他事故但曰來

王臣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啖氏曰不言使見其專往也書聘明其假王命以外交也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啖氏曰周禮云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穀梁云聘諸侯非正也言

天子不當聘諸侯誤矣　是時無王而王室下聘春秋所書皆傷之也

外大夫來聘 內大夫聘言如

隱七年夏齊侯使弟年來聘 至 襄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凡五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 至 昭二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凡十一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至 昭十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凡四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至 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凡四　陳使女叔來聘一　鄭使公子發來聘一　秦使術來聘一　吳使札來聘一　楚使椒薳罷來聘二

趙氏曰春秋之辭簡嚴凡言聘則知君使矣曷爲稱其君以別乎不當稱使者

書來不言使者

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 左氏曰非王命　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下言伯姬歸于紀是知爲君逆不假言使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氏曰王未葬故不言使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私行假言聘穀梁云爲祭公聘也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曰王未葬故不言使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啖氏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如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非卿則不書若會葬則但書彼葬而已 會葬非卿但書彼葬　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周之制朝聘有數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覲之禮廢矣　樵按京師亦言如夷之于列國矣列國書如者實朝也而不書者不與其朝也如京師者實以他事非朝也事非朝也故直書如者以著其慢也

公如

如京師者一　成十三年三月　如齊者十　僖十年正月 始朝齊　十五年正月三十三年十月　宣四年秋五年春九年春正月十年春十年夏　昭二十七年春二十七年冬 桓莊四如齊以非朝故不數　如晉者二十　文三年冬 始朝晉　十三年冬　成三年夏四年夏四月十年秋七月十八年春　襄三年春四年冬八年正月十二年冬二十一年春正月　昭五年春十五年冬至河乃復者六次于乾侯者二 乾侯晉地　定三年三月　如楚者二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　昭七年三月

啖氏助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若合常禮則但言如某　樵按但言如某而不書其事若如齊如晉之類卽知是朝于大國矣故不煩更言其事非以爲合禮而錄之也

卿如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至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凡聘周
五　僖十三年公子友如齊至哀五年冬叔還如齊凡聘齊十九
　僖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至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
晉凡聘晉二十五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至昭十一年春王
二月叔弓如宋凡聘宋五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至文六
年夏季孫行父如陳凡聘陳二　如牟如衛如楚如莒如邾各一
以事出非聘者
逆女二　桓三年公子翬成十四年叔孫僑如　致女一成九年
季孫行父　告糴一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　乞師一　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　私出竟一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　納幣一　文二年

公子遂　並書使介者二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　定六
年季孫斯叔孫何忌
啖氏曰凡卿行除盟聘葬之外有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外相如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僖二十八年陳侯如
會
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
會盟第七
啖氏曰會者王合諸侯之名也周禮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謂王將
有征討之事非時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其後諸侯相見于外
亦曰會謂彼此俱不在國中春秋之世鮮復王事凡書會皆譏也諸
侯之離合始于兩君相見而終于霸者主會或以結好或以興戎君
子志之以謹世故而美惡則存乎其文　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
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讐盟誓以固黨天下遂習為常若王政舉則
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
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公會
隱二年潛　九年防　十年中丘　十一年時來　桓元年垂
二年稷　三年正月嬴　六月郕　九月讙　六年四月郕
十年桃丘　十一年九月夫鍾　十二月闞　十二年八月虛

十二月龜　十四年曹　十五年艾　十六年曹　十八年濼
莊二十七年城濮　僖元年檉齊桓公主會　十一年夏陽穀　十三
年夏鹹　十六年淮　二十八年溫晉文公主會　文十三年冬沓
十二月棐　宣元年平州　七年黑壤　成十二年瑣澤　十六
年沙隨　襄五年戚晉悼公主會　七年鄬　十年柤會吳　十一年蕭
魚鄭服　十六年溴梁諸侯在而大夫盟　二十一年商任　二十二年沙隨
二十四年夷儀　昭十三年平邱　定十年夾谷　十四年牽
哀七年鄫　十二年夏槖皐　秋鄖　十三年黃池
公會外大夫
成二年蜀　襄二十八年澶淵　定八年瓦

啖氏曰凡公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蜀之會書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鄭良霄（齡按啖氏此說殊舛會與盟一也豈有不可盟而可會者乎嬰齊良霄別自有義見本條）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不書尊公也若如此良霄何不尊公乎穀梁之義蜀之會以嬰齊爲伉至於處父高傒又以不書公爲伉理亦自相反也

外相會

桓二年鄧　莊十三年北杏　僖三年陽穀　二十一年盂　文十七年扈　宣九年扈　十一年欑函　昭四年申　定十四年洮

大夫會諸侯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

侯　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　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　昭九年叔弓會楚子　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吉會于安甫　哀六年叔還會吳

胡氏曰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伉諸侯皆罪也

大夫會

文十一年叔仲彭生于承筐　宣十五年仲孫蔑于無婁　成五年叔孫僑如于穀　十五年大夫會于鍾離　襄二年秋七月于戚冬于戚（遂城虎牢）　八年于邢丘　十四年春正月于向冬于戚十九年于柯　二十七年夏豹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三十年冬于澶淵　昭元年于虢　十一年于厥慭　二十五年夏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于扈　三十一年于適歷

遇（附）

古有遇禮公羊曰不期也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此遇之本義也當時簡禮而會亦曰遇則非相遇而特從省易以遇禮相見爾

隱四年魯宋于清　八年宋衛于垂　莊四年齊陳鄭于垂　二十三年魯齊于穀　三十年魯齊于魯濟　三十二年宋齊于梁邱

兩盟

隱元年魯邾于蔑　二年秋魯戎于唐　冬紀莒于密　三年冬

齊鄭于石門　六年魯齊于艾　桓元年魯鄭于越　二年魯戎于唐　十二年魯鄭于武父　十七年魯邾于趡　莊十三年魯齊于柯　二十三年魯齊于扈　閔元年魯齊于落姑　文三年魯晉于晉　十七年魯齊于穀　襄三年魯晉于長樗　定七年齊鄭于鹹　齊衛于沙　八年衛鄭于曲濮

參盟

隱八年宋齊衛于瓦屋　桓十二年夏魯杞莒于曲池　秋魯宋燕于穀丘　十七年魯齊紀于黃　僖二十五年魯衛莒于洮　二十六年魯莒衛大夫于向

同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公始霸）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僖二年盟于貫　五年夏盟于首止　七年盟于甯母　八年盟于洮　九年盟于葵丘　十五年盟于牡丘　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圖霸）　二十一年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七年盟于宋　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晉文公始霸）　文七年盟于扈（晉襄初立）　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盟于扈　宣十一年楚陳鄭盟于辰陵（楚莊圖霸）　十七年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同盟于蟲牢　七年同盟于馬陵　九年同盟于蒲　十五年同盟于戚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十八年同盟于虛朾　襄三年同盟于雞澤（晉悼公繼霸服鄭）　九年同盟于戲　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　二十年盟于澶淵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　二十六年齊莒邾杞盟鄟陵　定四年盟于皐鼬

啖氏曰齊桓公非受命為伯假同盟之禮以率諸侯同獎王室自是始有盟主其後皆相襲為之而善惡各繫其事　按公羊云同盟者同欲也穀梁云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雖不盡然其說皆是凡諸侯及王臣盟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理故王臣在會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譏之（交譏）　王氏（應麟）曰溴梁之會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公與大夫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高傒伉也）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處父伉也凡不書公皆以示恥下倣此）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私盟王臣）　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及郤犫盟　襄七年及孫林父盟　十五年及宋華向盟于劉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按凡書人者啖趙以為皆大夫杜氏曰外大夫貶稱人

陸氏（淳）曰齊高傒晉處父俱書名以其專國之彊以臣敵君故罪之也他則皆以公自屈禮而與之盟故但書人而已

大夫盟外諸侯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之類凡九事

啖氏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大夫盟外大夫

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類凡六事

外相盟

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之類凡六事

來盟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類凡五事

涖盟

傳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凡四事

啖氏曰他國來與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涖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

平 附

隱六年鄭來渝平 至 定十一年及鄭平凡五事

畢

春秋凡例卷之下

兵事第八

趙氏曰春秋紀兵曷無曲直之辭與曰兵者殘殺之道滅亡之由也故王者討之王政既替諸侯專恣于是仇黨構而戰爭興矣爲利爲忿王度滅矣故春秋紀師無曲直之異一其罪也其差者彼善于此甚者惡甚則存乎其文又曰兵出稱何也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帥師或稱某正名位也王命之大夫曰某氏具名君命之大夫曰人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遠事難詳從舊史書人耳內之師少則但稱伐或稱及內師多者稱師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之類是也少則但

稱及稱伐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八年秋伐邾之類是也大夫書帥師紀其爲將也不書帥師不成師也外則一之莫能詳也君不稱師重君也夷狄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此例施于內師則可于外則不可何者外國來告侵伐但言其將何能悉以衆寡來告乎且春秋意在褒貶其事之是非不必須知其衆寡也公羊又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益知外師不可以多少爲目也啖按稱某稱人稱師之例公羊似得之杜氏以下皆從其說伯循所分于經傳未有明證隱桓莊僖之編外侵伐皆書人也豈皆君命之卿而無一王命者乎內必書名曰某者不可稱魯人故也其爲王命君命亦無考至內師稱伐稱及又各有義豈專因師少之故乎趙汸曰凡君將不言帥師古者君行師從言君將則師行可知大夫將言帥師師

重與大夫等也微者不言將大夫非卿名字不登于策也公羊傳例舉其重者實得當時史法其君將而稱師稱人者有筆削之義　趙氏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按前後凡書侵者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豈得無鐘鼓乎公羊則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此以淺深為精觕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而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非矣穀梁則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有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尤非也　陸氏曰春秋書侵者凡五十有七其可驗者亦可略舉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據公

聞有寇追之已不及則無名之驗也定四年大會于召陵侵楚據左氏本謀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稱罪致討但侵掠而已又自成公以前書侵者凡四十戎狄居其半即又戎狄侵掠無名之驗也

翰按陸氏之說與趙氏同然齊桓伐楚先侵蔡豈得云無名胡康侯云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此為定例　啖氏曰凡侵伐不至國都但書侵伐而已若至國都則書圍若他國伐魯不至國都則言其鄙至國都則直言伐我又曰公羊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皆舉重也此說是也有與例不合者則隨義釋之

趙氏曰凡侵伐不言勝敗殺掠而還也　陸氏曰主人不出戰也

內伐

伐邾者十四　隱七年　桓八年　僖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春　三十三年秋　文七年　十四年　宣十年　襄二十年　哀元年　二年　六年　七年　伐莒者二　宣四年　昭十年

伐杞者一　宣十八年　伐於餘丘者一　莊二年　伐戎者一　莊二十六年　伐齊者一　莊九年納糾

伐我

齊十三　僖二十六年　文十七年　成二年　襄十五年　十六年春　秋　十七年秋　十八年　二十五年　定七年　八年　哀十一年　齊宋陳一　莊十九年　吳一　哀八年　邾三　文十四年　襄十五年秋　十七年冬　莒三　襄八年

十年　十二年

外伐

書從者一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啖氏曰不言會及而言從君臣之辭也

書以者三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之類

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也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觀左氏所敘事跡並與楚自戰都不言蔡經文下又云庚辰吳入郢亦不及蔡師明吳楚自戰蔡不交鋒也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哉

書國者三　文十年秦伐晉之類

凡書國名者先儒皆以為狄之

夷狄書國者七　莊十六年秋荊伐鄭之類

陸氏曰凡夷狄用兵惟舉國號如與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

會伐

隱四年十年翬兩帥師一會伐鄭一會伐宋　桓十五年十六年公兩會伐鄭皆宋公主兵　十七年會伐邾　莊三年春溺五年公皆會伐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二十六年公會伐徐　僖四年公會伐楚齊主兵　又及江黃伐陳　文三年叔孫得臣會

伐沈晉主兵　宣七年公會伐萊十一年公孫歸父會伐莒皆齊主兵　成三年公會伐鄭八年叔孫僑如會伐郯十三年公會伐秦十年十六年十七年夏及冬公會伐鄭皆晉主兵　襄九年十年十一年夏及秋公會伐鄭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十六年叔老會伐許皆晉主兵　哀十年十一年公兩會吳伐齊

內侵

侵宋者二　莊十年　成六年　侵齊者三　襄二十四年　定八年正月　二月　侵鄭者一　定六年　侵衛者一　定八年

侵我

齊侵我三　僖二十六年　文十五年秋　冬　莒一　襄十四年○狄一　文七年

外侵

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終哀七年晉魏曼多侵衛

趙氏曰外大夫將兵凡七十餘惟五處不言帥師闕文也

齡按恐非闕文以外大夫畧之爾

會侵

僖四年春正月公會侵蔡遂伐楚十二月公孫茲會侵陳皆齊主兵　定四年公會于召陵侵楚晉主兵

王師敗績

啖氏曰王師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言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

故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敵君也鄭伯敗段之師曰克即其義也但書能破之而已時若有王師敗諸侯之師亦當言克也

內戰及敗

趙氏曰書來戰甚其來者也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鄭伯來戰于郎　書戰于某義不在勝敗故不錄也　桓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恐未必然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春秋無諱敗之義乾時何以不諱乎　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公敗宋師于乘邱　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　舉敗彼足加戰　此說是也左氏云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據傳魯敗外師凡八皆言敗某師

豈盡是未陳乎

外戰及敗

趙氏曰凡戰先主人見不服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戰不言及交爲主也 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 陸氏曰主人服罪則不戰故戰由主人而成中國戰悉以主客言之中國與外夷但以內外爲文不以及字爲貶責 掩敗之曰取某師此外師之例

圍

凡以兵圍其國者曰圍圍他國之邑皆繫其國如宋人伐鄭圍長葛楚人伐宋圍緡是也不繫者皆變也義各見本傳凡內自圍者皆叛邑圍費圍成是也 圍不言伐如楚人圍許宋人圍曹兵已傅其國

都故不假言伐若伐國圍邑則言伐言圍

入

入者得而不居公羊之說是也穀梁云入內弗受也此自歸入之例與用兵之入不同惟隱八年我入邴可用此義言不當入也

滅

止書滅者如僖十二年楚人滅黃文四年楚人滅江

江黃從中國中國不能救力屈而亡所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于二國見之

滅書奔者如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凡滅國直書滅罪來滅之者也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

滅書以歸者如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書奔位或未絕也書以歸則位必絕矣

滅而奔者四譚子弦子溫子不名徐子章羽名滅而以歸者六夔子不名潞子嬰兒蔡世子有沈子嘉頓子牂胡子豹皆名啖氏曰奔不書名位未之絕書滅書以歸又書名者罪重于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樵按名恐是例不名者闕文啖氏謂名不名中有義未必然

滅同姓

諸侯滅同姓則名與諸侯失地則名然有名有不名朱子謂經文滅

同姓多不名者恐名未必是例

取田邑

啖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伐莒取向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 趙氏曰左氏云凡書取皆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余謂凡屬外而我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用師徒也或以勢脅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方可云不用師徒然取之非正皆爲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得之邪正固不當惟以師徒爲例也又曰凡有邑稱邑無邑稱田公羊云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按田多繫于邑若有邑則稱邑無邑自然稱田皆據事實爾

會盟侵伐通例

趙氏曰王臣雖微在諸侯上尊王也會盟則徵會主盟者爲首用兵則主兵者爲首大夫雖主兵義不得在諸侯上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荀偃是也（荀偃主兵）卿未王命者曰人而在旣命者下向之會（在襄十四年）齊人宋人在衞北宮括鄭公孫蠆上澶淵之會（在襄二十六年）晉人在良霄上非禮也　宋在魯上魯在衞上衞在陳上齊桓序陳于衞上欲以招之故優之非其本序也

凡會盟侵伐前已列序而又須重言者皆前日後凡公再與他國序則再言其名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也但言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不假重言公也魯卿再與他國序則再言其名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也臯鼬之盟再序獨言公者

以盟會異處也重丘之盟盟會亦異處不言公者以言同盟則與會者皆盟可知也凡召盟而後至則曰會盟鄫子是也召伐而後至則曰會伐單伯會伐宋是也（後至謂至之後）

外盟會不書卿名（惟昭二十七年會于扈定十年會于安甫書名餘皆不書）而書名左氏皆以爲貶尊前後大例自僖公以前諸國卿書名者絕少葢東周之初列國皆不請命且遠事難詳或有遺落所謂傳聞異辭也至文公之後漸多成公之後則齊晉宋衞陳蔡鄭等七國惟一二三會書人餘並書卿名矣蓋霸者漸與多請命以爭長列國世卿或不請命而自賜族又耳目之近則易詳故也

凡魯與一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魯爲之主若諸大會而盟及用兵悉是盟主所召故往就之非魯起意故不言及惟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齊命伐而我及江黃同行非魯主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會王世子于首止尊王世子齊不敢爲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也並變例也凡外諸侯自盟及侵伐皆以盟主居首義即可知無會及之異惟僖三十二年衞人及狄盟緣就狄國中不可言衞人盟于狄故也凡魯會盟主之盟若于會日便盟者則云某日公會某侯盟于某若旣行會禮別日又集而盟則書日以隔之以明會後更盟也與他國戰亦然凡戰伐例書日若不行會禮但合戰則云某日會某及某戰成二年鞌戰是也若先行會禮別日合戰則書日以隔之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齊戰是也若魯與他國同侵伐不

行會禮而便侵伐者則但言會某伐某若成會禮而後往伐者則書曰會于某伐某此並舉大綱以示常例但文異者即皆有義各自見本傳矣

公行書至第十

左氏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舍爵策勳焉禮也按凡行皆告廟其舍爵策勳應惟武功始有之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時君告廟不告廟也左氏傳桓二年公至自唐曰告于廟也此說是告廟則書之于策故夫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近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則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葢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

本事者葢本事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葢謙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恥也或怠也

公至自會凡二十有七　公至自某國某地凡三十有四　公至自侵凡三　至自伐凡十二　至自圍凡二　至自救一

致前事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致後事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八月公至自伐楚　襄十一年七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蒐狩第十一

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蒐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按四時之田春秋所書止蒐狩二者葢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失禮乃書杜甫詩春蒐冬狩侯得同是亦本春秋而言也四時之名三傳小異當以左氏爲正凡田獵從夏時

稅賦第十二

取民之制有稅有賦古謂兵車爲賦初稅畝加稅也作丘甲益兵也用田賦用田出軍旅之征也各詳本傳

興作第十三

左氏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　謂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畢農務而戒事心星晨見而致築作之物建亥之月定星昬中而樹板榦日南至而畢功葢周家使民以時之制　啖氏曰凡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睹其時而是非昭矣凡外興作春秋不書關于魯及來告則書之

城

隱七年城中丘　至　哀六年城邾瑕凡二十有九　內城二十三　齊霸外城三　邢　楚丘

緣陵　晉霸外城　三虎牢　杞　成周

築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　至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凡八

啖氏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國難亦有非時城者非得已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說非也凡城國之急也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沒殊作兩觀新延廐之類皆當從土功之時王姬之館以非常不論不時也新延廐左氏云不時也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言馬春分出廐秋分入牧縱馬合依時出入何妨用農隙之時乎程子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正欲人君重民力也

改革第十四

趙氏曰凡變常之事皆書公穀皆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是也作者不宜作也作三軍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煬宮是也凡改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初稅畝是也言自此始而常行也躋僖公作三軍不言初者暫作暫用非常行也　又曰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災異第十五

歐陽氏修曰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蟲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日有食之凡三十有六

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此從左氏說劉原父有辨　孔氏曰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以來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經文不可謂之錯誤注不能定故未言也　王應麟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書星孛者四

書內災六外災七天火曰災

書大水者八宋大水一

書大旱者二

書大雨震電一　雨雪雨雹各三

書無冰三　雨木冰一　霜變二　李梅冬實一

不雨書時者一　書四時首月者三　書歷時者三　書雨者一

書饑二大饑一　無麥苗一　大無麥禾一

書螽十　螟三　蝝一

高氏閌曰春秋書螟者隱二桓一書螽者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輕者亦書之久則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桓以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

書多麋一　有蜮有蜚各一　鸜鵒來巢一

書牛傷四牛死二

書地震五

書山崩二沙麓　梁山　皆在晉

書外異三 隕石　鷁退飛　雨螽　皆在宋
劉向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地震諸災異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輙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弑殺執放第十六

諸弑

啖氏曰凡魯君見弑止書薨不可斥言也他國公子曁大夫弑必書名志罪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　宋督殺其君與夷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宋萬弑其君捷　晉里克弑其君卓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齊崔杼弑其君光　衛甯喜弑其君剽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齊陳乞弑其君荼

樵按此並弑君之正例經傳無可疑者惟趙盾陸氏以爲當稱人蓋欲同之于州蒲不知州蒲稱國以弑亦可疑也義各見本傳

稱國以弑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

晉弑其君州蒲　莒弑其君庶其　吳弑其君僚　薛弑其君比

樵按夷皋州蒲其無道同而其弑于當國之大臣亦同然春秋書趙盾而不書欒書中行偃是則若有少別于其間所謂其義深微未易言也

稱人以弑目賤人也亦惡其君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齊人弑其君商人　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盜以弑凡盜皆猾賊或出不意多不得其主名雖有主名而其人微不合見經者皆書曰盜

盜殺蔡侯申　閽弑吳子餘祭

君未踰年見弑

齊舍已見前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齊舍雖未踰年直以成君書之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罪也書

奚齊曰君之子所以惡獻公也原本作惡里克今從朱子說易之

趙汸曰凡弑君者必稱名公子公孫不書屬非見大夫也雖弑君者當國得告以名者國不皆亂賊之黨也非手弑而歸罪者首惡也趙盾歸生是也楚虔弑君而比出比歸而虔縊事與趙盾歸生不同故書其屬而不日以別之也晉卓齊荼皆以庶孽得立與他君不同故不月不日以異之非弑君有輕重也齊舍未踰年故不日別成君也弑稱人者三皆微者宋人弑君賊由君祖母莒人弑君賊由公子展輿事與齊邴歜閻職不同故齊弑日而宋莒弑不日以別之也書世子者三蔡般淫而不父與他國子禍不同故不日以別之許止非故弑而與商臣同書日過與故一施之也書國者四必弑君者當國而

國人皆亂賊之黨故無能以名告若欒書中行偃是也莒用夷禮吳純夷故不日薛弒事難詳故并不月也書閽盜各一閽盜不可律以臣禮故不言其君經賤閽故不日蔡公孫翩實非盜故詳其日以別之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有之子弒其父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春秋書弒君之義也是故凡言弒其君者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所以正弒逆之罪其或文同而事異事同而文異者則以日月之法爲別左氏不知經意見弒君者或稱名或稱國或稱人求其說而不得遂定爲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正孟子所云邪說也且見弒之君無道者莫甚于齊襄莊晉靈楚虔經皆書弒者名氏而譏不及其君宋昭公非有四君之惡也獨

以無道稱而弒君者免于討是豈春秋撥亂之法乎爲左氏學者既陷于邪說而何休范甯又推以釋二傳其不可爲訓殆又甚焉而唐啖趙宋陳氏諸儒亦皆因襲其說未有正之者是亂臣賊子雖知懼于一時而卒見釋于千萬世也不可不辨

諸殺

趙氏曰凡殺卿皆書殺公子公孫雖非卿亦書

一、內殺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　成十六年公子偃

啖氏曰內殺大夫謂之刺二人皆非卿而特書公子重親也偃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上言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穀梁誤矣

外殺

凡他國稱君以殺惡其君也

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之類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

如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之類

焦 按胡氏謂三人固有罪然靈公初立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先克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三人獨無可議從末減乎則此不得爲討罪之辭矣又如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乃是公子招殺公子偃師歸罪于過而殺之稱人以殺大夫止此三處餘皆稱國疑此等初無義例善

惡各繫其事未論有罪無罪先見列國專殺大夫爾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是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世子不書世子未誓于天子也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如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之類

里克殺二君平鄭懷二心非無罪者而晉惠殺之不以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所謂罪累上也此類甚多今標此見例　陳殺其大夫泄冶殺無罪也罪莫大于殺諫臣不目其君何也春秋之法惟殺世子母弟則稱君

兩下相殺目罪人之貴者也

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及齊高厚楚郤宛

莒意恢之類

比稱公子者兼疾僞立比爲君以當惡名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

若衛公子瑕立于元咺咺秉國權卒爲咺所及故以君殺大夫之辭

言之

稱盜目罪人之賤者也

如盜殺衛侯之兄縶之類

據左氏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陸氏非之陳氏曰考傳

文既奪之司寇則豹非卿矣

殺大夫不書名

曹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　宋人殺其大夫　宋人殺其大夫

司馬稱人者衆辭

胡氏曰大夫不書名者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樵按稱國殺而死者又無名遺事難詳因舊文耳名氏俱闕上四條是也有名無氏宋

大夫山

是也　殺箕弒賊如州吁陳佗等殺叛臣如晉欒盈鄭良霄等又

不入以上諸例

趙汸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春秋書殺大

夫之義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

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而有罪

無罪悉名之以明臣禮示恭順公羊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

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以專殺書其說皆是惟左氏以大夫不名爲

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泄冶以直言見殺公子燮

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不得免焉大非春秋之法矣其或不名與去

族皆筆削之旨

諸執

啖氏曰春秋時以強陵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趙氏曰被執

失地則名

晉人執虞公　宋人執滕子嬰齊　晉人執鄭伯　晉人執邾子

邾人執鄫子用之　楚執宋公以伐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

執諸侯稱爵者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其篡立公

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也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以

其受臣之訴元咺而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稱侯不與其爲伯討也然

則是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不稱晉人者蒙上晉侯入曹

文不可重言晉人也

執行人

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良霄至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

衛凡六事

執大夫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至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啖氏曰凡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穀梁云稱人以

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怨接乎上也此說皆通也　樵按怨接乎上言非使人之罪也婦人見執有二哀姜徵其辭而見討之罪實章（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以其尸歸是亦嘗執之討有罪也）子叔姬直書其事而齊人之惡自見

諸放

啖氏曰放依殺例則稱國者罪累上也稱人者宜放也

晉胥甲父　陳公子招（楚放之）　蔡公孫獵

奔叛逃歸入納第十七

諸奔

內出不言奔言孫諱之也　天王播越在外因其所在謂之居諸侯

奔在其境內亦曰居臣出其君皆不直言內書孫外書出奔此春秋之大義

天王

天王出居于鄭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天王居于狄泉

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以書出見失所（王應麟曰沈旣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例書居而從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乎）

王子王臣

周公出奔晉　王子瑕奔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啖氏曰王臣奔不言出天下皆周土也惟周公自絕于王故書出罪之也左氏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穀梁云周有入無出是也王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

內出

昭二十五公孫于齊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文姜）　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

諸侯出奔書名者

鄭伯突　衛侯朔　衛侯衎　北燕伯款　蔡侯朱　莒子庚輿　邾子益　杞侯大去其國又是一例

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不名盖衛侯鄭傴于强晉不得不奔晉實已甚春秋不名衛侯責晉文

也

諸侯出奔不書爵者

鄭忽　曹羈　莒展輿

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其罪大也

內大夫出奔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之類凡六

外大夫出奔

文七年晉先蔑奔秦之類凡四十五

啖氏曰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異其

文文八年宋司城是也非其身之罪為官故也有美者則褒之文十四年宋子
哀是也不義宋公而出又有稱弟以罪其兄者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黄是也
凡非從國都而出者皆書所自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也兩下相逐不書責邦之無政也

諸叛

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叛者皆書不必命卿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又成十八年宋
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奔楚　左氏曰以惡入也不稱納非復臣也不

稱叛不止于叛也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一年奔楚入于
曲沃不稱所自潛至也不稱叛不在言也　三十年鄭良霄自許
入于鄭義同欒盈但不據邑
以地來奔者不言叛從可知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邾黑肱以濫

諸逃

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也
鄭詹自齊逃來　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諸侯會于鄬陳
侯逃歸

歸復歸入復入通例

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以惡入曰復入杜氏曰此四條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
臣有國有家之大例孔氏曰釋例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
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
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
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　公羊氏曰曷
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
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氏曰歸易辭也范氏曰傳例歸爲
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易辭也則歸有二義善者謂之歸易者亦謂
之歸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　今按歸易之例穀梁爲

是公羊以鄭忽之歸爲復正則其出也正以祭仲受脅而廢正立不
正耳出何惡乎以突爲奪正則出入皆惡又安得以言歸爲善乎叁
繇誤以祭仲爲知權故以突之書歸爲順祭仲是突本有惡聖人特
欲順祭仲行權而從無惡之書也有此理乎　胡氏曰春秋書歸有
二義一易辭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也　樵按胡
氏以難易逆順括歸入一例似爲簡當

書歸者八

鄭突曹赤皆奪正衛侯鄭殺叔武見討霸主出入皆非善蔡侯廬陳吳
邾益皆見復于滅亡之餘趙鞅叛而反國公孟彄蒯聵之黨叛蒯聵
而從輒

書自某歸于某者六
蔡季陳黃宋華元爲善辭衛孫林父楚公子比爲惡辭曹伯負芻爲
辜辭 執以伯討 歸以辜免
書復歸者五　來歸者一
鄭世子忽無譏衛侯鄭衛侯衎二人一律也有譏衛元咺惡之也曹
伯襄罰之也 執于晉 又陋之也 以賂免 季子宜之也
書入者十二 樵按紀季以酅入于齊當附此例之後陸氏以入叛例非也
李氏 廉 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
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
而書入鄭突衛朔失正亂倫已失國而又求入春秋以其逆也故書

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以其位猶未絕也故書爵書入而
不名胡氏于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辭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于
衛朔曰逆辭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
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考入許之本末而妄爲
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　張氏 洽 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
人之不正因亂竊入已之不正莫甚焉故書入以見義所不受也
書復入各二已見叛例中
書納者六
李氏曰春秋書納者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戰
與晉之弗克納同糾捷菑以庶孽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有
無親之大罪也糾捷菑不書公子蒯聵得書世子者書世子以著靈
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與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
之辭也郜鼎同此義　樵按楚納頓子齊納北燕伯未見內弗受之
義然頓偪于陳北燕欲去諸大夫不克奔齊楚齊實以勢而強納之
故李氏以同之于諸納
還復 附
陸氏曰公羊云還善辭也比復爲善也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
畢文正倒也當爲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
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
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

未畢而復也
姓氏名字爵命第十八
姓氏
陸氏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詞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
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又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族也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
以氏配親也通而言之皆得言氏若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
姓則百代不易惟天子乃得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
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舜賜禹
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 僖伯文伯宣伯襄仲之類 而後代

子孫因以其字爲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别子爲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爲其氏族以自分别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又古者男子皆以氏配名 華元士燮高固之類 不言其姓婦人乃稱姓 姬姜之類 禮曰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是也公子公孫以子孫爲氏明與國一體異于衆臣也不以國爲氏者異于君也曾孫以下去君稍疎則可書其氏矣晉之荀氏經嘗書荀氏左氏分爲中行氏智氏魯之仲孫氏傳則謂之孟氏盖當時或私自稱氏 于氏之中又分小氏 傳從而書之經則必從其正諸氏之中又爲諸氏者如晉之魏氏分爲吕氏厨氏魯之季氏分爲公鉏氏者皆就中自分别如今同房之中又論房也

世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是季友之孫故爲季氏又爲季孫氏也叔仲亦然 燕按三代之時男子未嘗稱姓支庶未嘗稱國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爲民庶故或以國或以姓爲氏而姓氏始混爲一 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别族于太史爲輔氏後世史職廢宗法亦亡

名字

陸氏曰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五十爲大夫則又敬其字而呼伯仲凡稱其字必加子字于上子美稱也且以便于言也子突子哀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不可言子孔故曰孔父父美稱也加之者亦以便于言也古亦有名父者如孫林父胥甲父之類而無以子字爲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稱故避之父則本非配字之言故可爲名

爵命

陸氏曰諸侯惟宋稱公餘稱侯伯子男各隨本爵書之惟葬時稱公見其非王諡也吳楚僭王生書本爵葬則不書傳所謂避其號也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内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周公祭公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内諸侯者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故王臣稱子者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是也天子有六卿宰無不統故爲宰則書宰宰周公宰咺是也 齡按宰咺之宰左傳疏以爲宰夫考周禮宰夫乃下大夫之職小雅冢伯維宰亦宰夫非冢宰也 天子大夫皆稱氏稱字字謂伯仲叔季諸侯不敢名也 吳氏曰王朝三公八命有封國則從九命九命之爵稱公六卿六命有封國則有七命之爵稱伯中下大夫四命有封邑則從五命之爵稱子爵止三等中下大夫無封邑者以字配氏 魯宋齊晉衛蔡陳鄭八國之卿自齊桓霸後無不稱族餘國則否公穀言曹莒無大夫者無命大夫也舊說謂無君命若無君命何以得爲大夫乎禮諸侯之卿皆命于天子平王東遷諸侯之卿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少有書族者及齊桓既霸列會頗多凡列班位未命者在己命之下故此諸國皆得請賜族其不得者小國不能自通也終春秋秦雖大國少列會盟故亦不請命楚既僭王固當不請及公子嬰齊入會中國春秋書之同于列國命卿豈其能請命于周乎盖自爲之也自嬰齊之後楚卿亦書族矣已命者則通于諸國故書族書名未命者但曰某人言但某國之人同于衆大夫及庶士也如

此者所以重王命尊周室也大國之卿不過三人時多僭越其數頗多皆非禮而請也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內事也無駭翬溺是也他國非命卿不書既無王命不通于我也來魯及事連魯者皆書其名詳內事也紀履綸鄭宛莒挐楚宜申莒慶秦術吳札之類是也

齡按微者稱人君大夫貶則稱人此左氏例也陸氏不取貶則人之之說故以書名者爲命于天子書人者爲未命然周之積衰久矣齊桓雖主盟會豈遂能率諸侯請命天子而賜之族耶大抵多出其君自命如楚嬰齊之類春秋從而書之以紀實耳且考之書法文宜以後事之應貶者多書人則左氏之例不可謂非而子常所云春秋不以一字爲褒貶者亦未必爲定論也

諸大夫王賜之邑內邑以爲號而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于王大夫敬之也鄭祭仲陳女叔及單伯是也（此用穀梁之說）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會鄄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又自齊來魯何爲書至乎女叔則左氏曰嘉之故不名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乎公羊云書曰祭仲賢也以廢君爲賢害教之甚也內外命卿沒後既不稱名當稱謚及字原仲夷伯是也凡天子之三公稱公其大夫氏字之尊王官也士曰人示等差也來則名之詳內以異外也列國命卿皆名之降王室也君命之卿會伐稱人所以昭軌度別貴賤也來則名之執殺亦書之紀刑辟懲亂政也不稱氏以別乎王命者也外來稱人皆下大夫也其或異此例之變也

凡諸侯子弟稱公子以氏者有二種曾受王命爲卿者以公子爲氏公子慶父之類是也此外則被殺者非卿亦書公子重骨肉也故不言大夫而直謂公子陳人殺公子禦寇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帶名謂之國氏亦有二種其君自命爲卿稱國以氏莒慶之類是也其篡弒及爲國人所立則雖非君命之卿亦以國氏齊無知衛晉鄭突曹赤之類是也公羊所謂國氏者是也

穀梁云天子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何者君臣重于兄弟也凡書兄弟皆有義也左氏及公羊皆云凡稱弟皆母弟也蓋見諸侯之弟或稱弟或不稱弟而曲爲此說夫聖人之教雖及其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疏乎（程子亦主此說余有辨詳日鈔）

趙汸曰凡諸侯之兄弟有謂得稱字（祭叔爲祭公來聘宗國稱字紀季以紀侯命分邑入齊許叔復國纔絶蔡叔攜君盟折皆稱字其季子蔡季從許叔蔡叔例別以罪歸國者）凡大夫爲卿二命三命皆稱氏名（書說大夫三命書氏二命書名一命書人按傳言叔孫婼三命踰父兄則其父豹二命二命書氏則云二命書名者非矣小國之卿二命然非接我不書苟接我雖非卿亦名則云一命書人者亦非矣又吳楚皆子爵而其卿書氏名與中國公侯之大夫等當時書法豈皆據周禮命數爲準乎）未賜族稱名（魯挾柔溺鄭宛詹宋萬蔡衛之類咲氏謂未命于天子不書族非蓋未命于其君耳）命于天子稱字（宋孔父嘉陳女叔鄭祭仲之類）內大夫非卿但志其事（逆言逆葬言葬伐言伐戍言戍之類皆大夫往）外大夫非卿稱人（諸大國非由貶責而稱人如宋人遷宿鄭人序邾人下者皆其下大夫）小國之卿稱人（邾莒滕薛杞以下小國盟會征伐皆其卿也穀梁謂曹莒無大夫蓋據經文書人不見大夫名氏耳）接我稱名（莒慶邾挐邾快邾畀我）以地來雖微者稱名（邾庶其黑肱莒牟夷）與楚始聘稱名（楚椒吳札）

人字通例

經文一字徧施于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其通凡成例者義各見本條其不可推以成例而又不可別加褒貶者亦用人字以示義

凡朝稱人夷狄之君也郳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

凡聘稱人夷狄之臣也荆人來聘是也

凡列國使來稱人下大夫也齊人來歸衛俘鄭人來渝平之類是也

凡他國盟會稱人皆未命卿也王人則士也

凡他國用兵稱人皆未命卿也宣公以前稱人者多遠事從舊史也王人則士也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辭也

凡弑君稱人目賤人也

凡殺大夫稱人討有罪也

凡殺他國君卿稱人亦亂辭也

凡放大夫稱人放有罪也

日月第十九

杜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孔氏曰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書之當時已自不具夫子安能盡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亦既自有詳畧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蓋公不與小歛則恩薄于股肱意欲垂戒特假日以見義史書日食必在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日與不日惟此而已　燕按卿卒以日不日爲義此自左氏一家之說今所

不從疏謂春秋不以日月爲例誠是然當知褒貶在事固不在日月而書時與月日則自有本例故啖趙發諸事日月之例最爲詳晰今具載于篇而間有潤色云

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在朔月故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故書日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

凡郊及廟祭皆記日敬大事也其或不日者闕文也其泛序郊廟即不日非祭事故也其雩祭爲記旱而非正祭故月而不日其社祭有定日其他所載皆雜事故亦不日（謂鼓用牲等）

凡昏禮初納幣逆女不知定成否故依聘例書時逆夫人至國禮既成故書月惟莊公逆哀姜變文書入而又書月

凡他國以昬事至例書月
凡內女歸外書月外女歸外情不比內但書時凡內女自夫家來者但書時不比嫁時也凡內女被出卽書月異于常也夫人被出亦如之
凡崩薨卒葬例書日重喪事也外葬多書月以紀得禮失禮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凡諸侯來朝常事也但紀其時凡諸侯以喪事來卽書月
凡他國使使來聘亦常事也但書時雜事來亦書時有大事乃書月如天王錫命
凡公如京師及如大國合書月不書者因舊史也夫子存其書月者

以示戒也
凡內大夫如外常事但書時會葬者卽書月爲葬生文也
凡盟結二國之好國之大事故例書日內盟有不書者闕文外盟多不書者或告辭畧也其來盟及涖盟不書日者來盟但紀其來涖盟但紀其去也
凡平者皆言月事輕于盟也
凡公會諸侯皆書月重公也凡外諸侯會皆但書時
凡內大夫會外大夫亦不書月
凡公與諸侯遇合書月不書者因舊史也
凡諸侯相侵伐例書時凡內侵伐當書月經中書月者少因舊史也夫子存其書月者以示義也凡內被侵伐亦當書月經中書月者少義與上同
凡圍襲追等與侵伐並同
凡內外取國邑多書月重于侵伐也
凡內外救皆書月記其善也凡內外次例但書時
凡遷皆書月重于侵伐也降克並同此例凡棄師殲亡皆積久致之非一日之事故不書日
凡內兵入他國例書日不書日史闕也
凡戰及敗及滅多書日重事故也蠻夷相滅者時而不月
凡公自外還至國皆書月內大夫至但書時

凡軍旅雜事惟大閱及治兵是一日之事故書日其餘但記非常及改作故隨事輕重或時或月以明變常之始爾故皆不書其日
凡稅賦但記變常之時不繫其日月
凡興作皆于農隙但記其時是非著矣或書月
凡改革書月躋僖公書日爲上言祭故也
凡有年冬收後則知之故紀時　歲饑亦然
凡日食例書朔及日不日者史失之不書朔或非朔也
凡星孛有日數故書時星隕有定日故記其日
凡地震一日之事故記日山崩而後知故不日
凡內災皆書日內事自詳也凡外災或書月或書時莫能定知也故

外事多暑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書日者以四國同日火天下之所異故得而書之

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

凡不雨皆書月凡大雨雪雨雹俱書時或并書月隱九年三月（今之正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書日者以震後復雪畢其異且與震相近也

凡震不書大雨震電爲大雨雪書也書震夷伯之廟別有義也（義見本傳）

凡無冰記時五行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元年二月（今十二月）無冰記甚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亡無燠年

十二月（今十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所見非一日也故皆月

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卽當月有之不連月也（趙汸曰螽生不月者災不在此月也）

凡禽獸蜚蜮之類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

凡弑君皆書日事之最大也殺他國君亦然

凡外殺公子大夫皆書時降于君也內刺公子大夫卽書日比之卒也（刺公子買不日并不月以其苟說大國）

凡執諸侯皆書月凡諸侯執他國大夫皆書時若執我大夫卽書月

凡天王出會公及夫人孫皆書月

凡諸侯出奔皆書月大夫奔及逃叛但書時內大夫奔卽書月

凡天王歸入例書月（此魯不定知王室事故但書月周史自當書日）諸侯歸入納亦然大夫歸入但書時

凡不合書月而書月者爲事連同月下文有大事須書月如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不合書月爲下文公子益師卒書也合書月而不書者爲同月上文已有事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合書月爲同月上文已書冬十月陳侯林卒不可重言冬十月故也他皆倣此

傳曰凡日事而遇晦朔則書正歷數也如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戰于鄢陵是也

闕文闕疑第二十

樵按史闕文多聞闕疑聖人之訓也後之說經者類不能闕其所當闕務强通其不可通春秋尤甚春秋其文則史而傳者三家卽三家經文已不勝互異蓋古書口傳或以音近而致譌簡策篆書相承或以字體相似而轉寫成誤此猶可以考質而擇其所從至于經之所書如此而傳之所說如彼有必不可合者而必欲說以合之則有反爲經之害者矣此後儒之病也今因啖趙所錄而更討論之以爲此篇

桓三年春正月

樵按春秋書王正月者謂周之正月以別于夏正云爾無他義也桓

三年不書王公穀二家始有無王之說公羊家曰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程子胡氏大意不易其無王之說趙伯循則直謂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皆後人誤加之甚矣其不知闕文之義也程子以為若是闕文安得一公十四年皆不書王按春秋餘公不書王者亦多宣公簒位而不去其王又何耶

桓公四年無秋冬　七年無秋冬

公羊家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討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胡氏謂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象天道也桓臣弒君弟弒兄而天討不加陽無陰歲功不成故特去秋冬以志當世失刑同無王之義夫謂去一字以見褒貶已非聖人之意而況去王去天時乎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說乎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有闕文趙氏謂當紀陳佗作亂之事而逸其文空存其日左氏乃曰再赴也公羊曰何以二日卒之悈也狂也甲戌亡己丑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皆由不知闕文之義而妄說爾

隱二年後無正月

春秋諸公首年皆具春王正月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先儒以為定無正始故闕之也隱公二年以後無正月隱不自以為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之當立也按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也隱公不自以為正然會盟侵伐一以君禮行矣何獨廢正月以見讓德耶據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春王二月者二十一春王三月者十九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止書春不書月者九十六事在所略不必書月也似非有意于其間無事亦舉首時者時具然後成歲也以四時畢具無事猶舉首時則知桓公之世無去秋冬之義矣秋冬不可去則正月不可闕矣隱二年以後無正自當在闕文之例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程子曰闕文也　桓十四年書夏五闕月字　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闕其事　二十四年書郭公闕

其事　僖二十八年書壬申不繫之月　昭十年闕冬　十二年書十二月不繫之冬　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　定六年仲孫忌闕何字　以上西疇崔氏子常趙氏皆以為闕文

齡按經文可疑者甚多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鄭伯髡頑卒于會據傳皆弒而經不書又如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據傳棄疾實為首惡或云弒其君虔上脫一楚字又如晉弒其君州蒲據傳程滑弒之意出欒書中行偃而書法與趙盾不同又如郕伯來奔明是失國之辭據傳則郕世子叛父此類皆當從[illegible]具本條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此[illegible]矣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一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illegible]字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註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疏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冠之陳氏傅良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者無事必書首時謹始也朱子曰春秋月數本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

以立義者是也文定說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朱子謂聖人制作恐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張氏洽曰聖人雖欲行夏之時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紀事簡略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于事之以大暑見者乃繫事于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以大暑見而繫時者也其餘紀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于時蓋止欲紀歲月故紀月則如時也春秋于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子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朔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于王也是時周室衰微不惟禮樂征伐不稟于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歷故周魯宋各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王樵曰按史以傳信時必與月合月必與所書之事合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時與月下所書之事常差兩月朱子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然魯史謂之春秋似原有此字吾謂夫子所因

者魯史魯史所用者周正朔夫子無容有所增損也然則子月可爲春乎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烏在子月不可爲春乎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邵寶曰夏正寅卯辰三月爲春周正建子非春矣其爲春者猶有寅之一月焉故聖人存春以俟後聖　傳不書卽位攝也疏周公居攝死不記崩隱公生稱侯死稱薨得爲攝者何周公于成王特攝其政事而已隱公則位亦攝之下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是位亦攝也又云太子少是以桓爲太子也趙汸曰穀梁不知禮有攝主之義妄以隱爲讓說者因疑傳言攝爲非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蘇氏引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

何孔子曰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面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子未生而死若生而弱未能君也則其娣姪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故隱公亦攝主也愚按隱公不書卽位程胡二傳之論甚正大然隱公自以攝而不行卽位之禮魯史亦不之書耳必云夫子削之恐不然

三月公及邾（公羊穀梁並作邾婁與檀弓同益齊人語也）儀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盟于蔑（公穀作昧）

傳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註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邾今魯國鄒縣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孫氏復曰附庸之君不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今按黎氏（錞）以儀父爲名趙伯循謂莊十六年邾子克乃儀父之子然字必取于名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字子儀則儀父爲字明矣附庸之君稱字後蕭叔亦然杜氏謂貴其能自通大國而書字桓十七年書會邾儀父盟于趡豈亦貴之耶　程子曰盟誓以約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此穀梁傳例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家氏（鉉翁）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予之爲其近于正也若春秋之初諸侯相盟各自爲計則聖人之所惡于蔑以後于戚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怙惡要鬼神以誓之此尤盟之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貶也不惟譏盟譏公之始卽位而汲汲爲此盟也　呂氏（大圭）曰穀梁曰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書日盟者豈皆不渝耶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鄭莊公封弟叔段于京段謀襲鄭夫人將啟之公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段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傳例云得雋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以兵力勝之不可言出奔）註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趙氏匡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屬周左氏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按從京至鄔

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卽無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卽自鄔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卽不當奔共也愚按一統志鄭在今開封府鄭州京今滎陽縣鄢今鄢陵縣共則今衛輝府輝縣也鄭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滎陽在府城西二百餘里鄢陵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傳云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以爲己邑則段所資以爲亂者自在鄭之西北邊故卒奔共而其子滑亦奔衛不應反南走至鄢陵而後北奔共也趙氏之說近理故錄之　按左氏謂之鄭志卽穀梁所云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乎殺也莊公于段未必眞欲殺之特有養成其惡之心爾夫養成其惡固殺之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

註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例稱字必貶而後名之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疏周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財幣器帛既掌其事或卽充使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喪事有賵賵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趙汸曰傳以宰咺爲冢宰如宰周公之比故必貶而後名之春秋不以名號爲褒貶在魯史亦無責王臣之義戴氏曰時魯以夫人赴故天王來賻之耳 金氏履祥曰左氏以仲子未薨而生賵之故云不及尸不及哀謂賵惠公之

緩云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考文四年十一月成風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此歸賵當在惠公仲子俱沒之後其沒在春秋前左氏甚謬解矣顧炎武曰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惠公而并及惠公之母仲子也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僖公而并及僖公之母成風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書其母爲夫人又未薨而賻皆遠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隱之夫人又一子氏哀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其證也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愚按啖趙二氏皆以文九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繫于僖公所謂母以子貴也此惠公仲子正與彼同故主穀梁之說今得哀四年傳文爲證其說遂定又按公羊說是兼賵既賵仲子無有不賵惠公者但經文之意重在仲子以天王而下賵侯妾故書之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註客主無名皆微者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 高氏閌曰桓公宋出也隱公有懼于宋故首與宋盟

冬十又二月祭側界反伯來

註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

使啖氏助曰寰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爲爵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復是何爵乎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問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趙汸曰祭與魯同出周公故非王命而來其宗國魯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不言朝王臣無外交來不言朝與來聘不言使皆禮之不得言也

公子益師卒益師孝公之子

註傳例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何休注昭定哀所聞異辭文宣成襄所傳聞異辭隱桓莊閔僖 黃氏震曰此說是也

遠則或不盡知以不日起凡例者鑿也朱睦㮮曰內大夫卒自成公以後皆書日以前間有遺者歷年遠而簡編脫爛杜氏因後公子彄卒葬之加一等而偶書日遂以爲恩數有厚薄竊恐不然程子曰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張氏洽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天子而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于命六卿魯至牽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命于天子如士會以黻冕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舊矣此春秋於列國之大夫惟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列國一切削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傳修惠公之好也註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張氏洽曰惠公與戎爲好旣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辨登戎夷于堂陛書會戎譏其降諸侯之尊先中國之重不修政事攘夷狄以啟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則知書會戎之旨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註向小國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王樵曰按向有二莒人入向與伐莒取向乃近莒之邑一統志今莒州南七十三里有向城是也譙國龍亢之向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去莒爲遠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是此向也又按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後爲莒所幷　春秋之初君大夫將皆稱人此難定爲師少

無駭帥師入極

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疏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其名見于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註高平方與（音房預）縣北有武唐亭林堯叟註唐魯地張氏洽曰盟

者刑牲以相示同類爲之尚虞長亂今以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故謹其日而書之　黃氏震曰說者多說公不當與戎會盟戴岷隱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埸之交會盟非得已趙木訥亦云以文王而事昆夷以太王而事獯鬻于隱公何疵焉愚謂不得已而會盟可也隱公汲汲爲之則非自强之道

九月紀裂繻（公穀作履緰）來逆女

傳卿爲君逆也註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張氏洽曰公羊昏禮不稱主人按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曰女在

迻稱婦入國稱夫人　程子曰先儒說親迎甚泥如秦君娶于楚豈可越國而逆耶親迎只迎于館耳文王親迎于渭亦非出彊遠迎周國自在渭旁　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當以程子爲正岷隱謂文王親迎時爲世子韓侯親迎亦因入覲此等皆因事實耆非有譏貶止齋陳氏則云經于內女無書來逆者此葢爲紀伯姬遭人倫之變詳莊四年故詳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公穀作伯莒子盟于密

傳魯故也註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旣昬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程子曰伯上有闕文從公穀作伯胡傳同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氏以爲裂繻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按此說有理臨川吳氏云子伯二字卽侯字之誤　黃氏震曰紀侯新昬于魯于是道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八年有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紀爲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註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　穀梁程子皆以爲隱公之妻公羊以爲隱公之母張臨江主穀梁謂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邵文莊主公羊謂聲子實惠公繼室隱公又爲君其母安得不稱夫人不書葬則以成隱公尊事仲子之意也黃楚望曰左氏之說嘗見是于朱子矣當從之愚謂此夫人子氏必桓公母仲子也仲子以是年十二月薨故五年考仲子之宮其不書葬者當亦有疑于適庶之義不敢純用夫人禮耳

鄭人伐衛

傳討公孫滑之亂也公孫滑鄭叔段子先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註凡師有鐘鼓曰伐胡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註釋例以長厯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疏曰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言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　公羊傳日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食已已日有食之是也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趙汸曰長厯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未可據以釋經漢書律厯志序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穀此義必有所受

三月庚戌天王崩
註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即傳其僞以
懲臣子之過不書葬魯不會　王氏葆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畧
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
夏四月辛卯君公穀作尹　胡張二傳同氏卒
金氏履祥曰左作君氏謂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
云家也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辭甚矣故當從二傳愚謂
此經斷以公穀爲正尹氏周世卿左氏以爲聲子此大謬也春秋
十二公無有國母不書姓者惟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此
葢哀姜通乎共仲與弒二君桓公召而殺之絕之于齊故春秋亦

不書姜若聲子則固惠公之繼室也無故而没其姓有此書法乎
隱公即自居于攝然已儼然立于臣民之上矣紬所生之母之姓
以伸其弟之母之尊亦豈公之所安乎必若此曷若不書之爲愈
乎葢君與尹相近乃史文之譌而左氏曲爲之說若非二傳正之
則此疑萬古不白矣　天子公卿不下交諸侯故其死亦不赴告春
秋惟劉卷王子虎以嘗會盟來赴此書尹氏卒吳臨川謂平王崩
爲諸侯之主而來赴者然赴當書名此何以不名葢如隱七年書
滕侯卒之例未同盟則没不赴以名所謂禮經者也文定譏世卿
之說實本之公羊余竊疑之考周家用人不離世族厲王之難周
召共和周公召公實世卿也敬王之立單劉翼戴單子劉子亦世

卿也功臣之後即有非類亦在選擇而用之此尹氏本吉甫後裔
其以告喪交魯未見必非忠良安得以幽王朝家父所刺者而追
譏之又安得以敬王時之立子朝奔楚者而豫譏之哉若論侯國
則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殄其世是無王
也齊桓之時國子高子爲王卿管敬仲雖柄任最專亦止下卿不
敢居王官之上也其五禁所云士無世官取士必得葢即外傳所
云始于州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者止言士而不及卿大夫此可
證世卿在當時不可輕廢矣公羊之說未爲定論余是以詳辨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

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
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穀梁傳歸死者曰
賵歸生者曰賻　吳氏澄曰稱氏義與尹氏同稱子者父老而以
子攝行卿之事子者父在之辭　趙氏鵬飛曰禮諸侯有貢天子無求平王
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得不得未可知也魯號秉
禮而猶若是其他諸侯又可知已說者以不書天王爲天子諱惡
至桓十五年天王求車則曰示貪風開賄道嗚呼周之微甚矣求
賻求車求金皆因喪事有闕書之以深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
也豈有反責天王之理耶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而立殤公焉（殤公與夷宣公之子）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公卒殤公即位註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元年盟于宿故來赴以名邵寶曰禮雜記曰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曲禮短折曰不祿）以薨號于國中而以不祿赴于他國葢臣子之辭如此鄰國承赴薨焉則已尊不祿焉則已歉故卒之此史之恒體也愚按此說本啖趙為是胡氏謂夫子黜之而書卒非也　按左氏云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宣公立其弟穆公而其子與夷卒享有宋國故以為宣公遜國之命出于義）公羊又云繆公逐其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黃氏震曰公羊為萬世垂訓左說亦未可盡廢葢宣公遜

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其後弒逆之禍罪在馮爾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其善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　王樵曰穆公之立殤公葢知殤公若不立而立馮殤公必不靖後此吳公子光即其事也然不當使馮居鄭鄭莊奸人之雄因而交鬭其間故禍宋者鄭莊而致鄭之為宋禍者則穆公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註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張氏洽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葢齊僖方盛强而鄭莊奸滑反覆之人也鄭之仇在宋故援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已之從是以二國和好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　李氏廉曰鄭莊小人之雄以是春交質之故遂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魯宋之交方固因齊僖有小霸之志于是與之黨以仇宋焉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　陳氏（傅良）曰外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霸齊為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癸未葬宋穆公

註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註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王樵曰按杞當作紀隱桓之編多誤紀為杞（此本程子之說）牟婁紀邑在漢北海郡平昌今青州府安邱縣也杞都雍邱距此甚遠　趙氏匡曰左氏云書取言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

經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而後悉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傳衛莊公嬖人之子曰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公弗聽至是弑桓公而自立註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程子曰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葢身爲大惡自絶于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乎大義既明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由人君寵之太過任之大重以至于亂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

辭異者葢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傳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註遇者草次之期簡其禮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王樵曰以下文推之此非無事而遇葢爲衛謀也宋魯合交託于無約而遇葢秘其跡爾清衛地淇縣界淸水合淇水入衛恐非阿之淸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州吁欲求寵于諸侯以鄭欲納公子馮于宋遂告宋伐鄭宋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張氏洽曰宋殤受國穆公而馮有爭立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固鄰好則其位自定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簒弑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爲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于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自是日從事于兵而弑逆之禍卒及其身春秋據事直書罪自見矣　金氏履祥曰傳言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爲殤公者跡穆公之轍雖召馮而復之以國與馮可也乃亟尋師于鄭惟恐馮之尙存卒以此敝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殤公葢有以自取矣　陳氏傅良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于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天下始

多故矣　先書宋而後衛罪其黨惡率兵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註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不得言魯人故皆去族稱名

顧炎武曰翬不稱公子何歟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　按四國實是再舉經文一書在夏一書在秋可見先儒誤通前爲一役故有辭重義復之說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註州吁弒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濮陳地水名　何氏休曰書人者明弒君之賊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陳氏傅良曰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衛人得書狄得書苟不能討雖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于討而非討則雖襄二十五年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衆也註善其得衆故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于衛人特書立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絶其公子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陳氏傅良曰爭國不稱公子晉曷爲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罪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義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書立則譏在立矣　愚謂經書衛人立晉與尹氏立朝同文其非善之明矣然聖人特緣此立教以明有國者傳受之大法義不繫于衛也王伯厚謂宣公後有新臺之醜故于此去其公子以示貶則鑿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作觀魚

註書陳魚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音房預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音成

傳衛之亂郕侵衛故衛入郕註郕國名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吳氏澄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郕乘亂侵衛已非禮衛報復而入其國啓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兄弟之邦乎

九月考仲子之宫

註考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宫也 考者宫始成而祀也凡嫡夫人薨自當祔廟不應別立宫妾母尤無立宫桓母仲子是惠公違禮再娶必嘗以夫人禮聘之又不可直同于嫡故于免喪之後爲立宫以別異之　汪氏琬曰仲子之沒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爲之別立廟其亦合于禮之變矣先儒以爲譏何也禮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于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初獻六羽 用六佾于仲子之宫

傳公問羽數故書羽　胡傳佾干羽之總稱羽象文德干象武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曰羽而不曰佾也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傳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于鄭伐之註邾主兵故序鄭上

家氏鉉翁曰邾序鄭上者其爲兵首所以貶也邾見侵于宋遂因鄭宋有隙而借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報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　金氏履祥曰宋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蓋爲州吁所誘今鄭又爲邾人所嗾宋志在去馮故爲人誘邾心在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

螟亡丁反

註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苦侯反卒即傳臧僖伯孝公之子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以報入郛之役入郛在今年秋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　張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已之故報怨于鄭聲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之著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公穀作輸平

註渝變也和而不盟曰平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朱子曰渝變也謂變舊怨而爲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如綦誑楚文變輸盟刺胡文定云是以物求平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　愚按輸即輸情之輸故傳從公穀作輸字而不用其墮成之解與朱子意合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于齊鄭而宋交離矣　張氏洽曰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惟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于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于其術中而不悟也　趙氏鵬飛曰宋伐鄭圍長葛鄭深懼魯之從宋也適宋有求援于魯使者失辭之隙遂乘此輸平于魯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其即許八年所歸之祊田乎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始平于齊也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林註艾齊地　姜寶曰今沂州西二十五里有艾山實魯地非齊地　按一統志沂州在

兗州府城東三百六十里本齊魯二國之境姜說是也　趙氏鵬飛曰宋伐鄭齊將救鄭而地偪于魯故必通魯以救之是春鄭來輸平至夏齊即爲艾之盟蓋爲鄭結魯也魯終不援鄭者祊未入也　汪氏克寬曰魯與齊盟而日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爲盟也

秋七月

註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倣此

冬宋人取長葛

註經書冬傳書秋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

易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註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程子曰歸不書此何以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註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
夏城中丘
註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按十年會齊鄭于此葢其地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結艾之盟也註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程子曰凡不

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
之過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緣禮有
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弟葢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
僖公愛年其子侚禮秩如嫡卒啟篡弒之禍此書弟見其以母弟
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程子此說本之唐陸淳氏陸云聖人之教
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　愚謂傳云
母弟者以別于異母弟乃史文實錄非異母即疎外之也趙子常
有辨見宣十七年
秋公伐邾
傳爲宋討也註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
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張氏洽曰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
宋之睚眦亦自可和今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渝蔑之盟非義
甚矣　趙氏鵬飛曰邾嘗從鄭伐宋鄭來輸平以離魯宋之交也
而鄭賂不至故爲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祊即從鄭伐宋矣伐邾
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于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初戎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
歸註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强觕不書凡伯敗者單使

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邱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張氏洽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別種入居中國者也楚
邱今拱州之楚邱縣漢爲梁國己氏縣此與衛之楚邱異杜注非
按一統志楚邱在在今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邑
其衛楚邱在今開州若如舊解凡伯自魯歸周乃紆其塗而適衛
地乎　趙氏鵬飛曰古者王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侯
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其必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
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者安在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作犬邱地有兩名
傳齊侯將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許之故遇

于犬邱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高氏閌曰宋馮嘗
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
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葢垂之謀也謀人
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按傳云
宋公以幣請于衛則其遇乃宋意也衛鄭之怨素淺至圍取長葛
其怨深矣況公子馮之在鄭實宋殤之所不能釋然者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必彭反　庚寅我入祊祊公穀作邴或曰作邴是左氏作祊地名無之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
祊不祀泰山也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
瑯邪費縣東南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戴氏溪曰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朝
宿湯沐邑皆無用祊近魯許田鄰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
之于魯故先使人歸祊爲異日取許田之地耳　張氏洽曰言歸
祊尚未易許田也然已殷然致其請矣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
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者也　高氏閌曰鄭莊欲平魯以離
宋故歸祊以市魯魯桓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相易雖
舊言而卒易則異故矣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　趙
汸曰公羊曰入者難也春秋外歸邑未有書我入者經既書來歸
祊復書我入祊何也葢祊遠于鄭鄭不能有而請易于魯魯人慮
祊不服故以兵入焉實未能有其地也杜氏謂魯未肯受而有之

劉氏以入祊爲遂有其地皆不然桓元年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則我入祊後事嘗中輟桓公篡位而修好于鄭故復許
之
夏六月蔡侯考父卒
註蔡未與隱盟葢春秋前與惠公盟故亦赴以名
辛亥宿男卒
註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
故亦不書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註齊侯

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姜寶曰瓦屋卽瓦亭葢
南燕地而北近于衛者也杜氏以爲周地恐非　穀梁傳外盟不
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
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霸　陳氏傅良曰有參盟然後有
主盟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于宋齊衛之三
國故相仍以爲參爾李氏曰禮記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李
氏廉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葢
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强弱爲進退齊
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云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
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于齊而終不與

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絶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强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于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霸桓公之創霸皆原于此矣　汪氏克寬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絶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絶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以成紀好也註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張氏洽曰傳稱以成紀好尋二年密之盟也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

趙氏鵬飛曰魯既受鄭賂將傾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註無駭公子展之孫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註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也　張氏洽曰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後而欲親之也魯既不朝而又無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子之勤春秋詳書王使所以深著魯罪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于付反

胡傳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

挾卒公穀作俠穀又以爲所俠註云所其氏也

註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註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李廉曰郎魯近邑隱既城之桓公時三國來戰于此莊公時陳蔡又次于此齊宋窺魯復宿師于此則郎豈非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皆在于此始城之猶有懼心終遂爲遊觀之地矣　姜寶曰今魚臺縣有郁郎亭葢近

宋之地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擣其虛故城以備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傳謀伐宋也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愚按杜氏于此防注云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注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葢列國地名相同者甚多曰西防明防有東西之别高氏云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則是合兩防爲一恐不然　家氏鉉翁曰魯貪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鄭而鄭適以王命來告遂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　張氏洽曰隱公受輸入祊志昵鄭而讐宋特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

罪加于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
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曰宋公不王曰
以王命來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戰則宋殤
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林註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今爲出師之期　王樵曰中邱地臨沂
水順流而下可至宋之東鄙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註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
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　高氏閌曰齊鄭爲造兵之首春秋

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淸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
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利又欲得宋利也
陳氏傅良曰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顏反）

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註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
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家氏鉉翁曰魯
于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翬既帥師會二國
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特書曰
所以著其暴也　陳氏傅良曰郜防宋二邑鄭人之以歸于我也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直我取而已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
鄭讓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邾田歸于我不書晉讓不在晉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氏閌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
衛已乘其虛而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傳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故不和而敗註三國伐戴鄭伯
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程子曰
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

矣　取之與臨川謂敗其兵而悉其衆也（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公穀皆
以爲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胡氏遂以爲鄭莊一舉而兼取四國
爲卞莊子之計皆不然當以程子說爲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子曰傳云討違王命以不會伐宋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鄭莊
特矯假天子之命以逞其私忿耳　趙氏鵬飛曰郕當齊宋之境
上計郕必附宋而不事齊故齊脅鄭以兵入之左氏之說未足據
汪氏克寬曰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又
圍戴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且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
彼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城暴骨如莽兆于此矣春秋所

以作也春秋所以始于隱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劉氏敞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字下公穀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傳又作郲音來

傳謀伐許也註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疏音來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鄭師先登城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西偏以佐之註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吳氏澄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

既與之伐宋爲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齊魯無所利焉鄭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并吞小國以利益于己甚哉鄭莊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邵氏寶曰伐許者鄭志也非齊魯則莫能入故書公及而先齊于鄭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公子翬請公誅桓公公弗許翬懼反使賊弒公而立桓註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胡傳不書弒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　按不書葬者左氏云不成喪也言不以君禮發喪公穀以爲賊不討不書葬諸傳皆主此說　王樵曰惠公

違禮再娶既以仲子爲夫人必以桓公爲嫡嗣在惠公生時其論已定故隱公不敢違特以年少而攝實攝也非讓也蹟隱公之生平亦非能輕千乘之國者故謂其讓桓謂其探惠公之邪志而成之皆非實其及鍾巫之禍者以桓既長矣而隱猶據乎其位眷戀遲回羽父疑其有不反之心故請殺桓公以求太宰使隱公因是决以授桓猶不爲晚乃曰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其眷戀不决如此故羽父反譖公于桓而殺之反譖公者謂公欲殺桓也其事情本末實如此乃若桓公大惡又何待攝讓異評哉

左氏春秋集說卷一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二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亨衢參輯男梓生校字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註桓公簒立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故行即位之常禮　程子曰桓宣與聞乎弑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同辭其惡自見　陳氏傅良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柩前踰年稱子必類見然後列于諸侯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之禮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在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有朝宿之邑焉田槩之許者何近許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胡傳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以祊薄于許也　黃氏震曰鄭恐魯助宋不得已而歸魯以祊既得魯援勢又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為名而實責償祊也　張氏洽曰簒弑之賊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棄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為貶葢大惡然後諱也　林之奇曰左氏見隱八年鄭以祊歸魯桓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遂以許為魯地不知詩所謂許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許國之地也左氏誤以許田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公穀又實之以朝宿湯沐之邑夫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中國何地以處之此必不然也考之地志今許州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豈得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此又不然也況祊地今在沂州瑯琊縣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其說時鄭莊公方强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何故終隱

之身不歸直待桓公簒立始以璧假之哉又況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許田既有周公廟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亦甚非人情竊謂祊者鄭所侵有之地而特近于魯故歸魯以結魯之援六年鄭既輸平恐魯好未固謂隱可以利啗也乃以祊與之鄭歸而魯入之書入者非可入而入也至許田何以屬魯曰此在隱十一年合齊鄭入許而得之許者也十年伐宋之役本于齊鄭故書曁齊人鄭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十一年入許之師本于魯隱故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于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鄭莊私欲得之而未能遽與魯爭一旦桓公弑隱方懼諸侯之討鄭莊乘間圖之名為璧假實脅取之爾迨鄭莊死忽突爭國內

大亂許叔始得入許復有其國意是時許田復歸于許矣由是鄭人屢出師伐許欲得其地許人至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爲鄭所滅許鄭之爭田實由鄭莊璧假之故也易田之說此豈可信乎左氏又見經有許叔入許之文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葢爲後張本也然鄭之得許乃在璧假之年何得于隱公之時遂有之乎　此說與三傳異然極有理山堂取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結祊成也註公以篡立而脩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邱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

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秋大水

註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宋華督將弒殤公先宣言十年十一戰皆孔父之爲先殺之遂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左氏稱孔父嘉杜注以爲孔父名嘉字穀梁以爲孔氏父字不稱名爲祖諱也（孔父是孔子六世祖）　啖氏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後來以孔爲氏亦以王父字耳　愚謂孔父必是字而杜謂之名者葢以旣名其君于上郎不得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之禮也（此本劉侍讀之說）　至杜氏以孔父有罪而名之則于義未允　王樵曰華督黨于馮何問久矣至是因民心內離鄭援外固殺孔父而奪其兵權弒殤公而人莫敢動召馮于鄭立之魯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督之本末如此左氏殺孔父取其妻之說葢謬聞也人臣死君難例書曰及孔父荀息仇牧皆是也而其人之賢否與死之善不善則各存乎其事焉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此臣子之分書法之常亦非公羊所謂賢乎孔父之意也以爲足儆乎偷生苟免者

則可耳

滕子來朝

按滕侯稱子杜氏以爲時王所黜夫時王而能黜也豈至有伯哉程可久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觀子產爭承事可見滕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爵之供故甘心降而爲子其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此說朱子深取之　王樵曰考之于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桓二年稱子薛初稱侯莊三十一年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又何耶豈因時王不

能以周班序其常而伯者因得以已意進退之歟觀魯欲覗邾賤
邾滕列國而又爲人私屬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
從齊桓征伐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當時諸小國爵名或
自貶或爲時所升降所以稱號無常春秋從其實而書以志王豈
之亂不可以一義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註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趙氏匡曰
成定也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内也　王樵曰成字諸家之說
恐杜氏爲優魯桓欲爲宋馮華督定其國事而曰吾以平乎宋亂
蓋猶託乎調息之名也春秋因而書之若作成遂之成恐非直書

事實而美惡形于言外之意　李氏廉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
與澶淵盟言其所爲者惟盟亳釋宋公皆聖人特筆著君臣夷夏
之大變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註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于受賂故備書
之

秋七月杞公穀作紀侯來朝

註公卽位而來朝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
誤爾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始懼楚也註頴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疏賈逵服虔以鄧爲鄧
國頴川鄧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鄧是小國去蔡路遠
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
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公穀作紀

註不稱主帥微者也　林註討來朝不敬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註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
廟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傳成昏于齊也註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經三
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　穀梁云桓無王也劉
炫規杜以爲闕文　黃澤曰杜釋不書王云失不班歷此實無所
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曰不班歷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
王樵曰闕文近是魯史非一手所成桓公之篇舊史失不書王
夫子因之而未嘗益四年七年不書秋冬亦然　家氏鉉翁曰桓以
篡弒得國懼方伯有討故爲此會以締好于强齊匪媒而昏合不
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
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求逭弒君之罪而終殞于齊豈非天乎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註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
統志蒲城今大名府長垣縣治　荀子云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
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陳止齋以爲相推長也于
是齊僖稱小霸見外傳黎之臣亦以方伯責衛宣見詩序張臨江謂劉
說是胥命乃霸者之始　愚按齊衛胥命以後不聞有會盟侵伐
之事恐非相推以霸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豈亦
相推長乎葢胥命者相結以言而所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　趙
氏鵬飛曰隱公八年齊欲平宋衛于鄭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
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未嘗有怨也至桓二年
宋遭華督之禍而衛實其所附齊鄭會稷成宋亂而宋已附于齊

是時衛既願得齊之和齊亦欲成衛之好無仇可解何俟于盟故
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爾

六月公會杞公穀作紀侯于郕公作盛

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也　王
樵曰杞合作紀傳云杞求成也因討求成事自如此紀魯自是交
好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註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
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
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
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日之所在月體不見疏日月異道卒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而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
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
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
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
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
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月高則其
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
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
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

既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註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親迎義見隱二年杜氏之說葢執禮有
親迎之文而云非定論也　凌稚隆曰按傳云脩先君之好故曰
公子翬乃弒逆之賊也豈得以逆昬故遂以公子貴之葢翬于是
時始爲卿故稱公子爾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註讙魯地齊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
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註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讙　胡傳不言
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註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
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有年
註五穀皆熟書有年　公羊傳以喜書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註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

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此用穀梁說　張氏
洽曰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藪谷之
地因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于常所
而遠涉于郎地犯害民物蹂踐麥苗所不免矣故特書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註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書官書氏又書名不可曉公穀謂伯糾
字也劉氏胡氏張氏皆曰伯爵糾名也　趙伯循曰若如杜言代
父攝行卿事則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愚按
公羊云宰渠伯糾天子之下大夫也據此則稱名非貶諸家必以
爲冢宰故有貶之之說又云貶其以六官之長下聘弑君之賊若

然則夫子脩春秋爲一成之見矣　註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
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
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朱子曰桓公兩年不書秋冬史闕
文也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
成何議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註未同盟而名者來赴以名故也陳亂故再赴慎疑審事故從赴
兩書　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令果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
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
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　朱睦㮮曰

甲戌下疑闕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不然明年殺佗事無由起
也按此說甚有理
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欲以襲紀紀人知之註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
告故書　張氏洽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吞噬
小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
爲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
侯多爲計以謀自免于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
使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
于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春秋書如紀若實朝于紀所以抑强暴

惡諸詐也　吳氏澄曰許近于鄭紀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註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叔之子本以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苑蘇寬從公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必父沒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當是爲伐鄭而來告魯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註齊鄭將襲紀故　高氏閌曰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註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程子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胡氏瑗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也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致討故敗而書之　顧炎武曰王師敗不書非不以告也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大雩

註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雩夏祭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螽

註蚣蝑之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註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寔來書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張氏洽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

六年春正月寔來

傳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註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言奔則未行朝禮言朝則不復其國故變文言寔來　胡傳寔者州公名也　湛若水曰寔之爲州公名未有所考左氏公穀皆未有明言胡傳云特因程子之說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作郕

傳紀來諮謀齊難也註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按成邑在鉅平郕國在東平杜氏註甚明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北寧陽縣境內郕國城在汶上縣北二十里此可証也說文云郕孟氏邑在太山鉅平縣東南是誤合成邑與郕國爲一矣應正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註鄭忽怒魯從周班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疏大閱禮在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為

蔡人殺陳佗

註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佗弒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陳佗

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許以討賊者廣為善之塗也

愚按蔡人殺陳佗惟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夫佗之篡立已踰年矣蔡人即欲立厲公佗何以忽然被殺公羊云佗外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云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殺之考之史記則數如蔡淫為蔡所殺者乃陳厲公事葢太史公誤以陳佗事屬厲公也史記與公羊合穀梁與公羊稍異恐傳聞之訛耳陳佗之惡與衛州吁同陳人不能如衛人殺州吁使蔡人不加討則終以為君矣春秋以討賊之辭與蔡者所以深責陳人也歟

九月丁卯子同生

註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　汪琬曰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于子同則書所生于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佚而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決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冬紀侯來朝

趙汸曰紀近齊而娶于魯齊欲襲紀是年夏會成以謀齊難公不能救今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又告不能無何紀姜歸為王后而魯主其昏葢魯為紀謀謂齊必不敢滅王后之家齊僖故終身不復圖紀其後紀卒亡于齊魯亦無如之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註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疏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正之仲春也今周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說亦通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註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疏服虔曰穀鄧密邇于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故賤而名之

趙汸曰傳言賤之杜氏謂僻陋小國禮不足故按來朝小國如滕薛郳杞史皆不斥其名穀鄧既以侯伯成禮復賤之而書名非人情也以當時事理推之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二年蔡侯鄭伯懼楚而謀于鄧穀鄧二君亦以懼楚故始來朝上國旋即滅於楚不復再見故書名以詳之也　愚按一統志穀城在襄陽府穀城縣西北五里古穀國鄧城在府城東北二十里古鄧國二年杜氏註在潁川者乃鄭地非鄧國也春秋書名之例有惡其人

而名之者亦有詳其事而名之者此穀鄧二國恐當如子常說
葉石林云穀鄧至魯有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
越宿及邾而朝于魯盖爲楚所偪失地而奔也諸侯失地名故書
名此說亦有理但九年傳云楚鬬廉大敗鄧師則鄧侯此時尚未
失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註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邵寶曰
周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行冬事未爲非禮當時必有以春興之志
不時爲說如穀梁所云者故五月又烝五月夏季春也其不時抑
甚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註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黄氏震曰桓公卽位不朝而天子
之使三至周之無政甚矣然其來聘必各以事不訥曰家父此來
盖謀紀昬也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于付反雪
註今八月也書失時
祭側界反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註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昬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

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畧輕疏公不獨行必有卿從
卿不書舉重畧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
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
卿不書舉重畧輕也　劉氏敞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
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　戴氏溪曰紀魯甥也故諮
謀于魯而行　趙汸曰凡昬皆賓主相對行禮王者至尊無敵體
之義故天子娶于諸侯與王姬下嫁皆使同姓諸侯主之時桓王
娶后于紀命魯主昬先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既已納幣契
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昬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子不
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常事不書之說詆

書來書遂爲非常于是譏祭公罪魯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
經不以天子昬禮推原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何以不
書王后未至京師也未至京師則未成乎昬也然則往年何以書
祭公逆王后此臣子辭也成乎君命也逆者成乎后則稱王后歸
者未成乎婚則稱季姜咸有義矣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又音夜姑來朝

註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程子曰春秋之時君有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胡傳禮世子攝其君朝聘以皮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以行急述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趙氏鵬飛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故伊川云此取危亂之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

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張氏洽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謀桓公至桃丘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鄭忽有功于齊而魯爲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

註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張氏洽曰以無辭伐有辭罪在三國特書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主之例

胡傳云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王樵曰桓初篡立即結鄭齊以自固至是不知何以相失衛與公爲會期亦不知爲何事中變而更與齊鄭齊僖鄭莊皆喜亂之人也其事端在齊鄭可知　季本曰是時齊欲并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爲此爾其曲在彼可知　趙伯循疑魯以周班後鄭小忿也何至興師即興師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圖報者　愚謂周班後鄭事雖已久釁由是生而中間必更有故季說疑得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註惡曹地闕　陳氏傅良曰此戰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而不爵也　黄氏震曰三國既來戰又爲此盟以謀魯也後齊僖鄭莊衛宣終其身不與魯通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註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按五年傳祭仲足爲左拒知祭仲名足仲其字也　陳氏傅良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于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辭也詳矣　汪琬曰突之以庶奪嫡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仲可謂之權乎劉氏云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

而出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

突歸于鄭

傳鄭莊公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生突忽既嗣立雍氏誘鄭祭仲而執之脅以立突于是突入而忽出奔註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穀梁傳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傳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明小白宜有齊也突不係之鄭明不當立也不當立則何以書歸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也

鄭忽出奔衛

註忽昭公也昭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　陳氏傅良曰忽係鄭而突不係鄭以突爲簒也　王樵曰宋之脅祭仲出忽立突卽莊公之爲也夫寵庶疑適亂之本也莊公多內寵故祭仲語忽以子無大援將不得立謂鄭國之禍非莊公爲之忽之不立非莊公致之可乎刺忽云云鄭夫之言也胡氏取之誤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註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按蔡叔與十五年許叔爲類乃字而非名也胡氏云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舊注失之　張氏洽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桓公欲合黨以敵之于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三國不足恃以爲久故又與宋公屢會以堅其交　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　鍾公作童

註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口暫反

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王樵曰郎之戰主兵者鄭魯于是結三國以圖鄭而其重在宋也盖鄭莊已沒宋脅祭仲立突魯素與忽有怨忽嘗請師于齊伐魯故助突而合于宋又屢爲會以要之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公穀作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　按曲有區音蛇有馳音又池蛇俱有沱音盖字音兩通

註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桓公與之盟莒以要之紀莒皆魯東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註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公爲此盟欲平之　黄氏震曰穀邱傳作句瀆之邱乃鄭所取故戴國之地會于此盖侯鄭而鄭不果來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註厲公也史記誤以陳佗厲公爲一人考春秋陳佗先死厲公自名躍　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註龜宋地　張氏洽曰宋之納突也求賂而後使之入突不能償其責言遂成仇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爲會不知人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示譏　汪氏克寬曰桓公固爲屈辱然以會宋爲辭則宋公有志于會盟矣葢宋之會魯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會宋將求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　木訥曰桓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宋督之賂器以成其亂安能使宋之不責賂于鄭耶　愚謂時鄭突篡忽欲求善于魯以爲之援而魯桓以郎之戰憾忽又欲求好于突而以恩結之是以汲汲于平宋如此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註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王澤曰是時桓公欲平鄭于宋故一歲之內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盟畢遂及鄭師伐宋戰于宋戰未得志故復有明年二月之戰謂紀與齊讐而戰者穀梁臆度之詞非實事也　張氏洽曰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此豈與人交之道葢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紛紛離合惟利是從頻盟瀆信止以長亂春秋詳書之以著其罪也

許氏翰曰王政不行諸侯自擅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觀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霸統興而諸侯聽于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予桓文

丙戌衞侯晉卒

註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孫氏復曰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註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胡傳書伐宋又書戰于宋兼責魯桓也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趙汸曰胡氏之言雖是然宋之戰宋本首惡非無罪也其書戰于宋乃史氏錄內之法辭蒙及伐以內爲主與他變文不同　李氏廉曰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厲之得國又宋力焉其類同則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齊魯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宋以已之前日望鄭而不副遂至于伐戰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戰于宋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傳宋多責賂于鄭立突故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與字衍文

註大崩曰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衞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黃氏震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

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胡文定以爲齊合三國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爲前年我師及鄭伐宋故宋今來報怨益因經文先止書會鄭紀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地故諸家各得爲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爲仇故率宋衞燕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鄭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衆說尤詳　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紀鄭一黨而魯爲之首紀則懼齊欲滅之者也鄭則怨宋之責賂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公會紀鄭此魯爲首也齊宋衞燕一黨而齊爲之首齊衞于魯有戰郎之怨宋于魯有戰宋之怨燕則比宋與兵謂魯穀邱之盟爲不信而齊則謀

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齊于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爲主兵此齊爲首也郭定襄云經文本自明白傳比經增一與字似謂魯紀鄭齊同戰宋衞燕矣苟如此下文何以書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乎　趙汸曰戰于宋不言敗績者勝負相當也主客之忿未已宋借助於齊衞燕而魯亦援紀以益鄭不復相侵伐惟刻期一戰以決勝負焉若存戰地則與戰于宋疑若兩事然經故没其戰地通前役以見之則宋莊魯桓反覆規利忿兵相加齊僖衞朔同惡相濟罪無不明而所戰之地亦不足詳矣　王樵曰紀侯爵故序鄭上非以紀主兵也胡傳罪紀恐未是　愚按不書戰地子常之說得之若戰於魯則必書其地矣左氏以爲後期必不然　顧炎武曰杜氏云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非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三月葬衞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註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趙氏鵬飛曰鄭突以責賂怨宋所與者魯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尤深故春會公夏又來聘會于曹曹亦與焉高氏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

無冰

註書時失

夏五

註不書月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作禦）

蘇氏轍曰凡外大夫來盟於我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註先其時亦過也疏云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　趙氏

匡曰左氏云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矣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矣按有災當恐懼修省而改之何得缺先君之祀乎　鄭氏樵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乙亥嘗非災之餘也然則嘗常事爾何以書為御廩災不害而嘗故書左氏得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報宋之戰也註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張氏洽曰宋以突之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齊蔡陳衛以伐鄭益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故書曰以以罪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祭仲專突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其謀以告祭仲仲殺雍糾突乃出奔註突既篡立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盜賊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　突之出祭仲逐之也何以沒而不書

陸氏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必其自取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澄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君也　高氏閌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矣曷而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　穀梁云書名奪正也愚謂突忽並爭不書名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註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　陳氏傅良曰世子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篡也　邵寶曰鄭忽繫之鄭當有國也其出奔衛不稱世子此曷為又書世子突既即乎其位伯固突所當稱也忽又伯焉則是兩伯者未知正之所在也故忽稱世子世子固忽之所當稱也伯有不正而世子無不正世子在此伯在彼伯立於强援可廢世子定於初生不可易也稱世子而鄭伯之位定矣　王樵曰諸家說春秋泥爵名人為予

奪故多至於鑿惟朱子謂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鄭忽突之事可見突之據國魯桓輔之數與諸侯盟會稱鄭伯矣故書曰鄭伯非予其為諸侯也忽雖正適未踰年出奔後雖乘亂復入而不與諸侯盟會無可見不久即為人所弒當時依其故稱曰世子突而已故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說者泥爵褒貶之例未免文致忽之罪而以為力不足以居國故不成乎為君其害義而傷教亦甚矣豈春秋之旨乎　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為君也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為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為高渠彌所弒中間不書鄭伯非故蓋

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氏譏忽
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莅國者
左袒也伊川宗何亦踵其失乎
許叔入于許
註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
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
逆例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鄗穀作蒿
傳謀定許也　李氏廉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併之故糾合
齊魯爲入許之役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及齊魯遜而不受不

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
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爲
利鄭莊既沒二國又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
非已意乎　黄氏震曰初與鄭入許者齊魯既以許與鄭者亦齊
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二君非能蓋前人之愆者魯本與突許實
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註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
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朱子曰書人恐只是微者然
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　杜諤曰三國班見
所以賤而人之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音歷
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趙氏
鵬飛曰鄭突入櫟衛衎入夷儀皆未至於國鄭突名而衛衎不名
衎書復歸於衛而突不書復歸於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
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國非其國乃篡也
其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衎書入衛明衎之當有衛也突
不書入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　張氏洽曰昭十一年申無宇曰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亂
之所生也經書突入於櫟而自此以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書

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能制鄭國之命與入其國都無
異又以見忽亹儀之爲君微而不足紀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氏反公作侈伐鄭宋公上公羊有齊侯
傳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
而後伐也伐忽而納突　王氏葆曰四國會於宋之袲則宋爲主
兵矣宋莊與鄭突始恩中讐今又主兵納之其伐之也欲責其賂
也其求納之也又懼無所得也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
再伐鄭無他賄故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謀伐鄭也註前年冬謀納鄭厲公不克故復更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註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呂氏大圭曰杜云後至非也
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張
氏洽曰魯桓宋莊衞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
燥之意故自冬及夏悉力伐鄭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
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强衆之凌暴寡弱可畏如此　高氏閌
曰春與曹謀之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突善結諸侯故也宋初
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
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爲之故以宋首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四〇〇八

註用飲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
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
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加滕五月葬滕成
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
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定星是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
詩云定之方中（方欲向中實未正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總指
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别　汪氏
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
十一月皆農收之時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工則無妨農之病

矣　趙氏鵬飛曰此向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其後爲莒所併
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此始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
傳衞侯立四年左右二公子惡其譖譏伋壽殺之故逐之而立黔
牟註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陸氏淳曰
春秋失地諸侯皆名之公穀强生義非也　王樵曰公穀皆謂朔
獲罪於天子是時王靈不振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天子豈遽能
討慆朔而使之出奔哉蓋謀出之於洩職二公子而王與聞之所
以後來有王人救衞之舉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四〇〇九

傳平齊紀且謀衞故也註黃齊地　王樵曰黃紀地後屬齊今登
州府黃縣　張氏洽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恭其怨今乃盟之
豈足以釋憾乎又與齊謀納朔是一動而二失也　王樵曰是時
衞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其後齊卒納
朔而紀不果平蓋齊志在滅紀特以虛言役魯而魯爲所愚爾
二月丙午公會（公穀作及）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
傳尋蔑之盟也註趡魯地　汪氏克寬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
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刑牲詔神曷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註奚魯地　按傳云疆事也又明年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則齊魯

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王氏簽義云不言及者主名軄吏得
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註季蔡侯弟也蔡桓侯無子故召季於陳而立之書字以示得眾
書歸以明外納莊十一年經書獻舞卽蔡季也　何氏休曰蔡侯
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季辟之陳封人卒歸奔喪無
怨色故賢而字之　按何氏說以季與獻舞為二人與杜氏異劉
原父云季之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是以見貴
於春秋胡康侯張元德諸家皆從其說然諸侯之弟例書字書蔡

季與前書許叔同以為賢之而稱字者過也
癸巳葬蔡桓侯
註稱侯葢謬誤　朱子曰稱侯只是文誤不必從請謚之說吳氏
澄曰離子男之君未有以謚配爵者或謂能請謚非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傳宋志也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註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
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為例　傳云不書日官失
之也謂日官失其甲乙之日　趙氏匡曰此說非也日不書或史

官失之或年深寫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盧篤反）
註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註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旣會而
相隨至齊故曰遂　蘇氏軾曰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
手夫子以為文姜不足譏而深傷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遂如
齊言其禍自公作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齊侯通於文姜公謫之以告齊侯因享使公子彭生殺公註不

言戕諱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註告廟也　張氏洽曰春秋書魯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
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求之此先書公與
夫人姜氏如齊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
啖氏助曰經書公與夫人如齊而不言夫人之反以下文孫于
齊見之葢夫人從公喪而反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王樵曰朱子發明弒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諸家所不及然則在內

不書葬者示臣子急于討賊之意在外書葬者讐在外勢或未可以遂討難于久暴露其親葬者權也必討者義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

左氏春秋集說卷二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三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註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穀梁大意同○啖氏說見凡例　王樵曰先儒謂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朱子則以此非聖人絀之是魯君原不行即位之禮如此則莊公不書即位公穀以爲繼故而有所不忍行焉得之矣然以此示訓可也其實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 三公不書即位 實以焚然在疚之人而與于嘉事未見有創鉅痛深之意其不行即位之禮者或自緣國亂倥偬而廢耳

三月夫人孫于齊

註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讓而去

張氏洽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爲魯臣子者不得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　傳云絕不爲親謂魯人當與之絕也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夏單音善伯送 公穀作逆 王姬

註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于內女也天子

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　公穀二傳皆
云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乎天子故不名　王申
子曰禮天子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費伯又有
單伯夷伯是監國大夫也　張氏洽曰左氏作送王姬考春秋之
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
後方至魯豈得先書之當從公穀作逆　汪氏克寬曰左氏惑于
成襄昭之經屢書單子故云爾然周有祭伯祭仲豈可以鄭祭仲
亦周大夫乎　按陸氏云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今歸國
如魯單伯鄭祭仲是也據此則單伯祭仲亦可稱周大夫陸說本
穀梁高郵孫氏取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築于外
變之正也何也仇讐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
不言齊侯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註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
王追命衛襄之比　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因命魯主昏用以寵魯
也襄十五年靈王將昏于齊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此錫命亦然或
書天王或書王不必過求范甯以爲非義所存是也

王姬歸于齊
註公不與接
齊師遷紀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吾
註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
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土地人民盡有之曰
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註於餘邱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爲莊公庶兄公羊以公子慶父公子牙
皆莊公母弟杜氏不從　公羊傳於餘邱邾婁邑也或曰小國而近于戎者

其曰於餘若曰於越也　張氏洽曰慶父以尊屬制一國之權軍
政之本既失柄移于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弒之禍故書以譏
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註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反公穀作郜
傳書姦也註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傳曰
書姦姦在夫人文姜出會其義同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高氏閌曰時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魯輙與兵會仇讐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左氏疾之之說得之　趙氏匡曰左氏穀梁皆以不稱氏爲貶按例不命之卿不書氏不可別爲義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趙汸曰桓十五年三月桓王崩七年乃葬王室衰微莫甚此時天子之喪禮備賵重諸侯賻賵不歸故久不克葬觀平王崩武氏子來求賻而魯遂不會葬則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然則穀梁云却尸以求諸侯者亦當時之情也　公穀皆以爲改葬劉原父云誠改

葬聖人當如改卜郊明書之矣是時諸侯無王葬未嘗會而今改葬乎

秋紀季以酅（戶圭反）入于齊

註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青州府臨淄縣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趙氏匡曰此乃紀侯之命也　張氏洽曰强大并吞小國不能枝捂辭下敵存其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于强暴春秋所以于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傳公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　穀梁云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張氏洽曰公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鄭地將以鄭之不會而有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　按紀在魯東北滑在魯西南果欲救紀道不出于滑張說得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註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禮邱魯地

家氏鉉翁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所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

三月紀伯姬卒

註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内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于敵體

范氏甯曰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服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三年傳公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杜謂厲公在櫟故意以鄭伯爲子儀此年遇垂亦然蘇子由主此說胡文定則謂實厲公也非子儀　趙汸曰齊侯殺子亹而祭仲立子儀子儀非齊侯所立陳侯又厲公之黨二國必不成子儀爲君而與之會此鄭伯爲厲公無疑　高氏閌曰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乎故知遇垂者乃厲公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歡心而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　許氏翰曰齊與陳鄭遇垂

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之

紀侯大去其國

註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張氏洽曰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强暴之陵迫委宗廟于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强暴閔弱小而寓興滅繼絕之意于言表也　王樵曰諸傳以大去爲義皆失之鑿公羊復讐之說無稽害教致漢武窮兵匈奴援以爲辭公羊之得罪于聖經大矣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紀侯大名也若漢書欒大是也本程子之說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註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汪氏克寬曰書曰齊侯知齊襄躬造紀都迫逐其君而葬其夫人以示恩也胡傳云滅魯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作郜）

註公越境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穀梁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謂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王樵曰齊人市援立之恩强公子伺圖適之釁當時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非爲人下者莊公無齊援將不得立矣此所以惟齊是從而今又與之狩也邵康節經世書云齊殺桓公立其子同蓋得事之實如是而欲望其能讐齊得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註書姦　疏此時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　王氏樵曰前此會禚享祝邱皆歷日而反故書月至此則歷月而後反故書時

秋郳犂來來朝（公穀作黎　郳五兮反公羊作倪後爲小邾）

註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按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郳爲宋之附庸胡傳以爲夷狄之附庸者盖以附

庸例稱字而郳獨書名與介葛盧類耳意者始雖能朝猶雜夷禮以後數從齊桓征伐王命爲小邾子遂與滕薛同屬于宋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納惠公也（伐黔牟而納朔）　按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　穀梁程子以爲諸侯抗逆王命故皆稱人貶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註王人王之微者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疏王意卽定黔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使言子突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張氏洽

日朔攜兄㚷國天討當加宊春王命救之正合司馬九伐之法所
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註朔爲諸侯所納　入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衛侯朔入衛與鄭
伯突入櫟同文是逆辭以著其㚷也　王伯厚云于衛朔書入于
衛見君命之重于齊荼書弑見父命之重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文姜請之也註公穀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惟此經言俘

疑經誤俘囚也疏說文保從人𤓰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
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左氏經文誤作俘耳　胡傳曰商書序
稱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者釋辭也　王氏葆曰俘當即時獻
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　高氏閌曰朔之奔齊侯
客之其入也齊侯合三國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于三國衛
寶書來歸歸首惡于齊也　王樵曰傳云文姜請之姜數出淫齊
侯愧于其子請寶歸魯蓋以悅莊亦以愚莊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齊志也註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
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言之

夏四月辛卯夜穀作昔恒星不見音現夜中星隕公作實如雨
註恒星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昏沒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
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夜初昏之後恒星穀以
爲經星也已昏而日光不沒如晉愍帝太興元年十一月日夜出
高三丈之類如雨言如雨之多自漢以來史籍多有之左氏讀如
爲而故有與雨偕之說　劉氏敞曰公羊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
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若實尺而復無有不書者也
左氏云與雨偕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紀乎
李氏廉曰經書星隕與隕石隕霜有先後之異者星在天有象

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註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沒熟麥及五稼之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註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文姜數如齊魯之大恥也伯循趙氏
制其車馬僕從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　愚考莊公之立止十
五歲慶父庶兄也而才叔牙又佐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于其上
其得立以齊襄爲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莊公而讐齊
制母則國非其國矣安能不俯首帖耳惟母欲之是徇乎或曰莊
公之受制于母以其重視此魯國也使公能敝蹤千乘以復讐大

義求見正于天子遜國母弟季友而去之庶可有辭于天下雖然當時周天子果能命方伯連帥出六師以問齊襄之罪乎季友君魯慶父叔牙必蹶起而爭之魯難其有已乎莊公誠無計以處此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註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書次之義胡傳備矣　陸氏淳曰惡其興師無名故曰次

甲午治兵（公作祠）

註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張氏洽曰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訓齊其衆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

之本雖欲治之其將能乎　王氏樵曰經書大閱治兵皆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書之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公作成）郕降于齊師

註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　張氏洽曰郕降于齊師慶父請伐齊師公不可則公出矣魯郕皆文之昭兄弟之國莊公忘親利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不得已而要齊以圍之故郕不服而寧降于齊其從仇貪利資人虐小宜師出無功也故畧公而書師以著輕用民力之罪　胡傳云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樵曰諸家泥書及之例故謂取郕爲魯志魯素弱國豈能造取國之謀而齊又肯爲之役哉此必齊欲取郕以其利誘魯共伐胡氏謂書及者親仇讐也是也郕降于齊齊賣魯而專取郕經文甚明經自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至秋始還本爲一事葢齊欲與魯陳蔡三國伐郕魯爲齊先出師以俟陳蔡陳蔡不至而治兵夏乃及齊師圍郕而降之耳范氏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果若是陳蔡不至師應自罷何得兵不解而更治之遂及齊師圍郕哉果爲二事經當書遂及齊師圍郕矣且魯借陳蔡而出師齊無宿約安得便及齊師圍郕也

秋師還

孫氏復曰春秋用兵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惡其與仇讐伐同姓師

出踰時方還左氏以爲善辭謬矣　趙氏汸曰書師還乃夫子改公至之文爲國諱惡與史法不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齊僖公弟年之子曰無知有寵于公衣服如適襄公絀之連稱管至父戍葵邱請代弗許因之作亂遂弒襄公　陳氏傳良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人矣　張氏洽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于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反公穀作暨）

註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瑯邪繒縣北有蔇亭疏齊大夫來盟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者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　汪氏克寬曰莊公素無報讐之志自以出于齊倚之爲援故于襄之死要齊大夫至魯地謀立子糾爲植黨市恩之計書曰公及盟深疾其昧理忘讐也大夫不名疑杜說爲是

夏公伐齊納子　公穀無子字正義云今他本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胡張二傳從公穀　糾齊小白入于齊

註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

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疏若本有位當云復歸　胡傳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明小白當有齊也　王氏葆曰以經文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捷菑之例也以經別傳之眞僞足見小白當立而公穀杜氏皆云子糾當納者不可信矣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証桓公之爲兄而荀卿常言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語固出于薄昭之前未可証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之文爲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可見不死子糾無害于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自明矣　金氏履祥曰桓公子糾之是非不待兄弟始可斷蓋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爾考傳文方齊之將亂鮑叔牙已奉小白奔莒襄公之弑子糾在內亦當赴難討賊以靖國人而乃奔魯焉若能乞師復讐猶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旣而桓公自莒先入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乃以亡公子用師伐國此何爲者耶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管仲輔之已爲不義桓公乃釋其罪而用之安得而讐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　按小白繫之齊而不書公子者何　程子云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也胡氏以爲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註小白既定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趙氏匡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讐喪師以病內也　趙氏鵬飛曰公羊謂伐齊爲復讐夫公所納者正讐之子而謂之復讐可乎　呂氏曰乾時之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王樵曰胡氏言爲與讐戰雖敗亦榮其義甚迂又言公親在行不言君敗不爲復讐舉事使莊公不爲納糾而以復讐舉事將問罪于何人乎夫襄公生時不能執一言以問其罪今乃責莊公之報讐于旣死之後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註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誘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特言之　曰上單稱糾此稱子糾者閔之而稱子也亦以見桓公不當殺糾忍于賊害其同氣　邵寶曰魯方伐齊納糾今取而殺之何易也意出于齊齊實殺之矣雖歸討于魯將誰欺乎然則魯何罪始伐以納之終聽而殺之爲勢所脅忍心從事穀梁所謂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爲公病也

冬浚洙

註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洙深之爲齊備　張氏洽曰洙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乾時戰敗故深之以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註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長勺魯地　葉氏夢得曰經書公敗某師于某此內勝外之詞也傳妄以未陳爲義且經書某敗某師于某無有一書戰者豈皆未陳而勝之乎　黃澤曰胡氏言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故書魯爲主以責之夫桓公死于齊莊公不能報讐及讐死于弒國內無主糾乃齊僖之子不得稱仇魯納之正也又不克納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又脅殺子糾請取管仲是時魯勢弱甚公若不敗齊師豈能國乎君子于此不當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過激

二月公侵宋

註時宋與齊合魯有齊怨故侵其與國

三月宋人遷宿

註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于邢遷　姜寶曰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縣　高氏閌曰宿介于宋魯之間屬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自後宿不復見其亦滅亡而已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註乘丘魯地　姜寶曰郎在今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誘而敗之乘丘宜在今巢縣近單父之地　按一統志古乘丘城在兗州曹縣界內　湛若水曰此莊公應敵之兵也何以知之以魯邑郎與乘丘而知之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也胡氏以爲交譏之則過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楚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于楚故哀侯之卒不見于經）

註荆楚本號後改爲楚莘蔡地獻舞蔡季　愚按蔡季歸國在桓十七年季歸未聞爲君蔡已立獻舞矣此何休之說杜氏則合獻舞蔡季爲一人何在杜前其說未知孰是史記亦無考　張氏洽曰夷狄之故不稱師與人畧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楚自此得志中夏者

二百餘年　王樵曰傳言息嬀事恐未實此年荆敗蔡師與十四年荆入蔡自是夷夏消長之大勢蔡宋近楚楚圖北方蔡必首受禍是時齊桓方圖伯未集而荆人之勢已如此矣左氏瑣瑣記一息嬀事假令有之亦豈足書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徒南反）

傳譚無禮也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汪氏克寬曰齊桓圖霸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恃威力淩暴弱小以恐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揜過外傳云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此誇大桓公之詞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

註鄑魯地

秋宋大水

註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註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王樵曰傳云齊侯來逆共姬按親迎常事得禮之正故不書齊侯逆實非不見公也前築王姬之館于外未見齊爲在喪也今實齊侯來逆無容不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註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張氏洽曰叔姬伯姬之娣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内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志春秋故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　家氏鉉翁曰公羊謂歸于酅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乎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傳宋南宫長萬多力乘邱之敗嘗獲于魯閔公戲之萬病之遂弒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又批而殺之註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　黄氏震曰左氏說仇牧不警而遇賊公羊賢其不

畏彊禦穀梁嘉其衛君諸家或以書及謂壯其節或又以爲累然聖人不過書其事實以見弒逆宜急討何有諸例之紛紛哉　胡傳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而不書身有罪也　吳氏澄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萬又貪賂而以詐戮之已不能如昔年之執衛州吁矣宋臣雖能逐賊立君然賊既逸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之殺州吁又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而閔公不書葬魯慶父殺閔公奔莒莒人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故閔公亦不書葬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胡氏瑗曰八月弒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也　按傳桓公立請萬

于陳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穀作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以平宋亂註北杏齊地　家氏鉉翁曰齊桓創霸平宋弑君之亂故爲此會春秋予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稱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胡傳謂四國稱人以誅始亂過矣　王樵曰此與晉人之初伯書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文意正同齊晉稱爵皆始霸之辭　張氏洽曰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恐諸侯之未服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歟趙汸曰北杏邢丘合列國之大夫以聽

政乃霸主之所得行故大夫稱人以尊霸主經所以與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而戍之　註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林註舜之後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始及齊平也註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爲祝柯　金氏履祥曰遂之滅左氏以爲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爲魯之獻邑（世家云齊桓公伐魯魯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　柯之盟史記以爲曹沫之劫以愚論之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邑不言伐故知附庸）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爲柯之盟此其事實　胡氏瑗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而爲此盟　戴氏溪曰齊桓圖霸其始結宋其後結魯宋魯合而小國皆從之矣說者或譏魯莊忘父之讐則不其然　按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既死魯無可報之讐桓公初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及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是不當復言讐矣况桓方尊周攘夷以安中國而可讐之乎刦盟之說左氏所無恐未可信　王樵曰外傳載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然則反諸侯之侵地乃桓公定霸本謀蓋欲以是結與國之心耳觀此知無曹沫結盟之事王伯厚云曹沫卽曹劌觀其論戰諫觀

社固儒者之言也公羊以爲刦盟之事太史公遂以沫列刺客之首此乃戰國之風　章如愚曰公羊傳于此年冬公會齊侯云桓盟不日桓會不致信之也穀梁亦云不日信桓也陳止齋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以日赴也若如公穀所云則莊二十年防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皆桓公方伯之時何以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會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乎聊舉大者觀之如盟會不以日爲例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宋背北杏會故　宋背北杏之會故齊帥近宋二國以伐之不

勤遠略也　程子曰春秋之例將卑師少稱人管仲爲政自莊十一年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終仲之身息養天下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故其功易成　胡傳或以爲貶齊稱人非

夏單伯會伐宋

註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張氏洽曰魯自盟柯既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汪氏克寬曰左氏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是以單伯爲周大夫考會王臣之例成十六年秋書公會尹子十七年夏書公會尹子單子冬書公會單子定四年三月書公會劉子皆特見其

王臣今止書單伯會伐宋則單伯爲魯大夫明矣　辨註元年

秋七月荆入蔡

吳氏澄曰齊雖圖霸力不足以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中國不競桓公猶未能救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協從而後伐楚亦足見楚之强不可驟服而齊桓之持重有謀不輕發以病中國也　李氏廉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近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會盟蔡不復與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傳宋服故也註鄄衛地今東郡甄城林註是年鄭殺子儀厲公復國會鄄卽厲公也　姜寶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過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以宋服故自是齊霸畧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齊始霸也　張氏洽曰傳言齊始霸以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役宋人猶或主兵鄭衛未免復叛齊霸畧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許氏翰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愼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註夫人文姜齊桓姊妹　張氏洽曰夫人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鄄之會魯人不與此行殆出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

定霸業而不拒也然以文姜之行桓不能以義絕之春秋書此以累桓也　王樵曰文姜自是不復如齊而遂如莒盡齊惡而絕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註郳附庸屬宋而叛故與宋伐之宋主兵故序其上　胡傳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霸也　張氏洽曰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

鄭人侵宋

林註間諸侯有伐郳之事　鄭以舊怨而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齊桓帥諸侯伐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註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　張氏洽曰伐鄭不止爲宋也鄭爲中國要害鄭不服諸侯之心未一也　王樵曰鄭突非誠心服齊背二鄄之會而侵宋桓若能聲突之罪而廢之擇立莊公之子(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豈不爲霸業光哉不此之顧二鄄之會既列之同好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爲詞其義淺矣

秋荆伐鄭

南北爭鄭于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公羊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公穀許男下有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傳鄭成也註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公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陳國小盟會皆在衛下齊始霸楚始强陳介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滑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許氏翰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執鄭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幽之盟爲齊桓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事也　愚按會不書公杜氏以爲微者也夫齊桓方以尊周爲名董率天下之諸侯魯莊敢不自會而令微者往乎胡傳云不稱公諱失信也蓋以魯受鄭詹之逃然詹之逃來在明年豈有先諱公而貶之者乎穀梁去公以著疑范氏以爲諱與讎盟尤無義理公羊經文有公字左穀直史闕耳斷從公羊爲是(崔氏張氏黄氏皆從公羊)

邾子克卒

註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鄭不朝也註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李氏廉曰鄭詹左氏說是公穀皆以詹爲佞人此無據之言　按傳云鄭不朝也前年十二月鄭方

同盟改歲又使大夫如齊無遽責不朝之理　姜寶曰疑侵宋之事起于詹鄭伯盟幽方知其故故齊人以伯令召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

傳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註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盡殺之故時史以自盡爲文

秋鄭詹自齊逃來

註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穀梁傳逃義曰逃　范氏甯曰詭得其罪故曰義今而逃之是逃義也

季本曰書自齊逃來見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齊自此治魯而不治鄭以阻撓伯事者在魯耳

冬多麋

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陸稚隆曰五行志言麋乃牝獸之淫者是時公將娶齊淫女故其象先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註不書日官失之　穀梁傳不書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　家氏鉉翁曰夜食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起猶見　王氏應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二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杜預長歷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故所推日食之數未必皆

得其真

夏公追戎于濟西

註戎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　啖氏助曰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何諱乎　吳氏澄曰追戎濟西譏其入境而始逐之不能預修戎備遏于未來也

秋有蜮又作蜮本草謂之射工

註蜮短狐也以含沙射人爲災　沙隨程氏春秋例目云有蟚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苗葉曰蟘音特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反以證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註公子結魯大夫公穀皆云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疏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從嫡而行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娶衛女爲婦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於鄄非本期送女至鄄也　按書媵爲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爲今冬齊宋陳來伐起也

夫人姜氏如莒

註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按桓公三年娶文姜至是時其年已六十矣淫性猶未改殆夏姬之流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註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許氏翰曰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鄄詹未討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　愚按此似得事情不然何以盟齊宋而反來伐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註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作伐我讓

許氏翰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先伐戎況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　張氏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伐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註薨寢祔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金氏履祥曰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于春秋蓋以終有殺子頹納惠王之功也功罪不相掩春秋其爲諸侯無王假鄭以示訓乎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作省眚所景反

註赦有罪也易言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載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非制所常故書　按春秋獨此書肆大眚蓋鞫其過誤者而宥之非赦大姦元惡也此亦春秋美事安得不書貫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此穀梁之說不可從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註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姜桓配也而曰文姜爲之謚也婦謚從夫爲之謚非制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註宣公太子也陳人惡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張氏洽曰不稱世子未誓于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國君之嫡嗣而衆人得以殺之必其所以自處有失其道者故春秋畧殺者之罪也　邵寶曰御寇陳世子也未命于王故曰公子何以殺之史記云欲立嬖姬子欵也殺者宣公而以國討公子告必以他罪誣之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

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君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得討背叛之臣國人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也考于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林註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

王樵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蓋下有脫事不然則四訛爲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姜寶曰齊桓因莊公請昏先以高傒盟公于防沒公不書諱之也　趙汸曰杜氏以高傒與魯之微者盟終春秋無外微者與魯卿盟豈有魯微者得盟霸國正卿之事乎杜氏見此經無傳因云及高傒爲內微者弗深考爾
冬公如齊納幣
註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註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王氏葆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如不以王命來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如以王命來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愚按此本啖氏之說自入春秋有祭伯有祭公又有祭叔趙子常以祭叔爲祭公弟益因杜氏註爲祭公聘魯而云然未有明証
夏公如齊觀社
註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魯語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遠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　邵寶曰觀社非禮也公豈無故而行乎昏議何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結之是有爲也公于是時年三十有八矣意齊人有疑于年故公誇示之者不一而足歟（此用程子之說）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註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楚子始通未成其禮　啖氏助曰若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以成文無他義也　王樵曰二傳皆以稱人進之也按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豈亦進之而書人耶
公及齊侯遇于穀
張氏洽曰遇者禮之簡公亦知數會之煩而簡其禮以相遇亦爲

姻好也
蕭叔朝公
註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疏文連遇于穀知就穀朝公穀齊地　林註此僭朝于方岳之禮　蕭叔杜氏云叔名　愚按蕭叔大心見莊十二年傳蓋字叔名大心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是也叔若是名豈大心爲字乎抑大心又是一人乎
秋丹桓公楹
註桓公廟楹柱也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黑色）大夫蒼士黈（黈他口反黃色）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註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孫氏復曰扈齊地杜氏云鄭地乃文宣時會盟之扈爾　按明復魯人必有據　胡傳莊公以世適之正諸侯之尊至是尙無內主葢制于文姜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會穀盟扈以要結之也　王樵曰此于傳無明文孫明復陳君舉有此說或又舉漢呂后使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證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字林云齊魯謂榱爲桷）

註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王樵曰納幣遣大夫者也而公如齊親迎或于境或于館禮之節也而納幣旣如齊親迎不得不再至齊矣委宗廟社稷之重僕僕于齊非禮辱身已甚況所求以自配者乃仇女乎　邵云夫人越月而後至于親迎乎何有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註哀姜也公羊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胡傳以爲齊襄之女故云娶仇女薦舍于宗廟其說本之穀梁　吳氏澄曰若以爲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不宜娶母妹爲夫人若以爲齊桓女則桓之年宜下于魯莊不當有可嫁之女壻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　按公年三十八而後娶齊女國君之昏莫遲于此蓋公先嬖孟任許以爲夫人故至是始親迎于齊而姜氏要之稽留不與公同入公羊之說得其情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註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張氏洽曰戎伐曹將以納赤也羈聚于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繫國不稱公子庶孽也赤以庶奪嫡戎以裔謀夏桓公不能治書之所以累齊也　曹羈奔陳之由左傳闕事實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此說杜氏不從胡傳見曹羈不書爵爲幷責曹羈蓋劉原父之說

郭公

註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以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劉氏絢曰或謂是郭亡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註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子冬亦報之　趙汸曰穀梁傳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按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于天子先儒推穀梁知孔父祭仲皆天子命大夫從天子大夫例故稱字　啖氏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亦常事有何可嘉穀梁之說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註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胡傳曰食大變諸侯因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今不鼓於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故譏之　呂氏大圭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禮也復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註伯姬莊公女不書逆女逆者微　姜寶曰公年三十七始娶哀姜當時斷臂盟公如孟任者必有所出　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註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高氏閌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宜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曰董子云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太甚拜而請之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

食亦然皆下犯上逆節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或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食人力不可救也故不得已而用鼓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是詎于理爲近然而鼓社鼓門皆以充陽非以攻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社爲母也是可攻乎王者之事神有敬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矣況于攻乎傳註之說吾無取焉

冬公子友如陳

註報女叔之聘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母弟至親異于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于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註不稱名非其罪　胡傳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是也　按公穀之說迂晦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大臣不附赤者故赤殺之耳此止齊之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註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宋序齊上主兵　張氏洽曰公穀作公

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按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趙氏鵬飛曰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今之臨淮是也蓋介于魯宋之間為二國患故宋主兵而公會之　史記註引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子國也夏侯志云翁州上有徐偃王城　一統志徐城在泗州北五十里古徐國　愚按書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秦本紀言穆王西征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今據趙木訥云云則似僭稱王者乃淮北之徐戎杜氏所云在下邳僮縣東南者是也若徐子國則在今泗州非即偃王之地又按譙周古史考以為偃王與楚文王同時楚文王元年都郢實魯莊公之五年上去穆王即位凡三百餘歲遠不相及或疑偃王事不可信然檀弓引徐臣容居稱其祖駒王西討濟河則偃王僭號不可謂無但史云在穆王時恐不然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他刀反）
註洮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陳鄭服也註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于齊今始服也特書同者穀梁子所謂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諸侯幷推為伯齊桓遂專征伐矣　李氏廉曰衣裳兵車本只穀梁

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註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冬杞伯姬來
註傳例曰歸寧
莒慶來逆叔姬
註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　陳氏傅良曰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昬為公親焉則莒慶伉也
杞伯來朝

諸家謂杞王者之後本稱公因貶絀而稱伯稱子　李氏廉曰考
周封三恪獨徵子以三仁之賢得列上公杞雖禹後東樓公未有
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

公會齊侯于城濮

註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林註齊奉王命討衛前立子頹之罪衛納子頹在十九年故公會之　汪氏克寬曰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
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註齊侯稱人者諱
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張氏洽曰齊人伐衛以前

年幽之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與因稱王命以伐之衛不服
罪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于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日是也齊稱
人將卑師少以衛爲主深罪之也不地于衛都也　王樵曰衛抗
霸主而卽以甲寅來伐之日與之戰然假王命以修己怨齊亦自
有闕焉所謂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趙汸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
稱師此穀梁發義也而所釋未是　趙伯循曰敗稱人罪衛之不
服王命故異其文得經意矣史法日戰而月伐聖人特筆改之不
使衛人得敵王命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曰齊桓霸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爲制楚之始蓋天
下大勢所在　李氏廉曰公不顧荊人一聘之私而親行以赴霸
主之義亦春秋所予也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王室者當
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
則周室爲其所併矣

冬築郿古悲反公穀作微

註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大無麥禾

註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疏此年不言水旱而
至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稼穡不成也沈約宋

志謂吳孫皓時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然百姓以饑
所謂大無麥禾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註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春秋書此爲私行之詞蓋以責君相
也古者什一豐年補助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郭登曰臧孫不
稱使若自行者以著莊公無意于民也觀其築郿新延廐城諸及
防牽連而書其義可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註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穀梁傳言
新者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

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
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張氏洽曰鄭許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會鄭人侵之
或以伯令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扶味反
按疏蜚乃負盤臭蟲也以爲負蠜者誤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莊公以爲姑
而爲之服大功之服與伯姬同春秋錄之以示勸也下書葬同

城諸及防
註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
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公穀作師次張氏曰當從公穀書師于成
註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　趙氏匡曰魯蓋會齊
圍鄣王成待命聞鄣已降遂不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戎捷考
之可見成魯地　戴氏溪曰穀梁謂救鄣而不能夫魯之事齊甚
謹齊欲降鄣魯效力不遑敢言救耶次師者蓋爲齊聲援爾
秋七月齊人降鄣

註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
齊逼以兵威脅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註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子禮反
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
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張氏洽曰謀伐山戎故簡禮以議軍旅之
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　許氏翰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
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衞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

知齊桓之霸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于宋取策于魯其治國
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所以
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也　汪氏克寬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
意也
齊人伐山戎
註山戎北狄　黃氏震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
東距遼北距燕　史記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
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
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
千里之險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職

貢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按此經應主穀梁胡傳譏伐戎非是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註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

泉臺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註薛魯地　公羊傳譏遠也何休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註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

故書以示過　戴氏溪曰公羊云威我也非也魯濟之謀莊公與

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乃諸侯事天子之禮

齊與魯皆失之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

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

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于齊書戎捷于楚不言宋捷則

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　趙氏匡曰齊桓未霸之時尚不親來

朝魯今既爲霸主豈肯自獻戎捷乎必無此理但文誤爾二傳皆

言齊侯親伐山戎又僖九年葵邱之會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皆論齊侯親行之事則知去

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戎捷當書齊人互文之誤爾　按此說

有理

秋築臺于秦

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林註魯地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

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註不書旱不爲災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爲管仲也註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

通者則不繫國　高氏閌曰杜預以小穀爲齊邑丙傳云爲管仲

也若果爲管仲城之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

之私豈有爲管仲城其私邑者齊地自有穀在濟北文十七年盟

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非魯之小穀也王樵曰范甯云小穀魯

邑孫明復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杜氏釋左

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小穀者濟北穀城縣也按昭

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蓋附會此而爲

說然經文自云城小穀未嘗云城穀何以知小穀之爲穀城耶此

所城自是魯之小穀耳何與于齊　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

今春又城小穀薦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齊侯爲楚伐鄭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邱

註梁邱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姜寶曰今兗州府城武縣東有梁邱

城　趙氏匡曰杜云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非也假令鄭先見亦得在上乎汪氏克寬曰盟會之序主位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于不期而遇者莫適爲主故以爵之尊卑爲序耳齊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會齊桓不以伯主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孟任所生）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註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

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歛公羊傳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歛之無累氏至王堤而死（公羊與左同惟此小異）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曷爲不宜誅而酖之行誅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張氏洽曰古者公族有死罪刑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子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雖殺叔牙無補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仲叔牙强盛雖有季子之忠亦無從措手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决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傳子般卽位次于黨（音掌）氏註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啖氏助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者分位不明而閨閫不修也故宗嗣素定兵權散主之閨閫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公穀作乙未）子般（音班）卒

傳公子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音掌）氏公子季友奔陳註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不書葬李氏廉曰

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尸柩尚存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示無所屈子赤是也

公子慶父如齊

註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湛若水曰如齊者奔齊也慶父弑君之賊而猶稱公子者史辭也然不必去公子而已見其惡矣　慶父與叔牙一體季友誅叔牙而不問慶父何也新安汪氏云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而莫可如何

狄伐邢

註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趙汸曰齊桓始伯嘗一伐戎而戎侵曹

不能治旣伐山戎又親伐北戎而揚拒泉臯伊洛之戎入王城不
能救狄爲邢衞患桓公有存亡國之功然邢潰而後遷邢衞滅而
後戍衞甚至滅溫以侵畿甸而不能討晉文代興亦治不及狄焉
蓋以荆楚之禍有大于戎狄者二君旣盡力于彼則于此有不及
圖也春秋旣予齊晉以伯而詳書狄患如此亦所以責之備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孰繼括子般弑不見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正
也親之非父也子般是兄尊之非君也未踰年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

爾

齊人救邢

吳氏澄曰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其稱人以將卑師少　黃氏
震曰桓公重于治楚若狄患止在河北不過應之未嘗輒興大衆
管仲所以有簡書之請而後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公穀作洛姑

傳請復季友也註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
復之落姑齊地　趙汸曰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
是時閔公八歲耳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臨川吳氏謂
必魯有忠于國如衞石碏者陰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
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季友挾霸
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此說深得當時事情但哀姜慶父事
與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旣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內以經
傳推之時陳方爲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
奔陳蓋有所託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季子來歸

註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于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
侯許納故曰歸　陸氏淳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不
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

去　王樵曰是時慶父最强莊公屬疾慶父有代立之勢然不能
遂有魯者國人未之與也故如齊自託不擇立莊公諸子之長者
而立閔公一利其幼二以其齊之甥也哀姜無子而欲立慶父其
名不順又弑閔公國人所不容故季友乘其後而定立僖之策所
謂後出者勝也

冬齊仲孫來

傳齊仲孫湫來省難註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
命故不稱使也遣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
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舜仲孫之志　按黃楚望云仲
孫志欲存魯不書名所以嘉之桓公終有存魯之德故亦終善其

詞此言是也趙子常亦言魯大國非譚遂比卽內亂猶有人焉桓公方以救邢爲功豈遂萌取魯之意葉氏謂魯可取乎以下乃後人附益之辭胡氏過信左氏魯可取乎一語以爲桓使仲孫窺魯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譏仲孫不勸其君討賊不惟不知桓公于仲孫亦責之過矣　王樵曰仲孫書字孫氏以爲天子之命大夫也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昭四年傳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也歟仲孫之來意在覘魯其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事之情仲孫知之悉矣不能勸桓公速出師誅慶父以定魯國而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使慶父稔殃閔公再弑則斯言之爲也然則仲孫不名聖人豈眞嘉之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註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林氏之奇曰記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郊禘是也魯之用禘止行于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文王爲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惟得于周公廟爲之閔公乃行之于莊公之廟僭禮甚矣　家氏鉉翁曰禘禮當行之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廟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　按公羊傳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言宮廟也杜氏云廟成而吉祭不用公羊之說胡傳方祀於寢非宮廟也蓋從公羊張元德云喪未三年主未遷祔遽以吉禮盛樂用于神主故譏之亦同胡傳此蓋以禮必三年方祔主于廟耳然非有宮廟何以合羣廟之主而爲禘惟亦三年而立廟又吉祭故書以示譏還依杜說爲長

汪氏克寬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然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

按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六月周正巳月也而孟獻子又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周正午月也移禘于五月日至蓋獻子爲之故記禮者以爲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註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汪氏克寬曰或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考慶父諡共而公孫敖爲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例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註哀姜外淫故孫　吳氏澄曰哀姜通慶父與弒謀身負二惡心畏齊桓故不敢歸齊而奔邾非必與外姓爲淫也　王樵曰邾非姜之宗國也姜何以適邾蓋負罪懼誅而出也雖存其姓氏而絕之

之意已著矣胡氏謂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范氏謂文姜殺夫其罪重哀姜殺子其罪輕豈其然乎　魯無弒非無弒也凡弒曰薨或曰卒魯無殺非無殺也凡殺曰刺或曰卒魯無出非無出也凡出曰孫或曰如爲國諱禮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註弒閔公故　書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傅良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高氏閌曰先書公薨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也

冬齊高子來盟

註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王樵曰公羊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公羊之言必有所受或者泥左氏曾可取乎及穀梁不以齊侯使高子一語乃曲爲之說美不歸于齊桓而歸于高子失其實矣姜寶曰或謂不言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恐不然善高子之能安魯所以善齊桓耳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註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　是時狄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克乃逍遙河上以至衆潰而不可收經書鄭棄其師責文公失馭臣之道　陳氏傅良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以鄭伯克段爲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左氏春秋集說卷三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四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同子何臣子一例也

王樵曰按左氏以爲閔公弑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諱之也然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贏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卽位之禮也身去復出恥不在公何嫌而諱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本啖氏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註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 王氏樵曰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旣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桓公恐其乘勝遂滅邢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桓公之功也 張氏洽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模主于持重故不遽決于一戰而持久以待之 愚謂狄勢方强雖合諸侯之師猶必量其堅瑕因勢而進諸家皆以救書次爲貶吾不謂然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

傳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註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 啖氏助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爲附庸公羊云遷之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于帝邱雖遷仍爲列國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穀書下無師字

註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陸氏曰三國先救邢邢遷後乃城之各一事據實書耳 邵寶曰此新邢也卽夷儀 愚按傳文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則新邢之說爲是考夷儀在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 王氏應麟曰沙隨程氏云邢有狄難已遷夷儀三國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序三國爵師以著其功惟夷病杞方伯不能逐之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序列狄入衛踰年齊桓始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註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公羊傳夷者齊地桓公召而縊殺之 汪氏克寬曰胡文定程沙隨皆謂齊以其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何又越半年喪始至乎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左氏謂齊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蓋殺之于夷以其喪歸齊國魯人請于齊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禮往逆之耳書齊人以歸著齊

人殺之也不曰齊侯曰齊人討賊之辭也　吳氏澄曰自齊桓旣
霸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魯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
霸政之有功于世道如此
楚人伐鄭
傳鄭卽齊故也註荆始改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勑呈反公作朾）
傳齊謀救鄭也註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
書盟還不以盟告　張氏洽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
以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所以制楚爲十全之策　汪氏克寬曰
傳言盟于犖（卽檉）經不書凡經書會而左氏言盟者甚多皆當以經

爲據　趙汸曰自同盟于幽至此九年齊桓合五國爲盟無不書
之理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註偃邾地　按檉之盟邾
人在焉越月而敗其師傳亦不能詳其故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
之　杜氏云虛丘邾地邾人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
侵魯公以義求齊齊人歸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此
不過以意言之耳公穀二傳俱無明說惟何休云公怨邾人以夫
人與齊似得事之情而趙木訥非之曰齊欲哀姜邾能抗而弗與
乎蓋邾本魯附庸檉之會忽與諸侯之列故責其不附魯然邾稱

子蓋有王命魯何得怨之姑存其說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獲莒挐（女居反）
傳慶父奔莒魯人許以賂莒人歸之及密自縊而死莒人求賂魯
不與故來伐公子友敗之註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
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俘獲有異在魁曰
獲在醜曰俘皆生得也執獲有異在會曰執在陳曰獲亦皆生得
也　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胡氏則以用詐謀擒主將譏之蓋
兼用穀梁紿戰之說然此說不可信　陸氏淳曰三傳皆謂挐非
卿嘉魯獲故書之按例凡不命之卿事接于魯及執殺奔放皆書
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于獲別生義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註僖公請而葬之故告于廟而書喪至不稱姜闕文　召而殺之
者義也故不書姜請其喪而不能絕者情也故猶書氏觀春秋所
書而輕重之權衡見矣杜氏以不稱姜爲闕文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註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此用穀梁之義）　陳氏傅良曰以魯辭書
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此用公穀之義）以爲天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
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書楚邱爲善辭居然可知矣　孫氏復曰
此會檉之諸侯城楚邱也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然　高
氏閌曰不書諸侯所以畧桓公之功也畧桓公之功者以其不請

命于天子也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觀詩則可得春秋之義矣　張氏洽曰此齊桓分役而魯往城
之也故不書諸侯非有他義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傳晉人以璧與乘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道之以伐虢滅
下陽註下陽虢地在河東太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　按今解州
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陜州靈寶縣南有虢城　張氏洽曰
下陽與上陽對在陜州平陸縣上陽在陜縣虢所都下陽者虞虢
之要地黃氏曰晉師所入之路也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書滅示有國者設險

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罪先晉如郛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
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罪也　愚按先書虞師者惡其貪
賄此左氏義也虢之亡實由虞之假道故先書虞以深罪虞也時
虢未亡而即書滅者以虢有必亡之勢五年晉滅虞虢經文不書
以其不必更書也　趙汸曰虢公者天子三公下陽其所封國邑
也畿內諸侯食天子之邑與列國不同故變伐取言滅罪諸侯滅
三公封國同于叛王室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註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
陽縣黃國今弋陽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張

氏洽曰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
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
先服江黃二國二國迫近楚境陵應隆曰江黃楚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所以遠交
而孤楚之勢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胡氏謂諸侯皆在獨言遠國
非也啖氏曰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包近之例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張氏洽曰荆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
號稱人則浸强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桓公世雖伐滅小國

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
于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罪書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穀梁傳不雨者
勤雨也欲得雨之心勤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雨者有
志乎民者也　按詩序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
其有志于民審矣故書之以著其勤
徐人取舒
註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此用公羊義家氏鉉
翁曰舒與荆比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之爲中國攘楚也十

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蓋受命于齊　李氏廉曰徐得書人以其效順中國也取舒蓋爲齊桓通伐楚之徑

六月雨

註示旱不竟夏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于民者也

按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故胡氏以爲賢君精誠之感

秋齊侯宋人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傳謀伐楚也註二年楚侵鄭故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胡傳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正兵也又合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乃奇兵也觀伐楚之後合江黃伐鄭則知之此桓

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之謀也　家氏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季本曰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也宋致二國遠至於此蓋就桓爲會亦欲密其謀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註公不會陽穀齊侯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穀梁傳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或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子文毀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日以圖楚爲事豈能制之于召陵哉　汪氏克寬曰楚師連年加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益知于檉于貫于陽穀皆爲謀伐楚謀伐楚所以謀救鄭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註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辭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穀梁傳遂繼事也　陳氏傅良曰兵事言遂必關于天下之故也楚入春秋浸强而諸夏

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于夷夏之分于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屈楚也桓合九國之師以討楚兵莫盛焉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屈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此舉不但以力服人者矣　愚謂桓公圖霸必先服楚而楚之强大未易服也自莊十三年迄僖四年二十餘年之久未嘗一加兵于楚非忘之也蓋以江黃二國偪近郢渚爲楚之屏蔽而蔡居淮汝之間又自齊入楚道所必經也當時江黃陽奉楚而不爲用故一盟于貫再盟于陽穀以結之江黃之交合而楚之與國離矣惟蔡以諸姬而甘心屬楚非大加之兵不足以壯中國

之聲勢一旦以八國之師侵蔡侵者無鐘鼓所以掩其不備也侵蔡遂伐楚蓋蔡潰而楚人之氣已奪遂顯然聲其罪以討之桓公審機觀變蓄謀于此者久矣豈僅爲一蕩舟之婦人而遽煩八國之兵力哉楚自是不能抗齊而屈完來盟桓公霸業之盛不煩再舉惟善觀天下之大勢也

夏許男新臣卒

即許叔　按傳云許穆公卒于師葬以侯禮而經文止書卒故趙伯循云遇疾而歸卒于國也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　王樵曰許男實不卒于師同盟重其從伐楚也過以加等之禮褒之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註屈完楚大夫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地　按一統志召陵城在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　趙氏匡曰若不重言會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也若惟言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　趙氏鵬飛曰楚知齊桓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於師楚子意也盟於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橐櫜而歸齊桓之功大矣哉

齊人執陳轅（公穀作袁）濤塗

註轅濤塗陳大夫以濤塗爲誤軍道　家氏鉉翁曰齊人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也執陳轅濤塗不與其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也　王樵曰據傳文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從有陷師沛澤之事如公羊所云者濤塗雖私其國然不聽其言則已何必勤師以討蓋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常有貳心濤塗之言不欲齊師由陳而反此已可見故因還師以威之覩再侵而陳乃成則是時尚未心服濤塗之執蓋定陳從齊之計非專以誤軍道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註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　吳

氏澄曰時江黃之師不與伐楚之役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之伐陳也必使魯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　汪氏克寬曰或以書及者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也然考春秋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作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作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註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吳氏澄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

桓帖荆之功雖有誤軍道之罪旣執其臣邉以三國伐之今又動
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以見其
師之無名也　張氏洽曰桓公怒陳之深伐而又侵之此憤兵也
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
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豈非怒陳之過致之哉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以歸胙寘毒譖太子申生
申生縊于新城　呂氏祖謙曰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
之也殺申生者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曰士蔿開其端驪姬乘其
隙也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者豈他人哉非獻公之諸父則王公昆

弟也士蔿逢君之惡使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然其于宗族昆
弟如此何獨難于其子乎驪姬之譖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
城蒲與屈卽襲吾前日城聚之意也吾嘗考晉之本末又知開禍
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
其季也自桓叔以來視文侯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奪其據而
後已者良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
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當桓莊翦害文侯子孫之時其心
必謂是本旣除則吾子孫無復有患矣豈知害其子孫者乃吾子
孫耶當獻公翦害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偪旣除則吾嗣子
無復有患矣豈知害其嗣子者卽吾也耶嗚呼私生于愛而害愛
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將立奚齊必死申生奔重耳
夷吾而後安者爲奚齊慮也而奚齊以弒卓子又弒使二子不保
孰非獻公爲之耶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所謂爲
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者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朱子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之子
爲公族大夫此便是六卿分晉之漸　汪琬曰春秋書殺其世子
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及于其子也如
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孰敢殺者是故
斥言晉侯

杞伯姬來朝其子

註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
子得行朝義如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而卒不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
其子林註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吳氏澄曰是年杞惠公卒疑惠
公是時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甥故挾之至魯令攝父行朝禮蓋
豫欲託其子于魯然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傳公孫茲如牟娶焉註叔孫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
公命聘于牟因自爲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

傳謀寍周也註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
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衞地陳留
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林註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
世子也　陳氏傅良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
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于
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與桓
也　汪氏克寬曰齊桓定王世子而王室寍使惠王無易樹子之
過景王不能正國本而王室亂致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
寍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禍本于未亂之先也或謂世
子不稟王命而出會諸侯齊桓不請于王而私會世子在齊侯爲

挾黨以脅君在世子爲外交以制父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
招四皓與遊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
非以父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書其事于
綱目豈非法春秋予首止之盟而然歟　諸家予桓其義備矣邵
文莊謂王世子非撫軍監國于諸侯無會會且不告非禮也桓公
爲之也桓公有安王室之功而所以處世子者猶未盡其道文王
爲桓公則何如惠王非紂比也猶可諫焉率諸侯以朝而以辛伯
諗周桓公之說反覆感悟乎王王知翼戴世子之有同心也能弗
從乎如此則世子雖不會焉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註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傳諸侯盟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
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註逃其師而歸也　胡傳鄭伯雖承王命
而制命非義故春秋逃之逃者匹夫之事也　高氏閌曰齊之服
楚所以經營之非一日矣甫踰年而惠王以孽尊之故反導鄭伯
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楚與諸侯之罪實王室有以啟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傳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

設備故亡註弦國在弋陽軑音大縣東南　張氏洽曰鬭穀於菟楚
之名大夫也輔楚頵以當齊桓雖外受盟於召陵而中懷貿固之
心至此窺見王愛叔帶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
書人罪之也黃弦同壤而黃受之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　趙氏
鵬飛曰楚滅弦自鄭文逃盟始鄭若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之罪
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　黃氏震曰諸家多罪齊桓不救弦
然齊處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之力僅得盟之於召陵弦近
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而楚亦豈能輕問其罪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註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此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匹夫耳　林少穎曰不書滅而但曰執虞公者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聖人故不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　按杜氏解經泥傳例而失之至云不以滅同姓譏晉侯尤舛夫歸虞祀備職貢豈足掩晉之大惡而春秋乃恕之乎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諸侯伐鄭以逃首止之盟故也註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告諸侯　趙汸曰傳云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言諸侯之師伐鄭故鄭以不時修築釋經之所以書新密為新城也杜氏云云于文義未順且齊桓方討鄭以逃盟從楚何暇又責其不時興功乎

秋楚人圍許

註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按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何云不親圍

諸侯遂救許

註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序　張氏洽曰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救患見桓公之急于義也

冬公至自伐鄭　校閱諸經皆有是句應是脫誤

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洽曰鄭未服故復伐鄭聲其罪以致討也齊力足以制之故不煩諸侯

夏小邾子公作小邾婁子邾婁齊人語也來朝

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何氏休曰齊桓請天子進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家稚隆曰申本國名以國為氏侯其名也

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怨申侯反已于齊譖諸鄭伯見五年傳　註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　王樵曰按傳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既葬奔鄭又有寵于厲公據此則申侯故楚臣而又用事于鄭鄭伯欲從楚蓋申侯有謀焉不然則所謂欲以申侯說于齊者何事乎若云以濤塗之譖殺申侯正忤齊桓賜申侯以虎牢之意矣何得謂說于齊乎說之云者蓋以逃盟從楚歸罪申侯以自解于齊耳此木趙木訥之說春秋前書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之罪已不可文矣此書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愚按春秋于諸國凡殺其臣者

悉書大夫以明專殺大夫悉書名以示臣禮此史法然也杜元凱阿左例必以稱名者爲有罪不名者爲無罪二百四十二年中惟宋殺大夫不名豈宋大夫皆無罪而他國皆有罪乎若然則洩冶直諫又何以名之乎凡如此類今辨之而姑不削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寗毋作寧殺

傳謀鄭故也註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毋亭音如寗　李氏廉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正天下之人倫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邱相類蓋首止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邢邱亦改命朝聘之數也　按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世子來而鄭伯不至是意猶未信也使非管仲以德禮告齊桓辭世子之請豈易服其心哉

曹伯班卒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註罷盟而聘謝不敏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傳謀王室也註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傳于七年冬閏月云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蓋王人使齊求援故桓公會諸侯以謀之

鄭伯乞盟

註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高氏閌曰楚爲中國患鄭首受之召陵之役楚始協服不復加兵于鄭誰之力也鄭伯易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不復加兵于鄭桓公之霸功盛矣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註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陳氏傅良曰此致哀姜之主于廟也向日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于國之辭也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于宗國之辭也　夫人斷從杜氏主哀姜胡傳以爲僖公尊成風使生得與于廟祭此用穀梁之說不可從趙木訥黃東發皆主哀姜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傳釋王崩在七年經書在八年　葉氏夢得曰秘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然不過數日之間惠王果以七年崩豈有經一年而子帶不知者以經考之諸侯爲襄王謀已見首止洮但尋盟而已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諸侯已知惠王之崩何爲更待十

二月以告乎　趙汸曰傳序此事大畧他無可考証當闕疑　姜
寶曰左氏秘不發喪之說非也又以爲難故是以告綏亦非臨川
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其說是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公穀作禦說音悅卒春王三月公穀作正月
啖氏助曰不書葬魯不會耳公羊云爲襄公諱果何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校閱諸經齊侯下有宋子衛侯四字此經應是脫漏
傳尋盟且修好禮也註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
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　按
地志葵邱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桓公會諸侯于此又
青州臨淄縣有葵邱乃連稱管至父戍處　程子曰天子之宰與

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或曰此僖公女兒
註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
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汪氏克寬曰經書內女未嫁
而卒者二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嫁爲夫人則服大功許嫁未可
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註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穀梁傳桓之盟不日葵邱何以日美之也　胡傳亦曰葵邱之
盟美之大者也與前日之求諸侯服數國而爲會謀王室而爲盟
者不同故特書日以別之　汪氏克寬曰桓公以五命之辭約束
諸侯不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
後王臣出會皆同盟非桓比矣　趙氏匡曰公羊云貫澤之會桓
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　按此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並
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　葉氏夢得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
惠后猶存襄王恐未得終安其位故桓公爲此會而王出內大臣
以監之無易樹子戴之初命其後猶有子帶之難則桓之所慮遠
矣　黃氏震曰孔子稱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深
貶桓文于葵邱之會則盛稱之公羊乃謂葵邱之會叛者九國左

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以止其行反
皆于此會有疵焉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原非正驕心易生
誠有如二氏所譏者然叛者九國未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迂矣
春秋生民之得免左衽正以桓公北伐戎南伐楚之功何孔反以
爲非夫桓之不能大戢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爲
北方大國未肯協從于齊也誠以齊桓之才輔之以晉帖荊有餘
矣奈何晉方慕義而來孔不勸之以同奬王室而反止其行哉然
則孔之料齊桓雖智而于天下之大勢未之審也
甲子公穀作甲戌以前戊辰推之作甲戌爲是晉侯佹九委反公穀皆作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公作弑其君之子奚齊

傳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註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按君子之與君之大夫皆臣也故書殺　穀梁氏曰其君之子
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
說詳明可爲穀梁義疏　朱子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　又
按弑君無有不書名者安論其君之有罪無罪杜氏注如此類大
非　程子曰左氏未葬書子之說郎公羊未踰年之意然旣承重
則固一國之君矣若曰殺其君之子不曰弑君則是殺嗣君于未
葬之時罪可減等難以爲訓　趙汸曰齊舍未葬見弑稱君此策
之恒辭也奚齊未葬稱君之子乃經之特筆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傳始朝齊也註魯始屈于大國

狄滅温温子奔衛

傳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林註温畿內
地司寇蘇公之後也國于温故曰温子　吳氏澄曰狄伐邢滅衛
齊桓存二國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有未暇及狄因此
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温亦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傳里克殺奚齊于次喪次荀息立公子卓驪姬娣所生以葬里克殺公子
卓于朝荀息死之註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荀息稱
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于昏　張氏洽曰里克當獻公廢
立之時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罪而死以成
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違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
雖庶孽然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
君之罪　劉氏敞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寧嘗能不從孫林父
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
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
之名以弑書之董子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者也不然
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理哉　郭登曰奚齊因先君之命立乎
其位者也卓子則荀息所立者也奚齊書殺說者以爲國人不君
之卓子書弑又何獨國人以爲君乎恐是獻公薨奚齊未立已爲

里克殺于喪次春秋何緣稱之爲君乎卓子旣立里克弑之春秋
何緣不稱之爲君乎其書殺書弑特係夫君與未君耳據實而書
無他意義　按此說極有理當從之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死節
者三公羊于孔父曰義形于色于仇牧曰不畏彊禦于荀息曰不
食其言息之守信視孔父仇牧有閒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
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彼善于此也
王樵曰荀息嘗爲獻公畫計取虞虢其人可知矣胡康侯取其節
不如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
惡也　顧炎武曰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
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

月以後所書晉事經傳常差二月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
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　按杜預左傳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古冢得古文蝌蚪書記晉國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編年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晉侯殺里克以說註自解說不篡也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
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
名以罪之　穀梁傳稱國以殺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罪

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
其罪也　汪氏克寬曰惠公初無討里克之心特以其志在重耳
懼不利己而殺之丕鄭非弒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殺克非
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寧喜
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金氏
履祥曰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克雖
爲社稷計奉拳欲立重耳然與其弒二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
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爲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
而卒蹈弒逆之名于後惜哉
秋七月

冬大雨于付反雪
註平地尺爲大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傳丕鄭欲出惠公納重耳郤芮殺之并及其黨丕豹奔秦註以私
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張氏洽曰惠公志于得國而無
君人之度外則失信于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
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　汪氏克寬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
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爲命大夫書字非也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
書樂祁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稱箕鄭胥甲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註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姜氏寶
曰此會陽穀後會卞皆稱姜氏僖公娶於齊明矣然不經見意者
僖公長而後立其娶當在未即位之前然聲姜魯頌所稱令妻非
文姜比然兩君和見安得婦人與焉亦沿襲文姜故事而不知其
非耳　李氏廉曰齊桓葵邱以前再盟幽而諸侯協追戎存邢衛
却狄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定葵邱以後會于陽穀
而男女瀆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恤謀
鄫無成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
秋八月大雩
註過時故書下放此

冬楚人伐黃
註黃人恃齊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滅之　陳氏傅良曰書伐
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亡其國耳　湛若水曰書楚人滅
黃責齊桓之不能救也江黃與盟已爲楚人所疾矣十一年冬楚
伐黃歷三時之久而諸侯之救援不至此黃之所以滅也胡氏曰
於禮爲合于時爲不幸江黃是也書滅黃罪方伯連帥之不修其
職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
滅黃桓公不能救　按穀梁所記管仲語極切事情亦可見桓公
于仲猶有未盡其謀者但左氏傳載是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
王則其時尚在蓋傳聞失眞也史記秦穆公虜晉惠公之歲管仲
隰朋皆卒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公作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註傳在前年春　趙氏鵬飛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
以衛納溫子也其後衛數有狄患蓋自楚伐茲黃齊不能救狄有以量

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爲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註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時王室以召戎討王子帶子帶奔齊齊使仲孫湫致戍于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註緣陵杞邑避淮夷遷都於緣陵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趙氏匡
曰此稱諸侯卽上會鹹之諸侯不再序者前目後凡爾傳謂不書

其人有闕亦謬　趙汸曰諸侯旣會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
陵故總稱諸侯通前役爲一事與城楚邱異文者彼蓋徵者之事
耳　按諸家之說未免過求當以二趙正之　王樵曰緣陵杞邑
未詳何處左氏以爲避淮夷遷都淮夷去杞甚遠恐無病杞之事
公羊以爲徐莒脅之亦非實大約自懼楚而遷耳桓公城三國而
書法不同胡氏謂再列三師而書城邢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也
城緣陵諸侯不序其事事也城楚邱不書諸侯正王法也事尤專
責之尤重也今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能
救而存之使不失祀此桓公之美也然此王事也相救相援皆奉
王職非相爲德而以私惠自留也五霸假之故衛廬漕而楚邱城

邢夷播而夷儀遷亡而後存之非是不足見德也城杞之及事與
不及事雖不可考然此城杞而彼之滅黃圖許與侵鄭侵衛自若
則吾之爲義不誠而力亦有不贍矣是則桓公之罪也桓公之功
罪二城畧同初無差別春秋亦非詳畧見義也康侯論之過矣專
封之說起于公羊然昔未有國今始國之者封也若邢衛杞建國
舊矣不幸王室衰微爲夷狄侵陵桓公特修捍之故營而植社稷
焉此侯伯救患之常事安得謂之封而以專封爲義哉曰專封者
當時侈大其事之詞而後之儒者眩于名實又爲之說曰實予而
文不予如是則以聖人之筆爲蘇張之口矣辨專封本黃東發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怒止之夏遇於防而使來朝註季
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國今琅邪鄫縣　季姬不係國似未適人者
故公穀謂季姬先遇鄫子使之請已何休又以爲魯本許嫁季姬
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因此邾鄫二國交忿臨江劉氏從其
說皆未可信　永嘉呂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則字也豈
許嫁於鄫而未之歸故與之遇使來請已乎此說稍近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註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按沙鹿在今
大名府元城縣是時晉地恐尚未至此　公羊傳何以書爲天下
記異也　劉氏絢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守之
狄侵鄭
張氏洽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蔵溫
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劉氏敞曰臣子慢則不赴月日春秋因舊文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註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
吳氏澄曰徐楚僭王同惡者也因齊桓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

而卽諸夏故爲楚所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傳盟于牡丘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註牡邱地闕匡衛地在陳留
長垣縣西南　鄭氏曰牡邱齊地與匡近　按一統志牡丘在東
昌府城東北七十里正齊地也故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
五里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註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
具列國也　胡傳楚都于郢距徐本遠而舉兵伐之憑陵之罪著
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

非有能檮越險之難也今書盟於牡邱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
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是桓德
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不書日與朔官失之　范甯曰夜食也義詳莊十八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伐厲以救徐也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張氏洽曰
厲在徐楚之間左氏云楚與國也兵法攻其所必救伐厲者致楚
之必救所以解徐也　按十六年傳云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則伐厲之師不得謂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於鄫
註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按黃東發云至是而始嫁也不
言來逆已成于防之遇此用公穀之說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
書字　按左氏云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穀梁又以夷伯之廟過
制故震之二說皆可立教
冬宋人伐曹

傳討舊怨也註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陳氏傅良曰諸夏相
交兵自莊十九年後未之見也於是宋襄爲此役葢桓公存時已
有圖霸之心矣　李氏廉曰宋曹之爭始此時曹方伐厲救徐宋
襄乘虛伐之亦以壤地相接欲肆吞噬之謀非徒爲從齊伐宋之
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徐恃救也註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陳氏傅良曰
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徐徐卒敗于楚以是爲盟主病矣葢桓霸
有盛衰中國之勢又將一變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傳秦伯伐晉晉侯逆之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註韓晉地　王
樵曰晉惠以賂入國又背秦三施秦穆以責報而興戎皆失也君
子聽其重輕則晉之失許貪言在先而其應秦之兵復躁而用罔
安得不敗故傳言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戰不言伐也胡傳專主晉侯非是
獲晉侯舍諸靈臺而不書以歸異乎以歸者也實未以入國又節改飾而歸之胡傳
謂以歸而不書歸免秦伯也非是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又曰凡戰之道
以主及客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由主人而成如韓之戰以晉及
秦是也不言及者亥爲主也如河曲之戰是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公作實
註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

如雨見星之隕而墜于四遠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鶂穀作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反

註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于諸侯故書　林註望之六見之鷁察之退飛此亦隨聞見先後而記之與上同　張氏洽曰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註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季友立僖公故生而賜氏其

後世以季爲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謀鄫且東略也將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註臨淮郡左右　張氏洽曰淮後漢下邳國　高氏閌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　趙氏鵬飛曰淮卽今臨淮也東鄰魯西偪宋與徐有疆場之交前年楚敗徐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耳穀梁用說合諸侯于淮亦未嘗有伐功僖公不過嘗與會耳而魯人以作頌何哉　汪氏克寬曰是會也刼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蓋桓公安攘之志至此愈怠　王氏應麟曰桓公之霸自盟於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　劉氏曰始于幽終於淮合者九　崔氏曰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於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邱之會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擧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陽穀及北杏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

犒師之詞也季氏世紀云桓公會不遻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則會鞶甸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傳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註英氏楚與國　姜寶曰英後改爲蓼　趙汸曰齊比年伐厲又伐英氏皆以徐故不能服楚而惟伐其與國之微者霸業衰矣

夏滅項

註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左氏以爲魯滅項公穀皆以爲齊滅之胡安定謂既伐英氏因移師滅項

蒙上故不言齊唆叔佐胡康侯仍從左以外滅國皆言國而此不言也　愚按一統志開封府項城縣在陳州城南九十里古項子國去齊魯皆遠安能越曹宋而有其地意英項皆楚與國齊桓與徐人伐英氏而別命諸侯滅項皆以報楚婁林之役傳所云公有諸侯之事卽謂此爾經文不書齊滅項以奉霸令討之而不以歸齊與滅譚滅遂異也不書取項而書滅以公未嘗有之故無譁與取鄟取邿異也林堯叟乃云此失兵權之始安知滅項之役公不在行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註卞今魯國卞縣林註此聲姜也　黃氏曰聲姜桓公女　愚按一統志泗水縣在兖州府城東九十里古卞邑齊桓伐英氏還道必經魯地時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聲姜出會之左氏云齊侯討取項而止公故姜氏往會若然當會之于齊地而何以在魯邑耶其不足信明矣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蘇氏轍曰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于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政內肅則太子一言而定於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于是窮矣　胡傳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子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　李琪曰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没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强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鄎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邾弱而偪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狄書人而參盟此桓公之既没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

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設施多舛遇穀盟鄄防檢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不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此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葵震矜管仲亡而放繩墨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此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有大功卽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亦未遠功過乘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註納孝公林註齊人立長公子無虧時孝公奔宋故宋襄公以諸

侯伐齊納之　劉氏絢曰何以不書納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曷
爲不與納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反
傳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之
於甗立孝公而還註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
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甗齊地　張氏洽曰長幼有定分桓
公管仲輕屬少子以爲亂階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
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乃成桓之私意帥
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及以爲戎首深罪之也　趙

汸曰書伐者爲齊人立無虧也書戰者無虧既殺而四公子復與
宋戰也蓋既廢長立少則四公子皆爭立故伐是一事戰是一事
也凡戰皆以主及客今反以宋及齊戰使若宋公受伐者然穀梁
所云客不言及言及惡宋是也　汪琬曰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
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
人殺舍而自立齊人又弑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奪
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內嬖
其禍至于弑四君延四世而始定于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于
弑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于文公辛伯有言內寵並后
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狄救齊
註救四公子之徒　吳氏澄曰書師救于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
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云
救四公子之徒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
註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義例　王樵曰陸氏云夷狄用兵惟舉
國號如與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詞此說
最是穀梁謂狄稱人善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胡氏從其說大

失春秋之旨邢衛皆亡于狄賴齊而存齊伯衛衰狄即侵衛齊桓
既亡而又伐衛邢奈何忘仇棄親聽其畢以伐兄弟同難之國乎
其後衛竟滅邢蓋基于此　愚按穀梁云伐衛所以救齊也是時
宋襄已立孝公矣何救齊之有乎邢狄伐衛蓋罪衛之從宋納齊
昭爾　李氏廉曰衛之伐齊與鄭伯逃盟事同鄭知天王之命而
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
賢君未必忘齊桓之德但不審于義爲宋所畢耳春秋主宋以戰
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顯義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
以爲報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註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
從赴　啖氏助曰春秋之時以強暴弱故諸執皆稱人亂辭也以
私相執不歸京師　按稱人啖氏說是書名杜是說是　吳氏澄
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霸罪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
然非有德義以服人肆已之暴所以終于無成也
夏六月宋公(公羊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
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李氏廉曰宋公書爵其詞疑于北杏陳
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未當子宋以霸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
恐未必然春秋始則望宋之能霸而爵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

之有何不可
鄫子會盟於邾
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宋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次謂睢水旁)之社欲以屬東夷　註鄫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
産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
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　按用之二傳皆云叩其鼻以衈社
衈音二發也唐陸氏謂取其血與之盟(趙氏曰緣盟用之同于牲)王方麓取陸
說　張氏洽曰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

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書不凡曾子亦出于邾則邾之虐鄫
必自用之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爲惡歟　愚謂邾人之用
鄫子乃承宋襄之意春秋書邾人非釋宋也罪邾人則宋襄之惡
尤著不然宋方修霸業邾從宋盟敢輒僇鄫君而不懼討乎
秋宋人圍曹
傳討不服也註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
衛人伐邢
傳以報菟圃之役(十八年狄伐衛圍菟圃)　註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王樵曰按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衛衛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
脅衛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冬會(公羊作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盟于齊陳穆公請修齊桓之好也註地于齊齊亦與盟　張氏
洽曰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于中國久矣
齊桓討而攘之桓公既沒宋襄圖霸而諸侯不服楚因求參與中
國之盟會以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所服者故先受其謀孝
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爲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
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楚得行其志明年爲鹿上之
盟及盂之會遂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讙楚人與盟之
始也　趙汸曰公羊作公會趙氏以爲諱不書公據左氏此會爲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不言公會盟于齊魯

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其役卒爲仇敵則此
盟非公親往可知楚僭大號其貴卿必不肯居陳蔡大夫之下此
蓋陳蔡皆卿而楚以微者往會之故陳以倡謀爲首楚序陳蔡下
鄭又序楚下以非卿也此內稱會爲微者無疑　按此說極有理

梁亡

傳梁伯好土功詐民以寇至溝公宮民懼而潰秦取之註以自亡
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張氏洽曰梁本嬴姓伯爵伯翳之
後　趙汸曰書梁亡非由赴告故不書其主與書王室亂同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傳書不時也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

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趙汸曰戸道橋有司之事應不登于策此蓋以踰制書

夏郜子來朝

註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武北有郜城一統志郜有南北二城
俱在城武縣東南　公羊以爲失地之君　按隱十年公敗宋師
取郜取防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則郜爲宋滅久矣今來朝豈魯
復封之以爲附庸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註西宮公別宮也（此用公羊之說）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張氏洽曰滑服于衛故鄭伐之此記襄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爲邢謀衛難也　姜寶曰齊桓逐狄以存邢而孝公與狄盟于
邢愧乃父矣狄稱人非進之蓋文法當然不可云齊人狄盟也與
邢狄伐衛同　按春秋無進狄之理此說得之二十一年書狄侵
衛則仍還其本號矣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伐之取成而還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註爲邢故　許氏翰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政四夷衡決民被其
災春秋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傳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註鹿上宋地汝
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　執宋公
以伐宋

註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
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公羊傳宋公與楚

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固子之國也吾不從子言以至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是國于是釋宋公公子目夷逆宋公歸　汪氏克寬曰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力弱欲尸盟主權故楚顈設詐禽

之攻其國以懼諸侯而取威攘霸也荆楚僭王書曰楚子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于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齋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歟從宋歟　王樵曰鹿上之盟宋恃有齊在焉盂之會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其見執烏乎疑以同執爲文穀梁云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胡氏云分惡於諸侯皆得之又曰春秋于吳楚之事初舉號繼書爵蓋因事異文不得不然非漸進之也四夷之君雖大曰子此周之舊典聖人亦從舊典以正大分焉爾

冬公伐邾

註爲邾滅須句故　黄氏震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姻也而邾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爲楚執故乘間興師杜氏云爲邾滅須句故非也討邾滅須句在明年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註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魯不與盂之會故獻捷以威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薄史記作亳 薄亳古字通）釋宋公

註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按薄宋地一統志亳城在歸德州城東南

四十五里　陳氏傅良曰書諸侯不予楚之專執專釋也　張氏洽曰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爲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書宋公歸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　戴氏溪曰齊桓霸業已成猶不敢易視楚宋襄一旦圖霸輕于挑楚于是楚人押侮之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于股掌之上宋人俯首服從盟薄之後其君僅免得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伐或盟或執或釋一無所與焉　黄氏震曰岷隱之論固然然春秋書諸侯者亦以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爲中國所

共疾楚故得乘其間凡執之釋之亦楚與諸侯之所圖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於薄爲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於宋爲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閔中國之失霸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反

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禮也　註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高氏閌曰歸其君使爲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張氏洽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狥母之

私意故無以服邾以致升陘之敗　劉原父云是年若果有須句子來奔及反須句子事必當書于策今經並無其文但書公伐邾取須句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蓋須句久爲邾滅以其國爲邑今魯伐邾而取之耳傳不足信　愚按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哀八年書歸邾子益于邾皆諸侯須句不書以爲我附庸也不可疑傳文非實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崔氏曰宋襄方釋乎執怒鄭之朝楚而遽伐之是又挑楚釁矣泓之敗非其自取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故敗　註升陘魯地邾人懸公冑於魚門而恥之故不言公又不書師敗績　啖氏助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以敗彼足知戰此說是也敗則但言戰而已不可斥言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與戰于泓敗而傷股七月而卒　註泓水名

張氏洽曰以宋襄主是戰蓋罪其愎諫求欲昧古義而飾小名自取敗國辱身之禍　汪氏克寛曰宋以三國伐鄭及泓戰止書宋公者蓋伐鄭之師既歸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襄往逆之而戰欲雪盂之忿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襄身傷不言宋公敗績

者猶爲中國諱也若楚子敗績則直書之矣　李氏廉曰春秋中國與夷狄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皆以中國及之　趙氏曰內中國而外夷狄也此說是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亡巾反穀作閔

傳討其不盟于齊也　註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吳氏澄曰楚與諸侯盟於齊乘間以干中夏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非從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其惡甚矣　王樵曰齊此舉蓋受指于楚也宋襄雖以不義爭霸然于孝公不可謂無私德況鹿上之盟又與焉今乘其敗於楚而背之會盂不來盟毫不至坐視宋襄之執與釋而罔聞知則齊之負

宋多矣於時荆楚方張旣不能纘父遺烈又不能申固鄰好乃受
指于人伐國圍邑春秋所惡也故書之以著其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魯不會故不書葬　張氏洽日時僖公已有意附楚故不會宋公
之葬　夌稚隆日所謂霸者必有功于王室乃可稱焉如夏昆吾
當太康時身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
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
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故應劭謂夏昆吾商大
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霸而說者謬云五霸盡出于周乃以宋
襄秦穆楚莊廁于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及于尊

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正譎之辨止及齊桓
晉文而孟子又日五霸桓公爲盛又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則五
霸之爲三代時諸侯何疑哉然桓文而下就三君論之秦穆最賢
楚莊次之宋襄最下
秋楚人伐陳
傳討其貳于宋也　吳氏澄日是時陳服于楚未見有貳于宋也
今楚討陳之貳蓋以敗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往朝卽誣以貳
宋之罪而伐之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註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顧

炎武日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
也貶之何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則盡之矣降其爵
焉無是法也汝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于强諸侯之政而
自貶焉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又貶而君夫滕薛
杞猶是也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傳鄭人伐滑王請滑于鄭鄭不聽命而執王使王怒使頹叔桃子
出狄師伐鄭　按鄭執王使罪固當討然中國諸侯皆可使也而
顧使狄棄德崇姦出居之禍王實召之故不書王以狄爲天王諱

也　朱陸樺日鄭在畿内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啟
狄人使之伐鄭此蓋爲叔帶之謀也若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何
以王又依鄭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
傳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註
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其
辟母弟之難　吳氏澄日天王居於狄泉不書出者敬王雖去京
師而猶在畿内此則越在諸侯之國矣故書出　汪氏克寬日惠
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以罪襄王也夫叔帶

之召戎伐京師已爲禍亂之階矣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申明綱紀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亂何從生今王帥非類之狄以伐鄭娶非類之女以爲后又不謹男女之别而誨淫拒諫不從臨難莫禦自取危辱視惠王又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諱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所以明大一統之義而不曰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遂通之而王遂廢之又遽致狄師攻王必無是理竊嘗考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邵寶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于諸侯故

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于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書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昭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晉侯夷吾卒

註文公定位而後告　按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故有不同史記年表與傳文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註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朱子曰考之春秋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　趙氏鵬飛曰春秋滅同姓者有矣多不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殺蔡侯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夫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待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疏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謂小戴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耳且衛之滅邢實邢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桓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相比以拒敵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附狄以伐衛衛抗敵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益危矣衛無以制狄故急滅邢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難也然謀

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今書邢衛事甚詳所以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得從而遂滅之哉二者均有罪而衛罪重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註伯姬魯女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張氏洽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交譏之

宋殺其大夫

註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

註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子玉稱人從告　王氏葆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不名　王樵曰頓小弱而介于陳楚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又圍陳納頓子以保頓示恩以服陳示義皆爭主夏盟之意也納者不與納也　此譏中國孱小使夷狄反借爲義舉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傳衛人平莒于我 莒以元年鄆之役怨我 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平莒也

註洮魯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汪氏克寬曰莒慶者魯之壻故因衛成公爲平于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　王樵曰平之意出于衛莒疑魯之未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至明年向之盟而始成焉事接于我雖非命卿皆書名　穀梁云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公之會目之也此鑿說也　按衛文公雖葬時猶在期年之內故稱子杜氏謂成公能述父志故書子以善之非也杜氏于奚齊卓子註云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此蓋誤持既葬免喪之說故于此衛子復云然古者天子諸侯之喪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春秋時卽與禮廢闕亦未聞有既葬卽除喪儼然稱爵而出者卽有之春秋亦具書以示譏元凱乃以爲合禮之宜乎元凱左註他失不少此類尤當亟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

傳尋洮之盟也 註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衛成公承父文公之志欲平莒魯之怨洮之盟莒子不親至故復爲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穀酅作巂

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洮向二盟也 註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姜寶曰酅非紀季所入紀季所入自在齊臨淄東　趙氏匡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譏內之無戒備也　按蜀杜氏云下文稱齊師則知上稱人貶辭也孝公欲繼父

圖霸怒魯私自爲盟屢來侵伐故貶之胡傳云將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上書齊人見其弱以誘魯也下書齊師伏其衆以邀我也恐求之過穀梁云美公能逐故大之而稱師亦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註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　姜寶曰衛與邢有怨而邢之盟齊與邢謀衛難衛卒滅邢今洮向之盟魯又黨乎衛故齊以爲討　按傳云公使展喜犒師明是齊侯親來非使微者此書齊人與上書齊人同義　陳氏傅良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說春秋唯邾莒書人

衛人伐齊
林註衛救魯故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傳乞師于楚道之伐齊宋註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　王
樵曰按公羊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人重師重人之罪也非
所乞也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故凡乞師與以
其師皆罪也而況乞師夷狄導夷狄以伐中國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作隗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遂滅夔註夔楚同姓國今建
平秭歸縣　按禮諸侯滅同姓名然春秋不名者多不獨楚穎滅

夔也胡傳謂夷狄之故不名然則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又何以名乎　又按禮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祖熊摯不得祀
祝融與鬻熊也此本劉原父之說　楚志在貪夔土地特假不祀以爲名而
非其罪故書以歸而不名夔子杜氏乃云夔有不祀之罪故楚滅
同姓無譏何其謬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善于晉侯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故楚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王樵曰楚方西滅夔北討宋貳東攜齊强狡謀欲逞魯又道之書
以楚師書伐取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註責不共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註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
侯之上楚主兵故　陳氏傅良曰楚嘗書子矣其序諸侯上而稱
人嫌與楚以霸也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旣皆南向宋獨即晉而不

從故楚圍之　趙氏鵬飛曰齊桓旣沒楚人始橫執宋公以伐宋
敗宋師圍宋邑虐楚梽其虐宋已甚宋成以其父襄公之仇義不
爲屈亦賢矣哉時晉文之立已四年其圖霸不得不速速則無及
于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　趙汸曰傳言楚子親圍宋踰年而
後入居于申以避晉侯見序諸侯上而稱人者楚子也陳蔡鄭許
皆楚之屬而魯亦附楚故史序楚子主兵列諸侯上至夫子修春
秋乃去爵稱人左氏雖不能顯發此義凡經書人而傳志可考其
將爲君爲卿者必謹而錄之則未爲無所見也杜氏乃謂楚子恥
不得志以微者告則非唯不達經旨亦失左氏之意矣自楚見經
至伐麇以前未有稱君大夫將者豈皆以微者告耶經稱楚人于

諸侯上而傳言楚子君將稱人之法甚明爲左氏學者必謂君臣不可同貶稱人其失在以詳畧爲褒貶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註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張氏洽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虐宋齊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可槩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註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呂氏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四國也晉文不攻四國乃及無罪之曹衛者何陳蔡鄭許邇楚之國也曹衛邇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解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哉曹衛雖不圍宋然楚之所以敢于横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也齊桓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亦資曹衛豈必皆與圍宋之役哉　王樵曰再舉晉侯自是文勢當然侵曹一事伐衛一事也一出兵爲兩事故不可云晉侯侵曹遂伐衛非必字字有義也衛已請盟矣而晉勿之許誠若過甚然晉侯之志在于致楚安得遂與衛盟乎陳蔡鄭許近楚被驅猶可後圖曹衛則吾與也得曹昏衛斷吾左臂矣故急治曹衛者攻其所必救所以致其來也　宋爲中國之樞是時爲晉霸計者莫急于救宋救宋莫先于治曹衛與塊觀浴文公于曹衛雖有怨然其所以侵曹伐衛自爲破楚之黨與以屈楚而成霸爾胡氏譏復怨之説未盡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註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内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或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

楚人救衛

王樵曰此楚子分圍宋之兵以救衛也衛楚之婚衛急矣楚近在宋而不能救則楚弱矣楚豈能遂已乎狐偃所以策其必來也凡書救皆善之爲中國救患分災而言也中國攘夷夷自救其與國不在此例　又曰此楚爲晉所致也文公此舉專爲救宋向使直趨宋郊楚兵方鋭而我迎而與之角非萬全之道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註畀與也執曹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以誘而不正　吳氏澄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而濟自南河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移師臨曹入其國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

楚不得不與晉戰矣　王樵曰楚方救衛猶恐其大衆先歸遠移
師臨曹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畀其仇所以怒楚藉齊秦賜告楚
楚必不許又所以怒齊秦也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
戰之由胡氏節節爲之論今不取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子玉請戰從晉師戰於城濮楚左
右師皆潰晉師三日館穀註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旣次城濮
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
林註城濮衛地　汪氏克寬曰中國與楚君大夫戰皆稱人故宋
襄及楚子戰泓晉文及楚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戰柏舉

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戰稱荀林父帥師
此華夏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不得不稱楚子
按何休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鄭君曰及者別異主
客耳不施於直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此經書及在晉當以
鄭君之意觀之陳蔡屬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非告文畧時魯
猶屬楚故不與城濮之戰　呂氏大圭曰齊桓所爲特以服强楚
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强楚之勢遭時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
急亦如之其爲有功于中國則一也　王樵曰晉文之霸功與齊
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興天下習衰周之敝莫適爲主齊桓
之求諸侯也難故屢會屢盟訓諭招懷而後諸侯服從晉文之興

諸侯蓋習于從霸晉文起而號召之一麾而至然楚之强則非齊
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自南以東
皆楚矣故齊桓伐楚至于陘楚地也晉文敗楚止于城濮衛地也
自楚及衛蓋千里而遙卻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
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妄訾晉文此不識天下之
大勢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夫子言桓文之用
兵乃春秋書法之斷也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匿
其機于伐楚而試其端于救宋匿其機于救宋而出其不意于侵
曹揚其聲于伐衛而陰以致楚觀春秋所書其譎具見夫子蓋即
其用兵而言之非謂霸功之有優劣也其罪則孟子言之矣曰春

秋無義戰
楚殺其大夫得臣
註子玉違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劉氏絢曰此殺有罪而
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而不能勿使知其
不可敵而不能使之勿敵是棄其師之道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
衛侯出奔楚
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按
公羊傳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如是則衛侯之位已絕當從鄭厲
衛惠之例書名矣詳經文左氏爲是蓋衛侯深于黨楚晉雖私許

復之心終懷疑故聞楚敗而奔楚不書名者見其位未絶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晉侯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註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張氏洽曰文公既勝楚貢震主之威不率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與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臨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　姜寶曰踐土臺在今滎澤縣西北襄王由王城東出三百餘里至踐土下勞晉侯不爲不遠

陳侯如會

註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註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陳氏傅良曰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爲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會詳内事也　王樵曰禮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此朝京師之常也襄王則出京師見諸侯諸侯亦即其所而朝焉其名則勞晉侯也其跡則從諸侯之會也故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其名則朝也其實則致天子也故公羊曰天子在是而不言天子不子致天子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傳晉人復衛侯衛侯前驅入射殺叔武 註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　張氏洽曰衛侯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衛侯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叔武之死于前驅衛侯忌之之故也歂犬特探其意而成之耳　家氏鉉翁曰元咺奉叔武如會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于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泄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于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衛元咺出奔晉

註元咺以衛侯入而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註莊公女歸寧曰來　吳氏澄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兄成公而立即朝魯爲魯所卑又以師入其國伯姬之來蓋爲杞求平杜以歸寧非也

公子遂如齊

註聘也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于霸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下穀無齊侯）

註討衛許也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成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見定四年）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吳氏澄曰時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惟許不至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復國猶欲討衛者元咺愬之于晉晉聽其愬故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慕義

可見晉霸之盛矣　高氏閌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愬不使之與也

天王狩于河陽

傳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註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水北爲陰陽山南爲陽溫河陽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陳氏傅良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晉侯致天子而朝之故以天王自致爲文爲尊者諱也　胡傳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　王樵曰孟子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周之衰也其地不及小國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久廢不講非徒諸侯驕恣不修臣禮王室之力亦不足以待諸侯而安於弛廢晉文欲率諸侯朝王不至王城而致王以就焉蓋爲此爾其時襄王重晉侯之來而就見之于溫晉侯率諸侯修朝禮假王靈以討不服此事之實也然則何以謂晉侯召王曰晉文不務尊王以誠招攜以德而數數于會徒事彌文以勤君父不謂之召而何杜氏乃云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夫以人臣而朝天子何嫌之有

壬申公朝于王所

註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　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傳皆謂再致天王似不然何以言之經文書踐土之盟加朝之日于盟之上知旣盟而朝同在癸丑一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三者非同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河陽今之孟州距王朝纔七十里王適以諸侯會溫之時出爲河陽之狩是王實欲就見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之地也于諸侯會以其邑言于天子狩以其地言晉文率諸侯朝王于此以尊周室春秋蓋深予之也　黃氏震曰召王者左氏之說爾以經文考之則崔說爲得若王室微諸侯强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失禮又奚待言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與元咺訟（爭叔武事）不勝晉執之歸于京師置諸深室　王樵
曰稱晉人者以其受臣之愬而執其君雖歸京師討不盡義故同
於以强暴弱之亂辭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註元咺訟勝而歸　吳氏澄曰元咺愬衛侯而晉文怒之深故執
以歸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咺自
晉歸衛別立公子瑕為君挾霸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其
罪大矣故歸特書復　陳氏傅良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
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

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元咺之歸藉强霸為主故書自晉公羊云
自者有力焉者也此義是也
諸侯遂圍許
註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許氏翰曰自齊
桓之沒諸侯從楚衆矣許鄭之南密邇于楚久服楚之威令是以
再會不至其亦有懲于江黃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
註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劉氏敞曰衛侯以殺
叔武而名曹伯以賂復國而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　汪氏克寬
曰曹伯之歸不言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者言自宋則

其歸實出于晉侯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遂會諸侯圍許
註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吳氏澄曰城濮之後晉之霸業成
矣為文公者當休兵息民増修其德以服諸侯之心而黷威不已
圍許之師諸侯亦疲于應命所以踰時閱歲而不能成功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註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
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黃氏震曰木訥云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

則凡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于是不通矣愚謂承上文言之
無他義解者鑿爾
夏六月會（公羊作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作狄）
泉
傳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
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諸侯王子虎違禮下
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疏此會鄭人不至必又有背晉之心故
謀伐之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
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　汪氏克寬曰列國之大夫盟
王子于王城之側尤所當貶杜氏但責卿不會公侯未盡卿不會

公侯而可以盟王子乎春秋内諱公而外以微者書唯于齊翟泉
二盟爲然齊之盟柔華夷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
變文以謹之　黄氏震曰此經闕公字當從公羊左氏傳文亦作
公及獨經無公字耳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
秋大雨雹 雨于付反 雹蒲學反
范氏寗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爲
雹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冬介葛盧來
介東夷微國也何爲一歲兩至覲明年書介人侵蕭知其以侵鄰
之計欲結援于魯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傳狄閒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戴氏溪曰僖十八年狄救齊二
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三年狄皆侵齊侵起于盟盟起于
救也夷狄豈可使之有功于中國而與之會且盟哉唐回紇之事
可以觀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註咺見殺稱名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
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吳氏澄曰衛侯未入國而殺
元咺稱國殺者衛侯使人殺之也咺罪所當誅今無討罪之辭者

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殺而書
及者以咺之故累之也　孫氏覺曰瑕見立于咺以咺及之者言
瑕之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王樵曰叔武奉
君命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所立而咺實自秉國權春
秋不與咺君之也故止稱公子趙氏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
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于瑕也此言是也
衛侯鄭歸于衛
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王許
之乃釋衛侯註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　汪氏克寬曰衛成
貨醫納王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實無以異故其歸皆

書名然衛成之忌克洊殺二弟其罪又浮于曹共故其歸不稱復
也　按衛侯鄭書名者胡氏謂殺叔武公子瑕皆非其罪而戕天
倫也或曰魯請于天子而天子使之歸故名　又按衛侯之得歸
以襄王君臣無獄之言也當取外傳參觀之
晉人秦人圍鄭
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
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註晉軍函陵秦
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林註于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
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張氏洽曰據傳晉侯秦伯俱在非微者
也而俱稱人晉侯修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貶之　汪氏克寬

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復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圍之蓋以鄭貳心于楚故數加兵非專爲釋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惟與戎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意有在矣　王樵曰傳云以其無禮于晉按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兩同盟豈至是而私責舊怨哉乃討翟泉之不會耳此本趙木訥之說　又曰秦西州之勁國也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計之最得者也況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信義固其親而嘗以詐諼啓其貳城濮之役齊秦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乎乃使宋陰賂之而激之使戰今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蓋亡鄭以倍鄰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之背我不難固其所也況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于伐鄭豈所謂以禮信屬諸侯者乎無怪乎秦伯之先叛而又何以責鄭焉

介人侵蕭

林註蕭宋附庸國　按蕭附于宋介附于魯石氏曰蕭姬姓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註如京師報宰周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傳分曹地也　孫氏覺曰左氏以爲分曹地以與諸侯公羊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按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爲曹所侵今晉侯以反之魯魯于是取之公羊說爲是　趙氏鵬飛曰魯兵嘗追戎至濟西魯地也宣十年又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曰歸我則本我田何疑　張氏洽曰不繫國者復魯之舊也復魯之舊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其疆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本以私憾而非有王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

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註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按魯無冬至之郊此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在孟春此書四月夏之二月也二月卜郊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　汪氏克寬曰家語云魯以啓蟄而郊降殺於天子朱子謂夏正之孟春蓋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也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在夏正孟春啖氏所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者此禮之正也然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郊皆書于正月禮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爲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

穀此因魯郊之非時而譏也聖證論云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
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
節則失之後時也　葉氏夢得曰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考呂氏春秋平王末年惠公請之周而假寵于周公者
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
以文王明堂位乃云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按定四年衛祝鮀所
述成王命伯禽者甚備並無一言及郊禘明堂位出于漢儒在呂
覽之後其不足據甚明　趙氏鵬飛曰惠公請之而猶未敢用僖
公首舉之故卜之卜之王四而不從天豈許其僭哉
猶三望

註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
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趙汸曰公羊傳三望者何祭太
山河海鄭元以爲魯境及于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
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註從之
今按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言祀地旅四望次及
日月星辰次及祀山川三祀皆不同時蓋星辰隨天運行不可與
山川同望祭而山川之祀其禮殺又與方望不同杜承賈服之誤
蓋未考周禮也孔疏又引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地之山川爲證然楚語說此本無望祭之文康成說近之　按周
官四望是望四方魯闕其一殺于天子也三傳說三望各不同胡
氏主公羊之說蓋泰山魯所得祀河海不在封內而亦祀之禮之
失也傳載楚昭王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此可以
證魯三望之爲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註自爲其子成昏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註避狄難也帝邱今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　王貫
道曰衛每遷而西也帝邱去楚邱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公作接
衛人侵狄
註報前年狄圍衛　按傳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明年晉又敗狄
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秋衛人及狄盟
註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蘇氏轍曰晉文罹驪姬之難處狄十二年失齊卓子相繼死秦晉
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請以待之若將終身者惠公則起而

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于外里丕要功于內不能相恐繼
以敗滅內外之望咸屬文公然後徐起而收之遂霸諸侯彼其慮
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武皆起于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
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志其後皆數十世
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
幾二百年其功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豈非積之有厚薄故
耶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秦欲襲鄭而鄭知之遂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羊無師字于殽

傳晉與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註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
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　按公羊經脫
一師字遂有狄秦之說胡傳推而衍之非也晉襄稱人者厄人于
險非仁却喪用兵非孝　黃氏震曰秦私置戍于鄭又約其戍爲
內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滑比鄰于晉者也
原軫勸襄公邀擊之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諸家多罪晉襄之負
秦德及在喪與戎孫氏高氏則言此役釁自秦啓曲不在晉使晉
懷先世之恩又拘一時喪禮則晉不能繼霸而秦橫矣秦橫則中
國危矣又涂鄭氏云晉之不替霸自殽之役始晉之終于霸亦自
殽之役始　王樵曰蹇叔以千里襲人諫秦穆縱使幸而捷豈能
越晉而邑鄭乎觸之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穆知之而
竟爲之此不可曉然秦固不義晉子在喪要擊而敗其師亦非禮
晉自此失秦卒不競于楚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

傳報升陘之役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傳狄伐晉晉侯敗之于箕註晉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
未爲卿　湛若水曰狄嘗侵齊圍衛凌蔑中國襄公初立因狄見
伐而敗之蓋有膺戎攘夷之義雖墨縗從事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註小寢內寢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註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程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上冷而下溫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討其貳于楚也　晉文之霸許獨不至溫之會翟泉之盟許皆不與今襄公以二國伐之而終不服蓋恃楚爲援耳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四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五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註先君未葬而公卽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公羊日上有朔字）有食之

註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註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註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卽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劉氏敞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卽位喪畢以士服見于王王乃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以錫命爲加服劉原父辨其非云是命爲諸侯或者倂文定之說爲疑夫黻冕圭璧王所以命爲諸侯也　按穀梁云禮有受命無錫命愚謂錫命正也來錫命非正也來錫命如唐遣中官郎藩鎭立節度之類錫命之說公羊杜氏不同以晉惠

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云賜以命圭是也以
晉武公請命于王而詩有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之語證之則公羊
云賜以命服亦是也故胡氏取禮經黻冕圭璧之說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傳衛成公怨晉故文公季年背晉而侵鄭襄公告于諸侯伐之先
且居勸以先朝王公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註晉襄公先告
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陳氏傅良曰春
秋苟其君意雖卿帥師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
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哀元
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　按晉侯使先且居

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葉氏云經言晉侯伐衛則襄公親在
行矣下傳云晉侯疆戚田則非遣先且居胥臣矣合以經文為正
又傳云晉侯朝王此春秋僅事也何以不書或曰因討衛而後朝
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註得臣莊叔叔牙之孫謝錫命

衛人伐晉

張氏洽曰晉襄繼父為盟主討衛不朝之罪衛乃稱兵報伐孔達
書人罪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晉侯疆戚田晉取戚田正其疆界故公孫敖會之註戚衛邑在頓丘衛縣
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
史成文也　一統志故戚城在大府開州城北七里　李氏廉曰內
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
於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專會諸侯
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憂倫反

傳楚子立商臣為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
圍而弒之　此經之義胡傳備矣張氏洽曰頵在位四十六年僭
王猾夏卒以欲易世子自取弒逆後世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

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以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卒受
禍于其子積惡餘殃千載一律

公孫敖如齊

劉氏敞曰左氏見當世諸侯喪而聘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
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　趙汸
曰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聘問之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註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馮
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
晉惡也秦雖忿為晉所敗而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喻

秦而與戰故書晉及秦緣忿以再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傳書不時也註主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過葬十月故傳曰不時
張氏洽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于
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始作主
慢而違禮甚矣　高氏閌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
虞主用桑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練主用栗僖公薨十有
五月過練祭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欲躋之故猶未祔廟也
是以謹而日之　汪氏克寬曰左氏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
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于廟鄭氏又云惟祔與練

祭在廟祭訖主返于寢其大祥與禫祭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
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于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殷既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
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說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
也　朱子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
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
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以神事之也又曰穀
梁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左氏謂祔而作主則與
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謂烝嘗禘于廟又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
不合　按左氏不及虞練胡傳從公羊作練主練主者藏主也作

主不書此何以書譏緩也練主作于期年僖公之薨至是歷十有
五月踰期二月方作主是忘親也故譏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
書諱之也註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
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趙氏匡曰此乃深責晉之無禮非謂公諱也或曰按是文當脫
一陽字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傳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註討元年衛人

伐晉士穀士蔿子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士穀出盟諸侯受
成于會故貴而書名氏〇陳氏傅良曰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
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曷爲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
大夫主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于其甚則于其事端餘實
錄而已矣桓文之霸皆盟有大夫但書人必世子也得次諸侯之
下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皆與諸侯序　吳氏澂
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抗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
之衛敢于伐盟主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
故得免于晉之伐也　許氏翰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
于垂隴之會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註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山堂載折
衷曰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爲災故書曰夏大旱是
竟夏不雨書爲災也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
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此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
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故不復曰大旱如再曰大旱嫌于
文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
可知也三傳之解俱失之○王樵曰經書不雨有二有以閔雨而
書者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也有以慢
而書者此年十年十三年三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是也公羊

云記異不雨何異乎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傳逆祀也註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
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于大廟行之其
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
穆同故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
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弗忌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
所言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明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
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
毁理必不然○范氏寗曰僖公雖長嘗臣閔矣臣不先君猶子不
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按文公僖公子也欲尊其父故升僖
公主于閔公之上夫升兄降弟迹若順而謂之逆者僖嘗臣事閔
胡氏所謂臣子一例也　張氏洽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
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　家氏鉉翁曰此一書而再譏也有事太
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　李氏廉曰古者戎
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
事於文武此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禘祠嘗
烝爲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以報彭衙之役註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

夫以尊秦伯　程子曰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
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王樵曰自入春秋至此除大夫帥師
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尊秦伯非經意趙伯循云聖人必不以
秦穆悔過而卑中國斯言得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註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
采納徵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　吳
氏澄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昏未祥而
行嘉禮也非禮故書按昏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行
于禫前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以其服於楚也註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張氏洽曰沈姬姓國　家氏鉉翁曰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于今六年晉不能聲罪討之而徒責脅從之小國雖服百沈何益于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註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君名　按叔服與王子虎明是二人胡氏承穀梁之誤而未正至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其疎也翟泉之盟必以天子命來接乎我非私交之比胡氏云不書爵譏之也亦不然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封殽尸而還

胡氏寧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以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秋楚人圍江

雨螽於宋

註自上而墮有似于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無禮于公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召公而盟之晉不能以禮謝過魯不能以禮進退皆見之矣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以救江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陽處父伐楚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註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　陳氏傅良曰晉大夫帥師于是始春秋之始大夫將恆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于是常書大夫必貶而後人之　吳氏澄曰江從中國受楚之伐霸主所當急救也處父畏楚之强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偏師獨出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書法如此惡其不能救也　趙汸曰晉師起而解江圍書之所以示伐救之名義也但晉方撓于秦不能復爲江出師故江卒滅于楚而前救亦不爲功矣　王樵曰杜氏謂子朱者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解江圍夫四年楚滅江江圍何嘗救也楚勢方張豈爲晉師一闖其境而即解去乎蓋處父藉口以退師猶央泜謫子上之故智耳公羊云爲諼也爲救江而反伐楚張虛聲示虛惠無救之之實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傳卿不行非禮也註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逆者之名左氏以爲微者　張氏洽曰以禮聘不以禮逆之春秋書逆婦姜見不成夫人之禮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畧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責文公首蔑通

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詳事同已貶則從同同也

狄侵齊

傳間晉有秦楚之難

秋楚人滅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而江書圍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死于其位可知矣

晉侯伐秦

傳報焚舟之役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報怨之故亟戰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責之　朱子曰胡傳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不如程子云微詞隱義未易言也　王樵曰晉人之報秦過當而意猶未已秦自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見伐不復報此秦晉曲直之分也其文則史人與侯亦不必字字有義　秦自殽之後怨晉而即楚陳君舉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

衛侯使寗俞來聘

吳氏澄曰孔達遭執之後寗俞代之爲政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覇主孔達歸而成公朝晉晉至是來聘于魯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寗俞之謀夫子稱其知可及蓋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註僖公母風姓也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王氏應麟曰成風妾母也而稱夫人公羊母以子貴之說最爲害義漢章帝不以尊號加于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于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註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註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音若

傳叛楚即秦既即秦又有貳心于楚故秦入之林註鄀楚屬國○季本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後爲楚所併遷于南郡鄀漁仲謂襄陽宜城縣西南有鄀亭是也秦人入鄀時則尚在商密不然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豈能越境而至其地乎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而敗于晉至是入鄀又將以通楚也

秋楚人滅六

註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季文子聘陳且娶焉　註行父季孫友孫　按行父之父無佚不經見有刻作友子者誤註疏本作友孫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行父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自遂猶可救如莒莅盟而代弟逆姑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前此雖桓文之霸止微者會葬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往非卿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狐射姑怨陽處父以趙盾易其班使續鞫居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註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處父出射姑入君以此語之射姑怒出刺處父于朝而走　張氏洽曰狐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處父其事幽故書晉殺其大夫以明之聖人于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理而於處夫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也　吳氏澄曰漏言是襄公時事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處夫繼書射姑出奔狄則實殺處父之罪不容掩矣　王樵曰凡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謂見殺者本有罪而君與執政者殺之不以其罪如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處父言狐射姑不可使將此爲國忠計非有罪也襄公漏言而射姑殺處父于朝則射姑之惡不容誅矣今書處父以國殺使處父蒙罪累之名而不正射姑賊殺之罪其可乎或言處父黨于趙氏然處父與趙氏意雖私而言則公左氏謂處父還自溫易趙盾爲中軍帥恐無

是理豈處父有他罪而射姑之奔亦別有故耶是不可知矣　此本崔氏之說

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穀射作夜）

註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註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天子諸侯皆先告朔後朝廟天子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政于路寢門終月故

于文王在門爲閏　他公不書閏月此獨書閏月者因文公閏不告月故特書之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　汪氏克寬曰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是時歷法差謬每置閏于歲終故左以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氣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
九月實昉于此　王樵曰猶三望猶者可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以爲無望可也猶朝于廟欲已而不盡已之辭也朝廟爲告月也朝廟視朔皆不可已也猶朝于廟而朔可不告乎此經文之意也公穀概曰猶者可以已非也

七年春公伐邾

註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註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又滅之書取易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絕太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王氏樵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之

遂城郚音吾

註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傳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註宋人攻

昭公并殺二大夫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書名　陸氏淳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名之又明死者無罪胡傳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趙汸曰昭公將去羣公子傳不詳本末且昭公未即位而先欲去羣公子亦不近人情或是當時交搆之言或弑君者誣之以證成其無道耳史記宋世家成公卒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國亂之由傳偶不能備史亦不復詳也　陳氏傅良曰終宋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于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

之辭也于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于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力呈反狐晉先蔑奔秦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日泣于朝盾乃拒秦師敗之于令狐註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先蔑不言出在外奔　張氏洽曰如左氏說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敗之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逆公子雍并罪之也不書出以自令狐奔也河中府猗

氏縣有令狐城　啖氏助曰傳云敗秦師非也按經書戰明二師
相抗敵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
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又在晉何相悖也經書先蔑奔秦不言出
明是在外其言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爲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
誤爾○愚按先蔑若在秦未嘗歸則經安得書奔秦蓋蔑逆雍之
後還至令狐因晉人更前議立靈公乃復奔秦令狐是晉地故不
言出也括地志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口十五里林註令狐秦
地謬也又按以晉人主是戰深責趙盾也何責乎趙盾有適嗣而
議他立理之所不可也舍適嗣而求外君尤事之所難成也所謂
大臣以其遇大事而能斷耳趙盾既逆公子雍殺公子樂又畏穆

嬴而背公子雍立靈反覆甚矣豈靖國之道至以秦師之送公子
雍者爲寇而潛師攻之尤爲悖義此盾所以不免于靈公之忌而
終冒弑君之名也

狄侵我西鄙

按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蓋狄遠于魯今越衞齊而來侵間秦晉
之勢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晉侯立故也註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
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　程子曰文公怠于政
事既約晉盟而又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
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　陳氏傅良曰諸侯何以不序
晉于是始失伯也但書諸侯者必前目後凡一役而再有事如遂
圍許盟祝柯盟重丘是也非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
者散辭也　吳氏澄曰經書諸侯皆前目後凡惟此無諸國之目
若無左傳則不知爲齊宋衞陳鄭許曹七君矣不列序諸國者以
無盟主而大夫强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崔氏許氏說同　傳云公後至
不書所會劉原父駮之黃東發王方麓亦云愚謂經意在責趙盾
然後會不可謂非實不然晉何故以扈之盟來討乎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高氏閌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

其盟而請往涖之　吳氏澄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于君行聘會
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也况敖代弟逆名尤不正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傳報扈之盟也前年盟扈公後至晉人來討、遂會伊雒之戎註衡雍鄭地　張
氏洽曰後漢河南卷縣有恒顯城古衡雍也即晉文公會諸侯朝
王處　汪氏克寬曰趙盾仲遂皆正卿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
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遂歃盟而後信大夫專權自此始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註暴鄭地　高氏閌曰暴王畿采邑詩稱暴公是也　何氏休曰四月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王樵曰一事卒名謂如齊謂逆夫人也故于其至卒名之盟晉盟戎非一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兩會又各舉其地以謹夏夷之辨也左氏云珍之也大夫無遂事權臣專行而莫之忌以為得事之宜而貴之可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穆伯敖公孫為襄仲遂公子聘于莒已氏且為逆莒女美穆伯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子反莒女至是如周弔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註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敖不奔喪為無王廢君命為無君

似

其淫奔又不待貶也　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從已氏之過經文原不及此事
經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宋昭公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註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張氏洽曰司城即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　吳氏澄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　大夫者孔叔鍾離也而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必紀也司馬者公子卬司城者蕩意諸也二人特書官名以示昭公失道官非其官穀梁所謂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黎氏錞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于弒　王樵曰昭公疎忌公族而欲去之大司馬樂豫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以庇蔭矣又曰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使昭公能用樂豫之言而勿替其任則亂何由作豫知言之不從故舍已司馬以讓公子卬大司馬掌兵必選素有威望者充之今卬之為司馬特出昭公意未幾為人所殺若振槁然夫已殺三子而奔意如其矣難于君乎故春秋于此特舉司馬司城之官見

君失道而官非其人甚至于一國作亂為後世明戒也左氏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疑傳會之詞公羊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之說尤為無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註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書王使　陳氏傅良曰自是魯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于經
夫人姜氏如齊
註歸寧　出姜臨川吳氏以為齊昭公女　汪氏克寬曰昭公乃

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立已十八年則出姜乃昭公女無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先都怨先克沮已登上軍殺之晉人遂殺先都註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呂氏大圭曰綠叔姬之歸紀爲歸于酅起也録出姜之至爲歸于齊起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註與先都同罪也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孫氏覺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縠累箕鄭也　吳氏澄曰襄公子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縠箕鄭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　姜氏寶曰春秋原晉亂之本箕鄭之死由士縠之失職士縠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將中軍也故殺稱人以見事由盾而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明非國討

楚人伐鄭

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伐鄭註楚子師于狼淵不親伐　按傳云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注以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則鄭地也何謂不親伐乎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杜氏諤曰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也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張氏洽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于中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伸霸主之威今乃視爲常役而緩不逮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

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圍宋殺申無宇也投袂而起屨及室皇劍及寢門之外車及蒲胥之市嗚呼夷狄之敏于滑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卻之機春秋所以悉人之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註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畧文　孫氏復曰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　趙氏鵬飛曰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慕義進之楚執宋公以伐

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亦書宜申豈進其謀逆耶不過從其恒稱據事直書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註衣服曰襚　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圖北方而來聘以覘魯之情也　邵氏寶曰仲子以夫而貴成風以子而尊當時周人孰不知之而未知禮法之不可也春秋因天王來賵而正之若曰此惠公之妾仲子爾貴其所貴而非禮之所當貴也因秦人來襚而正之若曰此僖公之母成風爾尊其所尊而非禮之所當尊也　王樵曰秦遠國因有翟泉之盟追賵僖公并及成風事理如此何得如公羊說以兼之爲非哉僖公成風妾母繫子之辭亦非以子而兼母也使曰成風僖公可乎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按今西安府韓城縣有少梁城澄城縣有北徵城）

註不稱將帥告辭略　按秦伐晉不稱人程胡二傳皆以秦報晉怨狄之止齋又以秦輔楚霸狄之趙氏屬詞主此說方麓云秦下當有闕文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楚子使子西爲宮尹子西與子家謀弒楚子楚子聞之皆殺之

註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　吳氏澄曰宜申謀弒穆王而以國殺大夫爲文蓋穆王即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者也宜申不能討賊北面事之者十年今而謀弒雖免于誅矣然商臣大惡自不容天地之間故宜申書大夫以示其意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註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頃王立故也　註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盟不出主名趙氏以爲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作屈貉）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是會也麇子逃歸　註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陳鄭宋及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杜氏諤曰春秋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于蔡侯之上者蔡與楚子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于楚下以示譏也既譏之又書其爵者所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

則不可言楚人矣　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晉悼之伐鄭次鄫亦善之也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齊衛之次以伐晉亦貶之也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得之觀下沓棐之會新城之盟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霸也以爲無異乎宋襄之時也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及爾自宋亂之後狄旣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華御事能無逆勞楚子予狄橫于北楚橫于南春秋書此見晉霸之衰也　張氏洽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九倫反

左氏春秋集說　卷五　二十四　四百十一

註討前年逃厥貉會麇小國近楚鄭氏曰在均州鄖鄉縣　趙氏汸曰中國無霸則楚君將稱君畧之而後稱人疑于討賊稱師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公孫茲之子叔孫得臣之弟郤缺冀缺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以大夫交爲會諸侯失政大夫專之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卑魯豈非積漸使然乎

秋曹伯來朝

傳始卽位而來

公子遂如宋

傳請復蕩意諸且賀楚師不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註鹹魯地　高氏閌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夷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日師勝之也　按八年之閒狄三侵齊一侵魯宋得臣出其不虞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衞不復窺齊魯之藩籬得臣之功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左氏春秋集說　卷五　二十五　卌

趙氏匡曰按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卽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卽位及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大節乃云爲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是春秋之紊王綱也一　何厚誣哉　孫氏復曰莊八年郕降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之來奔蓋偪于齊爾故不名惡齊之暴恕郕之罪也　按傳云不書地尊諸侯也大非春秋不登叛人之義趙伯循之辨詳矣孫明復說近理當從之

杞伯來朝

註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註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　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之女惟未嫁故不槩之以國愚謂二傳是也其曰子者猶云女公子貴之也二傳以爲文公姊妹或是文公女亦未可知若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乃齊君舍之母則必非文公女也吳臨川有辨甚明趙伯循云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女果如其說于彼子叔姬難通　趙汸曰按伯仲叔季惟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既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蓋欲別于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得見經婦人唯書字故加子以異之自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學者因謂齊子叔姬爲文公女計其年又謂

非齊舍母而杞伯來朝請絕叔姬等事皆以爲非由一字之義不明而左傳有數處不可信矣按左氏于此年春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至成四年又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考杞桓公在位最久至襄六年始卒安有一人之身兩娶魯女皆字叔姬又皆被出之理此年傳必誤蓋因經文連書杞伯來朝子叔姬卒故以成四年歸叔姬之事誤置于此耳啖叔佐已辨之

夏楚人圍巢

傳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及宗子遂圍巢　註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傳言將伐晉　註術不稱氏史畧文　張氏洽曰時秦將伐晉蓋用遠交近攻之術終春秋魯未嘗聘秦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伯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河曲在蒲坂河東縣南　趙氏匡曰凡戰不言及交爲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復追之至河曲交戰之類是也穀梁云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蓋不曉交爲主之意故妄爲此說　金氏履祥曰

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後見于邲之敗自殽至此凡六交兵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運公作運

註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張氏洽曰所謂莒魯爭鄆始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於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啟爭端魯自此與莒爲仇書之以罪行父也　呂氏大圭曰城二邑者懼莒之難以公孫敖在焉故也　李氏廉曰成九年楚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三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二十五年

齊侯取鄆以居公皆此鄆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 公羊作世室 屋壞

註太廟之室　公羊曰魯公稱世室胡氏取公羊蓋魯公爲魯始封之祖故魯人以其廟爲太室貴世室云程子曰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尋八年衛雍之盟 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註沓地闕

狄侵衛

衛侯出會狄乘虛而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註棐鄭地　趙氏鵬飛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以趙盾之專也然諸侯非不欲從晉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曹無復顧忌眈眈然兵且及衛鄭矣故衛鄭因公如晉而各來會公蓋謀晉之霸也衛鄭之不敢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以魯深睦于晉必知其強弱也　汪氏克寬曰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明年新城之盟服楚諸國皆棄異而即同則輔霸之功魯亦不少矣公羊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王樵曰此因承筐之會卻缺來謀諸侯之從楚者故公親如晉而二國因之以求成也下泉之詩小國困于大國之陵暴而思周也觀衛鄭二國之情可見矣觀衛鄭二國之汲汲于晉則陳蔡諸國之不得已于楚亦可見矣春秋詳書之以明諸侯之情且志晉政之偷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之卒魯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家氏鉉翁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興南鄙之師以修怨耳左氏乃云討魯之弔喪不敬彼蕞爾國安敢責禮于大邦乎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傳以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謀納捷菑 註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季本曰新城鄭地僖六年伐鄭圍新城即此鄭爲要衝楚所必爭故諸侯謀楚會盟常于鄭地杜以爲宋地非也　黃氏震曰去年衛鄭會魯皇皇然有望于晉霸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有新城之盟盟而列序諸侯書晉趙盾不與

扈同者西疇崔氏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扈之盟晉大夫主會也先言會諸侯後書癸酉同盟者夾漈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張氏洽曰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併招致久貳固之許諸侯皆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邱況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同謀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　王樵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曰同盟衆詞也且不與晉以主是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音佩入于北斗

註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傳戴師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漢五行志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弑之表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云不出七年　黃氏震曰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北斗者斗有環域故言入也唐李淳風始算孛星行度謂此年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知晉齊宋當之　按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孛北斗而兆宋魯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東方而吳將為楚所滅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公作接菑于邾弗克納

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乃還　註邾有成君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與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曰弗克納者非力不克也義不克也　王樵曰趙盾非不知貜且之長而捷菑不當納也直欲以大國之勢彊納之耳無名興師氣先不壯又聞邾人言直故陽為義而卻其實慮納之而終不能定齊人必來爭故不得不已之耳盾之舉措每如是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公孫敖奔莒魯立其子穀文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穀以為請襄仲使復之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穀卒立其弟難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　註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陸氏淳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姜寶曰敖已絕于位而書卒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敖父恩實過厚故也公與小斂書日不與小斂之說不必泥　按公孫敖前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書此以志當時典禮之壞且為明年齊人歸喪起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傳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子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以

傾之舍立遂弑之註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旣葬舍以即位穀
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陸氏淳曰聖人作春秋懲奸惡若未踰年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
亂之臣皆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
異于此　胡傳州吁弑君以國氏商人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
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自蕭封人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
之也註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疏于例字貴于名　陸氏
淳曰奔者皆有罪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亦公弟

叔肸之比也故書字以褒之　按此經公穀皆不能詳左以子哀
爲字或以爲名黎氏云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
是左氏居二傳之先宋昭又所稱無道者今且從左說可耳黃東
發同孫明復謂是宋公族子姓哀名則斷不然春秋時人物未有
以姓書者也唯婦人則稱姓

冬單伯如齊

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劉氏敞曰左氏
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後何以書至自齊乎
張氏洽曰經不書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不復言歸京師則爲
魯大夫明矣　按莊元年已有單伯至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
其子若孫耳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
稱士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註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程子曰
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
討賊皆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人與有罪焉故書齊人執子叔
姬　王樵曰左氏謂齊舍見弑魯請于周使單伯如齊歸叔姬齊
人皆執之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非也按經文兩書齊人
正不欲以叔姬繫單伯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

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此本黃東發之說　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我以好
請又執我使臣則其不書商人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
于國而多聚士是以克弑前之商人後之田氏實爲一轍舉齊人
則商人之罪在其中舉商人則黨亂賊者得辭其奸矣　愚按子
叔姬唐陸氏謂是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吳臨川因云齊君舍
娶文公女未至齊而舍被弑姬無所從故魯遣單伯往請叔姬齊
人惡而兩執之單伯如齊在叔姬歸齊之後非逆叔姬也此說無
稽仍從左氏作齊舍之母爲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爲單伯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註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家氏鉉翁曰穆襄之族逞歲為亂剪君之羽翼殆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于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不以君命至也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也　趙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耦代之且來盟然後弒其君則知身為世卿外結援鄰國內假手于襄夫人以成公子鮑之篡者華氏之族也華氏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盟主不足忌于是使華耦來盟于魯以結外援晉衛陳鄭

伐宋討弒君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于此蓋深致意焉是故特筆書其官使與八年書官者相首尾以異其事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明宋大夫之見殺者來奔者來盟者皆宋人無君之事蓋此經逸義也而為其學者不能發明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其子難請于魯故歸其喪註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或謂行父如晉晉請齊而齊釋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趙氏匡曰入不言伐入而言伐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　李氏廉曰詳此書法蓋深罪蔡也厥貉之次蔡獨從楚新城之盟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特書曰于伐蔡之下見其不服而後入之未可責晉暴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傳為齊人侵我故　趙汸曰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受賂

不克伐齊公子是遂舍晉而屈于齊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註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汪氏克寬曰此年盟扈欲討齊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公不與故不書之說非也　王樵曰不曰晉侯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晉不成伯也齊弒其君環視而莫能討是曰縱賊與諸侯而以賂還是曰與賊晉與賊而諸侯縱賊同其文者同其罪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侵我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討其來朝也註郛郭也　高氏閌曰扈之會晉求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　王樵曰晉以八國之師討齊罪取賂而還宜商人謂諸侯不能也商人有輕諸侯之心故再侵我伐曹入其郛蓋行父是年再愬于晉春如晉爲子叔姬也故秋侵我以報之秋復如晉愬齊侵也故十二月復侵我以報之扈之役曹伯與焉國小而近乘侵魯之勢以伐曹名曰討其朝魯實以懲其從晉耳商人首敗夏盟豈非晉實有以致之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註及與也

黃氏震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于晉而不肯與盟　汪氏克寬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爲大夫不可抗諸侯也特以勢軋魯脅公親至及公子遂納賂則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見侮爲恥也　王樵曰書以病魯也何以病魯示立己自強之道也扈之役魯先不會偷已甚矣齊有侵我之師我有備禦之固亦何慊焉而遽弱以求平乎若齊之惡則不待貶而見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註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視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張氏洽曰春秋徵驗志晦之法無往不寓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惜羊存而禮廢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音西公作犀穀作師丘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註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註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故毀泉臺註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公羊以爲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

臺　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過也公羊說是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與庸人麇人交叛之楚議徙都阪高蔿賈不可出師侵庸遂滅之註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　趙氏鵬飛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遂與中國交兵今莊王之與西連巴秦繞出西周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蔿賈之謀乃轉敗爲成而饑饉兵革適爲興楚之資也　戴氏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高氏閌曰楚率巴以滅庸則秦又聽命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摟楚且討其弒君父之罪豈有
餘力而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公羊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汪氏克寬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不足以君宋明矣蓋公子鮑厚施于國國人咸順其所欲昭公又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寄使人殺之旣殺之而猶加以美諡將以揜其弒君之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宋人弒其君旣足以著公子鮑及國人之惡而襄夫人與聞乎弒之

罪亦不書而自見矣 趙氏匡曰左氏說被殺之由云襄夫人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按傳例自云稱君君無道也凡無道之人皆强暴爲人所畏祖母有何威權而能坐殺之乎若潛謀構禍猶或可疑今乃云公知之載寶以行盡賜左右而端然待死推之人情未之有也 趙汸曰按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謙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于靈公曰宋人弒其君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于昭公見弒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有君謂趙盾弒君爲貢大夫而昭公見弒爲無道皆弒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且立以爲例其失甚矣 按左氏所載誠可疑又云公子鮑美艷襄夫人欲通之此事恐無有襄夫人鮑祖母此時年且五六十矣豈容與孫爲此縱有之當國大臣如華元輩亦豈肯順其意而君鮑乎高氏以爲鮑始終無弒君之跡而或有其情覘齊商人則異矣 據傳蕩意諸當以死節書杜氏云不書不告胡傳謂意諸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故削恐非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卿不書失其所也 諸卿皆稱人者以失其所討之罪 註自閔傳以下終于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趙氏鵬飛曰宋之弒君以公子鮑厚施得民奉

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安在其爲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齊侯伐我西鄙

註西當爲北極誤 疏傳云齊侯伐我北鄙知非傳誤者魯求與齊平卽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穀在魯北知爲北鄙也

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公子遂請盟公及齊侯親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註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
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
督大教　稱諸侯散辭也當時晉卽不誅鮑亦宜廢鮑而立他公
子之賢者胡乃取賂而還故不序諸侯義與十五年盟扈同陳氏
謂盟會恒序諸侯于是雖霸國在焉而亦不序見晉失霸而楚興
矣

秋公至自穀

註書公至自穀其不與扈盟可知

冬公子遂如齊

傳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汪氏克寬曰或謂因隕而薨雖莫得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失正
終之道矣

秦伯罃於耕反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傳商人刖邴歜父而使歜僕納閻職妻而使職驂乘二人弒之註
不稱盜罪商人　張氏洽曰旣書商人弒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
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爲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者三年以爲賊
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于大分
已定之日故春秋書弒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註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　二卿
如齊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亦是爲立宣公之地也大事陰謀
欲面見齊侯而決託使以行耳

冬十月子卒　惡也公羊以爲赤

傳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屬以宣公欲立之遂請于齊齊許之故
遂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註先君旣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
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王樵曰按子般子赤皆未踰年之君
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子般是也旣葬

則不名子赤是也子般子赤皆以不地見其弒與隱公閔公同無
成君未成君之異也公穀起不日之義胡氏謂旣葬不名不名而
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踰年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
恐未必然夫稱子與名不名所以施于君見嗣親之禮也君薨不
地以見其弒雖未成君亦然所以施于臣見大惡也若謂成君弒
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則子般何以日乎　按傳載叔
仲惠伯之死而不書于經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據傳
云殺而投之馬矢之中蓋欲隱其跡也此說近是惠伯有季友之
忠而其才未稱然比之孔父仇牧則無愧矣莊十二年胡傳云惠
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恐責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大歸也註惡視之母出姜所謂出姜不允于魯
季孫行父如齊
姜寶曰出姜歸而行父即如齊亦實齊甥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請昏納幣于是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失國政在季氏于昭公也四君矣或以行父為社稷臣豈其然乎
莒弒其君庶其
傳莒子愛其子季佗而黜太子僕僕因國人而弒之以其寶玉來奔　按庶其為紀公自此朱為渠丘公密州為犂比公去疾爲著丘公先儒謂從夷俗無謚魯皆不會葬　據左氏之言是莒太子

僕弒其父也經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嘗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或傳文未盡實臨川吳氏亦疑之

左氏春秋集說卷五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六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亨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書即位義見桓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註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凡云闕文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貶夫人之說非其實也　公羊

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趙氏汸曰此魯史成法成十四年僑如襄二十七年叔孫豹同左氏所云尊君命尊夫人之說恐求之過劉原父已辨之又曰文四年出姜有適姑聲姜而實成風以妾祖姑為昏主宣元年穆姜無適姑敬嬴其妾姑也皆以婦禮至故史皆稱婦姜夫子以時君尊崇妾母薨葬用夫人禮既悉從史文以見實然適妾之分終不可無辨故于成風敬嬴以妾婦主昏逆婦之日婦姜特不稱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文所以示妾母上僭之非禮也　愚謂此與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去姜存氏者不同蓋哀姜不得不貶此無可貶也然直云闕文則又不然婦者有姑之詞書婦見敬嬴妾母不當以姑道自處不

書氏見宣公不當喪娶行吉禮于衰絰之中蓋兼譏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納賂以請會張氏洽曰文公世子之死在法之當誅者公子遂
其首而行父次之觀其前後如齊可見　胡銓曰宣篡立未列于
會故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觀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
惡如此而傳云家無私積蓋近于公孫宏之布被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而立胥克（甲之子）註放者受罪黜免
宥之以遠　呂氏大圭曰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
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衆擅放之蔡人放公孫獵是也　河曲

之戰當首罪趙穿以盾故得免胥甲爲穿之黨故盾但放之而不
誅是時衛善晉放之于衛亦猶盾之私也（先儒有云放胥甲者弑夷皐之兆）
公會齊侯于平州
傳定公位也註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汪氏克寬曰會者外
爲志也齊惠以歆賂之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懽然以從蓋同
惡相濟耳
公子遂如齊
註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季本曰濟西田今鄆范二縣之地　張氏

洽曰濟西田魯之故地僖公取之于曹者桓公篡位求援于鄭誘
以許田宣公奪適求援于齊賂以濟西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
鄭莊齊惠不貪其利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
罪鄭齊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黄氏震曰邾舊雖附庸于魯自王命爲子常屬于齊每視齊爲向
背今魯與齊好故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鄭穆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扈之會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
還輕晉爲不足與遂受盟于楚陳靈公以父共公之卒楚人不禮

焉遂受盟于晉故楚鄭侵陳及宋而晉趙盾救之註傳言救陳宋
經無宋字蓋闕　胡傳鄭伯附楚而亟病中國稱人貶之也書救
陳善之也　張氏洽曰陳無罪而衆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
當救也故經略之　王樵曰據經文盾實未嘗救宋也上書楚子
侵陳又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師至陳楚已掠境而過盾之救
宋不過遙以爲名明不與楚師相及蓋自陳而即次于棐林待四
國之會同伐鄭矣左氏誤以晉實救宋而杜氏又以經不及宋爲
闕文皆失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註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

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李氏廉曰書會
師二此年及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杜註云卿不書不
敵公也此會亦可援此例何乃强爲兵會非好會之說自相異同
耶王樵曰上書晉趙盾帥師救陳此書四國之君會晉師其爲趙
盾之師明矣不必過于生義也胡傳用公羊君不會大夫之意至
以地爲美又用穀梁之說　趙氏鵬飛曰楚莊天下之姦雄也前
之滅庸首結秦巴以圖中國之西今之侵陳宋又結鄭以圖中國
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秦鄭既附東西之
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斯時趙盾若不救則陳宋爲楚
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亦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

而後及之故救陳則宋自解盾救陳不還而次于棐林四國之君
會之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中國何所恃
乎春秋書此無貶辭蓋有不得已焉爾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任氏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戴氏溪曰侵崇之
役最爲無名蓋穿見己無寸功以爲秦于晉世讐也于是侵其與
國欲立功以媚盾而固其寵焉　家氏鉉翁曰晉欲得秦而反加
兵于其與國秦愈怒而兵不可解矣此蓋趙穿志在作難託伐崇
以專兵不然何拙謀若是乎
晉人宋人伐鄭

傳以報北林之役是秋楚救鄭因解揚　吳氏澄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
鄭而無功至于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
兵　高氏閌曰趙盾以前救無功復連兵伐鄭卒不能得鄭而爲
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　王樵曰是時楚師去宋久矣故伐
鄭而宋與焉穀梁伐鄭以救宋之說大非世未有國方受兵乃伐
他國以自救者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鄭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將獲贖華元于鄭元逃歸註大棘在
陳留襄邑縣南疏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

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　張氏洽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
服其罪故書宋及鄭曰華元爲志乎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
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　趙氏鵬飛曰此鄭伐宋也大棘宋地今
大棘城在寧陵縣西南七十里鄭穆久從楚今又附楚伐宋自戕
中國罪可勝誅乎歸生雖勝卒爲弑逆之階耳
秦師伐晉
傳報崇之役呂氏大圭曰時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宋而趙穿與
侵崇之謀盾也聽之是又啓秦之爭也宋方敗于鄭而晉又病于
秦非盾致之而誰耶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鬬椒救鄭盾去之註趙
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汪琬曰此趙盾弑其君夷臯之歲也觀于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
矣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惟不輕發
于此是以能大逞其毒而莫制之也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衞陳
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于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
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內難將作旣不暇相持于外而又以
爲戰而勝則横挑强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
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于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
斂其鋒强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于楚也不然豈文襄之

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君
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齊師果歸夫崔杼
所用蓋卽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盾則假手于人耳三傳不
察遂欲以不討賊原盾罪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罪而
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耶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傳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出遂亾
而趙穿弑靈公　胡傳趙盾僞出而實與聞乎故以高貴鄉公之
事觀之則盾爲首惡明矣　邵寶曰趙盾之弑君孰書之歟仲尼
因董狐之所書書之也董狐在當時身親其事知其謀出于盾故
以律所謂造意者當之其曰亾不越竟反不討賊蓋折盾之辭非
以二端故而輒加以大惡之名也不然何以謂之良史左氏稱越
竟乃免者加之文而不知其失于誣也劉侍讀謂非聖人之言有
見矣　春秋之筆莫大于斷弑君之獄斷弑君之獄尤莫大于微
顯闡幽之二三策是故晉夷臯之弑舍穿而歸盾鄭夷之弑舍宋
而歸歸生楚虔之弑舍觀從而歸比齊荼之弑舍朱毛而歸乞久
矣盾之不欲立夷臯也立而不君苟有弑者盾固心與之矣歸生
聞宋之謀諫而不討蓋有遺力焉比用罔先登圖惟大利而不知
棄疾之擬其後陳乞一言以成景公立少之謀是誨之爭奪也百

惡之歸其能辭諸不然盾亾矣歸生喻老畜矣乞泣孺子矣比出
于迫進退維谷矣多而可免少亦可未減矜宥也夫然則何以止
亂哉夫惟歸生之不得末減也而後脅從者懼比之不得矜釋也
而後劫立者懼盾乞之不得免也而後以意謀國以術寬身者慴
非聖人其何以與乎此若夫穿也毛也宋也觀從也凡法吏孰得
而舍諸然則弑而𣪠卒之抑何以異于是魯以本國而諱禮也楚
以夷狄而外且略之義也髡頑陽生獄無適歸故隱其非命以伸
體焉其餘則皆常法而已矣許止何如亦常法也有過無大故旣
斷之又從而赦之　趙盾爲法受惡許止爲禮受惡故曰于盾見
忠臣之至于止見孝子之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註牛不稱牲未卜日

猶三望

葬匡王

註四月而葬其禮簡也會者不書其人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穀無之字公作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傳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疏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按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遂息至是而赤狄與焉赤狄狄之別種隗姓潞氏甲氏及留吁皆赤狄後滅于晉

宋師圍曹

按傳宋文公即位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不書非討罪也

宋圍曹報武氏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鄅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註莒鄅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崔氏曰桓十六年城向則向為吾邑矣意莒嘗平後以其邑歸莒至是莒不肯平乃復伐而取之　高氏閌曰郯結魯于魯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故莒人不肯平也公忿而伐莒齊不與焉遂取向自益終之以為利也後書郯伯姬來歸則不惟無以平莒之怨且無以固郯之好蓋兩失之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鄭靈公欲殺公子宋宋謀先歸生懼其譖而從之夏弑靈公註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張氏洽曰歸生位為上卿久執兵權國事由己不能鎮服逆亂又脅于邪謀撓而從之位尊

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　吳氏澄曰左氏所載事蹟猥瑣疑不可信蓋歸生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不獲于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而陰實假手焉此亂臣之首也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王樵曰楚師之來為鄭未服亦為討賊也胡氏書爵以予之其說非是

五年春公如齊

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註往朝見止要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于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

註高固齊大夫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尊卑之別不書女歸降于諸侯也其日來者以公自為之主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註叔姬寧固反馬（反馬義詳左傳日剝） 按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叔姬初嫁未合歸寧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皆非也

楚人伐鄭

按傳鄭三年三被兵而晉不能庇之自是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陳即楚故也胡傳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書法如此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 家氏鉉翁曰鄭穆暮年棄楚而從晉望晉有以大拯其危難也會未期年而有歸生之亂晉坐視不討陳叛而與楚良以是爾晉成辟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哉然陳鄭每相視為向背鄭賊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終不為晉屈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謀會晉也 衛成事晉甚謹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特使良夫來盟以定之

夏公會齊侯伐萊

註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 按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所云不與謀特不與其始謀爾趙子常曰豈有為人出師而不同其謀者劉譏其例與事違是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註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作黃父）

傳鄭及晉平晉侯之立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盟于黃父止公公不與盟以賂免不書盟諱之也 張氏洽曰凡盟會而不得見

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我也若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則曲在我矣宜公私昵于齊而不事盟主故黑壤之盟見執而不得與以賂苟免是以諱之　家氏鉉翁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伯權盡去楚橫行中原而不敢問齊倔强東夏而不能討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　陳氏傅良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黑壤而下諸侯復序焉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隱而下君恆稱君貶則人之故諸侯多貶辭焉自文而下大夫恆稱大夫貶則人之故大夫多貶辭焉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註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註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註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日同略書有事（略書有事謂不言禘）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張氏洽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于例不當書卒今特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宜公德之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起呂反）

註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沈氏曰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　檀弓記此事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胡傳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　王樵曰仲遂書猶繹志禮之失也叔弓書去樂志禮之變也二者不同

戊子夫人嬴（公穀作熊）氏薨

註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註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張氏洽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　李氏廉曰晉絕秦書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蓋晉昏狄而結以伐秦　高氏閌曰殽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攷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

楚人滅舒蓼（公作鄝）

註舒蓼二國名王樵曰按春秋末有二國連書者雖狄別種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舒同宗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群舒也蓼國文五年已滅故知云二國者

非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註敬諡嬴姓克成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之葬爲雨止禮歟曰禮
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爲雨止潦載簑笠蓋士之禮然曰
不爲雨止豈固有爲雨止者乎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
門猶廢而况送死之大乎　王樵曰左氏以雨不克葬爲禮穀梁
以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爲禮夫送終之大事備具于豫而變難于
期雨而無害如穀梁之說可也如雨甚而不可即土汲汲以葬反
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

城平陽
註今泰山有平陽縣　高氏閌曰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蔑即孟獻子公孫敖之孫文伯子也）
宣公勤齊至矣又冒哀而往而于京師缺如也及天王徵聘仲孫
始黽勉一行此而書之罪惡自見
齊侯伐萊

戴氏溪曰萊去齊爲近故必欲服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刼魯侯
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註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顏師古曰桓十五年
牟人來朝即此　季本曰根牟與牟異名牟子國在登州府福山
縣西北三十里根牟在魯東北界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
分別爲一國如小邾之于邾耳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
即所取根牟也　根牟北界于齊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之（高氏曰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年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傳討不睦也註謀齊陳扈見文七年鄭地也公羊以爲晉邑非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註不書諸侯師林父兼將之
陸氏九淵曰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蓋爲陳也陳侯不
會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之所宜與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註卒于竟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使孫良父來盟謀黑壤之會及會而晉人止之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縱以喪赴亦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傳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楚子爲厲之役伐鄭 厲蓋地名杜氏謂取成于厲既成而鄭伯逃歸楚子恨之事在六年闕 按自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楚未得志七年鄭又及晉會黑壤故楚今年伐之不以黑壤與師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也 黃氏震曰楚莊加兵于鄭者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思意書楚子

者君爲將也書人者大夫也夷狄猾夏有何可褒而以書子爲與之耶時晉景初立郤缺救而不能定故十一年又從楚有辰陵之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 張氏洽曰 左氏本作泄唐人諱世字雖邊傍亦然改泄爲洩耳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洩冶諫公告二人二人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 註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胡傳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亾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 趙汸曰稱國以殺者言君臣同惡罪靈公與孔儀二人也稱其大夫言不失其官也洩冶正言不諱以忠受僇聖人嘉而憫之如不書名則沒其實矣杜氏之說豈不謬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以我服故註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傳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奔衛註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疏略者齊告不言其名 穀梁傳氏者

舉族而出之詞也 許氏翰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于此舉氏辨之早也 傳以爲崔杼 家氏云以崔杼之年攷之此時方弱冠不應權勢已爲人所畏疑是杼之父但不可攷木訥云自此至崔杼弒君凡五十一年必非杼也蓋傳會之辭

公如齊

奔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故射公殺之註徵舒夏姬子 家氏鉉翁曰

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朋淫殺諫而弑者以名字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杜云平國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大非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故宋屢伐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註歸父襄仲之子　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 前年敗楚師而懼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家氏鉉翁曰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君盾內有所歉置而不問今郤缺為

政又不能治徵舒之罪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使得挾仗義之名晉霸自是愈衰矣　趙汸曰春秋之初征伐在諸侯帥師不必皆卿故書人書師多微者自大夫專兵之後微者率師亦少此四國會兵必不皆微者傳雖不得名氏明皆為卿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註報孟獻子之聘王季子即劉康公食采于劉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稱字　許氏翰曰宣公事周僅遣一使而重臣繼來自是王靈益衰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作蘱

註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疏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為邾之都矣此非取邾之都蓋別有繹邑近邾都者亦因繹山為名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伐邾故也　高氏閌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來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君與大夫五如齊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註報行父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註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陸九淵曰屢書楚子伐鄭聖人深傷之左氏載士會救鄭逐楚子于潁北不見于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傳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註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愚謂陳侯者靈公之子成公也其年冬楚子縣陳陳侯逃在晉當辰陵盟時楚未有討賊之謀故成公與會胡

文定張臨江皆有予楚之說蓋泥于楚子書爵耳楚爭霸中國何
義而予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洽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以伐之　汪氏克寬曰伐郯
伐莒皆以歸父將兵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屬歸父以見宣公之
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
傳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會于欑函衆
狄服也註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　陳氏傅良曰
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于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

莊時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
父伐鄭不書　按是時赤狄屢伐齊爲患中國以衆狄爲之輔耳
衆狄服于晉則赤狄之勢孤所以十五年六月荀林一舉滅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註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註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
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黃澤曰此時楚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
而止今略其縣陳之事而止書入陳見聖人許人遷善又本是先
入陳而後殺徵舒今却書殺徵舒于前見聖人以討賊爲急

謂此非眞予楚也乃深責晉也晉霸衰而楚始得假討賊之義行
乎中國此刪詩之所以終于陳靈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范氏甯曰二人與君淫昏當絕之于陳而恃強納之執國威柄制
其君臣顚倒上下錯亂邪正　黃氏震曰楚莊非與討賊也善乎
張元德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
舒而縣陳愚因張氏之言推之則楚莊殺徵舒特爲二人報私忿
欲因而利之耳諸家予以討賊何過耶　汪氏克寬曰孔寧儀行
父不書奔書奔則是二人請討于楚也不曰陳公孫寧儀行父不
使得爲陳之臣也經凡書納者皆非所宜納　王樵曰使楚莊眞

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特一夫之力耳寧假動
大師臨其城紿入其國而後爲快哉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弑其君
其賊易知而孔寧儀行父之爲賊難見何則公告泄冶之言寧行
父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然則躬殺泄冶者二賊也徵舒之恥發
于似汝亦似君之言然則激自廐之射者又二賊也平國既弑不
他奔而奔楚蓋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楚莊以利興師非申叔
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致胡公太姬幾不祀者又二賊也使天
討得行則二賊之討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楚莊之志可知
矣抑叔時之言固善然楚莊之不遂取陳者實以陳侯之在晉耳
晉率諸侯納陳之故君而不泯其社稷陳人應之反楚如反掌矣

此楚所以不敢取而復封之以爲名知不能有也　愚謂二人無
寻之之理陳之得復何關二人之力左氏以納之爲有禮杜元凱
遂以賊討國復二子功足補過大悖于義亟當取方麓之論正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註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張氏洽曰徵舒雖楚討之陳
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公羊氏曰書葬君子辭也

楚子圍鄭

傳鄭既盟辰陵又徼事于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扶必反）晉師敗績

傳楚子圍鄭鄭伯行成晉荀林父救鄭濟河遇楚師于邲楚疾進

師乘之遂敗註晉主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張氏洽曰地譜鄭
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桉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
爲志乎此戰也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
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于鄭者又進退
得宜緩急有節林父上下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又此行
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于輿尸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
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觀公羊述楚子之
言則知楚之所以勝觀左氏序羣帥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春秋
故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者其敗師之罪也　邲之
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師也楚君親在行間
則書楚子非有褒貶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殺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
楚子怒遂圍蕭蕭潰　汪氏克寬曰蕭爲宋附庸滅蕭將以偪宋
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己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傳卿不書（俱稱人）不實其言也註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雖有守
信之善華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疏晉衛曹背
僞妄華椒承其言以誤國致使伐陳怒楚被伐無救　陳氏傅良

曰曷爲貶稱人猶曰人自爲盟也人自爲盟自鹿上以來于是再
見其再見何中國又無霸也　姜寶曰楚入陳服鄭敗晉于邲至
是又滅蕭以偪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以禦楚晉實
不能也而徒爲此盟以塞責竟何益于事乎列國稱人以示貶胡
傳說是　齊盟以一天下之志而晉以大夫尸之況原縠喪師罪
人而可以主盟耶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所貶不
獨渝盟也

宋人伐陳衛人救陳（參考諸經宋皆書師　按獨書人疑是刊誤）

傳宋爲盟故伐陳衛孔達以先君成公與陳共公有約言遂背清
丘之盟而救陳　胡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

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楚而不貳未足罪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興師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書救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而自見　高氏閌曰衛方盟于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然有背盟之惡故書人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

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夏楚子伐宋

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黃氏震曰陳叛中國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也　姜寶曰伐之為言蓋楚自以救蕭伐陳為宋之罪聲而討之其實不可以言有辭書爵

莊旨將爾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討邲之戰與清之師殺之盡滅其族　註書名以罪討　高氏閌曰晉釋趙旃魏錡不討而專誅先穀已失刑矣況又滅其族乎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晉討衛之救陳衛孔達曰請以我說乃縊而死　註書名背盟干大國罪之　蘇氏轍曰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　按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宋討之而衛救之衛之救陳孔達之謀也故殺之以說于晉達雖背清丘之盟而不廢先君之約言又甘心一死以濟國難其情亦可閔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傳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鄭伯懼如楚謀晉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申舟扶宋公僕）宋華元殺之楚子遂圍宋　吳氏澄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弱均可罪

也　王樵曰是時楚已得陳鄭許蔡非得宋不已故滅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歷三時兵不解卒得宋而後已宋服則齊魯可搖矣此楚圖中原之序也鄭在楚之彀中未易旦夕爭也是時急莫先于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于鄭而緩于救宋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哉（此本趙木訥之說）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或曰謀楚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季本曰宋之東北界卽魯地也是時楚師在宋則魯有震鄰之恐故去年冬歸父會齊侯咨謀所以待楚此會宋之舉要亦齊侯許之而然爾　王樵曰以千乘之魯豈無自強之道楚在宋而求媚焉懼其不免至于薦賄此孟獻子之謀也抑何卑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楚師將去宋申叔時不可使築室反耕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平　註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胡傳主公羊之說　廬陵李氏曰疑穀梁爲優　陳氏傅良曰凡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傳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王樵曰暨齊平不稱人此稱人者圍者與被圍者兩力俱竭華元子反因上下之意權事宜以生兩國之民穀梁所謂上下欲之是也臣無專美而亦有從權應變以濟國事之義焉夫宋之受圍九月至于易子析骸其望援如水火而晉人不能出一師以拯之待其成單力盡徐自解罷聖人書此所以傷中國之失道而人類亦幾于盡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殺之又傷潞子之目荀林父滅潞殺酆舒　註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疏潞氏以國名爲氏潞氏甲氏皋落氏皆是　呂氏大圭曰狄侵中國晉竟滅之是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不解晉不能合諸侯往救而徒稱兵于狄今年滅赤狄潞氏明年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其爲謀不過畏強凌弱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于狄耳豈爲義哉按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告辭略也自晉滅赤狄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不當重以爲說也

秦人伐晉

傳秦桓公伐晉晉魏顆敗之于輔氏　高氏閌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擣其虛

也故貶而人之　按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經書夏六月而傳云秋七月必有一誤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卽王札子殺召戴公毛伯衞卒立召襄戴公子　註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陸氏淳曰按傳云王孫蘇與召毛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毛則當如穀梁云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杜氏以兩下相殺歸罪于殺者而王孫蘇無譏吾所未解愚按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爲不以蘇首惡哉恐當以經爲正　許氏翰曰桓襄以前諸侯交相戰伐諸侯不稟王命也至

此而王臣有相殺者王臣不稟王命也拓跋魏高歡睹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帝在位王侯專殺國遂以亂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羊作牟婁張氏洽曰當從公羊牟作無聲之訛也

註無婁杞邑 高氏閌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往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吾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于齊齊侯則疑魯之從楚也蔑于是復會以修舊好焉

初稅畝

註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杜氏解稅畝最明朱子論語註從之胡氏以爲廢公田而用稅法蓋祖公穀註之說恐當時未必變古至此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書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其後成公作邱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皆盡豈非宣公啓之乎 趙氏匡曰論語云二猶不足若去公田而于一井中均行什一之稅所得與藉何殊是又不得謂之二矣

冬蝝生 蝝稅全反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

註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趙氏匡曰此類生訖便爲

災如蠶生而食葉也爲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民災故書杜氏云幸其冬生不爲物害喜而書之非也穀梁云非災亦非也

饑

註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留吁

註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榭火 公穀作災

註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疏楚語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 屋歇前如今廳 宣王中興嘗講武東都于是乎有榭焉後王思其功因以爲宮而祀之呂大臨攷古圖有邢敦王格于宣榭是知宣王之廟也

秋郯伯姬來歸

傳出也

冬大有年

書大有年正見前此饑饉之多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
傳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即斷道辭齊人（郤克怒齊故）　註斷道晉地
林註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　黃氏震日時宋已附楚中國甚危故晉爲此會係魯衞曹邾之心　王樵日郤克徵會本爲謀楚穀梁說是也胡氏謂謀伐齊誤矣徵會在未見笑之前豈豫知其見笑而爲之會以謀之耶斷道之盟此天下之大計也因小忿而忘大計舍攘夷匡世之功而雪一笑之恥此晉之失也　按傳文斷道之盟方徵會于齊而乃曰謀伐齊哉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註傳例曰公母弟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何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孫氏復曰不書公子公孫以見肸無祿而卒也稱字卒之以其賢而得書也　趙汸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此謂春秋所書弟皆是時君同母之弟蓋史文實錄之法非以是爲加親也肸非見大夫卒不當書宣公以庶篡適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使世爲卿故稱弟稱字而書卒若稱公子則嫌于見大夫且無以見宣公寵愛之情史非不知異母之不當疎外也陸氏諸儒辨之過矣　按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肸之子叔老生叔弓叔弓生輒與叔鞅輒生叔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傳晉衞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汪氏克寬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盟會而恃其強大侵伐小國故晉景與衞伐之未必專爲婦人見笑後此鞌之戰則郤克等自以私忿而又甚焉爾
公伐杞
陳氏傅良曰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

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註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　范氏甯曰書于鄫惡臣子不能距難
甲戌楚子旅（公作呂）卒
註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公孫歸父如晉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　胡傳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謙禮怒

晉魯上卿而郤克決意伐之晉方甚強齊少懦矣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者也況歸父聘晉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于背大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傳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許逐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也故不言出　胡傳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

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趙汸曰歸父不稱族者因上文書如晉耳傳言善之杜云非常皆非是按趙說固是然歸父之出合于禮左氏善之之說未可目為非也　黃氏震曰按宣公之立出于公子遂（莊公子）故東門氏專魯政及公孫歸父繼之三桓之強反不若東門氏矣至是歸父欲假晉以去三桓未及復命而公薨故臧孫許逐東門氏而季孫行父主其謀事勢翻覆固有必然者然三桓若去則東門氏益專今東門氏逐則三桓益專歸父也行父也皆以魯為利而皆非魯之利也　或曰歸父欲去三桓不謀于素厚之齊而謀于初交之晉及不克又不奔晉而奔齊左氏所載恐未必實蓋三家忌歸父用事及宣公薨以向不事晉之罪歸之因以逐之耳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六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七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亨衢參輯男梓生校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註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傳爲齊難故註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

重斂故書疏甸卽乘也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

乃四倍于常譏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　張氏洽曰甲士三人

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爲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

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胡氏以爲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

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邱甲　胡氏寧曰成公以前甸賦

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邱共

出三甲爾今作邱甲卽一邱出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也此本之李衛公

說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余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

此　季氏廉曰司馬法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邱出

四甲四甲爲百人四邱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杜說太過豈

有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

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臧孫許者文仲之子宣叔也武仲之父

傳聞齊將出楚師註懼齊楚赤棘晉地　高氏閌曰許曷爲及晉

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爲此盟　黃氏震曰

臧孫許爲季孫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季孫懼其見討故作丘

甲以備齊盟赤棘以附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傳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而伐之敗于徐吾氏註茅戎戎別

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

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齊侯圍龍取之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衛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稷欲還良夫不可故戰而

敗註新築衛地　按新築爲衛地恐亦齊來伐衛而與之遇于新

築也　張氏洽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至

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

而戰致敗其衆喪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鞌音安）齊師敗績（首公羊作手）

註魯乞師于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敵和戎之類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以爲卿故也　陳氏傅良曰鞌齊地去齊五百里凡帥非卿不書雖卿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爲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按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及其副春秋之例）　張氏洽曰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

郤克恥一笑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志乎是戰雖幸而勝之不足道也　家氏鉉翁曰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王樵曰鞌戰之由惟左氏得之宣公薨行父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赤棘皆爲齊也齊伐我北鄙釁遂成矣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報齊故與行父皆因郤克以克憾齊而未有名以興師也克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二則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則知是役也以魯衛乞師而魯衛乞師自各以見侵之故二傳増魯衛曹皆有見笑之事此妄說耳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季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王樵曰[illegible]無四國聘[illegible]使適在同時之理此處當從左氏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註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　張氏洽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京于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此經當參取公羊之說國佐如師乞盟之情見矣郤克恃其戰勝之力以非義求多于齊國佐以直辭折之而氣遂餒又恐再戰傷威乃昳魯衛之使爲之請追及袁婁而與盟焉故書及國佐盟以見斯盟也四國之卿皆汲汲欲之也制敵莫如仗義信矣　家氏鉉翁曰桓公不戰服楚退師而與之盟郤克旣敗齊師進兵將及其國都而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書來盟與及盟春秋一字之襃貶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傳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註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汶陽田汶水北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楚令尹子重以魯衛皆受盟于晉乃悉起師救齊而先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傳楚侵我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請盟楚人許平（許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汪氏克寬曰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楚書人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

名者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于楚子貶稱人則不見望國之君下夷于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楚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羣服于荆楚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註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趙

汸曰晉文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下蓋秦伯爵其臣先侯國之卿也蜀盟超宋卿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以勢軋諸侯也蜀地未詳　蘇氏曰蜀魯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一統志蜀山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疑即此蜀程子曰楚人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國則魯可知也　吳氏澄曰嬰齊于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爲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于楚臣　項氏安世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

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汪氏克寬曰書及則內爲志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于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李氏廉曰楚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而已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而已雖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從之今蜀之盟諸侯與者十一國後四十三年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以爲貶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東鄙覆諸鄤覆伏兵也敗諸丘輿註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前年冬鄭從楚侵衛故今討之王方麓云左氏以爲討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于楚非鄭之罪奚討乎　趙氏鵬飛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其不自安不相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易若移鞍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力以迫楚楚必詘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于齊諸侯既屬于楚而區區摟四國于從楚之餘以之伐鄭宜其不足以得鄭也　高氏閌曰去冬鄭爲楚導而宋會衛曹雖盟于蜀猶未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

嘗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
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傳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註僑如叔孫得臣子棘汶陽田之邑
在濟北蛇邱縣　胡傳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
其邑而攻之何也咎于是時初稅畝作邱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
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古刀反如
註赤狄別種　胡氏寧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
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廧咎如潰削不書
聖人之情見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註先晉後衛尊霸主　按左氏云聘且尋盟公羊亦云聘而尋盟
者尋舊盟也是皆以爲二子聘盟兩受命惟劉原父以爲生事專
命胡氏從之
鄭伐許
註不書將帥告辭略　陳氏傅良曰狄鄭也楚之霸鄭爲之也由

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
也至辰陵鄭卒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
蜀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趙汸
曰鄭自辰陵竊盟于楚而又徵事于晉既從楚以拒晉又一歲中
再伐許以怒楚其反覆乎晉楚之間誠狄道也故再伐許稱國言
一非復中國諸侯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註宋共公新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註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傳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　汪氏克寬曰公連歲
朝晉禮愈煩而身愈卑所以取傲忽之辱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公作運）
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任氏公輔曰東郡廩邱東有鄆城此
西鄆也九年楚人入鄆爲東鄆莒別邑　季本曰魯西鄆即今濟

寧州鄆城縣城之以備齊也　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
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爲固
註云以備晉則鄆之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取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祭　胡傳悼公喪未踰年
以吉禮從金革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罪也　按鄭于是三伐許
矣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郭登曰去年經書鄭伐許說者謂稱
國以伐狄之也此書鄭伯伐許說者又謂喪未踰年以吉禮從戎
稱爵著其惡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衞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經于此何以不狄之鄭悼居喪伐人眞夷狄之行也經何以
反書爵而不狄之竊意鄭伐許或鄭下脫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
人微師少而略之其後鄭伯伐許恐是鄭伯自將據舊史而實書
之耳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立義各有不同然不應于數年之事
事同罪一或恕之于前或誅之于後反使經意破碎言無統理聖
人恐不如是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註出也傳在前年　吳氏澄曰傳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
叔姬歸杞桓公至今四十四年夫婦皆年踰六旬而姬始來歸非
悖義而出也故姬既卒而杞桓復逆其喪以歸

仲孫蔑如宋
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公作秀）于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註穀齊地
梁山崩
註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張氏洽曰同州韓城縣有禹
貢梁山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傳鄭服也許靈公愬鄭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請成于晉晉為之會諸侯註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註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劉炫以為直築武公之宮不築武軍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豈或然歟　張氏洽曰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　邵寶曰武公

之謚武也必嘗有功于武矣季孫行父以鞌之功不勝其侈于是乎有武宮之立明堂位因是以擬武世室則漢儒附會之說耳

取鄟 鄟徐音專

註附庸國也 公羊以為邾邑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前年諸侯謀復會宋人辭以公子圍龜之難　註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　趙汸曰晉伯宗非卿合書人并鄭人不書者同受霸主之令以衛將尊師衆舉重故書某帥師既書某帥師又曰某人亦于文不便襄十九年欒魴同杜說非　按是年秋魯二卿侵宋為晉命則此亦晉命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傳命伐宋也 高氏曰蓋晉召之　註嬰齊叔肸子郎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費音祕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晉命也　季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為霸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蓋本非有怨無志于深入但侵掠其境而已　家氏鉉翁曰楚莊之圍宋也宋幾斃而晉不能救蟲牢甫盟又謀再會晉實繫宋一以國

難辭遂使魯衛二國興師迭侵之春秋繼書于策責晉深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鄭從晉故也　陳氏傅良曰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歲也而後貶人之　趙汸曰楚君將稱君而後大夫將稱大夫略之則稱人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賀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公作侵

傳欒書出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 荀首 范文子 士燮 會韓獻子 韓厥 諫曰不可遂還　王樵曰晉師

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去我是晉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于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
用衆均不可掩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七年春王正月鼷音兮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註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李巡曰鼷鼩鼠
一名鼷鼠　孫炎曰有螫毒者如今鼠狠　許氏翰曰小害大下
賊上食而又食其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乎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
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林註郯今淮陽軍下邳縣越江淮而伐郯吳始大也曰吳以僭王

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註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家氏鉉翁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
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註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馬陵衛
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季本曰馬陵鄭地今開封府
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元城縣馬陵非諸侯同盟處蓋元城
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盟于此　愚按晉欲救鄭必先合諸侯合
諸侯必渡河須由衛地馬陵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正衛地也故至
此即盟諸侯且晉侯特聲言救鄭耳攷傳時楚師在氾鄭人獲鍾
儀獻晉晉即挾之以歸未嘗與楚遇也中牟即有馬陵岡豈至此
而方盟諸侯乎彭山之說殆失之矣故知古註不可輕駁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註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劉氏敞曰非邑也昭十三年吳

滅州來滅之名施于國邑不言滅也州來小國世服于楚　家氏
鉉翁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　陳氏傅良曰吳楚
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爲之
也
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云冬無雩非也周云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
無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良夫子　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
杜氏諤曰林父外交強國以伉其君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

翼衞獻所以失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註齊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來言緩辭蓋晉知言之不順歸之于者易辭魯之義不足以自直而不敢違也季文子私于韓穿亦何益乎

晉欒書帥師侵蔡

高氏閌曰蔡服于楚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詞討之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傳逆也註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註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納幣使大夫可也公羊云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亦一說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朔妻莊姬同括放之齊姬譖同括于晉侯曰將爲亂欒郤爲徵遂殺同括註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王樵曰趙同趙括好勇而輕觀邲之役可見趙嬰淫亂罪所當討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不爲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勛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作錫公命

賜命義見文元年　孫氏復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非有異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註前五年來歸者慰其見出來歸故書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傳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註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于列國　家氏鉉翁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以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小國何以自存乎

衞人來媵

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衞來媵之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請之也註叔姬已絕于杞魯強請杞使還取葬　陸氏淳曰女

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圯而死反葬是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爲汝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註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張氏洽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汝陽于齊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徒以威制約束之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會紛紛甚矣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金氏履祥曰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邱之同一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註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註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晉人來媵

註媵伯姬也　何氏休曰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　顧炎武曰十二公之女嫁于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以宣公元妃所生卽穆姜也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宋伯姬歸于宋特書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高氏閌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爲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尋前盟也而晉人乃執留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與晉爭及十六年楚一求成于鄭而鄭甘心從楚蓋追怨晉之不德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無虛歲譊譊然常以失鄭爲憂實晉有以

啓之也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殺伯蠲不書旣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予其救也所以存中國抑夷狄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頃音傾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註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陳氏傅良曰伐稱名入稱人書法與會蜀盟蜀同　季本曰此東鄆也今青州府沂水縣古鄆邑卽莒魯所爭楚非與莒有惡蓋報晉之伐鄭耳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　王樵曰白狄介秦晉之間秦晉互挾之以相伐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是時楚方撓晉爭鄭潰莒以牽其東而秦復與白狄
戰其東爲楚之黨所以十三年會十一國以伐之
鄭人圍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　按此爲公孫申之謀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
用其言改立君也
城中城
註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
之前故傳曰書時　家氏鉉翁曰穀梁于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
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魯國之内城耳非杜氏所云廩邱也城中
城蓋懲莒而備楚歟趙伯循云若中城實壞豈得不修之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晉命也　書衛侯之弟與齊夷仲年同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
剽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疏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皇天饗
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立公子繻見殺又立髡頑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何益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會
諸侯以伐鄭鄭人盟于修澤鄭伯歸註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
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劉氏敞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州蒲
爲君按經但言晉侯無以明其是州蒲也公穀皆無傳信經足矣
趙汸曰據傳晉人生立州蒲爲君此後世內禪之禮所從起也
然非王制悖甚矣劉侍讀疑無其事則又不然
齊人來媵
註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反卒
秋七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弔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不書葬晉侯公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註正月公在
晉不書諱見止　王氏樵曰襄公留于楚者九月書正月公在楚
傳者謂存君也今成公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止猶在中國
也襄公則見止于外夷矣書法不同蓋有華夷之別
晉侯使郤犫又由反公作州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註郤犫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註郤犫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

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吳氏澄曰郤犨既歸行父遄往報
聘畏晉故爾左氏以爲聘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愚按杜云
舉重略輕蓋謂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郤犨書聘書盟文子書如
晉而盟略焉　張臨江云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
之若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縱有亦與其大夫盟耳諱
而不書爲魯之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張氏洽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鞍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迫于晉之辱
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
之三日復出奔晉　高氏閌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天子
三公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故
書出以爲萬世戒是時王室衰微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奔
晉而晉罪昭矣　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
書出王臣書奔三子服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公羊作沙澤

傳晉使鍾儀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命
會于瑣澤成故也註瑣澤地闕　陳氏傅良曰此晉楚爲成也于

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家氏鉉翁曰晉楚相成春秋何故略而不書晉之中葉君儒臣媮
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楚實怙其強
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遂渝盟伐鄭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予
晉爲此會也　劉氏敞曰瑣澤之會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
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華元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傳之言未
足信也　王樵曰按傳文全與經不合經書會于瑣澤者晉魯衛
也傳所載盟于宋西門之外者是晉人宋人楚人而如晉聽成會
于瑣澤者又鄭伯也非衛侯也魯又初不與也不知何年之事而
左氏誤附焉趙氏謂此若實事所係甚大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

應不書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而附會
爲此傳耳　愚按本年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此卽鍾儀所合者若宋西門之外晉楚已盟
何是年又屢盟不已乎劉原父王方麓之辨極有理西亭王孫云
會瑣澤者將以伐秦也故明年遂使郤錡來乞師　或曰時晉厲
公初立而求諸侯魯因見止之辱有貳心焉疑晉欲撫納魯而衛
侯居其間以成之以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欲爲晉致魯而知其
然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註交剛地闕　高氏閌曰此狄蓋白狄九年秦狄伐晉此先敗狄

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　凡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不使夷狄敵中國也此穀梁說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註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如京師
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志非禮也晉
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覲之禮絶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

傳秦桓公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以伐秦爲遂事者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　張氏洽曰諸侯朝
王之禮儀禮覲禮篇載之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削跡京
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道未有不由周者故因講朝禮
于京師而同劉子成子爲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
特行于伐秦之役若役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朝于
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
見其行禮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
而非爲京師也劉子成子之在會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
朝王之專禮而遂大典摟諸侯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陳氏傅良
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
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
爲不足詳焉爾　王樵曰秦師或不大敗故不書杜氏以爲經文
闕漏非也
曹伯盧卒于師（公穀作廬）
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張氏洽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
今以伐秦至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傳衞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而
復之註晉納之故曰歸　許氏翰曰人臣不惟義之安而介恃大
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衞獻至于
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註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絶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鄭子罕（即公子喜）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以四年鄭公孫申取疆之田求和于鄭）　季本曰時鄭方從晉遂恃晉而凌許楚又以備吳不救許安得不遷葉而依楚乎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陳氏傅良曰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姜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　稱婦穆姜向在左氏稱族舍族之說非是一事而再見卒名耳義見宣元年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註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公羊傳爲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傳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李氏廉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攷之則仲固爲族無可疑矣　劉炫曰公子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啖氏助曰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二傳不知此而妄說　趙汸曰不稱仲孫者以別于仲慶父之後也與叔肸之後不稱叔孫以別于叔牙之後同何氏謂不書仲孫明子不爲父孫非也子不得爲父孫不待異文而後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陸氏淳曰執未有稱爵者此獨書晉侯以執節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　程子曰負芻弒世子自立已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張氏洽曰春秋爵厲公與其討也然猶不掩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會諸侯而盟之乃盡善爾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舉措一不當遂開釋罪之門豈小失哉　左氏以曹伯惡不及民故不稱人以執愚謂稱晉侯執曹伯本爲討罪特書左氏見史法執惟稱人而不知經意故發例舛謬如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趙氏鵬飛曰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無聲罪之師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吾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請討蕩澤）許之乃反莊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山

傳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註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氏以示其罪林註子山即蕩澤　陳氏傅良曰此蕩澤也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稱國以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　蘇氏轍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于亂非政也胡傳書之重辭之複所以予元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許之討而後入其正可知蘇氏之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于人而忍伐其本乎　元反而山殺則殺山者元也而以國書何哉蓋以見山之惡不容于國人元以國人殺之出于公也非擅權妄殺者比矣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與蕩澤皆桓族註公子目夷之曾孫　趙氏匡曰按經文云華元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與傳云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不合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使魚石為與蕩澤同族懟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攷之事理無非乖謬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耳又左氏云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夫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何氏休曰不復有文再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言歸者明出入無惡大夫山不氏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出奔楚　李氏廉曰何氏此說近事情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有大功寧得自奔而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直入彭城以叛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音秋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始通吳也註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　是時吳楚以鍾離為界　趙氏鵬飛曰晉欲制楚必先結吳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北爭　按殊會乃公穀之說趙伯循非之王方麓云先儒因再書會有外吳之說其實諸國大夫先相約集而後會吳于鍾離春秋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也

許遷于葉舒涉反

註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曰葉在

楚國方城之外蔽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註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今世常有之寒甚所致二傳皆云雨而木冰也雨如字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劉向曰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子盟于武城故子罕伐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於斬反來乞師

註將伐鄭黶欒書子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遇于鄢陵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註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孫氏覺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言楚師之敗君傷則師敗矣　王樵曰凡君將不言師師以君重于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矣若君將被殺獲則既書師敗又書殺獲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敗胡沈之君滅是也　汪氏克寬曰楚之衡行極矣鄢陵之役固不可不勝惜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克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註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書法與殺得臣同　高氏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奉法而賞罰行也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凡十有三未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蹈之端可為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傳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叔孫僑如通于穆姜謀作難故公至後期郤犨取僑如貨愬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註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程子曰後期以國難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恥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之師伐鄭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諸侯還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註尹子王卿士子爵宋衛不書後也　鄢陵楚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不足以令天下也

陳氏傅良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

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劉子成子猶不書也今初以尹子與齊國佐序甚矣厲公之恣也　季本曰自此以後厲公三伐鄭皆有王人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復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即公子欣時吾歸而君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逃奔宋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註爲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其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陸氏淳曰曹伯之負芻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歸自京師而不名

曹伯以深譏王也　啖氏助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其位未絕故不名也　李氏廉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爵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書自京師者釋衛主于責晉釋曹則主于責王也書法精矣　黃氏震曰竊意哭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爲別曹成之位定已三年不待書名爲別耳恐無他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公作招丘

傳叔孫僑如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犨請止行父殺之而已我斃蔑故晉執行父于苕邱註苕邱晉地舍之苕邱明不以歸不致行人非使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註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傳子叔嬰齊請季孫行父于晉乃赦季孫季孫及郤犨盟註晉許魯平故盟　孫氏覺曰不書釋而書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註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鄭氏元曰伐而致會于伐事不成　啖

氏助曰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

乙酉刺公子偃

註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公子偃與公子鉏俱爲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王樵曰穆姜怨成公指偃與鉏而謂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事止如此則偃無罪據經上書僑如奔齊下書刺公子偃則偃蓋爲僑如所累不止穆姜之一言矣然偃即有罪必不大于僑如情苟可原當有議親之典罪狀未明而遽殺之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結帥師侵鄭

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註括成公曾

孫　趙氏鵬飛曰如左氏所言衛救晉而侵鄭則衛有援伯之功
何得不書此經文之所無高氏曰晉命也爲是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楚子重救
鄭師于首止諸侯還註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晉爲主兵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葉氏夢得
曰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書尹子
單子蓋鄭恃楚不服晉復請于王而益之也　按畿內諸侯兼三
公者曰公不兼三公者曰子此單子與文十年蘇子同杜氏以爲
單伯之降爵非也單伯亦非周卿士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傳尋戚之盟也註柯陵鄭西地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
與盟　趙氏匡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
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事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佐佐召克而讁之克以告夫
人夫人怒佐相靈公如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高鮑將
不納公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故公刖鮑牽而逐高無咎　許氏
翰曰齊靈不公其聽蔽于帷牆弃其世臣以致禍亂固可悲矣無
咎身爲世卿不能謀國正君坐生疑間以至見逐亦不爲無罪故
書奔無異文　季本曰高國旣去崔氏則事權由己出然慶克者
崔氏之黨也克蠱靈公之母而行譖于內于是高無咎國佐不能
自保而崔氏復進矣
九月辛丑用郊
註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按傳云啓蟄而郊今郊在
九月乃夏正七月故杜云非禮　李氏廉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
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殊
無義理　趙氏鵬飛曰成七年卜郊不從乃免牛十五年卜不從
遂不郊今公懼卜而不從則冬不得郊也故不復卜而直用之書

用郊蓋前此未嘗直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註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圍之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王樵曰按
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晉自鄢陵之
役兵威非不振而若此者君臣驕泰已甚非眞有憂諸夏之意也
勤以示威退以保勝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力之反　公作軫穀作蜃

註貍脤地闕　李氏廉曰以下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乃十月十五日故杜云日誤二傳謂致公而後卒大夫臣子之義此不達史文有謬誤之理故妄爲曲說陸氏劉氏已辨之　按嬰齊叔肸之子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俱縛反且子餘反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嬖請先去郤氏遂攻三郤殺之公使胥童爲卿　張氏洽曰郤氏雖多怨而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傳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故楚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註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吳氏澄曰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人當國故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傳欒書中行偃又使程滑弒厲公而迎立周子是爲悼公　張氏洽曰嘗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誅殺無辜在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可以行易位之事而程滑遂弒之故稱國以弒而不言二臣分其罪于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及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　邵寶曰晉厲之惡極矣然惟天子得以廢之甚則誅之稱國以弒是春秋之誅州蒲也乃若書偃以人臣而輒加刃于君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故春秋略焉書偃于趙盾皆律所謂主謀者也其情同而書法

有異何哉盾之情隱而書偃之情顯書偃與趙穿同科者也夫誰不知之而必待于書也　按文莊此論與張元德不同元德之說自云本之朱子然朱子言爲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弒非寛二人之罪也朱子又嘗謂晉下漏欒書二字矣　王方麓云或云厲公可廢而不可弒信斯言也使書偃廢之則無罪矣乎曰不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書偃何人哉　啖氏助曰凡他國公子篡大夫弒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弒自大臣也君有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盜君無道則大臣稱國卑者稱人　按胡文定云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蓋本啖氏爲說方麓深取之悼公英主也遂不臣者七人如夷陽五之類致厲公之亂者耳若厲公之賊則

未易討也故不得不且置之蓋其事難言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慶克帥師圍盧討高弱無咎子國佐如盧殺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旣而討慶氏之難殺佐于內宮之朝註傳曰棄命專殺以穀畔故也　張氏洽曰無咎奔于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智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于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以邑叛君又事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

傳朝嗣君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五人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註傳例曰以惡入也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蘇氏轍曰魚石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李氏廉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謂稱入者甚逆之詞　愚謂楚爲是舉非直納宋之叛臣其意尤在隔吳晉之交晉之通吳蓋懼吳楚合而爲患中國也故申公巫臣因而離之教之乘車教之叛楚吳楚爭強中國之利而是時宋之魚石適奔楚楚人以宋爲天下之樞居晉與吳之間用魚石以踞彭城用彭城以偪宋則吳晉之道不通此又所以制晉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註築牆爲鹿苑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之楚師還註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楚與鄭遂圍宋蓋恃彭城有魚石無擬其後者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他丁反

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註虛朾地闕或曰

宋地　高氏閌曰諸侯師至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此盟也　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之以爲大夫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七終

[seal]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八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

[seals]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註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莒邾滕薛始皆列于會）

傳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丘

註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禀命霸主非匹敵故○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聵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楚以中國之地子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于筆削者也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作合）

註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王樵曰晉既降彭城于是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以爲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合于節制（此本趙木訥之說）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王樵曰楚救鄭而侵宋者攻其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鄭也胡氏謂傳書子辛而經不書似以壬夫子辛爲二人救鄭侵宋爲二事誤矣按子辛壬夫字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匹妙反來聘
註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註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

傳善之○戴氏溪曰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蓋晉悼初立屈已交諸侯當次即之役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爲之援故謀而聘魯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傳鄭伯侵宋楚令也註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林註襄公適母也適母齊姜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註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高氏閌曰鄭伯之卒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從楚諸侯不會其葬也鄭雖有罪而三國伐其喪則非禮矣　張氏洽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善之則此伐喪其罪不待貶而見　黃氏震曰侵淺事也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而以侵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傳曰謀鄭故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註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
叔孫豹如宋豹得臣次子僑如之弟

註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　襄公新立通好于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　張氏洽曰虎牢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爲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霸主爲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按虎牢名北制漢爲滎陽成皋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能斷楚之來但鄭得之則恃險以抗晉今城其地而集諸侯之師

于此爲持久之計以困之卽知武子不與楚戰之意也　虎牢不係鄭諸傳不同杜氏以爲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公穀說迂不可取胡傳從程子說謂罪鄭人之不能守此以下陽不書號例云爾張氏之說本之陸淳較胡爲勝　黄氏震曰虎牢之城爲制鄭之長策此天下之功也諸家多責鄭不能守險而反爲晉取使鄭能守此險則是爲楚以攻中國矣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耶　王樵曰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大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文自當然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鄭不服而城其嚴邑以制之豈可曰鄭虎牢也況晉必以師取之而後城之則版築方興之日虎牢固非復鄭有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于重子辛畏公子申之偪已而殺之申以權勢見殺故從國討之文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高氏閌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敗後勢稍屈于中國畏中國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焉故先伐吳以張其勢○趙氏鵬飛曰楚子重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分于吳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

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晉與吳楚遂成鼎足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勑居反

註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林註長樗晉地　蕭氏楚曰晉侯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盟　李氏廉曰此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蓋魯亦敬向戌故出而與之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盟于雞澤註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林註雞澤衞地　高氏閌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　張氏洽曰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儕王官于諸侯與桓公首止葵邱異矣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于新城同盟之書　王樵曰是役也左氏云爲鄭服故且將會吳也夫吳與楚之宇下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氣張矣楚地廣人悍與中國襟帶相接故窺便乘利爲患最劇若吳則阻隔

江淮非中國引之豈能長驅于中原哉用吳牽制楚後實爲得算

惜乎晉悼以後中國不振遂至以患楚者而患吳耳

陳侯使袁僑如會

註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註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諸侯之大夫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孫氏復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曰大夫盟而不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李氏廉曰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

再書陳者公羊註所云喜得陳也與召陵再書盟喜服楚同義

趙氏鵬飛曰悼公霸諸侯在得陳與鄭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亦遣袁僑如會至則鄭伯既與盟矣不盟袁僑則懷附之心不固復自與之盟則霸主之體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于此見悼公之賢也論者祖穀梁之說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以盟袁僑又何得爲專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不會雞澤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傳報知武子之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註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註定謚也　許氏翰曰按傳季文子不欲葬以夫人之禮因匠慶言而卒夫人之禮此踰月而葬蓋禮畧　王氏葆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

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或云此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且請屬鄫

陳人圍頓

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閌曰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　李氏廉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人之爭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乃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註發子產父　鄭僖公初即位使來通好　李氏廉曰魯鄭自渝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覿鄫世子于晉以成屬鄫註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劉氏絢曰鄫世子曷為與豹如晉鄫屬于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附庸于魯鄫不勝莒患求為附庸以自定也（此用公羊之說）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如晉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

傳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註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姜寶曰今鳳陽府盱眙縣地本屬吳　張氏洽曰晉悼初立吳有志親中國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註書名罪其貪

王氏葆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罪在子辛楚子不能明懲貪之律治之于先至陳叛從晉然後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會吳且命戍陳也註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其權在吳故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

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趙氏鵬飛曰鍾離殊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不殊會吳晉兩欲而成此會也陳鄭屬晉楚憤而殺壬夫將有疆埸之事此晉所以願求于吳也吳既與晉楚嬰齊嘗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于晉也吳晉同欲故十二國之君從之　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胡傳謂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恐經無此意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註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

戍　公羊傳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程子曰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于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　陳氏傅良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惟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悼公之戍陳救陳得安夏攘夷之義惜范宣子以爲救陳非我事人心不協而不克戍遂至于失陳也　李氏廉曰范宣子憂晉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不能保江黃同意然晉之戍陳救陳與齊之坐視不救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其子宿嗣遂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猶爲忠愼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呂氏祖謙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國君之卒或名或不名國微不備禮也

夏宋華弱來奔

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而逐之夏華弱來奔註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傳鄫恃賂也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劉氏敞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無賦于魯矣尙何恃賂取滅之有乎左氏之說非也　公羊傳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出謂鄫之甥莒之子也　穀梁傳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趙氏匡曰此蓋因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以爲若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滅鄫

乎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甥爲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爲後乎　戴氏溪曰鄫請屬于魯則鄫之勢迫矣莒旣滅鄫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鄫也何疑于莒滅鄫之事乎　湛若水曰五年九月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則魯又不屬鄫矣故至是莒人取之昭四年九月書取鄫左氏謂莒亂著邱公立不撫鄫鄫叛而來則是年滅鄫以爲邑乃其實事

冬叔孫豹如邾

註平四年狐駘戰按四年傳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之敗于狐駘
季孫宿如晉
傳晉人以鄫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聽命註行父之子　趙氏匡曰
按前年會于戚鄫人已與會明不屬魯矣今何得以鄫亡來討
王樵曰滅鄫者莒也晉不責莒而以責魯何耶滅鄫之說三傳互
異皆無的據是時襄公幼弱政在季孫宿之如晉假使命以植私
亥耳此本趙木訥之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黃氏震曰齊圖萊久矣至是遂滅之萊姜姓子爵例稱滅同姓書
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說不得通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久事吳悼公既以諸侯會吳于戚于是郯子始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疏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秘
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季本曰費今沂州費縣在顓臾祊田之
間而界于邾莒在季氏為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私家之强
實由于此書之以為堅冰之戒
秋季孫宿如衛

傳報子叔之聘聘在元年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辭緩報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
年非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
註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鄭伯髡頑公穀作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反公穀作操
傳鄭伯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侍者諫殺之子駟使賊夜弒公

四百二七

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註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
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
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于會上　公羊云鄵鄭邑也諸
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
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志也穀梁云不言弒不使夷狄之
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康侯張元德皆從公穀獨趙伯循謂髡頑
本非弒以明年夏書葬鄭僖公也此說廬陵李氏取之　邵寶曰
鄭伯之弒得之傳聞也傳聞之言不可加之策書故赴卒亦卒也
趙盾許止不弒而弒止也自責盾也受惡異乎傳聞者矣　據傳
文子駟之弒僖公志在從楚也王方麓云大夫欲與楚君不從而

弒之此亦不近情理時晉悼方明何以不討乎

王氏葆曰觀九年子駟與晉爭盟辭不少屈而晉人不以弒逆為討其無此事亦可見矣蓋子駟為政多殺羣公子疾之者衆因僖公卒于外而誣之黎氏曰若君實被弒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弒豈有以實告者乎且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反庇亂賊乎按趙木訥黃東發皆同此說

陳侯逃歸

註畏楚逃晉而歸　胡傳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是時晉君方明六卿和睦必能致力于陳矣奈何不顧而為匹夫之事乎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湛若水曰公羊云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按當時鄭以病卒赴未嘗以賊也故春秋因其赴而書之若以賊弒赴則春秋當直書為天下後世戒何必為中國諱哉若云賊未討不葬乃彼國事也何與于魯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梁作濕）

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　蔡楚之與國也鄭人侍晉侵蔡而獲其公子能無致楚討乎晉楚爭鄭始于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諸侯之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註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任氏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按一統志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時邢已滅于衛則邢丘乃衛地　張氏洽曰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人諸國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于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　邵寶曰不敵而稱會晉侯之志也鄭伯在會何以不敵鄭伯來以獻捷不以聽朝聘之數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以疆鄫田　高氏閌曰鄫在魯東其田接于魯疆界不明故伐魯以正之鄫遂屬于莒矣　許氏翰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好齊盟而霸討不及晉之方患秦楚也　黃氏震曰觀此則莒人以兵滅鄫甚明魯既無鄫世有莒患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討侵蔡也鄭及楚平　汪氏克寬曰自襄元年楚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氏名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中國哉

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自見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聘（聘在八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註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許宜反）

傳諸侯伐鄭師于氾鄭人恐乃行成盟于戲鄭服也　註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〇汪氏克寬曰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儆楚蓋召陵以前楚連歲加兵于鄭及次陘之役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伯主不能恤敗徐而大夫不能救執盟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偪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頹然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諸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以蠻夷之大夫主盟中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厲公敗之于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于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績則楚氛盛強未肯服義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未可知于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于奔命而莫能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爲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焉然悼公四駕伐鄭惟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是也亦猶會鄫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

悼公九合諸侯會戚一會城棣救陳二會鄬三會邢丘四戲五柤六戍虎牢七亳城北八蕭魚九晉語以爲七合蓋不數救陳與戍鄭也

按盟後隨書楚子伐鄭則鄭之服可知矣啖氏以爲鄭不與盟非是

楚子伐鄭

傳既盟而楚伐鄭鄭又及楚平　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之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反）

註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〇張氏洽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姜寶曰柤偪陽國

地在今沛縣界蓋吳晉往來處　趙氏鵬飛曰晉欲得鄭必先制楚制楚必先結吳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故蕭魚之後楚專事吳不復爭鄭矣　汪氏克寬曰偪陽乃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穀作傅陽）

傳晉取偪陽以與向戌戌辭乃歸宋公註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許氏翰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霸討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閌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卽楚又與楚同伐中國罪不勝誅矣　陳氏傅良曰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爲帥也

晉師伐秦

註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王氏貫道曰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滅偪陽則楚不得而問彭城矣楚與秦結好去年秋秦乞楚兵侵晉今伐秦所以斷楚之援此皆悼公制楚之規模也　是時秦人南交于楚秦景公之妹爲楚共夫人悼公懼其爲楚出師故先伐之然晉知通吳以敝楚而不知善秦以孤楚未爲計之得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間諸侯有討鄭之事故再來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註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令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汪氏克寬曰晉悼之進齊光周班紊矣況莒邾以子爵常在薛伯杞伯之上班爵之等多非舊制據事直書譏自見矣　季本曰此以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亦應敵之兵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騑公穀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傳子駟（公子騑）侵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田故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之黨）以作亂尉止等殺三大夫于西宮之朝註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林註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張氏洽曰程子云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鄵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揜鄭

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

註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陳氏傅良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邱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鄟鄟繫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王樵曰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蓋既欲駐師扼險以偪之兼欲拒楚人之來為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示懷鄭故春秋原其志而書之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而救之無及于鄭而徒勤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之意也戍則宿兵峙糧據險以守鄭服則為之拒楚鄭貳則扼其要而制之實孟獻子之善謀也胡氏謂不繫鄭者責在鄭繫鄭者責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意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傅良曰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趙汸曰當楚得諸侯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者嫌以諸侯與楚也至必不能救而後書所以抑強夷尊中國不可與霸者救中國例論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註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子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胡傳備矣胡氏寧曰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又魯頌云公徒三萬蓋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時三軍皆屬于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于公車至是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于叔孫穆子欲新作三軍申明約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于是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謂之作者特變其法制爾非往時無三軍也先儒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　汪氏克寬曰孔氏謂僖公時魯本三軍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是時世卿張盛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家軍數廢缺及是三家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新作三軍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已私耳　趙汸曰其時季氏專國非有意于復舊也但借改作之名而分公室之民為私家有分兵既定則復舍中軍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子展謀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欲疲楚而後固與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傳諸侯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註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註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乞旅于秦將以伐鄭討其從晉鄭伯逆之因與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註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陳氏傅良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　蘇氏轍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內晉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交鋒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是過也　戴氏溪曰蕭魚之會晉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推至誠以待人自此鄭不背晉是舉也可爲春秋盛德事比于召陵有光焉

公至自會

註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宵

傳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服于晉楚人執之註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石㚟爲介故不書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王樵曰按稱行人而執者如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人使告服于晉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責其伐曹也此並爲使事見執故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如宋

人執鄭祭重脅令立厲公也齊人執陳轅濤塗以誤軍道也晉人執季孫行父僑如譖之也有罪無罪並各以事不可槩之于行人之例故並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也惟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不可以公羊此例通之　楚無以制鄭而姑執其行人以洩憤也

冬秦人伐晉

家氏鉉翁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勑才反穀作邰

註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註鄆莒邑 穀梁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常城鄆矣後爲莒所取今復欲取之故因救台而遂入鄆 黃氏震曰莒自滅鄫後五歲三伐魯今又圍魯邑季孫不能無報然季之專魯久矣穀梁謂不受命而入鄆夫入鄆固不受命救台果受命者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註謝前年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以報晉之取鄭也 高氏閌曰秦人與焉而經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音詩公作詩
傳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註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許氏翰曰晉悼公始息民故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高氏閌曰防臧氏邑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趙氏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 季本曰防在齊南而近于莒時已爲臧孫氏邑去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吳敗于楚告于晉向之會爲吳謀楚也註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見下伐秦傳 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高氏閌曰大夫會吳義與相同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病楚亦相激而然爾 任氏公輔曰晉侯始汲汲會吳以謀楚也鄭國既服楚郤亦解故諸侯不會但使大夫臨之自是以後歷襄昭之世不復與吳會然則會吳亦豈晉所欲哉 愚按左氏以此會爲爲吳謀楚而又曰數吳之不德吳伐楚喪以退吳人經列莒人于會而傳則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故吳臨川

疑左氏非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晉七十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此役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櫟役在十一年註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趙汸曰伐秦之役晉衛鄭大夫皆從其恒稱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為齊宋不進師也自令狐以來晉與秦交兵大夫將皆稱人而荀偃獨從其恒稱者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討秦人黨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霸令外不行于列國矣荀偃欲進而欒黶先歸則霸令內不行于臣子

矣故荀偃得從其恒稱譏不在偃也諸侯大夫知有霸之無益于已而不知無霸之禍又有甚焉故惰慢不攝如此譏不徒在晉也自晉襄之卒而楚君將稱君伯業之偏安也自悼公之卒而大夫將從其恒稱苟無中國之志則不足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傳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不召而射鴻于囿二人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人怒謀作亂公如鄄遂奔齊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見二十年傳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汪氏克寬曰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國如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衎奔齊不名者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簒又非可以忽黔牟例論故衎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全別若必依前例便失之正此類也　王樵曰胡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非臣子所施于君父故但言出奔而已書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强皆可推其上下比事而見之專歸罪其君者害道之言也

莒人侵我東鄙

註報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志于中國吳實為

之梗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偃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會于戚謀定衛也註定立剽戚孫文子邑　陳氏傅良曰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以著晉大夫黨惡之罪

按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孫林父謀而成其亂高氏曰列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註報二年

豹之聘壽十一年亳之盟　鄭氏曰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註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愚按周制上大夫卽卿而左正義以官師爲中士下士是時王室雖卑公卿必具官無使微者逆后之理何以知劉夏之必非卿又何以知夏之必爲名而非字耶劉夏既以過我書單靖公何獨不過我耶趙伯循云若有單靖公經不應不書疑傳文有誤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註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高氏閌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侯不至齊固有憾于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歟　崔氏曰公救成比至遇齊侯或已解圍而去故不進杜氏謂公畏齊不敢至成似不然若畏齊當書次不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註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高氏閌曰成乃孟孫之邑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與此役郛者外城也○葉氏夢得曰書此著三家之自爲政也城費則叔仲昭伯爲之以媚季氏城成則季孫叔孫爲之以私孟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與莒黨于齊故來伐　許氏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是無他故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廉曰悼公立十六年起四公之衰復文襄之烈遂能服鄭而駕楚可謂盛矣然能得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棄陳之非不討衛孫甯逐君之惡尤失之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古闃反梁

註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蘇氏轍曰此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

王氏樵曰晉悼公將爲會討莒邾未果而卒平公初立成父之志兼慮諸侯有異心故爲是會以嗣霸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烝其不懷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侯大夫歌詩必類越禮若此不待大夫專盟而後可罪也

戊寅大夫盟

註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
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　陳氏傅良曰文十五年盟
扈十七年會扈霸王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焉而
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則有所言諸侯而不序自襄
而下則有所言大夫而不序　汪氏克寬曰經于此年不以大夫
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
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王氏應麟曰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盟
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
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註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旣盟而後告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于
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黃氏震曰晉平公初立
卽會諸侯爲魯執邾莒之君自謂能承父志矣然邾莒者齊之與
也執其所與又不歸之京師所以高厚有貳心歌詩不類而逃歸
而魯自此屢受齊之圍伐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　許大夫不可晉歸諸侯而以諸侯之師伐
許鄭子蟜相鄭伯以從　註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
鄭伯故以荀偃在下　陳氏傅良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書鄭伯
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主
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
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
鄭　高氏閌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
也宋稱人蓋微者　王氏樵曰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爲首大夫
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明例左氏乃別生義爲夷
故也蓋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示叔老可以會

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爲曲說無理　趙氏鵬飛曰許爲鄭虐遷葉
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
午遂伐鄭此舉于中國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穀作成　按成在魯北境當從公穀）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註以齊再伐魯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公穀作䝟）

宋人伐陳

高氏閌曰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盟會傳不言與宋

致釁之由得非亦以晉命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之重丘重丘人閉門而詬之石買及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註買石稷子　王氏葆曰孫蒯犯上之臣越境而田以遭曹人之辱豈非自取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註卞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陳氏傅良曰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

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其弟臣弱閱之子皋比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欲逐之以向戌言舍之國人逐瘈狗入其室臣懼而奔陳註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趙汸曰經書華臣出奔在秋傳記在冬且詳其日月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詭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為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杜氏謂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　高氏閌曰華臣賊殺華吳而亂宋政不

有國討失刑矣君子違不適仇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悼新立修怨于我叛晉而與齊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註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註石買伐曹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敞曰石買以君命聘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罪而諸侯服矣今舍大而治小又不歸于京師豈

得為伯討乎

秋齊師（殺作齊侯）伐我北鄙

註不書齊侯齊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師夜遁入平陰傳齊城焚其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註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許氏翰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于天下也此出聖人之特筆　陳氏傅良曰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註禮當與許男同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而專政將叛晉陰召楚師楚公子午伐
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註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張氏洽曰後漢志
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孫氏復曰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汪氏克寬曰祝柯之盟書諸侯子諸侯
同心圍齊也重邸之盟亦書諸侯而特書同著其同心爲惡也

晉人執邾子
傳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好虢反水
註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
平湖陸縣入泗疏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爲界取邾
漷北之田歸于魯也　張氏洽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
于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强奪之明矣　汪氏克寬曰哀二
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并遽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註晉欒魴不書兵并林父不別
告也　王樵曰前討齊未得志故荀偃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有所
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之語則此衛之師乃晉命也夫衛侯播越在
齊晉不能正而又使其賊臣主兵以臨之其何以服齊哉
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註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齊靈公廢世子光而立公子牙使高厚傅之公疾病崔杼逆光
立之執牙而殺高厚　張氏洽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
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高氏閌曰高厚嘗
帥師伐我矣晉行義于齊齊侯新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
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按崔杼之殺高厚其
名頗正自是杼與慶氏專權而射股之難兆于此矣　趙氏匡曰
據傳齊高厚楚郤宛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爲文蓋殺
之者皆承君命故經以累上之辭書之傳則雜史之記意在專歸

于殺者故不録其君命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喜作公）

傳鄭公子嘉爲政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盜殺三大夫時嘉知而不言）純門之師（在前年）　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室　胡傳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信有罪矣然子展子西不能肆諸市朝與衆共棄乃利其室而分之非天討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鄆

傳懼齊也　齊伐北莒伐東鄆伐南故今備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註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　鄭樵曰柯衛地後屬晉　按一統志柯城在大名府内黄縣與莊十三年盟柯之柯異

城武城

註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傳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　註向莒邑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釋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　高氏閌曰莒魯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市然反）

傳齊成故也註齊與晉平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士匄聞喪而還晉有禮矣齊莊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故爲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氏翰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亦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焉　汪琬曰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于速歟余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于

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于禮之變歟是故經無貶辭而曾子稱其孝孰謂莊子不三年喪者不然其能逃于聖若賢之責乎　愚按金革之事無避蓋謂國有侵伐之兵不得已而應敵如伯禽之征淮夷徐戎也若伐邾之役直報怨耳豈不得已者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傳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果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　高氏閌曰燮欲奔楚而之晉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逞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

爭也而殺之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蔡公子履出奔楚

註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公穀作光後同）出奔楚

傳陳慶虎慶寅專政誣公子黃與蔡司馬燮同謀（同欲之晉）黃呼于國而奔楚註稱弟明無罪也　履與黃皆奔楚自理也特書弟者罪陳侯信二慶之讒不能安其弟　李氏廉曰杜釋例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于陳黃秦鍼衞鱄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于鄭段然于通例不甚合左氏以爲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書履之奔楚所以誅蔡人之罪書黃之奔楚所以誅二慶之罪　黃氏震曰澶淵之會獨陳蔡不與必諸大夫志在從楚故也

叔老如齊

註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報向戌之聘也（戌聘在十五年）　李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怨聘宋以求援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註謝十八年伐齊之師㵋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任氏公輔曰兗州鄒縣卽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邱亭　陸氏淳曰以地來卽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穀梁傳漆閭邱不言及小大敵也劉氏絢曰漆一邑也閭邱一邑也曷爲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皆私邑）私邑者所受于君食之者也公邑非食之者也　王樵曰自受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然皆非公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邱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來爲盜藪者皆季氏也故康子患盜而夫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盈之母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祁懼討（恐盈治州賓罪）愬其父范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信之使城著而逐之盈遂奔楚註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劉氏絢曰不曰范匄逐欒盈而以盈之自出爲文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罪難知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閌曰盈爲范匄所逐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强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翰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此八年之間日食者七焉禍變重矣　家氏鉉翁曰日食之變起于交自漢以來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千有餘年未有見者蓋天度有時而變其常所以爲異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音壬

傳錮欒氏也　註商任地闕　許氏翰曰欒盈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平公受其激怒動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害公足爲古今之至戒也　王樵曰欒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之以杜其還爾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註子叔齊子叔肸之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傳復錮欒氏也　姜寶曰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欒盈至楚恐其不受而將適齊故復爲此會以錮之齊莊陽與晉會而陰即納之以抗盟主故明年伐衞而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遂殺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境　愚按追舒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楚子殺之豈爲過乎故知傳以國殺者爲罪累上此例亦不盡然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註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故魯始會其葬而書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役人殺之註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高氏閌曰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王樵

曰二慶專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公子黃之理得申陳侯始因楚之力以討叛而二賊以城築之虐自見殺于役人之手故不得以討賊之辭言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楚納公子黃註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家氏鉉翁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自殺之自復之者不與楚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傳齊因媵晉嫁女私納欒盈于曲沃盈邑　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晝入絳兵敗奔曲沃晉人圍之註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蘇氏轍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　胡傳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旣絕而復入也盈私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太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豈不信哉　王樵曰曲沃即晉復書入于曲沃者曲沃人願爲盈死而盈據之其入于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書曰入深惡之也曲沃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今復感欒氏私恩語欒孺子則泣當是時强家得衆皆以厚施于民使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春秋書之爲後世戒亦深切著明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林注間晉有欒盈之難　陳氏傅良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高氏閌曰此齊莊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于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用反于

註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蘇氏轍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　陳氏傅良曰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諡多故矣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爲不足書也　汪氏克寬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難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悉帥敝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

齊之左犄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豹非無功于晉也然經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豹勝皆畏齊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己卯仲孫速卒

註孟莊子也　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嫡立庶公室始失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于是家臣效尤孟孫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始微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嗣公鉏長而愛少子紇臧孫紇為之立紇及孟孫

卒公鉏亦立其少子羯孟氏為公鉏讐臧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紇斬關出奔邾註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家氏鉉翁曰季孫宿自亂己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之以媚道自結于季孫自貽伊戚固有罪矣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哉

晉人殺欒盈

陳氏傅良曰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爾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公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　李氏廉曰稱人以殺而盈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

齊侯襲莒

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陳氏傅良曰春秋書襲此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註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孝伯侵齊為晉報伐　高氏閌曰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楚子伐吳

趙氏鵬飛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氏閌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師師送陳無宇如楚而遂伐莒見利則乘無信甚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傳夷儀之會將以伐齊水不克註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夷儀
本邢地衛滅邢爲衛邑　高氏閌曰晉帥十二國之師將以討齊
然會而不伐是有異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水不克特爲之辭
爾　許氏翰曰書會不書伐著晉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蓋進
則畏齊之强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伐旣不果救
鄭又不及事晉霸之衰亦可知矣春秋不書救鄭以爲不成救也
趙氏鵬飛曰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而徒勞諸侯以伐齊且勝
齊孰愈于勝楚哉夷儀之會無損于齊徒爲鄭招寇爾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鄭地註以齊陳無宇乞師故也　戴
氏溪曰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覬中國之釁耳會于夷儀欲伐齊不
克楚遂伐鄭以牽制中國
公至自會
陳鍼其廉反宜咎出奔楚
傳陳復討慶氏之黨宜咎奔楚註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
之也後在楚爲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傳如周聘且賀城郟齊人叛晉求媚天子故爲王城郟　許氏翰曰自宣九年仲
孫蔑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之行以罕書也自是不復
如周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報孝伯之師在前年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崔杼見棠姜美而娶之莊公通焉杼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乃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杼使侍人賈舉等弑之○□□□曰
無道之君稱國以弑春秋例也齊莊陵盟主暴小國又宣淫臣室
不君甚矣然不稱國以弑者蓋崔杼素有不軌之心以姜氏昭其

君陷之淫而弑之因以說于晉其謀甚隱其機甚深故必以崔杼
主名而他人不得與也賈舉等十人此非侍人賈舉皆勇士　死君難不書以
其不足書也　孫氏復曰齊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
道矣然齊人殺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
齊國之亂易以宗諸侯哉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陳氏傅
良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爲佚賊也齊滅崔
氏之宗何以亦不書殺蓋崔杼弑君猶偃然在位而以家禍亡其
宗非國討也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
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謂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傳會于夷儀將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請成乃
侯納賂而還　高氏閌曰晉會諸侯伐齊齊以莊公既弒爲解因
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合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
乎之不競矣　王樵曰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弒則罪不在其民晉
之所當問者不在朝歌之役而在莊公不以道終之故矣告于諸
侯而政治焉誅其賊立其君則大義明而天下服矣苟大國見討
臣子殺其君以說而可聽是奬亂賊也況其說者又非實乎不知
其欺而受其說是許臣子弒其君以與大國爲市也知其欺受其
說而又納其賂是必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也故上書崔杼弒君

下書會夷儀而不書伐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子展子
產伐陳遂入之　註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　高氏
閌曰春秋夷儀之會楚與齊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夷儀鄭
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
若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詞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直龍反
傳齊成故也　註夷儀之諸侯也稱同盟者齊亦與盟重邱齊地
張氏洽曰曹州乘氏縣有于邱故城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

以約束諸侯何獨于此盟罪之之深如胡氏所言乎二幽之盟會
諸侯以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邱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
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然則晉侯之
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按一統志重邱在東昌
府城東南跨茌平縣界時齊已行成故即盟于齊地張氏謂重邱
在曹州乘氏縣誤矣乘氏縣是魯地且乘氏縣乃春秋之乘邱非
重邱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註晉懸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

例　呂氏本中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
侯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失道非臣所當逐剽何以
得立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故名曰突奪正而立義不可
以有國也　趙汸曰國君出奔有廢立則名辨二君也故鄭突衛
衎出奔皆名其自外入邑亦同而衛侯入夷儀獨不名者傳言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則與鄭伯殺檀伯而逐
居櫟者異矣夫衛之所以有二君者晉爲之也剽列于盟主之會
屢矣晉侯又逆衎而與之夷儀此剽之所以弒也故衛侯入于夷
儀獨不名以別于鄭伯譏不在衛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舒鳩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楚滅舒鳩

自是羣舒皆盡于楚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註）前雖入陳服之而已今更伐以結成

季本曰去年楚子帥蔡陳許三國伐鄭陳尤爲楚致力左氏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此可見也于時子產方强政治以爲鄙我亦亡故以報陳爲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于忿亦謀國自强之術

王樵曰晉爲盟主得陳不能保復棄之于楚而使鄭修其私怨春秋一歲再書鄭入陳伐陳而晉霸之不競見于此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二十四年）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牆而射之卒

陳氏傅良曰諸樊始通上國而卒喪身于匹夫由自輕取之也故書之以爲戒

邵寶曰諸侯不生名此取卒之名加諸伐楚之上書法之變也鄭伯髠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亦然

王樵曰巢吳楚間小國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于楚矣吳伐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載是也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門于巢亦然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曰門于巢何休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曲說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傳衛孫良夫甯殖逐獻公立剽甯殖悔之將卒屬其子喜復獻公喜許諾至是公自夷儀與甯喜言喜攻孫氏克之遂弒剽○胡傳衛侯衎出入皆以爵書于義未絕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亦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于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弒君之罪

孫琮曰春秋書衛甯喜弒其君剽是成其爲君也剽既成其爲君則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不宜復也不宜復則喜于父之遺命何曰殖雖有命不可從也其不可從奈何盍思曰舊君而復此儼然新君者將何以處之必有以處新君而後可以復舊君不然則父逐一君于前而子弒一君于後也且喜之復君成父之命而蓋父之愆也然必弒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愆而又蹈弒君之罪子欲蓋父逐君之愆而反成父弒君之罪也且逐君之罪又終不可蓋故曰殖雖有命不宜從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註）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陳氏傅良曰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高氏閌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其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逆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　王樵曰林父逐君立君本爲首惡今也衎入已出又披君之邑以市于大國罪不在弒剽者之下春秋書叛以深誅之也左氏乃止以事祿周旋爲罪杜氏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皆昧于大義之言使林父不專邑自隨遂無罪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書曰復歸國納之也註衎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汪氏克寬曰書歸易辭也喜弒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

位未絶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義精矣　趙汸曰剽列于諸侯之會者七則其弒史固以君書與鄭子儀異矣辛卯至甲午間二日而一弒一歸安得不詳著其日乎　張氏洽曰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寧喜以納君而見殺方之成公衎爲甚矣　黃氏震曰衛侯歸而書名者剽弒衎歸衛有二君書名以别爾恐無他義

夏晉使使荀吳來聘

傳召公也註吳荀偃子召公爲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反）

傳以討衛疆戚田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人執衛侯囚之于士弱氏齊侯鄭伯如晉爲衛侯請乃歸之林註澶淵近戚地　啖氏助曰左氏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　左氏以趙武書人貶其會公侯義例頗淺按澶淵之會爲臣討君武之罪也故罪書晉人鄭伯爲衛侯如晉知其不助孫氏矣故良霄無貶而先宋人此胡氏之說張元德趙子常皆從之　家氏鉉翁曰林父據邑叛君晉不能討而立其叛臣又披公邑以益之謂之疆戚田使衛戚如二國然又爲之執其君平固甚愚亦何利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其私羽翼私門弱公室以爲已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禾反穀作座）

傳宋寺人伊戾事太子痤無寵誣痤與楚盟將爲亂左師向戌曰日固聞之公囚痤乃縊而死註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家氏鉉翁曰傳稱痤美而很佐惡而婉婉者巧于自結很者疎于內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于死隋煬之傾勇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奸內外交扇而爲讒故也　愚謂宋公殺世子痤向戌之罪也何罪乎向戌曰譖之者伊戾而成之者則向戌也戌大臣也誣證伊戾之譖以致太子之囚一罪也故遲佐之往以致太子之縊二罪也杜元凱云元公閒向戌誤太子所以無罪而死此衷論也胡文定專罪宋元而不及向戌何耶（此本黃東發之說）

晉人執衛甯喜
按傳文討其攻戚而殺晉戍也喜固有罪然以林父之愬而執之則非伯討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欲報十六年鄭伯覲伐許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惽大夫怠霸業怠矣楚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此舉也鄭雖未服于楚明年晉楚爲成則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許獨不與者靈公卒于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註景公卽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後同
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于是合晉楚于宋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注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

故在石惡下疏諸侯大夫七月始會于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叔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相而經書在春註云書始行　陳氏傅良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見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又曰魯衛曹宋晉之從也蔡陳鄭許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盛故宋之會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傳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爲公殺之註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于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孫氏覺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國復用之旣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克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也　王樵曰使衎之歸爲國人所納則舉無不順首誅孫氏次問甯喜可也今乃舍孫氏之在戚而患喜之專昧輕重之所在矣畔政由之約忘納我之惠所不足道也或曰孫氏挾晉以抗君獻公固無如之何非不欲討也曰使衎出非得罪于民國人思之國人納之出入不制于强臣則命討亦不制于大國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甯喜爲公弒剽公討之可也

今則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由是以得歸也甯喜專公患之由是以行殺也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公亦自知其不直也故春秋書法如此　愚按杜氏旣以諸侯復國之名與不名爲無義例矣而又以大夫之見殺書名皆是罪之何也書名自是史法非專以爲罪也追討之說尤不可信

衛侯之弟鱄音專作專出奔晉

傳甯喜之謀復獻公也公弟子鮮以公命與喜言而復之公殺喜故子鮮出奔終身不仕　註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旣負其前信且不能反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穀梁傳專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王樵曰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下見鱄爲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剟旣立矣復言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置剟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感動之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况子鮮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爲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子鮮之初决于一出以感悟獻公其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衛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于喜矣乃决于自絶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弑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發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知肸之不去爲是則鱄之去未合于春秋矣穀梁之言非衷論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註夏會之大夫也書先晉蓋孔子追正之　陳氏傅良曰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蒞之盟讀書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李氏廉曰楚之爭霸常始于宋而楚之分霸亦成于宋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王樵曰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大夫盟前目後凡爾何多說也左氏乃以豹違命不書其族大可笑也視邾滕季氏之令也而曰違命是春秋成季氏之君魯矣又曰自鄢陵之後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旣沒晉亦不能服諸侯是時兩國皆厭兵故向戌得迎合其意而爲此盟也以弭兵爲名人誰不樂從向戌此舉亦未爲不善雖然弭兵可也晉楚之從交相見則不可也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使趙武能應之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也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

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使廢其常守闕其時事傚于道路或敵他虞以爲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閔諸侯之道傚而苦于兵革欲安靖之固大惠也終君之惠莫若晉楚之從各卽其守傚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固將朝夕于君庭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拒之楚必無辭而退惜乎趙武不能乃曰晉楚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而楚子遂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出而中國之大勢盡去齊桓晉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盡舉而棄之趙武爲之也　愚按方麓此論甚有理但當時諸侯其旅見于晉久矣今不許楚楚其能終已乎況楚氛甚惡又欲駕晉而上之乎黃池之會吳晉爭歃

趙鞅責以介圭之命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吳無辭以對也爲趙武者當曰周室雖衰猶守府也我先君文公躬率諸侯以朝王滋爲盟主固有令典矣楚若能貶其王號諸侯之旅見者率之以朝于京師敢不許諾如此或可以塞子木之請乎　汪氏克寬曰是時晉楚皆怠于出師故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所執矣況魯帥師取鄆晉帥師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國旣讀舊書未幾墓國大合諸侯代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註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啖氏助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言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劉氏敞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註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討寗氏之黨惡出奔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居謁反如晉　羯仲孫速之次子

註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

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國遷朝焉舍爲盧蒲嫳所殺封伐之弗克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

註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爲卿　季本曰是時崔杼已死何以不書自縊也其子明來奔何以不書未爲大夫也慶封本崔杼之黨崔氏亡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耆酒剛愎寡

謀爲盧蒲嫳所愚而不知行自及也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讐者也嫳寵于慶因其家亂以慶攻崔而崔氏亡矣癸旣事慶因變報讐慶氏亦繼崔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君讐爲名爾而癸之謀似晏嬰陳無宇亦與聞焉不然何以癸伐慶而欒高陳鮑之徒皆助之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

註爲宋之盟故朝楚　陳氏傅良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呂氏本中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此閏月之驗也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專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二十八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策常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註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旣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趙汸曰魯公屢以正月在晉而經不書者朝霸主而在中國猶云可也襄公正月在楚以中夏之君而朝夷狄昭公正月在乾侯以國君而見逐于强臣皆人道之變故特書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按傳楚止公送葬凡七月乃得歸穀梁所謂殆其往而喜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苦旦反卒

閽弑吳子餘祭側界反

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註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疏昭五年書盜殺蔡侯申閽是守門者

故不言盜以爲近刑人之戒　家氏鉉翁曰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于巢餘祭死于閽僚死于專諸春秋所以書戒禍生于所忽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公作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傳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註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李氏廉曰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其于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高氏閌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也

吳子使札來聘

註吳子餘祭旣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國䟽傳云通嗣君通餘祭嗣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訖乃有鞅聘杞盟若共在月中不應札聘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　季本曰來聘不稱公子

未爲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爾胡氏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仲尼安得而預貶之哉　邵寶曰季子凡四讓始之辭父禮也叔齊之道也繼之辭兄義也子臧之道也終之不與爲簒法也叔肸之道也此三讓者得矣至于託使以亡是逃僚也公羊傳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逃焉逃僚何義哉苟欲潔身焉必以國老自處明嫡長之義使國有所歸而已無與焉可也今也不然君子之不滿于季子其不謂此也愚謂札惟讓國在先故終身安于爲臣前之使也受命于餘祭後之使也受命于王僚安得辭之且聘晉之時闔閭簒弒之謀尚未露也安得逆料之而不出哉謂之託使以逃恐非情實　王樵曰胡氏云大伯時中季子過中今按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太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立弟約以次必及季子盖聞其先太王太伯之事慕而欲效之者不知其時義之非宜徒啓後日之爭也獨不見宋宣公之事乎假令夷昧死季子不度而卽之吳國其靖乎彼僚與光何如人哉僚固不憚于襲光固不憚于弒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爲名而究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于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日之利害旣如此以當日之事理言之則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之不成父子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

立子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飮食必祝爲過中而反謂季子之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乎穆公問于子思曰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嫡立次權也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知聖人不以權教則知春秋不貶季札矣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之辭國在後而逆于來聘貶之無此史法也以字爲美則祭仲非美以子爲賢則高子何賢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齊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公孫蠆公孫竈放之而奔註止高

鼻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許氏翰曰據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
經書出奔君子以爲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
可以訓故以出奔書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音皮公作頗後同）來聘
註郟敖即位
夏四月蔡世子般（音班）弑其君固
傳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弑景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傳待姆也　列女傳載伯姬事比三傳尤詳　胡氏瑗曰伯姬乃
婦人中之伯夷　吳氏澄曰亦罪宋之子與臣使之逮乎火而死
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傳景王初立儋括謀亂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王殺之註稱弟以
惡王殘骨肉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
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
也　吳氏澄曰據傳尹劉諸人殺之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察也
王子瑕奔晉
註不言出奔周無外　吳氏澄曰瑕乃儋括之黨括事敗而佞夫
見殺瑕懼及禍奔晉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
言出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音恭）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註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疏昭三年傳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陸氏淳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
往會所以書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伯有耆酒弗戒又强子皙使楚子皙攻之伯有醉奔許聞國人
盟已復還駟帶率國人伐之死于羊肆註耆酒荒淫書名罪之不
言復入獨還無兵　胡傳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也討賊之

辭也　張氏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實有罪焉春秋舍黑而伐之
罪而罪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所爲乃喪
身亡家之道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
君大亂其國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于喪國失家者
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
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者聖人徧
刺天下之諸侯往會其葬也　按此經于賊未討不書葬之義雖
通康侯亦强爲之說趙子常已辨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澶淵之會無歸于宋卿不書不信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貶向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諱叔孫豹註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劉氏絢曰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弒其父不討宋災而謀之末矣　張氏洽曰自文元年楚以商臣弒君書猶夷狄之事也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爲夷狄比比事屬辭

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稽考之則澶淵之所以貶非爲宋財無歸明矣　李氏廉曰此條穀梁以爲善之善人者衆辭既失之矣春秋盟會之失信者多矣此何以貶其人且直書其事公羊以爲卿不得憂諸侯夫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于此獨貶乎左氏又止尤其不信春秋盟會之失而彼無貶平丘之盟直貶其人此更舉其事則非特說失信已也　金氏履祥曰城杞爲悼夫人也會澶淵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天下之大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卽楚久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守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斯之謂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註公薨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毀也註不書葬未成君　孫氏復曰子野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註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國人患犂比公虐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去疾奔齊出也故奔齊　趙氏匡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爲以字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左氏春秋集說卷八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九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衛齊公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作漷穀作郭

傳楚公子圍昏于鄭因會虢以尋宋之盟註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尙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　胡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公子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張氏洽曰會于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楚圍恐晉狎主盟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是以夷狄常爭勝也夷夏之分聖人謹焉故二役皆先趙武　王樵曰宋之盟未寒也何待于尋且楚圍初不爲尋盟而出聘鄭娶豐氏而以盟爲遂事也趙武子產皆諸侯之良何無一言以卻之而奉圍命惟謹乎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

註不稱將帥將卑師少　李氏廉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爲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辭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無貶乎陳氏云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亦未當然則如之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夏秦伯之弟鍼其廉反出奔晉

傳秦后子先有寵于父桓公如二君于景公故母使之出奔註稱弟罪秦伯　胡傳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后子出奔其父寵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故不曰公子而特書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穀經作原傳作鹵未知誰是

註大鹵太原晉陽縣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爲剛鹵西方之澤　王樵曰據是役以崇卒而勝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則太鹵必險陷不可以車之地恐非晉陽近地也如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乃今固原爾晉大鹵敗狄之處亦恐非今太原又曰戎狄來犯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書者皆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傳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于齊齊人納之註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　王樵曰子大去疾爲長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而又廢之國人弒密州展輿因而

郤之今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春秋予去疾之
討則正弒者之誅矣程子云齊小白言當有齊也莒去疾亦其例
也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也胡氏以為
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

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字

註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程子曰展輿爲弒君者所立而
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
執叔孫稱莒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李氏廉曰去疾與小白例
同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傳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似晦稱莒國
無二君常例也衞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變例也彼奚

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之立踰年成君矣其
不書爵已足見絶之之意若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
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以國豈必求他義哉若州吁無知之
被討不繫則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
城鄆後爲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
者懼不服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九倫反公穀作卷

傳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註縊絞也　孫卿曰以冠纓絞之
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　胡氏寧曰楚圍弒郟敖而不書雖承其
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
殺之則虔弒之罪亦有攷矣　王樵曰楚圍之弒君詳攷三傳及
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皆同其可信決矣經何以不正其弒也杜
元凱以爲赴以瘧疾故不書然商臣弒父必不以實赴春秋何從
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爲圍弒君自立中國不能討至大合諸侯
于申聖人閔之甚故略其篡弒以扶中國夫中國不因亂賊而存
亡何扶之有隱公弒而書薨爲宗國諱也若爲中國諱申之辱故
書麇以卒則是君楚矣曰薨曰卒曰弒事各有實史據實書之聖

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僞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史皆
曰弒而聖人易之以卒者也強說無益于經而害義爲甚姑從闕
疑之例可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註書名罪之　愚按楚麇弒而公子比出奔則比有必不容于圍
者也力不能討而出有何罪乎杜氏書名罪之之說于此等尤難
通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註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子黑（公子諸經皆作公孫恐係誤字）
傳黑將作亂而疾子產數其三罪殺之註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　劉氏絢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黑伐良
霄而逐之其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君放楚也而
盟諸大夫黑于是自爲卿又將作亂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
耳夫專殺大夫非諸侯之所得爲然春秋或予之所以扶上而抑
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赦不誣無罪及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
之發無留獄也豈幸而勝之者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汪氏克寬曰宣公如齊奔惠公之

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爲非禮而況于奔寵妾之喪乎書至
河乃復譏昭公自取屈辱也
季孫宿如晉
註致禭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註鄭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于（于付反）雹（蒲學反）
□□□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
雪而徧陽薄之則合而爲霰張子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
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
奔齊註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家氏鉉翁曰
所貴乎國君者選賢任能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焉國有公
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故春秋書此以自奔爲文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于付反）雹

註當雪而雹故以爲災書之　胡傳雹者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時
季孫宿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此應申豐季氏之
予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沈音審）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遂合諸侯于申註胡國汝
陰縣西北有胡城　史記正義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姬姓栝地
志故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　一統志今信陽州古申國地　何
氏休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
陳氏傳良曰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

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也
黃氏震曰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假楚爲中國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陳氏傅良曰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註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厲）

穀梁傳慶封以其齊氏爲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陳氏傅良曰曷爲不再言楚子不與楚以討齊慶封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汪氏克寬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九月取鄫

傳著邱公立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著邱公去疾也）孫氏復曰前此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穆子遇疾豎牛讒殺其子孟丙又逐仲壬奔齊疾急絕其食穆子餒死豎牛立昭子（婼）昭子將殺豎牛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之）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汪氏克寬曰季孫復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已也經

書舍中軍不知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　邵寶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者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當其作也已有毀之之志叔孫于是乎盟以今之舍參昔之作季孫之罪著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疑屈申之貳于吳也殺之註書名罪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䢵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林註牟婁防茲莒三邑　公羊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何氏休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　許氏翰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三邑書之惡季氏之專也　家氏鉉翁曰時公在晉而季孫爲此蓋置其君于危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于此矣時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使非范獻子不可幾何不爲晉所執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濆　穀作賁泉

註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陳氏傅良曰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者晉之謀也通越以困吳者楚之謀也　季本曰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爲吳患楚靈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　黃氏震曰自晉楚成後楚無中國之憂乃專意于伐吳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註謝受莒邑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吾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告合比將納亡人之族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合比　註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　家氏鉉翁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牲埋書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亦相類平公獨

不知悟也嗟夫閹寺禍人家國必外廷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楚子蕩即薳罷伐吳吳人敗之于房鍾子蕩歸罪于薳洩殺之

許氏翰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辜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移兵以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高氏閌曰左氏以爲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豈敢弔乎

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往朝焉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傳將納北燕伯取賂而還　汪氏克寬日不書齊侯納北燕伯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今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燕爲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註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按傳日齊求之也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杜氏云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此用許說也趙伯循陳君舉從之

胡氏云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故齊求于魯而許之平此用賈何說也劉常山許襄陵亦同之今當以魯與齊平爲正　劉氏絢日杜以燕從齊求平然傳文下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巳暨燕平無緣更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昭公卽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正魯與齊平之驗　李氏廉日襄公時齊以莒故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無汲汲于齊可知矣推之經例暨齊平之文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亦同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又以爲齊求之自相背矣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齊侯次于虢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是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使薳啓疆來召公

叔孫婼敕略反公作舍如齊涖盟

註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屬留于公子招公子過哀公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註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疏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乃歸罪于過而使陳殺之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也　按招以介弟之親探其君之邪志而殺世子立庶孽致楚滅陳書弟招甚其惡也陳侯徇其私愛輕以屬之寵

弟自戕國本卒以憂殞其身書陳侯斥其君也交罪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傳賀成虒祁之宮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傳徵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諸楚楚人殺徵師註稱行人
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註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蘇氏轍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
留既爲君矣不日陳留而日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未成爲君

也　高氏閌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適庶也
秋蒐于紅
註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
疑　陳氏傅良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蒐于紅地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以
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按根牟
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
此不書杜氏以爲闕文劉氏高氏以爲公不得與故微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註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胡氏寧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哀公屬留于招
與過其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意也招畏國
人公論又懼楚人來討乃歸罪于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
其官春秋書招殺偃師于前又書楚殺陳奐于後而過稱大夫其
不與殺世子明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註復稱公子兄已卒　楚侯志在取陳耳豈爲討招之罪哉時楚
越方通故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公作瑗

註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
註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孫氏復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詞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
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家氏鉉翁曰
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詞之複閔陳而惡楚也責中國
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墟人之國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註以事往非行會禮　陳氏傅良曰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
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魯以見其

餘也

許遷于夷

註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季本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楚滅陳遂遷許于此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之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穀梁傳陳已滅矣言陳火何閔陳而存之也　邵寶曰王室亂以叔鞅之言書陳災以叔弓之言書古史之體也　穀梁之義精矣杜氏不取乃云陳已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梁山沙麓崩不係晉何其謬歟

秋仲孫貜（居縛反）如齊

按襄三十一年仲孫羯卒至是貜始見經意貜乃羯之子趙木訥云貜仲孫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適子以弟貜後貜幼速庶子羯攝之羯卒貜乃嗣爵此說三傳未見不知何本今姑存之待攷

冬築郎囿

林註囿苑也築苑于郎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傳欒高二氏皆飲酒好內彊于陳鮑二氏而惡之至是陳鮑伐欒高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註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高彊不書非卿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註三大夫皆卿故書之　黃氏震曰按叔弓乃叔老之子叔肸之孫不在三桓之數　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伐也內取邑悉書此取郠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鄆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蘧不書　胡傳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前所曰舍中軍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　王樵曰時叔孫婼居守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舍中軍本非叔孫氏所欲故婼不出而叔弓代將之于此見婼之賢也　取郠不書者十三年見討于平邱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彼虯反）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公作成）卒

註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音班）殺之于申

傳楚子在申誘蔡靈侯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高氏閌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虔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虔非眞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之書同斥其名　邵

賓曰楚子何以名公羊以爲絕之也前此嘗殺齊慶封殺陳干徵
師矣曷不名之𡵂徵師皆臣也蔡侯死則名之位醜德齊殺者既
名殺之者烏得不名
蔡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高氏閌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國
倘望諸侯之能救也　凌稚隆曰滅不言圍此言圍病晉之不能
救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音毗）

地譜云比蒲是魯南鄙之地　王樵曰蒐于紅不言公公不與蒐
也此又在君夫人之喪公不與可知而三家大蒐不廢叔向所謂
不忌君也抑此非獨三家之罪也昭公始即位在戚而有嘉容今
齊歸之喪又無慼容叔向所謂不顧親也臣不忌君君不顧親能
無卑乎春秋書大蒐亦罪昭公薄于大倫其本不立故不爲強臣
之所忌間國哀而耀威武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子鴆反）祥
註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徒何反）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慭（魚靳反公作屈銀反）

傳謀救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註厥慭地闕不書救蔡不
果救　許氏翰曰蔡能嬰城堅守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
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
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黃東發謂其弊自宋之盟始名爲
弭兵而兵實未弭徒益楚之橫行爾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註齊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註用之殺以祭山　高氏閌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著其無道恃
衆強滅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固守也滅國而用

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聖人詳始末而記之
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王樵曰有之于楚義不同
天抗敵不下卒爲賊虜所執而虐用之其于世子之道得矣書蔡
世子閔而賢之也有受命居守父殺國圍捍敵不暇未必行即位
之禮則世子者其本稱耳公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其說太謬
文定已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元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北燕伯奔齊至是十年藉齊之力僅能納
于別邑蓋爲強臣所拒不能得其國都也　張氏洽曰燕伯出奔

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註定華椒孫宋元公嗣位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朝嗣君也晉人以莒故辭公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趙汸曰左氏謂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
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晉疑
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己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人
所以懼且奔也穀梁此說可補春秋之缺迨後公孫于齊一再如

晉坎晉之乾侯而晉人終不肯助公反國則由晉大夫知有季孫
而不知有公故也此本趙木訥之說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然穀作虎
傳或譜成虎于楚子虎知之而不能行故及註傳在葬簡公上經
從赴疏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高氏閌曰楚虔猜忌
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公作整出奔齊
註書名謀亂故也　高氏閌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公

子慭不克以費叛慭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愚按南
蒯以家臣謀逐季氏其名已涉不順矣蒯欲以公子慭更季氏慭
即以其言告公其意已不能無私矣慭從公如晉蓋欲倚晉爲援
然去季之說晉大夫必不聽況公又至河而復將誰與主此謀乎
所以蒯奔齊而慭隨繼之也慭如晉還已及郊而奔齊經故書出
楚子伐徐
註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王樵曰楚虔已滅陳蔡欲肆其心將有
事于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何以知其將有事
于北方曰使人求鼎爲分于周求昆吾舊宅之許田于鄭虔固自
言之矣聞子革之諫其心慙而怵焉楊廣之江都完顏亮之江上

與楚虔之乾谿前後一也春秋列書滅陳蔡伐徐弑于乾谿比而
觀之亂賊可以知所戒矣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日晉狄之也　蘇氏轍曰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也書
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
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
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狄書之按胡傳與止齋後傳
皆同此說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陸氏淳曰家臣以邑叛者悉不

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不正而使家臣得
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傳楚觀從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同入
楚棄疾使比爲王黑肱爲令尹又使觀從師于乾谿虔衆潰自縊
註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
靈王死故書弑其君比非首謀而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
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疏
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虔死故書法如是公羊曰比之義宜
于效死不立　蘇氏轍曰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于觀從而成于

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誘于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
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虔猶在楚其不日入何也觀
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高氏閌曰先書
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國之
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
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
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之虔遂自縊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
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
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可也既立又安得逃是名哉若使人
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奸人苟有藉以濟其私者莫不置力焉

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奸人之禍也　汪氏克寬曰
春秋以弑虔之罪歸獄于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康王次虔次比次
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服國
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殞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涉五難以
弑舊君則當時亦以比爲首惡矣又曰穀梁云弑君者日不日比
不弑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弑皆不日是皆不弑乎穀梁于許買
之弑則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弑也或日或不日皆日不弑
君何而明之哉　或曰弑其君虔上脫一楚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棄疾殺比及黑肱而自立註比雖爲君而未列于諸侯不稱爵

殺不稱人罪棄疾　張氏洽曰公子比爲王棄疾爲司馬若已有
君臣之名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
疾譎殺之也比貪爲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
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于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
可稱弑君也　高氏閌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
討賊也殺而代之也閔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
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奪之耳　李氏廉曰比若實弑君則
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眞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
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于
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于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

也　邵寶曰比與棄疾皆志于弒君得國者也比既當乎王則弒也者必比焉當之王不得辭弒亦不得辭也比既王矣非棄疾之惴誰能死之兩下不弒分也兩賊不討義也　王樵曰諸家罪比固是然經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比方自晉歸楚身未至乾谿則弒虔者誰哉下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棄疾實當國而弒虔殺比皆在其手明矣春秋實未嘗專歸獄于比而漏棄疾之誅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傳晉成虒祁諸侯有貳心乃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

平丘註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今長垣縣春秋時爲衛之匡邑一統志以平邱在開封府陳留縣西北恐誤　陳氏傅良曰晉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註書同齊服故　張氏洽曰當時晉平主盟內惑于嬖寵以女色蠱其志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國而肆爲宗主吞滅中華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諸侯離心此平邱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　家氏鉉翁曰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所謂一書再譏者也

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註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高氏閌曰此晉侯聽邾莒之譖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棄周公之後諸侯孰不解體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李氏廉曰胡氏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邱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邱以邾莒之愬魯亦不能無責焉于曲之中又分曲直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但知以伯令威魯而不能以伯政治季孫專國之罪由晉之諸卿擅權而芘強家也　王樵曰魯納邾莒叛人又取莒鄟鄭皆季氏爲之卽邾莒所愬季氏之罪多矣況擅奪公家又魯之所未能愬者乎使晉能專罪意如以大義廢之選諸卿而更其位則伯政修矣奈何晉卿以氣類相庇卒成其逐君之惡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氏傅良曰此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篡公子

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
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
封也　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
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
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註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按靈公卽蔡侯般也陸氏集例曰國復
乃葬凡三十一月　趙氏匡曰蔡旣興復以禮改葬魯往會之故
書無多說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請季孫也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高氏閌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
略吳伐楚而誌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
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註書至者喜得免　趙汸曰大夫不書至降于君也必執然後書
至尊王卿也非尊晉罪已之說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子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弟庚輿以意
恢爲郊公所善先殺之公子鐸之謀也郊公奔齊註以禍亂告不
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孫
氏覺曰公穀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
才當大國之士故其大夫之名不得見于經也其有事係懲勸法
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許氏翰
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

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註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疏傳
言禘于武公此不書禘而言有事故曰略釋例常事不書此止爲
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
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鍼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
暴卒故去樂不用而卒祭事也祭禮鼎俎旣陳籩豆旣設然後樂
舞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
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王樵曰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若叔弓

沒于家則不可告穀梁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其說非
也

夏蔡朝公作招吳出奔鄭公羊無出字

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乃譖而逐之朝吳奔鄭註朝吳不
遠譖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朝吳忠能復蔡昭王使居舊國可謂
知所信矣而費無極害其寵以計去之昭王信譖之禍卒使吳師
入郢可不畏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氏傅良曰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其重焉貶餘實錄而已

冬公如晉

註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註齊侯有志于代興也　張氏洽曰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
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
自強乘晉之衰而欲以無政之國爭雄圖霸宜其遂不振而齊為
陳氏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無術以格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
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公作戎曼子殺之

林註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　蘇氏轍曰楚子誘
殺蔡侯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
狄相殘略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戶門反之戎

傳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註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爾雅註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
明故時候主焉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
子後星庶子孛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果有子朝之
亂　許氏翰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
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
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敗楚師取餘皇以
歸註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胡
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陳氏傅良曰楚令尹陽匄書人吳公
子光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于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
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
已于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也　趙氏鵬飛曰長岸註云楚地此
吳伐楚也吳自襄十四年後四受楚兵二十五年吳子伐楚門于
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
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鄅音禹又音矩
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註鄅國今瑯邪開陽縣
爲明年宋伐邾起本註鄅小國妘姓禹之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註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季本曰白羽卽析本
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內鄉縣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
居葉此又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鄅夫人向戌之女也向寧戌子請于宋公而伐之乃盡歸鄅俘
胡傳向寧以鄅夫人之故伐邾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聲罪執言
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註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　張氏洽曰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卒
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煅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反以殺人悼
公之死必此類也夫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于商
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以臣
子之于君父不可過也　金氏履祥曰古今弒君者非一端有以
藥物弒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非弒而以奇藥誤

其君者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
天子升遐侍醫侍疾無狀者死蓋謹亂臣之防也止不幸進藥而
卒夫子因其所自咎者書之其亦以示萬世之防也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註莒不事齊故　季本曰齊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
此景公窺晉衰而爲霸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許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
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　王樵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

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爲義例也大凡君弒賊不討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如崔杼側莊公于北郭之類不赴于列國列國無由往會其葬史策何由而書葬某公也故間有書者或其人隱其罪逆自同繼世之常禮葬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晉而斯繼之是也公穀不知此義乃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爲定例至于倬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愚按穀梁例有弒君不葬啖氏曰賊未討不書葬本施于會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方麓之辨本此足以破傳例之拘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莫公反）出奔宋

註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　張氏洽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今與仁府乘氏縣有大餐城古老云古鄸城也　李氏廉曰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攷公羊以爲叛然經不書叛且既叛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爲欣時諱之說夫叛而以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惟劉質夫云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君者公孫會之自鄸奔宋猶賢于臧武仲此說本穀梁而胡氏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首（見成元年）可矣胡氏亦以爲賢者後諱之則惑于公羊之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張立反公穀作輒）

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豹與北宮喜之徒作亂殺之

註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　任氏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而作亂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　陳氏傅良曰攷傳文既奪之司寇則豹非卿也　張氏洽曰縶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靈公是以得立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與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豫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徒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宋元公無信多私惡華向二族華向殺公之黨而劫公之子與弟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質焉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人出奔註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許氏翰曰晉之聘魯終于士鞅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公作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傳宋張匄劫司馬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南里華登（費遂子）

以吳師至齊戍烏枝鳴與廚人濮力戰敗之
晉荀吳以諸侯兵至復大敗之華登如楚乞師註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胡傳凡書叛者于入戚而不言衞于入朝歌而不言晉于入蕭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所食私邑也南里則宋城內里名也華氏與宋直分國而居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偪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汪氏克寬曰書自陳見陳助之兵力故能入國爲亂陳亦有罪矣晉荀吳會齊衞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者吳救宋而佚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與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註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乃恐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朱叔父）註朱爲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將伐鮮虞辭公故還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薳越助華氏諸侯之戍乃固請于宋逸之使得奔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于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于外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息于救患固請佚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寅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不書書自宋南里出奔楚而縱有罪亢不衷幾亂人之惡具見之矣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註叔鞅叔弓子　按鞅叔弓次子輒之弟輒卒鞅代

王室亂
註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言亂　陳氏傅良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卽位旣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呂氏本中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逼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　戴氏溪曰自入春秋周蓋三亂矣其禍皆生于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盟首止而世子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而王室卑向微二霸周之亂豈減敬王之時哉然則春秋

書王室亂者憫共主之浸微悲桓文之不作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註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胡傳按左氏周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

皆其母弟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也未定而王崩

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猛雖正而無寵朝雖寵而不正

二子廢立皆恃大臣之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

者也范甯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　汪氏克寛曰傳

不言猛爲太子壽母弟然春秋于猛直書王而不書立于朝則書

立而稱王子于匄則直書天王則猛匄與朝適庶之分明矣先儒

皆言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註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　愚按王城即洛邑

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而以成周爲東

都王城今洛陽成周今鞏縣吳臨川有辨甚詳　劉單不名而王

名示禮之變胡傳備矣但譏劉單爲專國柄非是　胡氏寧曰猛

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

而書猛別嫌也　劉氏絢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

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于子又與他王

子相亂故稱王繫猛

冬十月王子猛卒

註未即位故不言崩　胡氏瑗曰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

正其未踰年未成天子之尊　劉氏絢曰謂之卒何王未踰年也

謂之卒可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勑略反公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邑武城人斷木弗殊推而蹷之以取邾師

邾愬于晉叔孫婼如晉見執註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註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註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在後從赴　胡傳晉

不書大夫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

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

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罪自見矣　趙汸曰大

夫將從其恆稱久矣此籍談荀躒也復書人何也王室有難晉大

夫怠于勤王故特變而稱人以明大義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好劒劒成試之人烏存帥國人逐之遂來奔齊人納
郊公 胡傳庚輿免死道左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
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
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公穀作甫 胡子髠 公作檻 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 五結反
傳吳伐州來楚帥六國之師救之為吳所敗註不書楚楚不戰也
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國雖存而君死曰滅大夫死生通
曰獲夏齧徵舒元孫 陳氏傳良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
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自

入春秋未之有也 孫氏復曰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賤其舍中國
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也言胡子髠沈子逞滅者惡二國之君不
得其死故皆以自滅為文也胡傳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
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劉氏絢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旣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
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相接故經不書楚也
天王居于狄泉
註敬王朕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疏若在城內當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或曰定元年城成
周乃遷之入城內 此事無傳杜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故不云

無傳 陳氏傳良曰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王猛卒敬王卽位
卽王猛之母弟句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
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高氏閌曰敬王始立遽稱天
王者景王崩旣葬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君故稱之且明正也薛
士龍曰狄泉不書出者在王畿之內
尹氏立王子朝
註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孫氏復曰
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詞尹氏卽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
國柄也 陳氏傳良曰此尹文公圉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
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

不名惟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公為叔孫婼如晉 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
入可恥甚矣此書有疾乃復公羊所謂以殺恥也安于屈辱無憤
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也宜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註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 婼公羊作舍有叔孫二字胡傳從之
註喜得赦歸故書至 湛若水曰左氏謂至自晉尊晉非也晉無

信義于聘而執其使不足爲盟主矣何足尊乎晉之者賢叔孫而
重其至也　婼父叔孫豹以季孫宿伐莒取鄆見執于晉樂桓子
求貨弗與至是邾人城翼未嘗我犯而襲取其師蓋亦季孫之謀
婼又見執于晉范獻子求貨亦弗與婼則信賢矣然此之不氏乃
一事再見者卒名耳胡文定從公羊本作叔孫舍謂春秋特書氏
以賢之雖于理無害然經意不然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傳楚爲舟師略吳疆吳踵之滅巢及鍾離　註楚邑也書滅用大師
　按巢吳楚閒小國伯爵書序巢伯來朝即此杜以爲楚邑非也
胡傳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　趙氏鵬
飛曰吳將謀楚先取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
與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如宋聘且爲季孫逆　註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專橫　汪氏
克寬曰季孫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
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使公室之正卿爲己逆婦

名雖爲臣實行魯君之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公穀作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音甫
傳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期以明年將納王　叔詣叔鞅
子　張氏洽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曰黃父之會王事也
而春秋無美詞何也敬王三年在外始入成周則諸侯不能急定
王都亦可見矣故僅免于貶　王樵曰王室不靖于今四年矣晉
蓋徐徐焉其君不親又待來年迨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故書辭
如此
有鸜其俱反鵒音欲來巢

註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朱睦㮮曰按爾雅
翼鸜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穴處此義在非所
有而有不以巢爲義也　張氏洽曰邵子云天下將治則天地之
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
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霸
不競吳楚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
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註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九月己亥公孫音遜于齊次于陽公作楊州

傳公若公爲昭公子謀去季氏臧昭伯勸之子家懿伯諫公弗聽遂
伐季氏叔孫氏之臣鬷戾救季氏孟氏助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
註諱奔故曰孫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程子曰
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夫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名位非有
損也惟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爲屯其膏威權不在
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乃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
是已故小貞則吉小貞者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
馭致爲之不暴也　汪氏克寬曰昭公君千乘之魯二十有五年
而不能討一季氏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是不君也以叔孫
婼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皆

以爲不可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不忍一朝之忿遂至失國曷
足怪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註濟南有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
往至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叔孫昭子自闞歸責季平子以逐君成名平子請歸公既而有
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卒註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
恩　王氏葆曰婼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愛君憂國至因禱
以自裁是時公雖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
爲後世勸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宋元公將如晉請納公卒于行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宋地　宋元公意如之外舅也而求納公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
諸侯卒其境內不地此獨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註取鄆以居公也　季本曰公不能取故齊侯爲公取之取邑則
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
歸鄆田可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註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季氏納貨于梁丘據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註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師賤衆少重在公
書圍成見國內皆叛也不書齊師畏公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故微
之也　王樵曰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
則公及齊師圍成今日公圍成者惡齊之爲利回爲義爽以爲雖
得其師不足以也爲齊侯者當昭公次于陽州之時悉賦以從直

造曾都詰其罪人而戮之則一舉而事定大義申矣而乃唁之野
井崇虛辭也取鄆居之示不急納也遷延而爲是役身不自將將
非正卿僅使公子鉏帥師以從齊之無能爲季氏知之矣故使成
大夫僞降以怠齊師成備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鬭心所謂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者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以此藉口塞昭公之
意焉耳夫以討罪之舉而區區圍一邑公將其偏師不恥與大夫
同事而亦自圍其一邑季氏貨餌齊侯之倖臣以遙境之一邑受
其師吾君在焉而以有司常隸與之敵齊之罪季之惡與昭公之
不復反也具見此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春秋集說　卷九　四三
四十七

傳齊侯謀納公也註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註傳言王入于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孫氏復曰不
言歸而書入者言歸嫌與卽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敬王
之卽位于外也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　陳氏傅良曰言始
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
悼王自皇敬王自翟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
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邵寶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
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宏建議城成周
謂之遷都蓋其任怨也大矣不謂之忠乎胡氏不知王城成周爲
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宏之忠遂
不白於後世　王樵曰成周既天子之都不曰入于京師何也京
師衆大之稱自諸侯言則曰如京師歸于京師以衆大言之示所
尊也自天王自言則曰入于王城入于成周自以地名書之足矣
或謂著其衰弱齊于列國故不稱京師非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註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何氏休曰立子朝獨尹氏
出奔并舉召毛者明尹氏爲本當先討首惡然後治其黨　胡傳

左氏春秋集說　卷九　四四
四十八

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
出于人之公心不可以私愛是亦不以私惡非也庶孽憑寵爲羣
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爲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
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監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
亦甚矣春秋詳書之以爲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註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傳吳子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楚季子聘于上國公子光曰時弗可失我王嗣也當立乃伏甲而饗王使鱄設諸弑之註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汪氏克寬曰據史記公子光者諸樊之冢嗣札讓則光當立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胡氏以為罪其大臣亦有理此說本之啖氏

楚殺其大夫郤去逆反穀作郄宛

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令飲令尹子常酒且令置五甲五兵于門因譖之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族註無極宛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金賢曰郤宛之死孰

殺之令尹子常也子常殺宛以費無極之譖也然則何為稱國以殺曰以罪楚之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臣而無忌紀綱亡矣是君之罪也曰然則子常逃罪已乎曰子常之罪安可逃也專坐子常則責君之意不白無以垂戒後世獨責乎君則子常之惡亦不待貶斥而自見諸家專咎郤宛近讒乃偏論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士鞅取貨于季孫辭小歸而還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不克討故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宋衛大夫皆利納公受賂而不欲納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趙汸曰晉合八國于厥慭不能救蔡合十國于黃父不能勤王合六國于扈不能納魯昭公春秋治在夷狄而晉之君卿不足議則從其極稱可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註快邾命卿也故書　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書名而略其氏前此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快又至三叛俱以魯為主逋逃聚焉書之以罪季氏也

公如齊

註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仲孫何忌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所以存公也虎不足責何忌嘗學于聖門亦至此極乎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公將如乾侯子家羈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註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　史記正義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邱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　趙氏鵬飛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前扈之盟既乞賂于季孫今豈忍背賂以傷其

類哉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也　戴氏溪曰公之在位也猶屢如
晉不得入況今出亾欲至晉其可得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
註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註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　黃氏震曰不納公而來唁已

非矣況又稱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舍齊求晉故有憾
于公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于晉
公如晉次于乾侯
註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閌曰穀梁傳叔孫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非我罪也
叔詣欲納昭公此公之忠臣今無病而卒聖人書之其感歎之意
深矣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人叛公必季氏道之使然　崔氏曰公適晉而鄆潰見魯之民
皆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　黃氏震曰齊取鄆居公卽畏齊故不
敢叛也既舍齊而之晉則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
侯矣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註釋不朝正于廟　劉氏敞曰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
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在境內則猶君也是以歲首
不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暫時次止猶以鄆爲居不得
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
在以存之豈徵過哉公雖有過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君身而已哉

劉氏絢曰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于乾侯
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
之意皆可具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禹公作羽
傳楚受吳公子掩餘燭庸之奔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滅之二十七年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伍員教吳三師更肄以罷楚楚始病註徐子稱名
以名告也　劉氏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
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于天子方伯則理可申

而國可復豈遽絕之哉章禹既已服矣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陳氏傳良曰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于譚子弦子溫子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如意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公穀作櫟適丁歷反）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私召季孫季孫會荀躒于適歷　陸氏淳曰逐君之臣晉不之討而反與爲會書意如會晉荀躒于適

歷晉侯之爲盟主可知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陳氏傳良曰適歷晉地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此會昭公所以死在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荀躒如乾侯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勸公入子家子亦勸公以一乘入于魯師從者脅公不得歸註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穀梁傳唁公之不得歸魯也曰既爲君唁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按穀梁所云與左氏異疑二者皆有之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公作弓）以濫來奔

註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許氏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而至　黑肱不繫邾亦闕文爾二傳互相穿鑿止齋濫別于邾之說本于穀梁殊不足信汪新安辨之悉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口暫反）

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

用師徒　按定元年將葬昭公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者魯羣公墓所在　黃氏震曰意是時公久客外不得廟祭姑取墓隧之地以祈佑于先君乎公羊以爲邾婁之邑則誤矣

夏吳伐越

趙氏鵬飛曰越者楚之與國也吳將報楚不若姑與之平以離楚黨今先伐之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兵始此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穀作太）叔申鄭國參（七南反）曹人莒人（此下公穀有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討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

公公已薨　陳氏傅良曰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愚按傳云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晉奉天子命爲城京師其事大于盟會書城成周則不必書盟此筆削舉重之義且尋盟者尋平邱之盟也平邱之盟晉之所以失諸侯也而惡用尋之杜氏謂未及告公公已薨故不書盟夫會盟承赴告而書乃史策恆體豈因其君之存沒而有異乎又按二十六年傳曰王入于莊宮杜註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

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　張氏洽曰敬王自王城而徙都成周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城成周在明年正月此時未城而已書城者本以城事召集諸侯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九終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十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亨[illegible]校字

定公

元年春王

註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程氏迥曰定公未立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王氏應麟曰公六月即位而春秋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在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書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予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義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

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劉氏絢曰定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公羊子所謂主人習其讀問其傳而知之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諸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故執之　註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汪氏克寬曰前日城成周矣此不書成周而書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　王樵曰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惟號與祭今城成周諸侯之

大夫猶相率以從王事變之正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其歸之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云執于京師不可復云歸于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事執有罪視其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豈應舍仲幾而專責晉哉然則稱人蓋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于大夫專執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傳季孫使叔孫成子（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逐廢太子衍及務人（即公爲）而立之註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

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范氏甯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　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月朔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喪至既殯而後即位故書日　張氏洽曰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禮也意如親逐其君既薨七月始返國又黜適而立不正及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何足云哉春秋詳書以罪亂臣擅國爲永鑒也　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于意如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能爲叔孫婼之不賞私勞則誅意如以明君臣之分即不然能執子臧季札之節則逃晉而去之然後于義爲盡今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偃然受國于賊臣是與篡何遠哉

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煬羊讓反）

註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于煬公季孫舍昭公之太子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故立煬宮以自解也若曰此魯之舊制云爾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

舉重（菽強稼難殺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　五行志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古亂反）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即周禮之象魏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象魏闕一物而三名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豹曰蓋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何氏曰門爲主觀爲飾　曾氏鞏曰諸侯有皋應路門天子加庫雉春秋魯有庫雉二門衛有庫門或謂襃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　劉氏絢曰魯

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僣王甚
矣春秋故因事而託譏　李氏廉曰公穀惑于桓宮僖宮災不言
及遂謂災起兩觀春秋不以微及大故後言之此說非也桓僖二
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爾文
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

傳吳誘楚囊瓦致其師于豫章敗之克巢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
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李氏廉曰延厩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

之故曰新作　王樵曰災自雉門延及兩觀魯人修之理耳公穀
強生義皆非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黃氏震曰定公新立朝晉而不得入者何哉夾漈云晉以昭公之
子已長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之木訥云晉以魯貢由季
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季之聘故屢卻昭公而今復卻公終定公之
世不再如晉者懲此辱也二說似皆有之伊川謂晉以季氏不告
天子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則待晉過厚當時亦不明此義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註拔地闕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
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楚子常求蔡昭侯一裘一佩拘之三年既獻得歸如晉請伐楚
晉爲之合諸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辭蔡侯註於
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陳氏傅良曰晉楚兵交止此傳
曰劉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爲之也劉文定內難

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雖五霸未有
盛于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霸俄而劉子卒君
子蓋深悲之也　程子曰楚恃其強使凌諸侯晉上請天子大合
諸侯以伐之而不能大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
之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蔡首叛中國至是不勝楚之陵暴告于
晉而請伐之陳鄭許頓胡又皆服屬楚者也今皆病楚而歸晉又
上致劉子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可謂盛矣乃不能救蔡伐楚
卒以荀寅之求貨坐失復霸之機晉自此無宗諸侯之望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召陵晉使蔡伐之蔡滅沈　家氏鉉翁曰晉大合諸

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春秋書
滅書殺于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　王樵曰
沈服于楚故不盟召陵而晉使蔡逞忿焉夫蔡屢爲楚所虐已之
視楚猶沈之視蔡也而藉晉威以肆爲無道故書滅書殺以著其
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註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陸氏淳曰重
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程子曰公爲季孫所立朝晉而不獲乃
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汪氏克寬曰會與盟公
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丘會盟

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公之汲汲于後會求爲此盟也
陳氏傅良曰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
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而曰公及
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
矣
杞伯成公作戊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爲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此與葉夷白羽庇
四遷畀鄭偪故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卷音權
註卽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疏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陳氏傅良
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
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
故特卒之也司馬遷盡知此者也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者
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傳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敗鮮虞
註孔圉孔羈孫士鞅卽范鞅　許氏翰曰晉謀楚而不能討盟蔡
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書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
寡弱也　召陵之役荀寅謂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故
蔡圍不救而伐鮮虞也
葬劉文公
高氏閌曰尹子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劉
氏絢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

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　趙汸曰葬舉謚稱公者王卿士有
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者禮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出奔鄭
傳蔡侯以其子質于吳吳子爲之伐楚陳于柏舉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註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爲蔡討楚從
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
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
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䟽長歷推此年閏十月　王樵曰
楚馮陵諸夏陳蔡皆被其毒蔡之讐恥尤深故蔡侯發憤請師于

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于是蔡
人累日之讐怨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侯之義也
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
國不能制天假手于吳國幾亾然獘楚而吳繼之此又聖人之所
傷也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爲善其伐楚解蔡圍成霸討之功則
過矣蓋本二傳而失之
庚辰吳入郢 公穀作楚
註吳不稱子史略文　薛士龍曰郢楚都也不書楚而曰郢見楚
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　王樵曰公羊以前之稱子爲吳以夷狄
憂中國而褒之後之不稱子爲吳反夷狄而貶之皆非經意吳之

爲吳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吳人
之志前非實有憂中國之心後非改前而爲夷狄也春秋前曰蔡
侯以吳子非進而褒之其文不得不然 不可曰以吳及楚人戰又不可曰以吳師 後曰
吳入郢亦正依實而書若其夷狄之行則何待貶而見也諸儒泥
一字褒貶之說故忽而予吳忽而貶吳而聖人伸蔡侯而傷中國
之微意卒不白矣　趙氏匡曰楚子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
穀梁存楚之說大非　趙汸曰柏舉之戰爲中國復讐討罪故吳
得稱爵而書蔡侯以之其戰與入又皆書日以別于夷狄自相戰
與入者亦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一義也戰言吳子而入舉號者
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恆稱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羊作正月高氏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註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王樵曰按二傳皆言諸侯歸
蔡粟然其略言之何也侵楚無功圍蔡不救及吳既破楚解蔡圍
然後相率而歸之粟救災恤鄰之道固如是乎略而不序見其事
之末矣　趙氏鵬飛曰魯之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
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惴惴于吳矣況魯南偪于吳以徐爲
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于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
不得不賑粟以悅于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于魯魯何乃踰宋
陳二國輸粟以饋之哉　高氏閌曰魯非濟其難而周其急也蔡
以吳爲援而敗楚故魯畏而饋之也 說與木訥同　按此歸粟未必及諸

侯以上二說有理
於越入吳
註於發聲也蘇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
俗越與於越史無義例　陳氏傅良曰越乘吳在楚而入其國越
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
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
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
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于吳越終春秋不以敵
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王樵曰中國失道而夷狄
強夷狄横行中國之憂也夷狄横行中國不能制而夷狄起而自

相敝尤中國之深憂也歷觀五代及宋契丹女真蒙古之事其何
異于楚吳越之事乎夫中國制義而夷狄聽從此非特中國不失
職亦夷狄之福也吳之入郢越之入吳其敝中國者適以自敝也
惟十八國會召陵侵楚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如此而後吳入郢
越入吳聖人詳書于策責中國也亦所以儆夷狄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劉氏絢曰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不書正月適
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于此復明意
如為定之大夫也　黃氏震曰魯卿沒則書卒此常事也意如之
惡于逐君自見不必于卒時貶之胡氏以書意如卒為罪定公不
討逐君之賊恐經無此意　愚按正卿不論有罪無罪卒必書之
東發之說是也惟公子翬之卒不見于經疑是史闕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傳鄭滅許因楚敗也註游速大叔子　張氏洽曰許困于與鄭為
鄰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
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太岳之後其存亾一聽于楚
豈非晉之罪哉　李氏廉曰此鄭叛霸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
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

合天下遂無晉矣
二月公侵鄭
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註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
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陳氏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
不言公會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
陽貨之專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姜寶曰自是恆以公將本非公室能張陪臣專恣每託公以出師
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孟懿子如晉陽虎強使之往報夫人之聘註陽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于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宋樂祁犂使于晉獻趙簡子楊楯六十范獻子怒言于晉侯而執之註稱行人言非其罪　張氏洽曰諸侯惟宋事晉善逆其使以懷之猶懼不來今范鞅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註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氏曰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　趙氏鵬飛曰公侵鄭聘晉而不

與齊城中城以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爲齊境　愚按成九年書城中城註云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中城與彼同木訥所云海州即彼註東海郡地也或又以爲魯國之內城未知孰是若如穀梁說于成九年之中城難通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不齊故圍之　黃氏震曰齊前取魯鄆以處昭公今魯圍鄆欲取之于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註鹹衞地　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

吳氏澄曰執其使逼其國以求盟焉是刼盟也挾詐恃力豈圖霸之道乎

齊侯衞侯盟于沙

註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許氏翰曰齊侯之盟結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衞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註夏國佐孫　高氏閌曰齊叛晉與鄭衞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圍鄆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註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註未得志故　補註見魯之從於棄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閌曰魯政不復在公此屢書公侵齊者三家使公親行以歸
怨于公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閌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之于瓦註卿不書禮不敵公救不
書齊師已去瓦衞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陳氏傅良曰不日
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夆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

也四卿竝將而以魯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
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胡傳春秋雖師次于君而與君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
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
晉師而不書士鞅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
註兩事故言遂　高氏閌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衞侯與齊爲沙
之盟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及衞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
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以後凡有事
于諸侯皆書侵豈皆潛師掠境歟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
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註結叛晉曲濮衞地　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衞皆
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
通言先公黃東發曰杜氏以從爲順蓋祖公之說不獨改字于事情亦遠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
始得祔祀于太廟胡傳從之　王樵曰既正閔僖之祀使昭公果
未從祀亦在所祀可知矣薛士龍云魯之祀躋僖公外昭公今從
祀之始正其禮也此兼用二說似優　傳遜曰馮說雖可存而未
有的據攷之經昭公之葬稱謚疑已祔祭祖廟矣若順祀閔僖之
說學者多疑之蓋順祀閔僖將以求媚也閔公幼而遇弑無嗣何
須媚之媚閔公不將取怒僖公耶且順祀于僖公之廟而仍退其
主又似非懼信神者此只順羣公昭穆之序合祀于僖廟蓋陽虎
欲殺季氏爲此以祈福佑耳

盜竊寶玉大弓
傳陽虎將殺季孫于蒲圃而殺之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讙陽關以叛 註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陳氏傅良曰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汪琬曰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乎然則陽虎之罪倍于南蒯侯犯者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物邁反卒

得寶玉大弓
註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崔氏曰不索而獲之曰得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註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姜寶曰在今廣平府邯鄲縣 陳氏傅良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於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李氏廉曰齊衛雖有仇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尋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聖人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李氏廉曰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穀作頰谷
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從犂彌謀使萊夷以兵劫公孔丘以公退命士兵之且以失禮愆義質責齊侯齊侯遽辟之來歸鄆讙龜陰田 註平故 林註夾谷齊地 張氏洽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按一統志萊蕪縣在泰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春秋時爲夾谷地又云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卽夾谷也嶧縣漢屬東海蓋其地在齊魯之交 趙氏匡曰按經不書盟

傳何得言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孔子故謬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以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王樵曰魯及齊平而爲夾谷之會焉安得有兵刼魯侯之事且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傳言盟而經不言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史記載景公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有司曰小人之謝過以文君子之謝過以質君以知過則謝之以質爾于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說爲是　傳載孔子相

禮卻萊夷辭野享齊人悔過而歸侵疆葉石林力辨夾谷事乃匹夫之勇孔子必不爲之　愚按此事穀梁史記皆同正見大聖人作用安可謂誣特盟詞未可信耳不然齊人肯遽歸三田乎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報夷儀也晉執涉佗以求成于衛（八年晉將盟衛侯涉佗挼衛侯手及捥）衛不許晉殺涉佗註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　家氏鉉翁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義不足以服衛也

齊人來歸鄆讙（火官反）龜陰田（出上公穀有之字）

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疏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　任氏公輔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爲魯地濟北蛇邱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郎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齊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家氏鉉翁曰取濟西取汶陽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歸濟西歸讙闡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鄆讙龜陰書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也聖人道化所感強暴革心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后）

傳郈馬正侯犯叛之註郈叔孫氏邑　任氏公輔曰東平無鹽縣

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按傳二卿再圍郈不克後駟赤以計紿侯犯使之奔齊　胡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三家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宋公使樂大心盟晉逆樂祁之尸大心辭以疾樂祁之子譖其將爲亂逐之註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高氏閌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也是景公之過也然大心不能任君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則大心之過也春秋書

之以著其君臣之罪

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傳宋公奪公子地之馬以與向魋地抉魋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爲君禮公弗止地出奔辰曰是我廷我兄也乃暨仲佗石彄亦出奔註地宋景公弟辰之兄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美實曰地抉魋而不忌君其罪也故以有罪之詞書出奔　李氏廉曰左氏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未嘗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語遂指地爲景之弟辰之兄若然書法何以一曰公子一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于是以公子地爲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竊疑公子地雖以輩行爲

似

景之弟而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輦）

註安甫地闕　張氏洽曰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高氏閌曰三國爲會此蓋結叛晉之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註謝致郈也（侯犯以郈邑奔齊而齊歸之故往致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徒何反）石彄（苦侯反）出奔陳

註暨與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率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奔其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率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李本曰書曰暨以見出奔者弟辰所欲而有強于佗彄也先儒多以佗彄脅辰爲說則不當以辰爲首惡矣　公羊云暨者不得已也　胡氏亦云不得已曰暨我所欲者曰及　按傳文仲佗石彄爲辰所脅而出則非有所不得已也暨及之義皆爲相與恐無大分別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註蕭宋邑　劉氏絢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者汲汲之詞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三ㄱ九六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大心從辰地以叛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註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李本曰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咸往依之書自陳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陳氏傅良曰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家氏鉉翁曰去年及齊平今年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

叔還（音旋）如鄭涖盟（公穀作莅）

傳始叛晉也　林註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詣曾孫誤　趙氏鵬飛
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于齊故
爲齊平鄭雖翻覆于齊晉之間亦事勢宜然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許規反郈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墮郈註墮毁也患其險固
故毁壞其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註彄孟縶子　高氏閌曰諸侯叛晉而齊景不能一之故衛伐曹

趙氏鵬飛曰霸主不作小國相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
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人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註結叛晉　黃氏震曰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不肯墮公圍成不克　蘇氏轍曰或曰昭公
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爲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爲是何
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三桓之得民久矣將以治
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爲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
子爲魯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不從者其家臣也未能得魯
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張氏
洽曰三都之墮毁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
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爲三家忠謀
使上下皆順故費郈不違命獨公斂處父時方敗陽虎而孟孫倚

之又惑於僞不知之說故成獨不墮未幾而季孫受女樂孔子遂
去魯豈非天哉　胡氏宏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
家之慮變矣故圍成不言三家直書公　黃氏震曰三都盡墮豈
惟三家除跋扈之臣亦爲公室去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
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夫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
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墮之也墮成不果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
孫比孟孫中覺而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
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而帺隱之徒因以責子路議定公謂非孔
子意皆以成敗論者也　邵實曰三都之墮仲尼之志也非仲尼
不能與於此于是仲尼在司寇之位顓赤效其謀而郈墮申句須

樂頤故其力而費墮仲尼無聲色之勞焉然則成何以不卒墮也
公自圍之而仲尼未幾已去魯矣不然于墮成乎何有且墮成則
齊人必至于北門其意則私其言或可聽也遲速之機將于是乎
在仲尼亦何心哉　愚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去魯恐不然據經文十三
年築囿大蒐與墮都絕不倖孔子用魯必無是攷定公十二年孔
子年五十四攝行相事于是墮郈墮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饋女
樂以沮之孔子之行正值魯十月有事于郊其圍成弗克在冬十
二月孔子已去魯矣魯世家則以攝相事聞國政歸女樂去魯皆
為十二年事當得其實又按定公十年孔子忽用于魯論語左氏

皆不言其故獨孟子云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定公初年意如
卒陽虎始用事五年四桓子八年又將殺之僅而得免是時季氏
不振必與國人謀為靖亂之道乃舉孔子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
達齊歸侵地于是攝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庇也桓子特
迫于家臣之難一旦聽孔子墮之其中豈無介介者縱桓子甘之
季氏私人亦必以為不利信任之意必漸衰齊人窺其故因歸女
樂以間之至是三日不朝則其心已無孔子矣安得不去是孔子
之用舍皆由於桓子也仁山金氏論之甚詳

公至自圍成

註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陳氏

傳艮曰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
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于墮郈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
是不足與有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　葭公作瑕

註垂葭衛地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註書不時也　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
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矣此決非孔子

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註夏蒐非時　三家分軍蒐閱以自固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趙鞅命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不獲召午殺之午荀寅
之甥寅范吉射之姻也故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　胡傳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
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所戒也故書叛以著其專土興兵
之罪　邵寶曰趙鞅之晉陽猶魯三家之郈費成衛孫林父之戚

也歸我衛責其意何如哉邯鄲午慮絕衛親本非有罪鞅特以午爲荀寅之甥寅與吉射爲姻遂疑午之貳已而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執言矣故春秋以叛書　王氏應麟曰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氏亦云以地正國漢之集威晉之強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于詩禮發冢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亦反入于朝歌以叛

傳鞅既奔荀躒言于晉侯三臣皆始禍請并寅吉射逐之二人叛攻公國人助公伐之遂奔朝歌註吉射士鞅子朝歌屬汲郡　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徒楚邱朝歌後屬晉　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荀躒智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士三家

自此以故趙魏韓三家分晉　愚按荀氏本封于荀士氏本封于范荀邑在今絳州范邑未詳所在士會食邑於范又稱隨會或隨乃范之別名鄭漁仲以爲濮州范縣非是濮州當時屬衛會始封不應在此也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此乃晉之公邑胡康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據傳云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蓋爲晉人所逐奔此自保其非封邑明矣哀三年又自朝歌奔邯鄲邯鄲豈亦其封邑耶　陳氏傅良曰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也則曷爲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隨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盟于鄟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貪之效也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繇衛貢也欒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至是不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註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疏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　陳氏傅良曰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

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蔣氏曰鞅與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家氏鉉翁曰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著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于晉也

薛弒其君比

王樵曰按弒君未有不稱其賊之主名者其有不書非史闕文則當闕疑未易率然立說薛弒其君比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此論薛比之弒者即可以論晉州蒲之弒者也啖氏之說固已如此矣啖氏說見成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公叔戍以富見惡于靈公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其將爲亂公逐戍與其黨趙陽奔宋戍來奔註陽趙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家氏鉉翁曰衛靈無道不能正家以逐大夫惡既著矣戍怙富而驕素無大臣之望乃欲以正君自任豈其所能乎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所從始　趙氏鵬飛曰于時諸國大夫如宋之華亥向寧華定相率以叛邾之庶其畀我黑肱相踵而來趙鞅一出角立者二大夫公叔戍一出繼之者三大夫是皆相扼不勝

三五而奔又風俗之一變也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公作佗徒何反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公作搶歸

註頓欲事晉而絕陳好故　家氏鉉翁曰楚爲中國患百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從之不替頓本楚與國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荆楚既衰猶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此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註亦黨公叔戍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音醉公作醉李

傳吳伐越爲越所敗闔閭傷將指而卒註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檇李城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也

註魏郡黎陽東北有牽城　陳氏傅良曰鄭得罪于王六年鄭伐周闕外八年晉士鞅侵以報之而齊救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救之以撓晉

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張氏洽曰是時孔子已去魯故公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崇奬亂逆大義亾矣

趙氏鵬飛曰齊景公求霸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議首鼠不前徒爲此會而已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吐刀反

註洮曹地　李氏廉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書洮之會著齊不能靖宋難也傳者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難爲尤豈能舍其國而謀救他人哉　家氏鉉翁曰自齊景圖霸鄭衛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絕晉至是及齊會蓋始從于齊也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市軫反

註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脤祭祀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劉氏絢曰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雖天子逾禮而聖人于周眘眘如此若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

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傳太子蒯聵恥夫人南子淫亂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　張氏洽曰臨江劉氏云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愧焉必以告南子南子惡其斥已之淫則號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之惑不恥爲南子介宋朝固無難逐蒯聵矣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乃入其家哉常山劉氏云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著靈公之罪也南子之惡其欲去太子明矣如宣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少靈公聽其弑母之譖不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攷二劉之言知左氏非

當時實錄　汪氏克寬曰張氏引二劉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子之義楚商臣蔡般皆弑其君父皆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攷蒯聵忘父之喪而他人使之絻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其位其于人倫斵滅幾盡則恥母之淫行而欲殺之固宜有是事左傳未可盡廢也哀二年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衛逐太子之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亂謀不遂故來奔　汪氏克寬曰宋辰出奔屢書弟者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乏而卒于奔亡非宋公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陳氏傅良曰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郈費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張氏洽曰觀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明矣不書公者軍政專于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

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是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音兮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註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避地會稽時牛莢小鼠嚙牛纔傷皮肉無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吳之入楚也胡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楚滅之

按召陵之會胡頓之君皆在滅頓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時楚

昭親帥師滅胡故書楚子非有取此舉而書爵以予之乃君親將
之恆稱爾
夏五月辛亥郊
註書過　趙氏鵬飛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
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註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黃氏震曰定公承昭公失位之
後粗能攬國柄親會盟親征伐用孔子而歸侵地墮三都三桓爲
之稍戢惜乎不能終用孔子則季孫沮之也公薨而哀公嗣之三
桓復大橫然則定公其十二公之自立者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地) 註罕達子皮孫宋公子地奔鄭鄭人
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王氏樵曰鄭納宋叛人已可
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不待貶而罪惡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直居反)
傳謀救宋也　林註渠蒢宋地　許氏翰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
叛晉故爲宋出師爲鄭次止不言救爲其不誠於救也　趙氏鵬
飛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杜氏謂宋公子地奔鄭鄭爲地伐
之也然地之叛宋而奔鄭宋不來伐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
乎春秋之末宋鄭交惡自罕達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

初求諸侯鄭實首附旣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
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之則失久好之鄭欲弗救則失新
附之宋故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負而隨爲之媚此齊景之陰謀
也不然渠蒢之次而不救欲何爲哉　李氏廉曰五氏垂葭之次
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
邾子來奔喪
註諸侯奔喪非禮　趙氏鵬飛曰自昭公之世邾爲魯所虐定公
爲拔之盟終身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
而情則眞吾于此見定公之賢于昭哀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

註定公夫人　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　劉氏敞曰左氏不稱夫
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曰夫人矣不待赴同
祔姑而後正其夫人也姒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未備夫人之
禮耳(趙木訥同此說)　汪氏克寬曰僖宣昭卽位久故成風敬嬴齊歸皆
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初立定公喪在殯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
稱小君尊崇之禮未備也　王樵曰襄四年定姒襄公妾母也定
十五年定姒哀公妾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兩姒同謚公羊則
以在襄者爲弋在哀者爲姒穀梁則以在襄者爲姒在哀者爲弋
恐三傳必有一誤　按弋姒同姓乃杞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註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註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反哭于寢故書葬　按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註曰同時有父母之喪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後父奠則先父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亦奠之類也據此則葬當先定姒而乃後之當時之失　徐氏彥白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不為失

冬城漆

註邾庶其邑　張氏洽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輕用民力以結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其不終也宜哉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報柏舉也註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王樵曰傳云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遷於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書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凡以存中國不使夷狄盡其虐而滿其詞也聖人之微意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此大失春秋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墓而處其宮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既可鄙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為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數歲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于入郢者蔡不能報而天假手于吳出爾反爾正可為強而無

道之戒乃以復讐恕之豈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為高宗不復金讐而發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以復讐于夷狄而反恕夷狄之遷虐于中國義則疎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郊牛下穀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註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無禮于君不孝于親剏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蕆事則為不敬于天一舉而三犯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過于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取棘蒲　高氏閌曰以傳攷之爲救范氏魯及鮮虞之師皆在焉
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　汪氏克寬曰前此齊衛
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
以爲之援故春秋不書伐非諱之也今竝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
爲文著霸統之絕晉無異于列國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主
也　陳氏傅良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
公會齊衛于牽帥狄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霸者春
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

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者亦齊鄭宋魯
衛也　黃氏震曰齊景挾衛欲抑晉而代興次五氏次垂葭會于
牽又次于渠蒢皆不敢直犯晉今助晉之叛臣而伐之圖回數年
而行之又不以正是可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火虢反又音郭）
東田及沂西田
傳將伐邾絞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註邾人以
賂取之易也　許氏翰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
其田時中國無霸諸侯竝爭擒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

矣　趙氏鵬飛曰定公撫邾甚厚邾事魯亦甚勤邾魯之好三家
所不欲也故定甫薨而城漆哀甫立而何忌伐邾今三大夫復竝
出而取其田以邾近于魯利其有以自益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古侯反）
註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疏既取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
伐則三卿盟惟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卿與之
盟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胡傳盟者
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
公伐意如叔孫救之而昭公出陽虎囚桓子孟孫救之而陽虎奔
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陳氏傅良曰自是內外

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鄟衍盟與不書入年萊門盟與不
書甚者十二年會鄖十三年會黃池盟皆不書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聵之子輒趙鞅納蒯聵于
戚居之註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季本曰蒯聵本奔宋而趙
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時晉卿方內叛故鞅不能
伐衛而納于衛邑與弗納同　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
聵不得復稱世子今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明矣穀梁受

王父之言失之　朱子曰輒之心只當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只是逃而去之便無一事　高氏閌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蘇氏轍曰蒯聵得罪于父生不養死不喪然其入也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名世子者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名有不正乎名正而位定矣　愚謂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所以深罪輒也蒯聵入而輒以國奉之衛固蒯聵之衛也蒯聵立而以輒爲嗣衛仍輒之衛也奈何父子相爭終于兩喪其國經特書世

子蒯聵而輒眞萬古之罪人矣　王樵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明復正也齊小白入于齊明當有齊也今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與公伐齊納糾晉人納捷菑于邾義同皆強致之辭納之與見納者皆惡也以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遇之于戚戰于鐵大敗之獲齊粟千車註鐵在戚城南　王樵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姜寶曰趙鞅此師即納蒯聵之師也遇鄭師于鐵知其助范中行而來故邀擊而敗之鄭與霸國爭雄以黨叛臣其敗宜矣

李氏廉曰以蕞爾之鄭而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書之以衰晉於列國也凡鞅既勝而爭功故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蔡畏楚請遷于吳中悔吳如蔡納聘將襲之蔡殺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爲也　遂遷州來註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許氏翰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音萬

註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許氏翰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公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高氏閌曰齊于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李氏廉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同彼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此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本穀梁之說　彭城書宋正其爲宋也戚不書衛不以子制父也　劉氏絢曰杜氏言石曼姑以爲子圍父不義故推齊爲兵首非也春秋豈苟從告而爲不義者飾非乎國夏主乎圍戚故序曼姑上耳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趙氏鵬飛曰三家出于桓立于僖故其廟宜毀不毀今天譴之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開陸氏曰啓爲漢景帝諱〕

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瑯邪開陽縣　汪氏克寬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　高氏閌曰地在今沂州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黃氏震曰曹介于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并之也故亦伐曹其後曹卒爲宋所滅　季本曰脩樂大心之怨也〔定十年宋樂大心奔曹〕曹陽背晉故晉不救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註公子駟之黨　高氏閌曰放稱人衆逐之也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王樵曰殺公子駟書大夫而稱國罪累上也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國亂無政衆尸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穀作弒陸氏讀申志反〕蔡侯申

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文之錯後至射翩殺之註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　陸氏淳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或云此作甲〕　胡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于執政其謀國如是無以守身而自衞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

王樵曰蔡昭爲吳所脅殺駟放獵諸大夫既已怨之至是又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生事也潛使盜逐于塗而殺之經直書盜蓋以殺者則盜主殺者則諸大夫不可得其主名也以事則在塗遇于倉卒入于家人而卒而不可詳詰也左氏直以爲公孫翩蓋難信

矣　張氏洽曰蔡昭忠謀不用無罪見殺故翩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見其幾于獨夫也〔此即胡傳之說〕　夫蔡昭之事蓋亦足哀矣何誅之深乎

蔡公孫辰出奔吳

註弒君賊之黨故書名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註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黃氏震曰宋景乘晉霸之衰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小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音生〕公孫霍

註晉弒君黨　按傳云文之錯討公孫翩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
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今經無討賊之辭傳與經不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註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于其民也亦本屬
楚故言歸　胡傳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此曷云歸于楚歸于
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惡之

城西郛

註魯西郭備晉也　黃氏震曰按此亦備邾也晉必越齊衛而後
至魯何畏于晉而備之乎

六月辛丑亳社災

註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亾國　林註亾國之社屋
之使不得上通於天也惟有屋故言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

註亂故是以緩　胡氏安曰蔡昭書葬如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
爲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之例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是
不以二大夫爲賊也若以爲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如里
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難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
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公作比 又作芘

註備晉也說見前　亦備邾也說見前

夏齊侯伐宋

汪氏克寬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與
師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陵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
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范氏故也遂圍中牟 史記註河北中牟　註衛助范氏　按孔子世家是
時宰中牟者佛肸也魯亦助范中行故佛肸使人來召孔子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張氏洽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皆不能用其
言死後十年陳恆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
政愈敝年彌進而德彌退者　趙氏鵬飛曰齊景之世田氏高氏
國氏皆用事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
子而任之故能忍以沒身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能用故不能忍
而失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註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數恩殺故并閏數　劉氏絢曰喪以
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按公羊意謂九月以下

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故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穀梁云不正其閏也以此葬齊景
公自九月薨并埋閏月爲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故春秋譏
之今說者多從穀梁 湛若水曰喪事不數閏數閏則哀殺矣非
仁人孝子之心也

六年春城邾瑕 公作葭

註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汪氏克寬曰邾瑕如魯濟
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
耳 高氏閌曰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不與魯之擅併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治范氏之亂也註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傳復修舊怨也先是吳入楚召陳懷公公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
差克越修舊怨而侵之事在元年今又伐之楚救之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景公無適子使國夏高張立鬻姒子之荼公卒陳乞將立公
子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去國高國高與戰于莊六軌之道敗遂來奔
註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張氏洽
曰國高爲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立孺子荼力不足以衞上
委君而逃故書奔以罪之 許氏翰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
高國高奔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聖人書此以爲輕其國本託
國於非人之戒

叔還會吳于柤 莊加反

趙氏鵬飛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黃氏震曰按傳楚昭王有疾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後許蓋子西先讓國于昭王故
昭王亦讓國于三弟然公子啓終不取與申結立昭王之子章是
爲惠王豈有監于吳僚之禍而然歟亦足爲盛事矣

齊陽生入于齊

傳陳乞陰召公子陽生于魯夜入之公宮盟諸大夫而立之使朱
毛弒荼註爲陳乞所逆故書入 公羊傳景公欲立荼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
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
夫千乘之君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
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
家諸大夫皆坐使力士舉巨囊至中霤諸大夫色然而駭開之則
闖然出頭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陳氏傅良曰衞侯入于夷儀
衞甯喜弒其君剽則書爲衞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　李氏廉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
以次居長當立而非有君父之命故不書公子而書國也　家氏
鉉翁曰齊陽生與小白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
君矣荼弑在陽生旣入之後其謀實定于陽生未入之前是不與
小白同也　王樵曰以天倫言則陽生長荼幼以父命言則荼受
命陽生不受命直諸天王則國固陽生之國也此所以以國氏也
不直諸天王而自爲篡奪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
命是不得爲先君子也此所以不稱公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公作舍

註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

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
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　胡傳荼則卓子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
則里克也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詼終被弑君之罪是
皆不明于春秋之義者也　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
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君之荼之
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跡不明書陽生
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王樵曰陳乞
本謀詳見公羊傳其始面諛景公許之立舍荼郎欲其事之成而圖
之也旣而謂陽生曰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我不立子者所以
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由是觀之其謀久矣里克中立所以成

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能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况身弑荼
而其子田常再弑簡公終盜齊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黄氏震曰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爲
甚蓋何忌雖受其父之命學禮于孔子彼乃以周旋進退爲禮此
儀也非禮也故雖親聖門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鄭叛晉故也　李氏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
氏非　黄氏震曰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蒢不伐不救宋知

齊之不我救爲厚于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旣沒宋景妄意圖霸
故旣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閌曰衛輒拒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
范中行故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註吳欲霸中國　張氏洽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
始而貽患于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謀伐邾遂入之師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囚諸負瑕

註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　王樵曰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不與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其事而不諱也胡氏謂書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陳氏傅良曰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高氏閌曰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若將卑師少豈能圍國乎鄭之救曹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好田弋說孫彊田弋之說使爲司城又從其言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詳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蘇氏轍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亾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陳氏傅良曰檜亾東周之始曹亾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

吳伐我

傳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吳爲邾故伐我子服景伯負載造萊門吳人盟而還　蘇氏轍曰不言四鄙而直書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子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汪氏克寬曰哀公卽位七年加兵于邾者五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言吳伐我比事以觀魯之受伐蓋有由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

註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讙闡及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悅之　按左氏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公

穀以齊爲邾故取讙闡蘇胡二傳皆從公穀葉石林辨之云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來則齊人取讙闡歸邾子則齊人歸讙闡左氏說非人情公穀近實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有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註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傳鄭罕達嬖許瑕欲取外邑與之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每日
遷舍壘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敗宋取鄭師而歸註書取覆而敗
之雍邱縣屬陳留　許氏翰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
變滋起于是始志取人之師若羅網之掩覆甚其譎惡其盡也鄭
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戴氏溪曰取郎
隱十年三國伐戴鄭伯伐取之之取蓋春秋之末師無節制彼此
襲取已有戰國之風

夏楚人伐陳

傳陳即吳故也楚子卒陳又即吳故楚伐之

秋宋公伐鄭

註報雍邱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革爲政益來奔益
齊甥也故又奔齊

公會吳伐齊

傳齊侯如吳請師伐我以邾子故在八年　又使公孟綽辭師齊與魯平故在九年　及
是吳子來儆師公會之伐齊註書會從不與謀傳例與謀則當書
及　前年魯與齊平矣此何以伐齊蓋吳來會而魯從之公之進
退制于吳不知吳之不足恃也　高氏閌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
故伐之　王貫道曰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
令而受命也信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附吳伐齊僖宣猶借以
釋憾哀直爲人役而已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齊人弒悼公赴吳師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註以疾赴故
不書弒　胡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猶鄭伯髠
頑殺而書卒也　黃氏震曰悼公之卒左氏以爲齊人弒之孫莘
老葉石林趙木訥皆不信其說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
于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　王樵曰夫齊大國也辭師
小歉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經不書弒傳文未可深信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鞅以齊黨范中行故伐之　李氏廉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者乘
吳之去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苦侯反自齊歸于衛

註書歸齊納之　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從輒明矣故
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寅公作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註陳卽吳故

吳救陳

註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陳氏傅良曰此延州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亾矣　黃氏震曰時吳楚爭陳故楚再伐陳而吳又救之救陳者傳云季札札乃吳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卒壽夢卒時札已能讓國年當二十左右至今蓋近百歲矣故劉原父以爲似異時事傳附著之此耳季子高賢安肯將亂國之兵耶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

姜寶曰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埸皆有警備自陪臣執命之後法弛民玩而外兵直至于國都矣　王樵曰按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則兵實加于國都故直言伐我微冉有在左師魯事豈不殆哉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也

夏陳轅（公作袁）頗（破多反）出奔鄭

傳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鐘鼎也）國人逐之故奔

註書名貪也　家氏鉉翁曰轅頗聚斂媚上固當有討然君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家氏鉉翁曰吳之加兵中夏魯實爲之嚮闔廬之世春秋常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迄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爲其用兵不戢而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註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李氏廉曰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國書輕與交鋒師敗身獲爲國大衂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愚謂戰不書公者公實未嘗與齊交鋒

特道吳之來而以兵從之爾助夷戕夏周公伯禽之風于是殆盡

高息齋謂沒公所以貶公使公實與戰安得沒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大叔疾（卽齊）娶女于宋子朝嬖其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娣置諸犂（衛邑）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疾恥之故出奔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疾之妻卽孔文子女）註書名淫也　高氏閌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終則相攻相逐若世叔之事尤可醜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註直書用者以示改法重賦　葉氏夢得曰古之賦不以田用田而賦是舉邱之賦而加之于田非正也　許氏翰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邱賦爲不足于是藉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所謂田賦此非禮也葢古田有稅邱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愚按經書田賦三傳不言其詳以上二說與左傳仲尼云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否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語合東發云諸說中當以此爲正　何氏公羊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汪氏克寬曰杜預范甯皆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然邱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加倍不翅矣恐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攷孔子云邱亦足矣蓋以計邱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斂其財哉　愚按木訥謂賦以所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發謂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率其泉貨也西疇崔氏又謂稅以田爲差賦以人爲等鄭康成周禮註賦者口率出錢若漢之算民錢是以人爲等也哀公始用田賦見古之不以田賦也以上諸說皆祖何休然三代兵車之賦皆出于民間若如斂取財物之說則是輸錢于上而車甲馬牛官自辦之恐當時未必變法至此若漢之賦算口錢貢禹謂始自武帝魏鶴山深辨周禮註之非不當引以爲證也又按賦本車甲而傳有若貪冒無厭語似以財貨言之故諸家多主何休之說　胡傳先王之制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此國語文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以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賦以出軍爲主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所以懲末業也今賦出于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　李氏廉曰杜氏于作邱甲條內已曰今魯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官以賦里之入素具以共軍用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何氏說近之　愚按以上二說皆據國語與斂取財物之說又不同今存之參攷陳止齋又謂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者管子內政之法也此說與田賦無涉諸本多引之非是　王樵曰按賦之本義本爲出軍計邱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舊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邱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二猶不足復用

田賦其數不可攷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註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范氏甯曰葬當書姓諱之故不書葬　邵寶曰魯昭資援于吳故娶其女然名不正則言不順故不請于王不見于廟不登于策不稱夫人而以孟子稱于國及公薨之後煢煢一婦人寄跡強臣之間誰復以夫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是故卒書孟子不薨不成薨也不葬不成葬也

公會吳于橐皐

註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張氏洽曰橐皐吳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　季本曰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橐皐與之為會秋會宋衛于鄖意正為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吳徵會于衛衛侯會之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先使太宰嚭請尋盟　註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趙氏鵬飛曰鄖在今泰州吳地公旣睦于吳而吳將圖霸故為之會宋衛于鄖會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讐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矣故明年有黃池之會晉之屈吳之強諸侯東向事吳皆魯為之也　按左氏載衛會吳之事與經不合又言公及宋盟而卒辭吳盟恐亦難信公果竊盟宋衛吳寧有不知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城嵒戈錫三邑乃宋鄭閒隙地以處之宋向巢伐鄭取錫遂圍嵒　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再伐鄭已足釋憾矣向巢又伐焉取錫圍嵒殺元公之孫及鄭罕達來救全師復沒亦蹈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信夫

冬十有二月螽

註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宋桓魋救其師罕達猶曰得魋者賞魋逃歸遂取宋師註書取覆而敗之　李氏廉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忿兵之毒至此

夏許男成卒　公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註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愚按夫差自去其僭號而稱子此語不知何據國語明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則

吳未嘗自稱子也四夷稱子周班固然夫子亦遵王制而書之耳
又按一統志黃池在開封府封邱縣南十里春秋時宋地也會于
宋地而宋公不出所以吳子之歸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女
黃氏以爲晉地誤也　陳氏傅良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
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
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趙氏鵬飛曰是時諸侯皆叛晉故晉
定孑然在會而吳亦止得一魯何以霸爲晉之會吳非爲霸也忌
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亦非爲霸也以交上國也盟歃之先後
豈足爭哉　愚按此條國語所載甚詳與傳頗異傳以爲先晉人
語以爲吳公先歃曰吳公則先吳矣曰吳子則先晉矣權當日事

情夫差卽去其王號未必肯降從子爵晉乃權推爲吳公以先之
春秋不以外夷先中國故書晉侯及吳子而爲兩霸之辭亦所以
殊吳于晉也辨疑云是會也吳欲因會以交中國諸侯晉欲交吳
以弭兵革之患此說得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年陳爲楚伐而吳救之陳遂附吳故楚復伐陳

於越入吳

乘吳出會黃池國無備而入之也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
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盛矣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
屬辭垂佳兵不祥之戒

秋公至自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書侵義同七年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 音佩 于東方

註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公羊以爲見于旦
杜氏本之　何氏休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
堂布政之庭也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與法滅絕之象
王氏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

之前天之示人顯矣

盜殺陳夏區 烏侯反公作彄 夫

註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螽

註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
螽實十一月　許氏翰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
應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時
兩書螽于閉蟄之後記云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
恆燠之證也恆燠而螽生災異兩與也杜氏註皆以爲司歷之過
非是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

歷之過豈至此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西狩于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註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所狩之人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程子曰世衰道不行久有述作之志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麟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也故夫子歎為吾道之窮感此而作春秋以

為文成而麟至者其說近誣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十終

[seal]

寧都魏叔子評點
夏邑彭樂君參訂

左傳經世鈔

本衙藏板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儒者有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左氏之内傳本春秋而作春秋以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該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

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其最著者無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贊一辭則知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後者矣又況聖遠言湮僅得於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即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

因左氏以觀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偉士權奇倜儻之用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已經士大夫平日尚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非之由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當大疑任大事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迂疎世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此寧都魏叔子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爲作也余

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議論証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凡例亦稍爲增訂因舊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迺從其孫湙得全本重爲剞劂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爲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盡左氏之意乎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事記誦詞章之末即塗吉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爲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哉矧左氏以外遥遥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則是編也固猶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

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蓋經綱也傳目也程子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罣漏之嫌細玩篇內嚴邪正別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胷是編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尚有一

二涉于迂遠左餘緒者茲槩從删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為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為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刋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舛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閱去心通意適較為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為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户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

屛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録

卷一 隱公

鄭伯克段于鄢 元年

宋穆公立與夷 三年

石碏大義滅親 四年

鄭敗燕師于北制 五年

翼人納鄂侯 六年

鄭敗戎師 九年

鄭取三師 十年

滕薛爭長 十一年

鄭伯入許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十一年

羽父弑隱公 十一年

卷二 桓公

宋督弑殤公 二年

曲沃伐翼 二年

齊侯送姜氏于讙 三年

繻葛之戰 五年

楚子侵隨 六年

鄭忽辭昏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楚及隨平 八年

鄧人宵潰 九年

享曹太子 九年

虞叔伐虞公 十年

楚敗鄖師 十一年

楚伐絞伐羅 十二十三年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荊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衛惠公殺二公子 六年
弑齊襄公 八年
桓公入齊鮑叔薦管仲 九年
曹劌論兵 十年
魯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臧孫知宋之興 十一年
宋萬弑閔公 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十四年
楚子入蔡 十四年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十一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蔿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四五六年
士蔿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齊人救邢 閔元年
齊人復季友 元年
士蔿知太子不立 元年
舟之僑奔晉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帥師 二年
慶父弑閔公 二年

卷四 僖公一

虢公敗戎 二年
齊桓服楚 二三四年

晉殺申生 四年
晉滅虞 五年
夷吾奔梁 六年九年
鄭殺申侯 七年
齊桓公辭鄭子華 七年
子魚讓國 八年
齊桓拜胙 九年
荀息不食言 九年
惠公殺里克 十年

改葬共世子 十年
仲孫湫聘周 十三年
晉敗于韓 十三十四年
陰飴甥謀復晉侯 十五年
晉惠公殺慶鄭 十五年
震夷伯之廟 十五年
齊桓公卒孝公立 十七十八年

卷五 僖公二

邢狄伐衛 十八十九年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二十二年
狐突不召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二十四年
禮至仕邢 二十四二十五年
晉侯納王 二十五年
秦晉伐鄀 二十五年

卷六 僖公三

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六年
晉文公霸諸侯 二十七二十八年
甯武子復衛侯 二十八年

曹伯襦貨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殽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年
先軫死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弒成王 元年
狼瞫死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叔仲惠伯之死 十八年

卷八 宣公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
趙穿弒靈公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 三年
鄭子家弒靈公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 四年
越椒之難 四年
楚復封陳 九年十年十一年

楚伐鄭許平 十年至十二年
晉敗于邲 十二年
楚圍宋 十四十五年
晉滅潞敗秦 十五年
會于斷道 十七年
歸父奔齊 十八年
卷九 成公一
臧宣叔備齊 元年
鞌之戰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欒書從衆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九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十年

呂相絕秦 十三年

卷十 成公二

衛定姜 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 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晉敗楚于鄢陵 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 十六年

齊殺國佐 十七十八年

晉殺三郤 十七年

晉人迎立悼公 十八年

楚納魚石于彭城 十八年

卷十一 襄公一

齊姜薨 二年

城虎牢 二年

晉為吳合諸侯 三年五年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上書 三年

穆叔拜鹿鳴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檟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十一年

季文子卒 五年

莒滅鄫齊侯滅萊 六年

穆子請立韓起 七年

鄭侵蔡從楚 八年

宋災 九年

穆姜論占 九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偪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罃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范宣子讓德 十三年
子囊謚共王 十三年
楚人歸鄭良霄 十三年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晉伐秦 十四年
衛人出君 十四年
吳人要擊楚師 十四年
楚子囊卒 十四十五年

向戌尤室 十五年
師慧激子罕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子罕分謗 十七年
晏桓子卒 十七年
平陰之戰 十八十九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鄭殺子孔 十八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 十九年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仲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薳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三年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薳子馮為令尹 二十二年

子展立太叔 二十二年
臧武仲出奔 二十三年
華周不受賂 二十三年
臧武仲辭齊田 二十三年
卷十四 襄公四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
子產論重幣 二十四年
張輔致楚師 二十四年
薳子諫伐舒鳩 二十四五年

然明論降階 二十四五年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二十五年
鄭伐陳獻捷 二十五六年
巢射諸樊 二十五年
叔向黙子朱 二十六年
衛獻公復入 二十六年
秦歸印菫父 二十六年
伊戾殺太子痤 二十六年
復椒舉 二十六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僞封鳥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爲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爲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吴 二十八年

公冶致邑 二十九年
閽弑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一年
鄭殺伯有 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立昭公 三十一年
子產毁晉垣 三十一年
子產使能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毁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爲政 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元年
子產逐子南 元年 二年
秦后子奔晉 元年
中行穆子敗狄 元年
子產論實沈臺駘 元年
公子圍城犨櫟郟 元年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三年
晉侯賜伯石州田 三年 七年
罕虎賀晉夫人 三年

復放盧蒲嫳 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申豐論雨雹 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 四年

卷十七 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 四年
穆子歿昭子殺豎牛 四年 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五年
薳啟彊論晉不可辱 五年
蹶由對楚 五年
子產鑄刑書 六年
華合比奔衛 六年
楚棄疾過鄭 六年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 七年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七年
師曠論石言 八年
王使桓伯讓晉 九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欒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一年
棄疾為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費叛南氏 十三年
楚平王即位 十三年
叔向論平王有國 十三十四年
叔向數叔魚之惡 十三十四年
惠伯待禮 十三年
南蒯奔齊 十四年
費無極去朝吳 十五年
荀吳克鼓 十五年二十二年
子產不與宣子環 十六年

郯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鬭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二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四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子大叔言周難 二十四年
楚亡二邑 二十四年
卷二十 昭公五
叔孫婼聘宋 二十五年
樂祁論季氏 二十五年
子大叔論禮 二十五年
魯昭公伐季平子 二十五年
宋齊謀納昭公 二十五六年
子西辭國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陳氏 二十六年
吳光弒僚楚殺郤宛 二十七年
晉殺祁盈伯石 二十八年
魏獻子舉賢 二十八年
魏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八年
蔡墨論龍 二十九年
伍員病楚 三十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卷二十一 定公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侯叛楚 三年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鄀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侯叛晉 八年
陽虎作亂 八年
夾谷之會 十年
趙鞅殺邯鄲午 十年十三四年
駟赤走侯犯 十年
墮三都 十二年
史鰌言戊亡 十三年
越敗吳闔廬 十四年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

卷二十二 哀公一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僖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畀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楚昭王卒 六年
吳徵百牢 七年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七年八年
季札救陳 十年
轅頗出奔 十一年
子胥懼越 十一年
孔子不對田賦 十一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子貢說吳 十二年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弒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死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哀公以妾爲夫人 二十四年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
宋逐大尹 二十六年
齊人救鄭 二十七年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王培孫紀念物

鄭伯克段於鄢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林姜申姓武從夫諡生莊公及共恭叔段。共鄭地今河南輝縣杜段鄭伯弟名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林史記云寤生生之難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謂寤寐而莊巳生非○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爲寤生○熊頤云寤生生而瞑目如死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乎父亂名卽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爲怪故驚若以

舊註則當云寤而生莊公矣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鍾惺曰寤生何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多矣欲立之。亟器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鄭地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東虢今河南滎陽縣杜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德中梁公儲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婦人愛少子而多嫌忌只一炊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以堅之請京。鄭邑今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使居之。奸謂之京城大叔。杜言寵異于衆臣祭債仲曰。都城過百雉。杜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林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魏禮云雉飛三丈而墮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奸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於王生而稱諡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盡祭仲老奸却說得渾然無病○凡謀人骨肉之閒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閒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嫌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輔國良娣蘇軾之論公子輩皆是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字是最善挨隱處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奸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己。林令屬鄭之邊邑兩屬于己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詩事勢亦迫故呂之言切不若祭仲之含蓄也○魏禮云祭仲聞子姑待之一語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之心亦見機智不及仲處公曰。無庸。奸二字寫出狠毒之心老謀奸深如見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杜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今河南延津縣杜廩延鄭邑言轉侵多也子封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奸大叔完聚。林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鬆處○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慮以殺段非謂其能為武公而殺之也不

偏是祭仲公子呂不聞而獨聞深心狠手大用並見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林】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鄭邑○賴韋云觀鄭風叔于田諸詩則京人之愛段者固矣何以莊公一代而京遽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人所不得知者觀公聞其期亦是腹心間謀得力處○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巳如魯莊公猗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傷汝之言虢其風旨其情巳細若曲沃揚水椒聊之詩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觀便游拔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結人心者莊公以一萬五千人猝壓之惟有散叛耳鄭莊以可制之弟以懟其母故使至是罪尤不可逭矣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欲一有所出之耳

鄭志。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即曰失教以見段不足責其罪皆由于莊公即曰鄭志并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爲心尤狠爲罪更大一步緊一步急急下手有刺虎深入之力不言出奔。難之也。奔共之下空接遂寘姜氏矣而故入經文發揮一段然後遙接忙裏偷閒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經文通篇竟無第二處安放得入遂。寘。積憤頓發二字寫得急切之極姜氏于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林】地中之泉曰黃泉既而悔之。悔其誓之巳甚也雖惡絕母之名畢竟良心不容泯處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一闘輒獻何等熱腸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兵因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佯為不知妙○禮云亦惟潁谷封人方妙若中朝臣及外臣之重者則非情矣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林】隧地中道也若今延道其。誰。曰。不。然。何等輕便妙在此處不著一天倫大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巳明但當時最重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鄴侯諸人未必不以此為藍本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羊世切【林】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之中二句即是公賦之詞大隧之外二句即是姜賦之詞益融與中為韻外讀義與洩為韻若作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遂為母子

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後純臣是實賛石碏此純孝是巧諂莊公不將莊公十分聚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妙與周鄭交質書法同莫認眞作贊考叔說愛。其。母。施。及。莊。公。此七字與成人之兄死而子皋為之衰同妙詩曰。大雅既醉之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之深穩公子呂之迫切莊公之奸狠潁考叔之敏妙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為君父報仇為民除害則其去石碏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頴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深惡有絶母之名思所以蓋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黄泉之誓母子道絶人倫之大變也莊公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而特借頴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絶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為非即當躬詣城頴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為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頴之寘黄泉之誓重為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丘維屏曰發用四先君字ゝ哉連縣是甫

意趣蕭森公好處歎陽公大字賞有此意

又曰贊不及穆公獨及宣公尤妙

宋穆公立與夷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國今河南商丘縣【林】孔父孔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曰。先君【林】謂宣公穆公之兄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彭士望曰能對死者方可託孤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憑也。【杜】馮穆公子莊公也○丘維屏曰孔父能死不媿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為趙普逢君之祖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林】讓美德也不讓謂之棄德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宮逼子之嫌而勢地既近小人搆贊尤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授鄭以贊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為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覲其養成毀惡而贊之豈能全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援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親而儕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為人不喜兵革其欲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知隱公必不以馮之故與宋更相侵伐矣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杜】命出于義也○義者合理而權宜者也故石碏殺子曰大義宋穆公廢子立姪曰命以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杜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況同母之弟乎觀穆公之爲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則還姪爲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敗論顧歸獄於宣公公羊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不知殤公之弑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而弑殤公因弑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弑殤公非馮本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弑厲公迎周子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爲宣公而太宗不能爲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例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章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爲世子使之親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干朝臣知君之久定矣頖炊而屬故孔父有顧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夸奪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乂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死何也三代以下父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別授之未有不構禍者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碏大義滅親

衛（今河南衛輝府）莊公娶于齊（今山東青州府）東宮得臣（【杜】齊太子）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陳姓也厲戴皆謚桓公雖莊姜養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賤而得幸曰嬖）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惡得是）石碏（衛大夫）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納字妙與中庸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同可知子弟不肖專責在父兄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七語富貴人空座置一通）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姜以桓為己子則宜立者在桓然桓吁皆庶子名義未有一定故碏為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商臣趙章之屬古今亂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軫）者鮮矣。（【杜】眕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不作亂者少矣○名言為父兄者不知此所以陷其子弟于弒逆）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廿○用○）不可。桓公立。（立為太子也桓立而吁寵勿替亂機決矣）乃老。（○廿○用）（【杜】致仕也）四年春。衛

州吁弒桓公而立。（按桓立十六年而吁弒之碏之諫莊桓豈不閒乎以碏之忠篤老成桓甫即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閒置散桓之昏庸可知宜其身弒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碏碏必有豫變濟難之方必不待君弒而後討賊夫碏能誅吁於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杜】謂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杜】言舉國之賦調）與陳（今河南陳州）蔡（今河南上蔡縣）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大失為殤公者迎歸而封以遠邑可也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連用三夫字章法）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杜】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林】成為君）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吁所以成篡者在阻兵而所以不成為君者即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眾仲之言最為有識）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為可。（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覲若朝陳之策因厚再問而始得者妙絕妙絕）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條理可聽觀其父子細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碏于此時腸爲寸斷矣忠臣苦心使千載下人涕零）厚、從、州、吁、如、陳。（果然）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果然）而請、涖、於衛。（林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臣）涖殺州吁于、濮。（今山東濮州）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林石碏之家宰）涖殺石厚于、陳。（按州吁立一年碏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執時使已囚置兩處矣益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已失負㑺之勢又異地而分誅使奸黨解散不得復生變難是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涖而曰衛人使正國法也殺厚則其宰涖而曰碏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毫不亂見碏之不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爲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碏手亦可總以石碏矣書法之妙至此○魏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人情所難故碏必使其宰涖也不然陳人或念碏之忠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遣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不曰忠臣曰純臣妙）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之事益小仁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爲此四字開千古不敢開之口立萬世不可易之法）其是之謂乎。

魏禧曰石碏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覲而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爲深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而碏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爲日已久碏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弒君而後誅哉蓋所謂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碏能以至忠之道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碏能言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碏復嚴加督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碏必不問定君於碏碏縱有朝陳請覲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碏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弒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碏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碏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為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既如陳碏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碏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為執之碏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為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碏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碏必死矣然後知碏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碏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碏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為難尚非篤論郝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死為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為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卻一分忠矣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益世忠勳卒罹滅族之禍而後人有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碏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為吳起之殺妻輕之為樂羊之食子矣左傳中作用深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則不特碏之禁子厚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即殺吁亦豈碏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則必教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碏既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弑君時除之以狐州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弑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則吁得爲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亂而祇以啓吁之疑也曰厚既無疑於碏家庭密邇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死而吁必知碏之殺之乎曰碏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碏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碏終難圖吁矣即以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爲濟故碏不在於速殺厚也曰君子爲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碏老於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碏先死而後難作則姑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死身死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鸚鵡而狄梁公死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蓋不圖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内此碏之所以爲純臣也○謝文洊曰碏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可爲者若徒執先事爲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易哉共工庸違象恭絲方命圮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碏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略如此則十六年間決是理勢實不可爲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涖於衛使其國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亹轘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碏交人得力

兵法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杜〕衛邑）以報東門之役。（〔杜〕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杜〕南燕國今河南胙城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林〕謂攻其前也）使曼（萬）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林〕是從間道繞出其背唐太宗每用此法）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林〕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杜〕制鄭邑今河南城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林〕因燕不虞制人遂用制人敗之）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人納鄂侯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晉大夫）逆晉侯于隨。（〔杜〕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翼今山西翼城縣書曰頃父之子則其為勢家強力可知○按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即此晉侯也）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魏禧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饗。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以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並錫。欲使子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頜（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而殲）

魏世傚曰。春秋時小國為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恥者。而遂人以亡國之餘。猶能殺齊戍士。因氏四族之忠義。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懼車戰難以進退。爲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公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剛不恥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銳人。平日孰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爲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出其不意。首尾受敵。奇兵往往如此。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杜]解也。快志也。[林]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乃甘切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深處。而第三伏兵起也。祝聃逐之衷戎師者。祝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爲二。而衝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既擊其前。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祝聃鄭大夫。林註以爲帥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爲帥二覆者。今從凌。戎師大奔。[林]戎人之在後駐軍不救者皆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强也。後人每以步兵畏馬如虎。益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千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即能勝亦倖焉耳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鄭州爲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爲出師之期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宋地〇三國同會而公獨敗宋師者先發以敗之也公爲宋伐邾而宋不釋怨故怒之獨深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郜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西南皆宋邑魯與宋戰而鄭入郜防者分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郜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林]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猶言不趨走於王庭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〇彭士望曰防郜之歸欲堅魯宋之仇且令魯感惠爲已用也左氏殊憤憤蔡人。衛人。郕人。郕今山東汶上縣北不會王命。[林]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封丘縣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鄭取三師宋謂鄭得勝歸國矣而鄭伯旋以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爲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師益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爲鄭罪則三國尚未破戴矣戴未破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益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而入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以鄭師猶在郊爲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郊之故而啓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入我則應先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鄭之誘徒受入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爲誘人耶益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郕之類使人謂其兵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迺遷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爲鄭必歸國救亟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師怠兵掠與國不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禧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所逃矣蓋備奇兵亦只如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註薛祖奚仲夏所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註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爲庶姓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兵法

鄭伯入許

鄭伯將伐許今河南許州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閼於葛反鄭大夫【杜】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舟以走【杜】輈車轅也【林】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轅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杜】逵道方九軌也戟也子都公孫閼棘弗及子都怒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車故子都逐且怒之耶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林】附于許城之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矛弧【林】蝥弧鄭莊公之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孔尚典曰莊公於二人爭車之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後世凌統欲報甘寧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禧按出師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屛曰權之分屯所以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酈商田横禁不許仇可矣○禧按爭車小釁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豫爲防禁也總以左氏失政刑三字盡之耳瑕叔盈【杜】鄭大夫又以蝥弧登此戰全得瑕叔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之顛鄭師可以喪敗矣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韓信令軍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惑亂趙人即此意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曰其以酬部防之禮與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名奉許叔【杜】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屛曰寫鄭莊公深於世故彌縫禍害處如畫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杜】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丘維屛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卻一邊似道出自家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在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此但更出以快心爽口耳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杜】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杜】圉邊垂也○丘維屛曰鍾伯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眞情話但於此只作眞情出肺肝相語又便是奸人家數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故曰新邑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丘維屛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生平若志逐兄弟等事俱屬世衰只得要如此意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杜：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屏曰左氏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德量力則誠有之左氏遂并將許多作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陋矣以此又知作文字不可尋好話頭堆疊道理務全也）

鄭伯使卒出豭（加○猪別名）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使卒行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倥偬中不能實知何人抑子都强而難制又或愛倖之人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車而下爭失刑故射有功之人而無罪）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魏禧曰老奸之言娓娓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為奸人稔熟到家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為後世眞奸雄之祖宋襄公為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屏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固有所受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埸殺敵之資報主之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即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輈而走則太激矣君子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也潁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鄭息(息今河南息縣)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境(林)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杜)莊公十四年楚滅息)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杜)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章鬼反(杜)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彭家屏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與師伐鄭片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亡何待

羽父弒隱公

羽父(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鍾惺曰羽父以求一大宰手弒一君而心所弒者二君也○彭士望曰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源不絕翬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非畏其强必安其詔多其反矣)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今山東泰安州(杜)魯邑○此等事最要著眼)吾將老焉。(士望曰二將字禍本隱末年頗難放下)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杜)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杜)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杜)隱公行賂于尹氏祈禱于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杜)俱逃歸而立鍾巫之廟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寪氏而但曰有死者必寪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胡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弒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穆文熙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闔廬之難隱公既㝵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乃生空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爲公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骨鯁而已欤衆仲知典故知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公當即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柄亦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爲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眞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弑而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定

宋督弒殤公

宋華父督[杜]宋戴公孫見孔父之妻於路。婦人只以不輕見以爲第一義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聖人見之熟矣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練句妙抵人十數語有將來現在過去三節在○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爲後世賦美人之俑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記曰諱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弒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爲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犯此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弒○丘維屏曰陽容而陰圖之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積日遲久泄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弒殤公皆一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林]據弒君在殺孔父後而經書弒君及孔父故云○此等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軍而弒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杜]嘉孔父字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后羿因民弗忍距太康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先宣言以搖衆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患後世奸雄每如此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杜]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杜]郜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爲相也

孔之達曰吾觀孔父身爲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已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死君難亦何益哉○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彭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時即以公子馮爲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弒殤公欲弒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公之怒而後弒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尚得晏然自已乎其必弒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求[杜]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林]穆侯七年戰條其弟仇之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〇周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於千畝而穆侯又生子師服[杜]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〇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國諸侯立家[林]諸侯位卑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杜]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今晉甸侯也[林]甸服之諸侯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林]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杜]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〇今山西翼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林]莊伯弒孝侯晉人攻之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之弟郤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哀侯侵陘庭[林]翼南鄙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耶凡衰亾之君多貪昧如此者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林]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〇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人為之覆匿也韓萬御戎

梁弘為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絓而止[林]哀侯之駙馬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杜]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〇按曲沃武公弒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公弒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晉侯

陸粲曰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〇按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肉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分定四排四送一不送看他換安頓何等錯綜左氏每如此

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傳 公）送姜氏。（文 姜）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于三國中間插入天子一段妙）公不自送。（又插此四字顯出齊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繻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秋。王以諸侯伐鄭。先宜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公也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杜子元鄭公子拒方陳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曰吾嘗慮夸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夸兵所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以為勝乃其所以敗矣從之。曼萬伯杜檀伯也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二人鄭大夫以中軍奉公。為魚麗離之陳。先偏。八字簡而盡後伍。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古外切動、而、鼓、杜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林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旝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眞老奸可笑處曹操不偪獻帝殺伏后乃欲為周文王誰謂大奸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慢大官食具詣行在此時尚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已指使應有如此舉動也鄭寤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為已認罪遂為已文惡因而并見已為君子不敢凌天子是即就犯天子處竊棠君子較曹瞞以不為天子為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入許繻葛三傳即寤生影圖不是過晴中祺索知是寤生一人左傳之妙如此夜鄭伯使祭足杜即祭仲之字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彭士望曰苟自救則敗三國足矣豈必射王且射肩哉寤生囚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共見其肺肝矣又曰一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要說好話罪宜百倍

魏禧曰鄭之被兵與春秋為終始至于犧牲玉帛待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為最強

數馮陵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且武公寄孥鄶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空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必爭哉且夫恃强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屛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偽為悔詞是猶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數語兵機國勢明如十指深若九淵而文字曲折奇勁簡極其妙為戰國諸策之祖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東姬姓國）使薳（于委反）章求成焉（〔林〕楚反使其大夫薳章先求成於隨）軍於瑕（〔杜〕隨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闘伯比（〔杜〕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杜〕張自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反〔杜〕弱也）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離之秦張而離之因利乘便各用所長）熊率（律）且（苴）比（〔杜〕楚大夫）曰季梁在（〔杜〕隨賢臣）何益（賢人足重如此〇劉知幾曰左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互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闘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好人可畏更如此〇〔林〕今雖未行吾計然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所以後舉必隨吾計也）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果然）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果然）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三語說得情勢透盡）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二語說得理勢透盡）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太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腯（徒忽反）粢盛豐備（〔杜〕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何

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以應矣故只將事神抵說）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杜〕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〇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此語先開其端）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隨侯只要說神季梁只要說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以下俱就神上）（〔杜〕博廣也碩大也）謂民力（說民妙）之普存也謂其畜（吁又反）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關〇陸元朗曰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美而嚴酒之旨者）（林訓栗為敬謹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杜〕馨香之遠聞）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之農時）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〇按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以致其禋（因）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暗對所謂英雄所見畧同）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種相雜處於中國者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昭公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杜】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林】牲曰餼使魯爲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時平則守禮有事則叙功魯不知權宜濟事故取伐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左傳經世鈔 桓六

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杜】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衆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爲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爲婦女所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强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事皆足爲法

彭家屏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則他國媵忽儲君雖已婚……不嫌於再娶然……

以多

上

左傳

爲

故

之託詞則甚高也 鄭忽常敗燕師

敗戎師其謀力必有過人者故雖齊姜宋子

所艷稱而能斷然辭之不爲所動夫亦何可以後日

之不終而貶其前事之美歟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子同生是適夫
人之長子故備用大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杜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
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林謂命之名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林若唐虞叔魯公子叐宋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
兵誅暴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取於物為假。若伯

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因名之曰同不以國。
不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官。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不以山川之名不以隱疾
杜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
者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林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可易故
隱疾不必言然亦參差之法
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只証官山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
空。杜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
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謂同日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
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
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
其子孫何以諱乎褚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
哉

只讎有釁天去其疾七字國家不利有小人如此豈必速杞敗績然後爲禍哉

兵法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可畏）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今光州）黄、隨不會。使遠章讓黄。（杜：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此卽伯比羸師之策）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做難事，煞是可怪）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一力與季梁相左，雖僨軍敗國不顧矣）

〇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伍參之言，而少師必不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

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可畏）（穆文熙曰：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可玩。〇按何心隱假乩語悟明世宗以除嚴嵩，妙處正同此論）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兵法

鄾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子使韓服（杜：巴行人）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鄧州）爲好。楚子使道朔（杜：楚大夫）將巴客（杜：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鄾（〇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乃甘反）甥（杜：皆鄧大夫）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鬭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走。〇按巴師當在遠處，鄧人不見，故入其中）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杜：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林：陷於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其上曰潰。鄾人見鄧敗，故懼而夜潰）

享曹大子

冬。曹（今山東曹州）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而歎故知其有憂此非賕詞 十年春。曹桓公卒。

胡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大子朝。對盛饌聞音樂。其歎宜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樂無慼色者何哉

彭家屛曰。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曹大子臨享而嘆。有異慮者矣。大抵聲音之道。最足感人。當其觸於耳而動於中。故不覺忽忽形之口也

貪吝皆足誤事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今山西平陸縣）（杜）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杜）之也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彭士望云害人不可不知處亂世遇貪人最要知此八字）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懷玉坐而待禍猶賈之坐而待價 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寫出貪狀）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彭云貪人不可不知）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安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屛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劍。既不忍於劍。何忍於玉。雖已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賈禍。而卒不能自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一句一轉　一字一意　筭無遺策　文無剩妙

兵法

楚敗鄖師

楚屈（居勿反）瑕將盟貳、軫。（林 二國名）鄖（鄖國今德安府治）人軍於蒲騷（鄖邑），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荊州府監利縣。蓼今南陽府唐縣南廢湖陽縣）伐楚師。莫敖（杜 楚官名，即屈瑕）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杜 楚地）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信背水，王鎮惡解舟，所以絕虞奪恃）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聚攻離而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禧按：魏武之征韓遂，中山王英之攻東關，則又利其合者）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杜 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謀定審故，氣專銳，非硬執成見者可藉口）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八字為卜筮定論）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 鄖既敗，四國不至，故終得盟貳、軫）

兵法

彭士望云：軍南門而坐北門，潛師不意

發說一段　意思畢達

楚伐絞伐羅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士望云：可見持重者必善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杜 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分涉所以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潁，古人之慎如此）羅人（杜 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有羅國城，又荊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杜 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林 三徧數其師之多少）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六字可作坐右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林 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林 不解其故，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杜 楚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卻又歸到威莫敖上，渾然不露，是納諫能手）莫敖狃于蒲騷之役（當作絞），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不虞禍，滿則不用人。古今淺人、浮人、愚人類如此）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總是而文字適得排宕之妙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有本領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仕於楚者○賴國今隨州東北境後楚遷賴于鄢今襄陽府宜城縣也
追之不及。丘維屏曰此亦見屈瑕疾行犯兵法驕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令也
於師曰諫者有刑。諫而不聽者多有乃豫以刑拒人之諫亘恐人救他众耳○古亦有懸刑以拒諫而勝者恐議論多而惑軍心也如趙奢救邯鄲周亞夫征七國之類此中得失之故當知及鄢
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杜】南蠻
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以豉反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
以聽刑。【杜】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自認過妙
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
何歸著又曰進諫為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
知又待一人從旁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
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深切精密大有學問
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為賢
賴韋曰人於君父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
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
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父非十分昏悍其事非
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為反語
隱語以悟君父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
疎薄於己彼亦反因以疎薄者然非不得已而為是
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
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為此言悟則不失為忠信
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
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
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為臣為父者不可
不以為戒也

祭仲殺雍糾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魏世傑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壻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人而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將享諸郊雍姬知之[林]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林]言凡人皆可嫁以為夫生我者一父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杜]子男子之通稱謂其父也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杜]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載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百不可恃為嘗試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初宋人執祭仲非執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韋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興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一也於未為夫之日則人耳既為夫則夫豈有二耶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為恥其必自姬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為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死并亦不必絕覩大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為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致父得為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 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林〕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真禽獸不如尚得列以為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取楊氏于壽邸則又獸中之獸矣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杜〕失寵自經死○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死重於泰山乎與隋文陳夫人事類所謂狂為不義者此類是也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杜〕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杜〕衛地 將殺之壽子告之〔林〕壽子宣姜所生故知其謀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可○備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可○備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林〕即二子乘舟之詩○彭士望云宣公偏有此二子乃知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即有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及壽先往代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為得於禮而乃汲汲焉惟死之為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弒父之名以出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魏禧曰急壽孝友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寸裂而迺為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友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而並死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以義自殺不予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亦

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高渠彌弒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大子之時而縱於為君之日具所謂自貽伊慼矣然亦須論所惡之正若以為大子時以私意所惡而為君遽殺之又大不可也

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杜】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穎達曰韓非子以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早誅焉以及於炎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丘維屛曰渠彌以為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為非者不知反為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為人所惡者正該不復為惡使人之惡為謬惡方可左氏知所惡復惡等語正是滿腔子要人改惡不實人所惡心事著語特妙

公子達【杜】魯大夫曰。高伯即高渠彌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地。今睢州

子亹會之。【林】子亹不知將討已故會之

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患

高渠彌。【杜】車裂曰轘○齊襄禽獸也却此舉大快人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好面反【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空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丘維屛曰後世王導以執政當亂賊之交全以此為監本

孔之逵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弒昭公。然必祭仲主其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弑渠彌弑而仲亦能討之矣為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深自弢晦一唯祭仲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懼公殺已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為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尚典曰昭公既弑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亹明係祭仲為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即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為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共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

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弑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弑莊王【杜】莊王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杜】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杜】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寇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當亦以此故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燭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杜】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亂之本也【林】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先盡忠告當與石碏教之不改一段參看周公弗從故及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簒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弑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弑莊王則是大有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辨此一舉矣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與鄭厲謀誅祭仲郈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斷善備者在於微而不敢忽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屛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按方言曰戟謂之孑取名于鉤孑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 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故齊蕩動散也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之識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夸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巳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殆則鄧曼之言益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今日心蕩殆將危也 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於敵 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惺云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巳先孟子看出 王遂行。卒于樠莫昆反木之下。[杜]樠木木名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鬬祈屈重皆人姓名 除。道。梁。溠。濟費之才 側嫁反[杜]水名 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慴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征此其摹本也

莫、

敎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內不足者外故爲有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屛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誠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柅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佳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已作妖由人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爲後世殷鑒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杜】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洊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世之讎遂爲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此念耳愚以爲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乍止耳求其眞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爲既書紀侯去國則滅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搆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爲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爲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爲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不忍不為父雪恨或又不能則又賫恨以沒孫念祖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必不忍不為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亡而以為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為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夷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

為宗社危遂以釋怨為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强大而懼不以已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脩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為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為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强為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讎之淺深為斷若人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共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

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為讎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為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弒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為襄子父血未乾讎人之遺體儼在而莊公可以釋怨脩好乎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袒為辱已甚破國殺民覆宗絕祀為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强敵之威下不忍為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羞春秋亡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寔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為近而聖人不以大去予之者其所謂危非有强敵偪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後畢禧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則紀侯身殉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為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屏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為祧再遠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讐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讐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

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讐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抵遇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讐輕重之間尚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讐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讐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讐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杜〕祁謚也　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杜〕皆鄧甥仕于舅氏者）請殺楚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曰是君也欤疆其少安是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臍〔杜〕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杜〕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再伐鄧當日不知何以為名）滅之。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鴆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為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周洛邑也今河南府）放甯跪于秦。（秦國今西安府）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惠殺慶鄭而後入則與袁紹之殺田豐趙蒜之斬魯薇相去無幾矣）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凌稚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不能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此一段敘事字字警策如目見）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齊大夫）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縣【杜】齊地）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約明年瓜熟遣代）期戍公問不至（【杜】問命也期本作朞）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林】僖公之同母弟襄公之叔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亂臣作亂必奉先君之裔以為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子在宮而其至親握兵于外有寵無寵尤須留心蓋無寵易于生變有寵易于擅權皆致亂之梯也）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林】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焚）遂田于貝丘（【杜】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益桓十八年襄公所殺者）（可畏誰謂世無鬼神）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我何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入助戰）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凌約言云陡說殺孟陽真是險絕）曰非君也不類見（天眼）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鬭死可謂忠矣先入伏公居牀代死可謂智矣天報元惡故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亂國者蓋賞

罰取舍臣民無所稟而奸易生也過猛者敗而其強足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速者）鮑叔牙（【杜】小白傅）曰君使民慢（使字包含無限○魏禮曰上無常則下必以慢應之蓋民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卒而急棄惟有一慢而巳毋見煩苛嚴急之家其臧獲愈不奉法者皆其情勢使之然也）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襄公庶子）出奔莒（今青州府莒州）亂作管夷吾召忽（【杜】二人子糾傅）奉公子糾（【杜】小白庶兄）來奔（奔魯也莒雖小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之君毋有此見亦父于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丘維屏曰看鮑叔未亂而奉小白奔莒則於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魏禧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予汪克寬以為此皆嬖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為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叙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為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逵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

徒人費諸人之死無救於其弒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況未必忠者乎益君子而忠則有深識遠見所以為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已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死也

孔鼎曰予讀魏禧父子不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為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即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援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也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矣乃渝盟伐齊而納之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〇禧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故伐齊則其盟蔇時少一段作畧可知如陳乞立陽生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濮一盟衛獻即入郇一盟晉文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此故為齊人所賣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稚隆云納者強致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秋。師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杜】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直專切乘而歸。【杜】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杜】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林】辟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杜】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杜】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管仲射桓公故曰讎〇說得親切可聽乃殺子糾于生竇。【杜】魯地〇魯雖為齊弱然嘗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林】召忽義不生辱管仲知鮑叔必欲薦已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杜】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才多于高使相可也。公從之。薦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說出用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舉行是君是臣想見當年〇鍾惺云大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

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孽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兄故管仲相桓為徙義

彭家屏曰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子糾既未為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為糾傅初未嘗委質以為其臣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為死則晰義不精又荀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唐王魏傳大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讎幾至聚訟尹氏起革辯之最為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還王魏為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讎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即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為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為諸王之傳及為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即以漢初論之申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枚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爲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爲徙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爲弟爲兄管仲特爲之傅非爲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言幾爲口過矣春秋於名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名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爲孟浪之說也

六法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衛反）【杜】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問不苟）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民之事）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戰事此語似迂而有至理）（筆法）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共乘兵車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曰敗績（馳軍以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杜】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讀此又可反而用之）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丘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地）公子偃（杜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門皋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杜魯地〇今山東曹縣）齊師乃還

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林言粢盛蓋以宗廟祭祀為重）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杜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杜宋莊公子）臧孫達（即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林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己為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坐置一通

宋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杜〕在十年 公以金僕姑〔杜〕矢名 射南宮長萬〔杜〕宋大夫 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之。〔杜〕歂孫名搏取也 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杜〕戲而相媿曰靳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 十二年秋宋萬〔杜〕即南宮長萬 弒閔公于蒙澤〔杜〕宋地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林〕宋萬多力故以手擊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杜〕蕭亳皆宋邑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杜〕叔蕭大夫名大心字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杜〕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亳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 立桓公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杜〕衛大夫 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畫然後世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制强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足以斃之況用其兩乎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語懷懟則成恨也故宋閔以靳南宮長萬被弒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圉人犖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杜】今河南禹州鄭別都也 侵鄭及大陵【杜】鄭地 獲傅瑕【杜】鄭大夫 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蛇勝之象 公聞之問於申繻魯大夫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 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益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其常度故云人棄常○禧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氣燄耶 厲公入遂殺傅瑕孔尚典曰厲公一入即殺傅瑕益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立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愚矣從古擅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 使謂原繁鄭大夫 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 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己 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主【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者昏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孔之逵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蓋是時祭仲已死傅瑕又誅空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為餘黨計者俟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于衛反）將歸（嬀陳姓），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　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譎詐之謀已開戰國一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　楚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侯名）

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杜　繩譽也　稱息嬀之美）（奇事）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杜　僞設享食之具）（奇事）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杜　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奇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杜　伐蔡以說息嬀）（奇事）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　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矣。止而弗賓，固爲有過，何爲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虜，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獨膺滅亡之禍。○息嬀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　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禧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爲侯，是天子亂法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爲侯乎？後世權安之計多如此。蓋周不能强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賀，成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强其枝也，得乎？故周之衰，在論其本而不在責其末與流弊也。○唐部將殺節度，即命爲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姑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討，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祥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黃。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士畧反陵。【杜】黃地還及湫。子小反【杜】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林】楚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杜】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林】楚子以鬻拳爲賢但既自刖不可復用以爲大閽故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林】言所爲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爲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黃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強法且楚子貪息嬀之色而滅息又破譽息嬀者之國而鹵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嬀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強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內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也詳鬻拳論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爲和欲使各復其舊執燕仲父。【杜】南燕伯爲伐周故○南燕今衛輝府胙城縣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塢【杜】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洛邑下都也百姓所居在瀍水之外今河南府治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杜】虢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凌稚隆曰周禮王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林】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瀍水澗水之間今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分入以防不虞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爲王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纔說他人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每每如此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杜】原莊公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且子頹雖奸親爲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備樂亦謂之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狩【杜】巡守于號國虢公爲王宮于玤。蒲項反【杜】虢地王與之酒泉。【杜】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步干反鑑予之。【杜】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戎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杜】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薄周王不知酬功宜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遠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已早定一尊周名號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頹之亂惠王出奔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曾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爲勤王之舉耶

彭家屏曰禮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所以遠私褻之嫌也婦人服飾之物安可以賜人以后之鞶鑑予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名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杜】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子完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言速若官府之謗讟益當官不能共職則謗讟繁興請以敘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孔子豈肯刪去史稱詩書並闕書至今逸其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使為工正【杜】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杜】陳姓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杜】大也【林】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杜】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杜】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易觀卦

附會後事卻燦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最爲彪炳尤以見一斑

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林]此下乃周史釋爻辭之義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坤爲土此觀下卦巽爲風此觀上卦乾爲天此觀六四變爲乾卦巽變爲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艮爲山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爲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見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林]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

故曰利用賓于王。[杜]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曰在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杜]姜姓之先爲堯四岳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林]山嶽之大則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此亦以艮乾變卦互體言及陳之初亡也。[杜]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羇旅驟躋高位貴舊仄目必不相善故雖以僑如之佞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爲善安其身於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巽輭以苟容然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爲善重其身於齊君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論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爲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傳會抹煞也

彭家屛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決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盖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廷龜卜法既不傳蓍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爲火珠林小數爲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蓍龜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左氏敘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可槩指爲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蔿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强盛偪逼公室○彭士望云偪守自獻公疑出祖宗恆爲此事恐後有效尤者耳即此便是天理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富者易於有爲故去之然富爲人所忌富者少而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爲力也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彭云曲沃弒晉君三世至此毒發司馬云宋劉子孫互相屠戮亦如是晉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杜】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强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後○看他一步步進處狠手毒心允爲元惡○二游必不富而有强力者去富子二游之力必多士蔿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乃城聚而處之【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快哉直如殺猪屠狗耳○士蔿之策所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一將功成萬骨枯司空何以爲心哉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又害民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獻公殘毒禍幾亾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君造此大惡空身殁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貴百年不衰何以爲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歎息○士蔿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當萬刧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疑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有無故使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陰警而豫防矣

士蔿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老賊

戰下二畜字妙

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羣公子一个機械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彭士望曰蔿能知此理為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足羅屏曰看使字則其說本驪姬語也其

言大中機宜有惟制當使奚主動心其長舌如此

二使字是兩番話先使是各言後使是合贊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 無子。烝於齊姜。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皆同姓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杜姬姓以狐為氏 小戎子生夷吾。杜小戎允姓之戎 晉伐驪戎。今西安府臨潼縣是 驪戎男女以驪姬。杜姬姓男爵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 使言於公曰。從來內寵外嬖未有不相比而亂國者 曲沃。君之宗也。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今山西隰州 與二屈。今山西吉州杜平陽有北屈縣或云二當作北 君之疆也。林晉疆場之邑 不可以無主。說得鄭重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啓戎心。解釋得有分別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位置得有輕重 且旌君伐。又贊句妙 使俱曰。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後另作一番贊歎妙 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林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此美○丘維屏曰杜註廣莫狄地之曠絕即謂蒲屈非也蒲屈皆晉邑何得言狄地凌氏以使俱曰為使人皆曰最是蓋此語緊接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公子分主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都而晉為啓土矣故晉侯說之 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杜皆在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只留幼者妙在無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墾傷晉室若此〇刺語深雅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借二五為之蓋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矣

魏禧曰二五之讒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便廢却多少嘉謀也秦知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為高見然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面聽讒時矣

孔尚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為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政民情土俗此亦高宗舊勢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為他人所滅亦得據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衆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謀孰非為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宜遠出而

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 惠王問諸内史過（内史官過名）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注】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注】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杜】唯德是與 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嚚曰神依人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聽神爲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道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 見孟任從之閟【杜】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句法）【杜】許以爲夫人 割臂盟公【林】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 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 圉人犖（洛）自牆外與之戲【杜】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甘○上○栄○有○一○穫○不可鞭人）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林】言其有勇力之甚○丘維屏曰莊公何不自殺之尚冀其能制文姜乎 公疾問後於叔牙 子幼弟強立弟則非其情立子則有弑禍此一問最有主意 對曰慶父材【杜】叔牙慶父皆莊公庶弟蓋欲進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是正理○定○案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七字極斟酌有深心有大體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離其巢穴○此中有多少作用曲折處可想而知 使鍼季酖之【杜】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挾以必從）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牙亂未形故也○涂尚律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則何以服叔牙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杜】即喪位次舍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慶父（杜共仲）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牙曰慶父材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酖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為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為慶父雖存不足為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騃以先機當斷為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弒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為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間不經意之事我苟當死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為殘忍之人道亦未足為迂闊之儒

道也〇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問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韋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為滅兄弟之倫況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為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弒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有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並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華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問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擁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為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並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為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子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

奔莒意叔牙為人奸深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既不忍并殺而子般既立亦當慮其為亂何以初不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弑般之罪而使得再弑閔公乎疏縱之失季友不能辭其罪矣

孔之遠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弑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為名以求援於齊其後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即欲討慶父弑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魯猶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弑閔公外失齊援於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父之再弑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弑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為問後是莊公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必奉般亦素知有爭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已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弑械成也季友立酖叔牙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般既即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亦奔也但曾未喪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耳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是【林】此狄入伐之始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業盡此二十四字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小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恤所同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所以能伯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親禮曰秉禮之文末亦足存國況有實乎乃知祖宗好風俗但能不留不致澌滅亦足以救亡也

觀於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無不知之人而蔑濟人不敢秘蔽魯亂已甚而濟猶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惡稱衛而不樂居殺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衆以防不虞）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春秋時人多此見解）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淫母后弑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此以存魯為說甚好○或朝野風俗猶有周禮之遺然亦末矣孔子不以習儀許昭公可見也）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亾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主意在此）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葢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士蔿知大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林]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末夾海傳進勢所以為仁且智也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負位不能為此士蔿老賊却能見及此理不獨知機而已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意一字轉何等靈勁道韻今人學四字句者但有板滯耳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林]十萬曰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杜]震下坎上屯也之比䷇。[杜]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而為比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林]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車從馬足居之。[林]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林]震為長男兄也初又最長母覆之。衆歸之。[杜]坤為母為衆六體不易。[杜]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林]比合也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林]畢萬畢公高之子孫

六字簡妙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杜：虢大夫）曰無德而祿（見微）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能斷）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邱維屏曰衆命兩語盡使子將兵以離其[illegible]武[illegible]方求才免由此不正故辰當

君亡而欲使子圖存之旨只在侍以大位而已餘則必不可使將兵推太子不可即諸子皆不可也若唐之高祖太宗方爭取天下者則使之尊命可也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杜：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杜：恐大子軍敗得罪故陳說利害以說公）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杜：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杜：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王臣曰里克之對大子似是而非克既聞未知誰立之言當明告大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孤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公殺里克不責以中立禍大子致亂晉國而責以弑奚齊卓子為失誅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林：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杜：子養為罕夷御）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杜：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林：兼是二美在此一行）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林]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杜]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林]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杜]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杜]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杜]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杜]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莫江反服。[杜]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市軫反於社。[杜]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杜]韋弁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杜]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不如逃之。罕夸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杜]諗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衛而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象。讀伐皋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玦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大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尚未有殺大子之心矣。○余嘗謂欲大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為其不當戰也。為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魏世傚曰克為大子傅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關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已而挺身以護大子則大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句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荀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荀息之名也與

慶父弑閔公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林）國人不與故出奔莒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以賂求共仲于莒行賂有不可非者此類是也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失刑矣立後甚矣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顧其親子況娣妹之子乎閔公之死也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兖州府鄒縣○（林）哀姜懼討故出奔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虢公敗戎

虢公敗戎于桑田。[杜]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杜]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語精而狠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魏禧曰按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意與此同

齊桓服楚

秋盟于貫。[杜]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 服江黃也。江汝寧府信陽州確山縣黃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按經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三年秋會于陽穀。今山東陽穀縣 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杜]蔡姬齊侯夫人魚池在苑中蕩搖也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按經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謝文洊云題目借得無跡 蔡潰。[林]蔡自北杏一與中國而棄華黨楚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 遂伐楚。凌稚隆云按蔡當楚之衝華夏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而不得蔡無以入其境然蔡為楚所偪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林]北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北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遼遠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杜]周大保召公奭 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公傳王命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界[林]服虔以為太公受封竟非也蓋言其征伐所至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呂東萊云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范昧不可攻楚安肯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陘今河南郾城縣南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屈完楚大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今郾城縣東【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杜】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辭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魏禮云此與問昭王南征句同病一是尋大題目而反得侮一是自誇強大而反得卑總之服敵不專在居大自張要語在筋節處使他開口不得雖自謙自責可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杜】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方城今河南裕州雖眾無所用之。丘維屏曰完雖有辭只說得自守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屈完及諸侯盟。

胡安國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俱四年夏事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四年秋事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禧按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江黃服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

眞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趙鵬飛曰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鄄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戎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

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黄以犄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

家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禧曰楚亦無有大於僭王之罪者但責以僭王必

須其去王號事大且長而不能決故薄責之使易收拾耳

謝文洊曰諸侯僭王號楚實首之又久為中國患强大莫制齊桓欲霸中國而不能服楚則何以立威然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見楚未迎敵稍來覰望即乘機求盟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甚張矣可見戎狄驕横為中國者稍得大體即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可必得而至於輕殘民命喪威損勢反使其燄益張此管仲識時達變知彼知己長於謀國者也城濮之敗固晉才之多然亦子玉之驕有以致之使如屈完之持重則晉亦安能得志哉

彭家屏曰楚僭王號憑陵小國前此無敢問其罪者桓公赫然一怒以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使當時東南半壁凜凜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進次於陘退盟於名陵所不深入而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名陵之役其庶幾焉○晉楚爭霸大戰者數矣城濮之役晉勝楚邲之役楚

勝晉鄢陵之役晉又勝楚互有勝負楚真勍敵也然二國爭霸民則何辜而使之血膏鋒鏑骨暴疆場哉名陵之師楚服而退其用師也猶有王者之遺意焉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已而不已是黷兵也黷兵是殘民也豈仁人所忍言乎此齊桓管仲之規模非晉之君臣所能及也或者不察謂其畏楚之强潦草結局其所見亦疎矣

晉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筮原是了故事耳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丘維屏曰。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為之。以此為長短 且其繇直救切 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林〕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益指申生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薰。香草。譬申生之徒。猶。臭草。譬驪姬之黨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凌氏云。中大夫。二五之徒。舊註以為里克。非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杜〕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丘維屏曰。凡讒忌之來。絕無端倪。惟守禮或足已之。祭母當以禮。豈夢而遂祭。況非父命而出之。讒口乎。當時六日毒胙。使獻公苟明。猶謂可辨。如祭則加以咒詛。益以巫蠱厭勝諸說。申生雖欲有辭於獻公。安可得乎。甚矣申生之愚也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林〕姬謂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公祭。毒酒至地。地為墳起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外傳云。原款教大子死。玩此大子奔新城而不遽受死。則死為原款教之無疑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林〕以六日之狀自理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死為過矣。此理尤大紕謬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哀哉 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急急下手。○譖申生如此難。而譖二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 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杜〕二子時在朝

魏禧曰。申生出奔。則獻公死後反國。而羣情服。不至骨肉殘賊。禍延數世矣。然則羣公子之寃。何由發乎。故知申生之孝。天為之也。天欲禍敗人家國。以償其祖父之惡。有生不肖子孫以報之者。有生賢子孫以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氏。卒以武氏滅其族。使勣不生敬業之忠。徐氏豈得滅哉。嗚呼。身為惡逆。覆宗絕祀。而徒成子孫之令名。亦足悲矣。為人祖父者。其亦慎所貽謀哉。

魏禮曰。獻公之所欲殺者。夷吾重耳輩也。欲全者。奚齊卓子也。卒之奚齊卓子皆見殺。夷吾得國令終。重耳身為伯主。傳之子孫。安在其欲全者全。而殺者殺乎。祖父之於子孫。徇其偏私。亦自枉作小人。況能施之他人耶。

彭家屏曰。父子之間。骨肉至親。非有積怨深仇。必不

可忍而史書殺子者往往行之最决畧不需時者抑何哉大都以位為利也以為大利則虞人奪之故讒人之言甫入而冢子之首已殊惟恐少遲則速禍不斷則失幾利之見明害之見益明也然申生之事與漢戾太子晉懷太子唐太子瑛之事不同蓋彼無以自明與勢不能自明而此則尚有可以自明之道也胙納公宮已隔六日傳受有人收貯有所以此致辨雖甚惛惑不能無疑況獻公殺太子之傅而不及申生是殺子之心猶未遽決為申生者使痛哭流涕抱

親之膝吮親之乳以自明其無他安在其不悟哉而申生不為者捻以君安驪姬不欲傷親之心也自明則姬必有罪而親心傷矣觀其告狐突之言至誠懇惻然不忘君其心至苦其道曲盡未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說一類而律之也或者不察援瞽瞍殺舜之事以為舜終不可得而殺所以為大孝而咎申生之不去是殆不然人子得罪于親安所逃死而逃之是實其罪也將何以自明故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晉侯也聖

人早有以斷斯獄矣魏氏以趨避之見泥一隅之說謂申生之死為過其言為謬豈知申生之用心者哉

言事明簡透切可為奏疏之法

晉滅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虞大夫）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杜]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牙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脣在表二國相須以立去一不可）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林]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為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林]王季於周為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此等語庸昏可殺）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神據我之語何必深辨只應如此說）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此時宮去矣宮之奇可謂忠臣可謂智士）曰虞不臘矣（[林]臘歲終祭眾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昔人謂傳中有虞不臘及秦庶長語遂斷為秦以後之書此卻未確緣後人只看秦紀耳安知庶長之官不設於秦初而周時列國亦有臘祭耶就其詞旨自是戰國以前文字）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妙在首次璧馬假道一毫不驚動虞則宮之奇之言不驗而虞公益驕且昏故後一舉而滅之尤易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杜]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彭家屏曰禮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宮之奇屢諫不納而挈族以行可謂知所處矣

夸吾奔梁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夸吾不能守盟而行。〔杜〕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按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林〕嫌與重耳同謀相隨是負罪也○一棲不兩雄此芮託辭耳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十里少梁城是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九年晉郤芮使夸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沛公爵賞擦漫全是識得此意世之守財鹵間時毎惜一金之費致以萬金救禍而不足哀哉○若明文皇之棄朶顏三衛則又非○黃建云石敬塘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得失有大焉後為契丹所殘事亦類此從之。齊隰朋〔杜〕齊大夫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亾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杜〕言夸吾無黨無讐易出易入以微勸秦〔林〕出奔在外故言亡人夸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杜〕弱幼也弄戲也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郤芮語稱說惠公太過反以致秦人之議故知稱君父處亦須傍本分一邊正是彌謗全譽之法若鍾儀之論共王得其道矣○彭士望云果如此亦無益君國遠謨

公謂公孫枝〔杜〕秦大夫子桑也曰。夸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杜〕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杜〕僭過差賊傷害皆忌克也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林〕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忌克今其言。多。忌。克。〔林〕夸吾之言多猜疑好勝是僭賊而忌克也○人之忌克在心却每於言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忌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事好勝必不能取勝於人夫忌則不克謙尊而光旨哉言乎是吾利也。忌者不能克人而反為人利語耐十思

孔之逵曰按晉遠於狄而近梁夸吾奔梁以託於秦即有入國之勢大抵文公從者如狐趙等謀畧皆不及子金郤芮觀其出奔於狄又無大援便不濟事當時夸吾在秦其交已深獨有齊桓可託使能結齊以爲外援而又有里克丕鄭爲之內主則隰朋之師不

在夸吾而在重耳豈待十九年哉介之推謂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此平心之論非激也○禧按獻公卒秦欲納重耳重耳不從乃納夸吾重耳諸人不遽反國又別有見

邱維寧曰秦伯問公子誰恃芮奚不曰恃大國及晉之臣民若曰里克丕鄭初欲納重耳今曷恃則曰重耳辭令納夸吾順也舍是不言而曰亡人無黨云云蓋由其心之欲克重耳忌里丕而姑為之辭以自掩猶之埋金者而立標於地曰此處無金也故予桑謂

其言多忌克世之以美言市人而人早已識其惡者葢往往然矣

鄭殺申侯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林】言心既不能自强何畏難於早弱之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八字說盡昭厲以後之鄭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林】我知其禍之所從來姑少待我【杜】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杜】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附】申今南陽府南陽縣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謂嗣君也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申侯殆柳宗元所謂永之鼠以飽食無禍為可恆者也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

凌稚隆曰按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葢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空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則申侯葢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魏禧曰楚文知申侯之貪而不能裁其欲但敎以適大國是速其死也豈爲君之道哉然猶愈於後世之不知其臣者若唐明皇於李林甫德宗於盧杞則其禍烈矣

邱維屏曰私寵處其明如此故知人主知惡易絕寵難且楚文說其惡如此更不說其可寵處何在足知當日所寵必有嗜痂之癖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丘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譎之論所從出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林】成平也內臣比齊封內之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杜】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杜】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杜】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四字妙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杜】介因也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魏禧曰按僖三十年鄭公子蘭既奔晉從晉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合子華子蘭二子觀之真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朱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勣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賀每每為怨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别自有在徒欲遺臭萬年耳謂之下愚豈不信哉○桓公辭子華晉文使子蘭待命于東伯主義畧如此若庸主苟且貪得則必樂子華之叛而惡子蘭之貳矣○每讀史載人主於臣下之言連書數不聽字則知其禍至矣不亡國則敗事也連書數從之字則知其福至矣不强大則治安也管仲言簡書則齊人救邢言禮德則齊侯脩禮言子華則齊侯辭焉言聽計從桓公之霸不亦宜哉

子魚讓國

只四語懇切謙婉情理俱至

宋公疾大子茲父甫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杜】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林】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魏禧曰由襄公平生推之則固請立子魚者特僞以邀名耳宋襄之讓王莽之謙也若子魚不辭便當發殺機矣公羊載楚執襄公時情事益見

齊桓拜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杜】宰孔宰周公也宰官孔名賜齊侯胙【杜】襄王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漢書讀廢昌邑詔序法似祖此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林】等也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之氏反尺【杜】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杜】齊侯名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荀息不食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杜】晉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杜】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晉大夫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杜】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林】送往而死者謂獻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杜】送死事生兩無疑恨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彭士望云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荀叔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林】能欲其言之可復而愛其身之死乎○一語可為守信之的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只拚一死此外毫不能有所經畫○彭云二語是千古忠臣本領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林】我欲無二心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歿之後也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魏禧曰荀息本智謀之士何至此時一籌莫展只辦一死乎葢舉國人心不順雖有智謀無可施也荀息始雖不正一死尚可取固是子路豫讓一流人余詠

史詩曰子路死臺下稽紹死車側死未為不義其失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噫是可論荀息矣

邱維屏曰寫荀息之死甚平處是左傳文字身分亦是與荀息身分相稱處

彭家屏曰晉獻殺大子立奚齊所以為嬖子謀者至矣而所愛之子均不免於殺何也大子國之根本國本既易窺伺者衆故其亂三世國幾危矣後世晉廢大子適而亂中原隋廢大子勇而亡天下骨肉之間愛憎之際可弗慎歟

惠公殺里克

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以說即下謂之云云自解說不篡非是）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林）謂殺奚齊卓子及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杜）丕鄭里克黨

魏禧曰惠公以弒二君殺里克克盡對曰驪姬亂晉幾滅晉宗諸公子流徙道路奚卓非君乃晉仇也臣之殺之將使諸公子反而靖國而君乃為驪姬報仇

乎如此惠公必悟不悟而克之舉無弒名矣乃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徒以樹私恩為言益甚惠公之疑矣

邱維寧曰此亦為里克自處當如是耳若惠公則諗知里克依違中立即如此言亦恐不免至謂克之舉無弒名是又不然奚齊之立君父之命也克不能爭於獻公之時既君奚齊而又殺之其非弒乎使後可以一二言而免惡名則小人之計得矣春秋之法尤嚴誅意聖人隱惡而特惡似是以誤天下來世故不

得不明著其罪不然武仲早辭請後又何以不免要君之惡名耶

孔之達曰按里克平鄭欲納文公其謀必多出於平鄭盖鄭知過於克克特一無主張之人觀其聽優施之歌而杜門不出及惠公賂已又許之可見是故呂卻欲誅納重耳者不忌克而忌鄭故使鄭聘于秦以去克之謀主鄭去而克可殺矣克既殺則鄭等在所必除雖無使秦召三子之謀呂郤亦必殺之盖勢不兩立也

晉惠公改葬共世子

晉侯改葬共（恭）大子。秋，狐突適下國，（杜 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杜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林 夷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曰無禮，或謂指其烝于賈君之事）余得請於帝矣，（林 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林 因怒夷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以晉畀秦而自絕其祀是乏祀）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杜 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杜 韓，晉地。獨敝惠公，故曰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怨。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魏禧曰：外傳云夷吾以大子之禮改葬申生，而臭達於外，是則改葬者夷吾之厚意，而臭達於外其不幸耳。大子乃曰夷吾無禮，是知得不足以償失也。故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不得見也。世之以棺衾簡陋而易殮，以風水弗利而遷葬者，可以觀矣。

謝文洊曰：此當是狐突以術卜知有敗韓之事，遂託言以恐惠公耳。不然即敗韓之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也若上帝爲鬼報私怨是其明不及狐突而又可以旼請則上帝之禍福人一惟鬼是從矣且共世子生不忍違父而就死死寧肯覆宗社以求祀於秦乎秦伯曰惟晉之妖夢是踐凡此等事皆一斷歸於妖妖由人興有道之世又焉有此

彭家屏曰按檀弓申生將死使人辭狐突曰君老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申生瀕死之頃猶拳拳以國家宗社爲念也死而有知安肯以晉畀秦請于上帝乎若其

無知則亦寂矣烏能請也此特附會夢感之事師巫之言左氏信之以加共世子弗倫矣昔人稱太史公好奇左氏實基之焉

仲孫湫聘于周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必言子帶何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魏禧曰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益因亂取國反不爲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皆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必不肯爲又妙不肯取魯卻託辭于魯秉周禮不言子帶卻託辭于王怒未怠持之有故而言之可從所謂納約

自牖曲引其君於當道者也不然桓公慶父叠弑君親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而魯喪亂無君取之若拾芥有何不可動至王方恃齊爲命戎且平矣豈子帶遂至不敢言耶

晉敗于韓

冬。晉荐饑。〔杜〕荐重也。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林〕子桑即公孫枝。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凡善算把穩人必立於無弊之地任敵人從違我皆有利益處崔祐甫處李正已獻錢事亦正如此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數語是王佐規模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杜〕欲乘其機而報父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二語有王者氣象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杜〕從渭水運入河汾。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杜〕晉大夫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杜〕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諺云外甥似舅。信哉。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下一寇字可謂全無人理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謝文洊云慶鄭之言一節痛切一節以虢射之寔悍橫格於中亦國之不幸矣慶鄭此時去便是明哲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杜〕穆姬申生娣。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林〕託於惠公使善視

慶鄭尚爾忠款不以弗使為嫌

之。且曰。盡納羣公子。〔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足見穆姬之賢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林〕既入國而殺里丕等。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林〕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華陰縣西南。解梁今山西解州。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書法及韓。地〔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原。今陝西韓城縣南。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杜〕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謂與人變易人欲東而馬反西也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杜]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鍾惺云微于論馬奇奧似內經○謝文洊云造就人才訓練士卒皆可自此悟去數語形容假勇最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杜]晉大夫韓萬之孫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杜]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女九反[杜]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況國乎無語應得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語可恨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妙詞甚婉遜卻十分揶揄取笑○丘維屏曰語極似大公無我然晉惠一向背恩喪義之罪毛髮俱寫出矣詞令之妙如此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杜]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五嫁反秦伯將止之[杜]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大抵鄭亦喜有為肯出頭之人若用為右即效右矣然已雖一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遂失秦

伯秦獲晉侯以歸公濘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句緊連上二句讀并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為韓簡者此時只當獲秦伯而不當還救公舍秦伯救公往復之間恐致兩失不知并力獲秦伯則彼雖獲公可以相當知武子所謂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人急免時最要見得穩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林]以示憂感惠公亦能得此于臣乎是必卻芮諸人也○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借以措辭豈敢以至[杜]狐突不寐而與神言謂之妖夢踐厭也厭息此語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妙急急認真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

罃於耕反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杜]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為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履薪兢是積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詿履柴乃通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矣豈薦薪可上下耶免問服衰絰逆[杜]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使以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鍾惺曰絕似婦人嬌頻口語唯君裁之彭士望云穆姬本怨夸吾至是卻又激烈所怨者正所爭者大真女中傑也夸吾庸惡媿妣實多乃舍諸靈臺[林]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又云曰上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鼎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大夫請以入[林]秦大夫請執

晉侯以入是以喪歸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林]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還是夫人處得力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杜]公子縶秦大夫恐惠公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而納文公未為不可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謝文濟曰晉侯亦崩潰極矣乎日不行民心必矣一有仁言衆便感哭可見民心易感只是上人不以為念

陰飴甥謀復晉侯

晉侯使郤乞晉大夫告瑕呂飴甥[杜]即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且召之[杜]晉侯聞秦許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後告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呂甥曰從旁贊妙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杜]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四字近為宋子魚逺為于忠肅模本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作爰田妙矣作州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觭敵之忌矣十月晉陰飴甥[杜]即呂甥食采于陰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西周舊城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一个征繕作兩解妙既不失情實又以解秦之疑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心寬怨不憂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杜]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文濟曰念語歸之小人以示感厚語歸之君子以求情兩頭立說妙有至理

彭士望曰土木之難

傷公善使也先有如許辭令

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妙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是實語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却得子金辭命力

魏禧曰如此辭令真無一字不妙無一著不老靠圓密春秋時祖此者甚多此不特千古辭命之祖亦千古處難濟變之師也拜服拜服○子金才略不在狐偃下特所遇非主耳吾嘗疑惠公反國後種種背謬以至敗執此時子金等何在而不聞出一言諫諍何也意惠公忌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復國之後棄子金等不用故子金之策前後止見於患難之時耶抑豈子金智謀之士優於處變而於制治保邦之大計顧未之知耶

謝文洊曰收民心立儲貳益甲兵先固根本使敵國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然後許平可決此呂甥實實經濟不徒靠辭令之妙

彭家屏曰茅鹿門謂秦穆之歸晉惠自有主見不關子金口舌是也當始獲晉君之際穆公已明言重怒難犯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故一聞子金之言而即應之曰是吾心也穆公之賢其心跡豈不彰明較著哉然子金竭忠効智孳孳謀國輔孺子作州兵安撫國人屹然自立而詞令之善又有以動之使秦穆有不得不從之勢是亦返君之一助也其功亦胡可没歟

晉惠公殺慶鄭

蛾析（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可諱）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真王者○秦伯只厚道到底）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杜晉始封之祖）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真明主）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杜征賦晉所賂邑）置官司焉

魏禧曰鄭雖有誤君之罪却正是能死義之臣觀其閉糴時三次力諫卜右不從又力諫小駟至惠公拒韓簡之諫本心盡亡事勢全昧鄭必聞之詳矣陷於濘而號之鄭一肚憤懣不能自制始去而不顧然頃之猶呼韓簡救公聞惠入而坐以待殺其人本末如此只錯中間一節耳吾甚悲之惜之也慶鄭誤君李陵降匈奴皆是千古好人最傷心事而鄭猶多陵之一死為君父者於有罪之臣子最不可不曲諒情事以全賢者而為臣子者尤當抑情思義不可逞一時之客氣墮終身之忠孝敗君國之大事貽萬古之惡

名受身家之戮辱也○先軫以不顧而唾死于翟慶鄭以憤言誤君坐待誅此等皆是最有血性人惜平日無學問好任氣遂蹉跌至此耳每一念及使我通身汗下○按晉敗韓復晉侯殺慶鄭三事傳文本相聯綴今分為三篇者欲使各篇精神特出以便學者著眼著手耳

震夸伯之廟

震夸伯之廟。杜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夸氏伯字震者雷電擊之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魏禧曰經於九月書己卯晦震夸伯之廟公穀以為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曰夸伯之廟震而曰震夸伯之廟者天應之也按周九月今七月也當秋時雷應微潛而震廟且晝晦其變大矣聖人特書之邱明傳以展氏有隱慝發天人相與之故顯聖人垂戒之心可謂深切著明矣由是觀之則凡爲惡於冥冥欺人於昭昭行濁言清掩過飾非以欺世盜名之人縱能逃王法混清議而為天地鬼神之所誅理不誣也後儒信理而不信神獨以雷霆為陰陽激薄之氣所以能擊人者觸之者死非眞有神主而擊之也然則震夸伯廟不過如山崩壞屋又非國之宗廟亦常事耳聖人何為特書哉夫雷之所以為雷固陰陽激薄之氣然氣至而神生焉山之質土耳川之質水耳積土積水則必有神主之今夫水氣積而生蟲魚人氣積而

生蟣蝨氣之所至形以成焉況雷霆山川乃天地大氣所積而顧不能生神哉從古聖人言鬼神之際如見如響獨後儒不信專一言理意恐開人心之惑而不知人據所見以合之其疑惑愈甚也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神曰不語則其有神明矣若謂神怪不足信則力亂亦無是事耶或曰然則人之死於雷者一一皆雷神擊之乎曰有無意觸氣而死者有有意擊之而死者如人有好酒色以致死亦有保身而氣盡命絕以死凡禍福報應鬼神妖祥之事皆當作二說觀則豁然無窒礙矣

彭士望云二因字妙

齊桓公卒立孝公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林】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禮秩者六人〇如此未有不亂者）長衛姬生武孟（【杜】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〇葛今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〇密今開封府禹州密縣），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已有子而立之，乃須屬於宋，公何哉？然則桓公知五公子之亂明矣。豈惟桓公，管仲知之明矣。知之而不一為之所，徒屬外諸侯以自固，若特勢危亂無可如何者。桓公首伯，管仲天下才，而潦倒昏瞶若此，真所不解）雍巫（【杜】雍人名巫，即易牙）有寵於衛共姬（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杜】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〇既屬孝公於宋，又許立武孟，昏乃至此）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管仲在，尚畏之矣）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杜】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家，以至身歿國亂，為天下笑）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六十七日乃殯〇桓公之歿，尸蟲出戶，姑姊妹之報也）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杜】無虧已歿，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杜】齊地）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齊人將立孝公而與宋戰者，欲兵敗於宋，以張宋之威，而懾四公子，故孝公得立而無患，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此齊人之謀也。或曰齊人不願戰，而四公子之徒挾之。

魏禧曰：竊按漢書地理志稱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竝言桓公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為此禽獸行也，吾寧徵信於班氏云。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邢狄伐衛

冬。邢人（邢今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夷儀今東昌府附郭聊城縣有夷儀聚）狄人伐衛。圍菟圃。（衛地）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公名）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杜〕衛邑〔林〕益文公以讓國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禦狄于訾婁之邑）狄師還。（言〔杜〕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杜〕卜祭山川以祈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彭家屏曰歲旱民饑則國君減膳弛侯恐懼修省以感名天和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興師伐國暴眾于外而能致雨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為訓也

秦晉遷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杜〕周大夫）適伊川。（〔杜〕周地伊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林〕衣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為夷狄也○彭士望云晉任放誕亦有戎禍）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魏禧曰人無禮則與禽獸無別凡風俗之端禍亂之始也故君子慎之後世風俗之壞必先於士大夫而齊民效之浸至亡國喪君子孫屠戮者不一而足矣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按十一年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杜】詩小雅言王者先協和親近則昏姻甚相周旋孔甚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鄭之入滑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廢緱縣是滑人聽命【杜】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杜】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杜】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杜】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林】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林】武王於周為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郕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郕國城是毛聃皆在河南府境內郜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雍今懷慶府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有畢原原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原鄉是酆今鄠縣東境郇亦曰荀今蒲州猗氏縣邘今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有邘城應今汝州東南廢父城縣是韓今同州韓城縣是凡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蔣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期思城是茅今兗州府金鄉縣東舊有茅鄉胙今衛輝府胙城縣後為南燕者是祭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餘見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光明貌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呼歷反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魚巾反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惠之勳【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杜】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杜】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杜】鄭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周最近所當親暱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杜】前

（有子頽之亂中有叔帶召狄）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杜】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八字悚然使人不敢輕於受恩而市井之情窮出如畫）狄固貪惏（力南反【杜】殺人而取其財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八字說盡古今婦人情狀）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杜】王子帶食邑於甘）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子帶怙惡不悛）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杜】誅大叔恐違惠后志○東周之衰多有此種似是而非之理明惠宗于燕亦如是）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杜】周地）國人納之（【林】國人納襄王於周不聽王出）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林】四子周大夫皆襄王黨）王出適鄭處于氾（仍適鄭亦奇）（凡【杜】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伯與孔將鉏（仕居反）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視器用仍有祭足）（勞王家風此却合理）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呂祖謙曰襄王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所以周人痛悔之也

凌稚隆曰按富子論兄弟之常可爾乃大叔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罪在毋赦彼其得容於齊以逃生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不協為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於亂則曷若苟全之於外之為愈乎君子謂斯人知姑息之愛未知國之大體也

魏禧曰鄭伯悍然敢於執王使無君已甚王之伐之固宜富辰之諫所以篤兄弟之理獨不思正君臣之義乎但王以狄伐鄭則大失耳若以鄭伯之罪告之晉侯聲之天下鄭伯必懼而請服何至召狄兵以速禍卒使富辰有先見之明哉○凡諫人者既破其所惑又當使其人有以自處若無以處之而徒執理以難人人各有情豈能從我如趙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言財用耶律楚材之諫空江南為牧地皆千古進諫經國之實用高手也○余嘗謂周衰其君臣之賢能者只靠典禮辭命為自全之計此外實事不能一毫有所作為於此益見詳周論

魏世傚曰鄭強大又有納王之功而無報反為衛請滑其執二子雖鄭之不臣實自王室開之也富辰不諫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而諫於鄭執二子王怒之後亦晚矣

名論

魯敗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杜）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出師伐魯○邾今鄒縣須句今東平州兗州府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蠭敷逢反）弗聽（弗聽之敗）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杜）魯地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杜）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也不設備而有荒谷之縊魯僖之禦邾也不設備而有魚門之縣蓋兵者心戰輕敵則心不固矣所以殺將喪師如出一轍君子不得已而有軍旅之事則臨事而懼為要道也

彭士望云又愚又詐又迂又貪真絶物也

又云君子

宋敗于泓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格言）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杜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于楚。（眞妄作）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杜 宋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堪字妙）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地名）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林 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猶未已○故曰小懲大戒小人之福）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杜 莊公之孫公孫固）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凌稚隆云宋將獲罪不可赦宥也○按杜作赦楚而以弗可為句非是）弗聽。（丘維屏曰公孫固不即當日事勢言其敗處徒言天運豈足以止兵○禧按襄公之擊全要與宋固語是破其大主意與子魚語俱為補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 泓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杜 未盡渡）司馬（杜 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虧他說）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二字一古字皆飾非恥敗之具

又云撦假人須如此畫情痛快

丘維屏曰宋襄四語子魚分合錯綜論之是與舉當日語氣如此最古最有生氣

毛。（杜 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杜 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 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不成列之人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其京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言當擊未濟）聲盛致志。鼓儳（仕銜反）可也。（言當擊未成列○林 乘敵人之儳巖未成阻而鼓之）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凌稚隆曰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夫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氏周齊桓晉文為五霸其言本於應劭氏而說者謬謂五霸盡於周迺以宋襄秦穆楚莊厠於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則五霸之為三代時諸侯何疑哉雖然桓文而外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若宋襄者抑又下矣

魏禧曰襄公用國君于社而不鼓不成列開後世眞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嫡裔也公羊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此眞眯目風心之談〇子魚有德有識有力有才有膽而不見用宋襄眞下愚哉

李吾忌克泥于子圉益甚

狐突不召二子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圉【杜】子命無從亡人【杜】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杜】約朞月不歸殺之狐突之子毛及偃【杜】子犯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觀此則管仲之不當事桓而召忽之死為義明矣出奔之日若管不從糾則與毛偃同也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杜】康誥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魏禧曰凜凜正論後世若王陵趙苞之母其知此義矣觀欒共叔於父則知為子之道觀狐突於子則知為父之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可為萬世法也

彭家屏曰重耳非世子與晉之諸公子同狐突之子雖名在重耳非有君臣之分也且懷公已主晉國狐突既為之臣亦無父子異主之理雖名之歸晉亦何

不可之有而狐突不名者蓋明知懷公之不可而欲使其子有所託也此突之智也然則突亦不得為懷之純臣也歟

（魏禧曰左傳惟此篇用數十公子字中寫公子英發處驕而易怒處好色處顛地安樂處易恐懼處無經絡處一一是公子行徑寫得生動綽落史記信陵君傳用數十公子文之生動亦如此此二篇若用別樣稱呼文章便減却神采也乃知古人作文一毫不苟只是色色稱此一篇文章而已）

重耳出亡復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可見重耳得人若夸吾雖盟不能守矣）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係猶恃也【林】享其生祿謂受養生之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杜】報也○前傳云乃徇曰校者吾仇也情事語尤妙）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見解自是）（不同世之為子而與父母較財產者可以知矣○彭士望云此得士之本）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杜】魏犫）司空季子（【杜】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一說或有後先故逸之○此是文公出亡第一事傳者急記於此）狄人伐廧（即牆字）咎（古刀反）如（【杜】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危上聲）季隗（此亦孫伯符周公瑾之二喬也）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直由反）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徒本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杜】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貞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杜】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英雄之氣雖極堅忍必有露本色不可過處○彭云疎淺）子犯曰天賜也（【杜】得土有國之祥○彭云妙解○陶圭甫曰子犯此語豈眞謂此一塊上天賜不可失耶益恐其壯心消冷故為是言以鼓舞之此英雄之妙用也）稽首受而載之（彭云教之動忍又云看子犯煆煉重耳處妙有鼓舞絕不永滯國語便落術士）

姜氏是大義俠女子文公復國當與狐趙為不祧之功後來見迎復何耶豈姜死而無傳與不然文公寡恩不當如是

口氣儒生習氣及齊。齊桓公妻之。[林]以宗女姜氏妻重耳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林]不復有四方之志○彭云處狄十二年又安於齊英雄惟女色可玩周瑜亦欲以此豢昭烈
從者以為不可。沛公安咸陽宮內微良脅諸人事亦危矣文公從者首在此處得力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林]姜氏育蠶之妾適采桑其上彭云謀桑下密矣上便有蠶
妾進後人多少戒慎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杜]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減口○奇人辣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如此奇女
子千載下如聞其聲令人感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彭云二字極壯快卻極凄婉
懷與安。實敗名。六字可作座右箴○宴安酖毒管仲以戒桓公而齊伯懷安敗名姜氏以戒
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憂勤惕勵者故曰文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彭云千古英雄當共項戴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杜]合幹也欲觀其裸。浴。薄[杜]迫也國語云簾也而觀之。
僖負羈[林]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杜]若遂以為傳相夫子[林]謂重耳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杜]自別異於曹○異人高識此為陶侃王珪諸母山濤桓元諸妻之祖○不贊晉公子而贊從者妙於觀
人王珪母謂諸君皆將相兒貴可知陳搏至南倚相眞宗及門而及皆此意乃饋盤殮。寘璧
焉。[杜]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負羈不言於君以補過亦是不忠諫而不聽則如是
可矣公子受殮反璧。[林]受殮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或云今人辭媿稱璧上本此以為完

璧歸趙者誤也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林]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
孫必不蕃盛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林]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相材晉、鄭同儕。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米右屬櫜高鞬。肩以與君周旋。[杜]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
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穆文熙云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危哉○
沛公頑鈍昭烈梟雄不嘗觀沛公面數項羽昭烈面叱許氾英雄之氣有按納不住處固知徒以陳餘欲起定張
陳優劣者成敗之論也○彭云忽說到此英挺之氣不可遏抑正是攝服楚子處又云公子有此器識此從者
所以不去也然卻勉強摹做不得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丘維屏曰以懷嬴與前三女子拚映觀嬴之待子圉未嘗不在季隗姜氏之間而以棄於二君為譏亦可惜矣

又云從文公者左傳先拈五人而介之推另有文字叔序語止及三人序事中惟見子犯趙衰此文字參差中等次處

乎。矣。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彭云鉛達語省却多少筆力○孫應鰲曰楚子此言既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乃送諸秦。知其興矣不容於楚而送諸秦益子玉欲殺公子恐有不及防之禍也代宗令李泌出江西以辟元載亦同此意特一以忠國一以敗國其情不同故主之秀明亦別耳○楚子險譎至此獨長者東坡之論最確豈天欲興晉而暴者仁耶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杜〕懷嬴子圉妻○懷嬴之納是何人理雖他女以進秦伯固亦知其不可而不敢顯行之耳奉匜以支反沃盥既而揮之。應是公子不知以水揮而戲之故懷嬴乘機自言耳舊註非○說文云匜似㳄尅柄中有道可注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自薦得無跡○彭云驕亢有女公子氣的是秦種然前於子圉頗順今却怒正是懷嬴作暑若子圉者所謂鶩病之馬不堪鞭策者也公子懼降服而囚〔杜〕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興國之臣未有不讓能者公子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直下承當使秦伯不得中悔○此一拜與韓反首拔舍一拜機用同衰不獨文也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拜得議論大○彭云竟如此結大奇又云雍容伉壯是何氣度較對楚子又長一格楚子剛誦空服之以英挀穆公高朗空服之以正大○禧按曹操以英雄推昭烈昭烈失箸之對御剛誦人又是一法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說文云羈馬絡頭也紲係也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懷無大罪不必殺聽其奔可也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此舉開范蠡張良之祖○文公非烏喙之忍子犯無會稽之滑此辭大無來歷而又告君以請亡空人以為要君也○鍾惺云范蠡會稽之言較子犯此語心危而辭迫若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矣公子之言猶有情理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彭云以文公子犯君臣尚如此居成功難矣哉然公子犯必有看破公子處濟河。圍令狐。今猗氏縣入桑泉。今臨晉縣取臼衰。崔〔杜〕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杜〕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今猗氏縣〔林〕晉師從秦命納文公故退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杜〕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杜〕懷公奔高梁○公子入晉易於反掌惠公忌克百姓不懷而猶久存者以能用呂郤之謀也懷公之世呂郤未聞出一策忌克益甚而賢人不信故高梁之殺直弭難耳

彭士望曰傳寫重耳亡適諸國磊落激昂橫見側出如大易次蹇各成偉象欲無興得乎此空與吳越語常置心目足令憂患人堅煉體魄擔荷大事○又曰左傳此篇畧具五伯聚會脈絡俱傾倒晉公子處○禧按惟四伯之國皆知禮公子若曹衛鄭則不然可見能强大之國必有本領過人處然以宋襄之愚暴

而能知重耳以衛文之賢明而不加禮何哉圖伯之君其知慮經營多在遠大處故於過客亡人每每留心不肯忽畧自守之君知慮經營只在四境之内苟知節儉立國而已足矣此衛文布衣帛冠無遠大之規而宋襄愚暴有度外之舉也

寺人披豎頭須

呂郤畏偪[杜]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晉侯豈可弒耶此便大錯呂郤所以出狐趙下也然魏徵王珪亦為建成設謀害秦王特各為其主而太宗卒任以心膂若文公入國召呂郤而慰任之庸知不與狐趙同建功名耶○禮云呂郤謀害文公卒以身死若徵珪誅害太宗只斷送一建成而已已則偃然相之是呂郤之罪人也管仲雖糾死事桓初非仲則教糾害桓以致糾死後世言管魏徵有媿矣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杜]責之而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杜]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杜]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杜]次宿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杜]披所斬文公衣袂女

其行乎在他君殺之不待時矣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林]其無如蒲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引証切妙正是文公意中事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綱總

其大紀其細也理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是作用此逃字與茅鴻夸叛字同○此文法當是文公出時而盜其在國之藏韓傳之言或傳說也○丘維屏曰頭須自稱居者則非從亡者矣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林]洗頭曰沐沐則頭低而心反覆心主謀畫故云然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不說盡用求納事亦奇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一語道理甚大把持甚狠寺人披亦云行者甚衆古今人君偏小怨未有不怒大衆者沛公封雍齒郭令公抱泣李光弼雖有誠偽不同皆是見得此意親切僕人以告。

公。遽。見。之。

魏禧曰以呂郤之才而狐趙諸人不薦以共事以介推之功而無有代之白者吾於此知文公諸臣不過功名之士非有器識度越以人才國體爲心者也○凡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便召光弼痛哭不然懷反側者不爲光弼之欲逃則爲呂郤之行逆而已

趙姬以叔隗爲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伯儵叔劉[林]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林]文公以女妻趙衰[杜]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杜]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杜]趙衰字勢利得無理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二語足令千古勢利人媿死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千古大賢雖堯舜何以過此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尤難○[林]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此三字畢竟介推難及處 祿亦弗及。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 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情也，多此一言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林】尤，甚也。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林】是偽隱而有求顯違之心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林】以供祭祀○緜上，今潞安府沁州沁源縣北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祖謙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駢首爭功，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風而咨嗟也。然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彭士望曰：平心觀晉文反國，天乎人乎？狐、趙諸子豈貪天功為己力乎？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籠壓功臣。介推忿懟，拈一天字，暗透晉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菹醢烹藏之釁，此忮刻之尤者也。○禧按：介推出怨言三字已和盤托出。

彭家屏曰：介推之不言祿尚矣，而有怨言則已過也。大約賞功之際，上下相蒙，介推有感於內，遂為是憤懣之詞，而不覺其言之失也。然有功不居，與母偕隱，至不可物色，高致遠情，超然世表，可以為後之濫功爭賞者愧矣。觀韓詩外傳割股之說，琴操禁火之事，皆後人為之傅會以奇其跡，此可以知人心之所同推，未易貶也。

一意作四段詠歎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杜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杜夏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魏禧曰鄭伯殺子臧以義而使盜誘出衛宣曖昧之計何也後世人君誅其臣亦多用此者晉厲使麑鉏賊宣子明知其忠故不敢顯行誅若唐德宗殺李輔

國罪惡貫盈何不可明正典刑而亦出於盜賊之計真所不解

孔之逵曰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鄭伯不知其所在及聞宋有聚鷸冠之人而臧之跡顯矣於是遣盜誘殺之夫臧既逃罪即當深自歛藏不示人以異使人得識而乃好聚鷸冠是亦五月羊裘教人以蹤跡之也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覆詠歎其意自見○禧按此論最妙鄭伯既因鷸冠聞其所在又見其矜肆不自韜避愈加惡怒是以必殺之而後已如隋煬帝見張衡之肥而殺之謂其不思過是也而使盜誘之則子臧所交游所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矣○子臧之服不稱正謂鷸冠炫異於逃亾之時不相稱耳故傳借詩言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鷸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頗有微旨余往最惡其泛外不切今因逵言乃有悟也○嘗見近世遣間人於敵作奸細者每以異言異服動止非常被獲而索奸細者亦專索之言服可疑之人真可笑也余日錄有云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亾之道只要平常二字又讀史雜詠申屠子龍云禍來無所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噫知此者思過半矣

禮至仕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禮至衛大夫守謂國子邢正卿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杜〕掖國子以赴外師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魏禧曰玩杜註不知恥詐語則事人以求報仇者非君子之所取也蓋既為之臣而又圖之則君臣之防決而使人主不復信其外臣矣此豫讓所以不肯偽事襄子與然如夏靡等類則又當別論

晉侯納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得局面然先說求諸侯三字後方說且大義三字晉君臣本末盡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林〕此大卜名偃非狐偃也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對曰周禮未改〔林〕禮天子之禮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杜〕乾下離上大有之睽䷥〔杜〕兌下離上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享戰克而王饗〔林〕卜遇阪泉筮得大有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林〕方總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二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林〕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林〕辭秦師使還獨以晉師順流納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今濟源縣西南右師圍溫〔杜〕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溫亦曰蘇今懷慶府溫縣是殺之于隰城周邑殺之易也如此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輕舉妄動弗許〔杜〕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語凜然不必多]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才官反今脩武縣西北]茅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今脩武縣〇[林]晉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
之倉葛[[杜]陽樊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
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彭云因倉葛之呼晉君臣又進一格又云如此看得失眼孔最大究之無不得者]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杜]伯貫周守原大夫〇冀晉邑今河津縣有冀鄉]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鞮[[杜]寺人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林]飧餔也水澆飯也[杜]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〇彭云此麥飯豆粥之祖]故使處原[[杜]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〇衰自有可用處以壺飧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不可守原不如此忠信却可守原者]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
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
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
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眞德秀曰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
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
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〇禧按秦風譏寺人之
令趙良數鞅因景監以見後世君子恆不肯借徑宦
官雖其賢者界限必嚴也

魏禧曰幽王之滅秦襄公晉文侯戮力王室以致強
大今狐偃勸晉文繼文之業而秦穆不能繼襄之功
聽晉侯之辭何耶穆公蓋亦無遠畧矣所以僅能霸
西戎也然晉文身自勤王而辭秦伯專功忌前不知

當日措辭何謂〇倉葛呼而陽樊不殘舍人兒見而
外黃免灾晉文圖伯首以勤王唱義故倉葛以義折
之項王志在立威以下諸城故小兒以利動之皆各
極時勢而機用正同〇文公聲望赫然又有定王之
功而樊原俱不肯服必待於圍何也此知周先王之
德在人深而晉文假力無以服人如此

彭家屛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山川土田受之先王悉為世憲天子
不得與諸侯不得受者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使逐犬戎即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西周之所以亡也子頹之亂惠王出奔鄭虢合兵納王殺王子頹王以虎牢以東與鄭以酒泉與虢子帶之亂晉文以兵定襄王而殺子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有限之地何堪屢以與人此入春秋以來東周之所以日削而不競也夫眾建諸侯所以籓衛周室王室有故諸侯勤王亦職分當然未可言德而以地錫之廢先王之經棄世守之土與者過矣受者得無罪乎以義始以利終

此春秋之所以大亂也

秦晉伐鄀

秦晉伐鄀。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丹水城是又湖廣襄陽府空城縣南境亦有鄀城記曰自商密遷於此商密即丹水也楚鬬克。[杜]申公子儀屈禦寇。[杜]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商密鄀別邑二子屯兵于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析[杜]析楚邑一名白羽〇今南陽府內鄉縣〇秦人過析何以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商密而復之析又得以獲二公子前後皆潛師不令知耳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杜]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所囚俘非析人也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之〇何易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林]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今開封府項城縣境有南頓城楚追秦師不及師無虛出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逐頓子故楚納之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展喜犒師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林]衛救魯故伐齊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叙法 [林]喜之兄使喜受犒師之辭於柳下惠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黃建云陡作奇語以聳人聽聞下却解得平實穩當子金對秦伯亦如此戰國策多祖之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杜]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罄亦作磬或謂如鐘磬之懸一無所藏也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引先王命甚嚴正却叙得通家親熱得好

魏禧曰以此辭令齊侯輒還猶知此時為近古而齊侯為賢也然傳曰討是二盟謂魯與衛莒再盟則齊師原非名義之正耳

邱維屏曰句句粘到桓公尤足壓倒聳動孝公

彭家屏曰展喜犒師之詞受命於柳下惠者也始從周公大公受命王室大本大原說下繼言齊桓一匡天下之功以見嗣世必不悖先君之德純以義理之氣震動齊侯非春秋吻士酌事勢利害以讋服人者所可比矣

楚滅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夔今荊州府歸州二十里有夔子城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杜]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杜]令尹子玉 鬬宜申、[杜]司馬子西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魏禧曰。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於禮正。而見滅者。其辭不順也。曰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追憾於失楚而不祀。則是以私忿而廢大禮。且辭倨。非對大國之體也。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于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祖周公而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而不敢祀后稷。今大國以是為討。是教貳也。其猶有可赦也夫。則楚師必去。或曰楚狡而忍。雖辭順無庸。曰春秋時强弱相食。猶恥無名之師。故展喜辭順。齊侯還師。王孫滿辭順。楚子不敢問鼎。且夫辭順而見滅。非吾悔也。夫殺身滅國。亦求其無所於悔而已矣

城濮之戰敗是先軫狐偃二人得力左氏

晉文公霸諸侯

秋。楚成得臣[杜]子玉也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杜]焦夷皆陳邑○焦今河南陝州夷一名城父今江南亳州東頓今河南項城縣境有南頓城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林]使代己 叔伯曰。子若國何。[杜]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以靖國也。士會之讓郤克亦此意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禧按以令尹酬子玉之功以為靖國不幾敗國乎豈勢或陵偪子文見機而為之耶愚謂處此等人如朱子之論韓侂胄者其可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杜]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蔿。[杜]蔿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杜]卿大夫之致仕者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杜]伯嬴孫叔敖之父 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蔿賈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貫耳為無禮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杜]宋莊公孫大司馬固 如晉告急。先軫[杜]原軫也 曰。報施救患。[林]報宋贈馬之施救宋被圍之患 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急急

特于蒐帥中先筆出二人本謀乎此

（下手不肯放過古人立功名者類如此）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於被廬，（【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選將詩書奇語）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杜】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林】將下軍）讓於欒枝、（【杜】欒貞子也，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杜】中行桓子）御

鍾惺曰：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於是乎標之，說得事事有心，作者行徑和盤托出。

戎，魏犨為右。（黃建云：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亡之勞如此。後世行賞先藩邸之臣，毋怪示人以不廣也）晉侯始入（敘法好）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揭前段關鍵于此）。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杜】事在二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林】知生之可樂）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杜】事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林】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欲用之將用之可矣乎，寫得晉文段段欲動之情如見，卻被子犯過抑，而文公能堅忍處亦如見。○句踐報吳之情，范蠡堅抑之器，亦如是）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杜】順少長，明貴賤）（○三於是乎，想見諫行言聽。○此一句是正題，卻來迹前後事總作一論斷，又一叙法）作執秩以

獨舉出胥臣為後犯陳蔡生色

正其官，（【杜】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重點醒教字。○義信禮雖有為而為，卻須看其精神緊密、政立教行處，豈後世所及。學者徒以霸之一字抹煞，粗心甚矣。○此當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看，用兵之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戰勝，未有能久，未有不內傷其國者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丘維屏曰：曹衛皆不禮重耳者，而晉遠曹近衛，晉茲之報空自近始，乃反假道於衛以伐曹乎？不過為假道伐號之計，勝曹而還，遂襲衛也。若衛不我聽，則又以此重衛之罪。衛人知其狡謀，則寧弗許焉耳。不然，衛於此後二月即請盟斂盂，此先之不過數月，乃不許晉假道耶？且鄭衛皆晉怨也。晉於鄭懼行成之後，既使大夫入盟鄭伯，又親與鄭伯盟衛雍，而其後二年猶以亡過無禮要秦共伐，何此日之晉遂謂能釋然于衛侯耶）還自南河濟，（【杜】從汲郡

孔尚典曰人情于將

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林】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曹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正月戊申，取五鹿。（【杜】衛地。○與塊之言驗矣）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可笑），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可哀），殺子叢以說焉。（【林】楚欲救衛而不能，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林】攻曹城門，晉人多死）曹人尸諸城上。

然之禍則懼而思殺于己然之禍則怒而思報文公懼曹並舍師遷而不發冢使文公遂發其冢則愈以固曹人之守耳其能困而攻之哉

【林】磔晉必人於城上○曹再無禮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杜】輿眾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此等謀亦常有敵人假為此說以動眾怒而反勝我者大約我不可制敵則稱舍墓而激厲我可制敵則稱舍墓而兇懼要須因時謀之○黃建云田單詭令騎劫掘墓正所謂激厲一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林】為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於晉師以兇發冢之禍晉師因曹人之兇攻曹之城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又有好名色且曰獻狀【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曹國甚小而乘軒至三百人無道可知不必說到無德居位矣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報飧壁之施○曰免其族則曹城皆不免鹵掠矣此子產入陳所以有三代氣象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杜】爇燒也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杜】責問也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陌曲踴三百【杜】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是益愛其勇註謂以其有禮非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虢臣赦魏犨而黜其職○【林】蓋賴韋曰文公之殺顛頡而釋魏犨也曰愛其才夫國之大法豈以才廢哉古之入於法而可議者以其情耳情者法之所由以用也未聞以才而廢法者也一殺一赦法之廢也甚矣夫以才廢法則有才者可肆行無忌而國家之法惟以加無才之庸眾而不可加有才之能臣是才者亂國之罪首也殽之役先軫唾君而斥君毋河曲

大見識

大道理

之役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晉之法自是蕩然矣或曰禮有議功有議能是亦用法之情也曰議功則犨頡之罪皆可以末減議能則罪犨而責其後効後効著然後許犨以不死其亦可以謝顛頡也矣○彭辱德白有罪不能討非法也有才不能用非權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然則奈何曰犨果有才必能立功於後盍令犨頡俱以從亡之勞暫貫其死而俱使立功以自贖犨有功則赦之頡無功則殺之是討罪用才兩俱無害而不得謂之同罪異罰矣若頡能有功則頡亦才也並有才而並以後功贖必不亦可乎○凡刑賞疑似之際必須咨詢於眾顯示於人至同功異賞同罪異罰尤當使人灼然於其故否則近以生人心之疑遠以壞國家之法度也如晉文殺頡釋犨議功議能不與眾明其義而隱忍苟且以行之後世論者尚且不服況身當其事者哉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杜】與晉絕告楚不許【林】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此必晉嘗為宋請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辭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林】二國未肯助我與楚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林】欲以激怒楚師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杜】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杜】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杜】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而除其害【杜】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無求過分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謝文洊曰楚成見識度量老成深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卻矣可惜有君無臣又云取軍志語以自處尤一妙子玉使伯棼請戰。[林]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于楚成王求益師與晉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杜]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子玉越椒剛而無禮以信諺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而已古今剛愎人見識舉動每每如此王怒、[林]怒其不肯去宋而請兵以戰○上公說是君能從臣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少與之師。唯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所謂當斷不斷雖有過人之識不能救於敗也楚子怒子玉請戰不能禁而仍與之師鄭伯惡高克不能除而使潰于河上古今主臣往往如此殊不可解然如羊祜之勸平吳慕容垂之勸伐晉皆一主一臣違衆議而行之成敗懸殊此用謀用斷所以難也城濮之戰著著極似喜事却極著著把穩詳戰論子玉使宛春[杜]楚大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杜]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杜]一釋宋圍二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伯者之謂禮如此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假道於衛以伐曹弗許而伐衛因借伐曹衛以挑楚分曹衛以怨楚許復曹衛以攜

左傳經世鈔　卷六　晉霸六　九

士董云將戰又作數折見勝敗之難篇中患字疑字懼字層層點出

楚只將一曹衛撩綴楚人如弄九但以伐曹衛為報怨淺矣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圖謂復曹衛也○先軫大是狠手觀後敗殽殺狄益見公說。此公說子玉怒與上說字怒字又一關照乃拘宛春於衛。黃建云拘於衛以信衛之叛楚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子之去晉師之退有王霸之分矣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極譎詐心腸偏能附會此等極正大論語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林]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怨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此語似乎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戰也○士望云善戰者能移曲於敵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杜]衛地○今河南衛輝府境楚師背酅而舍。[杜]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前曰聽輿人之謀此曰聽輿人之誦成大事未有不用衆者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杜]高平曰原喩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杜]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杜]晉國外河而內山○進計利退計害凡舉事必算到敗著乃穩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左傳經世鈔　卷六　晉霸七　十

楚之辭驕而慢晉之辭整暇而有禮豈必戰哉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此語似正然非本心之談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古[杜]唼也其腦。[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唼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奇解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空故權言以答夢○借夢以堅其志如杯酒化血象鳴牙旗古人解禍為福者皆志定於內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杜]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一字足以破軍殺身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杜]得臣子玉名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在此謂退三舍之地至其敢當君乎。正對言為大夫且退況敢當楚之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士望云敬字正對戲字詰朝將見。[林]言平旦將以軍禮見晉車七百乘。韅許見反靷鞅靽。音半○[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林]一云著掖皮曰韅軸曰靷頸皮曰鞅繫曰靽○孫鑛云汲湊四字更無餘語是禿句法晉侯登有莘故國名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應前三衆末一禮字[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強弱少者在前長者在後知軍禮也○士望云遠應教民得力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林]即城濮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林]子玉以宗人之兵六百人為親兵自衛○古之為將必有親兵精鋭者為中權乃可以馭衆而行法曰。今日必無晉矣。古亦有知此而取勝者然子玉曰今日必無晉齊頃公曰滅此朝食而人人策其必敗者或以整暇或以驕橫其語

晉之謀楚如設阱置餌以誘猛虎虎或在須臾而怒尾大吼張威以攝獸悍然自入或所而不知也

若同而其神氣大異也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杜]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杜]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此子玉不殺文公所以憂也晉師三日館穀。[杜]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杜]衡雍踐土皆鄭地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踐土今懷慶府孟縣鄉役道之三月。叙法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行成於晉。[杜]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杜]四馬被甲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鄭懼服而盟故其傳王所以禮晉最重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林]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矣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杜]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秬鬯一卣。酉[杜]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林]周禮虎賁氏

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杜〕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然則此來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耳效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以全晉而存大義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請以行之召王以就馬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欽致典禮威儀洋洋如覩令人感慨欲涕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杜〕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使攝君事以受盟士望云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陽有此氣勢

左傳經世鈔（僖二八）卷六　晉霸十　十三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林〕踐土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杜〕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杜〕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使見難進言處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林〕蓋禱河本無與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令子玉吝惜瓊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敗不必因此但其剛愎不畏神亦見取敗之道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即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士望云竟接晉侯聞之情法俱妙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林〕即叔伯實為令君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杜〕言其自守無大志○古今大監戒後世乃有自壞長城以資敵者奈何

魏禧曰此一舉也後人每以分田畀宋許復曹衛執行人辟三舍等事為晉文之譎又言其欲速亟功於

左傳經世鈔（僖二八）卷六　晉霸十一　十四

此見者以為不及齊桓不知齊桓之時楚勢未大張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中國諸侯唯知有楚楚偃然自大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文公城濮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夷狄乎其後數百年得與楚迭長夏盟有以分楚之勢而壯中夏之威者皆文公子孫也其譎與欲速也安得有病

彭士望曰子玉不勤民呂臣不在民正對晉教民用民晉楚以民升降民之重也如此讀左傳須留心此等處又曰子玉雖才終難駕馭若秦用孟明得之矣

楚子空一赦責其後效不效即殺之吾於此慨然於古今人才之難國法之易人主怒之不可犯如此豈獨為子玉傷哉

孔之逵曰齊桓公伐楚深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苟可以已即不戰而盟可矣至於楚人圍宋深入諸夏城濮之地在今河北晉不大挫其鋒則不能以杜後患故城濮之戰正也即用先軫之計無害乎其為正也

邱維屏曰晉文城濮之戰先儒多以譎言之而所以

指悉其譎者未得透露使人見晉文攘楚之功大矣其譎正欲攘楚耳何害吾謂此事竟看至晉人秦人圍鄭處止則見晉文攘楚雖是攘夷而實以報曹衛之怨者著著皆譎并攘楚尊王之事其中皆有威刼勢凌之隱故春秋書法一一不輕放過如侵曹伐衛再言晉侯楚人於衛得以救書踐土于溫兩没王而河陽之召但書王狩執曹稱畀報衛書歸之于元咺自晉圍鄭稱人若竟不知晉文有尊王攘夷之功者孔子豈故抑之耶大抵霸主之義以尊天王安中國為要晉文初為襄王定子帶之難是已然始見秦河上之師乃辭秦師而獨下此忌遏秦師欲專居納王之功便是第一次譎處及王入而朝便以隧為請雖襄王能以大義折之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威豈但如芒刺在背而已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威聲久震而襄王初賴齊定世子之位繼告齊桓定初喪之位葵丘之會襄王未嘗自臨但遣宰孔賜胙而已今晉文一勝楚而襄王乃趨臨會之惟恐畧後此固桓之尊主終見於下拜文之震主驟敢於請隧致

之也春秋兩削王臨朝會而兩以朝王所志其實特踐土之王無事可託之而見河陽偶有狩事則復託于狩以見王固在此而使溫會削王之書法益著耳卒之翟泉之盟且使狐偃得入王城之內而盟王子矣宜胡氏以為無君之心著也至其攘楚楚之所為宜攘者以無王也陵諸夏猶次之況於一己之恩怨乎齊桓召陵之伐特問王貢王征之故此為春秋第一義亦終春秋不載見之辭也城濮則緣救宋而晉於同楚圍宋之國未嘗問焉乃專事曹衛且晉救宋

救中國之一患楚請釋曹衛不更救中國之二患乎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吾亦曰天下之善一也吾救宋一善也楚救曹衛二善也吾以吾之一善聽楚之二善則三善也而必欲為私復以譎曹衛何為乎身為中國之霸欲攘僭王猾夏之夷而乃以過而見禮之故遂為退舍假令楚以退舍之故收卒而還則僭王猾夏之奸晉文固已久置之不問矣故吾謂楚特自失計耳使楚子當入申之後晉人有退不敢當君之言而應之曰寡君與君各惟諸侯之不睦者是

問匪徒以威脅之而務以德懷之寡君是以願君為寡君釋曹與衛寡君固請為君釋宋之圍今曹衛咸告我曰吾寧絕君晉君已因君之請而許復我矣君惟是終德於曹衛寡君惟君之明德是承其敢羈迹於宋之城下顧一介行人不敢寧居以來請於君君既許其請矣行人其何所獲罪不虞君之執之也何故無寧謂玆行人不當為君之二怨請則寡君與有罪矣吾不知子犯是時將謂誰曲而誰直誰壯而誰老也而況鄭衛雖盟仍見酖見伐終已不一釋其怨

乎觀左傳叙述此事始終深得春秋書法之意將晉君臣逞威無上挾怨虐鄰之故婉婉寫出但其用意深婉多以微詞見意非深心於是者不能驟見耳〇此篇是左傳中第一大雅之文其平平寫出他意思高深處其隱見轉撥處皆如坤軸之陂陀委卸如大海之紫瀾披廻非深心遠見者不能知也自馬班韓柳而下如此篇者其文不少概見惟我朝經義中尚或見之〇余嘗謂左傳文字最難及處在將二百五十五年事貫串作一篇文字又將中間每事離合各

成一篇文字徑似蘇氏璇璣圖經緯勾曲皆可成章也緣作者將二百五十年人事物理世運天道首尾熟悉於中從容就當日情事寫出雖議論著理處意見或有偏頗而序事則各因其情景寫出並不橫用已意凌駕出之故其首尾自各相呼應也司馬子長便自有抵捂蓋子長每借事道出自已情思於前後抵捂不及顧耳此是左傳作文字胷次高絕古今處偶因冰叔錄晉文公霸諸侯前後各段事為一篇遂識之

甯武子復衛侯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杜〕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衛成殺咺子又甚於晉懷之殺偃父矣咺。不廢。命。奉夸。叔。以入。守。〔林〕夸叔即叔武夸諡也咺不敢以子殺之故廢衛侯之命故聽衛侯歸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受盟踐土甯武子。〔杜〕甯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杜〕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出君者懷疑懼不相圖則相拒矣先事之盟最少此一著不得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此處隱隱為公認過今天誘其衷。〔杜〕衷中也〔林〕上天悔禍而誘掖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馬曰圉○四語為千古出

奔復國安衆定事之祖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中心衛人今同心盟神又以感動開誘天之中心使不降禍於衛舊解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林〕保力謂恃其勞力而自矜也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又先於衛侯欲以安衆○丘維屏曰孔子稱甯武子知此一先也武子當有用知處不致前驅殺叔武乃是長牂子郎反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林〕長牂衛大夫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使衛共載入國公子歂市專反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凡君行必有前驅益二子為衛成前驅也舊註非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杜〕公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可報叔武矣〔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禧按歂犬希旨逢君以殺叔武猶舉之請殺桓公也及枕股一哭而尤知非其情故走出公又殺之則犬之殺武非公命明矣咺於理不當訟衛侯或咺見武死即奔晉亦不及知哭武殺犬之事耶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杜〕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衛侯不勝。〔杜〕三子辭屈○衛侯已殺歂犬不知其辭何以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明主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杜〕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橐饘糜也言其忠至

所慮者深○按甯子不獨恐君饑渴亦且以防酖毒稠者曰鬻淖者曰糜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不獨忠也晉侯使醫酖之自是密謀而俞得知可見全副心力日夜在衛君上耳目細密有許多作用方能及此薄酖尤妙若竟不下酖則情露而衛侯反不保矣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各〔杜〕雙玉曰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杜〕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林〕即公子瑕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杜〕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元咺報之也然何不殺冶豈歂為謀主耶冶、廑、辭、卿。

(辭令)

曹伯獳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豎【杜】掌通內外者，姓侯名獳）貨筮史。使曰（章法）：以曹為解。（簡、妙）（【杜】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晉文念念欲作齊桓）（一語深中其竅，下文許多道理，不過演足以成其文耳）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杜】曹始封君，文王之子）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分兵）（【杜】函陵、氾南皆鄭地。氾南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知人）見秦君（識勢），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善辭），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正說）。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帶說）。（亦善辭。唐德宗奉天諸詔，正是此意。凡事勢到急處，尤當一味樸實悔艾，若稍存粉飾附會之見，人心立解體矣。○又脅之以勢，然亦是實話。但他人必將此語作正意先說使使人窺破，翻不肯為用矣）許之。夜縋而出。（【杜】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亦用老實話）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妙）。（【杜】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此八字不但說破敗殽之役共，後范睢以遠交近攻策秦，此已豫見其端矣）焉用亡鄭（妙）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此言亡鄭無利於秦）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林】使人也），共其乏困，（開處著一步，然後緊處著一步）君亦無所害。（此言赦鄭有益於秦）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杜】晉君，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必不以利秦）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此是虛揣）（看他急急進步處，將實影虛，虛者皆實矣。戰國策全祖此法，蘇氏論古，飄空據實之法，亦祖此）既東封

（須看其次第之妙，一步引一步，一步進一步）

秦伯請鄭子晉可也何爲盟且成其後復因戍幾閱殽之敗猶少矣謝大浴曰此見晉文豁達大度感于犯功名之士只顧旅使耿利胸中無一毫情義從來以智謀長者多如此所以

長

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此言亡鄭晉必害秦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又繫總一句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畢竟文公有本心人敗殽之舉知其不爲矣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杜]晉東界○此亦晉文一盛德事鄭石甲父侯宣多[杜]二子鄭大夫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觀鄭子華子蘭二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者於此益見

魏禧曰辭令妙絕與陰飴甥對秦伯足相上下茅鹿門稱歐陽文忠宦者論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余於此二篇亦云然

彭家屏曰燭之武辭令之善人皆知之然得其要領切於事勢足以聳動秦伯而要以必從者則越國鄙遠之說也秦既不能越晉而有鄭而徒取以益晉豈秦之利乎故一聞燭之武之言即心解神悅既私與之盟又使三大夫戍之所以防晉者深矣搤人者必搤其肮燭之武其操是道歟

殽之役

冬晉文公卒李廉曰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遷廻挽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敍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魯會幽失衛首止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于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數內則非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抑君獎臣不可以訓文公爲元晅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所不忍爲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禧按齊不用江黃而晉用秦非確論也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杜]晉都柩有聲如牛安知非陳勝狐鳴耶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杜]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鍾惺云勞遠竭主四字分別得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一軍皆知則耳目必洩故鄭必知近見師行出郊而士卒不知所向臨岐乃曰之某方者此可爲法故曰兵貴密速而已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勤勞無所得必行悖理之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國鄭背晉而盟之與鄭盟而戍之矣又因戍以襲鄭險側悖謬可謂極矣而蹇叔一語不及晉故嘗曰若一个臣者蹇叔不能當也公辭

五羅屏曰一老一幼一商人照綴相掩映

二人辭令可謂善戲謔兮

焉召孟明。【杜】百里孟明視百里奚之子 西乞西乞術 白乙白乙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哭師亦不見 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則無害 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芳定【林】即今之函谷關○亦曰崤坂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古者軍行于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馬周亞夫討吳晉共趙涉請搜殽澠閒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明言晉必于殽而三師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寡謀入險而脫者益信矣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杜】臯夏桀之祖父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古之謀臣未有不諳地圖者

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杜】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免冑示敬 超乘者三百乘。【林】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益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而上欲其速也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林】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告於鄭。【林】遽傳車猶今日之驛遞也○不可少此一著 鄭穆公使視客館。【林】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杜】嚴兵待秦師 使皇武子辭焉。【林】鄭穆公使大夫謝辭秦戍者使去 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小國小國敗大國之師殺大國之使未有不速取滅亡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兒戲矣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林】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所謂猛獸毒蟲必遺毒於人者按滅滑而經書入滑者不能

有其地也○淮南子曰穆公遣孟明襲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而逃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閒諜得力別有論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林】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圍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何不言此而以無干之言為兵端乎 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林】以

傳事起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經〔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經○此居憂蒞事萬世不易之法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邵寶曰墨衰經而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寇不於門庭而興師以襲人非不得已也且墨以葬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文嬴請三

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許之殽之師晉本無義而夫人又秦女穆姬可以請晉惠文嬴不可以請三帥乎襄公釋之未爲不是但當謀之羣帥可釋則有以謝武臣不可釋亦有以謝毋而奈何私釋之也然處此者

不若留三帥不殺以要秦之成若楚釋知罃晉釋鍾儀則盡善矣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杜〕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千古同歎

武臣百戰之功爲近習貴倖所喪者多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林〕矯稱襄公命欲使還拜謝因

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

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杜〕待

之于郊鄉師而哭謝文游云至此而哭晚矣然有此一哭纔見得蹇叔兩哭哭得有著落有精神

曰孤違蹇叔直說到此不顧一毫體面所以爲賢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曰掩大德可知孟明平日有許多賢處故三用之說不可泛爲敗將藉口即荀林父亦然晉人既歸

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杜〕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

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

喜而對答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使我爲悖亂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至此又自提出一貪字爲喪師之根言尤

切至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杜〕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魏禧曰殽之舉無故啓釁何哉益秦再置晉君威德數加於晉必輕晉矣故諸臣欲乘此立威於秦以杜其後日侵陵之患然背德結怨此一舉也足以敗國而有餘別有論

邱維屏曰左傳敘殽戰全著精神在蹇叔起序蹇叔語後連紀兩哭極見蹇叔心明而意懇處其及王孫滿正是爲蹇叔掩映弦高之洩秦師則蹇叔之語之明徵也而序秦師至滅滑一結蹇叔語盡驗矣後段

又序晉來敗秦事證蹇叔語而先後序先軫事益見蹇語之精神也如此看作者精神方綻露弁見作文之所以結束處末秦伯又以出人意表處作結秦伯前後一昏稚一切實悔過於蹇叔為正收於秦伯又為反照皆有味

彭家屛曰易曰無攸遂書曰牝鷄無晨詩曰婦無公事皆言婦人不可干與政事也穆姬之必釋晉惠文嬴之請歸三帥皆非也然以時勢論之惠公不返晉亦有君三帥不歸秦亦有帥幽之叙之等匹夫耳不亦深鄰怨而示已之不廣哉二君皆英明之主計必不出此也其皆歸之勢也特以婦人女子干與其間若二君盛德之舉為徇門內之情何以服臣民而存國體乎或曰文嬴母也襄公不得不從與穆姬之事異是又不然禮著三從之義而曰夫死從子春秋于夫人姜氏如齊大書特書深咎莊公之不能防範其母也襄公不知此義率爾舍之成慈母之過激悻臣之唔遂致母子君臣之道一時交失吁過矣

此為千古錄罪賢之法

先軫死狄

狄伐晉〔杜〕乘晉喪及箕〔晉邑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白狄狄之別種〔林〕白狄之君子爵○今陝西延安府是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先軫烈丈夫也然免冑之死為過矣人臣即欲自討以明國法其道多端而顧必汲汲於一死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于瑕死而楚師熸元帥身死戰陣狄乘機攻摯喪師辱國則軫之死不有餘罪乎故誠意必先致知也狄人歸其元〔杜〕首也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杜〕臼季胥臣冀晉邑○今蒲州河津縣有冀鄉見冀缺耨〔即郤缺〕其妻饁〔于輒反〕之敬。相待如賓。〔最難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杜〕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錄死事之子賞舉賢之人賞格最佳〕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按先茅人名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杜〕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彭家屏曰先軫之唾其君洵有罪矣然迫國家之公義動一時之浮氣事過氣平心知其罪正當囚服入朝身伏鈇鉞痛哭流涕再三請死明君臣之分章國家之法以爲同列勸不誠善于處死者哉乃見不及此身死狄師豈知當長子之寄非可死之時殉一已之情忘民社之重以是補過不又有過焉者乎夫疆場之事力盡身死得死所也有所懷挾借以自盡雖身膏戎馬之場非死所也然跡其先後之言忿激一時懊悔事後至無地自容而慷慨求死人有不得于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其志亦可哀也夫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商臣弑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杜闕勃○人之訪問非有虛心決疑而姑以問人實自斷於志者此類是也○禮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人言之有合於已也及其不合則自行矣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杜謂已立爲大子而又黜之○一語料定楚國之舉。恒在少者。立少非正然在楚論楚則子上之言爲老成持重之見矣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此與宋文帝袁后之識逆劭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杜商臣庶弟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此何事也而使商臣聞之乎告其師潘崇曰。凡爲太子置師友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徒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成王妹嫁于江史記以爲成王妾○此與公孫痤之走吳起術異而用意之深險則同令人無摸索處從之。江芊怒曰。此何事也而使江芊知之乎宋文帝告潘淑妃獨不見此邪呼。杜發聲也役夫。杜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穆文熙曰婦人容易見其本性故一激輒露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事職也曰。不能。能行乎。先設爲二端以擯之數人弑父煞難開口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杜謂弑君○惡逆至此逢君之罪莫

有大於崇者郤仍文以嘉名亦見開口不得處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東宮藏甲最為不空如承乾作逆弊皆由此王請食熊蹯而死[林]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商臣潘崇不聽成王食熊蹯而鍾會姜維乃聽郤建給使令食飲何哉丁未王縊諡之曰靈既弑君父猶汲汲於加惡諡魏鶴山先生所謂弑逆之人只因見君父有不是處也不瞑曰成乃瞑[林]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身被弑死而猶嫌惡諡眞可謂好虛名矣又何怪乎李東陽之頻死而求文正也○覲禮曰秘史載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忍有衣黄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覲此則或有然者也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宮衛之官○潘崇令終不及成濟張衡之禍無天道矣

胡安國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黜兄立弟謀及江芉空其敗也

魏禧曰按楚成在位四十餘年未嘗有大過舉其不殺晉文及使子玉去宋等語頗有人君之度而遽遭祿山朱溫之禍何哉蓋廢立不定必生大亂古今一轍故雖以宋文帝之恭儉隋文帝之厲精而不免於子禍也商臣惡同楊廣潘崇奸過楊素不必論矣楚成欲黜不黜犯周史諱誅之戒又使商臣得聞江芉得知蹈大易機事不密之殃宮甲之變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余嘗謂隋文子禍内成於獨孤氏外成於楊素其失甚明每讀史至召勇一節獨恨文帝之當忍而不忍柳述元巖之疎而無謀也當廣逼陳夫人時帝將廢廣立勇止呼述巖而不及素益明知素為廣之私人而疑之矣不然素固當時第一重臣朝廷他事無所不謀而此廢立大故乃不與聞哉禮云前之廢勇立廣素為謀主矣今欲廢廣則疑素不待辨也此時述巖當為帝謀一面召廣至榻使陳夫人質正其事禮云面正又足明陳夫人之讒否妙妙一面召素詰宮數其廢勇立廣之罪片刻竝誅然後審

彭士望云成王顧命陳兵召大臣為世楷謀不可不知

擇所立則大事定矣當時君臣咸知素為廣之死黨而帝漫然曰召我兒述巖泰然出閤為敕書致素得聞之以成其謀身囚主弑豈不哀哉夫利害之際間不容髮韓魏公出空頭敕貶任守忠雖歐陽文忠共事而不知撤簾之舉雖富鄭公共事而不知蓋誠有所不得已於此也從來廢所已立苟非漢東海唐淮陽之賢其勢多出於弑逆而必有為之謀主者熊蹯之禍出於潘崇雀鷇之變成於田不禮欲廢廣而不備素豈有濟哉宋呂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彭士望云非大平時雖鎖閤猶有患

大子而鎖王繼恩於閤所謂能斷大事者矣或謂遽殺廣素疑於大忍如胡寅所謂廢廣出外孰議所立素不從則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不更仁至義盡乎曰廣當君父危篤而逼其寵姬亦有餘罪素害一大子一王專權亂法殺之豈為過季友以一言而誅叔牙國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見參也使如胡氏之說從容會議則廣素之謀合而反噬之勢成矣金人云待汝議論成時我已過河真可為儒者一大鍼砭也

孔尚典曰按前年商臣譖殺子上今年弒王舉朝皆其黨所以圍宮而無一人救也楚成有賢臣不能用而反殺之其見弒不亦宜哉

彭家屏曰商臣蠭目豺聲而弒父越椒熊狀豺聲而叛君後世如王敦劉劭均有異狀人性皆善而惡人之生其貌便殊造物賦形之故有不可解者○賈大傅曰天下之命懸於大子大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左右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真立國之本萬世不易之論潘崇奸謀小人楚成使爲大子之傅其生亂也宜哉

瞫非元帥故其死特書于彭

狼瞫死彭衙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人名）御戎狐鞫居為右（杜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此時人輕死如此可笑）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杜欲共殺先軫）瞫曰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死國用之精義之言）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杜屬已兵）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魏禧曰先軫死而狄敗狼瞫死而秦敗故古之為師必有死士也始戰而有致死之人則敵人出其不意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孔尚典曰狼瞫以不用而欲死先軫以無故而黜勇士皆為過矣然人所以竭力死報不肯於感恩過厚即由於抑激思奮使狼瞫不黜右當未必能以死陷陣也

文雖存四此文以筆韻獨勝

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杜]禘也 躋僖公逆祀也[杜]僖是閔兄然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杜]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杜]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接禮字下發議論章法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臣繼君猶子繼父[林]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杜]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邵寶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廢六關[杜]塞關陽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 妾織蒲[杜]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梲也○無益之器故曰虛 縱逆祀祀爰居[杜]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三不知也○兩引詩之後即接仲尼曰而下以六事竝說以不仁不知雙結全無賓主章法最奇且上記夏父之論此突出臧文仲不仁不知尤妙

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為相極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此理明而猶有以興獻入太廟加武宗之上者何與○按僖公之事見於春秋者功不勝其過敗邾于偃是棄盟也禘大廟致夫人以哀姜則淫亂正以成風則妾亂嫡也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敗男女之防也言損威則淮之會見執於齊升陘之戰胄懸魚門矣言勞民則非時新作南門矣言棄華即夷則以楚師伐齊取穀會楚子圍宋盟宋矣過寵季友刺公子買則失君即位以來不朝周出居之禍不勤王宰周公之聘使公子遂兼二事以報則失臣而泌宮泮水駉諸篇以浮誇溢美之辭聖人不删而竟登於頌何歟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而有頌於郊禘何譏焉夫僭竊之事虛誕之辭皆春秋所惡而於詩獨否亦豈存其事以示譏如春秋所書郊禘之義耶

秦伯用吾敗之將，可謂奇矣；孟明乃變治兵為脩政，趙衰乃變迎敵為避敵，三人皆是第一賢人，第一能人。孟明增德，而成子決辭秦于衰收行，而宣子知其甚陳，故曰：脩德者，威敵之本也。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猶用孟明。○章法　余嘗論古人文字之簡，若在字句古奥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明白語簡得來，方見筆力。因舉左傳此句論之：只猶用二字，將孟明前此為三敗之將，秦伯用三敗之將，他人不能用而秦伯獨能用，不知者怪異，知者驚服，此五種情事和盤托出，又一毫不費解注，乃真簡眞筆力也。尤妙突然用作起句，妙絕。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杜]倶晉地○王官今陝西澄城縣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　封埋藏也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杜]周徧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與人之一也，[杜]無二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杜]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小善。[林]方曰沼，小曰沚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仲山甫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殽尸之後，益其親見殽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殽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

謝文洊曰：穆公猶用孟明，非全副識力、全副度量，不能在朋友猶難之，況君臣乎！後世人才偶遭蹉跌，而陷重典，或遂終身廢斥者，誠不幸哉！人之才誠有始愚終智者，然其人要為有本領、有骨力，但輕浮之氣未除，必經歷挫折，而後力沈氣靜，始可以就大事用

人者，柰何一再詿誤而遂輕棄絕之，使國家不收眞才之用，人才抱枉抑之痛耶？蘇軾初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而用之，然後進用，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夫知制誥乃軾所優為，韓公猶且慎重，恐為軾累，矧關係安危之事，輒用未經煆煉之人，及其不效，又不能推法外之意以

原之豈非草芥人才耶若韓公者不但愛人以德正為國家惜才又為國家造才者也

魏禧曰趙成子言必避秦王官之役晉人果不出矣然成子既言之後秦未取王官之先先且居乃會諸侯伐秦取汪而秦師既還晉人伐秦取邧敵來而謀避之敵未來而先伐之以挑其師敵去而再伐之以厚其怨於成子本謀不大乖乎曰此晉人拘宛春復曹衛退三舍之故智也秦未來而先伐之者所以豫為避秦之地秦既去而更伐之者所以文其避秦之

舉何以言之蓋不出以避其鋭所以守勝此謀已先定於胷中然恐諸侯輕之故乘其未發姑會諸侯薄伐以張其威是以取汪及彭衙而還也及後不出則若使秦之為報汪之役者曰我既再敗秦又率諸侯伐之吾姑不與較焉以謝之可也於是以避彊之心而為脩德之名此所以為晉人之讓也然則成子曰懼而增德不可當矣興師伐之不虞秦人遽出而發其憤乎曰出其不意而伐之及彭衙而遽還晉人固以知秦之不及出矣然則復伐秦圍邧何也曰亦所謂薄伐以張威也晉既避秦秦人之憤已洩必不更出師以與晉角縱令出師非復昔日之鋭矣

彭家屛曰孟明欲報秦而重施於民卒有王官之捷晉悼欲抗楚而謀息其民卒成三駕之功師克在和人和者用兵之本也

名言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晉邑汲郡脩武縣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周書洪範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杜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言過其實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林離罹也附人者不可不知是以去之杜爲六年晉殺處父傳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形於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文曰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反是而剛以自張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召殃清言者賈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誠千古龜鑑也

文公諸子俱適他國不知何故豈不畜羣公子之策猶未除耶

晉人立靈公

晉襄公卒郭登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宋楚交爭而晉襄能繼文公之業戰殽以卻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內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靈公少林襄公之子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林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杜趙盾曰立公子雍杜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林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杜文公子辰嬴杜懷嬴嬖於二君何談如此等語廉恥喪盡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林仕於陳之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杜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如必立長則莫過公子雍矣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是何舉動此人可殺趙孟使殺諸郫殺之亦過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杜狐氏之族殺陽

親扞以防史氏之人寇衆令子丁謂過而使家人縱博意同

虎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奴〔杜〕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孔尚典曰賈季奔狄宣子不送其帑彼將懷怨而蠱狄人以亂晉故荀林父於士伯雖曰同寮之誼亦以本國大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且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鄰之至計矣○禧按漢之李陵以處置過甚成莫反之勢此論最有關係經國者不可不知也夸之蒐〔杜〕夸晉地在今年賈季戮臾駢〔林〕戮誅也凡刑罰皆是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林〕敵猶對也若在後世子孫則為非對夫子趙盾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杜〕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大有作畧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偪〔林〕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夷皋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杜〕箕鄭將上軍今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及菫陰〔杜〕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於寢處也〔林〕潛師銜枚使之無聲夜起掩秦之不備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苦胡反首〔杜〕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此識大體知時變之言然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林父為不忠矣○林父是有見識無力量人郯之敗於此可以想見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及也攝卿以往可也先蔑晉卿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亦可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孔之逵曰林父之言最為有見凡受人之託既度我可以託此事又必度託我者果能終託於我而後任之不然未有不中敗者陳平周勃不速斬樊噲恐帝後悔正是此意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杜〕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朔葬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為寮寀又弗聽先蔑再弗聽只是貪迎立之功耳人無識而喜功名貪爵賞者往往如此士會

不見意當在是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若淺薄之夫則必憤其言之不聽而快之矣安得有此厚道乎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杜]先蔑也其人曰能亡人於國[杜]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林]言同罪故同奔非棄先蔑之義而從之何以見先蔑為及歸遂不見[杜]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呂祖謙云士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于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杜]酆舒狄相責讓其伐魯問問勞也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杜]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魏禧曰立君得失此皆可鑒凡君歿主幼大臣易於爭權爭權必始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夫人太子在而外求君林父之言是已即國家多難當廢嫡立長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遽廢立者穆嬴義正情切宣子所以畏偪而反前舉也然前舉既誤靈公又不得不立而秦送雍至當何如嚴兵以待於竟則直言君夫人之故委曲以謝秦人公子雍而已矣始不謀之夫人而終以詐擊秦師盾之失為已甚也○嘗考吳王休寢疾以子霸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君興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矦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皓遂立故曰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邱維屏曰觀晉夸董之蒐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漸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臾駢送賈季帑荀伯送先蔑帑二事點綴之殊有生色

凡軍中有勳戚驕寵臣最是敗事

戰謀未定以一穿而皆出不慮敗師辱國

秦晉戰于河曲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晉邑○令狐之役晉最無人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梁以報秦復伐晉取北徵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益秦之憤恨獨深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代先克郤缺將上軍〔杜〕代箕鄭臾駢佐之〔杜〕代林父欒盾徒本反將下軍〔杜〕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杜〕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杜〕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杜〕在河東蒲坂縣南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杜〕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杜〕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林〕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臥坐而待敵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何乎然使郤夫言又似是非謀者宜何如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杜〕慭缺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於此又悟為使之理國策知果料張孟談事皆可鑒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子之師為無紀矣其不為荀林父之敗邲者幸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晉邑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率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即今潼關

金履祥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

陸粲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士會奔秦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謝文洊曰以士會之賢豈不及弗擾其意益欲求復於晉故稍示其謀於秦使晉知之懼而圖復然士會亦見晉同僚有人國尚可為故爾若晉卿皆妒則死心於秦矣可見執政愛材賢人雖散而復聚○禧按此論亦佳然士會教秦挑戰亦無大利害

鍾惺曰李斯諫逐客即此意

晉人復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 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杜〕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林〕士會即此 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大臣當國用心如此當與復椒舉同看 中行桓子〔杜〕林父 曰請復賈季。能外事。〔林〕能任外之事 且由舊勳〔杜〕有狐偃之舊勳 郤成子〔林〕即郤缺 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可犯。〔林〕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迎子雍之故非其罪也 乃使魏壽餘〔杜〕晉守魏大夫畢萬之後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執壽餘帑 使夜逸。請自歸於秦。〔林〕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於秦

謝文洊曰士會得計

又曰士會前以激穿入秦要晉此又以辭要秦此一要尤巧明明說出不懼秦伯此疑只先罕衍秦伯心

鍾惺曰無此一段不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晉交兵時通信使豈遂不能傳意而須偽叛以履足耶○禮云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 秦伯師于河西。〔杜〕將取魏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禮云溫嶠之辭 王歆入朝祖此其臨行數入涕泣與此語亦是異用同術 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言晉人無信恐不降而挾我以去若不從 晉人之言則必為所殺而魏不降則秦又將誅吾妻子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妥○此人做事極把穩此已見其一班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杜〕秦大夫 贈之以策。〔杜〕馬檛也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情況可見 既濟。魏人、謀、素報反 而還。〔杜〕喜得士會 秦人歸其帑。雖得○得 其處者為劉氏。〔林〕歸士會妻子於晉其處秦不歸者別為劉氏○丘維屏曰傳此語為范氏無後於晉言

精神不波瀾

吳正名曰趙宣子患才為敵用何不隨賈同召而煩郤荀之異同乎曰意出亡而召當亦不易如士會之事已見故寧擇其尤賢者與

賴韋曰河曲之戰晉軍機皆為士會燭破故宣子之患獨在士會特將賈季陪說耳且賈季在狄難形未見而國有亂人惟恐去之不早此正所謂天去其疾者豈得復召之耶吾故曰召亡即易宣子必不復歸賈季矣

魏祥曰以艱深文淺陋不可窺也以淺陋文艱深尤不可窺以虛作實不可料也以實作虛尤不可料故藏庾南郡者宣言於衆曰此間便是作神奸於京師者財貨充牣人問何以能爾曰一味至誠皆士會辭行之意也

邾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今兖州府鄒縣繹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繹山下）史曰（邾太史掌龜卜者）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公之卒恰逢此時史言不利亦是知文公氣數當盡耳豈不遷則不死哉然此等以為知命亦須君子方識得若庸俗人則以為不信卜筮自取死矣）

魏禧曰達識明論千古可師○按文公即用鄫子于社者何其縣絕如兩人也或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謬豈邾弱宋强令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悔心而進德又或將死而言善耶君子錄其晚蓋可也

彭家屏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天之命君以為民也君民一體未有民利而君不利者亦未有民不利而君獨利者也邾文不從卜史之言而決于遷繹可謂明達矣至命之短長數也龜筮亦以數之已成者告人耳豈關繹之遷與不遷哉

穆伯卒

（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杜 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林 以聲己繼室）則為襄仲聘焉（林 即公子遂敖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 見伐故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杜 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前乎此者有新臺後乎此者有壽邱臧為納龜亦祖此世未有尤而不效者故君子慎作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杜 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雖反無及矣）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文公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文公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林 襄仲使無朝于君穆伯急于復國故聽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終寢于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歸葬于魯）弗許（文公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杜 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杜】魯卞邑大夫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杜】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杜】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杜】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杜】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不視敖喪以帷自斂於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杜】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處骨肉親戚要道如是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杜】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杜】穀之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古侯反鼆莫幸反戾丘皆死【杜】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林】益欲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二子有至性人死之得所其狼瞫之義乎○孔尚典曰獻子既不信讒即當取讒人誅責之呼二子慰諭之何為告季文子二子聞言自囚於獻子之門請罪可也何為輕生兩失之矣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敎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魏禧曰以敖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弟之情以敖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之道

兵法

兵法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杜戎山夷也阜山山西南境之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杜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杜庸屬楚之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九倫反）人率百濮聚於選，（杜選楚地百濮夷也○麇國名）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杜楚以羣蠻共叛故謀徙於阪高之險地以避難）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杜楚邑名西界地）使廬戢黎（杜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杜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杜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杜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杜楚大夫潘尪）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杜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杜裨鯈魚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杜馹傳車也臨品地名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杜子越鬬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仞入庸道）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楚之黨益合）羣蠻從楚子盟。（杜蠻見楚強故○庸之黨益離）遂滅庸。

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

穆文熙曰：蒍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皆兵法也。

彭士望云聞齊商人之風又加一倍此齊田之倆也寫出厥情[illegible][illegible]籠絡機權

宋襄夫人殺昭公

宋公子鮑【杜】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故曰時者事之藉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全是收拾人心之術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杜】鮑適祖母而不可。【杜】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襄夫人乃襄王之姊考叔帶之生至今幾七十年乃襄王之弟也則襄夫人之年老可知乃欲下通嫡孫奇哉豈昭公之黨造此謗耶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杜】督曾孫為右師。公孫友【林】目夷子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古亂反桓公孫【林】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蕩之子應代父為司城故辭請使意諸為之。【杜】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杜】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杜】己在故也○禧按此時豈無告老謝事之法而必須殺其子耶○陸粲曰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乃至此乎○穆文熙曰公孫壽是舉疑于知雖然使文公惡意諸之死而并逐其族以及其父則其難不尤速哉人臣固隨之分以明節可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因田而殺亦猶范宣子使欒盈城著而逐之也司馬懿誅曹爽亦如是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士望云一語媿殺古今降王○數語甚朗似此則昭公有直臣未為不可諫諍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呂類知禍及亦以寶器散堂下猶賢於衣珠玉而焚者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士望云一語媿殺古今逃臣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杜】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金履祥曰春秋弒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杜】意諸之弟

魏禧曰。得失可鑒。

彭家屏曰。襄夫人年七十餘而通公子鮑。武后年及八十而設奉宸府。皆妖物異事。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杜晉地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鄭地）平宋也（不能討其弒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我西鄙）書曰諸侯無功也（杜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杜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杜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杜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杜請陳於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闡）陳事（杜蕆敕也敕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杜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林音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所喻鄭既滅亡當不擇所從之國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林言晉命令無所止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杜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又自敘叛晉事更妙）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林前事遠引之隱然示向背之迹驗以為近世之證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杜卿）公壻池（杜晉侯女壻）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杜靈公）石楚（杜鄭大夫）為質于晉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晉人屈服

邱維屏曰文字到樸直無文處乃是至文左傳中如此文絕少

叔仲惠伯之死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杜】惠伯也。凡有奸人秉政欲行廢奪之事吾既以為不可則必思有以處之徒以口舌爭而優游不斷機事不密則坐以待君以弒身死而已矣觀襄仲之事亟知季友誅叔牙為當義故聖人深有取也仲襄仲也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丘維屏曰春秋重誅弒黨以此類故也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杜】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千古定論後之君子多不達此可為痛惜弗聽，乃入。此與伍尚之死不同尚當往也叔仲不當往皇甫嵩知偽詔而特赴之不聽長史梁衍忠諫之言皆所謂愚忠誠意而不致知者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杜】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杜】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終

導人于阱者人每能乘其不意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華御事之子樂呂戴公曾孫御之。御禦同二月壬子，戰于大棘。【杜】在陳留襄邑縣南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古獲反百人。狂狡輅五嫁反鄭人。鄭人入于井。【杜】馘取左耳也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代之鄭人入于井而避之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林】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人之出因倒戟反為鄭人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林】戎軍制也昭明也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反易其道如狂狡倒戟之類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林】益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文馬百駟，【杜】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林】賂半入鄭國時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得乘亂逃

歸立於門外告而入（[林]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元從容于入宋而急遽于逃歸何也懼賂畢而中變也情勢固有然者然殊失大臣之體若晉叔向晉叔孫昭子之徒決不爾矣）見叔牂（子郎反）曰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孔尚典曰亨士而親近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元亦自悔矣○陸粲曰羊斟以飲食之故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也執而戮之誰曰不可元也說言逆賊識近厚矣無乃非直乎）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杜]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校此猶有崛强之氣忿怒之情）既合而來奔（[杜]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孔穎達曰合是聚合言語故云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植將主也[林]華元為築城之將主巡察功役之事）城者謳曰睅（戶板反）其目皤（步何反）其腹棄甲而復（[杜]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于思多鬚之貌○思如字又西才反賈逵云白頭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杜]那猶何也[林]棄甲則何害○鍾伯敬曰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皮雖多亦可惜丹漆舊註非○兩皮字皆音婆以叶韻）華元曰去之（為句夫字屬下助語舊註連上讀作役夫非）夫其口衆我寡（[杜]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有大臣之度亦是止謗妙法○魏世傑曰元當時只空佯若弗聞而過不應使驂乘相復待其再侮而後去則國政之大體失法多矣）

趙穿弒靈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一句錄出許多情事如画）宰夫胹（而[杜]煑也）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本[杜]畚以草索為之筥屬）使婦人載以過朝（[林]不欲令知之）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林]士季即士會二臣見宰夫之手露於畚外）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此進諫之法然有合力以同爭者○孔尚典曰進言貴留餘地者人始或見理未明不從此人之諫既見彼人亦諫乃知衆心之同而漸悟者又有本不樂從疑於情面暫時許諾久而漸變者此所以貴乎有繼也）三進及溜（歎潸之狀）（力救反）而後視之（如画）（[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林]溜屋霤即中堂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急急先說非是認過總不使他開口絮聒以認過為護過又是一種不可與言學術比拒諫人更狠）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杜]詩大雅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林]仲山甫宣王之相）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杜]常服衮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于此不能行廢置則當從容以處之驟諫不已殺身而已）使鉏麑（[杜]晉力士）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麑固義烈之士也使麑深于學問此當反之靈公力爲諫諍不聽自殺以悟君可也不特對于[illegible]而觸槐以死矣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杜]槐趙盾庭樹○然則麑之刺盾必靈公誣其凌偪以動之故見盾坐寐歎而自殺也不然能知此理者始當不受命受命亦逃而去之矣○孔尚典曰宣子若不盛服假寐則竟死於鉏麑矣夫豈片時恭敬果足回天哉平日不早偏是此日纔早可見天之曲全善人有許多巧妙處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杜]盾車右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杜]嗾使犬也素口反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杜]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已用 鬭且出。提彌明死之。

彭士望曰田獵之頃見道旁飢人輒問及是大臣細心處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蒲坂縣東南 見靈輒[杜]晉人 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杜]宦學也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餓垂死而念母真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尤感人在此 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杜]甲士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不告姓名固高單拈出此一句使千載後恩怨赫然 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丘維屛曰左傳序鉏麑彌明靈輒三人較史記剌客傳何如史記每等定一急切危慄意摹寫左傳只如將此間事零碎收於湊寫不危急而自危急此間便有叢等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杜]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彭曰上殺晉靈數次謀殺趙盾此忽接趙穿攻靈公無端有跡筆法妙甚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 大史書曰

左傳經世鈔　二宣　卷八　弒靈公二　四

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林]不越竟而適他國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杜]逸詩 其我之謂矣。[林]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此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林]杜氏以爲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譏論紛紛或疑以爲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爲遂奔他國則弒在出奔之後可免弒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弒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徒問反○[杜]晉文公子 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初驪姬之亂。[林]在僖四年 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左傳經世鈔　二宣　卷八　弒靈公三　五

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杜]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杜]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 其庶子爲公行。[杜]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杜]皆官名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杜]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屛季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杜]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杜]盾翟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屛季故更掌旄車 使屛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林]盾以其故官屬與屛季使爲衰之適○盾可謂能報其德者○丘維屛曰無公族而以卿之適子爲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丕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勢自如此

魏禧曰穿之弑雖非盾使盾必知情而不禁觀宣子不然之對是有良心人認不得辨不得口語也其奔也則知其非使也其不討而用以逆黑臀也則知其知情也然盾之得罪皆由於以義匡君爲社稷之故情不得已亦欲效古人變置之義故春秋雖書盾弑君而孔子初未嘗等之亂臣賊子之列故曰爲法受惡惜也然若後世司馬昭之歸罪成濟隋煬帝之殺張衡則惡愈奸而風愈下矣○觀華元之羊羹趙盾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以壺飧免死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炙獲免於難故中山君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在大小在於傷心富貴之家輕忽微賤而不恤其饑寒積習成性雖數歲童子莫不尊已卑人驕蹇自奉者一旦遇變舉親戚童僕無一足恃之人闔門駢首以待誅戮而已可不鑒哉

彭家屏曰趙盾倉卒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是穿之弑君在盾出奔之後盾烏從而知之而春秋坐以弑君之罪者以盾反不討賊有死君之心也而又使

穿迎黑臀於周是使賊也其亡君之心益明矣此春秋誅心之法也許悼患瘧飲藥而死殺許悼者庸醫也而坐許世子止以弑君之罪者以既不擇醫又不嘗藥其父由世子之不慎而死此春秋辨晰精微之旨故謂非聖人不能作也所以爲人臣子者不知春秋之義每陷於大惡而不知趙穿弑君經書趙盾亦推見至隱之意與許世子書法相同而魏氏以爲盾必知情是誣盾也非春秋之微義也且當許悼患瘧之時醫誤以藥殺之亦可謂許止知情乎若知情而書弑則春秋之作夫人而能之矣何待聖人耶然盾之所以不討賊者大約有三靈公無道將危社稷古人尚有變置之道故急于迎君而緩于討賊一也被攻出奔幾不免于死今既遇弑亦得紓已之難二也趙穿周親情有所不忍三也由是三者遂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能辭如以爲知情而不禁則失實矣豈聖之所謂爲法受惡哉是不可不辨也

讀此乃知鑄鼎之利民用古聖人不作無益如此山海經非徒博物之謂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杜〕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林〕周都洛陽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杜〕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杜〕使九州之牧貢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若順也不遇妖怪不順之物）螭（勑知反）魅（亡備反）罔兩，（本作蜽○〔杜〕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山川之精物也）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杜〕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林〕言有所致止之時）成王定鼎於郟（古洽反）鄏，（辱○今河南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魏禧曰：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辭令一道。

鄭子家弒靈公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杜〕穆公太子夷也〔林〕黿似鼈而大）公子宋與子家將見。（〔杜〕即子公歸生）子公之食指動，（〔杜〕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杜〕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杜〕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林〕譖子家於公）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妙語說盡古今）

姑息之弊故曰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魏禧曰：歸生專鄭有年，權本其所自有，而懼譖以從弒，自陷首惡，故曰權不足也。然則歸生足於權，奈何當子公來謀，吾度其勢之不可以諫誨也，則陽與之合，即而圖之，殺子公易易矣。賴韋曰：國法首亂者死，吾實討賊，而君以為吾作亂，奈何？曰：吾與之盟，使子公定其書，就盟所誅之，以其書見於君，而自請專殺之罪，其可矣。雖然，忠君者不顧身，使子家蒙冤以死，死於討賊，不猶愈於被弒君之惡而受斲棺之罰哉。

魏禧曰趙穿弑靈公實爲趙盾之故而盾亦既知之故不書穿而書盾弑所以誅意也今弑君者意與事皆係子公而歸生乃挾而相從何以置子公而書歸生葢子公必待歸生而後敢弑則所以成其弑者實歸生矣然靈公非真欲殺子公也觀其至夏而猶不殺且子公尚可以譖子家則子公之逆謀亦可勸諭而止矣乃始則妄比爲畜終竟從人弑之非歸生之罪而誰罪也

熊頤曰宋仁宗暴疾文彦博與劉沆同宿殿廬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彦博廉得其詐請沆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帝疾愈沆密奏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乃得免吾師所云先令子公定書最是大臣濟變保身良法於最倉卒中思慮精密如此也

彭家屏曰叔牂以頒羊不及而僨師子公以食黿不與而構難小人之情之不可失也如此然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食物之薄者而失德招尤胥在乎此鄭靈食諸大夫以黿召子公而不與其亦有未盡道者歟

鄭襄公將去穆氏

鄭人立子良。【杜】穆公庶子公子宋弑靈公○按。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杜】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杜】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杜】逐羣兄弟。而舍子良【杜】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語婉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語透去疾何爲。【杜】何爲獨留○數語有道理有力量乃舍之。皆爲大夫。

子文友且泣有聚族遠行之語而其族乃從之為亂椒由賈攻王何耶豈以威所劫抑亦皆屬人矣使能反戈與王合攻椒豈至滅族哉

越椒之亂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杜]子良之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林]子文子良皆楚若敖氏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何不言於王而殺之此時椒已長大必有凶惡之跡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班[杜]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子越即越椒為司馬蔿于委反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林]椒既為令尹又惡為賈偪已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孔尚典曰子越子揚親從弟兄尚不能相容又能容蔿賈乎人有至戚使我害之其人他日必然害我賈智士乃貪富貴而聽之所謂利令智昏信矣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杜]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於漳澨[杜]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杜]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芳扶反著直畧反於丁寧[杜]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林]跗所以架鼓箭及於鼓跗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杜]兵車無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蔿賈族類作父克黃不愧為孫

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林]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杜]國名[林]若敖楚之八世祖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䢵即鄖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名○今湖廣雲夢縣境虎乳之丘維屛曰與熊狀豹聲相掩映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音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賈充以女妻韓壽亦此智也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杜]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林]雖奔他國不受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林]司敗即司寇○此高允之流也然為黃者如歸父之壇帷而復命乎介可也○世傚曰黃亦知莊王賢必赦之而為是歟高允謂翟黑子曰明主可以理干此類是也不然非已之罪逃而全宗何不可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攺命曰生若敖終以子文不餒此漢於霍氏所以為寡恩也

胡氏曰冶雖殺忠其猶在宋子哀當以恥之後乎故仕於亂之朝若異然有如子未深身而去可也其

貴戚卿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以禍福論之矣然此只有微子去之使無比干諫而死者孔子並稱三仁論正無弊

楚復封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女乙反服以戲於朝。杜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說文云日日所衣裳也洩冶陳大夫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淫佚之事原屬曖昧曖昧且不可況宣乎宣則恥心蕩然紀法大壞矣如楊廣唐玄皆是明白宣淫終蹈亂亡之禍且聞不令君其納之。杜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舊註上辟字邪也下辟字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然則忠諫殺身以成仁之人皆可非矣決非孔子之言若解云民多邪辟則吾不可立於邪辟之朝見洩冶不能無道卷懷則可耳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杜徵舒夏姬子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杜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杜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杜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杜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杜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穆文熙曰叔時復命不言欲王詰之乃得盡言古人進言之法如此不然君方自多其功而已即強諫以拂其意則其勢未有能入矣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凌稚隆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春秋書納納者不受而彊納之辭也左氏以為有禮謬矣

胡安國曰為楚莊宜何如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後去其庶幾乎

王樵曰誘君淫戲於夏氏者二賊也殺洩冶者二賊也激徵舒射君者二賊也以陳餌楚幾滅陳祀者二賊也二賊之罪甚於徵舒楚莊若正天討所當殺不待時而反納之於陳此伯業所以不敢望桓文哉

禧按宋昭公無道宋子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又宣十七年公弟叔肹卒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爲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彭家屏曰齊莊之從崔氏陳靈之從夏南與梁祖避暑於張宗奭之第其事畧同而梁祖得免於弑者倖也假使宗奭從其子之請其不爲齊莊陳靈者幾何哉

辭令好

楚伐鄭許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晉郤錡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杜】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杜】襄公弟棄疾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杜】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傳言楚與晉狎主盟厲之役鄭伯逃歸事在十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杜】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力反于大宮【杜】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杜】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杜】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

可知驕亢之人必爲衆之所棄

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使改事君夸於九縣[林]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楚滅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大是識[林]幾望得其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大規模[杜]退一舍以禮鄭潘尪烏黃反入盟子良出質[林]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彭家屏曰鄭介晉楚之間為兩國必爭之地服楚則晉至服晉則楚至春秋之世被兵最重者莫鄭若也然欲兩擇而一從之則無如與晉晉為同姓之國壤地較楚為稍近若明結晉人同力禦楚楚師至則堅壁清野竭力拒守以待晉援庶幾其有瘳乎乃計不出此而曰與其來者可也又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如是而謀國是輾轉召兵耳宜其憊矣

左氏於大國卿帥選命之際必詳如此所以立事之綱領而其用人之當否公私皆于此見

一段折衷似國語以篇長不害

晉敗于邲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代郤缺先穀佐之[杜]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杜]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杜]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杜]代欒盾欒書佐之[杜]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杜]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杜]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杜]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林]待楚師既歸而動兵以伐鄭未為後時○楚已破鄭晉不能救鄭之服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倍隨武子[杜]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杜]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徒木反[杜]謗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杜]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蔿敖[杜]孫叔敖為宰[杜]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蓐[杜]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婁東子曰林父只合發兵不動

（慮有無也芽明也或曰時楚以芽為旌識）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杜】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杜】言親疏竝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杜】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杜】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林】威儀之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杜】仲虺湯左相）汋曰於（音烏）鑠王師遵養時晦（【杜】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昧暗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杜】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杜】武詩頌篇名烈業也）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杜】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林】兵師之武勇羣臣之勤力）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非丈夫◯桓子曰楚歸而動故空有此言）命為軍帥而卒於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林】中軍佐彘子所帥故以之先濟）知莊子（【杜】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杜】此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

左傳經世鈔　宣十二　卷八　敗邲二　二十

召先縠誅之夫先縠則懷且背疑不受誅命司馬追斬之可也然春秋時無專殺命卿之法則委縠于敵為近之孔之遠曰委縠于敵亦罪在元帥遣司馬追而斬之似更近是○先縠之罪在于欲戰而無備桓子之罪在于不欲戰而無備立辨屏曰春秋時數不見專殺國卿然偏陽之役知筌謂條句曰七日不克必爾取之是自可取勉之法矣林父安得從委免縠于敵耶

逆為否（【林】凡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為臧善）衆散為弱（【杜】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杜】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律法也如從也）（法以治人若失法而弱且壅則法將從而加於己矣與彘子不從帥而有大咎正合周書曰我則致天之罰于爾躬所謂有律以如己也諸註未是）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杜】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林】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杜】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杜】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杜】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杜】為明年晉殺先縠傳）韓獻子（【杜】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杜】令鄭屬楚故曰失屬）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此等老世故見識却最誤國事）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杜】郔鄭北地以師向北行）【林】沈尹將中軍（【杜】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寧府城東平輿故城是）子重將左子反（【杜】公子側）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杜】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大約賢者必愛民而惡兵故桓子欲還武子曰善叔敖弗欲也）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林】言食其肉不足以雪恥）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左傳經世鈔　宣十二　卷八　敗邲三　二十一

丘維屏曰熊子伍參相照一詢中軍佐而敗一聽嬖人而勝作者兩爲點觀精神方是良史六胃次大手筆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杜〕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林〕言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皮逼反〔杜〕狠也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林〕其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丁歷反從。先穀不用命故三帥不得專行三帥不得專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上故曰衆誰適從舊註未是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令尹不欲則竟南轅王病之必告令尹而改北莊王之禮賢臣大臣之執國事如此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苦交反之間。〔杜〕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管叔所封也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

晉楚爭鄭鄭未嘗從晉然楚非破鄭可以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滅鄭而合之所當於莊王之世畢志服從者也楚與楚盟而遂通晉師特晉不之見可謂負累矣禍遲延有自來矣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林〕鄭師爲晉後繼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杜〕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杜〕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粉反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杜〕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或曰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

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古曠反〔杜〕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姜希轍曰按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林〕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而止內官序當其夜。〔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杜〕師叔潘尫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杜〕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杜〕趙朔曰。欒伯〔杜〕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杜〕實猶充也楚少宰〔杜〕官名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杜〕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杜〕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只有一矢故特為難家以款敵

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杜]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〇此楚亦用文公城濮之智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壘而還[杜]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乘車者致師之道左射以菆側留反[杜]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尺弔反鞅而還[杜]兩飾也棹正也[林]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林]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取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任安世曰此射法也三路來逐若射其人則受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追二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左角先射其馬馬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谷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有中路之鮑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敵其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林]樂伯矢盡僅存其一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林]蓋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言求免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止不復逐晉魏錡魚綺反求公族未得[杜]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林父既不能制先穀矣而復使二憾往何哉郤克見及此而不與元帥謀之又何也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杜]潘黨潘尩之子命去之趙旃[杜]穿子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杜]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林]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從故軍衛不徹去警戒之至也彘子不可[杜]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

〇先叙後事小結案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杜]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舒銳反[杜]舍也[林]乘廣兵車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杜]得趙旃之甲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徒溫反車[杜]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

逆上逐致師辭叙敵者必害有準逆之

王別叙乘廣與斷續之法

既無長兵走林何也

此時一鼓以奔楚師勝負未可知也古之鄰陣亂濟千百中來有一不敢者余作邲論曰先穀稱濟之後有可以救

敗者而林父不知也

此篇專用閒事點綴

奔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杜]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林]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工尹齊將右拒矩卒以逐下軍[杜]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今襄陽府棗陽縣上唐鄉里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杜]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杜]駒伯郤克上軍佐也[林]待楚來與戰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杜]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此分謗義高與韓厥之論不同殿其卒而退不敗[杜]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杜]户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杜]兵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惎其器反之脫扃古熒反[杜]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杜]還便旋不進

人有躁動於生廿乎一擲者視其身不若戰矣不可苟射諫君過攻小人者不可不知

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人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杜]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惡旃是已以殺二子為忍已甚豈車小不能並載耶樂也以車綏授趙旃即見旃而不授綏亦可○明日以表尸之[杜]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於耕反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杜]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杜]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杜]箭舍廚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杜]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杜]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弼[杜]鄭地○今河南鄭州東晉之餘師不能軍[杜]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杜]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杜]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杜]京大也觀示也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杜]文字也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莊王興詩黨于王者益高出經文之上

此中備開略一斷纔入林父一段大議論

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杜】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杜】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杜】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林】告服鄭勝晉之成事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於宮中而已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杜】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杜】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林】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杜】魚臣也及子服【杜】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

公喜而後可知也不覺其見于色曰莫余毒也已不覺其出于口寫出憂危後一段驚喜悅偉之情活活再見

如楚【杜】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杜】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僖公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杜】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至成王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林父所以不當殺者全在此不然徒欲收後效而喪師一切可赦則國無復律矣數語可為千古赦罪之法○先轂犄鉤

三人不殺可謂無法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魏禧曰一篇敘事是零零碎碎到末却以七德及免林父作二大段文字收拾古文或前散後整或前整後散多用此法

丘維屏曰此文如高山大川雄偉中自有神工結聚處評者以碎而完板而靈言之所見小矣○看他兩國收處楚最得勝收在不築京觀晉最敗收在不殺林父俱轉換乾坤處

鄙我之亡虛名也伐我之亡實禍也理甚易明將宋以憤怒而爲之說耳

楚圍宋

楚子使申舟【杜】即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假道不請于宋而徑過其地也亦使公子馮皮冰反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杜】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杜】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杜】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申舟知宋之必殺已而王强使之以死雖怒而圍宋何益於舟徒殺一臣殃兩國之民而已莊王於是乎失道矣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

窒直結反皇【杜】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林】蒲胥楚市名皆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林】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晉侯欲救之伯宗【杜】晉大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林】捶馬不及其腹言非所當擊也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詬天之道也【杜】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彭士望曰王導謝安得力學問南宋人却誤用○以勢則不敵以理則當救故爭長諸侯則以養晦恤民之義爲主若救患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故不爭鄭可也不救宋不可也伯宗所言自是名論達識特不當言於此時耳君其待之傅遜曰楚之圍宋九月於茲不惟宋憊楚亦兵罷食盡而將去矣晉來此時合諸侯悉師以撼之未必無功而伯宗顧使其君懷安而甘心於不競乃更謬爲晉師悉起之言以誤宋甚矣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杜】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先不許而後許之楚人信之堅矣人知其以知成忠而不知其以忠成知也且强而後許則反言亦不爲失信矣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人遂以晉軍悉師將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

公羊子曰莊王圍宋華元子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杜】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以見殺爲考終命妙古今忠臣義士安心散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林】歸于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杜】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林】無畏申舟名君前臣名故名其父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彭云後世築圍分屯之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出相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以病告子反曰憊甚矣適雖然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病。告。【杜】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林】子反既為所刼又聞其辭強故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賴韋曰觀楚築室反耕猶未得取宋要領古人尚有唱籌量沙以誤敵者今欲刼子反而乃以病告不大失乎卒以退師全國何哉蓋宋之危迫雖微元之告楚亦可意而知使元乘刼制之勢張宋之威以恐喝子反子反即懼而與盟既盟之後各歸其軍元復能制其死命乎即殺子反而益楚怒無補於宋之亡故為華元者惟有以病告耳宋既病而猶不肯為城下之盟則人必有致死之心夫以將死之人而懷必死之志楚雖强安能敵之子反知宋病而必不可取華元之情實而勢偪情實則動勢偪則懼安能不退師三十里而與之平哉燭之武告秦師亦不以亡鄭為諱是故以情實為濟變之方者變之正而實變之變者也

丘維屏曰傳于楚莊圍宋之初三志其勃然之狀氣槩英武可以想見然須看其解揚以執信欺之而舍而弗殺華元以登牀刼之而退而與平乃真英雄舉動也

彭家屏曰解揚曰死而成命下臣獲考是以見殺為考終命也晉劉沈曰葅醢之戮其甘如薺是以見殺為如獲甘旨也語皆奇創激烈足以感發後人

彭士望曰左氏借雋才二字發揮出世十分深刻痛快正是十分提醒愛惜

晉滅潞敗秦

潞子嬰兒之夫人【杜】潞赤狄之別種子爵嬰兒名○今潞安府潞城縣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杜】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杜】雋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棄賢人亦爲致伐之罪妙禹數有苗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晉殺寶華而孔子反白公殺管齊脩而沈諸梁入賢人之係於人國如此○棄賢奪地應爲兩罪而此幷言之者豈二事原相關耶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彭云雋才行徑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知果論智伯五賢一不仁同此○彭云說盡古今名士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杜】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林】謂狄有辭也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又以衆字陪才說妙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杜】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杜】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林】人有禍亂故群物失性之妖寒暑失節之災並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林】文字反其正則爲乏字災妖亂變之理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罪在酆舒及滅潞何耶晉人亦借舒以奪人國耳與楚莊之討夏氏異矣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誕怪讀之自覺可喜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誌怪者但覺是小說中話柄令人厭而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在

彭云雋才結局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略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秦伯親伐晉可謂大敵見臨而大師乃略狄只遣偏師應之兵法所謂知巳知彼也亦見閒諜之精立黎侯而還【杜】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杜】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杜】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鍾惺曰必嫁是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顆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丘維屏曰治亂二字爲千古孝子開兩大路其功不小○禧按孝經從父之命豈得爲孝已暢發此旨矣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杜】傳舉此以示教○說得報應森然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杜】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杜】伯氏荀林父也桓子荀林父之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杜】叔向父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周書康誥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

濟（丘維屏曰如此用賞意思最深長左傳亦縷縷不休）

執二子於三地豈來有先後隨所至而執之耶

路與誅由之對楚同

會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杜】徵召也欲為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林】帷幔帟也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杜】克跛而登階故笑之○彭士望曰公穀俱極力描寫左只一登字畫出跛神不覺失笑○又云左氏每紀此等以見嬉笑怨毒之甚不可不謹微而慎忽 獻子怒。【杜】即郤克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杜】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杜】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鞌傳○丘維屏曰此必武子為政有以沮之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杜】晏弱桓子【林】齊侯不出故使四子往斷道 及歛盂高固逃歸。【杜】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杜】晉地 討貳也盟于卷楚。【杜】即斷道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地屬河南 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杜】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杜】不見禮待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林】寧歸死於晉 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杜〕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杜〕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不明遣之以謝齊而緩之使逸可笑殺甚○三子之逸亦是庸人觀叔孫豹之執便見秋八月晉師還〔林〕君行師從故斷道盟歸稱晉師還范武子將老〔杜〕老致仕也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杜〕士會之子名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易遷怒也詩曰〔杜〕詩小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直是反乎〔杜〕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處亂世之道無過此身歷世故出入智術之久而後知此語非迂非泛也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魏禧曰凌氏謂武子假郤克之權以逞志懼其逼已耳所謂善自為謀而非忠於謀國者然其逞志不過伐齊伐大國以立威在當時不以為害國也故假之權則怒洩於齊不假之權則怒齊之憤不洩而亂生於內矣人處事勢有不得不如此者慎毋執中正硬板道理以責備古人而使後人無所依據也

孔之逵曰克序當為政武子即抑之使不伐齊徒俾其蓄憾於我而終不能使之不伐且邲之戰武子將上軍郤克佐之中軍下軍皆敗上軍獨全武子益稔知克之能足以濟事必不致忿兵辱國也特以伐齊報私忿身秉國政而徇人之私義所不出故置身事外以聽其所為耳其後郤克為政晉伐齊齊侯與晉盟於繒以太子彊為質而遂罷兵及鞌之役乃因齊數侵伐魯衛魯衛各來乞師克操必勝之勢與二國共奮奴力非妄以忿兵加人而倖功者然則使逞其志必如郤克而後可非郤克則不可也蓋加於子文一等矣

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杜〕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不幸所遭當有洩之者）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杜〕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爲之罪○文子本欲借題以去歸父又將前弑逆事推卸乾淨一舉兩得後世巧猾老宦每能如此文子三思後行當以是也然此事豈可聽人所使耶）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杜〕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

東門氏（〔杜〕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陸粲曰宣叔季氏之黨也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必有奸人左右之○始之正言以自表既之助惡以奉勢後世朝臣亦多如此）子家（〔杜〕歸父字）還及笙（魯境）壇（善）帷復命於介（〔杜〕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杜〕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即位哭三踊而出（〔杜〕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魏禧曰歸父遭逐而有禮不亂不懾所以可法○凡父死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大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禮去之宣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以為悖父胡氏以為忘父允當然其權在行父宣叔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孔尚典曰欲去三桓而洩其謀內無心腹輔佐君側輕身聘晉即令公不薨亦將有內亂而挾君以逐東門氏者嘗疑宣公之死或亦季文子臧宣叔弒之觀公薨而即言於朝以逐東門氏是其處心積慮者久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屛樂君參訂

臧宣叔備齊

元年春為齊難故作丘甲[杜]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杜]晉地與晉侯盟懼齊楚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林]修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林]解也

魏禧曰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燎然何等筆力此為戰國諸策之祖然國策遜其高簡

鞌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此闕疑易知也經書中儘有不可強通者闕之為當彭士望曰讀古人書有三要曰論世曰逆志曰闕疑○初石成子欲還及敗而身禦齊師賢者舉動每如此稷可謂不媿其祖矣石成子[杜]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杜]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杜]止此為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杜]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杜]衛地[林]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新築人仲叔于奚[杜]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杜]即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賞于奚辭。請曲縣。玄[杜]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步干反纓以朝。許之。[杜]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彭士望曰克鑒邲不和而敗故力求和以期必勝

乞師。皆主郤獻子。[杜]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二千五百人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杜]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無能為之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杜]六萬人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范文子代荀庚 欒書將下軍。[杜]代趙朔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林]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為向道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韓厥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救為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為非知其非以為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殺者一屈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事殺人以徼其皆則皆分謗之說啟之也然遇事勢亦間有可行者○賴韋曰曰救曰徇反覆倏忽何以為軍政益事在公者其氣直事在私者其情曲克以媮人之笑濟河自矢吾欲逞志而牽帥諸大夫不委曲以深結兵心則不可以得其众力是故馳以救之者市恩軍士也既斬而速徇者懷私軍佐也甘苦休戚以示其相共相恤之意然後可以使之劾众而為我用雖然羣之戰亦君事也克以國法正君事何為不可而顧曰分謗則亦止於分厥之謗也況不可分乎

師從齊師于莘。[杜]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音摩笄音雞[杜]山名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晉師和銳如此以當驕狂之齊安得不勝穆文熙曰張侯數語能令創者復起將兵家作氣之法此戰全以勇銳勝刱無兵法者數邲之戰楚亦如是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杜]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狥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杜]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鞌。[杜]齊地去齊五百里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林]馬不被甲而馳晉師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殷於閑反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已推車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殿鎮也 擐。[杜]擐貫也 甲。執兵。固即死也。[杜]即就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孚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轡右手援鼓摠而擊鼓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林]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 韓厥夢子輿[杜]韓厥父 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邴夏

鍾氏曰紀情態敘事祖此惜不得為后人之竟乎

曰射其御者【林】郤夏以御者居中故以韓厥為御欲射之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杜】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杜】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其毋無張【杜】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杜】寓寄也乘從左右【林】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勉定其右【杜】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姜希轍曰此節欲叙韓厥追齊君不知丑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車中一語繼下韓厥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中說已自曉然文筆之妙擬於化工矣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戶化反泉驂絓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仕產反【林】臥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左傳經世鈔 二成 卷九 葉四 五

推車而及【杜】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張立反馬前【杜】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杜】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丑父代公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逸○彭士望曰厥亦珠此時豈容人下車耶鄭周父御佐車【杜】副車宛茷扶廢反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齊勇人一敗塗地不能自主如此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杜】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報前厲後在此一舉然喪敗之餘為此最難足見齊侯之義而且勇者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出齊師者謂挺身出齊師之前則將士爭護齊侯而不敢退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杜】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杜】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恐夫不得免意在言外婦人羞於問夫故爾如穆氏言竟不言及夫而乃惜餘人尚得為賢耶乃奔【杜】走辟君齊侯

左傳經世鈔 二成 卷九 葉五 六

以為有禮【杜】先問君後問父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杜】主壘壁者予之石窌力教反【杜】邑名今山東平陰縣○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杜】邱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彥玉磬與地【杜】媚人國佐也玉甗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林】客謂晉也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杜】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晉不說君母他偏說君母漢高吾翁若翁之言祖此而漢高語全市井氣故不可訓○漢高之對論者紛紜守理者全非之策事者全是之皆未得其平益其得在吾翁若翁而失在分一杯羹若曰吾翁即

皆以王命先王壓之而引詩以爲証

若翁汝欲烹若翁吾其如汝何則善矣○彭家屏曰漢高祖索羹之言雖屬快捷究乖綱常予大義使項羽一聞此語遂烹太公於俎上遂分杯羹以予高祖隨執此布告天下曰漢王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身負殺父之名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高祖之口出大言以吾親輕于一擲其對此不及遠甚此矣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杜】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杜】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杜】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杜】禹湯大
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
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杜】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杜】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林】畏君震動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杜】欲於城下復借
戰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杜】諫郤克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杜】齊歸所
侵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杜】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林】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

三帥讓功詞意各各不同各有情態歡禮曰羣之後諸卿

鄆地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弁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杜】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晉師歸范文
子後入武子【杜】士會也文子之父曰無爲猶言何爲獨後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杜】郤克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勞三帥句三法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之有焉范叔【杜】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

皆讓見晉之復振鞌之後諸臣皆誇見晉終衰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杜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勝齊○丘維屏曰以前極力摹寫齊敗晉勝至後以齊敗而賓媚人能執禮以自奮晉處勝而諸大夫能推功以交讓二事收之寫局面轉易處意境便自暗換古人序事文字之妙如此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所留切辭于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笄簪也

韓范曰齊雖敗而有氣故其國不亡

彭士望曰比讀春秋傳至成襄之際范武子之杖擊范文子之戈逐孟獻囚子之事子國爲戮之語而嘆古人家訓之嚴國俗之厚不可及也才慧子弟不患其英銳不足而患其發露無餘怙才以滋罪賈誼之氣不平王勃之名太著尚致夭折他可知也爲父兄者困之於獨以斂其才辱之於衆以柔其氣則器有善藏而鋒以時用彼句之知禮僑之追盜燮之居後而不伐佗之改行而爲儉其所以大有造於子弟則父兄之爲也而吾尤感於季文子之待佗矣示之以德榮華國之言廣之以衣食麄惡之念優之以度而不怒措之於辭而甚和而猶必以告獻子焉及聞其改過則用以爲上大夫不私其同官之子而卒磨礲之俾國家更收一人才之用大臣用心當如是矣夫佗之才非有及於僑燮也文子告於其父囚之七日而共儉以終其身曾不憾文子而深仇之而更師其行古人之中才猶足以爲今人之上哲淳風悠邈可勝慨哉

彭家屏曰嘗讀內傳鞌之戰而知韓厥之忠且智也齊師既敗齊帥逢丑父見事勢危急與齊侯同車而易位韓厥及之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是已明知其爲齊侯矣丑父貌爲齊侯詐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齊侯因以得免說者以此譏韓厥用智之疎豈知厥之用心者哉夫兩軍之前死生存亡判在呼吸何暇取飲其取之必詐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即不知取飲者爲齊侯而既與侯同車必齊之上佐也豈有聽其下車遯去之理其聽之去也蓋明知其爲

齊侯而若爲不知也觀丑父就執之後齊侯三入晉軍以求丑父狄衛之師皆陰衛之而不敢加害是兩國之卒皆識其爲齊侯矣以厥之智烏有不知反出狄衛徒卒之下哉其若爲不知而聽其逸去者何也齊東諸侯之大者也執大國之君辱莫大焉齊人必另立賢君而致死力于晉非晉之利也且晉之所以屢軍中原者特以求諸侯而爲霸主耳非有强秦兼併之志也既不能滅其國有其土徒執其君何爲若執之而歸將焉處之其殺之也亡國之君等于匹夫

殺之是殺匹夫也以匹夫之故而名兵智者不爲也其返之也返之必報也不返亦必報也將無施而可晉向者嘗執衛君矣今又執齊侯是動衆諸侯之怒也堅大國之仇結天下之怒何以立國此厥之所以聽其逸去而不重爲晉國憂也其不直其爲齊侯者何也既已直之非厥所可釋故丑父而齊侯之則齊侯之執而獻之可也甚矣厥之忠于謀國而智于處事也厥後鄢陵之戰厥將及鄭伯而止而不前曰不可再辱國君其此物此志也夫

丘維屏曰用莊與語

又曰用史並語

又曰用計謀語

楚共王不錮巫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杜〕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杜〕巫臣爲申縣公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杜〕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杜〕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杜〕陳靈公也戮夏南〔杜〕夏姬子徵舒出孔儀〔杜〕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杜〕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杜〕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杜〕襄老子烝焉巫臣使道導焉曰歸吾聘女〔杜〕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林〕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杜〕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杜〕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杜〕荀首佐中軍與鄭皇戌相善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杜〕王子楚公子穀臣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杜】（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杜】（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聘而盡室以行國中無譏察者何耶）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杜】（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杜】（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杜】（晉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林】（欲以重幣賂晉禁巫臣勿使之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大量大識）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林】（諫君之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杜】（爲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錮欒氏而齊侯不服雖聽於會而陰保之且公然伐晉矣於此益知楚共之賢）

呂祖謙曰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魏禧曰人之納諫求有益於已而已安問其人之賢否哉吾見朋友中有聞直言者曰汝身行何如而以

責我也其失人失事不可勝數矣夫有已而求人無已而非人者此進言者所自盡而非聽言者之代爲盡也共王之量與識爲不可及矣

丘維屏曰巫臣一片佞智用在淫冶處看是一色人一樣事體便有一段論說中情中理忽有一個申叔跪曉人於閒處看破歸結共王社稷之固也極鄭重莊語去看左傳點次作一篇文字處是何等手段

彭家屏曰夏姬一婦人耳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殺黑要滅巫臣之族致吳叛楚有入郢鞭屍之事真人妖也詩曰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不信然哉

兩死且不朽只言歸而正法死得不死耳舊註作戮恐不朽非

春秋時晉人多有鄭則致見爲○苟不卒祖此獨不能學其道

楚歸知罃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杜 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杜 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林 得請而以戮於知氏之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杜 許君不戮）而使嗣宗職（杜 嗣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杜 遇楚將帥）其弗敢違（杜 …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四字妙）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 褚裝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高）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高）敢有其

齊一番送至誠赦盡緣初心之公私本異耳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杜 傳言知罃之賢）

魏禮曰此與重耳答楚辭意畧同然知罃之言是文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戢鋒以保身濟事知罃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惜仇

禧按罃并不作辟三舍語爲晉臣者理合如此

彭家屏曰知罃之言强直而楚共禮而歸之益以見楚共之賢也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不信然歟

季文子不叛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言將不長壽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杜]詩頌。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林]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伯。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林]成公以朝晉不見禮故。季文子曰：不可。先識其不免，此言其不可，最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杜]周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凡結交附托，俱須識得此意，如金日磾、契苾何力者，古今幾人哉。

姜希轍曰：管子曰水為道振故，建都立國必擇水深之地，韓厥之言，則周公卜瀍澗之遺謀也。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杜]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荀瑕氏之地，[杜]古國名。沃饒而近盬，古[杜]鹽也，猗氏縣盬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杜]兼太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杜]路寢之庭。○大事必能人獨斷，然須慎其人，否則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矣。歐陽修為君難論不可不讀。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杜]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杜]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治偽反。[杜]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杜]今平陽府絳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疢，[杜]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汾澮二水，惡垢穢也。且民從教，[杜]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此語正。近寶，公室乃貧，[杜]近寶則民不務本。○此語奇然並是至理，從來建國之利，未有言及此者，真有學問有識見之言。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魏禧曰：余最惡堪輿家風水之說，流毒萬世，具論攺塟共世子中。然余不信陰地而信陽基，其說何也？陽基以生人受生氣，故盛衰相因；陰地以死骨受生氣，豈能及子孫乎？是以燥土人剛，濕土人柔，土沃而木蕃，土瘠而草衰，此以生氣受生氣之可驗者也。人或

死於水或死於火暴露郊野骨肉塗人獸之腹而子孫富貴蕃衍者此死氣與生人不相屬之可驗者也今有木於此生於磽土枝葉憔悴移之沃土則枝葉茂盛以木之生氣受地之生氣此無疑矣有木生於東岡分其蘖木種之北阜及東木既枯乃謂瘞東岡之枯木於沃土而可蔭北阜之蘖木使蕃盛有是理乎嘗讀詩書如周公之澗東瀍西公劉之度陰陽相流泉斯干之竹苞松茂定之景山與京從古聖賢皆擇陽基而並不言陰地使陰地之說有之則古聖人

天縱聰明仰觀俯察無所不知而顧不知此耶諸子世傑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此非有殷河水之患又非如洛邑道里之中而舜禹不因堯都文武數徙其故何也曰是不得而考矣其不便於國與民而後出於此與然地力有衰旺如樹穀木必休之而土氣始厚天子所都公侯卿相之所萃百貨萬寶之所湊萬國舟車人馬所奔走故地力不能以常旺譬如樹當春夏開花結實璀璨的灼發皇殆盡非有秋冬之收藏則不可以更發

此趙過代田之義也然而遷都乘旺氣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古者天子宮室卑朴嬪御有數師徒不煩供億有度雖數遷而不勞民不傷財後世若踵而行之則地氣未乘而民力已殫福未至而禍先發矣故遷都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巡狩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國家非大不得已惟以衰旺聽地力而已矣

欒書從衆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杜鄭地。○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杜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杜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彭士望云晉戰每壞于諸趙肉食紈袴何知國事）請於武子。（杜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杜荀首中軍佐）范文子、（杜士燮上軍佐）韓獻子（杜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註作號令。非）成師以出。（杜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杜洪範書）武子曰。善鈞從衆。（千古定論○按林言所見皆善鈞等如一則以其衆而從之○或云從善等於從衆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千古妙論○士望云如此看衆字與蘇子瞻思治論衆字更相發明○又云敬德之聚善衆之主是春秋時人理學）從之不亦可乎。

魏禧曰。欒書之從衆。屈建之不薦芰。子囊之謚王。以

共仲幾之墊。元公如先君。公子閭之讓王。秦巴西之放麑。皆反經而合乎義者

二怨皆在前而今始報者蓋王在則不敢共王幼故横行也

巫臣通吳晉

楚圍宋之役（杜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杜楚二邑）以爲賞田王許之（杜取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杜言申呂賴此田成邑以出兵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杜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杜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黑要）○此爲妄及然忝夏姬之罪可償也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彭士望曰楚臣修怨之私楚士多死而剽悍巫臣其罪首也

與王子罷（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杜子重子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古今第一妙尺牘只二十三字而意盡語長）狠勢　巫臣請使於吳（奇着狠着巫臣獨能見到此）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杜壽夢季札父　林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欲借吳困楚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林先是吳未嘗射御乘車未識戰陳之法）寘其子狐庸焉（吳常屬楚故巫臣教之）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

伐巢伐徐（杜巢徐楚屬國○巢今廬州府巢縣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又楚還徐于奚即許國所嘗還者）子重奔命（杜救徐巢）馬陵之會（杜馬陵衛地是八月諸侯盟馬陵）吳入州來（杜因伐鄭而行）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諸夏）

魏禧曰巫臣報怨出此奇局後世中行說等祖此矣○怨毒于人甚矣哉讀此凜然伍員之適吳有自來矣

彭家屛曰吳處東南初不知戰陳之法地僻民安國之福也自巫臣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不特使楚困於吳吳亦自是佳兵黷武無虛日矣一夫發難兩國交害其毒亦甚矣哉

莒潰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杜：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林：言孰思度併我國。）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況國乎。（林：匹夫之勇，且重關以待暴客。）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杜：民逃其上曰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不量力。）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杜：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邑。）莒無備故也。（杜：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林：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絺，夏則資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胡安國曰：莒破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禧按：胡氏之說固爾，然亦有民本未叛以無備禦而逃散者。

晉歸鍾儀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脫之【杜】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林】弔其祓四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杜】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杜】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共王年少只尊禮大臣便已為賢不必其他人嘗論昭烈臨終誡子善小惡小等語為匹夫之訓非帝王之訓不知事丞相從

事如父一語已盡之蓋禪本庸人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但能尊信師傅而已足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左氏貫用數疊文法看多生厭不如國策疊法更佳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文子便見到此賢者志在恤民耳目所及必以休兵睦鄰為務○鍾惺曰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公孫申更立君

秋鄭伯如晉既會楚矣復如晉何為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丁兮反【杜】晉別縣在上黨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杜】益示晉不以執君為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倒出又一欸法曰我出師以圍許【杜】示不急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杜】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改立君晉必歸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即公孫申之謀三月子如【杜】公子班立公子繻須【杜】鄭成公庶兄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杜】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杜】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杜】子罕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杜】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以成敗論矣

魏禧曰戰敗君執力屈勢阻如宋子魚之於襄公晉子金之於惠公衛元咺於成公鄭公孫申於成公皆陽棄其君而反之真濟變之畧似奇着實穩着也其後厮養卒得此意以歸趙王漢高祖得此意以歸太

公于忠肅行此法以復英宗然執其權者有幸不幸焉子金厮養卒幸也子魚見疑賴褰公復國而祭之其免於叔武之禍者亦幸也元咺以殺其子公孫申于忠肅以殺其身不大哀哉要而論之爲此事者必使吾君知吾所以更立君之意故功成而無後禍國家晏然若無事者厮養卒未實有其事子金乃惠公腹心之臣其無怨明矣鄭衛之使不絕於晉而毫不使君知吾所以謀國之權則亦安得而不憾哉呂好問委蛇僞命非有蠟書之報則無以自白而王維以

凝碧池頭一詩卒從寬典此可以知處變亂之權也君子謀國有爲其事不顧其身不恤其名者有爲其事而必安其身必全其名者于忠肅之取死則先徵君論備矣○叔申爲將二字原非眞改立君特以示其意耳却被聞者當眞實做遂以貽累蓋繻爲成公庶兄與晉之卜貳圍不同若使初立太子髠頑則亦無憾於成公矣特不知立繻時叔申何在而聽子如之所爲也古今儘有其人之謀本善被後人做壞者當事者及論古者不可不知○諸子世儀曰叔申非

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不密也且叔申所以爲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興亂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呂相絶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杜]魏錡子絶秦曰[杜]蓋口宣已命昔逮我獻公晉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杜]不言狄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杜]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杜]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於厥心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事無根據說報舊德不得

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杜]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杜]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許多數剝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諸侯疾之無[杜]時諸侯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知如此平平敘去全無精神緊透剝入處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何說寡我襄公迭我殽地何說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杜]滑晉同姓何說保城誣之費滑國都于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林]滑晉同國故言散離我兄弟滑鄭皆從晉故云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杜]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何說[杜]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楚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秦晉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杜]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杜]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秦桓公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杜]不肯稱晉望而共

盟利吾有狄難[杜]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杜]二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杜]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杜]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杜]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杜]會在十一年申屬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杜]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此段理直而敘致亦好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敘法變）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
天上帝秦三公（杜穆康共）楚三王（杜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此亦不知果否）不穀（林楚共告晉自稱）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魏禧曰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强辭責秦何
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負明是非于人而以爲事事
已是事事人非者必不能勝人何者人非聖人誰能
無過決無事事合理之事欲言事事合理則中間牽
强附會破綻必多故也惟平情以論而摘其是非之
重大者則庶幾矣

呂相絕秦舊註以爲口宣已命玩其文字當是晉作
此書而遣呂相爲使耳此書情事娓娓文字斐然然
背理飾辭十居七八如殽之役以仇報德而以爲散
離兄弟傾覆國家剗首之役以爲師我蝥賊尤爲滅
天理喪本心之言使秦暴其書于諸侯按事折其誣
妄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
但知賞其文章而不知其誤國事之大也門人請曰
晉之多曲是則然矣若必欲作書以宣于秦明吾所
以出師之故必如之何而後可曰晉有直而不能自
直也表吾之直發秦之曲不背理不失情而權以輕
重之術如是而已矣書曰昔先君獻穆相好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狄惠公如梁穆公用集我惠

公不克終德（世傑云四字輕輕帶說不深罪秦）既俾我文公用奉祀
于晉是穆之成也文公帥諸侯以事秦（虛事只輕輕帶說）無
有貳心及圍鄭之役穆公背晉竊及鄭盟夫鄭我之
仇讐（洗發）而秦我昏姻也穆棄昏姻以盟吾讎且又戍
之晉軍帥憤怒疾怨欲致命于秦文公恐懼輯師振
旅秦師克還無害則亦既報舊德矣惟穆之故文公
不敢復修怨于鄭（妙插入一句以甚秦棄昏姻之罪）穆亦不悔于厥
心包蓄禍機以貪鄭文公即世秦出師于東門是秦
爲反覆亟我文公蔑我襄公而大隕晉也我是以有

殽之師穆又不悛侵迭我河曲取我王官于是二國
交兵金鼓丁寧之聲間歲不絕大小十有三戰則皆
秦貪而敗盟之故妙不數交兵之故胡盧提過只以秦敗盟為罪以文字論之又是通篇一總
惟是刳首之役稱刳首以別于後令狐之盟晉大夫以君夫
人命不克執信于秦然且妙取我武城取我北徵晉不
敢報妙秦又伐我取我羈馬我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上軍大夫臾駢請薄諸河中軍大夫盾不敢夜起
秦師克還則又侵晉入我瑕是晉數退而秦數進也
秦不自量又欲誘降我邊吏師于河曲以割我魏邑

安賊排陷為詞甚直晉願修好棄惡不敢徼聲以求成于秦而
假手于崇巧入秦罪秦不之顧伐晉圍蕉兵連而不解禍
結而不息則秦之絕我好也又一總却另一意寡人思念秦
之舊德又欲邀盟于君寡人先至為君除地于令狐
君不肯渡河次于王城而史顆實來史顆盟寡人于
河東寡人亦使郤犨奉盤匜以從君于河曲君歸而
遽召楚與狄以謀伐我諸侯惡君之二三其德衆叛秣
馬蓐食以從寡人于軍楚人狄人亦用告我親離寡人
不敢忘令狐之盟妙握入一句以甚秦敗盟之罪帥諸侯以聽命惟

君圖之門人賴韋曰文分三段圍鄭一段刳首一段令狐盟一段中間各有無數小段却只一線
轉折到底○諸子世傑曰括其透發使知後此兵端
由秦而開晉之罪莫大于刳首一節逐急急認過使
秦不得藉口却又輕輕提過先安一句君夫人後
即卸下秦之屢報過當此是一篇關鍵主意處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衛定姜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强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林父孫良夫之子是同姓卿之嗣子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杜】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林】不激晉爲伐安民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杜】復林父位衛侯有疾使孔成子【杜】孔達之孫甯惠子立敬姒【杜】定公妾之子衎【林】衎獻公名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林】即定姜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林】夫賤者之稱【杜】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杜】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即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杜】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杜】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丁煒曰父死不哀此孔成子所謂蹶其本者人未有本亡而可爲善者也婦人如此相子是見大之識○獻公不哀而定姜知其禍衛國石惡不哀而成子以爲不有其宗故曰孝者百行之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曹子臧辭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杜〕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杜〕以晉人伐秦從役之勞苦請諸侯俟他年林云請于晉君非時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杜〕子臧公子欣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杜〕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林〕告罪於子臧且請子臧以繫國人之心畱乃反而致其邑〔林〕子臧反曹國而不食其祿○處亂人之間者當如是矣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故不稱人以執此春秋例也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杜〕此左氏稱人之例以為衆所欲執也不然則否〔杜〕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復請于晉本年夏曹人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杜〕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可謂仁至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杜〕出仕○可謂義盡

賴韋曰子臧季札曹吳之賢者也國人奉之諸侯重之當與國家同其休戚而乃矯一己守節之空名忘社稷安危之大計亦何貴乎當僚光爭國光曰從先君之命則在季子不從則宜在我使季札有如宋穆公之所為受位而傳諸光得仁而利國弒奪之禍無由而興顧乃托聘自出玩國禍而不恤乎故辭於諸樊之時可也辭於夷昧之後不可也負芻之復視子臧之反而後歸子臧於此使能聲大義以正弒逆之罪則國法大明人心大順已縱不欲立昭共文宣之後豈可無嗣者奔宋反邑但圖潔身何依違苟容一至此乎吾故嘗曰子臧季札賢而未聞大義者也

彭家屏曰負芻弒君自立人人得而誅之子臧不能借諸侯之師正弒逆之罪已失之於前矣及晉執負芻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遂反曹伯亦歸是負芻之歸子臧之力也弒君之賊而反右之抑何為哉然而晉亦失刑也夫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 [杜]蕩澤公孫壽之孫[林]蕩意諸之子 華喜爲司徒 [杜]華父督之元孫 公孫師爲司城 [杜]莊公孫 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 [杜]鱗矔孫 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杜]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杜]不能討蕩澤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彭士望曰華元以奔晉要桓族因有此本領在又白大臣處內變生於進退明決於義當以華元爲法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 [林]華元華喜宋戴公子孫公孫師宋莊公子孫 六官者皆桓族也 [杜]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杜]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 [杜]言畏桓族強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闈[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 右師討猶有戌恤在 [杜]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彭士望曰族以賢重亦足見華元生平好尚 桓氏雖亡必偏 [杜]偏不盡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 [杜]討蕩澤 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林]即蕩澤[杜]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彭士望曰此際用人一差元必反禍帥國人足見民心向元 書曰宋殺其

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雖上 [杜]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凡人當變難須看風轉帆若太執太矯欲以市重還延失機不可及矣魚石諸人之奔可以爲鑒 乃反 [杜]華元還 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以下元過負魚石矣 然華元自止而不可後乃騁而從真兒戲也 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 [林]澨水涯也華元已決壞睢水之涯閉宋城門登陴守禦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 彭士望曰大作畧不止安桓族 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杜]老佐戴公五世孫

孔尚典曰事有險着必勢不得已而後行又貴見機華元出奔乃義之所在故於魚石之止而請討既許而反國更無遲緩若魚石等則可以不出舍者也當日先斬蕩澤而止華元上也或華元殺蕩澤後自拘於司敗次也何爲出舍睢上及華元再止又逡巡不返以自貽出奔之戚冒亂臣之誅哉

三郤害伯宗

晉三郤害伯宗。【林】郤錡郤至郤犨疾其賢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杜】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杜】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至言凡謀害君子者皆是與天地爲仇敵縱逃顯報必有鬼誅紀字妙所以網紀天地不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持撑自三皇五帝以來若無善人只是小人庸人擠塞兩間只算得鳥獸草木狂狂榛榛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善人天地之紀善衆之主等語一句包蓄千萬種道理即聖人之經何以加此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杜】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杜】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魏禧曰。伯妻數語將默足以容無道免於刑戮危行言孫等道理註脚得明白透痛直是閱盡人情世事愈老愈平乃得有此而出自閨房之口可謂明達矣

彭家屏曰。書曰籲俊尊上帝是舉賢所以敬天也傳曰善人天地之紀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是害賢所以逆天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況殺之乎郤氏之覆宗也有以哉○三郤殺伯宗韓獻子知郤氏之不免王允殺蔡邕馬日磾歎王公之無後其事畧同其言皆驗善人之不可罔害如此

晉敗楚于鄢陵

楚將北師。【林】楚居南方將爭鄭衛故曰北師子囊【杜】莊王子公子貞曰。新與晉盟。【杜】盟在十二年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杜】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林】鄭地遂侵衛。及首止。【林】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杜】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杜】背盟數戰之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杜】爲明年敗鄢陵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杜】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以賂而叛可羞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杜】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舉滕侯卒宋將鉏【杜】樂氏族樂懼【杜】戴公六世孫敗諸汋陂。【杜】敗鄭師也退舍於夫渠。【杜】宋師退舍不儆。【杜】不設備鄭人覆之。【林】乘其不備覆而掩之敗諸汋陂。【杜】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杜】在陳留雍邱縣西北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杜】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魏世做曰苦心之言反覺詑異對豪氣喜事人說自不中聽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世做曰只從自巳功名起見必伐鄭乃

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杜〕代荀庚郤錡將上軍〔杜〕代士燮荀偃〔杜〕荀庚子佐之〔杜〕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杜〕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犫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句古侯反〔杜〕鄭大夫與往〔杜〕非使也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杜〕子反將中軍令尹〔杜〕子重將左右尹子辛〔杜〕公子壬夫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杜〕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器用之不可闕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杜〕中也各知其中無有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杜〕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莫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杜〕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說得深細有本領今楚內棄其民〔杜〕不施惠而外絕其好〔杜〕義不建利瀆齊盟〔杜〕不詳事神而食話言〔杜〕信守物奸時以動〔杜〕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旨又之履反其誰致死〔林〕民不知君上之信或進或退恐陷罪戾不知所從人各憂恤所底至之地子其勉之申叔時知楚之必敗范文子憂晉之必勝二公皆老成深識之言而文子見尤高别有論吾不復見子矣〔杜〕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林〕言我詐爲畏怯逃避楚兵君臣修省可以緩晉國之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語有含蓄有直刺包括向後多少事體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杜〕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世儆曰至此始暢發深憂遠慮千古名言○鐘惺云深厚高遠之言覺知勇二字尚屬膚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世儆曰玩此一語則文子已預定必勝矣前語似怯不能料敵豈知所怯正在勝敵哉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杜〕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杜〕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林〕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

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爲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結陳于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文子受父之杖令即教子以戈然正是借子訓戒諸大夫也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勑彫反亦輕也[林]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林]子重子反不和一間也王卒以舊[林]楚王之親兵罷老不代二間也鄭陳而不整[林]鄭師從楚雖成陣而不整齊三間也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而不結陳四間也陳不違晦[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今陳而不避晦日五間也在陳而囂[杜]喧嘩也合而加囂[杜]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林]六間也舊不必

良[林]王卒以舊必非精兵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車上樓櫓○巢說文作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犁[杜]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於王後合寫兩軍擧動指點如見形閒聳真是妙筆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杜]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林]伯州犁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杜]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一句簡得又妙[林]賁皇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只是攻瑕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杜]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子六反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乃孝反淖泥也[杜]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林]晉師皆左右行違避於淖步毅[杜]即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

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三軍之車叙於此處又是一法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强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林]欒書見公車陷淖故欲載晉侯以行鍼曰書退[杜]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林]言書既當元帥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爲戎御且侵官冒也[杜]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杜]去將而御爲失官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鍾悝曰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用法如此乃掀許言反[杜]擧也捧轂擧之則公軒起也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呂錡[杜]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杜]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戶講反伏弢他刀反[杜]弓衣也[林]中呂錡之項伏於弓衣而死以一矢復命想見技妙神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林]免其首胄趨疾如風皆致恭楚子使工尹襄[林]楚官名襄問[杜]遺也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杜]盛也也有韎妹韋之跗注[杜]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林]韋熟皮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杜]間猶近也蒙甲胄不敢拜命[杜]禮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軍事肅手至地若今撎三肅使者而退穆文熙曰郤至見楚子屢下而又受其遺弓此豈待敵國之禮所以欒書之譖得行而終至殺身也晉韓厥從[杜]逐也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彭士望曰見此際精神一毫旁用不得凡危急之時尤須打迸精神一路戰則死戰奔則力奔若遶迴兩顧鮮有不悞事者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穆文熙曰再辱國君謂射楚王及獲成公也○[杜]二年戰鞌韓厥已辱齊侯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五嫁反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杜]在閔二年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杜]王有死藝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林]矢無虛發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林]以手搏晉人以投其車中晉人之車而折其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扶廢反欒鍼見子重之旌便與郤至不同叙得亦整暇可觀請曰此處忽接見旌攝飲一段左氏文每喜怵中偷閒如此然於此追奔敍逐

之時叙遣使執榼之事方愈見整暇之妙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世儆曰用衆最難得整齊閒暇而以諭勇尤佳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杜]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杜]飲器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林]御侍也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某行人名○世儆曰整暇二字須有本領若非識真力定而於倥偬呼吸之際效此迂濶不切之迹適自取覆敗耳○儆嘗讀北魏書有裴粲者精神閒邁性迂緩不達變判膠州日有青州賊耿翔等入犯粲日事交談左右白賊已入州門粲曰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錄

部衆且付城外頃之左右曰賊至爍徐云豈有此理遂立遇害每念及之不覺噴飯大笑晉人每多此種意度
以當五胡雲擾之衝那得不亡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杜]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一種
雅度開羊陸之風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
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杜]復欲戰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林]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利兵[林]秣穀戰馬修
利兵器修陳固列[林]修明行陳堅固行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杜]縱也楚囚[杜]使之漏言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勿驕○只數語憂危箴戒情詞俱盡○謝
文洊曰文子至此已辦一死然當衆得意極矜之際眼看不得胸中按納不下雖知無益聊自鳴苦衷而已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
還及瑕[杜]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
子反爲中軍帥故云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林]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其自死盍圖之[杜]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林]子反名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王使止之可知王初命是實弗及而卒晉侯使郤至獻楚捷
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杜]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
季[林]即郤至食邑于溫季其字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杜]佐新軍位在八而
求掩其上能者位上而下人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
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杜]爲明年晉殺三郤傳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
陵[杜]前年戰還使其祝宗祈死世做曰國勢方張無故祈死非平日功名權勢之念淡然
無與而忠君愛國之心篤摯不釋安得有此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之又反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六月戊辰士燮卒
魏禧曰鄢陵之捷郤氏益驕驕而至於掩上范氏益
退退而至於祈死兩人器量見識所差萬里郤亡而
范興有以哉○國語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
告單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
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
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數語尤深切警人○君縱無道不過死耳未必至於

滅宗而文子汲汲祈死何哉觀其言曰難將作矣非懼君之殺已也葢君驕而臣强上下無常政出多門國必有弒逆之禍於此而黨臣以戕君君雖無道不能辭亂賊之名於此而輔君以誅臣則君實無道不可得而輔於此而中立則依違苟免非忠臣義士所以自處是不如速死而身不與見其事之爲得也其後欒荀弒厲公召匄不往是深有得於文子之意者若文子身佐中軍實爲欒氏之貳豈能置此事於不與已哉或曰文子不可出亡乎曰亡則絶屬於晉世爵滅祖廟不祀子孫不保矣故曰范氏之福所謂殺身以存家者與○范文子方是眞黃老後之學黃老而失者非毒則弱也

魏世儼曰甚矣酒之悮人家國也子反使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可謂詳審周密醉而未嘗廢職然王召而不能見致使前功盡棄縱敵身死爲天下笑觀晉人患之乃逸楚囚益可見○楚王傷目楚師已敗子反身爲令尹宜兢惕淬礪乃沈醉於酒死不足塞責矣

彭家屏曰主闇臣奸國難將作即不勝楚爲憂方大況重之以鄢陵之功愈滋其驕稱之氣哉文子深慮遠識未戰則欲休兵既勝則使祈死良臣心苦最是感人後世如晉武平吳山濤竊嘆其亦有見于茲事也夫○人臣義無外交況當軍旅之際哉郤至受楚子之遺弓而三肅其使是自取戾也不得專咎欒氏矣若子重飲欒鍼之酒與陸抗餌羊祜之藥其事畧同義有別裁未可與是同日語也

聲伯請季孫于晉

戰之日【杜】鄢陵之役齊國佐高無咎【杜】高固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林】獻公亦以是日出師于衛公出于壞隤徒回反【杜】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林】即僑如通於穆姜【杜】成公母欲去季孟【杜】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杜】會晉伐鄭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婦人毒甚幸其機猶淺耳公子偃公子鉏【杜】公庶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杜】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杜】後于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石星曰宣伯通於穆姜胥成公以去季孟當時季孟尚強何不遂用之以去此孽乎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杜】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林】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林】即穆姜又命公如初【杜】復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魏世徵曰此時不殺宣伯公與季孟俱少斷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杜】鄭東地不敢過鄭【林】畏鄭強子叔聲伯使叔孫豹【杜】僑如弟僑如於逐作亂豹因奔齊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林】聲伯為食于鄭之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世徵曰申胥七日哭聲伯四日

餓皆是至性所桒不能強學食使者而後食【林】晉逆四日不至聲伯凡四日不食以待之使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豹之介而後聲伯自食言其忠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三字使打入郤氏左腹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語尤切於時故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杜】無從也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杜】季文子而殺之我斃蔑【杜】孟獻子時留守公宮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林】無有貳心也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小人之言井井有係娓娓可聽如此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杜】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杜】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妙在說得二人有關係事有意在此而辭在彼者如管召仇也請得甘心之類是也有意在此而辭即在此者如朝亡之魯必夕亡之類是也以魯之密邇仇讎【杜】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杜】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讐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杜】隸賤官嬰齊聲伯名【林】郤犨喜聲伯之言故欲為聲伯請益祿邑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不介然自立無所苟且必不能濟范文子謂欒武子曰范文子生平無一語不合道季孫於魯。相二君杜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杜不受鄆辭請邑謀國家不貳杜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林善人謂聲伯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齊聲孟子杜齊靈公母通僑如兩家皆是慣賊故合之易如此使立於高國之間杜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諸侯之國豈不聞其所以奔何為而貴之豈衛亦有內淫耶奔衛亦間於卿杜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孔之遠曰文子獻子於公申宮守備時即當遣使告晉以僑如為亂緩期之故且僑如上淫國母謀去大臣若能以會晉之師密速誅之則其禍息矣又僑如公子偃輩非有羽父之彊故獻子居守即無如何文子反國僑如即奔公子偃即正國法可見僑如輩不過恃穆姜欲為難耳或謂誅僑如誠是矣如國母何是不然穆姜逼公去季孟又指偃鉏曰是皆君也慶父哀姜之禍明明見於目前豈得顧私情而陷母於大惡哉夫以慶父材一語季友即誅叔牙以靖魯也

況形迹較著莫甚於此乎不此之圖一則申宮儆備而後行再則申宮儆備而後行幾使僑如得快其志於晉公與季孟為無謀矣

齊殺國佐

齊慶克〔杜〕慶封父 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杜〕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 乘輦而入於閎。〔杜〕閎巷門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此豈可召而謂耶然申屠嘉實召鄧通而窘之矣益處賢君與亂朝異也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魯桓公責齊姜國武子謫慶克皆以取殺凡此等事決無中立之勢必須胸有定局然後可發否則姑隱忍以待之耳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杜〕會伐鄭 高鮑〔杜〕高無咎鮑牽 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杜〕搜索備姦人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杜〕公子角頃公子 國子知之。觀此則知武氏於狄仁傑宋璟猶賢矣 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

高無咎。魏世傚曰國子乃無一言何耶齊靈公又出魯成下矣 無咎奔莒。高弱〔杜〕無咎子 以盧〔杜〕高氏邑 叛。齊人來召鮑國〔杜〕牽之弟文子 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林〕亦施氏家臣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宰相之言 鮑國相施（不負）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魏禧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但攻人之陰事最難自與豈國子即以鮑牽之言告慶克耶凡以人陰事告人者必須度其人之慎密乃可是故項伯封而曹無傷戮非忠佞不同所與之人異耳○孔之遠曰君子處無道之國每以正言賈禍益君子既出一言久而忘之小人欲報其恨則凝神注目如猫捕鼠見機即擒君子止行其心所欲為初不簡默形迹一有可乘之釁孟彼即援此為証則君信之不疑而我亦無由辨如聲子惡鮑牽因索客閉門即行其譖是也故曰其默足以容○禧按出言而忘反授人以釁皆是一種粗疎君子漢唐後黨人坐此正多若有體有用君子不如此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杜〕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杜〕請於諸侯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杜〕疾克淫亂 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孔尚典曰齊侯圖國佐先使其子出使于晉寗喜攻孫氏亦乘其父兄不在呂郤欲誅里克而先使丕鄭緩賂于秦古今欲誅渠首者必離其黨往往如是 待命于清。〔杜〕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杜〕前年國佐殺慶克 故甲申晦。〔林〕故字當屬上句杜註屬下句 齊侯使豈不知其情耶 士華免〔杜〕齊大夫 以戈殺國佐於內宮〔杜〕夫人宮 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杜〕伏兵內宮恐不勝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 專殺。以穀叛故也。〔杜〕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言其罪不及故傳明言其三罪○魏世傚曰王著教阿合馬天下義之況誅淫亂乎 使清人殺國勝。〔杜〕佐之子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杜〕勝之弟 來奔。王湫子小反 奔萊。〔杜〕湫國佐之黨 慶封為大夫。慶佐〔杜〕皆慶克子 為司寇。哀哉齊靈公乎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杜〕佐之罪不及不祀

魏世儀曰鮑牽見慶克之爲告國武子是矣武子不以告君誅淫亂之人是謂不忠召慶克而謂之是謂不知如盧殺慶克不自拘司敗更以穀叛是謂不臣死猶有後幸矣

晉殺三郤

晉厲公侈多外嬖杜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豈勝誅耶而立其左右胥童杜胥克之子以胥克之廢也。杜宣八年郤缺廢胥克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此人有樂王鮒之風爭田。執而梏之。林足械曰梏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杜繫之車轅○可怨甚矣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杜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欲廢之。書小人哉盈之禍基於此乎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杜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林郤至嘗使于楚故言郤至實召楚君

以東師杜齊魯衛之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杜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云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杜晉襄公曾孫悼公也○即以己意讒人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與秦檜之莫須有同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杜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杜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讒人之雄此費無極諸人舉動也不宜出之于書○余嘗謂呂夷簡君子中小人也其心術作略瑕瑜之間與欒書相似公使覘勑廉反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林田獵之禮尊者先殺杜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杜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寺人張奪卿奉公之豕郤至之

（侈猶未甚可知至殺之已甚矣）公曰季子欺余（〔杜〕季子謂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禧按殺亦是歟）厲公將作難（〔林〕去諸大夫）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此等舉動雖悖謬然可為族大樹怨者之戒）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彭士望曰不必攻公討外嬖固無不可）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一語使人心刺）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數語有理有情有力至之賢於書不

止百倍）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徒回反〔杜〕亦嬖人）助之抽戈結衽（〔杜〕裳際）○而僞訟者（〔林〕僞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者）三郤將謀於榭（〔杜〕講武堂○何其疎也）矯以戈殺駒伯（錡）苦成叔（犨）於其位（〔杜〕所坐處）溫季曰逃威也（可憐）遂趨（〔杜〕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刦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杜〕謂書與偃）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諸御唯郤氏侈亦無大罪未嘗陵通厲公姦軌之言何謂也而又欲誅書偃盡其所忌亦姦甚矣五王不誅三思則又惜其不知此耳）臣請行（〔林〕長魚矯請去以避禍）遂出奔狄（矯殺諸大夫以報私怨而固私寵耳其力甚強其謀甚毒乃侃侃然為義理正直之言而又先機以奔狄姦人之最雄傑者）公使辭於二子（〔杜〕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杜〕胥童刦而執之故云）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杜〕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猶有父風）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隱然）孟

姬之讒吾能違兵（〔杜〕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禧按韓厥保全趙氏卒立趙武所云吾能違兵意謂吾畜於趙氏趙氏有禍吾懼將及而猶能違兵以全趙氏違猶無也明已彊力不畏以見不從書偃弒君亦無所懼所以稱書偃之盛威也註云此時能去趙氏之兵示不與黨似未是）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凜然）焉用厥也（〔林〕尸主也言牛老而殺之猶莫之敢主）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杜〕以其刦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杜〕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魏禧曰可戒可法

孔之逵曰按胥童謀於厲公欲去大族而先三郤使郤氏聞此謀時告於欒氏中行氏與爲結約則二氏必不助胥童以自害然後共清君側執胥童魚矯輩殺之亦何不可乃從容謀榭使魚矯得行其計嗚呼彼徒自恃其族之大而不知一人滅之有餘然三郤常害伯宗及欒弗忌此蓋天道不足怪也○禧按三郤多怨恐與二氏不和難相密約然此論可存

禧按先去小人次患百姓次任賢者雖一時並行必仍有先後之序

晉人迎立悼公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杜】晉大夫）弑厲公葬之于翼（【林】晉故都）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杜】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杜】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語使卑鄙所以不終○魏禧曰悼公稱天一語不特使立君者無權而弑君者亦有出路固已許書偃以不負矣其所自處處書偃處厲公經權無不盡妙）抑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衛獻公告甯喜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急於得國舉動錯謬所以終致亂然如齊悼公之對陳乞曰器二不匱君二多難無故而示疑釁致僖子之泣其不負於僖子亦幸耳）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杜】與諸大夫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杜】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杜】曲沃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杜】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不慧世所謂白癡）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杜】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杜】不縱私欲以奪民時）使魏相（【杜】魏錡子）士魴（【杜】士會子）魏頡（【杜】魏顆子）趙武（【杜】趙朔子）爲卿（【杜】此四人其祖父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

韓無忌〔杜〕韓厥子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林〕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為之使士渥濁〔杜〕士貞子為大傳使修范武子之法〔林〕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傳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修之國語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於教使為大傳右行辛〔杜〕辛將右行因以為氏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林〕士蒍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之法國語知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弁糾〔杜〕即樂糾御戎校正〔杜〕主馬官屬焉〔林〕國語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使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杜〕車右之官屬焉〔林〕國語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杜〕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共時之使以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杜〕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林〕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魏絳〔杜〕魏犨子為司馬〔林〕國語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張老為候奄〔林〕中軍主斥候之官國語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侯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杜〕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林〕國語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侵強也使為與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與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林〕國語知程鄭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為贊僕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杜〕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

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又結民無謗言四字抄為國以得民為本

魏禧曰愚謂五霸之位當黜宋襄公而進晉悼公悼公三王之亞也春秋以來一人而已即位以後任賢使能功德不可勝紀觀其始立曰及此豈非天乎臨之以天不與弒君者以立君之權無所歸德也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正之以大義懼其以廢立為嘗試且恃立君之德而執利權以亂國故逆折之也曰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明非乘亂苟利汲汲然必於得國而後已其後諸臣違約者吾得執前言以臨之也又

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歆之以福使有所慕則是不共從君者神所禍使有所畏故曰天曰神懼之也語止四五十字而經權互用剛柔並濟如此乃得之十四歲之童子不亦偉哉漢文帝初立其所以應對諸臣者得為君之體亦悼公之流亞與賴韋問曰書弒君悼公不能正其罪何有於賢其逐不臣者七人不臣孰大於弒君而與於弒君者無與焉可乎曰書之弒雖自利以利國也故春秋書晉書名夫周子之賢聞於四國書迎而立之為國明矣奸臣之自為計者

必廢明而立昏故桓溫欲廢簡文而馬允贊誤立光王書之爲國明矣且書執國政而得民心其勢有所不可動則反經而用之可也○按不臣七人當是教導厲公爲惡者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也○凡人君之與國家之治莫不由於用賢悼公三駕功過桓文左氏於其初入先爲提出官人一段而結之曰所以復霸將此要緊處十分提明與後世人主看眞是苦心其敘晉文復國則於其出亡時急書曰從者狐假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外傳于齊桓之霸極

張其烈則結之曰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皆是古人喫緊爲人處不可輕易讀過○呉正名問曰古今人君未有無明知忠斷腹心之臣爲之謀主而能大有爲者故桓公之得國以鮑叔文公之得國以五臣獨晉悼公異於是其在周也未聞有人爲之先容其入晉也未聞有人爲之左右而彊臣大臣拱手受裁發憤修政四鄰畏服者何哉曰吾於此而知德義之大也夫悼公在周以幼穉之年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其德義服人者素及其入國經不近迂權不傷詐則舉朝之君子皆其腹心豈必植私黨樹舊人以自固如後世人主專倚藩邸之臣者哉是故內無所援外無所輔以獨身而履危疑定大業古今以來惟悼公一人而已又問曰悼公功德幾於王者而名烈不及桓文何也桓文之業在於尊周攘夷悼公三駕不過爭鄭考其行事於尊攘之義闕焉弗講是以遜於桓文耶曰然漢高帝爲義帝發喪雖無關取天下大計却人心於此踴動是一機括所在故知成大業者最要揀擇名義名義既

正以才智輔之便自省力多許後世奸雄欲圖大事收人心而先背禮犯義以攖天下之怒失豪傑之望者抑何愚哉

魏世儼曰子輿氏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子瞻謂伊尹不以天下動其心悼公師其遺意若視得晉國重大則必制於强臣矣

彭家屏曰晉人迎立悼公悼公曰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漢人迎立文帝帝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英主濶達氣象大約相同然晉悼遂不臣者七人而不正

書偃弒君之罪未免以得國爲利厲之賊臣悼之功臣也以悼之賢而不能討賊若宋莊齊景又何責焉

楚納魚石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杜】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杜】皆宋邑朝如字郟古洽反郜古報反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杜】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穆文熙曰五子亦何取孤懸楚宋之閒而爲叛人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林】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之以繼人後則書曰入復其位曰復歸【林】謂身本有位本國迎而復其位則書曰復歸有位無位皆曰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以惡曰復入【杜】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

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林】宋人以楚納五大夫於彭城爲患害西鉏吾【杜】宋大夫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杜】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拔猶分也以塞夷庚。【杜】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彭士望曰此語使楚聞之可使吳晉及諸侯聞之亦可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昔文公成霸而致安疆之功在僖二十八年亦以救宋始事故敗楚遂成數世之霸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杜]宋地之谷楚師還[杜]畏晉彊也○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而不能服楚也

魏禧曰警峭似國策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齊姜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杜]梓屬以自爲櫬與頌琴。[杜]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杜]齊姜成公婦穆姜成公母 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杜]言逆德 且姜氏。君之妣也。[杜]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 詩曰。再引周頌 妙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佳得妙[杜]烝進也畀與也偕偏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魏禧曰子孫之事祖與父視此矣人有不葬祖而先葬父者俗儒且以爲情所當然甚哉

城虎牢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此却有理[杜]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杜]盟誓之言○甚是而後儒多以背華即夷非之者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謂免我身不叛楚我死則唯二三子所為舊註未是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杜]攝君事子駟為政[杜]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杜]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亦是[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張洽曰彭城非宋有

也霸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霸主當討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杜]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杜]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杜]言復憂齊叛○此時齊之弱甚矣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杜]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杜]請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杜]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杜]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杜]傳言荀罃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杜]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杜]如孟獻子之謀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漢爲成皐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地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于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魏禧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偪之春秋多用此法

晉爲吳合諸侯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杜)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杜)耏水名外(杜)與士匄盟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杜)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杜)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趙鵬飛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足成鼎立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掎其東也○凌稚隆曰按晉以楚疆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內以分楚勢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其謀蓋本此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杜]致仕晉侯問嗣焉[杜]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杜]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杜]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杜]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杜]屬也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林]官亦位耳文勢之變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杜]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祁奚有焉

魏世傚曰小人以舉仇爲難君子以舉子爲尤難仇而才不但存大公之心者能之稍能克已者即能之子則有自譽之嫌而攖上下之疑嫉來讒慝之口使非奚之忠而無我悼公之賢而不猜安能如此

彭家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祁大夫內舉不失親外舉不棄仇其風尚矣非公忠體國心無私累能如是乎後世如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舉謝元曹彬之舉曹瑋皆由是道歟美開于先風動于後故可行其意而不疑也

魏絳上書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杜】陳次也戶郎反於曲梁【林】晉地魏絳戮其僕【杜】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林】爲我執之勿失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林】自來陳其辭狀何辱命焉禧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明其不逃亦可謂最善立言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杜】晉侯御僕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脱無此二人一止可惜誤殺一賢臣成貸君一莫大之過嘗念孝宗于李勉羅汝敬事揚夏諸大臣進不強諫退不補牘令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惜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林】懼不討而有死罪又以死罪累及揚干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魏世儼曰進一步說戮揚干本無罪可引從不能致訓立說可謂最善引罪亦可謂最善解罪者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杜】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林】悼公感悟乃悤遽不暇躡履跣足走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以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杜】請使無死○四字令人可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林】反自雞澤之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杜】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張老爲中軍司馬【杜】代絳士富【杜】士會別族爲候奄【杜】代張老

魏禧曰謝罪之言柔而勁悔過之言切而婉如此君臣可歌可泣

魏世儼曰趙奢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如絳之爲而行之過峻未免策士之習若平原始欲殺奢終以爲賢薦用之不愧悼公矣

伊侃曰人主殺彊項之臣大抵申救者激成之益盛怒之下力爭其無罪殺之有惡名是猶以水濟水也欲其齎頹認過豈可得哉亦不辨絳之無罪且下有罪二字又曰不避難不逃刑然絳之賢即可見雖暴主聞之氣漸平矣況悼公乎

穆叔拜鹿鳴

穆叔【杜】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杜】在元年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孔穎達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驁夏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爲三夏之別名也呂叔玉云肆夏詩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林】每歌一曲則穆叔一拜謝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杜】薦也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杜】牧伯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杜】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作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杜】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杜】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林】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咨親爲詢【杜】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杜】問禮宜咨事爲諏【杜】問政事咨難爲謀【杜】問患難臣獲五善

【杜】諮詢度諏謀敢不重拜

魏禧曰古人不苟如此所以自處亦所以啟大國之敬○按甯武子來聘爲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私問焉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一語尤佳

魏世儼曰凡使敵國惟用典禮則人心自服小國猶可取重於大國況勢均力敵者乎韓愈氏所謂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也然子產毀晉客館之垣以納車馬亦足取重非執政之賢當不免矣

匠慶用蒲圃之檟

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林]虞祭也[杜]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杜]魯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杜]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杜]慢其母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呂夷簡於李宸妃祖此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欲自爲櫬匠慶請木[杜]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畧[杜]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杜]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林]此言季文子始則無禮於穆姜取其櫬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其樹檟以葬定姒○禧按季孫曰畧即是無禮所謂商鞅作法自斃○魏世儼曰匠慶可謂忠於季氏矣諫文子則曰君長誰受其咎繼畧所樹之檟林氏謂文子無禮於穆姜而匠慶亦無禮於季孫豈其然哉

魏絳和戎

無終[杜]山戎國名子[林]爵也嘉父[林]其君名使孟樂[杜]其使臣如晉因魏莊子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大義深算盡此數語後世喜邊功者全不知此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國策海大魚同此語聳而不盡亦進言一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杜]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號公曰后羿何如[杜]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仕居反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杜]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莫邦反圉[杜]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仕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林]伯明寒國君名寒浞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彭士望曰時晉悼必有嬖臣引之田獵者故絳言危盡如此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林]夷羿之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古今竊國秘計不出此八字愚弄其民[杜]欺罔之而虞羿於田[杜]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杜]信浞詐不造次羿猶不悛[杜]改也七全反將歸自田[杜]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林]羿之家衆爲

浞殺羿而烹之以羿之肉食羿之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殺之國門
靡。[杜]夏遺臣事羿者奔有鬲。革氏。[杜]國名今平原鬲縣〇狄梁公郭汾陽合為一人浞
因羿室。[杜]就其妻妾生澆五弔反及豷許器反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杜]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
后相所依處澆於過。處豷於戈。[杜]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林]斟灌斟鄩餘民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
於過。后杼[杜]少康子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杜]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
之號失人故也。昔周辛甲[杜]周武王太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杜]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杜]掌田獵之箴曰。芒芒禹

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杜]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杜]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杜]猶數也[林]有國家者不可數重武事〇
一段俱暗諫好田此四字君着在代狄上說用不恢於夏家。[杜]羿好武有夏家而不能恢大
之獸臣[杜]虞人司原。敢告僕夫。[杜]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杜]及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趙充國上方略似此然和戎大利必須本領強而後可為
若漢唐和親直是苟且卑陋宋則奄奄無人氣矣戎狄荐居。[杜]聚也貴貨易土。[杜]猶輕也
土。土可賈焉。禧按謂可以財物賈易者舊註非一也。邊鄙不聳。民狎[杜]狎

慣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
看他又插入此四字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鑒戒用明德為諸侯度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杜]傳言晉侯能
用善謀十一年。晉及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
師蠲。[杜]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廣軘皆兵車名淳耦也[林]廣軘車相耦
各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杜]列也縣
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杜]皆樂器女樂二八。[杜]十六人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在四年

〇魏世做曰和戎以正諸華似以末舉本矣然時務有綏急本末亦非一定惟主治者善用之戰國趙武靈頗
得此意〇鍾惺曰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孔明伐南中而後窺中原先著後著皆如此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杜]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夕伐鄭成虎牢
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賜樂辭樂君臣各盡其道如此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不居功賢矣須不忘規忠臣愛君無已如此
詩曰。[杜]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便便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

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林]晉有戎患則日虞四境之狎猝不能濟河而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林]君不可廢而不用臣不可廢而不受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魏禧曰靡以夏臣事羿優游歷年之久必有陰圖復國而不能者其奔有鬲亦必知鬲之可有爲也敢終

滅浞而立少康但浞已全有夏土篡王已四十年勢大根深而靡收二國之燼何以滅浞惜其因時濟變妙用不傳此古今事仇第一忠臣第一能人後世柰何以管魏藉口哉至若狄梁公以口舌反唐祚呂好問以蠟事通國情用心畧同而事之難易功之大小相去百十矣○又按羿逐相八年而浞殺羿靡遂奔有鬲又十八年而浞殺相又四十年而靡滅浞計靡爲夏臣則當羿逐相時年極少不下二十更歷六十六年始成中興之功則靡亦將九十矣期耄之年猶能成此奇功始歎古今純忠之臣蒙面事仇計圖後舉事勢未就中道阻喪而被不義之名冒不白之寃於千古者必有其人可爲傷心然州吁不殺則石碏必不死浞不滅則靡必不死忠誠之至貫天地感鬼神固必有以全其壽命而成其功名也與○此當與論石碏任安世問一段參看

魏世傚曰有窮后羿而下絕不再及和戎只將虞獸博衍出一大段文字以好田二字點正再接和戎收束絕好格法

孔尚典曰悼公和戎以服諸侯及諸侯服而戎愈不敢叛此即孔明先服南中後謀中原之謀也余謂巫臣教吳害楚時使子反等見巫臣書即遣使重幣以和吳宣布巫臣之罪則可無一歲七奔命之患安在不可與晉敵哉故羣雄並立必擇小弱者與之和好而後并力以摧彊大彊大既服則小弱自歸孔明攻魏而和吳非忘吳也蓋以魏既滅取吳如囊中物耳明太祖當陳友諒張士誠並起之際遣使通好士誠亦是此意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杜〕具也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此知諸葛公之賢不在三百頃田八百株桑也以爲不使有餘財負陛下者亦猶自比管樂公之謙退如是爾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凌穉隆曰行父奸深忌刻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雖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小廉曲謹何足道哉

魏禧曰文子儉樸而推恩於人且曰聞以德榮爲國

華不聞以妾與馬唐李聽盛服玩或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何以見公忠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此二說者各有其義當文子時宜爲文子當聽時宜爲聽然後世士大夫爲聽者多爲文子者少即有爲文子者馬不粟妾不帛而念國人父兄者少其藏金玉重器備則又甚多也予嘗謂士大夫身服粗糲而家富資產雖儉德無足取已○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及平桓則富於周公又不逮前人多矣

魏世儼曰陳無宇厚施於民而竊齊國季孫行父恭儉而得魯政齊魯之君一失其柄則無非田季之黨矣惟公孫歸父不黨行父行父宣言於朝而使逐之謂行父之忠於公室則未也觀臧宣叔聞林父之言怒且謂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然則仲遂黨行父逐東門氏顯然可見

彭家屏曰易曰君子用過乎儉書曰克儉于家儉美德也而自上風之斯從風者衆矣季文子相魯而子服之妾衣大布馬食莠稂楊綰相唐制下之日郭公減聲樂京兆省騶從中丞毀第舍若景之從表鼓之

應桴轉移之機其速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審能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安在既流之俗不可去華而就樸哉夫世之所以日遂於奢者心有所艷爭以是爲榮也而律之以聖賢之道則可羞吝矣茍知爲可恥何故竭力以事之是在有以動之耳

魏禧曰隋大陳先處處揚北江上同此

莒滅鄫齊侯滅萊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杜]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杜]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三語攻取之法而遂圍萊[杜]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以偪萊至五年四月役託治城因遂圍萊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甲寅堙之環城傅附於堞[杜]女墻也埤土及杞桓公卒之月[杜]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子小反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三人率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共公名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林]莒附齊故　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杜]無宇桓子陳完元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杜]遷萊子于郳國　高厚崔杼定其田[杜]定其疆界

魏禧曰莒人滅鄫公榖皆以爲立其出而胡傳復以黃歇呂不韋釋舍鄫罪莒之義夫黃呂陰爲不義小人之尤者鄫人欲立莒甥而莒人能拒則非大賢不能矣舍鄫罪莒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爲正

魏世儼曰唐恃吳以入郢楚未復國而唐先滅江黃

第〇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　反內

恃齊亦滅蓋恃則必驕驕則無備無備則未有不敗者莫敖敗于羅僖公敗于小邾自恃且不可况恃人乎

穆子請立韓起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杜】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杜】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杜】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杜】起無忌弟宣子也名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杜】蘇言起好仁○人之當交賢人如此賢人之言足重如此○彭上望曰春秋已重鄉評開月旦中正之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杜】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為德【杜】靖共爾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杜】正已心正曲為直【杜】正人曲參和為仁【杜】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林】使起為卿而朝于君遂老【杜】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林】使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為師長也

魏禧曰穆子以廢疾讓弟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乎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者無所私利晉侯謂無忌仁知言哉

魏世儼曰城濮之役使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枝軫居之不疑無忌讓起而起亦然古人於朋友兄弟

讓則不辭受則不讓君父亦遂聽之所以異於末世也

伊佩曰王半山與程明道論新法王勞猶婦人冠出曰弟須救韓持當邪耳子國數語正是半山對症之藥

鄭侵蔡從楚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杜】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杜】子國之子不順【杜】不順衆而懼曰後數十年事明如指掌而乃出自童子之口何哉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杜】起師行軍之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范文子責士匄語自不同迂儒【林】此氣紗帽氣往往不中用如此語却別有可用處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果然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國何顏以對童子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林】黃河水濁一千年而一清謀之多族【杜】族衆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之難無成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似是而非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杜】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哀哉謀國者子展曰子展見識自是不同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杜】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

第120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32 版正內

會邢郤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杜】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林】晉以鄭為同姓之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杜】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杜】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杜】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二語老成壯猷。子駟曰。詩云。【杜】小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杜】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此一告少通【杜】鄭大夫。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杜】鄭伯。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責得無辭。而即安於楚。【林】受盟于楚以就便安。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杜】為明年晉伐鄭傳。

宋災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杜]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林]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以殺火勢陳畚挶具綆缶。[杜]畚賁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〇畚音本草器也挶九錄反綆古杏反缶方九反備水器。[杜]盆鑒之屬量輕重。[杜]計人力所任蓄水潦。老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杜]巡行也丈度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使華臣具正徒。[杜]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所主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杜]隧正官名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杜]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杜]向戌左師使樂遄市專反庀刑器亦如之。[杜]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亦具其官屬如左右師[林]使皇鄖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杜]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杜]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杜]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杜]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二師令四鄉之大夫敬用享祀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杜]祝太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遷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杜]士渥濁之子莊子也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杜]問宋何

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竹又反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杜]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於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於鶉火之柳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陶唐氏之火正閼于葛反伯居商邱。[杜]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杜]謂出內火時相息亮反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相土契孫商之祖也祜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杜]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林]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則禍亂生殊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孔穎達曰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羣臣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

魏禧曰於火政知古大臣之遇災不茍於公問知古人君之遇事好學於士弱之對火災知近臣掩過之

足惡於對國亂無象知亂世災祥之無憑

穆姜論占

穆姜薨於東宮[杜]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艮下艮上艮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林]遇艮之八前後說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爻不變愚按乾爻七九坤爻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坤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為少陰不變文公之說真發明先儒所未到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林]此變卦蓋艮五爻皆變為隨隨其出也[林]史謂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君必速出

[林]君謂穆姜不久居東宮姜曰亡[杜]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杜]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林]婦人卑於丈夫固在下位[杜]姣淫之別名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數語是千古論占之法與三卿為主可謂衆矣理同

妙凡凶人及行惡事而得吉占者皆不可不知此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死而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彭士望曰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後事能悔但當事把捉不住耳穆姜巫臣滔滔皆是

魏世儼曰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極其才智幾於易姓受命穆姜脅公去季孟之言殊無着數豈得以論占爲聰明哉

彭家屏曰嘗考穆姜移宮之占蓋知易之體無定而用無方也凶人得吉卦無德以勝之雖吉得凶也吉人得吉卦宜可受福矣尤必戒謹恐懼至誠不二守正不回以俟休命之自至故彖爻之凡言吉者必先言貞言孚言惕言厲也不然雖吉亦凶也聖人垂戒之義深矣哉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雅若田反秦大夫林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林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杜猶宜也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杜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四段敘法林代韓厥將中軍猶浴稟韓厥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林假遜匄居已上使匄佐中軍已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

爲賢而爲之佐林武將新軍而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杜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杜不及晉國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杜楚地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爲十年晉伐秦傳

穆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而歸重於將帥之讓賢尤爲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晉楚所以相雄長也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魏世儼曰孫子所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非

自憐也正所以為必勝也子囊善於謀國守勝矣歷數晉政之美且曰事之而後可亦欲激楚子令諸臣各得其使然後再與爭衡惜楚子不悟所以終悼公之世而楚不能與爭也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杜]鄭從楚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專門。[杜]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杜]二國從下軍 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杜]表道樹也二國從新軍 甲戌。師于汜。凡[杜]鄭地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杜]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眚圍鄭。[林]赦宥軍之有過眚者而後圍鄭[杜]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杜]荀偃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杜]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知武子荀罃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杜]分四軍為三部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杜]楚也 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杜]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 大勞未艾。[杜]息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杜]子駟 公子發、[杜]子國 公子嘉、[杜]子孔 公孫輒、[杜]子耳 公孫蠆、勑邁反[杜]子蟜 公孫舍之、[杜]子展 及其大夫門子、[杜]卿之適子 皆從鄭伯。晉士莊子[杜]士弱 為載書。[杜]盟書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不可少與晉定盟如恩所云者正在此時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杜】猶委頓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數語亦能應變二十五字長句　荀偃曰改載書【杜】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杜】遂兩用載書

穆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屈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子騑輩乃欲唯禮與彊是從夫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楚皆彊並從則難鄭人於是爲無信矣

凌稚隆曰按秦侵晉晉以饑弗報而鄭方服楚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蓋報秦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忽於其所可緩也

魏禧曰鄭介晉楚二國交伐至於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可謂憊矣守信受兵背盟亦受兵然則如何而可曰當鄭之與晉盟也曰小國不幸介於兩大從君則楚必加師從楚則君必加師鄭唯有亡而已今鄭既以義從君請與君盟曰君退而楚師至必告急於大國凡幾日而達晉幾日出師幾日至鄭之城下共以幾日爲期鄭敢嚴兵守國以待君不及期君師未至而背晉從楚者鄭受其罪過期君師不至是鄭力殫而從楚也大國不得加兵矣從楚之盟亦如之或曰

鄭宜從其正者晉爲中夏且周親守晉絕楚可也夫從晉雖正而楚甚彊晉蓋有畏楚而不敢救者矣然則先從晉焉其可𦵏正名問曰鄭與晉盟矣楚來伐未及期晉師不至而楚急攻國且危奈何曰使告於楚師曰晉與吾盟曰大國之至必遣使以爲鄭講有期日矣踰期而晉不至則鄭成於大國無罪也願大國哀鄭之民人徼福於先祖無急攻鄭晉師至大國爲鄭請命焉大國必勝鄭之從楚蔑有二矣晉畏大國之彊而不敢以踰期而不至則鄭請服晉不得加

兵是鄭長爲楚外臣也不然大國去而晉師來守戍則怒晉服之則怒楚鄭唯有亡而已如此則楚將不急攻楚不聽而鄭破雖從楚不及期亦可以有辭於晉矣

晉悼公息民

晉侯歸（伐鄭未得志）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杜】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林】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彭士望曰晉臣私積齊臣私施一舉而出積是第一難事宗戚何以不怨）國無滯積亦無困人（難）公無禁利亦無貪民（尤難）祈以幣更（【林】祈禱於神以幣易牲）賓以特牲（【杜】務崇省）器用不作（【杜】因仍舊）車服從給（【杜】足以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杜】三駕三興師也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鍾惺曰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看他和戎全非偷安

言言自有主張事事自有本末

彭士望曰晉饑非節儉則就弱矣報秦服楚全在此處○與主未有不儉衞文布衣帛冠終至富盛凡富彊生於勤儉但不宜太刻覈耳知此則可定管商優劣也

魏世傚曰悼公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偪鄭三分四軍以敝楚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使彭越黥布反楚地楚備多力分卒以滅楚隋高熲取陳謂聲言掩襲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不出數年陳人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而陳始困即吳之謀楚亦用三師以肄之故吳卒得入郢也按晉秦爲仇讎楚結秦以害晉吳楚爲仇讎晉結吳以害楚然楚受吳害而晉不受秦害者楚好加兵於吳晉則止守其邊疆至秦師數侵亦不遠圖報復蓄勢敵則力均守易而攻難此主客之勢也楚再伐吳而再敗吳一伐楚而吳即敗秦之于晉亦嘗約楚爲援然侵晉不能大得志於晉即櫟之戰晉敗績者晉士魴少秦師勿備爲庶長鮑武所乘要亦敗其偏師非有覆軍失將如子重子

囊之於吳也其後楚不敢出晉乃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櫟之役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卒以無功觀此則彊大之敵非有釁可乘斷不可輕舉輕舉必取敗矣○吳人以庸浦之役來告敗於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葢以楚之彊大勝不可保一或取敗則前功盡喪此宣子不言之隱也先是晉楚爭鄭時秦景公乞楚師伐晉子囊以晉卿輯睦勸王勿許其識不在宣子下惜乎狃於庸浦之役而驕功輕敵卒以取兵耳

魏世儼曰楚莊王臨終戒諸臣曰無德而强爭諸侯不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若使楚之君臣能守其訓息民之舉先晉而行悼公雖賢卿師輯睦又何以加於楚哉此足爲古今不守先訓者之戒

彭家屏曰外攘必本内安晉欲抗楚而謀所以息民得本計矣然國有經費務施舍則用不給用不給則國病矣故晉悼之崇儉又惠民之本也史載息民之主無如漢文然惜百金之臺衣皁綈之服後宮無文繡霸陵用瓦器躬行節儉以求國有儲偫卒得除民

田租十年不賦可知欲行愛人之政者其必以節用爲先資乎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晉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杜]妘姓國 而封宋向戌焉。滅國以封人，師出無名，而士匄亦為此謀，范武文之德衰矣。[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攻人者不可不知，然罃止知此說耳。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矣。管仲相桓公決無此舉動，孔子所以賢之也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杜]秦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故攻之 縣懸門發，[林]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 聊側留反人紇恨發反抉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狄虎斯彌[杜]魯人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林]蓋以大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林]自當一隊[杜]百人為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邶風也 主人縣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墻，則絕斷其布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乃退。帶其斷以狥於軍三日。[杜]帶其斷布以示勇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杜]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杜]向夏恐有久雨 請班師。知伯罃怒，投之以機。[杜]本作几 出於其間。[杜]出偃匄之間 曰：女成二事，[杜]伐偪陽，封向戌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杜]既成改之為亂命 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深文以激之[林]謂變易其罪於我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匄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杜]不任受女此責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杜]月四日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杜]月八日 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之東門之役，而顧請賞耶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二字句 宋魯於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禘按：反以此為觀禮，異哉！世之以僭偏鳴得意者，率是見也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則宋得以桑林享晉君 舞師[林]樂師 題[杜]識也 以旌夏。[杜]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林]更衣之舍[杜]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

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杜]晉地疾。[杜]晉侯疾也卜桑林見。[杜]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杜]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以見[杜]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杜]疾差也以偪陽子[杜]爵也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杜]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無故滅人國而以為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不犯獻公修虔祀歸職貢于王此奉妘祀使周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一班假道學而左氏每用如此糊塗贊嘆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杜]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杜]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禧按此等收結史記韓文多祖之○魏世儼曰亦與前鄭人紀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殽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桑林為可乎鄢陵之戰士爕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偪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己出雖欒書中行偃之專偪未敢肆行一事及偪陽之役荀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荀罃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杜]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杜]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杜]不使獻所獲初此初字可删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杜]攝君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杜]公宮殺子駟

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杜]公孫夏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林]未儆戒守備而出尸而追盜[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杜]子國子聞盜為門者[杜]置守庀羣司[杜]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杜]尉止子司齊[杜]司臣子奔宋

魏禧曰子產能人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情不以泰乎

魏世傚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孝而不謂員為不義子產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為已泰不知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刼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為也子西之即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尚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疎乎使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子之喪為之制哭泣之節哀毁滅性者不得為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為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死其亦宜

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

彭家屛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為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其及禍也然怨發子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荀罃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偪鄭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杜】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林】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杜】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晉知之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語是已又致怨焉何為但當益修成德使鄭自服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謝文洊曰荀罃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命四字故今定主意单用罷之一法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致怨楚人亦還【杜】鄭服故也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況現在鄭乎見楚而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勝負起見耳盍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歷述晉君臣之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師略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强於晉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罃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杜）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杜）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不獨不誅而已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亦似有理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八字是經國大體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不獨焚之而已（杜）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眾而後定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欒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傚曰或以子孔為載書子產曰眾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丘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奴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

丘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

魏世儼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即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間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今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共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優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產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爲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穆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真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與（【杜】二子王卿士）爭政。王右（【杜】助也）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杜】欲奔晉）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何說【杜】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杜】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杜】爭曲直）王叔之宰（【杜】家臣）與伯與之大夫瑕禽（【杜】伯與屬大夫）坐獄於王庭。（【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孫應鰲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矣又不能自決而待諸侯之卿聽之）王叔之宰曰。篳（必）門閨竇之人。（【杜】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杜】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情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杜】旨至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不勝其富。（【杜】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林】在下而無求直之也）則何謂正矣。（【杜】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杜】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杜】使二人合要辭以相辨答）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林】理曲無以為答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杜】代王叔）

范宣子讓德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杜：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杜：代荀罃），士匄佐之（杜：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杜：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杜：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杜：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所謂君子之德風）。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子嘗謂晉劉寔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貫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敍暢論利弊，詠嘆盡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偽讓之風，又黶所恥為矣。

彭家屏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皐陶、稷、契；命垂共工，讓于殳斨、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謚共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以惡謚而毀滅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杜]傳言子囊之善

魏禧曰楚王知過子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曰漢貽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成王楚共十歲即逆折二卿不錮巫臣恨無賢輔以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㚟敖畧反猶在楚[杜]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杜]征謂巡守征行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杜]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杜]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杜]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凌]稺隆曰夫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惜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林]欲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吳爲楚喪而伐之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晉與楚爲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眞有爲吳之志也況誅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益設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並行不害【杜】莒貳于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杜】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杜】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式占反【林】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蓋戶臘反【杜】苫之別名【林】言汝祖無褞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

蒙荊棘【林】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荊棘也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杜】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杜】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杜】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杜】堯時方伯姜姓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明晉賜不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明戎報不薄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杜】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杜】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實指一事加意發揮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杜】角當其頭也掎踣其足也與晉踣【杜】蒲北反僵也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又虛括一句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直歸罪于晉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明戎之無罪不與于會亦無瞢莫贈反【杜】悶也焉賦青蠅【杜】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退隱料其情宣子辭【杜】辭謝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連帶叙法左氏每有此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緜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杜】吳子乘之長子 既除喪將立季札【杜】諸樊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公子負芻 將立子臧【林】事在成十五年 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杜】此讓是諸樊適子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子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蓋其性自有不樂于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逮矣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爲不當安得以後禍歸獄耶

魏世傚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儼曰子臧固讓弑嫡之賊尤爲非是若札當三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爲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終弟及始于商之大庚後儒非之以爲是啟亂源非正道也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顧論者乃以闔廬之弑僚夫差之喪國追咎季子謂其讓實爲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爲之遷就哉若逆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即以闔廬夫差之事論之闔廬爲吳謁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弑奪之事此即兄終弟及足以名禍之明驗也假使季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保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

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爲君子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爲折衷也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杜】在十一年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杜】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林】子蟜公孫蠆懿子北宮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彭士望曰鄭初服晉故獨自效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杜】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杜】秦地不獲成焉【杜】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杜】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退從已○禧按令是但出語太倨故侈汰者不服○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黶即違之范宣子讓黶即從之待凌汰人尤須謙洽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林】黶將下軍故下軍從之歸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伯荀偃莊子魏絳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林】言荀偃命馬首是聽是使人各從其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杜】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此論亦未是然則中軍之令不能行於偏軍之佐矣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以從命爲待也○伊侃曰唐以郭李元勲難相統一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欒黶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荊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何於黶何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士望曰偃能悔過亦鑒于卿以全師爲上策○禧按此亦未是此與荀林父卿事同。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卻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杜]鍼黶之弟也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杜]士匄子馳秦師死焉。可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反則鍼雖馳秦師而可以不死也過矣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望曰此事賴鍼稍有生色鍼爲兄補過而黶乃以逐鞅鍼死不賅矣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棫林之役衆皆遷延荀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是黶娭偃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死并逐鞅皆侈汰不情取亡之兆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杜]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林]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情書于伐秦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而次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再罪而無譴晉于是失刑矣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杜]黶之子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杜]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林]言晉人之思欒書如周人之思召公周人猶愛召公之樹何況晉人而不愛欒書之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妙論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爲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人出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杜】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杜】晏也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杜】文子邑 孫蒯【杜】文子之子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公欲以諭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林】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杜】蘧瑗 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杜】言遂君更立未知當差否 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出境○君昏已能匡其失可也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死君之難伯玉從近關出吾所未取論詳雜問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杜】獻公弟 奔齊公如鄄【杜】衛地 使子行【杜】群公子 於孫子【杜】使往請和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杜】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佗與差為孫氏逐公 公孫丁御公

子魚【杜】庾公差 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禮射不求中 射兩軥而還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時人懷私恩而不知大義多如此 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杜】佗始與公差俱退悔而復還射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佗臂 子鮮【杜】公之母弟 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杜】告宗廟 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俗違道以媚鬼神者之惑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林】巾帨手者櫛理髮者言我事定公為夫人而暴虐使我如婢妾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杜】厚成叔名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杜】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為人臣而不敏達為君之難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如此增其淫慝發洩而為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 衛人使大叔儀【杜】衛大夫 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杜】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杜】即厚成叔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為國不可無人

如此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杜言其貪○可笑至此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杜穀衛大夫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也不得已耳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林以為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喻已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立公孫剽杜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杜盟會之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林弔失國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林與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其所言皆惡也林註非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忠臣深心快識如此與之言道杜順道理臧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欲無入得乎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曠杜晉樂太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開口便說妙用或者字又用實字措語最妙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君先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民報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林困若其民之君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杜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彭士望曰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杜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杜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林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以相輔佐也士望曰可見友輔無人少得無一日離得一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杜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杜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杜樂人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杜規正誨其君士傳言杜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杜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杜旅陳也陳其貨物

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杜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士望曰師曠亦甚責衛無諫臣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作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士望曰說得天心豁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子家羈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衛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茂視師保寄郲而以郲糧歸則又甚焉然曾昭終卒乾侯而衛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覊雖賢無復國之謀歟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兵法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杜在前年）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能而示之不能是也）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杜吳險阨之道）要而擊之（擊其惰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儆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衆恃力恃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子午也 必城郢。穆大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竟入郢矣。大臣謀國，區區設險，亦策之下者。○魏世儼曰：員之入郢，數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為非，然則王公設險守國，其亦非耶。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杜】前年謚君為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杜】叔敖從子 為大司馬，公子櫜訖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杜】莊王子子南 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八字精簡包蓄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傳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彊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杜】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此語可鑑。凡士大夫官歸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杜】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遇目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真實，然宜引咎，不當委兄。

魏世儼曰：為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師慧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在十年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杜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杜樂師也筏慧其名三月，公孫黑杜子皙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杜以司臣爲賢故放之○謝文洊曰賊中亦有分别子罕惜才如此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小便其相曰：朝也。杜相師者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慧舉止言笑益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閒發出堂堂宋國却被一樂工借小便數落痛快無比與范雎無王不同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士望曰鄭工不瞽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士望曰宋臣不聾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能改過十二月，鄭人奪堵者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士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爲杜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鄒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彭士望曰無故重一獻於卿相必有求也弗受省多少事○子罕頗警於師慧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名言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士望曰真大臣持己語妙出得平和無形跡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真情名言納此以請死也。杜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士望曰尤難在此體恤周詳務求得所真宰相器杜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杜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處之盡善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爲獻玉者周詳謀畫，亦不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爲寶之言，真至論也。

子罕分謗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杜】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杜】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杜】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杜】杖也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此等亦要權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詳雜問【杜】抶決罰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杜】謂門戶閉塞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林】傳善子罕分謗○凌稺隆曰子罕恐以得罪而爲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屛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況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譽己而抶之以分謗其爲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爲何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杜】晏嬰之父也。晏嬰麤縗斬【杜】不緝苴【杜】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以爲經帶。杖【杜】竹杖菅屨【杜】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哭以出之【杜】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遜辭畧答家老○稽按即答以是禮也亦可

平陰之戰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杜]獻子所弑者○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杜]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杜]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杜]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環齊靈公名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杜]民也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信於神而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杜]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杜]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穆文熙曰魯莒自其鄉入此獻子詭言以惑齊人未必為實惟晏子能知之惜齊之不用耳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其謀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杜]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杜]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晉人慣用此法而從之[杜]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杜]不張旗幟歸穆文熙曰兵法所謂疑兵蓋故示有餘也然亦因其可疑而疑之耳使敵人偵候其情因而薄之則兵勢既分反以致敗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鳥烏得空營

故樂邢伯[杜]晉大夫邢侯告中行伯[杜]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林]齊之勇士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軍不和必敗用師之際何擇于刑人若夙沙衛殿則綽最未必獲而晉豈能如入無人之境乎○圍防之役齊獲晉臧堅使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使其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杙抉其傷而卒此衛殿齊師而綽最以為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尋事如此夫以刑臣禮士且不可況以凌轢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媚奄公卿諸之愧卒倉棄師適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況陳兵鞠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為監軍總督乎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汗下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上巽曰卷性陰狠尤善報怨每惧國家大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豆頸也[杜]曰。止。將為三軍獲。[林]為三軍獲生俘不止。將取其衷。[杜]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杜]反縛之其右[杜]州綽之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遁乃分兵四掠又於此敘出上中下軍之將又是一格十二月戊戌。及秦周。[杜]魯大夫伐雍門。[杜]齊城門之

萩。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楢。勅倫反[杜]木名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乃多反士弱。[杜]二子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林]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杜]枚馬撾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光與郭榮[杜]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杜]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

鞅。應猝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智略勝力人及其為君昏淫如此真不可解乃止。[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衆馬之鞅齊侯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鄭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七其國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杜]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

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杜]癉疽惡瘡[林]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患惡瘡又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林]因病痛而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杜]士匄中軍佐故問後鄭甥荀吳也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杜]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杜]大夫稱主[林]言不合其心目猶開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杜]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杜]續也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愧以私待人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蓋晉不欲戰知靈公輕而無勇故爲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苻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爲聲援不出奇以攻其無備也

左傳經世鈔卷十二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鄭子孔[林]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杜]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林]知晉不與已使告子庚[杜]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林]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迫于君命爲此等處法最得鼂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債乃欲自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衆也

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杜]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杜]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知此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次于旃

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杜】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 右回梅山。【林】楚師右回鄭之梅山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杜】再宿也 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杜】魚齒山之下有滍水 甚雨及之。【杜】及楚師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杜】晉大夫 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杜】歲月謂 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杜】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杜】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杜】以自守也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杜】子孔失衆久矣攻强者必其情之所欲 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杜】亦以國討爲文 子然、【杜】子革父 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杜】子良父 圭嬀之子也。【杜】宋子圭嬀皆穆公妾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林】二母相親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甚相親愛 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林】即子孔 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禧按人之托身托家不可不慎如此益托有德則進退可以無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福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勢力而自驕居抑又甚已 三室如一。【杜】言同心 故及於難。【杜】二子并及難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林】子革即鄭丹爲楚右尹 鄭人使子展當國。【杜】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魏世傚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之彊敵壓境奸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內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爲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名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鳥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爲輔氏況三室如一乎觀子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己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作林鐘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鑄鐘聲應林鐘之律因以為名○禧按鞌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刼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杜】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杜】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借晉之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已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杜】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諸子仲子戎子。【杜】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矣乃不免何哉閒諸侯難。【杜】閒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移文熙曰靈公廢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强諫而為之傅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林】崔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怨戎子廢已故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杜】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穆文熙曰按子光聞父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為惡已甚何瑕識尸諸朝之為非禮乎因疑環之死未必非光為之他日踰墻之禍乃其所也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杜】光也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杜】易已太子位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地而兼其室。【林】高厚為牙太傅故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如此則荀息不得為賢矣從君於昏也。【杜】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齊慶封圍高唐弗克。【杜】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故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城守者當知此殖綽、工僂會【林】齊大夫夜縋納師【林】因其會食夜縋城納齊師臨衛于軍彭士望曰衛畢竟攻綽于

伊侃曰殖綽耻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縋納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臨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

魏世儼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弑逆之禍光雖未顯弑而父病即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減商臣哉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杜】邾大夫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杜】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杜】國中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便食漆閭邱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皁牧輿馬【杜】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林】謂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林】賞其大盜去其小盜或者其難去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洒濯二字精微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

（名彰以懲不義）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爲國矣

石星曰臧紇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爲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者如此

楚薳子馮辭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魏世傚曰作要官而能訪于人便不尋常）於申叔豫（【杜】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教微）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杜】綿衣）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追舒）爲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而不爲子產知難而爲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爲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

自三代以來未有養死士之衆者其患自盈始以爲賢曰四公子者非也

晉欒盈入于絳

欒桓子（〔杜〕欒黶）取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欒盈）范鞅（宣子之子）以其亡也怨欒氏（〔杜〕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鍼死鞅反桓子逐之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杜〕桓子妻范宣子女范氏堯後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林〕欒氏家臣）幾亡室矣（〔杜〕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林〕懼其治州賓之罪）愬諸宣子曰（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其子必於淫人矣欒祁出姜之類是也）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林〕主謂欒黶大夫稱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譖人者其事偽而其情必真故能入）范鞅爲之徵（以至親仇人爲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以入絳在多士然懷子所以殺身滅族者正在多士也亂世不結士不可結士不可）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司馬懿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遣故宣子能殺箕遺諸壯士也）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十子皆盈之黨）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杜〕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杜〕盈邑）欒盈夜見胥午（〔杜〕守曲沃大夫）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諾亦足見盈之得士心也）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何如二字先爲無定之辭以探衆志妙妙若說得死然衆人不從便無轉手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盛公子陽生是也有媲探衆志既順而後爲之者胥午之伏欒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面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爲下卿爲曲沃主矣而曰孺子是背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真情）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衆志未同事未舉而禍至出之遲則恐衆志少殺三思而懼禍不驟不遲此非深心敏識强力者不能）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禮曰盈何不因舒夜入更足伴人驚亂無措若中夜突至迅走公宮宣子特召王鮒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便者矣故掩劫之舉莫若夜起能以少爲多以弱爲彊不可測識也故尹繼倫躡契丹揚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滑夜冒雨虛張隱約皆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乘則舒與盈先有開會是氣必可夜入者也○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道里如斯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初欒盈佐魏莊子（〔杜〕魏絳獻子之父）於下軍獻子私焉（〔杜〕私相親愛）故因之趙氏以原（〔杜〕趙同）屏（〔杜〕趙括）之難怨欒氏（〔杜〕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杜〕韓起謂趙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杜〕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

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杜】荀盈少而聽於中行氏【杜】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宗○禮云公嬖自與執政善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林】七輿官名樂王鮒晉大夫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得先着若固守於家欒魏先如公所殆矣凡究象者必先據君益名正勢便公私皆利也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心志張皇手足無措桓子先示無害以安其懼而後知謀可行數語是范氏轉危為安之本功在成戰上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林】財利之權賞罰之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使字並貫下范鞅蓋鮒一面使宣子之宮一面使鞅逆魏氏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死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變有以為不害而懈者有以為必害無可救而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時精神無一着不到處是眞能用謀者矣公有姻喪【杜】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杜】晉自殽戰還嘗墨縗○陸元朗曰冒絰以絰冒其首也一云縗冒絰三者皆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入公宮耳杜云為婦人服而入未是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字寫得范鞅眼中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起乘撫劍持帶越做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而舒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狀從以義激之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凡此等機會皆有天數但非能人則不能用古人因敗為功轉難為易處最須着力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提出一賊字一君字對說又提出二三子舒將舍君從賊舍衆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欒氏乎急遽中字字有千鈞之力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杜】驂乘必持帶備隋隊也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林】獻子之僕請所往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人必恐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知也處變未有不出險能成功者欒魏未合鞅出不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不得○魏舒顧助欒氏宣子賊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已無能為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忤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其事者此眞善用人者也穆文熙所謂氣度恢谿者如此初斐豹隸也着於丹書【杜】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

胡古者着曾用皆效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所謂實之死地督戎從之從之謂來攻公宮踰隱【杜】短墻而待之【林】豹過短墻而待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云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無布置一味用力使勇督戎一斃百事解散范氏之徒在臺後【杜】公臺後欒氏乘【杜】登也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死○彭云用劍帥卒退者斬之欒氏退攝車從之【杜】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杜】盈之族曰樂免之鞅言樂當免已註非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杜】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

而覆〔杜〕欒樂車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杜〕盈之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盈之亡誠雖非其罪然是欒書譖三郤毒發也不止弒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拿穩處真濟變能手○欒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死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欒氏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朱家之見滕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之國當修德以自强不當植黨以自强植黨則必恃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欒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熳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碏篇一味簡淡藏鋒歛鍔較難爲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强如子產爲政篇妙處在半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爲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斲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鮒之計岌岌殆矣宣子信淫女之譖而以鞅爲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爲國用匄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爲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逐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入絳之亂皆匄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曰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害也欒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死生肺腑相託行踪詭秘其甘甚矣爲人臣而要結死黨將何爲哉宜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欒盈出奔楚。（魏世傚曰始終不白其母之淫譖志亦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爲宣子忌之耶）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杜】叔向之弟）叔羆、（【杜】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林】罹也）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杜】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樂王鮒桓子晉大夫○禧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爲福而能爲禍使鮒御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亂世之道）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奚○君子立朝能使人信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不苟且因人以免最是立身大法）室老（【杜】叔向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杜】請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林】言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爲悅者也何能必行其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狐之讎其舉於內不失祁午之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直也）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小人常態）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蓋樂王鮒恨叔向不應不拜故以此對○穆文熙曰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構焉如樂王鮒者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老

臣謀國之慮遠矣）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杜】傳車）而見宣子。（世傚曰祁奚已老而乘馹以免叔向忠臣憂國之心至死不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君子爲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千古名言○彭士望曰四字說得公普）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士望曰四字說得鄭重）不亦惑乎。（三疊互文却三變）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士望曰看其以虎也四字說得要緊）棄社稷。（警句）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士望曰叔向以祁大夫而免盈以多士而滅亡乃知士貴擇不貴多也）不見叔向而歸。（【杜】言爲國非私叔向也○陳氏曰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叔向亦不告免焉。（不告免益見祁奚之高）而朝。（【杜】不告謝之明不爲已○士望曰不告免妙與待命無異○禧按兩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古人精神對針處）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杜】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杜】衰壞）族也。（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耳）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杜】皆晉大夫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杜】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欒氏之臣辛俞又當別論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林】猶勇也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所變皆此類欲不亡得乎○孟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不氣矜者亂之本也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杜】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林】言臣但為僕人尚新未得効勇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願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之周顗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曰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杜】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魏世儼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亦以見名過其實之難居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敎○凌稚隆曰按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曰倍賦是以二入公也○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人則且以為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敎多多矣處淫佚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褰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杜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杜鄭卿官）公孫僑（杜即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杜魯襄公八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杜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謙言執事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杜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杜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杜同盟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林朝正于晉）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杜在十六年）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直又反杜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林蒸鄭伯見于晉君嘗酎之時）與執燔焉（林與執燔肉以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杜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林其間不朝于晉之時）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杜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杜：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杜：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林：使段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真能愛子孫者），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三年盛祭以羊豕，四時祀以一羊），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不虞字妙）（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鄭子張其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眞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爲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邶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衛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子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象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死，嫁娶恤孤子女，由親以逮其疎，而厚禮厚糈以結其仁人君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厚。不奢不僭，則上不忌；少所可欲，則上不貪。夫是以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爲是富之亟也，福未至而禍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以其十之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

二交游餽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
久之產薄財羸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
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懼焚
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
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募財貪躁之士進網密
則奸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太禍者比比矣曰
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真龍者也士有真偽在善識
之而已故欒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死今
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債事不能有為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
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
大有為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
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予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
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
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為無弊黑肱

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
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
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
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遠子馮爲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杜】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杜】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不可尊觀起之已事極諫子南乎李懷光之子璀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璀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讐主耶王遂殺子南於朝

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犯命取殯子南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皆有禮制惟二三家臣其少忍之○魏禮曰介君之寵以早請父尸亦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禧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爲也且使棄疾爲雍姬更奈何詳雜問○凌稱隆曰棄疾之爲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爲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其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爲救也終則指君爲仇人寧死而莫爲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爲忠而實成其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爲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與父

之間無一而可者也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五綺反爲司馬。屈建【杜】子木爲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以子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爲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眞至言也○士望曰更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已不箴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魏世傑曰立辭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八人平日亦自附爲子馮知已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者受者皆以爲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分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曰危甚朋友關係性命一人已足不似樂盈憤憤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即托疾以辭令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絕之已甚。何也。蓋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閟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曰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者矣盖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既誅心服豫者必甚故豫極爲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奇法又在于巽語法語之外也○范睢初見秦王意亦類此

熊顧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爲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爲矣故再命而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倣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曰竊負而逃舜可爲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爲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皐陶之父殺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而終爲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爲仁至義盡也楚康告

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儼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告棄疾則殛鯀興禹固無不可即逃之他國亦無不可既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大叔

鄭游眅（普板反〔杜〕公孫蠆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杜〕即游眅）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杜〕眅子）而立大叔（〔杜〕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貽惡也（於此知凡爲人子孫者若祖父修怨於人本乖情理惟有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强飾其過而誇善於人盖人情最忌不平人欲發抒其不平則祖父之惡益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間者也〇無貽惡若止爲游氏盖懟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亂之意而盡泯之矣子展直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爲此者盖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爲鄭患夫伯州犁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況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爲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内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既無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已事可見也涂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展之情恐未必爾盖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且當破格用之以紓晉楚之患豈僅僅復所而已耶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申公巫臣中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〇孔之逵曰亡妻之人既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强家大族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死而呑聲矣且誑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毀國法摧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〇世傑曰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亂廢之獨不虞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已則必爲之平怨而後可蓋鄭於强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皙之於子南皆屈法相全況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禮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既得人而又不絕游氏之世亦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興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杜公鉏）長而愛悼子（杜紇也）欲立之訪於申豐（杜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人雖私愛必假以名）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此與賈詡不對曹操而曰思劉景升父子各有好處）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何爲）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上賓）旣獻（杜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滌絜之　重直恭反）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杜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杜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亂人家事以爲智愚甚矣）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杜閔馬父○非子馬則季氏有崔杼之禍矣人有子弟何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凌氏謂子馬論甚是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禍福只是爲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不取○禧按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自見）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能人）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徃盡舍旃（林使公鉏爲武子設燕禮武子以享燕之具徃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

鉏故公鉏氏富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却領畧以深其智術用法不同又出為公左宰[杜]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士望云紇壞心喪品只博得一愛字究竟博得一怨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杜]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杜]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紇欺公鉏為常才故順季氏立悼子豐點私知公鉏能得於季氏眼光勝紇多矣苟立羯請讎臧氏。搔著痒處公鉏不得不從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林]秩為其長子固所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公鉏身遺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為人廢長計之失矣[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尊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武仲故智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孟孫已卒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呂端所以書笏趣太子也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旁觀者明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剌著痛處季氏不得不從且夫子之命也[林]証以為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名言乃逐臧孫者終為愛我之季孫疾疢之言大驗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魏世傚曰紇至此始知公鉏非恒入心悔前舉之誤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愚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不順於先發見公鉏廢秩立羯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士望曰此皆鉏點有許多機局逼制臧氏處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杜]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杜]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禧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藉除而自歸于季氏其可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杜]見其有甲故○凌穉隆曰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以甲逐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用智人結局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林]鑄女死

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杜]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杜]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杜]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杜]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杜]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杜]為自為請○用智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身而自亂其家耳何益哉臧孫如防[杜]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用知人回顧語○凡人使機巧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說盡古今弄聰明人底裏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勳。【杜】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林】敢不辟防邑而去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杜】據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巳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杜】謂奔亡者而問盟首。【杜】載書之章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林】在宣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杜】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林】在成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基【杜】猶與也其孟椒乎。【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甲從則疑於爲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閔子馬臧武仲俱提局外。以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

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杜〕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杜〕旋齊大夫俱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杜〕狹路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使其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杜〕即杞殖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儼曰梁寧戰死妻寧違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爲臧紇田〔杜〕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林〕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不為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杜〕臧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不順不恕用知人最犯此二病所以往往敗事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為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賈舉州綽之禍愬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一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　終

第0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内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想見宣子情矜處）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杜劉累）在商為豕韋氏（杜國名）在周為唐杜氏（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杜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布彭反）（杜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孫應鰲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況世祿乎甚有軒輊

子產論重幣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林言何必沉滅於貨賄）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禧按宜作削我產更妥）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宣子說乃輕幣（輕於受害）（勇於改過）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杜為明年鄭入陳傳）

魏禧曰名言鑿鑿可見古人交情不苟

魏世儆曰子產寓書於宣子與叔向遺書規子產同

子產爲鄭病故起於已叔向爲子產故起於友故叔向義優

彭家屏曰禮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使之相交相敬繼好息民也然於圭璋則還之重之而不敢受也周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以爲之幣儀禮所用聘物不過帛錦加玉用皮用馬而已未聞以重幣也晉爲盟主求幣於諸侯至悉索敝賦來會時事用幣者至百輛之多其黷貨無厭爲患於中原也非一日矣豈先王制禮之本意乎先王交鄰之禮而資以爲利其亂典甚矣齊桓之世不聞有此此桓之所以不可及也夫

張輅致楚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力狄反）（杜 俱晉大夫）致楚師（杜 挑戰）求御于鄭（杜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杜 鄭公孫）吉子大叔（杜 游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 言不可與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杜 言在已上者）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杜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杜 張骼輔躒也）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杜 兵車）而行已皆乘乘車（杜 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林 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杜 射犬恨不見禮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林 胄兜鍪也二子皆取胄於櫜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二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杜 射犬不待二子 又彭士望曰皆字精采自五）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杜 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 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魏禧曰二人始既不忙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

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

薳子諫伐舒鳩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杜】楚屬國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杜】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杜】令尹薳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處敵以下之人皆然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杜】子木爲令尹屈蕩【杜】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杜】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杜】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居楚兩軍之間○禧按師爲人衛絕危道也師居人師之中亦危道也此正勝負之關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林】言相持則慮水雨若遇水雨必爲吳獲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杜】簡閱精兵駐後爲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杜】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林】楚人先所簡閱精兵爲陳者合會而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之。楚人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彭士望曰：不掩亡者最厚，今人且攘生者矣。以與蔿掩。

然明論降階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杜】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杜】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子羽不能對何也歸以語然明。【杜】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說知人妙，謂既登貴位而知降下之道，必明知之人乃能之，非程鄭小人所能，林註非。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魏禮曰：不在程鄭，謂鄭非知人也；其有亡釁，亦是說程鄭，註似不順。將死而憂也。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虛心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穆文熙曰：為政必不仁去而後可以成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彭士望曰：首句是本領，次句正所以成首句處，子產養民惠，使民義，全副學問在此。子產喜。樂善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陸粲曰：降階之問，未為大失，何遽知其死亡，此語亦幸而中，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士望曰：只謹慎正當四字盡之，諸葛公得力全在此處。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彭家屏曰：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是也。皋陶之思永，伊尹之永圖，衛文之塞淵

衛武之遠猶皆此意也然必本于聞道人必聞道之後乃能思慮也若平日未嘗聞道臨政雖刓精竭慮只私意耳私意則有中有不中矣故大學言平治天下必原本于致知格物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杜]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杜]志在弑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杜]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杜]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杜]空也歸○鍾惺曰觀此語崔杼弑君不爲棠姜明矣特借姜為費耳○禧按廉靜之人亦有智如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齊棠公[杜]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杜]為已取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杜]齊丁公杼之祖臣出自桓[杜]桓公偃之祖同姜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杜]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大過史皆曰吉[杜]阿武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杜]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杜]困六三爻辭[林]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蔾之象六三上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蔾所恃傷也[杜]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蔾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禧按崔子欲娶而後筮安得言先大當

予今人皆有用此故智者人爲財色所昏於明白無理處看得有理類如此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夏姬之服崔杼之冠二君皆以淫戲射死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杜】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置仇怨於側未有不取禍齊莊公懿公尤其著者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杜】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杜】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

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杜】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林】此非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林】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莊公所嬖者共死崔子之宮祝佗父。【林】莊公之嬖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杜】祭服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杜】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杜】帑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杜】平陰大夫公之外嬖【杜】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寵嬖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魏禮曰嬰此言雖創論實經論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彭士望曰提出社稷二字指歸凜凜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杜】祿養也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爲君私暱者雖無道亦當死此義最精失在爲君私暱不失於爲之死也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趨○劉懷恕曰晏子數語可爲處變從君之斷案門啟而入。從容得妙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觀此則晏子非畏死者豈知崔子之不殺已哉特不自殺耳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士望曰喪亂能置死生度外每得不死○魏世傚曰杼之愚亦知畏民望耶其先諫伐晉亦近畏民望着數晏子危行而不死者賴杼之知此也然杼即殺之晏子固如是行彼初亦烏能必杼之畏之而不殺乎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急遽得妙乃歃。觀此則晏子全拆定一死矣○士望曰截句妙晏子義憤不顧及當機應猝處千載下猶見其形閑其辭又妙到底不放社稷二字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杜】莒子朝齊遇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崔杼尚賢于瓜蔓抄者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亦拚定一死而特不主於死耳與晏子同意閭邱嬰以帷縛直轉反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公近臣避難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杜】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士望曰寫盡古今全軀保妻子逃臣行及弇中。【杜】狹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林】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馬也食馬而食。【林】先食馬而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杜】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遂來奔。禧按鮮虞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崔杼死楚人召之為右尹○士望曰已有河西備一派

魏禧曰箕子於紂晏子於莊公千古事昏暴當變事之極則也余書簡論箕子云箕子之不死為傳道也然則洪範既陳箕子可以死矣而不死何也吾於是知人臣死國之義也崔子弒齊莊公晏子不死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縱紂暴虐無道自取滅亡箕子可不死也若夫覥顏而立其朝則忠臣之心必不忍是以去之朝鮮也由是言之故君之無道苟不若紂則人臣不可不死新君之聖雖如武王而人臣亦必不可仕若箕子者所謂處變之臣極也

賴韋曰或謂晏子不死昏主便不當仕於其朝不知列國卿大夫世有分采幾比侯國之於王朝晏子世仕於齊與擇主委贄者不同故不必責以不仕之義而當時之士可仕此國可仕彼國朝齊暮楚原無定義苟非位尊權重恩寵隆篤及當官守職之不可渝者聖人亦不責以必死也若四海一家天下一主則君真如天之不可逃矣故後世君臣之義重於三代以前苟不明於去就貪祿固位以須亂亡即君如桀紂亦豈得藉箕子晏子之義為口實哉

彭家屏曰崔杼懷弒君之心非一日矣孟公綽能預知之而晏子不能格君心之非防患于未然者非其智之有不及也莊公多養力士羣嬖盈朝有所恃以逐其欲雖晏子之忠賢亦必有不能得之於君者不然枕尸而哭三踊而出入賊臣之門如蹈無人之境既能攖崔杼之鋒獨不能批齊莊之鱗哉誠以其君

從欲有莫可救藥者矣尚論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後可○崔慶盟國人于大宮而令國人與之晏子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其詞若與崔慶若以忠君利社稷許之而實未嘗與之私也郭汾陽與回紇誓于涇陽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絕滅其詞若甚嚴誓若甚重而究未嘗貶已以從回紇之欲也倉卒涖盟片言定難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用智之急修詞之工皆不可及也夫

鄭伐陳獻捷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林】當陳之隧徑者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林】乘夜穿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杜】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林】謂賈獲置其母於車）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問【杜】喪服）擁社（【杜】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林】子展執馬縶而見陳侯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杜】即子產）入數俘而出（【杜】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秋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杜】軍旅之服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杜】閼父舜之後）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杜】舜聖故謂之神明）之後也庸（【杜】用也）以元女大姬（【杜】武王長女）配胡公（【杜】閼父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爲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杜]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禧按已上一段引說太遠不如即在桓公下起更動人聽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公之子厲公也事在魯桓公五年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杜]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杜]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其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魏禮曰忘周大德罪太久遠其必言周者與晉共也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妙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林]不可億度其快志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妙妙[杜]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林]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杜]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杜]方千里列國一同。[杜]方百里自是以衰。[杜]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子產己陳陳罪復言往年之告則鄭非侵小矣晉人猶以此言難之故子產之辭益厲不然鄭未嘗取陳土地一折一同之語可以不辨而特以此折辱之耳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杜]士弱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杜]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杜]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彭士望曰只一引典禮對大國無抗形待同官無讓跡子產最能最高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魏禧曰是師也有古者征不服之風焉此春秋所僅見在五霸之上惜夫鄭以小國介晉楚而不能大有爲也

巢射諸樊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魏禧曰牛臣之謀果非孟浪後世常論荊軻為匹夫之勇無益於國惜其事未成耳使始皇死秦疆亦可少安扶蘇雖仁非吞併之資始皇崩而天下土崩矣則軻之所為非匹夫之事若責其計踈則無辭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杜 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數語足以深折子朱若不拂衣從之則尤善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林 言所爭者公忿非私怒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杜 二子不心競而撫劍拂衣為忠）不務德而爭善（杜 不以德之厚薄為先而爭謂所行為善 ○禧按其言精甚叔向聞之必當自悔 ○彭士望曰爭善二字對賢者直入骨髓然必務德方免爭善國語去此一句大是粗淺）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彭家屏曰凡值凶人干犯之頃當鎮定從容折之以理若人以氣凌之已以氣應之彼此尚氣其相去幾何愬由理不能帥氣故輒為所動也叔向之責子朱是也而拂衣從之則已躁矣當撫劍之際豈可從之時借使無人救之則亦小丈夫之忿而捐軀者矣樂正子下堂傷足猶有憂色蓋跬步之間不敢忘親也

叔向為子朱所激而舉動若此一朝之忿幾忘其身以及其親豈非血氣之發為賢者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言有馮河之勇必具包荒之量叔向其未聞斯義者歟

衛獻公復入

衛獻公使子鮮[林]母弟鱄為復[杜]為已求反國辭敬姒強命之[杜]獻公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杜]子鮮賢國人信之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二語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以此敗事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杜]十四年孫氏欲逐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先事苟且又圖脫罪是老滑行徑豈所謂明哲耶決非伯玉所為詳雜問告右宰穀[杜]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杜]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杜]甯喜曰吾受命於先人[杜]在二十年不可以貳魏禧曰或有以喜為貪權者非也剽乃其父所立權豈不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林]妙用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林]淹留憂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杜]寬假之言猶夫人也[杜]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杜]止也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林]子鮮若欲踐言多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所為禧按二語可鑒人之托人以事當視其才與時之足以濟否不獨以賢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杜]林父私邑孫嘉聘於齊孫襄[杜]二子孫文子之子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杜】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不克伯國【杜】即襄傷甯子出舍於郊【杜】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倉卒一哭足見孫氏無人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杜】衛侯剽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杜】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彭士望曰專祿周旋四字畫出後世庸滑一輩心事容止如見緊着戮也二字毛骨森冷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林】敬心漸衰逆於門者頷【杜】搖頭之而已【杜】驕心易生○譚曰如畫近世士大夫貴公子遺患難情態率如此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問之也公聞文子答甯喜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林】尋悔其言使止勿奔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賴韋曰嗚呼世之畏難偷生之臣蓋亦自謂明哲矣夫策名委贄於君聞難而去難平復反利則享之患則違之何忠臣義士之愚而明哲之無入而不自得也衛獻公無道孫林父將逐之告蘧伯玉伯玉從近關出及甯喜將弒剽而復獻公又告之復從近關出吾意伯玉當林父之告必正折之曰君天也逐君者名不可居禍不可測當甯喜之告則曰父出一君子弒一君而復之是世其惡而增父之過也如是則林父喜之心或可以少遏且夫獻公無道而伯玉非執

政之臣故責伯玉以死以討賊者此不通之論也獨林父喜之訪於伯玉是以伯玉為賢也觀其訪之之詞則心猶未定計猶未決故就賢人而觀其進退焉夫心所服者言易入計未成者事易移伯玉不於此時折其萌而安其君不過曰雖奸之庸知愈乎瑗未聞其出敢聞其入而已視其君之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賢者之仕於人國固如是乎此吾所不解也甯殖臨終屬其子曰名藏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吾固知伯玉之說之必可行也晉

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董狐曰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之曰弑齊崔杼弑莊公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然晏子立崔杼之門外哭踊不失節當是時晏子之不死者間不容髮嗚呼如伯玉者律之宣子則不可律之晏子之義其可矣

孔之逵曰人臣遇國家之難不能死則先事以去道未有易此者也昔宋昭公無道公子鮑厚施於國識者憂弑奪之禍於是公孫壽以官近懼及辭司城而

不居子哀辭卿不受而奔魯此二人者皆先時而去身不及子鮑之難庶幾所謂見幾而作者不幸而身值其事若蕩意諸同死孟諸之難可也豈得偷生避禍哉夫蘧伯玉稱衛之君子當孫甯出君廢君時聞變而出既定而入即責以與謀伯玉何說之辭或曰趙盾亡不出竟故不免弑君之名若伯玉則可以無嫌矣余謂趙盾弑其君董狐書之孔子仍之盾即越竟討賊而弑君之罪亦不可逃何則穿盾之側室河曲之戰盾為元帥穿不用命而盾不討其後弑靈公盾復使穿迎黑臀于周則穿為盾之私黨桃園之變盾為謀主而假手於穿也明矣使盾或亡而越竟或討穿以說遂可逃弑君之罪則是慶父使卜騎賊閔而奔莒可以無罪羽父使賊殺隱而討于蔿氏足以掩惡豈不甚便於弑君之賊也哉然則董狐之為是言也何居曰盾之同惡情隱而可辨不越竟不討賊事顯而難逃舉以責盾使盾更無辭以自飾而其罪亦可居耳孔子之惜不越竟正惜董狐不越竟之言隱而未明無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觀其不惜

討賊而止惜越竟可見矣然則孔子以君子稱伯玉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何說乎吾意當孫甯廢立時伯玉必隱而未仕故可優游事外而無觀望中立之嫌不然衛之臣如公孫丁輩且死難矣子展子鮮且從公羈紲卒推輓以歸國矣曾謂伯玉之賢而顧偷生苟免置君不問乎且當獻殤之時君臣相忌政令下移可謂無道之極使伯玉不能奉身而退以及孫甯之難是貪昧無恥之流烏在其可卷而懷也然則孫甯何為以出君納君之謀告伯

玉曰伯玉雖不仕其德行爲衛人所素服故孫甯亦從而咨訪之耳夫子居魯而康子以用田賦問居衛而文子以攻大叔訪又何疑於伯玉柳下惠爲魯士師三黜不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優游不忍去父母之邦以求仕他國嗚呼是亦伯玉之行也

魏禧曰余論伯玉事詳雜問中又有咏史詩云遠貌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闕疑慎其餘孔子賢伯玉後世誤遺書乃至出近關奉以明哲譽豫難必先逃羣誚召忽愚今得達此論足解平生之疑辨

千古之惑矣然伯玉答孫甯語雖在不仕時亦傷模稜當以章論爲正也

秦歸印堇父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杜〕鄭大夫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欲得情實莫過於問囚又莫過於三面同問又莫過於卒然問之初無囑托而州犂當面賣奸故顛倒真偽如此知聽訟之難也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杜〕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林〕觀伯州犂聽說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証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禧

按此是伯嚭真種子伯宗好直而子孫皆奸佞何哉囚曰頡遇王子弱〔杜〕敗也焉〔林〕皇頡已解其意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杜〕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杜〕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杜〕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杜〕乃得堇父

李泌迎上皇意本此

伊戾殺大子痤

初宋芮司徒【杜】宋大夫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杜】共姬宋伯姬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林】共姬之子入宮夕見其母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甚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杜】元公 惡而婉【杜】佐貌惡而心順 大子痤美而狠【杜】貌美而心狠戾○家鉉翁曰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內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側者自處為難 合左師畏而惡之【杜】向戌○禧按連用此等句法却洒脫 寺人惠牆伊戾【杜】惠牆氏伊戾名 爲大子內師 彭士望曰以寺人爲內師禍本 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林】痤與楚客相知請於宋公欲野享楚客

○士望曰大子不宜外交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 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謀之矣左師後言誰爲君夫人亦以其廢痤立佐有力而不見報耳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杜】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林】伊戾詐作盟處掘地作坎用牲加盟書爲大子反徵驗也 而騁告公 爲大子所惡固請以往而有此讒奸謀易見卒以得行者宋公之昏也 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殺一太子只消二字後世害太子之計盡祖此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杜】佐母棄也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成謀只三字害人不在多聽讒者亦不在多 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杜】欲使佐失期○左師罪不容於死 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凌稚隆曰宋平既明知大子素惡伊戾矣而卒遣之從又遽信其讒而殺大子及徐聞大子無罪又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獻殺申生同側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杜】習馬 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林】言君夫人氏之馬 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林】棄非平公之嫡夫人○禧按連玩數事左師洵是老奸巨猾宋呂夷簡其流亞也○與殺大子而無罪左師益手滑心粗自尊恣矣 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杜】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魏禧曰使視之所以考其實問夫人左師所以詢於公宋公亦自謂精細詳察太子之罪不誣矣豈知步步精察正步步打入局中耶李泌謂懷愍之手書瑛之衷甲尚不可憑也每事精察者不可不長此一格

魏禮曰烹伊戾而不誅戌惛而失刑極矣以其有諸戾之望畏之耶名士巧鄙自古已然○戌依違貪賊開王導楊素趙普一流人風氣

魏世傚曰平公烹伊戾而夫人左師無罪理當廢佐而更立李鄴侯之論唐事允矣○嘗論申生伋壽之死皆所自取痤則執而見囚出於不得已而死者然使痤可以幸免則漢戾太子之事痤必爲之而有餘巫蠱之起戾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罪其心實不可問痤之誣畧與戾太子同但其發也速痤不及察而已罹於難傳謂痤貌美而心狠故知其得兵柄未有不爲戾太子也

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杜］子胥祖父椒舉也與聲子［杜］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林］得罪出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林］布荊藉地而坐相與食而言復故［杜］議歸楚事○禧按班荊相與食是極閒事可省語然只此五字寫出通家故誼親厚之情悠然如見乃知古人文字閒情點綴處每有助於正義不獨取致取景也子嘗謂知已骨肉之交當教二家子孫亦相親附爲子孫者亦當體念祖父舊誼不相視爲路人看聲子請復若心於椒舉爲情友於子朝即爲夸子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故貴家巨室有數代之姻戚數代之朋友數代之奴僕便足見其家歛之厚驗其福澤之長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杜］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必久而待此時言必有其漸有其機也問晉故［杜］事也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先一語悅子木之心是進言法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彭士望曰一語本承子木一語注射匕臣鋒鋩銳甚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此下不獨不遽說伍舉弃不遽說析公諸人先將不可淫刑之故着實透發蓋因王子牟而疑伍舉自是執政之失故先說此毀已陰折子木之心而復歷舉利害則愈易入矣歸生即聲子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士望曰均平調劑中稍有偏重其心苦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杜】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此以知其勸賞也。【林】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用賞將刑。為之不舉。【杜】盛饌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林】即此憂心可以知其懼於用刑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魏禮曰以上語意幾於逼子木矣妙在引詩引書引古故作寬衍旁博之體聽者便自不迫其主意在畏刑却將賞陪說許多又添說恤民竟似泛論不入楚事處只說已往一似論楚舊日執政之失子木早已心動待其瓜熟蒂落子木一問彼即乘便點明子木自當躍然聳然聽之矣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一句總起下四段士望曰後四段俱從此句生出段段點明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文十四年○恰好俱是奔晉事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俱是轉敗為勝事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林】多擊軍鼓鈞同其聲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此等敘述不厭纖悉鋪張極言其害纔足聳動聽者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說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許六反【杜】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杜】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林】秣飼戰馬食於寢蓐【杜】焚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杜】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禮曰雍害其事誣子反矣晉人與之邢。【杜】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林】教吳以中國陣法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杜】屬楚小國取駕克棘。入州來。【杜】駕棘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杜】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即鬬椒【林】之子賁皇奔晉。【杜】在宣四年晉人與之苗。【杜】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杜】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杜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杜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杜四面夾攻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杜傷也師熸子潛反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蓋射共王中目大敗楚師也子反死之杜並在成十六年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硬入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為患又入一段伍舉望歸之情乃妙若不善辭者只知以利害懼楚而已更看其用字用意圓活處真善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為椒舉復後之地穆文熙曰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然復之則可益爵祿則不可聲子使椒鳴杜伍舉子逆之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効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出奔之由既非其罪禮曰亞臣不得言非罪而楚又窮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為效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奔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魏禧曰指陳已往利害鑿鑿可信雖子木明知為伍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理勢到極的確自不怕人識破本謀但進言次第操縱之妙必不可少耳

子產不禦小寇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杜）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而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釁動也嗇貪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杜）津名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魏禧曰明於國勢敵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

魏世傚曰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卒然逼人雖操尺棰而猶思奮子產乃不禦楚何也蓋許靈公以含氏之敗如楚遂卒于楚楚子憫焉而為之出師子產知其必不為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啟大國之忿所謂不能搏虎而徒捋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自此始若宋華元之殺申舟楚莊王憤怒疾威有滅此朝食之勢故宋雖爨骸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

而此又非其情然則魯伐邾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非不禦寇與子產之不禦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備於內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然楚人剽悍乘其無備而攻之幾何而不為盄之見執也哉是故鄭之不禦守而不戰者也邾之不禦不戰且不守也書曰有備無患當寇者其可輕言不禦乎哉

偽封烏餘

齊人城郟之歲[杜]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杜]齊大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杜]衛邑取之。遂襲我高魚[杜]魯邑有大雨自其竇入。[杜]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杜]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杜]士句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杜]晉大夫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彭士望曰此即梁帶之兵必周。[杜]諸喪邑謂齊衛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士望曰仍使具車徒妙令伦心安膽壯氣懈備弛○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以受封。[杜]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烏餘偃然出受封當以侍晉而諸侯畏之之故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魏禮曰觀烏餘狄綵之人也已為叛臣侵三國之地失地者無已效地而封之理可疑明矣烏餘偃然來受其所謂禍來神昧者乎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杜]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魏禧曰歸烏餘之侵地善矣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是

亦烏餘之類也乃反為之伐衛戍茅執其君何哉蓋文子之意專在無以為盟主耳林父止於叛衛而烏餘則侵三國之邑恃晉為藏主以多構難於諸侯不討則恐諸侯之貳也故其後曰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穆文熙謂以偽封致烏餘何以服其心是已晉國民罷於兵用兵未必可以得志當時或有不得不出於詐者然使更有烏餘其人則不可再試矣吾謂以朝會之禮致烏餘而執之其可詳雜問○或謂以朝會執之與效封執之同一詐耳曰不然朝會一定之禮效封則特設此局以陷阱之矣況春秋時以會盟執人而數其罪者多也或又謂烏餘歸晉有年今乃無故發其舊罪似為無緒曰范宣子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宣子卒而文子新為政此正明禮動刑變革之會也嘗謂誘叛殺降當事者最不可輕為蓋不特傷吾德義而其法只可一用疑阻後人向化之心為害方大王文成誘浰頭賊而斬之余終疑此舉於信義事勢皆有防碍乃有其勢不得不出於誘降而其罪又必不可赦者則處之有道焉

因其他罪而斃之一也易人而行一也然險悍足爲後患者以他罪誅之可也若本罪不可赦而誅以他罪則本罪不著無以懲戒天下之惡故尤莫善於易人前之人可以再舉後之人可以踵行故曰范宣子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

魏禮曰文子既欲宣盟主之義則莫若用師矣晉多爭戰而何獨憚此乎密告四國失地之君會晉師以討烏餘易易耳烏餘恃晉故四國不敢問聲義以討之皆其仇也烏餘雖能逃將何之以威烈執烏餘歸諸矦地義聲既振天下悅服曉然歸晉之德畏晉之義是此一用兵而息兵多矣惜乎其出於僞執損其威望文子之所以終偷而晉終不競也

免餘殺甯喜

衛甯喜專。專未有不見殺者祭仲專而鄭厲誅甯喜專而衛獻戮霍于孟惟不知此遂至滅族此亦不學無術之過也哀哉 公患之。公孫免餘【杜】衛大夫 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有理【杜】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知時 止也。穆文熙曰獻公初亦無殺喜之意但爲免餘所强耳觀免餘既殺喜而不受鄉爵之賞其人賢 者殺喜必當矣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君欲守信而臣欲除惡此理最得但弁此語不 對君言尤善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杜】俱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杜】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杜】獻公出時臣之父爲孫氏所殺○魏禮曰衛矦亦能知此耶此亦稽侍中血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杜】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杜】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杜】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杜】誓不還 託於木門。【杜】晉邑 不鄉衛國而坐。【杜】怨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杜】自誓終身不仕○子鮮奔而不仕纔怨愁得深切

公喪之如稅服（【杜】稅即總也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也）終身（【杜】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尤賢）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杜】即儀）為卿

魏世傚曰要賂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其禍者不鄭貪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晉惠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渾良夫有大功焉一事

加以三罪即數而殺之喜信獻公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

魏世儼曰喜守父遺命弒剽復衎較之要賂納君者自有分別專則取死之道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四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諸侯為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氏先書以為名三字後記請賞二字則戌之舉為利名耳人品可見若使子產叔向為此事更有大可觀處○彭士望曰此合縱之祖既結內寵又資外援奸人魁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杜】知兵不得久弭）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此與富公論口食免朝意略同）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卿最先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杜】舉記錄之也）以為多文辭（【杜】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因宴享之會展賓主之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杜】文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杜】武命孟追已故言從後武遣孟如楚）丙辰。邾悼公至。（【杜】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杜】時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以秦抵齊妙）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杜】傳也）謁（【杜】告也）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從陳還）是夜也。（【林】戊還之夜）趙孟及子皙

（【杜】黑肱）盟。以齊言。（【杜】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楚卿最後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林】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萊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林】晉處北楚處南）伯夙（【杜】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杜】言楚有襲晉之氣）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此是矣若盟時衷甲則此語為非）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州犁之言最義易透此眞忠於楚者其亦有故國之情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以子木之賢而為此言所謂人至死則反常也）大宰（【杜】伯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林】志言信其數三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杜】盡也）斃（【杜】踣也）其死。（禧按宜作七字句言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以盡斃其所死之人見楚不能害晉意舊解似未順）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杜】死也）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不切事勢與左還入宋語不同）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杜】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林】言不幸而死）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杜】私屬二國故）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據此義可謂義以行權有利國家專之可也叔孫宜受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眞有命且無害況季氏之所托乎）晉楚爭先。（【杜】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豈晉楚狎[杜]更也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語辭 非歸其尸盟也[杜]尸主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善說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林]諸侯為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 乃先楚人書先晉[杜]蓋孔子追正之 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一坐所尊○禧按宋何以敢客晉大夫而子木亦不怒耶晉既讓楚先歃故宋又以享位尊晉以平其情而子木得一不復求二也○藏紇為客齒明矣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杜]宋城門 之外[杜]前盟諸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 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至此子木宜大醒悟衷甲之舉不亦多乎魏禮曰子木亦以與叔向言不能對而憚之○故發是論耳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杜]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杜]印段公孫段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側里反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杜]言必亡也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林]年豐熟也 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杜]賦草蟲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奇語向戌固張說呂夷簡之流耳安得與子產叔向同稱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夫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禧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搆兵而中國相侵伐者至定哀間始有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戌之功安可誣與）削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杜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賴有此耳）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杜子罕）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魏禧曰叔向守信固是然衷甲則卒然刼我于壇坫之上雖欲左還入宋宋雖欲救助我亦無及矣向微州犂之諫趙孟叔向必危損威辱國與單使守節致死者不同吾謂為趙孟者當召戌而語之轉使其責楚楚知吾知其謀又失義於諸侯計必沮而向戌以首事之人持之必力護晉必周也觀弦高犒秦事亦可見○任安世問曰子木言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楚人詐悍久矣使楚以向戌之告謂晉知其謀必以我不敢圖之而不設備盟而刼之奈何若晉恃向戌向戌恃與子木善利之所在保無有商鞅之虜公子卬者乎且子木本謀原是不顧向戌而可恃耶然則雖使戌以趙武之言告楚及盟時仍當為備以武士供執事使令若鴻門之宴沛公得樊噲以脫難而後可乎曰子之慮周矣然古人知彼知已有智足以料氣足以奪而不必多為之備者此意又須進一格否則郭令公單騎見虜光武輕騎按行銅馬營陣又豈敢耶○戌老於世事往反晉楚以成言可謂數矣而不先定主盟之人何其踈也晉之能讓幸矣晉楚交爭

奈何戌為置二器于庭使二國率其從諸侯各于其方歃之既而交相歃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也亦所謂禮以義起與吳正名問曰然則宋從何歃曰宋為主合諸侯之好不與歃可也或使二大夫焉各從晉楚之屬曰二人從其一必正卿矣則正卿重奈何曰有嫌焉避正卿皆亞卿從可也○子罕削而投之極是有見解力量人然其說甚偏當時苦兵久矣暫得休息亦是大幸如子罕說則武王之櫜弓矢放牛馬亦非矣且彼只言不相侵伐未嘗言銷兵毀甲

也若戌以此難子罕則子罕無辭以對而削之爲無名矣子罕但當言兵未必可弭勞民費財而已專其利則善耳且兵弭而賞則兵動而誅誰任其咎傳曰與于青之賞者必與于青之罰也○此篇敘次事情言語迤邐點綴閒雅如畫結處有輕烟抹樹之致魏世儼曰子罕直斥請賞之非并沒其弭兵之功而罪之君與之邑而遽削之豈人所克堪乃戌之言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尤人所難能矣

慶封殺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杜】無父曰孤盖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曰棠無咎（【杜】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杜】杼既取妻遂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爲家相）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杜】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必從公道上說）大恐害夫子（【杜】崔杼）敢以告（【林】崔慶同功一體故敢以此爲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杜】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杜】君謂莊公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強大之家一遭內亂便有此光景）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杜】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林】是崔成崔彊何故敢如此）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可知國人久怨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亦快）其妻縊

嬖復命於崔子。善戲謔兮且御而歸之。杜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辟即避不必作闢解陳太子及司馬妻俱逃墓免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全為此一著○彭士望曰傳似作不了語令人想味
魏禧曰此天假手以報崔氏不然何滅之易也觀季
武子廢長立庶賴閔子馬正言導之公鉏安富悼子
安位父子兄弟皆全今成彊不能忍致殺身滅宗此
可為父母而有偏愛者之戒又可為處異兄弟而爭
競者之戒人亦何為偏私爭競徒自害而快仇讎之
心耶○季氏以閔子馬而全崔氏以慶封而滅賢人

之利小人之害如此人可不慎所與哉然慶封奔而
家滅亂人者終自亂處人骨肉之間其為閔子馬毋
為慶封可矣詳崔成論
魏世儼曰慶封謂崔慶一也因人家難遂覆其宗此
昌黎所謂指天日誓生死真若可信一旦臨利害反
顏若不相識擠之又下石焉者嗚呼小人之黨故如
此哉
彭家屏曰齊崔杼之弒君也及其身而覆宗晉欒書
之弒君也至欒盈而滅族近則於其身遠則於其子

孫從來亂臣賊子鮮有克免者

子產知蔡侯不終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杜〕迋徃也于况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林〕是不敬乃出其中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以爲二字妙頭主意傲惰竟爾認賊作子久土成龍矣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杜〕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林〕凡人之所爲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安祿山朱温倫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而免者

魏世儼曰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弑於其臣蔡侯弑於其子即不傲惰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

彭家屏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則心常收收則事無過舉不敬則心常放放則無所不爲淫亦放之一節也

蔡侯之不終其精神意氣之間先有以傳之矣

子產不爲壇

孟孝伯〔林〕仲孫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若晉人則聽其辭而謝之矣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杜〕復上六爻辭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杜〕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杜〕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杜〕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杜〕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杜〕幾近也未能恤諸侯也〔杜〕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禆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奴【杜】鳥尾曰帑在楚之分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杜】掌次舍者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魏禧曰世人儘有好大誇能昭不美以示人者如禮至銘鼎之類〇子產不爲壇便不甘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杜】封之子政【杜】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杜】實物妻妾也遷于盧蒲嫳普結反氏【杜】移居嫳家易內而飲酒數日【杜】封與嫳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不已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家朝見封使諸亡人【杜】辟崔氏難出奔者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林】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反其身使以功贖已罪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林】即慶舍癸臣事之有寵妻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〇禧按語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此入虎穴最深處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杜】言舍欲妻已〇易內而飲是大奇事宗不余辟是絕奇語然癸猶可念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三字摸稜得妙可作兩解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杜】寢戈親近兵仗公膳日雙雞【杜】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杜】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盖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杜】皆惠公孫怒所謂乾餱失德慶封告盧蒲嫳【杜】以二子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杜】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彭士望曰平仲必漏言有盟可也子家【杜】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人必誠信然後可以服小人處

亂世〕告北郭子車。〔【杜】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杜】子車名〕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杜】文子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禍作而問何得吾所不解〕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凌稚隆曰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關失陰折姦究之萌而徒低徊竊語坐觀其釁國家留何恃於有若人哉彼其稍十乘之馬守百車之木特躪躪自好者流爾〕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非徒示之也蓋所以使其不疑〕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林】為卜無宇母病〕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杜】無宇泣〕乃使歸。慶嗣〔【杜】慶封之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杜】封子〕速歸。禍作必於嘗。〔【杜】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所謂天奪其魄〕亦無悛志。子息〔【杜】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林】戕害其舟桴發壞其橋梁不欲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吳正名曰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廁入以興殺父之事視其父若路人之有深怨積仇悼恐人殺之不力而操戈以助之者何哉吾故曰雍姬殺夫而不能衣棄疾之罪人也盧蒲姜雍姬之罪人也夫無父子之恩者安有夫婦之義癸殺舍以報君即當殺姜以報舍上除不忠下除不孝而已亦可以解其不避宗之罪雖然癸嬖臣也何足以知此〕癸告之。〔穆文熙曰夫但可不告婦但可不知而已〕姜曰。夫子〔【杜】謂舍〕

愎。〔愎人不可不知此〕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此告與示兆同一作用或姜故設為此告而冀舍之悟耶〕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杜】至公所〕麻嬰為尸。〔【杜】祭尸〕慶奊為上獻。〔【杜】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如此散蕩無備吾不知慶氏以甲環公宮何為〕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林】二家養馬人為優俳之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杜】絆之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杜】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杜】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林】介因也慶氏之士釋甲而觀優故四族因着其甲〕子尾抽桷、擊扉、三。〔【杜】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君弒四年而癸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以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手其出于莊公之嬖倖哉〕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杜】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林】俎壺皆祭器〕遂殺慶繩〔【杜】即奊也戶結反〕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林】稅祭服往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杜】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杜】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杜】光鑑形也〕展莊叔〔【杜】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林】竭民力而為車人必困瘁竭人以奉巳宜其滅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

穆按子文晏子所見皆如此一時賢人如伯張免餘之徒盡然蓋處亂世之至計

祭【杜】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杜】樂師誦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杜】吳子夷昧予之朱方【杜】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定論天其殃之也至言然人當富貴只信天意私厚央不想到此將防患慮禍心腸一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其將聚而殲旃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杜】爲昭四年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

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杜】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彭士望曰無故有邶殿之賞則晏子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足欲二字甚可玩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痛言喚醒世人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妙解喚醒世人恐失富也至理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逃死語各有曲直煩簡之妙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杜】黜猶放也嫚謂之幅

穆文熙曰慶封之惡皆盧蒲嫳助成之慶遷而盧何以得放奢爲無刑矣

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林】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杜】放也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更殯之於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氏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魏世儼曰崔滅於慶慶亡於盧蒲癸王何非莫逆之友即寵幸之臣然夫道不惛小人之性未有不反噬亦未有不禍反其身者吁可鑒也

公冶致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杜]康王子熊麇也即位王子圍[杜]康王弟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杜]言楚君弱令尹彊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郟敖張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杜]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杜]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杜]謂書上加印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杜]致季氏使命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杜]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杜]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杜]以卿服元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何為至此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杜]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季武子若就其家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見之○禧按公冶守信類衛子鮮非德賞也[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林]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魏世儼曰晉昭侯封桓叔師服知其必替康王立郟敖而使圍為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為人君者不可不審也

伊侃曰發其貪詐而不能正其罪傷國體矣

閽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林]吳刖越俘之使以爲閽人○彭士望曰怨家刑人犯此二戒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魏世儼曰置戎首於卧榻之旁未有不速禍者推赤心以待人如光武之按行銅馬營郭子儀之單騎退虜豈易易者故來歙費禕禍皆不旋踵也則俘人以守舟驕忽尤足戒

鄭宋賑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林]即罕虎也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妙[林]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林]鄰近於善人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妙[林]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爲德也爲大夫之無者貸。[林]子罕爲宋大夫之無粟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林]子皮宋之樂。[林]子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魏禧曰觀子皮子罕之賑貸家亦富矣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官資狼藉者所得口實○世儆問曰罕樂貸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曰陳氏無故爲之立意爲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爲之偶一爲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晉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杜〕平公之母杞女 故治杞〔杜〕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杜〕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杜〕高止 與宋司徒〔杜〕華定 見知伯〔杜〕荀盈 女齊〔杜〕司馬侯 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杜〕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穆文熙曰專侈皆足以致禍而專則其勢賊人故人實斃之其禍又甚于侈可不戒哉 將及矣名言〔杜〕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杜〕子尾子雅 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杜〕實放書奔 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林〕好掠人之善自爲已功〇病尤在此三字有爲之人宜知此 且專故難及之

女叔齊治杞田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杜〕使魯歸所侵杞田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杜〕不尚叔侯之取貨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杜〕八國皆晉所滅 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魯侵杞田使盡歸之亦不爲過然平公特爲母故非伯討也故叔侯正言以折之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杜〕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杜〕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〇善於議論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魏世儼曰不治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之忿盡歸杞田又恐失魯失魯則恐諸侯解體女叔齊所以爲得宜也舉晉先君所滅國而不及近事不觸忌諱足徵

立言之妙

季札歷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彭士望曰初交便說不得死古人畧無忌諱如此）好善而不能擇人（如此亦不得死可懼）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與士庶不同）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杜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杜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杜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杜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杜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杜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杜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杜當作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林】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虞始封之地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杜】以其微也 為之歌小雅【杜】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 曰美哉思而不貳【杜】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林】紂之政商能忍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林】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杜】滯也 行而不流五聲【杜】宮商角徵羽 和八風【杜】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杜】頌有殷魯故曰盛德所同 見舞象箾朔南籥者【杜】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哉猶有憾【杜】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 見舞大武者【杜】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杜】殷湯樂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杜】禹樂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簫者【杜】舜樂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杜】餘祭嗣立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士望曰與人一面輒效忠告然非君子不可施也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大見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知微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賢 是以免於欒【林】子雅 高【林】子尾 之難【杜】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士望曰爽氣素心遂為古今佳話 與之縞【杜】繒也 帶子產獻紵衣焉【杜】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貨利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穆文熙曰子產為政裁抑公族諸其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 適衛說蘧瑗【杜】伯玉 史狗【杜】史朝之子文子 史鰌秋【杜】史魚也 公子荊【林】字南楚 公叔發【杜】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林】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杜】猶爭也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杜】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望曰不必謀函竟以危辭規之只見胸中欲與人為善亦服中看不得非禮故耳 遂去之【杜】不止宿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賢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士望曰看他流連款篤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林晉君汰侈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魏禧曰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君子與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慎其利害豈徒以知樂爲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

彭士望曰弔古評今儼然月旦爲物望所歸是開三吳風聲第一人〇又曰無不先識之豪傑札固以識著而風流文采照耀古今吾意中極愛此等人物

子產論駟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未可必駟杜子晳良杜伯有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杜大臣不和為國之憂如此叔向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於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愎彼力反杜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林大臣之爭只在此三句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朝廷之爭以偽和而益潰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趙孟謝絳縣老人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杜]衆也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杜]以無子息故自受役有與疑年使之年食必序齒爲坐次有與其年老相似者故使之自言其年舊註未是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此老亦是六月被羊裘十分賣弄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凌稚隆曰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云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仲叔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杜]在文十一年是歲也[林]兼言此年事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杜]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凌稚隆曰自乙巳至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余數而言滿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林]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亥字上二畫竪置身傍始身當爲脈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凌稚隆曰史官趙名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猶置也如往也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爲二萬二六爲六千六百六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因亥畫似算法故假之以爲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之義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文伯士弱之子○凌稚隆曰凡一甲子爲六十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末之甲子止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杜]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真宰相○彭士望曰七十三年於世事其與有幾世俗較量鮮不心慢而文子謝過殷勤淋漓愛重一片虛心至誠使千載抱負人讀之心酸淚出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慮不能由[杜]用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杜]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杜]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輿尉之官役使孤老而廢其職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杜]薄也也善于覘國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杜]士文伯

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彊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魏禧曰古之士大夫未有不博學通古今者金哀宗曰今之進士問以唐書尚不能對噫近世士大夫豈獨不知唐書哉嘗有貴登三事而歷代國號世次不能舉似者吾以爲其害皆自八股而益甚也

魏世儼曰趙孟謝過且使鄰國加敬文過者自以爲智真大愚大惑之人矣

澶淵之會

或叫於宋大廟。災起[杜]叫呼也曰。譆譆。許其反出出。[杜]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於亳社。[杜]殷社如曰譆譆。[杜]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茂[杜]女師也。[林]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而死○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從宜[杜]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凌稚隆曰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女一也伯姬貞德守死不違公羊謂其婦道盡矣而左氏譏其不婦婦豈異於女乎過矣彭士望曰與晉申生同諱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林]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古人每有此引詩書不通處然文甚可誦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杜]傳云既無所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杜]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杜]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杜]苟且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至理[杜]蓋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林]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子樹交道之善君子也。[杜]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杜]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如此可謂識時務得先著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杜]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杜]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魏禧曰。伯姬可謂難之又難。史更精義。○伯姬賢者之過。似宋代道學。左氏女而不婦四字簡而括。正而通。然則為女之義。雖當災不姆而死可矣

鄭殺伯有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奇〔杜〕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林〕家臣來朝者已至而飲酒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杜〕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杜〕布路分散既而朝〔杜〕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杜〕鄭地醒而後知之妙遂奔許大夫聚謀〔林〕鄭大夫聚謀所以處駟良之道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禧按子皮語止此其意亦惡伯有而未明言與子產意畧同罕〔杜〕子皮駟〔杜〕子晳豐〔杜〕公孫段同生〔杜〕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

不免〔杜〕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林〕時人或告子產當就子晳之直助三家之彊以共攻伯有子產曰豈爲我徒〔杜〕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林〕國家之有禍難誰能預知其所終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杜〕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杜〕欲以無所附著爲所○彭士望曰此乃公正莫作兩端觀望看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杜〕不與於國謀○即上大夫聚謀之謀而遂行印段從之魏世儆曰段毅然從子產行開東漢諸君子之風子皮止之眾曰人〔林〕謂子產不我順何止焉〔林〕言子產不順駟氏又何必止而留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古之出奔以同地爲罪故二子

之入亦其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杜〕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林〕即羽頡子羽孫也爲馬師之官介〔林〕甲也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杜〕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杜〕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要當助順伯有固侈然以世行使子晳未爲大過以此致死但當論恩耳故子產不失兄弟之禮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子產於兄弟每多恩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鄭地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杜〕駟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吉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斷○張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咎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爲有喪亡之道既亡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由正名以討罪之辭也於子蟜之卒也敎法〔杜〕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揮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杜]奎婁也降婁中而旦。[杜]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禆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杜]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林]歲星不再及此降
婁之次伯有必先亡也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反訾茲之口。[杜]娵訾營室東
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僕展[杜]鄭大夫伯有黨從伯有。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
[杜]晉縣大夫。雞澤之會[杜]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淺躁以宋之盟故
不可。[杜]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杜]子罕之子為馬師。[杜]代羽頡
魏世儼曰。晏嬰侯崔氏。啟門入。哭三踊而出。子產斂

伯有氏之死者殯之其不避禍之心畧同而卒免於
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為明哲保身而
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彭家屏曰古者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故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為其有節也後世過焉沉湎而不知返而酒
禍作矣子反鄢陵之役伯有壑谷之飲皆其明驗也
大禹疏儀狄武王作酒誥良有以哉

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國之正卿未老而授人政者楚子文晉范武子鄭子皮而已○孔之達曰
人有才知識力高於我者但羅之左右使為輔佐尚有濟事不得處不如其人以身當國軸標縱由之也故子皮
自知不及子產必委政以授之且曰虎帥以聽反將已身做一幇輔之人此等處不特見大臣休容之德其識
力自是不可及又云如適晉用幣在子皮當日不免益見授政不可已處辭曰。國小而偪。[杜]偪
近大國族大寵多。八字說盡鄭國情事未為政而慮及此便見胸中經畫不可為也。
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彭士望云辭讓人却極擔當所以為妙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受之不辭有
事[杜]欲使之伯石。[杜]公孫段賂與之邑。以楚子文使子王為令尹曰以靖國也范武子讓郤克

為政曰使逞其欲諸葛武侯不禁法孝直得行其意皆此道也○妙在先事而賂若王猛于鄭羌畢竟輸一著
然猛應急救敗不惜體面處又當如此○謝文洊云有事伯石必此一事少他不得故立一名目以賂之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為相者不可不知此人但知子產持正守義豈知其合弘
忍垢如此哉然在王茂弘為之又得一失一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
邑。將焉往。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二語足醫千古大臣忌才妒功膏肓之病何愛於邑邑將焉往二語
足醫千古人君吝官惜賞膏肓之病張子房勸高帝捐千里之地以王信越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學
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識得此意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若吳起申不害商鞅又是一種作用此中時勢不同各人學術不同學者須細參之○待其所歸四字深隱員妙經權具足又妙下一姑字然見子產緊手很手在至寬至緩處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觀其辭卿則知卒與之妙○禮云卒與之則賂邑之舉遂成作畧若因其歸邑而輒奪之則前賂為可羞矣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惡其為人使次已位妙妙既示尊寵以安其心又勢近地迫其舉動皆得知而牽制之然此等須度我力能制彼乃可否則引盜入室抱虎而寢我未制彼而先為彼所制矣又不若推而遠之使不得以間我也子產使都鄙有章杜國都及邊鄙而各有分部上下有服杜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此即保甲之意○士望云春秋列卿善政每從田廬做起是踏實地學問大人杜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先著泰侈者因而斃之後着○從字妙以我從彼先施而納交則善者固因字尤妙因彼之黨乘機而不勞則惡者推豐卷將祭請田焉林請田獵以供祭弗許豐卷是次等強家比伯石不得正好立威者又在政行人與之後恰值此事理直名正子產便放手做開矣曰唯君用鮮杜野獸衆給而已杜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退而徵役杜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杜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杜田里所收入○請田里不獨親親之義亦所以安強家之心○禧按豐卷徵役子產之力豈不足相攻哉同列稱兵亂國之大者子產禁之不暇而肯身為之乎子產與豐

卷相攻助子產者必衆子產而奔助子產者尤衆故出奔以張豐卷之罪而激衆人之義且子皮之前言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豈輕於去國者哉不然身為正卿國所賴以安危而遽以一人之怨棄國亡家其愚蹤亦甚矣至於請田里反所入義類甚明○子產奔晉此等事輕學不得若非情有子皮則恐如陳餘之解印綬弄假成真悔無及矣○宋蕩澤之亂華元自奔幾於不反其魚石五人出舍睢上不從華元之止頃刻而決洫閉門矣合子產事觀之便知事機作用所在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曰衆怒難犯從政一年與人欲殺而終不能為子產患者姑先安大得力處多也大安彼與人何能為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剛柔強忍然有次第在○又須知凡為

政者必順民情而立法有不便於豪彊或不便於十中一二人此等人即騰藎語要於大衆之民心無干也為政者不可為其所惑然又不可如商鞅用一切之法王判公謂人言不足畏蘇東坡云不從衆多之口而從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最是妙論○此與人如今一二無穎秀才出無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與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恨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其他襟素馴良之人固多也後三年則并豪侈侵占之人亦服其法之良意之厚矣莫徒作愚民難于慮始易於樂成看過

魏禧曰子產舉動與諸葛武侯如出一轍余嘗謂二公人品治術亦甚相同○子產為國作畧孔明得後一半處多王導純用前一半便已各成功名矣○古人任一官處一事皆先有一定主意其平日學術講

求已詳及任事時全副力量做到底故其志可行其言有放詭葛出草廬之言姚崇入相之對一一如取諸寄皆是此意如子產姑先安大一語亦是做手主意今人當事大之宰相小之守令胸中漫無成竹縱有清忠之心亦只隨事補救安能成功哉欲為救時之相者不可不熟讀此篇

彭家屏曰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國人至欲殺之及為之三年國人又從而頌之明湯紹恩建紹興石閘始事之際怨讟繁興及閘成民受其利又從而祠之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大都如是也然凡易民俗用民力必確然知其有利無害必成無虞然後斷然持之以要其成功雖衆口而有所不避為其所利賴者永也若好動而慮淺喜事而智疎務整頓則多事更張急功名則大興力作究之事不可行勢必中沮始謀不臧終悔何及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記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凡負有為之才懷利民之心者又不可不知此義也

立昭公

公作楚宮【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杜】（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穆按毀者死而不哀者立不待乾侯而知魯之衰矣○凌稚隆曰書法子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杜】（齊諡裯昭公名）穆叔不欲（穆叔每事最知大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杜】（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二字妙時人以昭公為知禮正在此）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林】（其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立裯之權在季氏故穆叔以此言動之其後事適合耳穆叔豈助季氏者）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杜】（衽裳下也衰服三易其裳下復如衰可見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杜】（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彭家屏曰禮檀弓辟踊有算毀不危身蓋過哀則

滅性危身則無後滅性無後則非子矣先王制禮使不肖者企而及賢者亦必俯而就而不使過節所以立人道之極而防其流也襄公殺子野哀毀而卒過也人有至性而未聞先王之道其有合乎若昭公者當大故而有嘉容忘親甚矣與居喪食肉者相去幾何吁是又子野之罪人也

子產毀晉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如此舉動奇）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舍也）高其閈閎（〔林〕閈閎也里門曰閈閎門也衖門謂之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林〕士文伯名匄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匄同族同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杜〕圬塗者）以時塓（莫力反〔杜〕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杜〕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林]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彭士望曰二語尤柔遠最切要事]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杜]晉離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杜]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杜]猶災也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杜]名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林]受也謂居之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杜]猶定也其知之矣[杜]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

魏禧曰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子產使能

十二月北宮文子[杜]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杜]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杜]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凌稚隆曰野郊外邑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如此說有禮妙惟能使乃有禮諸葛公謂掾文武兼資爲博雅同一妙語]

魏世傚曰此篇曲盡用材之妙諸葛公所謂集衆思廣忠益者子產已先行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杜]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楷按此語非然明本意聊以探子產且然明賢者不當作此想而玩其前後語氣亦自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林]早見曰朝暮見曰夕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真宰相語○彭士望曰虛懷實用以爲推量衹看得一層]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真識時務語]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魏世儇曰全無物我之見惟以治道爲心如春風駘蕩萬物豐阜想見子產當日識量

楷按三喻錯出情意懇切稠疊不獨法數可喜

子產論尹何爲政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杜]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喻只一句]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警切於三喻中又雜此一喻]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二喻突說]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三喻暢說]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彭士望曰誰人說得此四字出]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士望曰子皮真妙心踴地服善人令千載下讀之感涕]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絕不用知已感恩語○一語說]

（盡古今忠臣諫士苦心）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筆法）能爲鄭國（杜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魏世儼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如季路之使子羔爲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彭家屏曰開元初姚崇與盧懷慎並入相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論者不多崇之能而多懷慎之能讓能也以爲秦誓所謂寔能容之不過是也子皮知子產之賢而讓以執政用其善言而自知不足真所謂無他技而能有人之技者矣子產之能爲鄭國由子皮之能用之也其度量不有大過人者哉是可以風後世之爲宰執者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五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林 子石）伍舉（杜 椒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杜 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杜 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杜 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杜 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林 令尹即圍）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林 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汝之家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如此辭令不減諸鄭但正詐異耳）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杜 蒙欺也）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事有難處處直言最妙）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又妙）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杜 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伍舉亦作此舉動耶）請垂櫜（杜 櫜弓衣也）

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豈野合耶不然何以逆女不以歸而為會耶○二事牽連筆法妙 遂會于虢。[杜]鄭地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謂先歃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杜]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杜]陵也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 服齊狄。[杜]襄二十八年 寧東夏。平秦亂。[杜]襄二十六年 城淳于。[杜]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

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文子所持乃長厚之道然惟晉可以為之若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彼驕反 是蔉。古本反[杜]穮耘也壅苗為蔉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勸世妙語只一味做行人到底必有其應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凌稚隆曰號之

會楚請讀舊書而不盟居然再先於晉晉不得已許之可謂無策武力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哉盖自是楚益橫而晉之霸業衰矣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杜]國君禮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杜]言假以飾令尹之過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杜]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穆文熙曰子圍

驕僭州犂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而知委曲以正之上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過反言以譏人卒受其禍下矣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即揮也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弱也二子謂圍及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杜]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語妙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杜]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杜]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臧否故

(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杜〕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亦絞婉之語)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語皆附和却有至理獨代人憂一語爲無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杜〕類也)其是之謂矣

魏禧曰子羽之去代憂也無幾而以識國子可乎且言當璧猶在豈默足以容之道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杜〕時叔孫豹在會○未爲過)樂桓子(〔杜〕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杜〕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杜〕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杜〕既爲國衛而露其惡則吾之罪又甚於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杜〕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孫應鰲曰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卒不行賄豹子姞拘晉范鞅求貨亦卒不與真世德也)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杜〕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杜〕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杜〕謂不以貨免也)謀主三者(〔杜〕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杜〕併義而四)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杜〕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以下頗複衍似閒語中可厭文字吾欲刪之)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杜】不伐魯 又賞其賢。【杜】赦叔孫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林】視楚之遠如在近境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主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二國 商有姺邳。【杜】二國 周有徐奄。【杜】二國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杜】逐猶競也 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林】憂恤其大者如篡弑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侵奪之 又焉用之。【杜】焉用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辯治也 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杜】吳在東濮在南【林】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爲執政者豈其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林】苟不爲莒國社稷之大害不必亢禦之可也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尋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莒何罪以大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爲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曰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之師臨魯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罪其可也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之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杜】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林】以臣之彊勝君之弱而安之以爲當然是臣彊而不義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名言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名言 弗可久已矣。【杜】爲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杜】會罷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杜】戒享期 禮終。趙孟賦瓠葉。【杜】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杜】告以趙孟賦瓠葉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趙孟辭。【杜】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杜】卿會公侯宴享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杜】享其信不求其厚 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穡愛也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省穡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杜】三大夫皆兄弟國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謂偷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杜】不復見此樂○凌稚隆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吾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弔古傷今頗饒風槩開六朝俊人一派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智而耄及之者【杜】八十曰耄亂也【林】言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上語是此語稍過【杜】為此冬趙孟卒張本叔孫歸【杜】自號歸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一語說盡魯國形勢忍其外【杜】謂欲受楚戮不忍其內【杜】謂日中不出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杜】謂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古而欲贏而惡囂許驕反贏音盈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杜】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乃出見之

魏禧曰請魯於楚數語可畢何用如此絮衍余嘗謂左傳文字僖文以前文簡而味深宣成以後事詳而文散盖世遠則畧時近則詳畧則意含蓄有餘必理勝於事詳則意發舒殆盡必事勝於理然而前後優劣見矣試看僖文以前便無此等文字

彭家屏曰春秋諸賢往往覘人于言語之微能決攸生禍福而不毫髮爽也盖言者心之聲心放則言放心偷則言偷心之敬與肆善與不善之間禍福之根也言其末耳是以君子致謹于末而先端其本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杜】犯鄭大夫公孫楚【杜】子南聘之矣公孫黑【杜】子皙又使強委禽焉【杜】禽鴈也納采用之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禧按此女子親擇婚之始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杜】言丈夫○楚先聘而黑強委禽馬辭之名正言順子產徐犯皆不以為言倉猝苟且全無把柄獨徐女大有識力既不貶駁子皙使之爭恨而曰抑子南夫也又不說何以為夫明明是先聘為義與季芊鍾建負我同其貞一解者乃以入射超乘為丈夫之事淺之淺矣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何得為過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凌稚隆曰子南先聘而子皙強之直在子南也子皙櫜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也惡得謂之直鈞耶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兄而惟女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皙驕恣遂謀作亂斯實啟之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彭士望曰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全玩一勉字可見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杜】即子南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杜】游楚之兄子○子產慣技大叔曰吉不能亢身【杜】亢蔽也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杜】放也蔡如字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大叔者道合如此【杜】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杜】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杜】前年游楚所擊創○天報駟氏【杜】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魏世傚曰此子產先之所以三不討也使吏數之曰子產此舉幾於打死蛇矣然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忿而不能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之也且子皙罪重于南子南放而子皙無罪子產失刑矣故欲及其未死以補前失伯有之亂【杜】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林】元年六月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杜】使太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妙語非子產則子哲之死必不如此可觀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杜〕子哲之子爲褚師〔杜〕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妙語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林〕陳子哲之尸於衢道以示戮加木焉〔杜〕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穆文熙曰子哲之惡甚於子南矣兄之罪起於奪妻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於逐又不容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爲討論也

彭家屛曰子南已聘之婦子哲强委禽焉及徐女既歸子南子哲又欲殺子南而奪之兩人之曲直不待智者而辨矣子產之賢智豈有爲之模稜之理必其時其勢未可過激故委曲以俟之所謂術也迨後觀釁而動其斃子哲也如斃豚犬賢者之所爲固不可測也夫○子哲前年殺伯有矣今則强納采于徐吳犯之門橐甲直入子南之室欲殺子南而奪其妻其凶暴甚矣待凶人挫凶餤不可無術子產不疾不徐而子哲授首真妙用也可以爲後世處凶人之法

后子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母曰弗去懼選〔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禧按選猶揀擇也惡人者多揀擇其過而罪之母爲此言景之爲君可知矣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其不能容弟舊註以爲罪失教非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杜〕爲梁通秦晉之道李巡註爾雅云比其船而渡也郭云併舟爲橋十里舍車〔杜〕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歸取酬幣〔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魏世徹曰既已出奔猶歸秦取幣而景公不之禁又車不以自隨而使還豈鍼亦以好出而室家仍在秦耶○或曰此皆浮夸之言終事八反〔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散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杜〕即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杜]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杜]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稔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苦蓋反[林]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五年夏。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〇五字寫得怕人

彭家屛曰。觀后子對趙孟之言可謂明哲矣。而有車千乘富貳于君。智者固如是乎。其奔晉也大享晉侯造舟置舍。亦非亡人所宜出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后子之謂歟

中行穆子敗狄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杜]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什什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當一車也各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註非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杜]乘車者車三人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杜]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林]制步卒爲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爲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如下文所云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林]其居前之陳名曰兩其居後之陳名曰伍其右軍之陳名曰專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其前拒之陳名曰偏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杜]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爲祟（息遂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于葛反）伯季曰實沈（杜 高辛帝嚳也）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杜 堯也）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杜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林 參水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 唐人若劉累之等）（杜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

姜方震（本又作娠 懷胎爲震）（杜）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杜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杜 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杜 帝顓頊）沈姒蓐黃（杜 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子產明理所以異於博物之人）山川之神（杜 若臺駘者）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禜（音詠 祭也）之日月星辰之神（杜 若實沈者）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世人有病不信醫而信鬼神 南方尤甚 讀此可解其惑）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林 壅謂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肌體羸露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杜 同四時）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杜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美極則盡 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林 卜而得吉必非同姓者矣）違此二者（杜 壹四時 取同姓）古之所慎也（插此二句似不妥）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杜 言將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 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鍾惺曰 博物君子四字只說得實沈臺駘一段 其高識在後一段 學與識自是兩事 甚矣晉君之喜於徵事而忽於論理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去史曰將聲合色說妙已入微更將聲中微妙處溺絲毫寫出是化工手

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四字說色精妙〔杜〕惑女色良臣將死兼責大臣天命不佑〔杜〕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林〕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林〕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爲煩手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慆淫其心堙塞其耳乃忘平和之聲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

降生五味〔杜〕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焉發爲五色〔杜〕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爲五聲〔杜〕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杜〕行[illegible]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杜〕寒過則爲令陽淫熱疾〔杜〕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杜〕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杜〕雨濕之氣爲泄注晦淫惑疾〔杜〕晦夜也爲晏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杜〕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凌稚隆曰陰中有陽故女爲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林〕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鍾惺曰一部素問也春秋

特人自有此段學問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大議論〇彭士望曰此醫國手便可作良相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杜〕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巽下艮上蠱〔林〕巽爲長女良爲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爲風良爲山山木爲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林〕言此三者爲蠱皆同物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公子圍城犨櫟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杜】黑肱，圍之弟子晳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杜】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杜】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杜】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杜】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林】因州犁城郟而殺之。○禧按：州犁不奔，以其素附圍也。然州犁於圍可謂忠矣，而不免於殺，真枉作小人役。世媢人以非義卒不免者，皆此類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林】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者以應立為楚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辭則善矣，其與於弒逆之黨何？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杜】食祿同。皆百人之餼。【杜】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杜】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旨）祿以德，【林】底，致也。德之厚薄，致祿因之。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林】德厚薄均則以年齒為高下，年長幼同則以尊卑為高下，皆公子也，則以其國大小為高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干齒。【杜】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林】不復不得自安，言俱奔，[illegible]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杜】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羇旅之客。羇何忌。【杜】忌，敬也。鍼謙辭以自別。楚靈王即位，【杜】即圍也，易名熊虔。薳罷為令尹，薳啟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林】言可具如楚之器備。靈王驕汰奢侈，且自喜其彊而不義之事，必合諸侯以圖霸業，我往會楚必不久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林】不數年之後，未能合諸侯也。為四年會于申傳。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杜〕復以女繼少姜〇禧按只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 於晉
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
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人之女及遺姑
姊妹〔杜〕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杜〕晉祖 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杜〕詔昏成 晏子受禮
享〔杜〕受賓享之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杜〕不知其他 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區烏侯反 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林〕豆區釜三等之量 皆登一焉
〔杜〕登加也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彭士望曰齊王法章之忌

田單正有感於其祖耳 山木如〔林〕往也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杜〕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杜〕踊刖足者屨言刖多 民人痛疾而或燠于六反休虛喩反之〔杜〕痛念之聲謂
陳氏也〇禧按開竅在此一語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
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杜〕晉國衰弱不能征討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言

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林〕嬖寵女家富貴過甚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杜〕慆
藏也悛改也〔林〕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杜〕鼎名 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杜〕同祖爲宗 唯
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杜〕無賢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杜〕言必不得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斷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杜】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滑稽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二故字筆法妙與叔向語而稱之【杜】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敘法連帶錯落最有致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又加入論贊數語不遠接入晏子如晉句姿態愈出而法度愈不可尋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魏世傚曰晏子與張趯之言一耳烏得為之掩乎然嬰肸二賢相得久矣其憂危而相歎傷情事自與趯不同接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仍以宅事接之反則成矣既拜【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不告而毀君所賜在他人則為矯倨在晏子仍以滑稽本色行之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睦鄰名言今世上大夫其占據他人田宅以自豐者先自鄰始君子不犯非禮【杜】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林】違卜還居為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彭士望曰忽又接到陳桓子上作結真神品也乃許之【杜】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魏禧曰晏子叔向論二國所以衰語語切中可以為鑒而文字以踊貴屨賤四字帶出諷諫一段又從此帶出更宅復宅一段遙接完如晉事法意離合最可掬○或曰二人私言而不以諫君為有過自是不可以諫豈阿容哉又按五年鄭罕虎如齊云云○彭士望曰云云則晏子之賢可見矣

彭家屏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分晉之所由來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謂是歟○兩賢相與各言時事之非老成憂國心良苦矣然二臣國卿不能救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晉侯賜伯石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杜】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杜】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杜】州縣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杜】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杜】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彭士望曰精義之言韓宣子作此語罪加十倍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杜】文子之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〇禧按此巫臣之智愧趙文子多矣人之私謀自利作數層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已見其肺肝矣〇魏世徵曰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

七年夏子產聘于晉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林】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歸之於晉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子產亦知其情卻回護得好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雖有私欲尚是顧名義人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為初言【杜】謂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林】以有州田為己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杜】宋大夫也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魏禧曰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此最善為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廉讓人最不可不知

罕虎賀晉夫人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杜 靈王新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 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問得妙)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忌親總不明此卒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要識得此意亦見器量亦是機權)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復放盧蒲嫳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杜 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北燕髮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吾告二子(杜 子雅子尾也○彭士望曰猶哀公之告三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 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為對)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杜 恐其復作亂)

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 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林〕欲專會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魏世傚〕曰晉之諸臣往往以德言讓楚其實力不足也豈此時德之臣遂能尚德賢於當霸時臣乎然可謂能自安者五明王官之役晉知其致然遂不出亦此類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袁語 國險而多馬釋語可笑 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彭士望曰以二不殆敵三殆妙 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恒山在冀州 三塗〔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杜〕在陽城縣東北 大室〔林〕即中嶽嵩山也在豫州 荊山〔杜〕在新城沶鄉縣南 中南〔杜〕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杜〕冀之北土〔杜〕燕代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杜〕通也 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士望曰虞鄰難洗發尤透快晉平蠱溺悁樂要生其懼心空其平日所恃稍有入處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杜〕公孫無知在莊九年 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杜〕里克丕鄭在僖九年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杜〕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陸粲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楚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度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為得其情矣○按晉君既偷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強爭諸侯則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貴以平日不能匡君則是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杜〕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凌稚隆曰按楚子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曰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稍知自强則諸侯有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棄諸侯以畀楚也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也以是知中國之不易主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杜〕如子產言

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杜〕用會召陵之禮〇楚虔弒君猶夏無所不至而大合諸侯不欲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可見此時禮法猶在可以自遜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杜〕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杜〕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杜〕言爲宗廟田獵寡君將墮許規反布也輸也幣焉敢謝後見〔杜〕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幷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〇姜寶曰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凡人越越自恃越越被識者窺破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爲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杜魯大夫曰雹可禦乎。杜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杜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杜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達道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杜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杜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杜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杜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杜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杜散也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安國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

彭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用心周密調燮陰陽之術亦多端矣然末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正君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然感召天和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尚致謹于末則務本可知申豐舍其本而專言其末則亦小之乎論事

者矣○董子曰陰氣脅陽氣陰氣恭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大易以五爲君位陽也四爲臣位陰也魯私家日逼公室日卑此胡氏所謂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乎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凌稚隆曰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躡其後也晉人爲是謀與吳通而楚遂不敢北圖廷今晉楚同好楚遂自爲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吳淮夷向無與會而茲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以通吳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游皆要地也故併與之會以斷吳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爲伐吳計也使屈申圍朱方○[杜]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林]楚假大義爲齊討慶封故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杜]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杜]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林]將戮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林]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告諸侯使以爲戒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慶封生平有此滅崔杼罵子圍二事快人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杜]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杜]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杜]王之欲心莫有違者民其居乎。[杜]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魏禧曰凡事最忌十分稱心予嘗謂子弟曰人作事事事無碍便須愁着禍來處衰亂之世尤甚

左傳經世鈔卷十六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作邱賦

鄭子產作邱賦。[杜]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彭士望曰此子產不及諸葛處國人二字便是公論不比與誦曰。其父死於路。[杜]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林]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蠆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杜]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作邱賦自是過舉想勢必不得已而行之耳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而焚書倉門之外者公私順逆之異也故不恤人言必於禮義無愆而後可○士望曰數語誤殺王介甫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杜]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杜]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不可無此正論即勢不得已子產亦應為法受過若事關春秋孔子必貶之矣姬在列[杜]列國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林]蔡偪楚曹滕偪宋又無禮以為之本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林]鄭偪於晉楚而無法以為之備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識之正道○若守法則上下一心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初穆子去叔孫氏（[杜]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杜]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杜]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杜]穆子夢）天壓已弗勝（聖○彭士望曰鬼神福善淫人降之妖夢以重其罰）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杜]肩傴也）深目而豭（加）喙（許穢反[杜]口象豬○士望曰畫出惡人形狀）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杜]從者）無之且曰志之（[杜]識也）及宣伯（[杜]僑如也穆子之兄）奔齊（[杜]成十六年）餽之（[杜]穆子餽食）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林]不告僑如結局未識餓死叔孫時猶在側耶）而歸既立（[杜]立爲卿）所宿庚宗之婦人（此婦不知）獻以雉（[杜]獻穆子）問其姓（[杜]子也女生曰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奉芳勇反[杜]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彭士望曰二字妙可見先已名牛）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杜]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林]穆子以牛應夢故寵愛之）長使爲政（[杜]爲家政○按牛必能心精敏以得穆子之意）公孫明（[杜]齊大夫子明）知叔孫於齊（[杜]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杜]孟仲之母）子明取之（好親知○士望曰國姜亦太易嫁獨不思爲二子地耶）故怒其子（[杜]孟仲）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由[杜]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杜]欲使孟從己）不可叔孫爲孟鐘（[林]爲孟丙鑄鐘）曰爾未際（[杜]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杜]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父子禮嚴勢隔故小人得採禍於其間帝王之家抑又甚矣）入弗謁（[杜]白也）出命之日（[杜]詐命以饗之日）及賓至聞鐘聲（[林]叔孫不知享賓聞鐘聲而怪之）牛曰孟有北婦人（[杜]國姜）之客（[杜]子明[林]蓋豎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亨公孫明以落鐘）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杜]殺孟丙○已甚）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亦知孟之事矣強盟不可所謂不知權者欲以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仲與公御萊書（[杜]公御士名）觀於公（[杜]與之私遊觀于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林]仲壬使牛以賜環入示叔孫○士望曰殺無辜之兒不能明告君父且私遊觀使牛入示庸呆已甚真豚犬也）入不示出（只兩出字兩入字輕輕殺逐二兒可見出內外者最要得人舜重納言等於兵刑禮樂蓋謂此也）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如何）叔孫曰何爲（[杜]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杜]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士望曰似楊堅名太子勇○不問其故不誨其罪而遠逐之父子之恩薄矣人必反其常穆子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召昏亂哉隋文臨終而名勇皆是太愚適自取耗逆耳）牛許而不召杜洩（[杜]叔孫氏宰）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賢牛蓋洩力不能去故辭以免○禧按此語是忿叔孫不當以牛歸而寵之如慶鄭君實深之可若何意同○士望曰恨洩失此大機）

會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士望曰從來近密行弒只不欲見人四字所以太子在寢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杜〕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杜〕三日絕糧○士望曰如此疑人直得餓死）牛立昭子（〔杜〕豹之庶子叔孫婼也）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杜〕叔仲帶也）與南遺（〔杜〕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士望曰洩不去牛牛自去洩）杜洩將以路（〔杜〕王所賜叔孫車）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杜〕謂叔孫）受命於

朝而聘於王。（〔杜〕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杜〕謂季孫）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杜〕謂叔孫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杜〕誣叔孫以媚季孫）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杜〕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杜〕以父兄歸公）孟孫氏取其半焉。（〔杜〕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杜〕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杜〕擲也）帥士而哭之。（〔杜〕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林〕受豎牛路使惡杜洩者）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杜〕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禮也。（〔杜〕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杜〕從也）也。既葬而行。（〔杜〕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林〕仲壬聞父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杜〕攻仲壬）司宮射之。中目而死。（中目當是仲壬）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言其亂大至也杜林註皆以來是）殺適立庶。（四字妙）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杜〕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衆而聲言曰必速殺之蓋不知牛殺其父而先聲以逐）

之耳豈亦以立我爲德而殺孟之罪可末減耶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杜 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杜 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杜 不以立已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士望曰後世策立最多刑賞總之不明大義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甚奇。生子與夢符又奇。然牛竟破亂叔孫氏。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何大舛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又曰豎牛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極殺郤宛之事可以似之。餘皆莫如也

彭士望曰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逐。可不戒哉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杜 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名言彭士望曰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一等外修邊幅人常博俗人讚歎明眼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今政令在家。杜 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杜 羈莊公元孫懿伯也林 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奸大國之盟。林 奸犯元年會虢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杜 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世上儘多此種人人有日在過中而極口以彈人或規誨人者皆此類也令傍觀人笑之齒冷不知其私。杜 不自知有私難林 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其政令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杜 無爲公謀始終者林 此言昭公不知禮盡失其民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杜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薳啓彊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禧按亦有猛獸將飢而噬人愈甚者 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 語妙 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杜刖足使守門 以羊舌肸爲司宮。杜加宮刑 奇想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彭士望曰對暴人初宜用滑稽以和其燥後隨宜施鍼砭更有能入時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林朝聘之禮皆以珪爲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寸聘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 享頫有璋。林享頫服云獻也以爲獻國所有杜云享也以爲既朝聘而享其義皆通有璋執璋以行禮 小有述職。杜諸侯適天子 大有巡功。杜天子巡守 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杜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彊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機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 宴有好

士望云此段理曉

士望云此段情論

貨。杜宴飲以貨爲好 飧有陪鼎。杜熟食爲鼎陪加也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杜在僖二十八年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杜在成十六年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和重直也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士望曰說盡顛倒 備之若何。誰其重此。杜言怨重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人以敵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邱隕反杜羣也至。求昏而薦女。杜進也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杜武之子 中行吳、杜偃之子 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杜無忌子 爲公族大夫。韓須、杜起之門子 受命而使矣。杜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林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 皆成縣也。杜成縣賦百乘 羊舌四族。杜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杜叔向之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杜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大數而 九縣。杜羊舌四族共二縣 長轂九百。林戎車縣百乘 其

士望云此段勢奇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杜】叔向兄謀之中行伯【杜】中行吳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士望曰仍歸到滑稽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妙○士望曰楚子驕蹇叔向敏鍊一語寫出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園辭不敢見禮也【杜】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時虎亦老矣猶娶何也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杜】謂授子產政民之主也士望曰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況夫子以久敬稱之耶○禧按能用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魏禧曰事理情勢俱透確條理可爲奏疏之法

蹶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杜】楚地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林】守國之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杜】盛也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妙使臣獲釁君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尤妙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杜】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魏禧曰此與陰飴甥會秦伯燭之武退秦師俱辭令妙品展喜犒齊知罃對楚子亦是善辭終不得比此數篇者稍屬板硬只說向一邊諸篇自是生動圓滿擒縱較活耳

彭家屏曰吳楚之爲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而使其弟是置其弟于虎口也雖蹶由之才辯得免釁鼓而卒爲楚所羈吳子之

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杜〕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杜〕詒遺也 子產書魏世傚曰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道 曰。始吾有虞於子。〔杜〕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韓昌黎原道文格祖此 故誨之以忠。聳〔杜〕聳懼也 之以行。教之以務。〔杜〕時所急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杜〕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辟君之辟也何得言不忌於上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是却流獘至此 而徼幸以成之。〔杜〕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 弗可爲〔杜〕治也 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杜〕襄三十年 立謗政。〔杜〕作邱賦在四年 制參辟。〔杜〕謂用三代之末法 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杜〕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但當先禮而後刑耳豈子產教人之義少而制人之政多耶）錐刀之末。【杜】（喻小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而非救時之急）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杜】（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世儆曰是子產鑄刑書之意○凌稚隆曰當時鄭國必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救之）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杜】（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穆文熙曰嚴刑足以致火其說出於此）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杜】（鼎也）藏爭辟（辟即上民之有辟並有爭心之義）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杜】（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灾）六月丙戌。鄭災。【杜】（終士文伯之言）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不見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鬬亂苟不申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乎

魏世儆曰叔向可謂知本之論人但知刑書可禦奸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華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杜】（寵於平公○彭士望曰左氏致戒閹寺不一而足）大子佐惡之。（禧按父子各有寵媚之人未有不搆禍者）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佐必不密）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杜】（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杜】（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杜】（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杜】（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三語可為殘薄親戚者之鑑）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杜】（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凌稚隆曰寺人柳所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大子痤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戾亦與華亥之比柳同尚清言曰宗子維城痤獨非宗子乎哉何其悖也）

眞德秀曰坎埋書伊戾以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以之誣華合比區區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魏世儆曰寺人伊戾用此術覆太子痤矣寺人柳復以此逐華合比平公已知前事而仍信之闇一至此乎蓋闇者必多疑多疑者人易使之信故最易欺○

不與戌之比而殺痤等乎何以責亥也不指其比姦
而指其亡宗亦有媿於心耳

楚棄疾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杜)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杜)柤鄭地 辭不敢見。(杜)不敢當國君之勞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杜)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杜)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杜)降殺以兩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不伐嘉樹為樵不采蓺種為芻 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杜)慁患也 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林)前年如楚致女 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杜)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禧按)八字可為求報睚眦者之鑒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向知禮

魏禧曰聖人不許以德報怨者謂矯情屈法以示其厚非謂不當容忍必相報復也彼以怨來我以德往最足感化愚悍若後世陸遜之於淳于式崔暹之於邢子才劉仁軌之於袁異式婁師德之於狄仁傑王

旦之於寇準劉基之於李善長夏原吉之於呂震皆可爲師法者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杜】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杜】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杜】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杜】執無宇 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杜】經營天下畧有四海 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杜】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杜】甲至癸 人有十等。【杜】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杜】士謂能理庶事皁謂造成事也輿衆謂佐皁舉衆事也隸謂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所謂人之十等也 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林】如此則將安所執其逃亡之臣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杜】刑書名 之法。曰。盜所隱器。【杜】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行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句妙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危言 故夫致死焉 杜人欲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危言杜言王亦為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 橫人乃作此趣語頗似齊文宣 遂赦之 杜赦無宇

魏禧曰靈王赦申無宇石虎不罪姚弋仲皆是古今奇事

魏世傚曰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禮矣楚靈從之茅焦諫始皇亦以強辭喝之而聽楚圍秦政至凶暴也凶暴人往往可以強直之辭氣奪之

彭家屏曰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勝而已無宇之言理勝也故楚靈赦之義理之不存而強辭劘上謂可以氣奪也有是理乎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 奇敘得突兀尤奇便覺白日鬼出○謝文洊曰世俗固怕鬼然往往彼此揑造騰播以取戲只相驚以伯有一語將此種情弊寫出如見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杜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鑄刑書之歲 杜在前年 二月或 魏世傚曰一或字便見指實不得即是妄傳或帶段既死而人為是夢以神之耶 夢伯有介 杜甲也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杜駟帶助子晳殺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杜公孫段豐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 奇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奇 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奇 乃止 杜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杜子孔不為厲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以圖說 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杜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彭士望曰非子大叔子產必不說出亦所以訓之也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杜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林此有生之初也 既生魄陽曰魂 林此既生之後也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杜物權勢林居移氣故魂強養移體故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林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於

神積爽而至於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魏禧曰論甚精微處法尤當

彭家屏曰伯有未必爲厲特擧國訛言遂若真爲厲耳子產爲伯有立後亦因民之所易信者順而導之而訛言斯息矣訛言息則伯有不爲厲矣然其論鬼物處語語精確遂爲記禮者之所取裁窮理如宋儒亦不能齮其說也則存其議論可也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杜以不能相儀答郊勞爲病乃講杜習也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杜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禧按將死猶以爲念不忘教子眞可謂能補過召其大夫杜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林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杜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林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杜皆宋君三命茲益共杜三命上卿故其鼎杜考父廟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杜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墻而走杜言不敢妄行亦莫余敢侮杜人亦不敢侮之○妙理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妙文此只完鼎意與上文無涉然隨分自足不敢求多正與上文相關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杜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杜皆僖子之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或謂僖子不能於未亡時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權豈僖子所得操耶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杜]小雅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也矣。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林]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言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妙[杜]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林]失也也。抑臣又聞之。[林]纔折入本旨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杜]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斯祁[杜]地名之宮。叔向曰。子野[杜]師曠字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杜]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杜]爲十年晉侯彪卒傳

王使桓伯讓晉

周甘人【杜】甘大夫襄與晉閻嘉【杜】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杜】陸渾伐潁【杜】周邑王使詹桓伯【杜】周大夫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林】二國在東方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林】四國在南方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林】三國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林】我周封疆外薄四海何近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杜】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林】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不復用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杜】言檮杌畧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邑外為郊郊外為甸則戎焉取之【林】若非惠公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林】衣服必有冠冕然後貴重木水必有本原然後久長民人必有宗族師長然後親睦長幼各得其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杜】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杜】言文公雖伯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杜】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杜】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杜】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杜】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請佐尊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自為逆還六月辛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杜】苦怪反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林】樂師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林】習樂之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林】謂荀盈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杜】不聞是義而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杜】外嬖大夫之都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杜】故主視職在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杜】物類也物有其容【杜】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杜】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林】止帶一个君字妙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林】知氏即荀氏秋八月使荀躒【杜】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以說焉

彭家屏曰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為滑稽之祖後世如優孟優旃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孫歟

齊逐欒高氏

齊惠欒高氏【杜】欒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林】憑空有此奇人其欲兩虎相鬭而奪其權者耶陳桓子曰子旗【林】欒施子雅之子子良【林】高彊子尾之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杜】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杜】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杜】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杜】謂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杜】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門上畫虎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林】欒高陳鮑召之無所往晏子兩遇變皆此理此法○陳鮑雖為善而有謀國之心欒高雖公族而行多不義故晏子兩無所與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魏世傚曰此言與不死君難同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平率所律反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杜】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杜】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杜】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世傚曰晏子知齊將為陳復助桓子謀安善耶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强。放利者不可不聞此言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杜】蘊畜也紆粉反利。生孽。【杜】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杜】齊邑桓子召子山。【杜】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杜】私具不告公而反棘。【杜】子山故邑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杜】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杜】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杜】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杜】桓公亦以能施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杜】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陳氏始大。

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爲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富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爲陳氏而實所以爲國陳氏不剪公室而反羣公子亦可謂之賢人然終以得國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剪除宗姓而後可哉如劉裕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矣

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杜〕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杜〕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杜〕載幣用車百乘。○禧按：如此重幣，國安得不困。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林〕言小國能當幾千人之費而不滅亡哉。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此亦謂之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不能自克，人有意見，關人言，心知其是而必用已者，其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同憾。〔杜〕蔡近楚，楚常恨其不服順。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杜〕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禧按：偽撫叛降而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于浰頭功成而無後患，吾猶疑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杜〕暴虐甚於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當作終振。〔杜〕救助也。猶言沒不可復振。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鉏

謀救蔡也。【杜】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以字妙于言天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杜】歲星一周十二年也王惡周矣。【杜】元年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于大梁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杜】蔡靈公太子蔡侯盧之父申無宇曰。不祥。見他人之凶事尚欲辟之況身為之乎故不曰無道而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杜】悔為暴虐

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郎【杜】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靈王始為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善于告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在莊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杜】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威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杜】羇旅之人今棄疾【林】親也在外。鄭丹在內。【林】羇也居內為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杜】即檀伯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杜】在莊十二年齊渠邱實殺無知。【杜】莊九年渠邱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杜】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為十二年陳蔡作亂張本

魏禧曰。多名言〇只說大槩利害不就棄疾說最得之昔西伯戡黎祖伊告紂但言國事危殆一語不及西伯真忠臣告暴君全賢臣之至道

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杜】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杜】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杜】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穆文熙曰大叔敎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林】遷道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北鄧反【杜】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魏世俗曰子大叔於已廟則全之於司墓室則請毀之賢者耶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杜】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子大叔知全已廟而不顧司墓之室何其不仁不恕也然子產終全司墓之室而先欲毀游氏之廟豈未之思耶日中而葬彭士望曰雪及牛目葬不擇日日中而葬鄭不及時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南蒯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杜】南遺之子費邑宰南蒯謂子仲【杜】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杜】季氏家財子更【杜】代也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杜】帶之子小也○彭士望曰此等事豈可再告人開手便差且告之故【杜】欲出季氏以不見禮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杜】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以例亦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士望曰南仲謀季全無實着不過借構鬭起事耳凡構二家二家合面則發難之人立出無所逃矣遂不思何以應之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杜】使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林】豎牛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杜】位次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禧按此舉以懼季孫可謂先聲奪人也與朝家衆殺牛不同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何其淺踈如此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林】副使而先【林】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謀叛而鄉人皆知之宜其敗也然此等人殊有意思或以言挑蒯蒯何不以之同謀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秋乎

攸乎。【杜】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 南蒯枚筮之。【杜】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遇坤䷁【杜】坤上坤下 之比䷇【杜】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 曰黃裳元吉。【杜】坤六五爻辭 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惠伯之對亦陰知其謀而折之凡占數之術皆當得此矣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以室歸公豈不忠信然蒯實微平子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而以費如齊豈有公室之心哉則直爲小人而已矣余論諸葛誕意亦如此 外彊內溫，忠也。【杜】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 和以率貞，信也。【杜】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杜】言非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杜】不爲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杜】失中德 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杜】正直剛克柔克 非此三者弗當。【杜】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此當與穆姜之筮同看凡占卜者不可不知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魏世俶曰愚謂易正大不可以占險事則易小矣易當讀去聲言黃裳爻平易安善之卦不可以占險也 ○士望曰大易占法一言可蔽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林】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爲黃色元道居上故其美者爲體元之義足居下故其美者爲下裳之服 參成可筮。【杜】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世俶曰此即前鄉人爲之所謂吾謀適不用也其意隱隱言外 我有圃生之杞乎。【杜】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枸杞也 從我者子乎，【杜】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杜】猶親也【林】去我必至爲人之所鄙薄倍叛其親必有辱恥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杜】言自遂不改故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解說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林】蓋小構二家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杜】言不爲季氏逐小生怨

魏禧曰：三家眞兄弟手段，左袒則太重耳，使昭仲聲罪合謀討季，何事不濟，乃陰搆之，出此下策，亦當運之衰也

彭家屛曰：左傳卦占之法亦各不同，有看本卦及之卦之全體者，如畢萬筮仕于晉是也；有看兩卦全體兼看互卦者，如周史之爲陳占是也；有先看動爻後看全體者，如晉侯之占納王是也；有全卦不變即看卦義者，如鄢陵之戰是也；有五爻皆動仍看之卦全體而占彖辭者，如穆姜之徙居東宮是也；有畧看卦變之由而歸重于動爻者，如陳文子斷崔杼之占娶棠姜是也；有專看動爻者，如邲之役知莊子之占楚師及南蒯欲去季氏而占遇坤之比皆是也，其法與

朱子啟蒙占法有同有不同者大抵古人隨事起義故占各不同後世歷世愈長爲法愈密故有一定之占而著之爲法然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杜：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杜：吳與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杜：爲五子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杜：秦所遺雨衣）翠被（杜：以翠羽飾被）豹舄（杜：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杜：執鞭以教令）僕析父（杜：楚大夫）從右尹子革（杜：丹）夕（杜：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敬大臣靈王尚有此）○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杜：楚始封君）與呂伋（杜：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杜：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杜：晉唐叔子）禽父（杜：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杜：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杜：珍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爲分（林：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爲有國之寶）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林：車也以柴爲車）藍縷（林：謂衣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杜：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杜：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昆吾常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林：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杜】陳蔡二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杜】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杜】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彭士望曰接過脉天外奇峯左史倚相【杜】楚史名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林】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林】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林】八卦之說九丘【林】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

焉士望曰觸着便是有無厚入有間之妙昔穆王【杜】周穆王欲肆【杜】極也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杜】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為御欲偏行天下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林】穆王聞諫而止是以得善終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林】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五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一心反安和貌式【杜】用也昭【杜】明也德音【林】言祈父掌甲兵愔愔然安和不用用能昭明王之德彝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杜】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魏世傚曰祈招之詩未見彝畏而楚圍能饋不食寢不寐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士望曰何處着得此語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魏禧曰此全不見刃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於子革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左傳經世鈔卷十七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費叛南氏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杜]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杜]叛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魏禧曰。名言可為千古招叛之法○此與貫珠者論田單事可參看

楚平王即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杜]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杜]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杜]許大夫遷許在九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杜]在十一年。其父死焉。[杜]在國故死。王使與預於守而行。[杜]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杜]在四年。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杜]令尹子文元孫。中犨。[杜]邑名。又奪成然[杜]韋龜子。邑。而使為郊尹。[杜]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棄疾也故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彭士望曰禍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于軌反。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杜]申會所戮者。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杜]楚邑城之堅固者。城而居之。士望曰要着亦穩着○禧按此當是越大夫所為。觀起之死也。[杜]在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杜]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禧按觀從志在封蔡棄疾志在得楚兩不相謀而二謀適合機會之來故是天意。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杜]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杜]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杜]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杜]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所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杜]觀從。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公將以師

助二子〇禧按觀從捉蔡公上於虎皆不得更下蔡人聚將執之〔杜〕執觀從辭曰失賊〔杜〕謂子干子晳成軍〔杜〕言蔡公已成軍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已不解罪乃釋之禧按觀從渾身是智是膽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禧按以四字脅蔡人則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杜〕謂蔡公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杜〕子干子晳而盟于鄧士望曰凡暴主治罪雖脅從挂誤無免者故迫人至是朝吳因而恐之鮮宥不從依陳蔡人以國〔林〕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〇士望曰進步亦退步亦穩着楚公子比〔杜〕子干公子黑肱〔杜〕子晳公子棄疾〔杜〕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因四族之徒〔杜〕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林〕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〇士望曰奪其巢穴人為復讐之名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杜〕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況作亂乎又曰役病措語尤好請藩〔杜〕籬也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皮皆反〔杜〕俱楚大夫蔡公黨先入因正僕〔杜〕太子之近官人內應殺大子祿及公子罷皮敵〔林〕皆靈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杜〕竟陵縣城西北公子棄疾為司馬禧按蔡公位乃在第三妙初舉事不妨以名位讓人要在看煞着耳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奇妙〔杜〕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魚器反〔杜〕截鼻

也〇簡切妙沛公三章似此師及訾子斯反梁而潰〔杜〕王還至訾梁而衆散〇靈王之敗與金主亮畧同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子細反〔杜〕隊也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杜〕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林〕言大都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皆同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杜〕是子革也棄王而歸〇士望曰然丹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王沿夏〔杜〕漢別名順流為沿將

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申亥之於靈王伍負之於平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故不可不慎曰吾父再奸王命〔杜〕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〇魏世做曰楚圍一生惟於無宇二事為難能遂食其報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杜〕里名闈〔杜〕門也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士望曰太過必申亥曾以女侍靈王也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蔡公之舉非觀從本意故欲子干殺之然可謂不能擇主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王〔杜〕即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是〇孔之遠曰按當時比不聽觀從之請故致敗事然即聽之棄疾亦不得殺也益當時成然久為腹心而羣喪職之族皆成然黨也且棄疾

君陳蔡得民心子比輕起圖之徙自速其死耳然則爲觀從者教子比讓王位則於棄疾可爲功臣於子比亦不失爲忠臣矣○禧按魏徵王珪教建成殺秦王亦觀從之見其二君欲除所忌恨無兇目而觀從徵珪乃授之隙以速其禍不亦恐予但子比不殺棄疾棄疾亦必殺于比若建成儲位既定而敦好於秦王則秦王雖没没於大位其臣雖没没於佐命亦無如之何矣蓋無故殺見又太宗所不肯爲也沛公志吞天下正碍義帝乃有項羽爲之知已預先殺却以不義趙日歸已而即以大義趙目贈人古今呆小人往往如此不禁噴飯大笑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着眼兩夜字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皙皆以訛言得○士望曰中插棄疾使呼前後兩呼自見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杜〕謂棄疾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左傳經世鈔　昭十三　卷十八　楚平四　五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加入衆怒二字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士望曰可以虛聲自殺足見二子庸劣○禧按觀從不行必不至此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杜〕不成君無諡者楚人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士望曰以假王生殺二子以假王必靖國人俱倉卒定變能乎使。子。旗。〔杜〕蔓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林〕九年還許于夷還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至是皆復其舊○禧按平王臨演爲高○士望曰舊

君之惡跡新君之德資也致。羣。賂。〔杜〕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修廢官召。觀。從。好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杜〕佐卜人開龜兆○士望曰從善於自處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大夫聘。于。鄭。且。致。犨。櫟。歷之。田。〔杜〕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杜〕知鄭自悅服不復須賂故○禧按鄭雖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杜〕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平王有英爽之氣然亦不識大體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世做

左傳經世鈔　昭十三　卷十八　楚平五　六

曰此極是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起處歷叙衆怨致亂之由留此一段模妄無知之狀作結妙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杜〕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杜〕共王妾密。埋。璧。於。大。室。〔杜〕祖廟之。庭。士望曰與巴姬使不密保無漏言以濟私乎使。五。人。齊。齋而。長。入。拜。〔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杜〕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壓紐。

〔杜〕從見璧紐以為審識○士望曰方點出當璧題日○闘韋龜屬成然焉〔杜〕知其將立故託子且曰棄禮〔林〕棄立長之禮謂卜於神違命〔林〕違當璧之命謂立康王楚其危哉〔杜〕終致靈王之亂○謝文濟曰觀楚共埋璧之卜靈肘加而平厭紐則纂弒之人皆一定之天命觀公孫彊亡曹其人尚未生而曹人已見於夢則小人之亡人國皆一定之天命然為君者能恐懼修省則天心未嘗不可挽回惟殊殊者則圍於氣數而莫可逃耳○又曰凡國家占卜皆當謹密之極若或溺洩則奸人生睥睨之心而功名之士遂險相依附為之羽翼將無事而生事大為可危如楚共埋璧一卜鄭國皆知圍與棄疾不待敎而萌造亂之思矣遠罷薨成然早已歸心於無事之日凡此皆一卜之不密有以啟之也

魏禧曰國家大事有劈空造奇者如觀從駟赤是其人也然使以費無極郤宛之才施之於正又何非奇才乎古今小人不自愛惜吾為恨之惜之○劉裕起事亦畧類此然近世人行之未有不敗何也不能審時度勢而已無才力本領徒欲劈空造奇以圖僥倖故耳

謝文濟曰棄疾權重而有謀觀從欲起事而不奉之乃思及子干木偶之人為主何其闇也然棄疾起事時何不明白自圖必借名子干而後除之乎凡舉大事而即身當尊稱以犯大難之名此淺人舉動觀從既召子干不妨即以子干試之倘羣情無異入楚不難則轉圖子干亦易事耳而觀從猶夢夢欲使子干殺棄疾不從然後發憤而行豈不晚哉禧按觀從之奉子干當以子干易與他日封蔡可唯所欲耳然觀從實忠智之士未可以其昧於擇主而少之如范增明知沛公當王而輔殘暴之項羽且欲使羽殺之與觀從無異然增憤而死猶自知恥觀從則儼然受卜尹之職矣子干始終受棄疾提弄而春秋書其弒君反受大惡之名千古庸人無自知之明而妄希非分亦可憫矣○棄疾之智如一溪活水隨岍曲折波瀾瀠洄悠洋自在想其如晉過鄭一段謙讓敬謹是何等

精神其為人平日操心機警刻刻不怠已將君國人心看得通透至臨事時觸處洞然一絲不紊此雖小人之雄其用智幾於行所無事矣如此靈活之人而亦為費無極所敵讒人真險矣哉然亦由得位之後驕盈侈汰故爾神識昏昧使為蔡公時雖百無極安能逃其鑑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同惡謂棄疾子干同惡靈王也舊註未是〕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杜〕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杜〕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三也〔林〕無謀策可成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林〕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彭士望曰觀重耳便知子干誰謂君不以臣薦〕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在當時晉人觀之則曰無釁而動以楚事論可謂釁矣棄疾亦乘機得國〕

〔非異時也〕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杜〕貪虐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杜〕楚如借君子干以弒君終無所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杜〕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歿棄疾并臨陳事苛〔何〕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杜〕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杜〕祭命之國民信之芊〔彌爾反〕〔林〕芊姓姓有亂必季〔林〕少子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杜〕當璧拜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杜〕貴妃子居常五也〔杜〕季子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杜〕位不尊其寵棄矣〔杜〕父既沒民無懷焉〔杜〕非令德國無與焉〔杜〕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杜〕僖公妾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杜〕言其疾下善齊〔杜〕齊齋也肅〔杜〕敬也不藏賄不從〔子用反〕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杜〕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杜〕趙衰子犯〔杜〕狐偃以爲腹心有魏犨〔杜〕武子賈佗以爲股肱〔杜〕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

〔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杜〕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伯納之有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士望曰堅志成事十可八九〕惠懷棄民〔杜〕二公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林〕皆獻公子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論子干棄疾得失及桓文不同處俱精詳確當可謂有識之言〕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上不過言事之成敗耳子干書弒吾所不解舊註未是〕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之禮也。[杜]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 隱大子之子廬[杜]平侯 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杜]惠公 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杜]國復成禮以葬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杜]居西方上流故謂之上國 之兵於宗丘[杜]楚地 且撫其民。分[杜]與也 貧振[杜]救也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杜]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杜]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杜]責問也 姦慝舉淹滯。[杜]有才德而未敘者 禮新。[杜]新羇旅也 敘舊。祿勳[杜]功也 合親。[杜]親九族也 任良。物[杜]事也 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 於召陵。亦如之。[杜]如然丹 好於邊疆。[杜]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魏世傚曰棄疾可謂逆取順守者然攻靈王殺子干亦未為大逆也子干之死更是有過○士望曰平王新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為近古

魏禧曰中多得失可鑒文字雖無敗處然尚可簡簡則更佳矣

叔向數叔魚之惡

晉成虎祁。[杜]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杜]古杏反[杜]十年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穆文熙曰叔向賢者乃欲以威示諸侯無乃失言乎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杜]叔向弟 攝[杜]兼官 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杜]軍旅之帳 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林]飼牲曰芻草薪曰蕘縱淫芻蕘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杜]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杜]猶近也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杜]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杜]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曰。晉有羊舌鮒者。禧按是他人亦不可以如此語敵國況其弟耶○彭士望曰不私其弟特加晉有二字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大非○士望曰吾處 其已。不能如神以義禁之而教以君命賜之若國法與家聲何叔向此舉謬矣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十四年。冬。晉邢侯[杜]楚申公巫臣之子 與雍子[杜]亦故楚人 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杜]晉理官 如楚。叔魚攝理。[杜]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杜】斷也罪邢
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謀弟
之罪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士望曰以叔向之公直明允而不使斷獄宣子不能無罪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杜】亂
也貪以敗官為墨【杜】不潔之稱殺人不忌【杜】畏也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杜】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杜】言叔向之直
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魏世傚曰平邱季孫二事叔向之過也使
衛人與叔魚錦過甚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杜】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
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杜】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粲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三言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識焉曰大臣
之義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至此無乃教赦之亡素歟如有碩器不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
衣以為直哉若平邱之會則鮒賓為之謀主不能正黷貨之辟而重賜以承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
遺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

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彭家屛曰叔向之弟子魚貪墨鬻獄論者以是譏叔
向之失教非也子產鑄刑書叔向猶越國遺書戒之
豈在他人則戒之於同氣轉視之如路人乎必子魚
之剛愎暴狠拒誨不悛賢如叔向亦無如其弟何也
觀其對衛使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則其無可如何之情已見乎辭矣不然何至對人稱
弟必著其國舉其姓斥其名而為是外之之甚詞乎
蓋有大不得于心者也平邱之役子魚為政子魚求

貨于衛而暴虐衛人叔向必屢言之而不能入故衛
人餽錦而不受令其轉餽子魚已則潔矣用汙其弟
豈賢者之用心乎蓋以不如此其為暴終不止也受
錦之罪小虐衛之罪大其權衡於輕重之閒而為是
不得已之計也君子于骨肉之地遇人不淑既不能
軌之於道不得已而隨事委曲補救于末路者此類
是也特門庭之內教誡之辭左氏不能備知之而據
以入傳論者涉其迹而不推其隱遂以是為賢者累
豈通方之論乎

惠伯待禮

季孫猶在晉。杜平邱之會晉以邾莒之愬執季孫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杜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杜死晉命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杜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杜叔魚能。非鮒安能詐且泣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杜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杜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杜使近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杜泣以信其言○彭士望曰貪人未有不詐淚亦可假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杜待見遣之禮

南蒯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林叛季氏在十二年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杜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彭士望曰久困而外接絕內必生變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士望曰偽疾時必與費民中魁傑者有密約乃能朝眾劫蒯羣臣不忘其君。杜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士望曰守費能至三年必蒯鄉人為之左右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杜送使出奔處置妙請期五日。杜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杜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林言臣非叛君乃欲強公室弱私家子韓皙杜齊大夫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意欲助君口辨却非人臣之言獨不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乎但南蒯初心亦非為公室矣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林二子既逐南蒯乃奉費邑歸之于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費無極去朝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杜】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彭士望曰淮陰侯亦爲一辱字起禍】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杜】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與韓元之殺望之同】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此必王咎蔡蔡人歸故於無極故王怒云】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平王以有蔡而飛故爲此語】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以鳥喩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

王樵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王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君子豈可不審所自處乎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於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彭士望曰奸人只是揣摩人情到至處人不覺入其彀中楚平之信無極自此始矣平不特心以爲忠且心服其智畧

彭家屛曰讒言之入主不明也而在當時則自以爲明矣君賢其所私臣中其所急而主臣之交且以爲魚水之合也無極之動平王與平王之爲無極所動胥以是歟

荀吳克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杜〕白狄之別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杜〕愆過也適歸也 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如此舉動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此則過矣若以詐謀論則

無不可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穆文熙曰荀吳不納鼓人之降而其後又潛甲襲鼓滅之偽詐蓋不可方物矣 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林〕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為愈也 賈怠無卒。〔杜〕終也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邵寶曰降有二道服而降者可受叛而降者不可受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一片好假道學語然如荀吳者是世上有用假道學也 以鼓子䳒悅全反鞮丁兮反〔杜〕鼓君名 歸。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杜〕在十五年 既獻。〔杜〕獻于廟 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杜〕叛晉屬鮮虞在二十一年 六月。荀吳畧東陽。〔杜〕行也 〔杜〕晉之山東邑 使師偽糴者〔林〕晉師詐為將販糴于鼓者 負甲以息於昔陽〔杜〕故肥子所都 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杜〕晉大夫 守之。〔杜〕守鼓之地

鍾惺曰數服數叛數討國之敝也武矦服孟獲正用此法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

彭家屏曰荀吳前之伐鼓也知其必克也故偽為仁義以張之後之伐鼓也知鼓人叛晉必死守也故詐為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之矯揉造作不本於中心之誠鮮有不露者矣

子產不與宣子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杜 子孔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杜 掌位列者）禦（杜 止也）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杜 懸樂肆）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杜 鄭大夫）諫曰（杜 諫子產）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鍾惺曰陵生於笑有至理深於謀國之言）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禧按此怒甚謬詞亦多强然子產既戒而孔張後至則亦無如之何）發命之不衷（杜 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杜 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杜 縱亂也）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杜 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杜 兄也）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杜 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杜 受祿邑）有賦於軍（杜 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杜 有所主）受脤歸脤（杜 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林 玉人同工共璞成此雙環）宣子謁（杜 請也）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杜 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杜 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亦有理）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妙語）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杜 不復成國）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古）罪不亦銳（杜 細小也）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鍾惺曰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處）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杜 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 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杜 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强賈，【杜】無强市其物〇艾魚反，藋徒弔反，强其兩反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語不當情事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法 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杜】不欲爲鄙邑之事 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杜】陳也 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杜】失諸侯，鄙鄭國 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送行飲酒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才何反【杜】子皮之子嬰齊也 賦野有蔓草。【杜】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 宣子曰：起不堪也。【杜】不堪國之司直 子大叔賦褰裳。【杜】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褰裳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 子游【杜】駟帶之子 賦風雨。【杜】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子旗【杜】公孫段之子豐施 賦有女同車。【杜】取其洵美且都 子柳【杜】印段之子印癸 賦蘀兮。【杜】取其倡予和女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鄭風 皆昵燕好也。【杜】貺，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禧曰：子產後舉誠爲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不妨執禮以張國勢而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時務之迂儒耳，何以爲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所與國弗與知可也。

郯子論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杜〕少皥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問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有水瑞以水名官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杜〕大皥伏羲氏風姓之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者也〔杜〕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杜〕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杜〕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杜〕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杜〕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七徐反鳩氏司馬也〔杜〕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杜〕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性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杜〕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杜〕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林〕賈

逵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亮夷民者也〔林〕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杜〕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鴳鴳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林〕賈逵云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鴳鴳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杜〕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之說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顓頊氏代少皥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吳光取餘皇

吳伐楚。陽匃【杜】穆王曾孫令尹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杜】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林】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閒。師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子光。【杜】諸樊子闔廬也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杜】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魏世傚曰。守之如此嚴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如華元登子反牀之類曰。我呼餘皇。則對。師【杜】吳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林】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光有謀

子產不禳火鄭災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杜】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林】彗象如旗如箒。故有除舊布新之象天事恆象。【杜】天道恆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而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今年火出之月而孛益章明。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其居火也久矣。【杜】歷二年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杜】謂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彭士望曰。周之改月。於此益信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杜】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杜】大皞居陳。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杜】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杜】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杜】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杜】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林】牡雄也。水為雄。火為雌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杜】丙午火。壬子水。水合火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杜】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杜】火災不過來年大火出見之月。謂周五月也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杜】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

宋衛陳鄭災傳〇禧按然禳災亦古禮所有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杜]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杜]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杜]前年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此不可尤見識力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杜]多言者或時有中〇禧按多言或信四字高明有見但天遠二語亦强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禳於元冥則先事而用圭瓚也何害遂不與亦不復火[杜]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杜]鄭大夫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杜]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杜]言將先災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遷實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杜]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杜]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杜]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子寬即游速子上游吉之子俱鄭大夫大宮

鄭祖廟使二子屏攝祭祀之位巡行宗廟不得火及之使公孫登[杜]開卜大夫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石於周廟告於先君[杜]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杜]鄭大夫儆司宮[杜]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杜]先公宮女寘諸火所不及司馬[杜]主兵司寇[杜]主刑列居火道[杜]以備非常行火所焮許勤反[杜]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杜]爲部位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杜]縣士也各保其徵[杜]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於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於元冥回祿[杜]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祈於四鄘[杜]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杜]賦稅

與之材[杜]與之材木以助營建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杜]不舉行火政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杜]治也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禧按振拔也杜註棄未是〇凌稺隆曰裨竈請禳子產既拒之曰天道遠人道邇而茲復大爲社祓禳於四方以振除火災何與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杜]蒐場也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林]使除道之衆嚮家廟而立〇子大叔冉用此法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杜]汝也鄉[杜]疑女所向子產朝[杜]朝君過而怒之[杜]怒其不毀除者南毀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杜】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杜】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故慮其見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遐板反然授兵登陴【杜】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杜】重也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杜】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奚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

魏世傚曰天災而可以筆瓚禳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夫災變者不德所致天所以示警戒君子禳之葢亦有本豈寶玉之謂城濮之役子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辱國而身死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禜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禜遂卒人皆以為不禳之故然使子玉不與河神而能敬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敗苟剛而無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死昭王禜之疾未必能移而徒來不知大道之誚而已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己者是右廉吏且羞之而況神乎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為務靜以待之而不為多言所亂盖所謂知本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不之聽亦足以為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無鬼神也而民義是務智者之事也

閔子馬論學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大夫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林]伯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患失而惑惟學可以救之又不說學則害愈甚矣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杜]以爲無害而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不學將落[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荒蕪衰落而已原氏其亡乎。

彭家屏曰秦禁挾書而秦亡宋禁道學而宋亡明排

首善錮東林而明亦旋亡盖學者所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講修齊平治之故國之元氣所係也元氣既傾則國步隨之閔子馬聞周大夫之不說學而知周之將亂可謂思深慮遠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八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許悼公卒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杜]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凌稚隆曰按二傳皆謂止以不嘗藥故書弒與左傳同而鄭夾漈陳止齊歐陽永叔又皆謂實弒與三傳夐別迄無定論益古今有以藥物弒君者霍顯王莽梁冀是也又有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悞其君者山人柳泌是也故朱子謂律中醫藥不以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死必此之類止所以書弒以此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捨藥、物、可、也。[杜]藥

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魏禧曰許止獨進藥以殺其父傳註文義甚明而公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脩乃執嘗藥之義以疑春秋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之不同此所以大啟後世之惑也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意止不謀衆不信醫又或違衆自用至投反劑故傳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夫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强不知爲知執私意怙偏見以誤殺其父乎楚王告棄疾殺子南而棄疾曰吾與殺吾父遂自縊死然則

被止以弑君之名亦止心所甘受也若夫嘗藥之義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藥有可以生其父而殺其子者豈得以嘗而定此藥之宜病與否哉許悼公以藥中置毒死則不嘗之罪重以藥不效死則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歐公使深究乎左氏之說則其辨可無作矣

熊顒曰瘧非必死之疾許止所進恐當如今人截瘧之藥其性很厲老人一服而輒死耳

彭家屛曰許世子弑君之事諸說不同左氏謂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大子奔晉穀梁氏謂止見悼公卒以位與其弟虺哭泣歠粥嗌不容粒未踰年亦死一言奔一言死兩傳之不同如此然按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則止之讓弟非虛語矣止既無得位之心安得有弑君之事既無弑君之事則君雖以飲藥而死而死于藥與死于疾尚莫辨也何至奔晉以避討乎且止為儲君當即位矣又誰為討止者乎則知穀梁子之說固為優也至嘗藥與進藥之說兩傳又相逕庭然觀世子痛父之切咎己之深哭泣讓位而已亦尋死不可謂不賢矣豈有藥不由醫違衆自用而獨進反劑之理則知不嘗藥之說又為優也夫不嘗藥而被以弑君之名者何也咎其不慎也謂悼公之死由世子不慎所致也故商臣蔡般之弑君故殺也許止之弑君過失殺也過失殺父母律有明條是雖欲不正其弑君之罪不可得矣魏氏何獨專信左氏之言而沒他傳之義乎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杜】莒邑。使孫書【杜】陳無宇之子子占也。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力之反。【杜】寡婦也。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待洛反而去起呂反之。【林】紡麻纑為纑，以所紡纑度紀鄣之城，藏其纑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仇。去，藏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杜】投纑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杜】緣纑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

鍾惺曰：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仇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婦與國為仇，而其事卒濟乎。

魏禧曰：此婦足配伍子胥。然老託紀鄣，而莒子即奔紀鄣，是亦天也。人之報仇，固自有數，亦所謂人定勝天與。

魏世傚曰：齊師攻紀鄣，莒子必城守，而婦人縋城不覺，何哉？意守城用編户，而此婦豫布親黨之人於一處，故縋焉而不覺耳。此因見莒婦之智，亦以儆莒備巡警之踈矣。如禮至掖殺國子，及此等事，城守者不可不鑑。

彭家屏曰：莒寡婦以纑度城，與若水以絲度江，用智特奇，用心特深，俱千古異事。

駟氏立子瑕

鄭駟偃卒子游〔杜〕即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杜〕幼小其父兄立子瑕〔杜〕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杜〕舍子立叔弗許亦弗止〔杜〕許之爲違理止之爲違衆故中立安有是非中立之理且子產爲國政乎〇駟氏聳〔杜〕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此是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歷觀子產行事亦多果於自遂處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林〕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此言相繼而死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私族謀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國君大臣於卿大夫廢立之故而不知何以爲國子產無辭矣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杜〕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對得有體辭客幣而報其使〔杜〕遣人報晉使晉人舍之

淩穉隆曰立嗣重事也況叔爲之後爲不順乎子產秉國之政乃弗能止以致大國之問對客之辭氣誠壯矣亦烏用是爲哉

魏禧曰不因晉人之問而改立絲以遂其惡乞之志不歸權於晉人是矣大夫立嗣不由執政而執政聽其所爲可乎子產後來作事亦多不滿人意處

楚城州來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杜：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曰。楚人必敗。（杜：十三年吳滅州來。今楚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林：今亦未撫吾民）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杜：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杜：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魏禧曰。由戌之言。則平王之撫民。但不能出師以有事中國耳。

鄭龍鬭

鄭大水。（杜：凡平原出水爲大水）龍鬭於時門（杜：鄭城門）之外洧淵。（于軌反）國人請爲禜（爲命反）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杜：見也）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杜：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杜：傳言子產之知）

穆文熙曰。孟浪之談。足解衆惑。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杜〕納建妻多矣何信於讒禧按諫主有道彼己信讒而怒之矣又讒切其隱事是恐火而助之薪也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魏世傚曰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亡其家國鳴呼人亦何爲而爲三國之君乎未至〔林〕奮揚尚未至城父而使遣之〔杜〕先使遣大子去知其寃也○禧按爲人臣當如此使人遺之尤妙三月大子建奔宋魏世傚曰人子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免父於惡死之可也不然則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汲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而楚建之禍有類於衛汲建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聞難奔宋之後至於君父之際漠然無聞所謂獨善其身者亦有未盡道處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杜〕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此高允對道武模本也然允語純經揚語參權特此推亦聖人所不廢王曰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魏禮曰一味老實實圓妙到極處王曰歸從政如他日亦通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

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魏禮曰子來免父殊非情理與狐突子來則免之說情大不同無極之奸豈不料其說之難行蓋料其子仁雖知見給亦必來耳然無極能料尚不能料員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杜〕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杜〕員任報仇知死不辟勇也〔杜〕尚爲勇父不可棄〔杜〕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杜〕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棠君此言可謂仁至義盡○禮曰尚言吾知不逮觀其自度度人皆得其所知孰大馬員之報楚尚定之矣知孰大爲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吳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杜〕員之父兄而欲反〔杜〕復也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深心○彭士望曰入吳便得士真才人焉而耕於鄙妙用○與石碏乃老同且光事不成僚必誅滅其黨故員之愛身特周

魏世傚曰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覆而殺子建獻公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死里克殺之子建之亡伍奢實速之何者里克三句不出不力爭以成驪姬之謀奢雖異是而不明於諫君之術則一晉獻昏懦楚平

忍狠忍狠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昏懦者又非巽言婉容所可悟里克不中立而强諫力爭則申生不廢若夫楚平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憫悍然無所顧畏然奮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不罪故知楚平者可以巽入而不可以激怒者也予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楚平克能如伍奢猛烈之氣以逆折晉獻必將兩有所濟而惜乎其反是吾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固不失為賢臣而

持之或偏足以殺身而僨事奢之所以殺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員以强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彭家屏曰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奮揚縱之將及罪矣而能以直言免且令從政如他日是平王猶能納善有可牖之機也奮揚于此即宜力辯太子之無他而繼之以泣政古人納約自牖之義而乃不言何也夫無極之譖太子也謂其與伍奢將以城父叛也謂齊晉交輔之也謂其事已集也今伍奢就執太子出奔則建奢無叛心可知矣城父之人猶執奮揚以至則城父之人無叛心可知矣太子不奔齊晉而奔宋則齊晉未嘗輔之可知矣若已集也何難稱兵拒命而聞命即奔則事之未集可知矣以此致辯王必悟而悔之其全楚多矣奮揚坐失事機隱而不言何其知于前而愚于後也若伍奢者乃無極誣以同叛之人雖言不信其無責也夫

衛齊豹之亂

衛公孟縶【杜】靈公兄狎【杜】輕也齊豹【杜】齊惡之子為衛司寇奪之司寇與鄄【杜】豹邑有役則反之【杜】縶足不良故有征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之無則取之【杜】若無征役則取其邑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杜】靈公嫡母宣姜之淫如此○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杜】為達也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杜】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真情語人不肯道雖有仲尼之言吾猶取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杜】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杜】猶終竟也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杜】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門【杜】郭門之門外【杜】祭也齊子氏帷於門外【杜】齊豹之家設帷於蓋獲門外若今看位而伏甲焉使祝鼃呱寘戈於車薪以當門【杜】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杜】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是一戈而斷宗魯之肱并中公孟之肩也以字文法極錬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杜】衛城門入慶比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杜】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杜】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杜】不欲令追者出踰郭【杜】踰郭出而從公公如死鳥【杜】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林】言衛侯猶在衛之竟內乃將事焉【杜】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林】卿公孫青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杜】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杜】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杜】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杜】喜其敬已故貢其物賓將掫【杜】請夜行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林】請助夜行以除死罪親執鐸終夕與於燎【杜】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杜】北宮喜也渠子召之同叛【林】北宮氏之宰此宰義而敏有石碏之才惜其名不傳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杜】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杜】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杜】與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杜】滅齊氏故○禧按北宮喜有賞其宰無聞喜可謂蔽賢而忘本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杜】以霄從公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杜】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杜】喜青敬衛侯故功歸於二三子之教苑何忌【杜】齊大夫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杜】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及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杜】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杜】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杜】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夌稚隆曰仲尼言宗魯是豹畜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焉君子不食姦【杜】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杜】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杜】以利故不能去是身病于邪不以回待人鏊世做曰聽豹為亂而不諫是以回邪待人也不蓋不義世做曰知其為亂而不發露之是蓋藏不義也不犯非禮【杜】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彭家屏曰按史記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所謂謚者乃備列生前行迹作謚以美之雖君之有加于臣亦盖棺論定之義郊特牲所謂死而謚是也前此無有生而賜謚者矣生而賜謚非禮也況北宮喜與齊豹同為謀亂之人衛侯返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為失刑而又謚曰貞子是君誣其臣也吁瀆典甚矣

晏子論祝詛和同

齊侯疥（戒）遂痁（失廉反【杜】瘧疾【林】疥當作痎字之誤因痎變爲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杜】多在齊）梁邱據與裔款（【杜】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嫌於據款借事除之）公說（說得奇）告晏子。（幸有此）晏子曰。日宋之盟（【杜】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以他事入亦諷諫亦證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杜】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爲諸侯主也。（忽住）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妙）稱是語。何故。（孫應鰲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發問以卒之也）對曰。若有德之君（妙）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妙）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匹亦反）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杜】猶顧也）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以實白神是言君之罪）其蓋（【杜】掩也）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極言而不悟悲夫）對曰。不可爲也。（【杜】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九）蒲。舟鮫（交）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市軫反）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麤曰薪細曰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

私。（【杜】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杜】世位者）強易其賄。布常無藝（【杜】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杜】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杜】詐爲教令於邊鄙也）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林】嬖寵臣妾縱其私欲長養求覓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之又反）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杜】齊西界）姑尤以西（【杜】齊東界　妙論）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杜】偪介之關）去禁（【杜】山澤之禁）薄斂已責。（【杜】除逋責也）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杜】澤名言疾愈行獵期年之疾便能田）

沛當是修政得力招虞人以弓不進。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是以孔子取之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林]禮孤卿建旃故以旃招大夫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故以弓招士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以皮冠招虞人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杜]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杜]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市專反臺。[杜]臺名子、猶、[杜]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士望曰本說味作喻却又入君臣正義一段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燀章善反[杜]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林]味和則心自平君。臣。亦。然。[杜]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士望曰本說君臣却又引詩和羹歸到五味忽又及五聲用聲亦如味一句渡脈令人不見聲味兩喻平敘之跡最為高渾既戒既平。[杜]詩頌言殷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鬷[杜]總也嘏[杜]大也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帶入五聲古人兩段文字帶牽連處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林]樂須氣以動故氣居第一二體[杜]舞者有文武

三類[杜]風雅頌四物[杜]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杜]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杜]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八風[林]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漠風九歌[林]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相成也[杜]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杜]密也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幽風言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此與論語和同大有發明處〇士望曰前面俱說和字此却出同字正面又夾入聲味二喻以一句結之文字工巧精嚴妙乃至此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杜]少皞氏之司寇始居此地。季前仕則反[杜]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因之。有逢伯陵[杜]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杜]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子產論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杜〕輕也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丸苻〔杜〕蒲澤名之澤〔杜〕于澤中取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禧按此言其流弊所至非謂先自居於弊而後救之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禧按遺愛謂有古者愛人之遺風舊註非○爲火烈之論而謂之遺愛聖賢之論愛者如是

彭家屏曰皐陶之美舜曰御衆以寬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則人民和樂政事順成此爲政之本先王之要道也然寬之所不可則裁之以義故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即猛之意也然其本末之間則有辨矣聖人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爲政者不可不察也○猛以佐寬之所不可及故曰濟如堯舜之世不虐無告罰弗及嗣寬也誅放四凶分背三苗猛也眚災肆赦寬也怙終賊刑猛也戒之用休寬也董之用威猛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寬也刑亂國用重典猛也蓋因時因人因事因地酌量以取中非謂行寬政之後必有流弊而以猛救之也寬本無弊寬而至于民慢用寬者之過不可以是誣先王之道爲有弊也俗吏誤認此篇之旨謂寬將有弊激而操切自用以蚩蚩之氓嘗其火氣求治于敲撲之下報最于督責之間豈父母斯民之道乎其弊也民怨事閡卒亦不理吁是亦不善學者之過也○寬猛皆一時事只因物付物寬嚴得中耳非一時用寬一時又用猛也辟如烹物須水火調濟非一時用水一時又用火也若時水時火則失物性矣傳中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讀者須善會之蓋一向寬猶可言也一向猛則此一時也民已不

勝其殘矣殘民豈爲上者所忍言乎是不可不辨也
○傳言聖人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濟字極有斟酌
子產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莫如二
字便有畸重猛一邊意又曰水懦民狎而翫之火烈
民望而畏之更是英分霸氣遂爲後世酷吏之所藉
口大抵鄭俗敝民翫子產爲政用猛處居多生其國
行其政而性情學問遂移于此故將死之頃僅以是
爲子太叔告也吁其于先王之道有未盡乎

宋華氏之亂

宋華費遂生華貙、(勅居反)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杜]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杜]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杜]謂費遂)以吾故亡其良子。([杜]謂華登前年奔吳)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則當亡走他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杜]言亡可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也)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杜]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何不以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曰司馬自知多僚爲讒不能殺反與宋公謀逐貙激成仇殺之變則司馬不能逃其罪矣)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杜]亦如公賜)張匄([杜]貙臣)尤之。([杜]怪之厚賜)曰。必有故。使子皮([杜]即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杜]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杜]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可哀)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此怒不可少)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杜]任翩亦貙家臣)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殺之而歸罪可也張匄有性氣不學無術)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坑)([杜]皆公臣)禦諸

横（【杜】地名）華氏居盧門（【杜】宋東城南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杜】脩舊鄘之故城）及桑林（【杜】宋城門）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林】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杜】宋廚邑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林】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後事而勝人者待其衰竭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彭士望曰外援至有分之使不得合者有使之合聚而識之者總看自己兵何如然分之較是穩着）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員（云俱）（【杜】吳大夫）華登帥其餘（【杜】吳餘師）以敗宋師（【林】宋師恃勝故登復敗之）公欲出（【杜】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借以死難）而不能送亡（【杜】送君出亡○血性語）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杜】幟也）者。公徒也（廚人濮忠智勇三德俱全）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揚徽以自別）公自揚門（【杜】睢陽正東門）見之（【杜】見國人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亦一理）齊致死。莫如去備（【杜】長兵也○士望曰非齊致死必不能轉敗去備二字韓信之背水王鎮惡之斬纜項羽之破釜沈舟皆從此出）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林】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林】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後之用此法以破敵者多矣）遂敗華氏於新

里（【杜】華氏所取邑）翟僂（力主反）新（【杜】公臣）居於新里。既戰。說（他活反）甲、於、公、而、歸（【杜】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他口反【杜】華氏族故助華氏）居於公里。亦、如、之（【杜】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告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杜】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者）邱（【杜】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杜】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謹）（【杜】公臣）爲右。干犨御。呂封人（【杜】呂邑封疆之官）華豹。張匃（【杜】犨呂豹匃俱華氏黨）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杜】傅矢也）豹則關（古環反【杜】引弓）矣。曰。平公（【杜】城之父）之靈。尚輔相

余。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杜】更也）鄙（【林】城謂豹曰若不與我更射則汝爲鄙夫○穆文熙曰不狎鄙言彼此不更相射則鄙人也故豹止不射而子城得以射之）抽矢（【杜】豹止不射）城射之殪（【杜】豹死）張匃抽殳（【杜】長丈二在車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林】城射張匃折匃之股匃力疾匍匐擊城折城車軫）又射之。死（【杜】匃死）干、犨、請、一、矢（【林】豹車御求一矢快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杜】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林】同乘共伍死則皆死今同車三人其二已死故云）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士望曰此矢終不應發宜說而歸於公）殪（【杜】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杜】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襄二

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求杜反〔杜〕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杜〕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二十二年。春。楚薳越使告於宋。〔林〕越前年帥師救華氏故使人告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林〕兵亂之家無過其門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蔽也謂無蔽護不中正者舊註非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杜〕患宋以義拒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杜〕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杜〕平公曾孫爲大司徒。樂祁〔杜〕子罕孫樂祁犂爲司城。仲幾〔杜〕仲江孫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晚〔杜〕子罕孫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杜〕終梓愼之言三年而後弭

魯取邾師

邾人城翼〔杜〕邾邑還將自離姑〔杜〕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杜〕邾大夫曰魯將御我此一說也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邱弱茅地〔杜〕三子邾大夫曰道下溼雨將不出是不歸也此亦一說也用謀者將安從乎主循山南者當思爲雨備主離姑者當思爲魯御我地或權其顯而急者則寧循山南以幸不雨亦可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杜〕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杜〕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林〕蹷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蹷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彭士望曰邑人趣釁禍違朝國是故君子愼小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杜〕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杜〕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杜〕邾雜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杜〕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在請使當之〔林〕當邾大夫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邾人聚衆其衆將以叔孫與之〔杜〕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叔孫反去衆與兵最妙使臣賢能者每如此遇強暴者亦當如此段秀實許郭晞軍只一老卒羸馬皆是此一派作略然胸中須先辦一段纔做得整暇慷慨而朝○〔杜〕示欲以身死士彌牟〔杜〕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杜〕必滅邾以報此恥邾君亡國將焉歸〔杜〕時邾君在晉子雖悔之何及勸得動人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與共圖國事坐制彊臣之手以至於危亡悲夫乃弗與朱氏曰婼豹之于也父子所守如此而貽公不使各居一館〔杜〕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不知叔孫何辭於取邾師也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杜〕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杜〕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林〕從者以難得芻蕘爲病將館子於都〔杜〕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杜〕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朝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別囚之范獻子求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杜〕既送作冠摸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杜〕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杜〕示不愛○穆文熙曰叔孫不肯行貨其節可配乃父若犬不與又殺之不亦甚乎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杜〕葺補治也○雖小節亦人情所難去之如始至○〔杜〕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杜〕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戶定反〔杜〕叔孫家臣也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苦代反逆氣聲〔林〕乃殺之〔杜〕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

止。[林]於此敘出後使省文〇穆文熙曰叔孫門內之謀甚左晉為盟主而已為囚虜乃欲於顧盼之間而殺其上卿恐亦未能 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傳遜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婼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可以見晉政之污隆矣

吳敗楚于州來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杜]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杜]即令尹 卒。楚師熸。子潛反[杜]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杜]越非正卿 多寵。[杜]軍多寵人 政令不壹。[杜]不壹于越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杜]楚頓胡沈蔡陳許〇最忌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林]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齊行列持之以整重而待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〇兵法甚奇然春秋時所熟用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杜]此敦渫整旅之眾也 中軍從王。[杜]吳王 光帥右。掩餘[杜]壽夢之子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謀。而。從。之。謀素報反○朱序破苻堅正是此道三國杜許蔡頓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孽君臣之辭也。杜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子常城郢

楚囊瓦杜子囊孫子常也爲令尹。城郢。以井反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杜政卑損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杜結四鄰之國以爲援助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杜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語過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杜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杜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杜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杜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强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有遠畧有實用之言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杜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杜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凌稚隆曰。按前子囊遺言城郢。君子謂之忠。此囊瓦城郢而戌以爲必亡者何居。蓋共王當楚盛時。子囊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預。有謀國之深思焉。今郢既

城矣而瓦以畏吳之故增修其城是忽於遠圖而自保不遑者也

子大叔言周難

三月庚戌晉矦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杜]就問子朝敬王之曲直士伯立于乾干祭側界反而問於介衆[杜]大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杜]言子朝曲故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力之反[杜]寡婦不恤其緯[杜]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昌允反[杜]動擾貌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雷之恥[杜]詩小雅蓼莪篇缾小罍大皆酒器罄盡也缾資於罍若缾罄則罍為無餘故恥之以喻王室衰微依恃在晉而無力以助之是為晉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林]范鞅恐諸矦以義責已而與宣子[杜]韓起圖之乃徵會於諸矦期於明年[杜]為明年會黃父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杜]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杜]珪自出水陰不佞[杜]敬王大夫以溫人南侵[杜]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林]玉變為石王定而獻之[林]及敬王定位石又變玉故不佞獻珪於王與之東訾子斯反[杜]喜得玉故與之邑

楚亡二邑

楚子爲舟師以畧〔杜〕行也吳疆。〔杜〕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杜〕召也之。吳踵楚。〔杜〕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五旦反勞王於豫章之汭。〔杜〕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杜〕歸遺也倉及壽夢。〔杜〕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杜〕楚地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杜〕守巢守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林〕大雅桑柔篇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杜〕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左傳經世鈔卷十九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屛樂君參訂

叔孫婼聘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杜〕樂大心居桐門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樂氏大宗也賤謂其才德薄卑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今人每好於遠方之人詆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杜〕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

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杜〕逸詩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杜〕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林〕相與語而皆泣下樂祁佐。〔杜〕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杜〕可樂而哀而。樂。哀。〔杜〕可哀而樂皆。喪。心。也。語精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林〕精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爲魄心之神明屬陽爲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杜〕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

魏禧曰。語曰。培塿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論衡自敘一

篇原本孤寒至於引譬瞍舜鯀禹醴泉芝草甚及犂牛騂角只顧以辨勝人遂至抑親揚已喪心已甚充乃名人豈此理尚未知耶可見人至好名爭勝私心所蔽白日而不見邱山如此爲勝愈勝而愈屈如此爲名愈名而愈辱人之大愚莫過於此可以鑒矣乃其書猶膾炙千載古今之以文勝可嘆哉

樂祁論季氏

季公若之姊。杜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云公若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杜平子外姊生子。林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杜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杜從昭子謂曹氏林即宋元夫人曹小邾姓也勿與。杜勿與女魯將逐之。林魯人將逐平子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林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在季氏三世杜文子武子平子矣。魯君喪政。四公杜宣成襄昭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禧按爲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振豈能強鬬之哉曹髦刃出于背有由然矣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杜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爲下公孫傅

魯昭公伐季平子

初季公鳥〔杜〕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取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杜〕季氏族 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杜〕治也 其室。及季姒〔杜〕公鳥妻 與饔人檀通。而懼。婦人之淫毎興大獄處此者不可不慎 乃使其妾抶吒〔杜〕扑也 己。所謂屬受之怨 以示秦遄市專反〔杜〕魯大夫 之妻。曰。公若〔杜〕即公亥 欲使〔杜〕使以非禮 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杜〕平子弟 曰。展與夜姑將要〔杜〕劫以非禮 余。秦姬〔林〕秦遄之妻公鳥之妹 以告公之〔杜〕平子弟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杜〕平子邑 而執夜姑。將殺之。聽訴不察而遽殺人乎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杜〕指夜姑 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杜〕主通請謁者 勿內。納 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有司迎受生殺之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杜〕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鞋 郈氏爲之金距。〔杜〕雞足也以金飾之 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杜〕侵其宮以自益也 且讓之。〔杜〕責也 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杜〕臧爲子 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杜〕家臣也 將禘〔杜〕合祭 於襄公。萬〔杜〕舞名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杜〕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俱萬於季氏之家廟 臧孫〔杜〕即昭伯 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言棄禮太甚將廢之不用也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杜〕昭公子務人也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左氏凡敘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開怨於衆之故使後人讀之知難作有由可以自省故欲避難者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必先平衆怨也如勾踐報吳而曰子女玉帛日賓服于鄰國者是也 公爲告公果公賁。奔〔杜〕皆公爲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側加反 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杜〕公畏季氏權勢故佯怒欲擊之 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杜〕無受勅命之人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杜〕言其微不足與謀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〇〔杜〕言難遂公言 告郈孫。郈孫以可勸。〔杜〕勸公遂季氏〇私言 告子家懿伯。〔杜〕子家羈莊公元孫〇可人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杜〕惡名 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杜〕使去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杜〕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〇穆文熙曰予家羈既勸君莫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居中不出於勸可以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周旋乾侯終存大義而季氏亦莫之忌也 叔孫昭子如闞。〔杜〕魯邑〇彭士望曰此成敗大闞係公平日不與昭子熟商成畧及昭子他出而輕用兵至昭子家臣救季氏遂公徒以成其禍皆公之自取也 公居於長府〔杜〕官府名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過難者每登臺而請乃知古人作遊觀之具皆有深意〇魏禮曰余行山東見家有備禦之臺去梯

則陡絕莊子所謂有樓櫓之備者是也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杜]隱約窮困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舉大事四字要緊凡爲變與作逆理亂常之事者多乘昏黑蓋勢既易爲亦人之良心不容泯滅故也弗可知也[杜]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杜]季氏衆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杜]溫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六字要緊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杜]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宗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

莫對。[杜]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陷公圍也○士望曰使昭子在室即不投甲攻季必不帥衆攻公徒明矣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昭伯之請孟氏與趙鞅之逆魏舒正可參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杜]諸臣公若等公自伐季氏本非諸臣所劫今子家欲令諸臣僞作劫君伐季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庶幾季氏有所懲必[illegible]改

其所爲公曰余不忍也此亦童心之見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杜]公不忍留魯國遂如墓辭先君且謀所奔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之遂君賢于鄭衛遠矣蓋伐季氏者公自奔者亦公也伐公徒而不及公奔而無追所謂禮教之遺不及於墓獄者乎○謝文濟曰處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覺不及謀呼吸之間大難已定稍縱則事機去而大禍作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至公若郈臧諸人俱兒戲也豈但昭公有童心哉只子家子一人有見而又弱不能强諫力不能定衆焉得不亡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杜]陽州遠平陰近未勅有司遠逆故令魯侯過共特自谷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胡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禮遇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無其本而徒末焉是亟豈所以爲禮也哉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二萬五千家以待君命[杜]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童心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杜]臣齊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孔尚典曰夷吾在外郤芮使重賂秦以求入當時齊晉大夫皆貪賂子家子何不教昭公以邑賂而使之與師納已耶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杜】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當是此時舍君而去別圖迎復之策註非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杜】何必守公 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最是先出在外兩無所與人極好進言做事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妙語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造次 與公言。孔尚典曰子家子此時見昭子來是一好機會便當先要臧孫合謀又設法以回公徒之心昭公易與不愁不聽不先調衆心而徒與公言何益 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杜】恐從者知叔孫謀○密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杜】昭子請歸安衆○不造次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杜】避伏兵 平子有異志。【杜】不欲復納公○此事固平子反覆亦由昭子與平子議時不能得其要領也然則何如與之盟誓以要之曰子不信使我欺君吾必致死于子矣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杜】恥爲平子所欺故祈而自殺 ○孔尚典曰平子有異志何不可盡誠再圖有昭子在內有子家子在外所謂或推或輗何愁不入一有趑趄遂欲祈死昭子有性氣不肯受欺其快烈固可取但處大事還須耐煩小心萬不得已則已以死謝責可耳

戊辰卒。哀哉 左師展【杜】魯大夫 將以公乘馬而歸。昭子未來平子之意不可知衆未安而倉卒竊馬以歸造次愈甚君臣皆童心矣 公徒執之。

魏禧曰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昭公必欲死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懼死耳惟懼死故得以死懼之若迫之以必死之勢則必將不顧其死我乃不得以死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死之形以圖我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正德初韓文劉健等力請誅劉瑾八人瑾等窘迫自求安置南京閣議持必誅之論上已勉從夜瑾等哭訴

而明日瑾入司禮健等皆罷大事盡去矣此其禍蓋生於迫小人以必死之地而强主上以抑情難從之事也若姑聽其安置南京使與主上隔絕眷顧之情稍替彼在南京必有犯法之事怨望之情然後繩以大法則上之愛護既不及昔而彼在外我在內除之易易矣夫上方親暱之時尚勉從大臣言況既出南京哉特除之亦不宜太遲遲則變生吾嘗謂君子除奸有一舉并去其黨者懼其身在法外得以因緣救護也然須慮合力致死勢不可制有先去其一漸及

其餘者緩之則交踈彼方圖免舊罪不敢更觸新禍也然須慮優悠養奸滋蔓難除有先去其渠魁後及其黨與者斷蛇者斷頭射馬者射目得其要領則餘不能爲亂也然須慮殺一人而激衆人之變有先去黨與後及其渠魁者未可遽動旁攻以弱其勢如鉏樹先疏根旁餘土馴鳥者鎩其羽翮助惡無人則孤而易制也然須慮投鼠忌器横挑大難我方旁攻而彼已先發矣有急除之者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然須慮發而不中一敗塗地有緩除之者因

利乘便所謂拔齒而兒不傷也然須慮事久變生反爲所制種種作用不同總在臨事時度理審勢量情相機耳然觀古今成敗大約多以漸除及誅首惡者爲得若明烈皇帝之除魏璫不假學問不資謀議神武獨斷可謂振古之烈矣

子大叔論禮

趙簡子〔杜〕趙鞅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杜〕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杜〕高下剛柔 生其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杜〕金木水火土 氣爲五味〔林〕五行之氣適口養體爲酸醎辛苦甘之味 發爲五色〔杜〕發見也青黃赤白黑 章爲五聲〔杜〕宫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杜〕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爲禮以奉

之〔杜〕制禮以奉其性 爲六畜〔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杜〕麋鹿麏狼兔 三犧〔杜〕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爲九文〔林〕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〇襘按林註華若草華是華蟲二物若書經中註合訓雉 六采〔杜〕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元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林〕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杜〕解見二十年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林〕事也以治內外經常之事 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

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林]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杜]雷震電曜 殺戮。[杜]作刑戮以象天威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林]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林]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於直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於曲 間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曰。戴禮諸八篇文字精義皆從此出

宋齊謀納昭公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杜]請納公 夢大子欒[林]元公太子 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杜]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杜]謂華向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蒲田反 柎附[杜]棺中苓牀也 所以藉幹[杜]骸骨也 者。請無及先君。仲幾[林]宋大夫 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杜]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 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杜]不忍贖禮廢法自速死罪 君命祗辱。[杜]言君命必不行 宋公遂行。彭士望曰見夢而行尤人所難 己亥。卒于曲棘。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杜]善宋人達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杜]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汝 賈。[杜]二人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杜]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 縛直轉反 一如瑱。他殿反[杜]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於懷藏〇禧按錦細甚乃如充耳不獨易懷 適齊師。謂子猶[杜]梁邱據 之人高齡。魚綺反[杜]子猶家臣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高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齡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歆之妙 財猶材也【林】言以此二兩為先幣盖許賂子猶以百兩 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有得說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杜】卜知可伐否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語尤穩當可聽讒人之言近理而可信者最易入毀人不可不慎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杜】齊大夫 帥師從公、【林】使從魯公伐魯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林】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為國之屏衛也請以成邑禦齊師 許之、請納質、致【杜】恐見疑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林】用成之力彫敝已甚不能復堪忍受 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杜】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 曰、將以厭眾、【杜】以厭眾心不欲使其知已降也 魯成備而後告、【林】待魯人守備既成而後告齊師 曰、不勝眾、【杜】眾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杜】魯地 齊子淵捷從【杜】逐之 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楯瓦楯脊 繇朐其俱反 汰他達反 輈、匕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 汰矢激匕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林】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斬其係腹之鞅馬死淵捷改駕他馬魯人不識淵捷誤以為鬷戾而助之 子車【杜】即淵捷 曰、齊人也、將擊子車、【林】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此人當射殪 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杜】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杜】齊大夫 從野洩、【杜】即聲子 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杜】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 又叱之、【杜】囊帶復叱 亦叱之、【杜】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冉豎射陳武子、【林】即子彊也冉豎季氏臣 中手、失弓而罵、【杜】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之忍反【林】黑也 鬚眉、甚口、【林】甚有口辨 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林】無乃亢禦之以致其怨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偶言不敢違季氏 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杜】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杜】齊大夫 取其耳、【杜】不欲殺雍故截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杜】其右見獲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杜】復欲使苑子擊其足 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鑋、磬【杜】一足行 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杜】言魯人皆致力于季氏 不以私怨而相棄【林】呼林雍共載、

子西辭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杜]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杜]壬，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林]本建所聘，而王奪之。子西長而好善。是正論。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難[林]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君王之惡。國有外援，[杜]謂秦。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杜]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君。令尹懼，乃立昭王。

魏禧曰：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死矣。○此等語若已之勢地不可自固，則恐爲子常所殺，此事不可輕學也。

彭家屏曰：同一讓國也，子臧、季札之詞婉，而子西之詞厲，何也？彼以節自高，故意超而言孫；此恐以已爲市，故情急而語嚴，蓋不如是不足以謝絕其意也。

晏子論彗星陳氏

齊有彗似歲反星。[杜]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杜]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杜]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林]星象似篲，故有除穢之象。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杜]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林]齊君之正寢。公嘆曰：美哉室！奇。其誰有此乎？[杜]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更奇。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又奇。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林]詳見二年傳註。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林]不濫失其職，不滔慢其事，不得作福以收人心。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奇。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杜〕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彭士望曰此段迂緩直頭巾語不見經術處○禧按景公不足有爲晏子知之深矣此特因其閒禮而言禮耳然如言誅祝史言禳彗言陳氏已極痛切而公之昏惰如故又豈復有可言者耶公曰善哉三善哉了卻景公一世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眞德秀曰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用且厚斂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穆文熙曰晏子不禳彗星誠爲千古定論然高宗修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熒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魏禧曰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令人欲笑欲哭

彭家屛曰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晏子不禳彗而歸重於有德無德眞至論也然其反覆引詩謂有德則彗不爲災無德則禳亦無益其勉齊景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之意自在言外○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即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吳光弑僚楚殺郤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 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杜 二子皆王僚母弟)帥師圍潛。(杜 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林 上國即中國吳居水鄉故以中國為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杜 觀彊弱)楚莠尹然、工尹麇、九倫反(杜 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 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與王馬之屬、(杜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以濟(杜 益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杜 水名)汭而還。左尹郤宛、寃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林 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彊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告鱄設諸(林 伍員所見勇士)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林 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諸樊餘祭夷昧季札而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弟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杜 謂聘還)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林 設諸恐已死不能存立欲以老弱托光)光曰。我、爾、身也。(杜 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苦忽反室(杜 掘地為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杜 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普皮反(杜 劍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林 由門由階至戶至席皆王僚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以防奸細也)執羞者坐行、(杜 膝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林 執劍者二人夾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杜 鈹及執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於堀室。(杜 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杜 全魚炙故可寘劍)抽劍刺王。鈹交於胸。(杜 交鱄諸胸)遂弑王。穆文熙曰刺客中勁捷不反手無如鱄諸者荊軻有遺恨矣闔廬以其子為卿。(杜 即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 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墓。(杜 復使命于僚墓)復

位而待。(杜 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杜 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杜 言聞吳亂明郤宛非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林 楚左尹)鄢將師為右領。(杜 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杜 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譖之久矣而特發于帷甲謂子常曰。子惡(杜 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杜 報獻)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林 此以上四句皆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杜 張帷陳

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杜】此春救潛之役也作旁意帶出妙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林】此曰宇舉郤宛當時之辭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有理不亦可乎【林】三句又無極之詞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杜】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林】知其冤不肯燒其家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古顏反焉或取一秉秆古但反焉【杜】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林】投而棄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杜】炮燔郤宛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杜】陽匄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杜】楚大夫皆郤氏黨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不可少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杜】欺也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杜】爲殺無極張本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杜】國中祭祀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杜】在十五年出蔡侯朱【杜】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杜】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魏世傚曰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一無極幾於亡國小人豈在多哉今又殺三不辜【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杜】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杜】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林】軍旅之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魏禧曰按吳自太伯奔荊吳人立爲吳太伯傳弟仲雍又三世至周章武王封以子爵自周章十九世至僚而公子光弒之春秋列國父子兄弟弒奪之禍最酷雖以周公之聖不四傳而濆弒出公吳承至德之後自太伯至夷昧凡二十三世歷年凡八百而父子兄弟相安無事終吳之世惟公子光弒僚而已列國有道之長未有過於吳者惜乎季札以非義之讓敗吳八百餘年之義也札輪敘當立父兄之至情當立

賢當立舍其三當立以讓諸不肖之姪而成弑奪之禍吾謂札之讓其在宋穆公之後矣無極奇讒郤宛奇寃古今所罕古者國人之論甚有權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至於宋而太學生猶得以議國是誦言君相之過及前明則庶人不敢議矣魏世傚曰沈尹戌乘子常患國人之議而進言又歷敍無極往事以明之言吳新君楚後禍以懼之故其言得入無極用讒以禍人家國滅人族黨自滅其族天道人事理固宜然沈尹因變諷子常以除國患義

正勢易一段誠懇足爲除小人之法

晉殺祁盈伯石

晉祁勝與鄔（于庶反）臧（杜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杜易妻）祁盈將執之（杜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杜司馬叔矦之子）叔游曰鄭書（杜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杜言世亂讒勝〇禧按叔游之言藏垢納汙亦非居亂世之道）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杜且止也）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杜言討家臣無與國事〇使言於君而討之當無患矣祁盈行之太驟非處亂世之道）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杜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杜同也）將皆死（此趙王敖諸臣見解）憖（魚覲反杜發語之音）使吾君（林謂祁盈）

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不殺勝臧盈之罪亦未必及死）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嗣）我（杜楊叔向邑食我叔向之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何至於此刑寃濫極矣）初（斷）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杜夏姬之女）其母欲娶其黨（林其母欲爲叔向娶於舅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杜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贖〇婦人不贖乃不能服其子）其母曰子靈（杜巫臣）之妻（杜夏姬）殺三夫（杜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巳死）一君（杜陳靈公）一子（杜夏徵舒）而亡一國（杜陳也）兩卿（杜孔寧儀行父）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名言）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亡白反杜鄭靈公夷）

之妹也。子貉早死（杜 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杜 夏姬也○此理卻未確）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 古諸侯）生女，黰（之忍反）（杜 美髮為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元妻（杜 以髮黑故）樂正后夔（杜 舜典樂官之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力耽反）無饜（於鹽反）忿類（立對反）（杜 戾也）無期，謂之封（杜 大也）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杜 夏以妹喜，殷以妲巳，周以褒姒，三代所以亡也）共子之廢（杜 謂晉申生，以驪姬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杜 異也）物，足以移人（名言）。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逢接）。伯石始生，子容之母（杜 叔向嫂，伯華妻也）走謁諸姑（杜 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杜 兄弟之妻曰姒。林 長叔謂叔向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奇識）。遂弗視。

彭家屛曰：叔虎之母美矣，叔向之母謂其必生龍蛇，而卒及欒氏之難；伯石之母美矣，叔向之母又謂其必有後禍，而卒與祁氏之誅。苟非其智特優，何以所言俱驗歟。大抵物之尤者皆足為患，無可怪也。

魏獻子舉賢

秋，晉韓宣子（林 韓起）卒，魏獻子（杜 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杜 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杜 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杜 舒之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杜 知盈孫）為塗水大夫，韓固（杜 韓起孫）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丁兮反）大夫，趙朝（杜 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杜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以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杜 卿之庶子為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杜 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杜 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專）（杜 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杜 疏遠）不忘君，近（杜 在近密）不偪同（杜 不偪同位）居利思義（杜 不苟得）在約思純（杜 處窮約則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以下真可刪）：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林：即鄭然明）惡（杜：其貌醜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杜：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杜：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杜：賈國之大夫）惡（杜：亦醜也）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杜：為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林：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杜：如舊相識）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杜：先賞王室之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林：戊為梗陽大夫望輕故不敢斷決其曲直）以獄上（杜：上魏子）其大宗（杜：訟者之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賢子）謂閻沒女寬（杜：俱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杜：魏子朝君退）待於庭（杜：沒寬待于魏子之庭）饋入召之（杜：召二大夫共食）比置（林：自始食至食盡）三歎既食使坐（杜：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林：至食及半）自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賢臣）屬厭而已（杜：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林：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興）

鍾惺曰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禧按彊愎拒諫之人亦宜用此法

彭家屏曰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鬻獄使非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蔡墨論龍

秋龍見于絳郊。杜 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杜 晉太史 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杜 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 力謬反 叔安。杜 古國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杜 裔遠也元孫之後爲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林 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杜 官有世功則以官名官氏 封諸鬷 子工反 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杜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林 四龍爲一河漢各二合爲四乘○禧按荒唐可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林 孔甲得龍而不能飲食之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林 劉累陶唐堯之子孫堯所治地 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杜 夏后孔甲 以更豕韋之後。杜 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氏至商而滅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杜 求致龍也 懼而遷於魯縣。杜 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貝退也 范氏 杜 晉范氏 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杜]失職有罪）失官不食。（[杜]不食禄）官宿（[杜]猶安也）其業，其物乃至。（[杜]設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林]若泯滅棄絶其官守，則其物乃坻止伏匿）鬱（[杜]滞也）湮因[杜]塞也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古侯反）芒，（[杜]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杜]祝融明貌，其祀犁焉）金正曰蓐收，（[杜]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元冥，（[杜]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杜]土爲羣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杜]乾下乾上，乾）之姤䷫（[杜]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杜]乾初九爻辭）其同人䷌（[杜]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杜]乾九二爻辭）其大有䷍（[杜]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杜]乾九五爻辭）其夬䷪（[杜]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杜]乾上九爻辭）其坤䷁（[杜]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杜]乾用九爻辭）坤之剝䷖（[杜]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杜]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杜]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杜]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杜]金天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杜]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杜]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窮桑，少皞之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杜]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杜]方答社稷，故明言爲社）稷，田正也。（[杜]掌播殖）有烈山氏（[杜]神農世諸侯）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杜]祀柱）周棄亦爲稷，（[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杜]傳言蔡墨博物）

魏禧曰：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豢龍；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粱鷙所以馴虎。夫龍，神物；虎，猛獸，而有嗜欲則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苟欲爲高而不受制於人者，無他，但在去嗜欲耳。顏觸之論審矣。

伍員病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吳人執燭庸。【杜】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大封與之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古銜反馬尹大心逆吳公子。【杜】逆之于竟使居養。【杜】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杜】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杜】致胡子之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林】將為吳邊疆之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杜】不與吳構怨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林】讎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吳。以下十五句可刪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杜】言不久可知我盍姑億【杜】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林】謂顯然表出與吳為難之意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杜】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杜】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杜】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

左傳經世鈔　昭卅一　卷二十　病楚一　三十四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林】謂王僚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丁力反任壬患。若為三師。以肄以至反猶勞也【杜】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罷敝於道亟【杜】數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林】鼙衆擊西使之迷誤既罷。皮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為定四年吳入楚傳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左傳經世鈔　昭卅一　卷二十　病楚二　三十五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林〕邾邑來奔。賤而書名。〔杜〕黑肱非命卿故曰賤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禧按所字當作虛字看。有名而不如其已。〔杜〕已止也言雖有名不如止而無名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林〕竊邑叛君者雖非命卿必書以某地以著其人之名終身爲不義之人傳之萬世不可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林〕不以利欲陷身回邪不爲義疚。〔杜〕病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林〕或本欲求名而春秋不書其名或本欲隱蓋而春秋稱著其名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杜〕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衞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林〕襄二十一年以漆閭邱莒牟夷〔林〕五年以牟婁防邾黑肱〔林〕茲以濫以土地出。求食而已。〔林〕不過求食其地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杜〕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杜〕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名三叛人去貪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爲其艱難以險危。凌稱隆曰謂養公孟之惡而致其顛覆也大人。〔杜〕在位者而有名章徹。〔杜〕謂得勇名○凌稱隆曰使其竟徹於天下攻〔杜〕猶作也難之士。將奔走之。凌稱隆曰好爲難事者將趨赴之以求名若竊邑叛君。〔杜〕謂三叛人以徼大利。〔杜〕謂求食而無名。〔杜〕不書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杜〕盡力爲之以掩惡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杜〕列也惡無禮。其善志也。凌稱隆曰記事之善者故曰春秋之稱。稱舉也春秋所舉之義註作權衡之論非是微而顯。〔杜〕文微而義著婉而辨。〔杜〕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杜〕在位者能行其法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爲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法。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昭公之喪至

夏叔孫成子〔杜〕婼之子逆公之喪于乾（干）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杜〕謂叔孫必止之〔杜〕必留子家子勿聽其去且聽命焉〔林〕諸臣之去留皆諮問于子家子從其命令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杜〕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杜〕出時成

子未爲卿君不命而羈不敢見〔杜〕言未受公命託辭以距叔孫也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杜〕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杜〕昭公弟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杜〕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杜〕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寇而出者〔杜〕與季氏爲寇讎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懷又戶怪反）隤（徒回反）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杜〕出奔六

數字用得妙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杜〕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杜〕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林〕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榮駕鵝〔杜〕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林〕章也自章其逐君之惡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林〕後世子孫必恥其惡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杜〕欲爲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林〕以自明其不臣之迹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林〕雖不爲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爲司寇也〔林〕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林〕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

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曰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己之私而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宮

穆文熙曰子家羈比君薨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不怨始終一節皭然不染此其人益在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興想慕也

吳敗楚于豫章

桐[杜]小國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杜]楚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杜]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杜]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巳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杜]偽將為楚伐桐〇禧按吳必有信見其伐桐請服之意而潛師于巢[杜]實欲以擊楚〇按韓信明修棧道暗出陳倉同此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林]吳出不意攻楚師于豫章楚不忌吳故敗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杜]守巢大夫

蔡侯叛楚

蔡昭侯為兩佩[杜]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禧按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霜[杜]駿馬名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林]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以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杜]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杜]憂約也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杜]謂養馬者相助也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林]不言裘承上文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杜]遣蔡侯之禮將死。[林]將坐以貪罪〇寫貪人情景令人捧腹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杜]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凌約言曰二君以弱小處强暴之下即兢兢然守之以樸猶恐不免誅求也而乃侈其玩好以誇示貪夫

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彭家屏曰子常以裘馬佩玉之故羈兩國之君至三年之久其貪狠甚矣然兩君居楚日久而楚眙視為固然曾不推求其故一何昏也君昏臣貪何以能國宜吳人有入郢之事歟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杜〕王官伯）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林〕荀吳之子）求貨於蔡侯弗得（禧按人以求貨叛而歸我乃又索其貨寅貪而無恥最為可恨然蔡侯所遇何不幸也蔡侯終不行貨可謂強項○彭士望曰只為求貨不得說出許多理勢後世貪人千遂一轍）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杜〕鮮虞）棄盟取怨（〔杜〕謂晉楚同盟）無損於楚（只二語為近之然合諸侯之師請於楚以誅子常亦無不可）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杜〕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

（〔林〕適自取勤勞之辱）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杜〕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者旆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按借觀人物而旆之以會亦是難堪未必是令賤者施之）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杜〕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責〔林〕至也）有煩言莫之治也（〔林〕至有忿爭之煩言恐莫之能治）其使祝佗（〔杜〕大祝子魚）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杜〕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杜〕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杜〕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

（塗鼓鞞為釁鼓）祝奉（【杜】奉社主也）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杜】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杜】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杜】伯禽也）以大路大旂。（【杜】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杜】美玉名）封父（【杜】古諸侯）之繁（扶元反）弱。（【杜】大弓名）殷民六族。（【林】殷之遺民凡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杜】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杜】共魯公之職事）以昭（【杜】顯也）周公之明德。（按分國而分大姓最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正此等也）分之土田陪敦。（【杜】陪增也敦厚也分封魯為大國土田增厚凡七百里）祝宗卜史。（【杜】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杜】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杜】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杜】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逬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杜】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遺伯禽之國故皆以之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杜】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杜】衛之祖）以大路。少帛。（【杜】雜帛也）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杜】大赤取染草名也）旃旌。（【杜】通帛為旃析羽為旌）

大呂。（【杜】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步何反）氏。錡（魚綺反）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之忍反一音真【杜】塗所徑也）土略。（【杜】界也）自武父（【杜】衛北界）以南及圃田（【杜】鄭藪名）之北竟。取於有閻（【杜】衛所受朝宿邑蓋近王畿）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乃甘反）季授土。（【杜】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杜】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朝歌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皆魯衛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杜】晉之祖）以大路。密須（【杜】國名）之鼓。（【林】昔文王伐密須獲其大鼓）闕鞏。（【杜】甲名）姑洗。（息典反【杜】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林】杜云五官之長則

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命以唐誥。（【杜】誥命篇名）而封於夏虛。（【杜】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啟以夏政。（【杜】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杜】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林】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先將他國不尚年處說然後入蔡）管蔡啟商。惎（忌【杜】毒也）間（去聲）王室。（【杜】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姦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逹反）蔡叔。（【杜】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

行師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杜】爲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杜】命爲蔡侯 其命書【林】尚書蔡仲之命 云王曰胡【杜】蔡仲名 無若爾考【林】生曰父死曰考 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杜】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杜】文之子與周公異母 晉武之穆也【杜】武王子 曹爲伯甸【林】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 非尚年也【林】文昭國反小武穆國反大故知其非尚年 今將尚之【林】以蔡叔爲兄而先康叔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林】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不在於會 夷叔【林】衛叔武 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王若曰【林】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杜】文公 魯申【杜】僖公 衛武【杜】叔武 蔡甲午【杜】莊侯 鄭捷【杜】文公 齊潘【杜】昭公 宋王臣【杜】成公 莒期【杜】茲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杜】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林】不重人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杜】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魏禧曰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産獻陳捷相似

吳伐楚入于郢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杜〕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禧按當時足以害楚者惟有吳耳故仇楚者皆事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林〕吳乘舟泛淮過蔡乃舍舟于淮水之曲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水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林〕令子常緣漢水與吳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于懈反〔杜〕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杜〕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杜〕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謂戌）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杜〕三隘道之總名）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禧按古今妬功害能不恤國難往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傳此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戌破國亡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戌策則吳師可以殲豈獨全楚而已哉或謂黑亦勸戰何以獨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皇之言私而逢子常之惡者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彭士望曰世有無識畧好與人爭勝而輕死者皆史

皇之類）初罪必盡說（〔杜〕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禧按賴此數語猶賢於明末士大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林〕夫槩後自立爲王故稱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杜〕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士望曰王光久悉戰事不欲夫槩有威名故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是兵家攻瑕及先發之法）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俱去聲）死（〔杜〕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杜〕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士望曰進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實後聲或先聲後實隨時通變不可執一）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林〕楚人奔不得食）食而從之（〔林〕吳人食楚人之食而追之）敗諸雍澨（市制反）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米〔杜〕楚姓）畀我（〔杜〕世族譜皆平王女也一云畀我季芊之字）以出（倉卒之際妃嬪不取而取妹昭王之賢也）涉雎（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以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魏世傑曰此田單火牛之祖）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公羊曰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尸）子山（〔杜〕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令尹宮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杜】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獨敗吳師若乘於險而合子常之卒以攻之克吳必矣傷【杜】身被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杜】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耻于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杜】若戰必誰能藏吾首免爲吳人所獲吳句古侯反卑【林】戌臣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杜】不知子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古項反而裹之【杜】司馬已死頸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林】楚大夫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林】邑名鍾建【杜】楚大夫負季芊

以從由于徐蘇【杜】醒也以背受戈當時悶絕而從鄖公辛【杜】蔓成然之子鬬辛也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杜】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且成然有罪而誅不可例以子胥之義但爲子者言止當如此耳詩曰柔亦不茹汝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不畏彊禦【杜】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杜】弒君罪應滅宗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杜】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杜】成也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杜】公子結也昭王之兄似王【杜】似昭王逃王而已爲王漢紀信事類此然人有至性不必其知古有是事也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杜】楚王若鳩【杜】安集也楚竟敢不聽命隨受楚兵數矣出王與吳未爲不義然楚可敗而不可滅也楚不滅復立君而隨之亡不旋踵矣倉卒遇此大事最須見遠吳人乃退按此退吳又甚有禮鑪金初宦於子

期氏【林】爲家臣實與隨人要言【杜】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杜】王喜其意欲引見之辭曰不敢以約【杜】要言也爲利【杜】言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〇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旗等語皆大雅卓爾之言士君子施恩於人有勞於國最須存此意方脫得市氣盡吾伯兄嘗從大帥開潮州城親救一官于兵其人後為吾省廉使兄適在省中不往見或稱其高兄曰吾豈能忘吾施哉顧彼其能懷德者初泣任時使當下屬邑相物色矣不求我而我自往見恐或觴其所忌疑我有挾德之心則因羞成怒轉重為仇亦人情事勢所易至也此語深透世故最得自重自全之道與傳語正足互相發明王割子期之心【杜】當心前割取血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杜】楚大夫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杜】報也與覆同【林】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杜】數也食上國。【林】中夏衆諸侯也言吳貪害如蛇豕【杜】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杜】吳有楚則與秦鄰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杜】存恤也世以事君。士望曰辭令甚善却無一字及員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處也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市灼反飲不入口七日。千古奇人奇事秦哀公爲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

頓首【杜】無衣三章每賦一章三頓首以謝而坐。秦師乃出。【杜】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杜】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林】吳行兵之法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杜】稷沂皆楚地○吳楚數交兵秦則未嘗與吳戰故不知其戰法必使楚先試以觀其可攻而自稷會之又以奇兵問道出其不意也是以大敗吳之強將○秦師一出吳之敗如湯沃雪蓋吳勝而驕兵無紀而亂子胥之憤已洩而怒氣衰也吳人獲薳射【杜】楚大夫于柏舉。其子帥奔徒【杜】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杜】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杜】從吳伐楚故○唐不顧楚之能加兵故滅之易以報怨且少其敵也○任安世曰觀唐之滅則隨之係王益見其善謀矣九

樓接南霧雲未散賀蘭有比義集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杜】自立爲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杜】蓋後事也傳終言之○士望曰奔楚奇楚不殺尤奇春秋時多如此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九倫反【杜】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蓬入聲骨焉。【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迂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杜】言焚吳復楚可不廢祭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杜】楚地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因輿罷。皮【杜】楚大夫闉輿罷請先。遂逃歸。【林】先爲吳因以請先至吳而失之冬十月。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林】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林】水名藍尹亹尾【杜】楚大夫涉其帑。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士望曰賞鄖懷而欲殺亹畏大仇而快小怨也非子西幾令國法倒施諸臣反側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杜】過也○移文熙曰藍尹涉帑不與王舟即昭王不殺不知何以自解國語頗有解辭終亦難通與晉之豎頭須不同也昭王遂以子西之言赦之賢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杜】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子西何以諫殺亹而又請舍懷乎王曰。大德滅小怨。懷後必有

定亂之功故賞觀大德二字亦可見○陸粲曰昭王賞鬭懷其以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耶道也。魏禧曰懷不誅亦權道也賞之過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王殺之其又為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臣申胥一人兼有之○包胥之逃賞高矣然定國而受賞義也古之聖賢豪傑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而秦始為出師皆至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逃于哭也○吳正名曰申胥以一哭而辭賞冀翊不以一哭而辭官吾師此等議論皆推究情理到最精妙處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于萬反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辭正而婉情貞而篤賢女子也余曾擬新婚二章以寫之以妻七計反鍾建。以為樂尹。[杜]司樂大夫王之在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杜]以保安道路人國于脾洩。[杜]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此與假靈王之尸浮而葬之同妙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杜]築城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杜]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用人全要知此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但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林]子西保路之事余亦弗能也。以前許多零碎事體至此忽牽引受戈一事作結有意無意古人結構往往如此

朱子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霸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也而何其不然哉○魏禧曰如此尚不止於桓文矣滅楚之後凡楚所滅國與而復之無人者以其地賜有功諸侯可也○按伍員報楚班宮見於左傳鞭平王尸見於史記而申包胥譏其無天道之極後之論者有言平王殺奢雖非其罪然以君殺臣子無復仇之義或言平王無道而奢忠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餘口宗君奔吳望報情急固不可以尋常君殺其父

論者二者之說要如聚訟吾季子禮論之曰員之仇不可以不報其所以報則非也使子胥入楚能撫綏其民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死者戮之以臨祭於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皆可以無媿矣而乃班宮鞭尸以快意肆志是再不臣於吳也此論得之○又按子胥初言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存之則包胥初未嘗以員為不當報而特罪其鞭尸諸事耳

賴韋曰吾師詠史詩云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蘇武不以降胡絶李陵申包胥不諫子胥之報楚想見二人當日傷心處令千古人墮淚

彭家屏曰子胥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是入郢鞭屍之事子胥已自知爲不順矣後人紛呶之論曲爲回護總屬多事

文子諫追魯師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稼按季孟非稱小何以爲其所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杜]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何以縱人師之出入而無禁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杜]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杜]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杜]寶龜定之鞶鑑[杜]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林]諸侯苟有憂恤魯侯者將以爲之質[杜]爲質求納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杜]覆也舊德無乃不可乎穆閒之曰老成之言足以動人以小忿而蒙舊德交道之薄正坐于此大姒[杜]文王妃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林]言此不假道皆陽虎所爲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杜]不伐魯師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杜]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强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杜]賤魯故不復設禮而孟孫立於房[林]更衣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彭]士望曰忽說到此奇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杜]稱先君以微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杜]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强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彭士望曰從文子口中補出靈公爲魯貽急難一段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泯滅

子西遷都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杜]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杜]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杜]陸軍[林]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杜]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若[林]改都爲郢故曰遷郢于都也而改紀其政[林]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杜]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魏禧曰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

晉執樂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林]已為先人立後故雖身亦不亡其家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杜]祁之子見於君立以為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林]干楯也以楊木為之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古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必怨將得禍〇禧按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〇又曰寅何以不早諫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士望曰題目自正言外並侵簡子乃執樂祁罪不勝誅〇又按祁止三年而後歸卒于大行晉人止其尸以求成

張洽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事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彭士望曰彊國大臣分黨樹私客最難為惟子產處之裕如〇禧按子產時晉政出於一而多賢大夫故能行其志

彭家屏曰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間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楯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偶爾因依者歟〇楊楯兵器不應獻之私家與者受者均毋過歟宜其來讒間之口也

衛侯叛晉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杜：就衛地盟，自瓦還。）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杜：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杜：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杜：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杜：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子對反）衛侯之手及捥（杜：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杜：衛大夫。）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杜：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林：恐其不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林：衛侯共賈謀，以重激國人，使怒而叛晉。）

大夫問故（杜：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詬（杜：恥也。）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杜：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林：苟衛有侵伐之禍難，亦必為工商之患，使工商皆行，從激國人皆怒。）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杜：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林：尚可竭其材能以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林：晉亦自悔無禮，故以改盟為請。）弗許。

魏禧曰惠公以卜貳圉激國人阿骨打剺面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衆卒皆得其死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屏曰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鄟澤之辱王孫賈苟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

語諸大夫是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以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乎漢初諸呂欲危劉氏太尉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人非之以為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不如直驅之以義而已衛侯不驅之以義而詐其諸大夫與其國人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陽虎作亂

季寤、【杜】季桓子弟 公鉏極、【杜】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杜】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杜】叔孫氏之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杜】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彭士望曰何不以逐貽公野死辭罪致討 以季寤更庚季氏。【杜】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杜】代武叔 已更孟氏。【杜】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杜】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杜】辛卯十月二日也 不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杜】都邑之兵車 曰癸巳至。【杜】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

都車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杜】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普皮反【林】劍屬 盾食允反干櫓也 【林】夾之。【林】虞人之官以鈹盾夾衛桓子 陽越【杜】虎從弟 殿。將如蒲圃。桓子咋、仕詐反○乘閒暫語也 謂林楚【林】桓子覺其景象頓異乃咋謂之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林】言汝先人皆季氏之良臣 爾以是繼之。【杜】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知蒲圃之危矣何以逃其享 對曰。臣聞命後。【杜】猶晚也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林】若逆之必速召其死 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杜】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杜】孟氏支子 築、室、於、門、外、【杜】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林】林楚激怒其馬及通達之衢而馳騁以走孟氏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杜】季孫既得入乃閉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杜】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林】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杜】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脫甲如公宮。【林】示無所畏 取、寶、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林】徵名也虎知魯人素畏已出奔方喜免於徵名而死何敢復追 從者曰。嘻。【杜】懼聲 速駕。公斂陽在。【林】即處父言其必來追也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虎 陽欲殺桓子。【杜】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杜】不敢殺 子言【杜】季寤 辨徧【杜】猶周徧也 舍爵於季氏之廟【杜】徧告廟飲酒示無懼 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杜】叛不書畧家臣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杜】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六月伐陽關。【杜】討虎 陽虎使、焚、萊、門。【杜】陽關邑門 師、驚、【林】魯師見火起故驚 犯、之、

而出。【林】（陽虎犯師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杜】（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林】（將以圖齊）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林】（容身於齊）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林】（魯得免其疾害）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左傳經世鈔　定八九　卷二十一　作亂三　二九

願東。【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反）其軸。麻約而歸之。【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其主欲絕追者）載蔥（初江反）靈。【林】（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受亂人故）

夾谷之會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即祝其也）孔丘相。【杜】（會儀）犂彌【林】（齊勇士）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禧按使是武人見識）若使萊人。【杜】（齊所滅萊夷）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杜】（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杜】（遠也）夷之俘。【杜】（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犯之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林】（齊君本心必不如此）齊侯聞之。遽辟之。【杜】（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左傳經世鈔　十定　卷二十一　夾谷一　三十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旋）【杜】（魯大夫）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林】（即鄆讙龜陰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彭士望曰妙在謂梁邱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文成交張永頗得此意）齊魯之故。【杜】（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杜】（會事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林】（禮器用于廟庭宗廟不可出于國門禮樂設于朝廷宗廟不可合于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鄙）稗（皮賁反）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士望曰四字獎激）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杜 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彭士望曰梁邱據得聖人一交語多少光耀已傾身爲之周旋矣安知歸田不得其力○禧按夾谷既會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田可知此會孔子有平仲爲内主即用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得草

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遽服也若誤理會便大誤事

駟赤走侯犯

初叔孫成子（林 歎 不）欲立武叔（林 州仇）公若藐（杜 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杜 叔孫氏之家臣武叔黨）使賊射之（林 射公若藐）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禧按先既固諫又中賊射此而不自亡以免衆尚爲郈宰豈見幾之人）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彭士望曰侯犯非不能殺公若固公若黨也貌若衆而犯叛可見）其圉人（杜 武叔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杜 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則可殺也（士望曰圉人中乃有刺客固出不虞）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吴王我乎（杜 見劍向已已逆呵之辭諸殺呉王亦用劍刺之見倉皇即起所以得繞柱走也）

遂殺公若（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猶多觀秦王圖窮七首）侯犯以郈叛（杜 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杜 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杜 詩唐風揚水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士望曰隱言心許已有布置從未有不沈密可做事者）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杜 郈居齊魯之間既叛魯又不事齊不可以久存）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謝文洊曰先以民叛懼之使其胸次亂而後有地步）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妙）

著著俱不以他人圖犯而以犯圖犯所謂入虎穴以探虎子得

心而出門處者如此

言於郈中〔杜〕詐為齊使言此郈人乃赤之心腹◯禧按曰侯犯將以郈易於

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文洊曰最是布散訛言足以動衆守城者當首嚴防此着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

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杜〕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為叛人所殺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文洊曰又誘以利且盡多舍甲

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郈〔林〕度其虛實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杜〕因也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杜〕偽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赤料得此一着定曰謀免我侯犯請

行許之〔杜〕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杜〕宿故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

人閉之〔杜〕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羣臣懼死文洊曰出而詰甲亦是駟赤陰約郈民為此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杜〕識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色主反〔杜〕數甲以相付◯士望曰步步逼入數中步步翔出局外更妙令出犯口中駟赤

止而納魯人〔林〕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謝文洊曰凡據邑以叛者其心必怯若攻之急彼惟

有死守而已從中惑亂其胸次俾其激怒民衆或播

虐士卒則不旋踵而敗矣

魏禧曰駟赤此舉有閒着有急着有穩着有險着有

先着有後着有進一步着有退一步着而尤妙於閒

冷處伏緊要進步處留出路令侯犯入其局中而終

身不知也赤與觀從一定變一生變皆古今鑿空造

奇第一能手

趙鞅殺邯鄲午

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杜】前年齊爲衞伐晉夷儀初衞侯伐邯鄲寒丹午於寒氏【杜】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前年衞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杜】午衆宵散及晉圍衞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衞西門殺人於門中【林】衞開門與午鬭故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林】圍衞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林】涉佗按衞侯手故獨執佗衞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杜】趙鞅邑十年鞅圍衞衞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晉陽午許諸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衞是以爲邯鄲【杜】衞以五百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衞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衞貢○楷按初何以不告趙孟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鞅不察其謀故怒而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杜】午家臣欲謀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杜】午與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杜】午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林】午之母荀寅姊妹故曰甥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杜】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杜】將攻趙鞅董安于【杜】趙氏臣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杜】懼見攻必傷害民○彭士望曰擒當不忍害民念頭尤好請以我說【杜】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杜】皐夷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杜】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杜】韓起孫不信與中行文子【杜】荀寅相惡魏襄子【杜】魏舒孫曼多亦與范昭子【杜】士吉射相惡故五子【杜】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趙簡子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杜】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杜】高彊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林】言必三折

其背歷病痛多者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 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林】以趙非始禍請復趙氏【杜】經所以書趙鞅歸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林】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杜】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杜】荀躒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林】廟祀于趙氏報其忠也

穆文熙曰趙鞅殺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始禍者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韓魏之請得復其位則晉爲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尸之於朝能誰欺哉

魏禧曰董安于性緩嘗佩弦以自急然安于在趙歷官盡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死衛趙氏真剛烈丈夫也求所謂弛緩於事者一不可見於此知古人自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墮三都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杜〕費郈成彊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毁之○彭士望曰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例司判官伊川不列于行狀手眼低怯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杜〕費宰叔孫輒〔杜〕輒不得志於叔孫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至臺下仲尼命申句劬須樂頎祈〔杜〕二子魯大夫下伐之〔杜〕仲尼時為司寇○士望曰聖人一出用兵數見後人拱手高談性命不學軍旅何也宜陳同父譏之為痿痺不知痛癢也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杜〕不狃叔孫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於北門此語亦不謬〔杜〕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按明年孔子由司寇攝相誅少正卯政教大行三月而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若孔子得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史鰌言戌亡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杜〕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秋〔杜〕即史魚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杜〕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杜〕尊卑皆然戌也驕〔杜〕文子之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杜〕我之所見唯有子耳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杜〕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

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杜〕終史魚之言

胡安國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禧按文子聞史鰌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可謂不知戌也不足責矣○按史鰌以直聞不能勸文子之歸邑如黑肱何哉然後知散財是難事勸人散財是極難開口也嗚呼令尹子文晏子黑肱為不可及也已

家鉉翁曰戌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彭家屏曰洪範之五福二曰富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聖賢豈教人淫亨所有以爲厚福哉盖以富者爲善之資也如家既饒裕便興禮義周貧乏席其所資孳孳爲善此一富也吉孰大焉若富而不好禮積而不能散政聖人所謂漫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其凶甚矣尚何福與吉之有乎公叔戌不知此義宜其及也雖然戌不足責也文子賢者而以禍資貽其子獨何爲哉

越敗吳闔廬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杜】越王允常子禦之。陳于檇醉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禧按再禽當是禽吳人如致師者斬馘舊註未是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杜】以劍注頸而辭曰。何以能使罪人自言自到如是非以重賞及其子孫必有重刑及其妻孥以牽劫之也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林】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〇彭士望曰一目使敗兵機可畏如此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杜】越大夫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杜】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

【杜】闔廬嗣子使人立於庭。是勾踐真對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林】汝也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林】為哀元年吳入越傳〇情急如此必三年乃報舉大事者可以觀矣

鍾惺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赦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春邾隱公[杜]名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林]死生存亡皆係於禮如人之有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杜]不合法度心已亡矣[林]心之精爽先亡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杜]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彭家屏曰詩三百篇言威儀處最詳禮雖漢人所記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致意焉可見文武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君之執玉而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而知其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講求者深矣詩不云乎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豈不信而有徵哉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一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二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扶椒[杜]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報檇醉李[杜]在定十四年[林]所謂三年乃報越也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古外反稽[杜]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林]嚭故楚臣奔吳為大宰寵幸於夫差吳子將許之鍾惺曰吳赦越未為大失但忘父之仇耳又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於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於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彭士望曰此語大伐元氣吳越純陰符學術○禧按范蠡他日于吳使如此英雄所見畧同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杜]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杜]啟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亡巾反[杜]后相妻方娠身[杜]懷身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杜]有仍氏女生少康士望曰以少康喻越固其後也焉為仍牧正[杜]牧官之長惎忌[杜]毒澆能戒[杜]備也之[林]能戒備其毒害澆使椒[杜]澆臣求之[林]使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除其害除虞思之害也當日必有所指[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杜]虞姓思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而邑諸綸[杜]虞邑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布德是興復本領能兆謀德不迂虛）以收夏衆（收夏衆尤妙）撫其官職使女艾（【杜】少康臣）諜（【杜】候也）澆使季杼（【杜】少康子后杼也）誘豷（【杜】澆弟）遂滅過（【杜】澆國）戈（【杜】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惠賜皆得其人○霸者本領）親不棄勞（【杜】推親愛之誠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杜】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消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民聚財富而後教之○魏世傚曰蠡種之謀員已先見吳真英雄敵手必二十年者越大衰不久不起吳大盛不久不敝如醫病者有一方必服至數百劑而後愈者是也）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杜】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吳之入楚也（【杜】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左右袒之妙）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杜】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杜】陳大夫）當公（【杜】不左不右）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杜】楚為吳所勝）君亡非禍而何（常人之見）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俊傑之見）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魚廢反）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步卜反）骨如莽（【杜】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林】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曰修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杜】傳言吳不脩德而修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杜】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形鏤（【杜】丹刻也）宮室不觀（【杜】臺榭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杜】疾疫）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杜】徧也）而後敢食（【杜】必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其所嘗者（【杜】甘珍非常食）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皮）勞死知不曠（【杜】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開隋楊廣一流）次有臺榭陂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林】郭澤曰陂積水曰池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

宿有妃嬙嬪御焉。【林】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内官言一宿之寓亦備子女之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四字妙而用之日新。【林】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杜】為二十二年越滅吳張本

彭家屏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檇李之役闔廬受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儆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是其欲得勾踐而甘心者非一日矣今既以兵入越宜可泄不共戴天之恨而顧釋而不誅者何也亡國之君意氣用事歆之以大欲誘之以甘言即可倏忽轉移毫無定執由其不以義理為權衡故耳

公子郢讓國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杜】靈公子郢也僕【杜】御公曰余無子【杜】蒯聵奔無太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此語是三揖【林】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在下君命祇辱。【杜】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内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杜】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林】公沒時我在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杜】當以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杜】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嫡孫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林】夜行迷路陽虎【林】奔晉趙氏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問【杜】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杜】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林】告於戚之邑門舉哀而後入遂居於戚蓋輒以子拒父不受也

魏世傚曰衛之亂郢成之也君與夫人皆命郢矣蒯聵殺母而見逐以序則郢當立亡人之子未嘗為太子也郢不立而立輒然後輒拒父而禰祖逆亂大倫禍延數十年使郢不辭位他日聵謀復國郢調和母子間辟位遜聵可也即稱父母命以拒聵可也夫為

子而稱祖命以拒父於義大逆爲弟而稱父命以拒兄不猶愈乎惜乎郢之賢不見此也

彭家屛曰此篇可爲夫子不爲衛君註脚〇衛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及卒夫人曰君命公子郢爲大子是靈公之意初未嘗在輒也夫輒即受靈公之命而君國當晉人納蒯聵之時猶當避位以讓父况無靈公之命乎傳者未嘗一語及輒據國拒父之非而輒之罪已見矣此史氏之微義也

鐵之戰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林】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 鄭子姚【杜】罕達 子般(班)【杜】駟弘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 於是乎會之【杜】合戰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杜】兆不成 樂丁【杜】晉大夫 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林】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 斬艾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林】晉恃鄭以保守其國 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士田十萬【杜】十萬畝 庶人工商遂【杜】得遂進仕 人臣隸圉免【杜】去廝役 志父(甫)【杜】趙簡子之一名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書趙鞅 無罪君實圖之【杜】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杜】絞所以縊人物 桐棺三寸不設屬(燭)辟【林】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夫子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椑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二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

君制耳非正禮也 素車樸馬。【杜】以載柩 無入於兆。【杜】葬域 下卿之罰也。【杜】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郵無恤【杜】王良也 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杜】邱名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杜】即王良 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杜】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杜】晉獻公卿 匹夫也。七戰皆獲。【杜】有功 有馬百乘。死於牖下。【杜】言得壽終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杜】言有命○彭士望曰名言臨陣尤用得 妣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杜】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麇邱隕反【杜】束縛也 之【林】趙羅無勇不能乘車縛之使在於車○奇事 吏詰之。御對曰。痁詩占反【杜】瘧疾 也 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左傳經世鈔二 哀 卷二十十二 鐵二 八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杜】聲公名 亂從。【杜】釋君助臣爲從於亂 晉午【杜】定公名 在難。【林】國有叛臣爲在於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林】徼福於神無中戈矛斬絶筋脈無隊車馬損折骨肉無中弓矢傷損面目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杜】故以祈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杜】踣也 於車中。獲其蠭蜂旗。【杜】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杜】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之 大子復伐之。士望曰人固有先怯而後勇者正賴子良婦人一激則此可矣只喜戰勝耳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觀傅傁語 傅傁曰。【杜】簡子屬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杜】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杜】范氏臣也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衆得尨獻於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杜】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趙氏世食士報幸哉今之世受恩而知感者鮮矣況報乎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士望曰似尉遲敬德【杜】姚般子姚子般也 前列。【杜】晉前列 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杜】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吐刀反【杜】弓衣 嘔【杜】吐也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獻子不伐其下皆讓鐵之戰媿輦多矣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左傳經世鈔二 哀 卷二十十二 鐵三 九

靷將絶。吾能止之。【林】在胷曰靷言我馬之兩靷皆將斷絶吾能使不絶○果難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靷同時皆絶以明止使不絶之功傳言簡子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

桓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杜〕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杜〕桓公僖公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林〕顧府庫之藏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杜〕南宮閱孔子弟子）至命周人（〔杜〕司周書典籍之官）出御書（〔杜〕進于君者○彭士望曰他物可再具惟先代典籍不可再備蕭何知取圖籍而不知收六經以致楚人一炬偽書並出無所考信故後人識之此所以成何之功名而已）俟於宮（〔杜〕使待命于宮）曰庀（〔杜〕具也）女而不在死（〔杜〕具汝所職而有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杜〕子服何）至命宰人（〔杜〕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杜〕掌馬）乘馬（〔杜〕使四駟相從為駕之易）巾車（〔杜〕掌車）脂轄（〔林〕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杜〕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林〕從火氣而為之備）蒙葺公屋（〔杜〕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杜〕次也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杜〕公車駕之以備緩急）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杜〕門闕）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杜〕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杜〕富父終生之後）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尺審反〔杜〕汁也備豫無素而欲責辦于官猶拾汁終不可得）也於是乎去表之槀（〔杜〕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杜〕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言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禧按桓公大逆宜矣僖公之災豈以魯頌故耶○陸粲曰天災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烏從知其為桓僖以為親盡不毀而當諸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為失禮尤甚而災不及何與蓋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訛而左氏信之）

彭家屏曰哀公之世魯衰極矣而倉卒救火猶能收書籍藏舊章顧府庫衛公宮重民命備不虞事事皆得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澤也

季康子即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杜]正常桓子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已死南孺子[杜]季桓子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杜]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杜]公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桓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杜]正常自稱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杜]辟位公使共劉[杜]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禧按或殺之必是康子僞讓而殺之也然亦有其人不知謀而其黨為之者不可以一例論矣乃討之[杜]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按所屬之男既死正常義不當反且或康子殺之尤不當反力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註以為畏康子非也

凌稚隆曰所貴乎托孤者以能立之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夏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為此告以塞責哉適趣之死矣

魏禧曰正常之告既踐信矣告而奔衛懼康子之殺已而不意其殺孤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使正常不奔矣死以衛南氏子則或不至於殺不幸而與之俱死義不尤愈乎

彭家屛曰康子已立南氏子始生襁褓中兒安可即位爲卿後如其立之亦取亂之道也爲正常者受桓子之重託正當審時度勢計出萬全如康子能容南氏子耶則力護而嫗養之俟其稍長以桓子之遺言顯告于朝以俟君命如度不能容則竊負而去以爲後圖可也乃當遺子甫生之際即載以入朝又不以身衛之遽咎之而奔衛是何異取之南氏之懷而棄之中路乎其恇怯無能直同兒戲亦可羞甚矣雖然此桓子之罪也桓子付託非人遺命不正宜所受之子不得其死也夫

晉執蠻子畀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杜】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普版反申公壽餘、葉姑涉反公諸梁，【杜】三子楚大夫。致蔡於負函，【杜】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才陵反關，【杜】皆楚地。曰：「吳將泝【杜】逆流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杜】一夜之期，襲梁及霍。【杜】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單善浮餘【杜】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杜】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杜】即眅起豐析與狄戎，【杜】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夫、區、之徒和，【杜】山名，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杜】在上雒縣。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杜】別縣監尹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杜】商縣武關以聽命。」【杜】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杜】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杜】詐將爲之築城。且將爲之卜。【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杜】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林】此經所以書歸于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杜】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柏人。【杜】荀寅在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杜】即吉射。使爲柏人。【杜】爲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杜】公家之事。〇禧按：一語令古今黨人中稱君子者愧死入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杜】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林】使其子從吉射出奔，勉盡忠力，已將止此距戰以死。王生授我矣。【杜】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林】不信也。之。」遂死于柏人。【杜】爲吉射距晉戰死。

陳乞謀去高國

齊燕於賢反姬【杜】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杜】未冠而死諸子【杜】庶公子鬻姒【杜】景公妾之子荼徒【杜】安孺子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說何憂於無君【杜】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杜】國夏高昭子【杜】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杜】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杜】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預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杜】師眾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六年春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杜】高國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彭士望曰王允溫嶠皆擅此技卻須警斂輕圓不見手勢方不為奸雄所窺每朝必驂乘焉所從【林】凡所從行必言諸大夫【杜】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杜】驕敖將棄子之命皆曰【林】詐作諸大夫之言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林】謂諸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妙【杜】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林】高國將名禍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杜】六軌之道敗【杜】高國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杜】嬰之子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杜】高國黨來奔陳僖子【林】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如反于【杜】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林】馬不良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杜】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杜】魯郭門而告之故闞止【杜】陽生家臣子我也知之先待諸外【杜】欲與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禧按入國不可盡入去魯亦不可盡去最老成之見與壬【杜】陽生之子簡公也處戒之【杜】使無洩言遂行逮夜士望曰與樂蚤晝入異至於齊國人知之【杜】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眾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杜】僖子妾冬十月丁卯立之【杜】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杜】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將盟【杜】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杜】鮑牧臣也差所宜反車【杜】主車之官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杜】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杜】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頓地故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鍊句妙悼公【杜】即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杜】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杜】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杜】或廢或興皆勿以亂則所願也禧按氣平語和故能使鮑子從順鮑子曰誰非君之子【杜】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乃受盟使胡姬【杜】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杜】齊邑安孺子之號去鬻姒【杜】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悅囚王豹【杜】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于句鉤竇之丘公使朱毛【杜】齊大夫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至此無故啟釁殆哉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一泣可懼後諷羣公子由此曰君舉【杜】皆也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困困又有憂【杜】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杜】自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杜】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杜】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杜】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八年秋鮑牧又謂羣公子亦無故發大難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又諷動羣公子【林】以牧言想于公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杜】齊邑以察之【林】以察罷之有無○遣詞甚妙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處置妙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

使以二乘及潞麇邱鄭反【杜】束縛也之以入遂殺之愍帝除魏璫似此

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士舉巨囊至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張洽曰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夏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魏禧曰無極之譖郤宛駟赤之誤侯犯陳乞之去高國術皆相似但邪正有異耳

鄭殺駟秦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禧按此其一事耳鄭人惡之當不止此然可為不安分之戒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鄭人惡而殺之妻夢身熱得美官卒以目進見殺故曰我非不欲美官但思之爛熟耳子思〔杜〕子產子國參也曰詩曰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杜〕所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杜〕差也不濫〔杜〕溢也不敢怠皇〔杜〕暇也命以多福

楚昭王卒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杜〕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杜〕陳盟在昭十三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杜〕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杜〕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杜〕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林〕子閭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杜〕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杜〕從命許立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杜〕閉塗不通外使越女昭王妾章惠王〇彭士望曰昭王命羣公子有深意不立子而子之立始堅諸公子亦大賢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杜〕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詠〔杜〕禳除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杜】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七餘反 漳。【杜】四水在楚界 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杜】言信在己。則福亦在己 由己率常。〇士望曰。四字消人多少妄想。〇禧按孟子所謂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慝。正如此 可矣。

吳徵百牢

夏。公會吳于鄫。【杜】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杜】是時吳過宋。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杜】昭二十一年晉范鞅也在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杜】常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杜】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杜】上物天子之牢 以為天之大數也。【杜】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林】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杜】放棄凶疾來伐我 乃與之。大宰嚭【杜】吳大夫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杜】言君長于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杜】畏大國不敢盡行。〇禧按實說妙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林】端服委冠禮衣也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力果反 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因讓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杜】故知其棄禮

不能霸也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林]夏與吳盟而即背之伐小國不仁[林]謂欲伐邾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杜]信與仁也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杜]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烏賢而逆之[杜]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諸侯相伐自古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杜]季意吳佞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杜]邾郭門猶聞鍾聲[杜]邾不欒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杜]邾大夫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杜]不欒寇何也曰魯擊柝聞於邾[林]擊柝相聞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杜]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林]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畧邾衆保于繹[杜]邾山師宵掠以邾子益來[杜]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杜]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杜]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杜]無君命故言自曰

魯弱晉而遠吳。馮（憑）恃其衆。（[林]欺晉為弱鄙吳為遠馮依也）而背君之盟。辟（[杜]避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杜]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杜]魯成其所求而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杜]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杜]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杜]為明年吳伐我傳）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杜]故魯人問可伐否）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名無情實〇彭士望曰一句說盡魯國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杜]亦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杜]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杜]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杜]不以所怨惡廢棄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狃本魯之公族）不亦難乎。（禧按數語令後世叛臣愧死入地）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李氏曰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乎）子張（[杜]叔孫輒）病之。（[林]以其言為已病）王問於子洩。（[杜]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杜]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杜]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林]魯居齊晉之東自吳觀之是為脣）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故由險道使魯為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烏豆反）菅（古顏反）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濁也鄫人亦僑吳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杜]吳大夫）嘗為之宰。（[杜]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杜]武城人孔子弟子）之父好焉。（[杜]子羽之父與王犯相友善）國人懼。（[杜]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林]何以禦吳）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杜]犯盟伐邾所以名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杜]三邑魯地）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〇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於庚宗。（[林]每日還舍見師行速而疾）遂次于泗上。微虎（[杜]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燭）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杜]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杜]終也）三百人。有若與焉。（[杜]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杜]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杜]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杜]在宣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

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林】吳師輕窕國又阻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禧按為國事當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隘憤必不行矣後世君子蹈此弊以誤國事者甚多乃請釋【杜】舍也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杜】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季札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杜】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林】延陵州來皆季札邑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林】以成子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季子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魏禧曰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為名宋石告衛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忠佞分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杜]封內之田悉賦稅之 有餘。以爲已大器。[杜]鐘鼎之屬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況阮反 進稻醴、粱糗、腶脯。丁亂反 [林]以稻米爲醴酒以粱米爲乾飯加薑桂曰脯 焉。喜曰。何其給也。[林]備也 對曰。器成而具。[林]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父老郭從謹謂明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古今如此可嘆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杜]恐言不從先見逐

子胥懼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杜]石田不可耕 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杜]商書 曰。其有顛越不共。[杜]從橫不承命者 則劓[杜]割也 殄[杜]絕也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轉生種類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杜]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避吳禍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杜]劍名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杜]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傳

穆文熙曰子胥屬子於齊盖誓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後也或謂屬鏤之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彭家屏曰子胥之寄子猶是逃楚之故智也而卒以智殺其身悲夫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杜]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林]言不識其可行與否 三發。[杜]三發問 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杜]不公答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杜]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杜]為明年用田賦傳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二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貢說吳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鄫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杜]重也 亦可寒也。[杜]歇也 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杜]衛大夫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杜]衛大夫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杜]摽擊也 國狗之瘈。吉世反 無不噬也。[林]國狗狂瘈不擇人而後噬嚙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杜]盟不書畏吳竊盟 吳人藩衛侯之舍。[林]吳人將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杜]以禮賓也 地主歸餼。[杜]所會主人 [杜]生物 以相辭也。[杜]各以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苦困也 子

盍見大宰乃請束錦【杜】十端爲束以行【杜】以賂吳語及衛故【杜】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杜】許規反毀也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林】學爲吳人方音○彭士望曰此學蘇州口談之始子之【杜】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杜】出公輒卒死于越

魏禧曰與蹶由之對楚畧同

彭家屏曰子貢之對大宰與陰飴甥之對秦伯鑿空起義巧搆兩端之言皆能得其要領而要以必從真詞令之善者也

吳晉爭長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杜】道也疇無餘謳陽【杜】二子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杜】水名上觀之【杜】觀越師彌庸見姑蔑【杜】越地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之父爲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燭【杜】會也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林】守國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杜】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杜】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杜】吳大伯之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杜】晉大夫曰日旰【杜】古旦反晚也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杜】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可知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林】氣色下者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此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杜】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杜】無與爭乃先晉人【杜】盟不書諸侯恥之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杜】王官伯帥侯牧

[杜]方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杜]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林]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邾[杜]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杜]六百乘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杜]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林]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杜]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杜]有職于祭事自襄以來。[杜]魯襄公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杜]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林]景伯非卿故言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杜]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杜]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魯大夫舊相識也曰。佩玉繠而捶反兮。余無所繫之。[杜]繠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成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林]梁精美也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北方居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林]益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杜]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林]吳強宋弱故可必勝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乃歸。冬。吳及越平。[杜]終伍員之言

凌稚隆曰。愚按吳人好兼并。故詒之以事晉。吳人信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彊大。故鄙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不得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脫囚以歸。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路辭要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杜〕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卽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林〕何辱於子而不與之要言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林〕邾射竊地叛君不臣於小邾而濟〔杜〕成也其言是義之也〔杜〕使我成其要言是以邾射為義由弗能

魏禧曰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小邾之請要也與柳下惠讒鼎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為魯與

彭家屏曰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皆竊邑來奔而季氏受之季氏當國叛臣賊子皆以類至保奸惠盜是誨盜也故陽虎亦竊鄆讙龜陰之田以叛歸于齊矣季氏不臣而多收叛臣故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果誰之咎歟子路不與邾射要盟不義其以地來所以匡救季氏者多矣○能死非難處死為難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其死也義乎不義乎此子路之所以不得

其死也然賢者死難事出於一時根植於平日居恒預辨一死飲食寤寐之間斷然有此一日而後當其時而確然不移觀子路對冉有之言其死衞也蓋早有委決於胸次者矣

陳恒弑簡公

齊簡公[杜]悼公陽生之子壬也之在魯也[杜]事在六年闞止[杜]子我有寵焉及即位[杜]在十年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杜]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杜]齊大夫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禧按小人不可並用者諸御鞅之言田闞是也君子不可並用者張浚趙鼎是也其語皆有至理君其擇[杜]擇用一人焉弗聽子我夕[杜]夕視事陳逆[杜]子行陳氏宗也殺人逢之[杜]子我逢遂執以入[杜]執逆至朝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方袁反[杜]米汁可以沐頭沐備酒肉焉[杜]使詐病因納潘沐并得內酒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杜]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

子我臣[杜]豹亦陳氏族彭士望曰入鬬○使公孫[林]齊大夫言已[杜]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杜]終喪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力主反[杜]肩背僂望視[杜]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說得妙恐多詐[林]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杜]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士望曰兩持只爭一先字然被一先字毒盡萬生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杜]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士望曰伏鬬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成子之兄弟昭子

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杜]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杜]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杜]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杜]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杜]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杜]疑其欲爲亂大史子餘士望曰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權奸未有不樹衆能竊國者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杜]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此同謀耳却做得妙田延年按劍責大將軍事正類此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杜]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言子若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小門與大門[杜]公門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杜]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林]執闞止以告陳氏殺諸郭關[杜]齊關名○士望曰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兔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杜]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而衆知而東之[杜]知其矯命奪車逐之使東出雍門[杜]齊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杜]傅言陳氏好施子方欲奔衛故云[林]東郭賈[杜]即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杜]悔不誅陳氏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

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取可笑胡氏之說）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謂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杜：嘗爲大夫而去）也故不敢不言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乎

凌稚隆曰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還公於寢豈不貽然叛逆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遺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耳非其情也憲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彭家屏曰陳氏厚施得民將移齊祚闞止欲逐之未爲失計而乃謀之陳豹是猶欲圖楚而先與楚人謀也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闞止之輕淺禍君其罪可勝誅哉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林：恃寵驕盈爲景公患害）公使夫人（杜：景公母也）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杜：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杜：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杜：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杜：僞喜以受賜者）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林：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杜：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杜：少長育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杜：向巢魋之兄也）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杜：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杜：迹人主迹禽獸者）來告曰逢澤有介麇（林：大獐也）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杜：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杜：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杜：試也）私（林：請也）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杜：向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杜：使公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杜：言難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杜：符節以發兵）（○禧按安危之介必真知巢而後可）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杜：向魋）其父兄故臣（杜：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

之子頎【杜】魋弟騁而告桓司馬【杜】即魋司馬欲入【林】欲入攻君子車【杜】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杜】八年宋滅曹以為邑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杜】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杜】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杜】魋亦能為此言將若之何乃舍之【杜】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杜】桓魋弟也致其邑與珪【杜】守邑符信焉而適齊【杜】彭士望曰諸兄弟為魋爪牙牛為介介今事敗義祇一去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杜】衛大夫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亦不與魋同〇士望曰苦心苦命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杜】士望曰俱不往而卒於魯是賢者夾洪郭門之外阬(岡)氏義士也葬諸邱與【杜】錄其卒葬所在悲賢者失所

許令

齊人歸成

秋齊陳瓘【杜】陳恒之兄子玉也如楚過衛仲由【杜】子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杜】子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杜】與貢同為介見公孫成【杜】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杜】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杜】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杜】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杜】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杜】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杜】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諸若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杜】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及闡【杜】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杜】病其言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林】齊地避魯也

續修四庫全書

蒯聵姊弟 蕭恐長盡 漢武帝與 大長公主 似之

仲由死孔悝

衛孔圉〔杜〕孔文子也取大子蒯聵之姊〔杜〕孔伯姬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林〕小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杜〕通于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杜〕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杜〕大夫服乘軒〔杜〕大夫車，三死〔杜〕死罪三無與。預與之盟。爲請於伯姬〔杜〕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杜〕大子良夫蒙衣〔杜〕爲婦人服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杜〕自稱昏姻家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杜〕介被甲與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杜〕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杜〕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上照反。獲〔杜〕衛大夫駕乘車，〔杜〕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杜〕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將出〔杜〕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杜〕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杜〕謂食孔氏祿○禧按二說各有理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杜〕守門曰：無入爲也。〔杜〕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因開門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杜〕言已必繼孔悝爲難以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林〕即孔悝○穆文熙曰蒯聵劫孔悝求盟則悝未必死也由之死何爲乎此可爲勇而不知義者之戒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杜〕二子蒯聵黨當也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杜〕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禧按子路倉卒聞難未知其詳特以爲將殺悝耳後人讀傳乃知本末如此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杜〕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林〕以輒之臣執政者爲己害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莫半反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杜〕衛大夫肹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杜〕繼父之位還居君之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杜〕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杜〕傳終蒯聵之事○禧按尚有周誥遺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杜〕納財賄。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杜〕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林〕悝被遣載其母俱去及西門，〔杜〕平陽門使貳車反祏石〔杜〕藏主石函副車還取廟主使於

西圃。（【杜】孔氏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杜】升爲大夫）請追之。（【林】請追孔悝）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杜】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杜】人姓名）反祏。（【杜】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林】遇子伯于道）曰。與不仁人（【杜】謂子伯季子）爭。明無不勝。（【杜】言必勝）必使先射。（【林】使子伯先射以驗天理）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杜】以副車從公爲）得祏於橐（托）中。孔悝出奔宋。

魏禧曰。仲由之死。人或以爲傷勇。然食不避難義也。安得爲過。但右輒而事悝爲失耳。余嘗論之曰。子路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孔悝家臣。稽紹賢於朝服登輦。而失於爲晉惠侍中。

彭家屛曰。輒稱兵拒父。致蒯聵居戚十四年而不得入。其天良澌滅盡矣。子路仕於其朝。而與孔氏之難。勇於就死。闇於斷義。烏足貴乎。然人臣懷利祿。遇難則去之。聞季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子正名之說。子路既以爲迂矣。惟其以夫子爲迂。所以有今日之死。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歟。

白公作亂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杜】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徒協反）於子木。（【杜】即建）請行而期焉。（【杜】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殺得快心）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始涉反）公（【杜】子高沈諸梁也）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杜】爲藩屏之衛○彭士望曰後世輕生快怨借交報仇俱此一輩人）葉公曰。周（【杜】親也）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禧按二語道理絕大絕深）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杜】白楚邑【林】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穆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示之肉而復奪之雖欲不被其噬不可得矣）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杜】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林〕覆也而長之〔林〕育也喻已以愛育勝楚國第〔杜〕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仁人可哀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林〕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林〕令尹若得其死其官豈他人敢為而非我耶誓必殺之也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杜〕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五百人不易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悅）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杜〕拔劍指其喉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林〕白公謂此人必不漏洩人言以求媚者棄而去之〇謝文洊曰熊宜僚以勇俠聞而不肯輕為人用其識度高專聶輩一等然石乞胸中乃有宜僚白公又能信其不洩言可知其作亂人亦有一段不同處

吳人伐慎〔杜〕汝陰慎縣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文洊曰子西輩何瞶瞶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杜〕慙于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杜〕大木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杜〕以息覬覦弒王〔杜〕以絕覬望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杜〕蔡還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文洊曰此公在方城外便

見楚之棄才皆曰可以入矣〔林〕入討白公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厭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杜〕聞其殺賢知其可討〇禧曰崔杼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合此觀之可知人望之重〇又曰孔子聞殺鳴實而去晉葉公聞殺管脩而入楚此真賢者也然舉事時虛名之士亦有不可殺者昭烈不殺劉巴許靖以收人心魏道武殺崔逞而司馬休之等遂中道背去此皆要識得時務透不拘常格常理乃可濟事白公欲以子閭〔杜〕平王子啟五辭王者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〇可哀何不權立而圖之以復王

而以王如高府〔杜〕楚別府石乞尹門〔杜〕為門尹圉公陽〔杜〕楚大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杜〕王母越女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冀）〔杜〕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杜〕安也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杜〕表也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此段讀之可歌可泣〇文洊曰前一人愛之已極後一人愛而有深識葉公身分便從二人口中表出盛德之人聲業素重利國變時便受如此效驗此大臣平日不可不立望也遇箴尹固帥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杜]謂子西子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文游曰國家變亂呼吸之間便有邪黨相應使無重臣從中特起則大事去矣所以子高一至而箴尹改邪為正國家可以少重臣乎○禧按陶侃于晉事似此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匿之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文游曰稱白公為長者寧死不言其所想見當日結士之槩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乞所謂有心賊然後世好功名富貴人多出此見○文游曰數語慷慨可尚此人有骨有才何不釋而用之葉公於此尚欠雅量○禧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救救之亦不為楚用 王孫

左傳經世鈔　哀十六　卷二十三　白公四　二十

燕。[杜]勝弟 奔頯。求龜反 黃。[杜]吳地 氏。沈諸梁兼二事。[杜]令尹司馬 國寧。[杜]安也 乃使寧。[杜]子西之子子國 為令君。使寬。[杜]子期之子 為司馬。而老。妙 於葉。文游曰無二事見葉公之才終讓二子見葉公之德風采如此真可畏可愛以此人而問孔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魏禧曰葉公忠誠仁讓定大難建大功而聲色不動威德勳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

越滅吳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林]今太湖 夾水而陳。直覲反 越子為左右句古侯反卒。[杜]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杜]使不為備 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杜]越地 不及。乃還。二十年夏。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杜]吳邑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可傷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左傳經世鈔　哀二十二　卷二十三　越滅吳一　二十一

於越。吳人殺之。[杜]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林]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請使吳王居甬勇東。[杜]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杜]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魏禧曰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死可傷然吳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峙於西湖之上其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為慶忌塔

彭家屏曰越臥薪嘗膽吳極慾竆奢越推賢任能吳戮忠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銳待時吳

黷武自困吳之亡徵決矣然吳棲勾踐于會稽而吳許越成越棲夫差于姑胥而越不許吳成卒絕人宗祀覆人社稷勾踐之殘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其終也夫

楚滅陳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杜】積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林】二人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令復可使子高曰率所類反賤【杜】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民慢之懼不用命焉一理子穀曰觀丁父鄀若俘也武王【杜】楚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之忍反於汝【杜】開封疆曰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又一理

子高曰天命不諂【杜】疑也令尹有憾於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禧按亦未必是此事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杜】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又一理王卜之武城尹【杜】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杜】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哀公以妾爲夫人

公子荆（杜 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杜 禮官）釁夏獻其禮（林 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杜 武公敖），孝惠娶於商（杜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林 稱商，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杜 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林 君娶列國之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杜 惡公）。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杜 輒也）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林 褚師比）韤（杜 亡伐反，足衣）而登席（杜 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杜 足創），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之（杜 許角反，嘔吐也），是以不敢（杜 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杜 共爲公謝），不可（杜 不解公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杜 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杜 恐以從爲幸，得亡）。公之入也（林 在十八年），奪南氏（杜 子南之子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杜 公文要）之車於池（杜 公有怨，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杜 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杜 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 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是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子皆好使匠）久。公使優狡（杜 俳優也）盟拳彌（杜 衛大夫，益恥辱之），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 工匠所執）。使拳彌入於公宮（杜 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林 疾，蒯聵大子也。時疾已歿，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眷）子士（杜 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杜】言不可救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杜】先君蒯聵也亂不逮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亦似有理 休而易間也。【林】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後歸衆怒休息而後易間 乃出。將適蒲【杜】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杜】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杜】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杜】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林】宋南近越轉相鉤牽越君勾踐方盛 乃適城鉏。此拳彌之言皆若可信間之最圓妙者 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杜】欺衛君言衛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禧按彌意言君載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為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衆為脫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益彌數功忠實必彌車載之舊註未明 公為支離【杜】陳名 之卒因祝史揮【杜】衛祝史 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杜】公孫彌牟文子也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杜】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杜】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杜】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納【杜】再宿為信 五日乃館諸外里【杜】公所在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杜】請師伐衛求入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杜】武叔之子文子 帥師會越皐如、后庸、【杜】二子越大夫 宋樂茷、【杜】司城子潞 納衛侯

文子【林】即彌牟 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林】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 師【杜】越納輒之師 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杜】衛師 掘褚師定子【杜】比之父 之墓。焚之於平莊【杜】陵名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杜】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 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杜】欲以觀衆心 衆曰勿出。【林】衆方親睦于文子故使勿出 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杜】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杜】蒯聵庶弟公子黚也 南氏【林】即彌牟 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林】言逐君之事司徒期為之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告困期姊 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杜】夫人期姊也怒期 司徒期聘於越【杜】為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杜】越王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杜】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還怒妻子為虐已甚 遂卒于越。【杜】終放夷言必于夷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遯於陳。【杜】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杜】盟在僖二十八年 獻公孫於齊。【杜】在襄十四年 子鮮、子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杜〕十五年孫晉今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宋逐大尹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禧按宋仁宗高宗之謀本此〕周〔杜〕元公孫子高之子得。〔杜〕昭公與啟〔杜〕得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杜〕皇懷非我從兄弟為司徒。靈不緩〔杜〕子靈圍龜之後為左師。樂茷〔杜〕溷之子為司城。樂朱鉏〔杜〕輓之子為大司寇。六卿三族。〔杜〕皇樂靈也降聽政。〔杜〕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杜〕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禧云六卿而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彭士望曰此中常侍矯詔之始〕以令〔杜〕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杜〕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杜〕宋邑○禧曰凡人主游幸而不與大臣同必有小人之禍辛巳。卒於連中。〔杜〕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杜〕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杜〕地名入。如沃宮。〔杜〕宋都內宮名使名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林〕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君請六子共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杜〕言大尹所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杜〕盧

門宋東門北首炊衆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林]又自夢化爲烏而集于放之
上咮張又反[杜]鳥口[林]啄也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杜]北門曰余夢
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而大尹不與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杜]地名將盟
之祝襄[杜]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杜]樂茷門
尹得[杜]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
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
室[杜]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禧按辭使不順衆曰無別彼列反[杜]惡其

左傳經世鈔十六　卷二十三　逐大尹　三十

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杜]謂啟樂得曰不可彼[杜]大尹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杜]施罪也於大尹大尹
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
害也

齊人救鄭

晉荀瑤[林]即知襄子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杜]駟歂子請救
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杜]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
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杜]大夫服繫[杜]加也五邑焉召顏涿聚之
子晉禧按賞晉功妙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杜]齊地違[杜]去也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言其整及濮
[杜]水名雨不涉子思[杜]國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
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杜]雨衣杖戈立于阪上

左傳經世鈔十七　卷二十三　齊救鄭　一　三十一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杜]知襄子畏其得衆心曰我
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杜]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益知伯誣陳子故陳子起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杜]善也焉[林]晉君使已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杜]陳滅於已何傷成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杜]荀寅也此時奔在
齊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于甲
反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
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杜]成子疑其有

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
始衰終皆舉之而後入禧按入謂進言之於人也謀字應註作行非焉今我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杜】悔其言不可復悼【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
孫魯人立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林】早服而為之下則可以去其師乃先保
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户結反柣大結反之門鄭
人俘酅户圭反魁壘【杜】晉士賂之以知政【杜】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
死【林】魁壘閉口不答而死將門【杜】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杜】知
伯在此【杜】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杜】惡貌醜

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
無害趙宗乎禧按語妙然得無激知伯豈慮危疑之道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其冀反【杜】毒也知伯遂喪息浪反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喪之【杜】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韓魏與趙氏謀殺
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鍾惺曰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
策過文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三終